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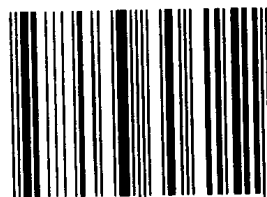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一部
集部
第一〇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25/06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〇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1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〇八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

〔明〕高拱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

〔明〕高拱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高文襄公

集四十四卷》提要

原缺第一葉前半葉

彥所培養以貽諸

社稷子孫者不可殫指而降萬
間所稱最名相二曰高新鄭公
文襄張江陵公文忠兩公鍾異
姿膺殊寵履鼎貴之位豎震世

之勲皆大略相埒第不幸而以相
傾之材處相軋之勢以故袒文襄
則絀文忠袒文忠則絀文襄然有
識者恒致嘆兩賢之厄何渠不渙
朽鑿而墳笕之要皆豪傑之致

序二

也予過新鄭聞長老談文襄瑣
屑遺事甚詳及卒業公全集則
愜然如見其人公所長在邊略諸
書然疆場之事未可易言也嘗
按

世宗季年宣大幽薊中虜無虛
月塞上暴骨如莽撫戎議起廷
論沸美不啻會昌之議澤潞景
德之議澶淵而公慷慨擔荷亦
寔不下李冠今試睹公所約疆

序三

吏八事至今三歲一舉視以殿最文
武四十餘年偃烽卧抱遠民安
堵如內地者伊誰之力也夫劉稹
一乳臭兒兩河諸鎮挾以脅世傳
非痛創則畿外皆異域矣於其

時不得不戰契丹舉國犯順幸蜀
幸金陵之策方欲謀動六飛非
黃蓋渡河狡虜寧遽奪氣于
時不得不以戰為守以守為和而
公之當國時圉臣方畏法而習

第四

為欺戍卒苦乘障而耗于伍一旦
解辦內附列于屬國于時不得不
以和為守以守寓戰至於虜叛胡
虜安氏綸扉幕府之懸絕呼吸
關通而以竿尺代樽俎靡不纚

鑒中情實妙權衡恐又非李冠
之所敢望也顧白敏中之于文饒丁
謂之於平仲皆居平所卯翼師
友者不反瞬而操戈公之去國亦
復類之然而朱崖雷州奄忽旅

第五

襯公歸老河洛猶幸得高朗令終
未幾而

天子追思公勛晉上卿錫上謚所以
慰之九京者差備以視見夢令孤
英爽可畏轡車過嶺挿竹抽笋者

所得于身後為孰多乎今公集具
在也代述之言莊而裁敷奏之言劉
而盡侍經策士之言確而正宏肆
而淵博以至表詞致語咸高華
詳麗有帝門之士所不敢望者斐
乎可謂備文武之質者矣說者
微以量訾公則殊不然夫

穆皇之端拱以天下寄者也而公
之靖共以天下任者也秉銓端揆
皆非常之原功名以之成恩怨以之

生矣第公直以行其才故見為失
人而他曲以行其忤故公且幾失
身且前公者妙于收譽而後公者
工于用毀公之幸不幸又何如也今
天下思襲割仔肩之用方殷推
公而邊事尤縻瀆不可支故予每
讀公邊略諸書輒反復不能已也
公集行世必且有謂予知言者
矣

萬曆甲寅五月望日

賜進士出身戶部主事後學新

野馬之駿頓首撰



考八

高文襄公集總目

卷之一

外制集

卷之二

綸扉內稿

卷之三

綸扉外稿

卷之四

獻忱集

卷之五

高文襄公集總目

獻忱集

卷之六

政府書答

卷之七

政府書答

卷之八

掌銓題稿

卷之九

掌銓題稿

卷之十

掌銓題稿

卷之十一

掌銓題稿

卷之十二

掌銓題稿

卷之十三

掌銓題稿

卷之十四

掌銓題稿

卷之十五

掌銓題稿

掌銓題稿

卷之十六

掌銓題稿

卷之十七

掌銓題稿

卷之十八

掌銓題稿

卷之十九

掌銓題稿

卷之二十

高文襄公集 總目

二

掌銓題稿

卷之二十一

掌銓題稿

卷之二十二

奏牘上

卷之二十三

奏牘下

卷之二十四

防邊紀事

卷之二十五

高文襄公集 總目

伏戎紀事

卷之二十六

綏廣紀事

卷之二十七

程士集

卷之二十八

程士集

卷之二十九

本語

卷之三十

三

本語

卷之三十一

本語

卷之三十二

春秋正旨

卷之三十三

大學直講

卷之三十四

中庸直講

卷之三十五

高文襄公集

總目

論語直講

卷之三十六

論語直講

卷之三十七

論語直講

卷之三十八

問辨錄

卷之三十九

問辨錄

卷之四十

四

問辨錄

卷之四十一

問辨錄

卷之四十二

問辨錄

卷之四十三

病榻遺言

卷之四十四

病榻遺言

高文襄公集

總目

五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目錄

外制集

襲封衍聖公孔貞幹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

讚

兵部尚書翁萬達

并祖父母
父母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左侍郎周延

兵部左侍郎彭黠

工部左侍郎孫禔

大理寺卿劉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目錄

南京太常寺卿婁志德

國子監祭酒王用賓

通政司左通政樊深

通政司右通政陳時

通政司右參議李登雲

大理寺右寺丞闕鄰

大理寺左寺丞方鈍

太僕寺少卿張舜臣

太常寺少卿師宗記

翰林院修撰李春芳

兵科給事中胡賓

工科給事中楊宗氣

四川道監察御史齊宗道

山西道監察御史陳與音

浙江道監察御史林應箕

尚寶司司丞毛延照

光祿寺寺丞孫植

吏部稽勲司郎中路天亨

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事主事劉自強

吏部文選司主事張舜臣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目錄

吏部考功司主事何海晏

吏部考功司主事蘇志仁

戶部山西司郎中謝佑

南京戶部浙江司署郎中事主事莊朝賓

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奚世亮

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劉斯潔

禮部主客司主事方廉

兵部職方司郎中張玘

兵部武選司郎中王輪

兵部武選司主事梁佐

兵部職方司主事谷中虛

兵部車駕司主事陳敘

兵部武庫司主事彭希賢

刑部四川司主事王崇古

刑部陝西司主事王惟恕

工部都水司主事侯鉞

工部營繕司主事黃元恭

大理寺右評事章美中

辦事中書事舍人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許俱

中書舍人陳時霖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目錄

中書舍人劉世魁

都察院經歷周易

後軍都督府經歷王徵逸

行人司行人李幼滋

行人司行人張萬紀

行人司行人郭鎰

欽天監監正楊緯

順天府通判顧應陽

國子監博士王鎮

國子監助教曲入繩

三

三

刑部司獄司司獄臧清

武學教授齊仁

濟陽衛經歷劉大憲

上林苑監蕃育署典署方世隆

山西布政司右叅政趙歸

山西按察司僉事程綬

山東按察司僉事史鸞

江西吉安府知府靳學顏

魯府長史司左長史王儒

山西河津縣知縣雍煊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目錄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目錄

四

五

外制集序

昔嘉靖乙巳春我世宗肅皇帝札諭輔臣令於翰林官中簡五六人或四三人備樞筦之用意至沃也於時輔臣舉編修二人檢討三人於中秘撰理文官誥敕曰以備用云而拱實在列先是典誥敕者或以閣學或以詹翰長貳其事既重而其文亦皆簡實無失代言之體後乃屬之兩房供事官其事既輕而爲文者又率徇情浮濫所謂以萬乘之尊譽匹夫之賤者寔有焉而失體亦甚矣至是始還翰林之舊則其事復重予乃一滌陋習特追簡實且就其所司各加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一

戒勉以仰副朝廷訓迪百官之意非敢遂謂得體也積藁頗多歲久不復見歸田之暇偶於書笥中得數紙旋復檢索則散失者多十存一二而已因憶先皇簡微臣于廿年之前而卒大用於廿年之後其期待之隆蓋非一日爲嗚咽久之遂以逸藁錄而藏之家庸志鼎湖之感恩抑以存鑒坡之故事云爾
隆慶己巳夏日東里高拱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駒
馬之駿
訂校

外制集

襲封衍聖公孔貞幹

制曰古云仲尼以萬世爲士蓋其德配無疆功垂罔極故所以報於其後者建以上公傳諸奕代永作賓於王家不特享祀之隆也具官某乃孔子六十三代孫性姿溫粹器宇端凝考古好文無忝神明之胄象賢崇德宜疏世爵之封載錫褒章用昭寵數於戲闕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一

里之裔爾惟其嫡則爾乃禮義之所宗也惟秉心寅慎乃可以對先靈惟制行光明乃可以表族屬惟禮物恪修乃可繫四方之望惟文獻不墜乃可爲百世之徵爾惟欽哉無替朕之嘉命

制曰國家錫命於臣而必及其配所以重風化之源也豈以德配吾先師之後者顧可以不褒哉某氏毓自德門歸於聖胄珩璜有節筐筥克恭宜推從貴之恩以示齊體之義茲封爲衍聖公夫人爾其恪遵壺則無情無驕以永承其饋祀則惟爾休

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許

讚

制曰鼎台重任寅亮攸資殿閣親臣平章是托乃攝
儲輔再領銓衡眷遇之隆於斯爲至匪由英傑肩稱
簡求具官某閎才邃學蔚爲時宗亮德淵聞直追往
哲蚤以儒科之彥佐政名邦爰晉中臺再遷史局令
猷旣茂勁節尤堅觸忤權璫遂遭擯抑及罪人之旣
得屬正士之獲伸乃歷藩臬則威信交孚乃晉卿聯
則廉勤特著掌邦禁而時無冤獄掌邦賦而蓄有美
財朕乃簡置天曹俾長百辟儉回爲之黜伏賢雋賴
以登庸歷歲滋多碩膚薦積朕益嘉悅特進揆司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二

乃啟心陳帷幄之謀正色決樞機之務丞弼不遑於
旦夕憂勤罔間於初終誠可爲良佐也已頃建
闕
宮之禮實籍鈞衡之咨旣有以交於神明宜與之共
其福祿茲授爾階光祿大夫勲柱國錫之誥命於戲
予欲典刑有位爾惟老成予欲保乂有邦爾惟平格
其尚益輪忱惓殫竭訐謨茂崇夾輔之勛丕副仰成
之願欽哉

兵部尚書翁萬達

制曰國家倣古大司馬之制乃設兵部尚書使率其
屬以統馭六師折衝四海厥任至重矧邊關多壘遣

戍靡常朕方咨以克詰之謀付以安攘之托蓋視昔
加重焉匪得幾智淵深德望隆重之士何以佐予之
大烈具官某有經邦之學術有戡亂之才猷中外踐
颺勛庸茂著靖土酋於廣峽平僭亂於交南爰秉節
旄鎮彼朔漠持義烈爲戰器布威信爲軍聲靜以伐
謀動而取勝徼圍鮮內侵之警廟堂緩北顧之憂時
用晉秩兵樞屬之大計乃益能虛以收羣策公以用
羣材用奇堂上之兵制勝目中之虜卽方叔之壯猶
吉甫之爲憲不是過焉其可爲社稷之臣已茲以考
績來聞特進爾階資善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夷險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三

宜爾旣徵於歷試安危注意朕方切於眷懷其尚益
勵初心益弘遠畧俾多方寧謐而朕有以仰成斯爾
亦有譽於永世欽哉

祖父母

制曰人皆有昌後之願然積善靡厚則慶澤不長人
皆有追遠之心然建業未崇則顯揚弗逮斯二者厥
亦艱哉爾某躬率德義以開厥家有蘊莫宣再世而
顯俾朕得老成之人以贊輯寧之治者惟爾之貽茲
加贈爾資善大夫兵部尚書使人知臣能宣力於國
獲異常之報而士克累行雖沒有無疆之休

制曰詩云蒸畀祖妣以洽百禮王者所以事其先也維爾大寮亦得用此可無追崇之典以備其饋祀之盛哉某氏嬪於今人躬有馴德祥源濬發久而彌彰茲特贈爲夫人服此茂恩永光幽室

父母

制曰臣能盡職斯無忝於所生君之報功乃必本其所自維我夏卿勛在王室苟無以遂其顯親之志亦何以示予一人嘉寵大臣之心爾某國之逸民鄉之善士不自顯試以貽嗣人作朕股肱茂揚不績爾義訓可徵已茲加封爾資善大夫兵部尚書於戲古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四

爲善之報不在其身在其子孫乃今在子而亦及於身也爾其敬承之哉
制曰爲父也妻者是爲子也母而況有教育之功乎此褒錫之典不可以已也繼母某氏夙閒壺則克嗣徽音有子顯融足徵慈訓茲加封爲夫人茂膺綸綍之榮益衍桑榆之慶

總督兩廣軍務兵部左侍郎周延

制曰朕惟百粵之地連亘數省爲南服徼圉民夷雜處奸宄易生特遣本兵重臣秉鉞擁旄鎮撫其地用紓朕南顧之憂朕任大且艱已自非碩德鉅材爲時

推重者曷堪茲畀具官某有修潔之行而本之以誠有經畧之才而持之以慎綏牧早徵於郡邑風裁獨著於諫垣歷藩臬而久殫疏附之勞晉中臺而克懋保釐之績公望攸屬朕志簡孚特陞今官付茲重寄乃能覈吏弊察民隱練軍實撫苗夷鼓忠義爲威聲覃恩信爲治效俾邊疆靜謐氓庶乂安惟爾之休茲以考績上聞朕心嘉悅特晉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遠邇一體逮人格則邇人自安文武相資武備修則文德可洽爾尚益恢遠畧茂翊昌圖俾朕有無疆之休斯爾亦有無疆之聞欽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五

兵部左侍郎彭黠

制曰朕念諸路生民之艱分命省臺大臣撫鎮其地蓋重託也矧南畿基本所在地廣民衆治之實難且軍國之用取給於茲撫鎮之任實兼督理視他處加重焉自非碩德鉅材素閒經畧者何以副朕之不命具官某德器淵閑志行修潔明敏足以治劇敦重足以鎮浮筮仕春曹夙昭雅譽歷官卿寺積有賢勞晉中臺而累著保釐之勛貳司寇而茂著平反之績公望攸屬朕志簡孚特授今官付茲重寄乃能察吏治恤民隱廣儲積督供輸俾境宇輯寧國計不匱惟爾

之休茲以最書上聞朕心嘉悅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祁寒暑雨猶曰怨咨正賦常征尚稱歉訕而況因之以饑饉加之師旅乎其益殫心經理隨事酌宜務俾兵民舉安公私各足斯不負朕簡任至意爾惟欽哉

工部左侍郎孫禴

制曰昔者舜咨垂以共工咨益以作虞我國家百工山澤之政總于工部蓋兼垂益之任焉惟長若貳厥責惟均自非碩德閎猷經於歷試者不與茲選具官某有毅直之氣有經畧之才中外踐敷多歷年所遭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六

讒嫉而不挫其志處擯抑而不貳其心朕特諒爾忠貞付之重任乃鎮撫有方允付長城之托出納惟允無忝喉舌之司晉副冬曹僉議允協倚畀方切適覩最書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於戲惟慎憲省成則工藝可興惟居民時利則邦本可固爾尚益祗厥敘以稱朕經理萬事之心斯爾亦永有令譽欽哉

大理寺卿劉詡

制曰國家折民惟刑用弼五教惟大理寔任平反惟卿寔率厥屬匪得老成人亦曷克允民於隱大理寺卿某夙邁乃德亦懋乃學爰作郡士用法明允惟爾賢

既晉臺史代予省方憲度克貞惟爾賢既作納言貳廷尉以僉於總臺同寅協恭歷有贊襄之績惟爾賢予惟爾嘉俾長於理乃克殫厥忱恂審於庶獄罔或不經亦罔罹於非辜俾刑清而民服多方以寧時乃功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嗚呼天下之命決於爾一人厥惟艱哉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生爾惟勿生惟既乃心克協於中期於無刑斯承朕之休無斁

南京太常寺卿婁志德

制曰昔者舜命伯夷典禮夔典樂今太常寺實司禮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七

樂是夷夔之任也而非其人豈輕畀哉具官某有明毅之才而濟之以簡慎有孤介之行而本之以篤誠即其中外踐敷多歷年所清勤之志終始不逾自非養之深見之定者何以能此頃者容臺乏長僉謂汝諧顧惟簡授之初適值慶條之布特授爾階通議大夫錫之誥命夫端人直士朕所以寤寐而求也而肯使之久於南乎其懋乃修以俟柄用欽哉

國子監祭酒王用賓

制曰國家稽古右文以爲民極乃設國子祭酒使率其屬以育賢材倡道化是天下之師也自非碩德宿

儒曷堪茲畀具官某有經綸蘊藉之材具博綜淹貫之學清操足以勵俗雅量足以鎮浮史局儲閣久參侍從編摩啓沃薦積嘉猷屬公望之有歸協朕心之簡在爰命爾作司成乃能敬明經術弘敷典彛造彼譽髦著有成績朕益嘉重焉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朝議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方厭士習之虛浮而欲勵之以實爾其章明朕志以崇正學厚王風斯不負朕倚任至意揆席有待勉副訓辭

通政司左通政樊深

制曰虞廷九官納言居一焉乃今通政司亦在九列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八

其爲重用可知已朕每慎簡不輕畀人具官某多學而知方小心而畏義早登諫闥積有聲稱迨晉今官益克祗敘俾國事無壅民隱悉達惟爾之能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夙夜出納惟允舜之所以命龍也今朕亦以命爾尚其懋德勉圖汝終欽哉

通政司右通政陳時

制曰詩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今通政司實任出納是喉舌之司也惟長若貳厥責惟均自非端真之士曷稱茲選具官某賦才淳明制行修謹試宰劇邑振

紀中臺積有令聞乃晉今職而益祗厥敘敷奏明允謂茂於官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其愈精白乃心慎乃夙夜以稱朕簡任之意尚有崇階以需爾成欽哉

通政司右參議李登雲

制曰通政司卽古納言之任凡四方之政務民青率茲以達惟長若貳厥責惟均苟非端謹老成之士不列於茲具官某資性純明德器凝重從仕滋久積有令聞置之要途用副時望而益懋出納之績允稱喉舌之司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九

命夫朕欲堅讒說止殄行以躋都俞吁咈之美惟爾訥言諸臣是賴爾尚益加茂懋圖惟厥終予亦嗣有休命欽哉

制曰仕而盡心於所職豈惟其人之賢哉而內助之良不可誣也某氏靜德孔嘉淑儀不忒相其夫子克懋於官茲加封爲宜人式昭主饋之榮用爲有家者勸

制曰朕聞愛子教之以義方故士之顯庸於時者胥於庭訓有賴焉而朕可忘其報哉爾某性秉純誠行敦朴素不自顯試徵諸嗣人宜錫渥恩以彰潛德茲

加贈爾奉政大夫通政使司右叅議夫爾三子並顯於時皆宜贈及爾也而茲特從其尊者不盡之慶其永裕爾後哉

制曰婦人之善不出閨闈而賴子之賢或以表見於世故人臣之克自砥礪者非以顯親之故歟某氏親嘗曰之勞以相其夫嚴機杼之訓以成其子婦德母儀咸可嘉尚茲加封爲太宜人服我茂恩宜爾戢穀

大理寺右寺丞閻鄰

制曰大理古廷尉之職所以平反庶獄俾協厥中惟長若貳厥責惟均匪得其人亦何以期予于治具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某以明達之才而練習於政務試宰劇邑卽聞綏牧之聲振紀中臺益茂激揚之績朕心簡在爰晉今官乃能嚴斷以用法哀矜以得情朕益嘉之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刑期無刑臯陶所以祇敘辟以止辟君陳所以和中惟既乃心以匹休於前正則予一人汝嘉

大理寺左寺丞方鉉

制曰夫主刑者民之司命然或偏於辟則深刻而失情或偏於宥則縱弛而廢法故設大理以平之而必有左右參決之公斯可以得慎罰之意具官某有沉

毅之材而濟之以簡慎試宰鉅邑振紀中臺積有嘉聞遂遷今秩乃能參用經術折中人情謙決罔留平反惟允可謂懋於官矣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使民無冤固已難矣而不有民自無冤者乎朕誠有願於此尚其勉圖以副朕志朕則簡陟汝

太僕寺少卿張舜臣

制曰周官太僕爲左右親近之臣我朝因之而圉校牧庾之政屬其綜領惟長若貳責任惟均自非端慎老成之人不與茲選具官某有通敏之才有介潔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行歷宰劇邑邁陟天曹公於敘進而上下允乎明於鑑別而賢否罔忒朕心簡注特晉今官乃能剔蠹釐奸丕著蕃華之效朕益嘉重焉茲以考績上聞特晉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驪黃之盛歸于思之無邪駉牝之多本諸心之淵塞惟能正以格人誠以及物則民自不匱而生息無窮爾惟懋哉朕亦嗣有休命

太常寺少卿師宗已

制曰朕茲恭郊廟之神明以致其祀祀而大司樂其事惟長若貳厥責惟均自非寅慎清修之士不與

茲選具官某早通玄典擢屬容臺積有年勞歷遷今秩而服勤無斁佐予祀事之明茲以考績上聞特晉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夫國之大事在祀匪介潔不可以與駿奔之列匪誠敬不可以修禮樂之文尚益祇服以稱任使欽哉

翰林院修撰李春芳

家設詞垣開史局以延處天下之材匪徒編纂是資寔亦啟沃是賴而揆衡之任卽於是乎儲焉其爲華重可知已具官某有明達之材有博綜之學襲奉大對朕親首擢而遂授以清銜置諸近密乃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主

筆惟勤校藝惟精雅操令猷蔚爲時望朕益加重焉茲以考績來聞特晉爾階儒林郎錫之敕命於戲罔曰稽古必通今乃可以濟時罔曰立言必立功乃可以裨國其尚益加練習豫定訃謨朕將柄用汝

兵科給事中胡賓

敕曰國家設諫闥之臣以資獻納備愼從而文昌之政皆得以審覆駁正之厥任至重自非達於世務而秉義不渝者朕何賴焉具官某賦才明毅奉職公勤據誠陳見而有裨於時摘伏發奸而不休於勢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夫朕以爾爲

耳目所以用其言也然論人不審或至戕良論事不審或至愼事可盡用乎爾惟本以公心出乎灼見而後審於所言斯可以副朕用言之意欽哉

工科給事中楊宗氣

敕曰朕以祀事告成覃恩宇內凡在廷者咸有褒錫之命矧侍從耳目之臣朕所簡任者乎具官某秉心介直礪行端方早擢賢科卽與清華之選繼除諫闥克殫獻替之忠茲特晉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於戲諫官朝廷之耳目也固不可緘默以持祿亦不可微激以沽名爾必於人審邪正之辨於事酌輕重之宜務得其當而後言焉斯可以副朕用言之意欽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主

四川道監察御史齊宗道

敕曰國家以紀綱正四方振揚飭勵惟在臺諫諸臣匪得端人亦何以弼予之治具官某性資明達操履清修蚤以宰邑稱最簡陟今官乃能秉憲持法肅竇貞度茂著激揚之績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爾尚益懋風猷獻可弼違摧強佑善以稱朕勵精圖治之意當有崇階需爾之成欽哉

山西道監察御史陳與音

敕曰御史以察爲名以言爲職所以貞度肅僚弼予

明作之治自非正直老成之人不與茲選具官某持身有恪執法不撓丕著激揚之風允副耳目之寄茲因考最特晉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爾尚益勵公忠以修乃職務在崇大體而畧細故扶君子而抑小人祇奉憲章懋振風紀斯不負朕簡用之意欽哉

妻

敕曰凡策名於朝者必資內助之良而後得以盡心於職故褒錫之命每並及之某氏克修婦順以相其夫俾盡心王事而無內顧之憂者惟爾之賢茲特封爲孺人式承冠帔之榮益懋蘋蘩之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古

父母

敕曰朕於效勞之臣皆有以追恤其先而况曾服官政舊有令聞者乎爾某發跡鄉閭歷官劇郡迨遷憲臬益著風猷引疏乞休竟成嘉遯厥施未究乃嗣載揚宜有顯褒以光世德茲特贈爾奉政大夫職如故九原不昧享此追榮

敕曰子之榮宜及於母而妻之秩當從乎夫故朝廷之恩命特有加焉爾某氏相夫懋績教子成名雖恩封已被而卹典不可缺也特加贈爾爲宜人服我寵靈永昌胤祚

浙江道監察御史林應箕

敕曰國家以綱紀正四方乃設臺諫諸臣以糾拂愆違貞肅憲度贊成明作之治任至重也自非剛明公正之士不與茲選具官某持身有恪奉法無私論事而緩急酌其宜巡省而激揚當其實茲以考績來聞特晉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御史以察爲名然當思所以察不然則察或反以滋奸以言爲職然當審所以言不然則言或反以僨事惟以體國爲念濟事爲心本之以公行之以愼斯不負朕簡任之意毋徇小名以枉大節欽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五

尚寶司司丞毛延照

敕曰尚寶司爲朝廷侍從之臣職親地密視他司爲尤重必得老成端謹之士庶克稱焉具官某乃某之孫朕以爾祖久居密勿茂著忠勞特晉用爾擢官近禁而爾能盡心所職克愼且勤考績惟明數恩有典是用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爾尚益勵乃心期無忝於先猷益愼乃修務永終其令譽則惟爾休欽哉

光祿寺寺丞孫植

敕曰夫掌酒醴膳羞之政以給宗廟朝廷之用光祿之任位在列卿惟長若貳厥責惟均自非清謹老

成之士不與茲選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歷任郎曹積有猷勞特遷今職乃能奉公率屬祗懋厥官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承務郎錫之敕命爾尚哉奸貪節浮費俾物無暴殄而用無匱乏斯不負朕所以擇而使爾之意欽哉

吏部稽勲司郎中路天亨

制曰國家設吏部以董正百官而遴才行之士以爲之屬蓋欲其贊成邦治也顧覃恩可後故具官某博學知方小心畏義從仕滋久歷有令聞晉之要途用副時望而克祗厥敘以公慎稱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方審羣吏之幽明而澄清其流品爾尚益思茂懿以敏事功斯不負朕擇而使爾之意欽哉

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主事劉自強

敕曰國家設吏部以董正百官而論功烈定勲級則所以寵士大夫而勵其志也綜領之任名秩甚優自非端恪老成望實孚於上下者不與茲選具官某德器敦明志行修潔早以儒科之彥出作郡士才猷茂著遡陟今官乃益能持慎秉公甄敘在位歷年既久勞績滋多茲以考最上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本

命夫朕方正名分以覈羣吏之治而議其勸懲爾尚益思祗茲以敏事功予亦嗣有崇昇欽哉

父

敕曰朕聞終於事君者子之孝資於事父者臣之忠而勸忠於孝者君之禮也追錫之典於國有初爾某饗校育才賢關卒業不自顯試以貽嗣人固惟善慶是鍾實亦義訓是賴茲特贈爲承德郎吏部稽勲司署員外郎主事豈徒貴其泉室亦以懃蓼我之思吏部文選司主事張舜臣

敕曰國家倣古冢宰之職設吏部以統百官均四海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本

凡在厥屬咸與有責焉苟非其人曷稱茲選具官某發跡賢科歷官劇邑才猷茂著簡陟銓曹乃能持慎秉公贊成邦治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爾尚益勵乃修審乃鑒別副朕用人圖治之意尚有崇階以需爾成欽哉

妻

敕曰有官守者必資內助之良而後得以專心於職故褒章之錫伉儷偕焉宜也爾某氏毓秀德門歸於彥士克遵陰教以宜其家茲特封爲安人祗承冠帔之榮益茂蘋蘩之職

吏部考功司主事何海晏

敕曰國家設吏部以掌邦治而覈羣吏之殿最以議其誅賞則有司存自非才行兼優超踰恒品者不與茲選具官某賦質淳明視身端淑早以儒科之彥遴擢今官乃能佐其長以登進賢能甄敘在位著有令績考最來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黜幽陟明王者所以董百官而成其治也然名實易眩惟明乃可以覈羣情好惡易移惟公乃可以服衆志爾尚懋哉益圖來效朕則簡陟汝

吏部考功司主事蘇志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本

敕曰國家設吏部以掌邦治而覈羣吏之殿最以澄清其流品則有司存自非端恪老成望實孚於上下者不與茲選具官某早發賢科作士劇郡勞猷茂著歷晉今官乃能持愼秉公甄敘在位著有令績考最來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黜幽陟明圖治之首務也顧毀譽肆行而是非淆亂久矣爾尚殫心鑒別務使巧僞者莫售其欺而孤介者莫隱其實斯不負朕所以擇而使之之意欽哉

妻

敕曰夫之賢必得婦以爲之配而婦之德必賴夫以

爲之彰故褒錫之命每并及焉所以嘉其相成之義也某氏毓秀德門嬪於良士克修婦職允宜厥家茲特封爲安人尚虔儆戒之心益迓駢蕃之寵

戶部山西司郎中謝佑

敕曰戶部掌財賦以俗國庇民凡在厥屬咸與有責焉而郎曹之長尤爲至要匪得其人亦曷克有濟焉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擢屬地曹積有年勞乃晉今職而益祇厥敘以廉愼稱可謂懋於官矣茲以祀成覃恩特授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其爲朕謹出納之防節浮冗之費俾上不告匱而下不告艱則爾亦有令譽欽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九

南京戶部浙江司署郎中事主事莊朝賓

敕曰戶部掌田疇生齒之籍穀帛貨泉之計務繁任重南北實均焉爲之屬者非得廉勤公愼之士曷克有濟具官某德器老成志行修謹早以儒科之彥擢屬冬曹積有猷勞乃遷今職而會計克明出納惟允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晉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爾尚益殫乃力益盡乃心用酬任使之榮以俟官階之陟欽哉

南京戶部浙江司主事奚世亮

敕曰戶部司錢穀養民之政任重而務至繁故置屬特詳而遴選以充之具官某賦質敦明視身端恪早以儒科之彥擢任今官乃能持廉秉公仰裨國計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八政之疇先於食貨蓋國之所賴以立也惟會計當則用可裕惟出納謹則弊可釐尚益盡心以佐爾長予亦嗣有崇寄欽哉

禮部儀制司員外郎劉斯潔

敕曰國家禮文之事典於春官其等威甚辨而儀節甚詳綜領之司實重且要自非寅直端良之士不列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於茲具官某德器老成才猷敏練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式克慎勤茂修厥職歷年滋久考績惟明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禮不可易亦不可拘惟能達通會之宜斯可裨揖讓之化尚益盡心勉副任使欽哉

禮部主客司主事方廉

敕曰春官掌邦禮以和上下而朝覲會同之節宴饗賔賚之儀領以郎曹責任甚重自非端謹老成之士曷克稱焉具官某性資敦敏志行清修發跡賢科作士劇郡才猷茂著歷進今官而奉職益勤持身彌恪

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柔遠爲政之大經也爾尚謹館穀之禮導延納之誠以稱朕綏懷至意當有崇階需爾之成欽哉

兵部職方司郎中張玘

制曰兵部掌軍旅之政而疆域之遠近山川之險易所以考圖籍備戰守者有司存焉務繁責重選授惟艱具官某有純明之資而濟之以敏慎從仕滋久積有嘉聞迨進今官益克祇敘茲以祀成覃恩特晉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爾尚益修乃職殫乃令猷以贊安攘之烈則予一人汝嘉懋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兵部武選司郎中王輪

制曰兵部掌軍旅之政而武弁皆隸焉所以稽其功勛而序其爵列者綜領之任郎秩甚高匪得老成之士曷稱任使具官某以明達之資而練習於政務擢屬夏官由佐而長效勞旣久今績滋多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夫朕方擇使捍禦之材以安邊圉而廕襲之藉爾寔典之尚益持慎秉公以清選法朕則簡陟汝

兵部武選司主事梁佐

敕曰朕高郎吏之選以待天下之才而七兵之曹名

秩甚寵匪得謹敏老成之士不以輕授具官某學克通方才能建事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克秉公勤懋修厥職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朕方修安攘之政思頗牧之臣而覈世胄以敘官拔才能以任事爾寔與有責焉尚益祗恭明爵列辨功勲以稱朕用人經武之意當有崇階需爾之成欽哉

妻

敕曰雞鳴戒夕婦之所以相乎夫也爾人臣有夙夜在公而罔恤於私者非得內助何以能此故朝廷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三

恩命必均焉某氏毓秀德門嬪於良士克修婦道允宜厥家茲特封爲安人式承冠帔之榮益勵蘋蘩之職

兵部職方司主事谷中虛

敕曰國家設關於山海要會之處所以謹夷夏之限域驗商賈之往來守以兵曹責任甚重匪得謹敏老成之士曷稱任使具官某早發賢科試宰劇邑敘勞進秩俾守邊關乃能覈出入而不致留難察詭異而罔有苛刻歷歲滋久考績惟明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於戲官以盡職爲難旣徵往勸譽以永終爲

善益勵初心勉服訓辭佇膺簡陟

兵部車駕司主事陳敘

敕曰兵部掌邦政而輿馬輦乘之奉郵驛圍牧之治則有司存匪得老成謹敏之人曷裨於事具官某性質純明德器凝重早以儒科之彥擢屬夏官式克慎勤茂修厥職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監畜養以備用嚴程式以糾違爾之責也其益盡心以崇今績朕則簡陟汝

兵部武庫司主事壺希賢

敕曰兵部古司馬之任而戈盾弓矢之器乘輿鹵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三

之式則以武庫藏之領斯職者必得謹敏之士乃克有濟具官某有明粹之資有溫恭之度發跡賢科擢官銓署乃移今秩益懋才猷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朕方有張皇之舉而利用之資爾寔典之尚益殫乃心力勉稱克詰之任國家休顯之命詎翅是哉

刑部四川司主事王崇古

敕曰夫刑以詰奸戢亂聖王之所慎也國家設刑部以總之而置屬特加詳焉蓋欲其專心讞決以平天下之獄云耳然非得明恕老成之士曷稱茲選具官

某持身有恪奉法無私聽斷罔留平反惟允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於戲主刑者民之司命也偏於僻則慘刻而失情偏於宥則縱弛而廢法惟既乃心務協於中斯副朕慎罰之意欽哉

刑部陝西司主事王惟恕

敕曰刑部古司寇之職所以詰奸刑亂者也國家重民之命故置屬特詳而遴選以充之具官某發跡賢科擢官憲部用獄明允民以不冤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夫哀矜庶獄朕之惓惓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三

懷者爾誠念夫一成之不可變而盡心焉庶有以副欽恤之意

母

敕曰褒錫之典父與母偕制也乃亦有父仕於朝欲身親效忠而不願就子之封者亦得先及於母焉國家體臣子之心不既委曲周至矣乎爾某氏婦德孔嘉母儀不忒育成賢胤效用於時茲封爲孺人象服是承宜爾戢穀

工部都水司主事侯鉞

敕曰朕祇奉嚴禋肆行大賚凡在廷之臣罔不霑恩

矧贊成工作效有勞勩者乎具官某以明達之才而練習於政務率作興事茂著公勤茲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夫朕懸爵祿以待士惟其稱而已以爾之令績而益加懋焉則何階之不可至欽哉

工部營繕司主事黃元恭

敕曰工部總百工之政令而飭五材程衆議以率作興事則有司存自非老成通敏之才不列於此具官某賦質純明褻身端恪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鳩工罔忒於章程守法不撓於強禦歷年既久考績惟明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救命爾尚益殫乃力益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一

三

乃心用酬任使之榮以俟官階之陟欽哉

大理寺右評事章美中

敕曰大理古廷尉之職而屬寺實分其務所以辨已具之辭而不枉於法覈未定之獄而求得其情自非明恕老成之士曷稱茲選具官某持身端恪奉職公勤謙決罔留平反惟允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救命夫哀矜庶獄朕之惓惓於懷者爾誠念夫一成之不可變而盡心焉斯有以副欽恤之意

辦事中書事舍人禮部主客司員外郎許俱

制曰朕以熙事告成覃恩宇內凡在咸者延有褒錫

之命矧侍從之臣出自名族者乎具官某乃某之子
早以廕敘擢任參戎積有年勞出典鉅郡而爾以從
親爲辭遂移官於禁近乃益懋修厥職俾絲綸之出
罔有僭忒惟爾之能茲特進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
命於戲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懿矩燁如在汝克紹而
已能於家爲肖子斯於國爲令臣敬之哉

中書舍人陳時霖

敕曰國家於禁秘之地設中書舍人以典文翰備
從蓋清華之秩而郎曹之妙選也苟非其人不足以
授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遴擢是官歷歲滋多著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令績茲以考最來聞特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以
爲爾榮夫爾身居近侍則廟堂之政令乃其所習聞
也其尚益加練習畜乃令猷以俟朕之簡陟欽哉

中書舍人劉世魁

敕曰古者中書舍人典制綸誥參決政務今之職任
雖有不同然而掌書翰備法從蓋猶古之遺焉匪得
其人曷稱茲選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遴擢今官歷
歲滋深著有令績茲以考最來聞特進爾階徵仕郎
錫之敕命夫職以文事爲美地以近侍爲高爾得兼
此亦榮矣尚益自修勉副任使予亦嗣有崇寄欽哉

都察院經歷周易

敕曰都察院者朕所賴以肅僚貞度綱紀四方者也
而贊其政令綜其文牒則有司存自非端恪老成之
士不與茲選具官某發跡賢科試宰劇邑猷勞茂著
遴擢今官乃益能持慎秉公贊揚風紀稽年書績上
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夫朕方覈天下
之吏治而釐其奸蠹爾尚佐爾長以修舉廢弛整飭
憲度副朕所以擇而使爾之意當有崇階以需爾成
欽哉

後軍都督府經歷王徵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制曰朕於名臣之裔而必錄用之者匪獨酬先世之
功亦以其承德象賢而可裨於治也具官某乃某之
孫朕以爾祖服位公台茂著猷烈特錄用爾擢居今
職而爾克勤厥事祇迪官箴理人從政之才有足觀
焉茲以祀成覃恩特進爾階奉直大夫錫之誥命夫
朕之佑敘爾家者亦云至矣爾能盡心以報國則所
以爲忠者卽所以爲孝也可不懋哉

行人司行人李幼滋

敕曰昔先王之於使臣也遣以皇華勞以四牡訓迪
慰安之意委曲周至豈非以宣德達情上下咸賴故

重之歟肆我朝行人實維其任朕每慎簡不輕授人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歷歲既多著有勞勩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修職郎錫之敕命於戲周爰諮諏爾既勤於王事不遑啓處朕亦鑒於汝心尚益懋修以俟簡畀欽哉

行人司行人張萬紀

敕曰昔在周官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協九儀以奉使書五物以反命是以德意流行事無壅閼我朝設行人以領使職蓋亦成周之意也而非其人豈輕畀哉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擢任是官祗役有勞將命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天

無辱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修職郎錫之敕命夫朕懸爵祿以待士惟其稱而已以爾敬事之心而益思懋焉則何階之不可至欽哉

行人司行人郭鎰

敕曰行人以傳命爲職以不辱命爲賢國家做成周之制專設是官然非儒科之彥不以授焉其爲重可知已具官某早登甲第擢任是官累效馳驅之勞克敦靡鹽之義稽年書績上達予聞茲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夫每懷靡及而諏謀度詢先王所以教使臣者非徒欲其勤於服役而已也爾尚懋茲以副

任使予亦嗣有休命欽哉

欽天監監正楊緯

制曰治曆明時王政之首務也國家特設官以典其事而爲之長者責任尤難匪得明通慎密之士曷克稱焉具官某早以象緯之學擢任臺司積有年勞歷遷今秩乃益能統率羣寮祇在璣衡之政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天道難明也然黃帝之遺筭可推而義和之舊業可倣惟求其故自稱厥官爾尚懋哉副朕欽若之意

順天府通判顧應陽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天

敕曰順天府爲京畿首郡地大人衆治之實難故既擇才以爲之長而佐理之職亦必得人乃克有濟具官某早承廕敘作幕內臺積有年勞特遷今職乃益能持廉秉公綜理庶務稽年書績上達予聞特進爾階承德郎錫之敕命以爲爾榮爾其益盡乃心益修乃職期不負朕擇而使爾之意則惟爾休欽哉

國子監博士王鎮

敕曰國家稽古右文設胄監以育才儒凡官茲者咸有師模之責匪得端士亦曷克迪士於彝具官某早以儒科之彥敷教外庠積有年勞爰進斯秩乃愈克

砥礪敬明典訓有作人功茲以考最上聞特進爾階
修職佐郎錫之敕命爾尚益懋乃修以率其或不修
俾士知正學克有裨於用則予一人汝嘉

國子監助教曲入繩

敕曰國家設胄監以造士既有長貳以總其教矣而
爲之屬者亦皆與有責焉苟非學行並優之士不列
於此具官某發身鄉薦典教邑庠積有年勞乃晉今
職而益克砥礪著有作人之功茲以考績上聞特進
爾階修職佐郎錫之敕命夫治以用賢爲本師以成
賢爲務而太學則賢士之所關也爾其愈勤訓迪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副朕養賢圖治之意朕則簡陟汝

刑部司獄司司獄臧清

敕曰國家欽恤庶獄故於囹圄亦設官以掌之所以
時其衣食制其寢處使麗於此者無瘠死之患非特
謹獄具而已具官某早由才諳授以今官歷歲滋深
效有勞勩是用授爾階登仕佐郎錫之敕命以爲爾
榮尚益盡心以稱任使欽哉

武學教授齊仁

敕曰國家選儲韜畧之士以折衝於四方而京衛爲
多故建學以教之而領其事者必得老成端慎之人

乃克有濟具官某發身鄉貢典教郡庠積有年勞特
選今職而克勤訓迪武士聿興茲以考績上聞特晉
爾階登仕佐郎錫之敕命爾尚益盡乃心益修乃職
用酬任使之榮以俟官階之陟欽哉

濟陽衛經歷劉大憲

敕曰國家戎伍之政隸諸武臣而必以文職爲之幕
蓋欲其有參決之機而不至於偏也具官某發身材
諳擢任今官式克慎勤以修乃職茲以考績來聞特
進爾階徵仕郎錫之敕命以爲爾榮其益盡心無怠
厥事欽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上林苑監蕃育署典署方世隆

敕曰上林苑監掌樹藝牧養之政所以省民財供國
用也既設正丞總理其事而一署之長亦必擇其人
焉具官某發身胄監擢任今官克秉廉勤懋修厥職
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文林郎錫之敕命以爲爾
榮尚克祗承益慎乃事欽哉

山西布政司右參政趙錦

制曰國家倣古岳牧之制設藩司置長貳以敷宣德
意保育元元厥任至重矧山西實連徼圉尤稱要區
匪得廉明剛正之人曷以稱茲屏翰之寄具官某有

經畧之才有介潔之行發跡賢科歷官郎署出守劇郡晉佐外臺積有年勞特遷今職乃能持慎秉公懋著旬宣之績茲以考最上聞特晉爾階大中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祁寒暑雨民猶怨咨而況因之以饑饉加之以師旅乎爾尚督率乃屬加志撫綏務使民皆樂業而無愁歎之聲斯不負朕所以擇而使爾之意欽哉

祖父

制曰詩云貽厥孫謀以燕翼子爾人臣有致身崇顯樹績休茂者豈惟其人之賢哉而貽謀之自不可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也爾某躬履淳素不求聞知積慶所鍾顯於再世宜推茂渥振爾遺芳茲贈爲大中大夫山西布政使司右叅政用彰佑啓之功亦以成追遠之孝

山西按察司僉事程綬

制曰夫臬司者朕所賴以秉憲持法安元元也矧邊圉用武之地而所以官之者不尤重歟具官某筮任法曹出典劇郡迨遷今職益茂風猷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爾官惟察戒之太察爾職惟刑期於無刑允迪茲斯承朕之休無斁

山東按察司僉事史鶚

制曰夫廉訪之職所以糾官邪察民隱權強植弱贊予明作之治乃兼兵政則又以備戒不虞保安境圉厥任尤爲重焉自非端敏老成之士何以勝此具官某發跡賢科擢官地部才猷茂著遴陟今官乃能秉憲持法肅察貞度聽斷著公明之譽禦防多保障之功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奉政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刑不可縱也惟得其情則不至於戕良兵不可弛也惟慎所舉則不至於毒衆爾尚益砥厥敘務協厥中斯不負朕簡畀之意欽哉

江西吉安府知府靳學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三

制曰國家控制海寓保育蒸黎環千里而爲郡郡有守俾之統攝羣寮綜理庶政以成阜康之治蓋重選也匪得廉明愷悌之人曷稱任使具官某德器恢弘才猷敏練早以儒科之彥出佐名邦治績有徵薦膺茲寄乃益能秉公奉法惠逮元元俾一方以寧茲以考最上聞特進爾階中憲大夫錫之誥命於戲古有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朕每思其人焉爾既以循吏稱尚益仰承德意綏牧困窮務追配於古人以副朕委托至意朕則顯陟汝

魯府長史司左長史王儒

制曰朝廷封建諸藩屏翰王室以固維城之業必設
輔導之官以贊其德義而治其政令厥任甚重非得
純謹端良之士曷稱任使具官某發跡儒科歷官郡
邑追遷是職益茂恭勤茲特晉爾階奉政大夫錫之
誥命夫古有河間之獻東平之蒼皆能勉德慎身令
聞長世罔王之賢亦輔導有其人也爾尚翊王善保
王躬表率羣寮綏輯衆役俾皆循理安分以成王之
令聞則爾亦有稱於世欽哉

山西河津縣知縣雍焯

敕曰詩云愷悌君子民之父母我國家設縣令以敷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五

宣德化保育元元有父母之責焉匪得其人庶幾乎
愷悌之風者曷稱茲選具官某發跡賢科試宰劇邑
歷年既久勞勩滋多茲以考績來聞特進爾階文林
郎錫之敕命夫縣令親民之官也惟務實則惠乃及
民爾其心切撫綏毋飾虛文以媚上事期經遠毋爲
急政以徇名務使民皆樂業而無怨咨斯可以副任
使之意欽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目錄

綸扉內稿

壽妃冊文

瑞穀頌有序

勸進第三箋

賀登極表

上 聖母尊謚議文

上 聖母尊謚冊文

上 孝懿皇后冊文

冊立 中宮命婦賀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目錄

目録

一

五

考察自陳疏

辭免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疏

辭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綸扉稿

壽妃冊文

皇帝制曰四星麗於天極共贊乾行六寢備於皇宮
竝叅坤教然必茂珩璜之德斯可稱綸翟之華咨爾
尚氏賦性柔嘉褻身端淑早膺宮選遂從法相之班
夙侍宸居克勵小星之節勞勤既著寵數宜隆茲特
遣使持節封爾爲壽妃錫以金冊金印夫五福之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一

日壽朕方丕迓於純禧九御之上爲妃爾乃榮升於
峻列尚其祗服益懋忠忱永承眷顧之恩仰翊康寧
之祉欽哉

瑞穀頌

有序

臣聞天鑒明德則休徵迭應然圖牒所紀星華露醴
木駢芝秀以至靈獸珍禽之屬雖曰嘉祥匪切民用
豈若五穀之瑞寔居萬寶之先者乎是以論嘉禾者
謂爲帝王和氣之符又云國家安富之應爰自異畝
詠於周詩駢穗誇乎漢史徵諸古昔非可屢致而數
見也惟我 皇上玄機默運神化旁流齊被之虔達

乎蒼昊保和之道徹于黃祇是以百神受職四序均
調協氣薰蒸毓爲嘉穀同本異穗竟畝連芳曩曾累
歲產於內苑乃今又產焉而至百十五本亦曾獻自
鄭藩乃今又獻焉而至八十本視昔益加豐焉蓋古
之聖帝明王歷世而罕見者在 皇上爲獨盛惟德
動天惟天眷德之厚不既昭然矣乎矧秋序維初
聖誕伊邇則又以合幽風七月之義而叶兪觥萬壽
之祝猗歟休哉臣誠庸陋無以揄揚 洪德然獨抱
葵藿之悃勉効衢壤之歌有不能自己焉者謹稽首
頓首而獻頌曰我 皇神聖超義黃握運元化恢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二

綱斯保民食時雨暘寅恭禱祀升馨香 帝命純佑
福無量珍糈種種呈嘉祥倬彼天田無逸旁降種后
稷耕勾芒有禾或或驚殊常含和毓秀揚芬芳駢出
聯如鳳翼張紛披矯若龍虬翔初穫方擬登神倉復
聞貢獻來中邦纍纍嘉實堆琳瑯尚方之產同輝光
天生神物紛煒煌玄錫應感何昭彰祇薦 祖考登
明堂聖靈於赫歆來嘗徵庥紀瑞頌聲洋鳥獸豫悅
同踰踰普天率土洽豐穰康衢擊壤歌陶唐願稱兕
觥祝聖皇天長地久弗祿昌一人有慶及萬方粒我
烝民常樂康微臣作頌告無疆

勸進第三箋

伏以佑下民而作之君方新 帝命有大德者得其位宜順人心况 神器不可久虛而 宗祧必當有主啓既賢於繼禹舜自合以紹堯敢干咫尺之威不避再三之瀆敬惟 殿下靈承丕緒昭受貞符學厘文后之緝熙德邁代王之仁儉一索而乘震兆久叶於大橫六龍以御乾世方望其首出矧彌留之有託惟克纂之是期雖南嚮讓西嚮讓堅不肯居然天與之人與之竟將焉往且王者從民之欲每屈已以安民惟聖人酌禮之中貴抑情而徇禮若忽於負荷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三

持哀痛之情是上以帝王俯同士庶之行非天下國家計如 宗廟社稷何臣等是用頻數致懇迫切陳詞如犬馬之誠未伸則閭閻之扣不已伏願 殿下以遺大投艱爲慮以代天理物爲心少紓罔極之懷過發乃雍之旨恢皇綱而接帝統保 運祚於泰山磐石之安繼 考服以培 祖基綿本支於瓜瓞椒聊之盛

賀登極表

伏以 帝出乎震應五百年隆慶之期天作之君開億萬載太平之業大觀在上渙號惟新寰宇奠安臣

民閭澤恭惟 皇帝陛下廣淵神啓仁儉性成孝武續文明郊社禘嘗之義啓賢承禹致謳歌朝覲之歸兆叶大橫時當利見南面先者五世方望於親賢西向讓者三 躬莫辭於曆數遂膺 大寶爰紹 丕基三十登庸允協重華於 帝德月正受命更符元始於王春乾首出而萬國咸寧離繼明而四方均照蠻夷華夏罔不率俾草木昆蟲悉皆忻悅臣等幸逢景運叨列 清朝望如雲就如日仰識 聖主之有真風從虎雲從龍俯合愚誠而共戴伏願緝熙庠序恢振 皇綱務實慮遠謹微永繫苞桑之固敬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四

天勤民法 祖益培豐苞之貽綿 聖壽以無疆保洪圖於罔極

上 聖母尊謚議文

伏惟賜谷騰曜九有戴其照臨攝提生春萬彙蒙其發育故堯勲光被由慶都之毓祥啓賢敬承惟塗山之式誨曰若 哲聖實有本源令德既隆尊稱宜備義寔通於今古禮何間於幽明恭惟 榮淑康妃柔順承天安貞應地降芬華族夙聞四德之修棲景紫宸允作六宮之冠嗣音 太母祇範 先皇承長樂之惟則執饋惟謹翊坤寧之教則獻繭惟勤若乃

居貴爲謙處盈尚約肅雍有度儆戒無違篚筐采蘋
邁有齊之季女瑟琴流衍婉思媚於周姜嘉問翕以
光揚芳猷蔚其休暢抑且廊載物之量弘逮下之恩
不訖以偏終溫且惠遂使後宮觀化象婉嫕於青蒲
女史正詞纂靜媚於彤管千靈薦祉九昊錫符玄雲
入戶誕發母萌之禎彩電遶樞光衍壽丘之慶周熙
昌祚篤生我 皇金波鮮朏側之暉豫形胎教銀榜
有言動之喻體備師模 慈訓所徵 敝姿首出聲
爲律而身爲度望如日而就如雲遂繼丕圖邇隆洪
緒緬惟寶運方啓未正位於長秋顧乃玉綴久韜已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

五

歸神於修夜人懷大練推夢日之功 帝省靈楸有
終天之感是用循故典舉彝章進位號於瑤齋森禮
容於金祀雖三泉舊閼不及享九州四海之供然六
衣新陳尚可承一人百世之孝臣等覩龍飛於 聖
德懷鸞馭於 慈顏稽謀皇穹攷實輿論敢緣節惠
之義敬上僊尊之名宜 天錫之曰 孝恪淵純慈
懿恭順贊天開聖皇太后

上 聖母尊謚冊文

臣聞其德茂者其報隆其功閎者其名顯矧劬勞之
德篤祐一人發育之功普施四海宜名與報益顯以

隆是登有赫之鴻稱庸闡無前之景烈恭惟 皇妣
榮淑康妃積慶堯門蜚英姒幄方祇奠厚承璇蓋以
資生素魄涵精竝義暉而朗耀事 大母有悅愉之
受奉 先皇有敬順之誠贊盛敷以維虔載筐駒而
罔敷藏往伊智深沉允合於含章逮下以仁溫惠寔
同於詡物行 皆圖史言悉箴規九御仰風旣爾成
於坤教三靈錫祉乃瘡發於震祥誕育眇躬備貽
慈訓茲受 憑几之命遂膺御曆之符省翟綵於舊
官音容已隔望瑤華於玄室懷愴如存惟木有不惟
水有源曷解終身之慕謂天蓋高謂地蓋厚難酬罔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

六

極之恩爰率彝章逋追令範考言於衆稽謀自 天
徽數崇升具禕禴之盛禮 芳猷表著揚廟祏之大
名謹奉冊寶上尊謚曰 孝恪淵純慈懿恭順贊天
開聖皇太后嗚呼桂殿承懽慟九原之難作蘭宮正
號昭萬代以彌光伏冀明靈俯垂嘉享佑我嗣人永
保蘿圖之固施及後裔益綿椒實之蕃俾子子孫孫
世承裸獻與明無疆謹言

上 孝懿皇后冊文

制曰朕誕膺洪祚寅奉丕圖法天道以理陰陽本人
倫而弘治化特揭中闡之號通追元配之賢典秩攸

隆存下冀間咨爾妃李氏躬有令德起於名家受命
先皇作嬪藩邸雞鳴問寢夙祇範於 坤儀至
祀祿早發祥於震器正期偕老乃遽長終茲朕握璽
承祧既已臨乎函夏而爾收華掩彩莫獲主於長秋
撫翟服之徒存悵鸞縣其焉往時用率循彛矩錫卜
嘉辰備具禋禴之章進正軒星之位遣使持節捧冊
追謚爾爲孝懿皇后於戲生也有涯雖未享椒塗之
盛禮歿而不朽尚克歆蘭殿之鴻名式表至懷永慰
幽爽

冊立 中宮命婦賀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七

伏以膺天命而撫方夏既有 大君修女順以領長
秋宜崇 主配蓋三代之典咸資內助而二南之化
必本人倫惟關雎正始之風具既醉太平之福事關
宗社喜溢神人恭惟 皇后殿下天啓睿明性成
仁孝行皆應乎圖史言悉合於箴規爰自瀉內嬪虞
已協重華之德遂乃塗山佐禹坐看朝覲之歸茲當
聖主嗣服之初允惟我 后儷尊之日椒房蘭殿
陳禕翟之鴻儀 寶冊金符進 軒龍之大號于以
統六官之政令于以奉 九廟之烝嘗得一以清得
一以寧泰乾坤而贊化育正位乎外正位乎內作父

母以御家邦妾等夙慕洪慈今逢盛典叨綴朝叅之
列莫紆頌祝之忱伏願雞鳴有儼魚貫多恩厥慶孔
覃百斯男而未艾維祺茂介萬有歲以方將妾等下
情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

考察自陳疏

奏爲遵 詔自陳不職乞賜罷免以光新政事伏觀
詔書一款兩京六部等衙門四品以上官俱着自
陳去留取自上裁欽此臣拱謹欽遵自陳者臣本草
茅謬躋通顯報國之心雖切而謀國之智則疎救時
之志徒殷而諸時之術甚寡爰自備員內閣已漸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八

於歲時然惟伴食中書曾罔裨於毫髮茲遇 皇上
龍飛九五 鼎命方嶷正宜明賞罰振紀綱辯官材
正風俗而臣猥以鄙陋叅與政機非惟無補聖時抑
且有妨賢路黜幽之典首宜及臣伏望 皇上鑒臣
惻憐寔出至誠將臣特賜罷免庶止足自安夙心獲
遂而黜陟允當新政彌光臣無任祈請懇切之至爲
此謹具本親齎奏聞伏候 勅旨

辭免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疏
奏爲辭免 恩命事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准吏部
咨節奉 敕諭原講官今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

士高拱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如敕奉行欽此渙號有臨震惶無措敢據懇悃上賁宸聰臣本陋庸夙濫館秩當嘉靖壬子恭逢皇上出閣講學臣卽承乏首侍講筵自愧空疎罔所裨益而仰荷聖明特垂嘉納且辱眷知托以心膂九載之間禮顧隆渥臣亦不能殫述自時厥後益蒙簡注存問不一賞賚荐加違講筵雖已數年受殊寵恒如一日臣則何幸獲此非常之遇誠感徹心骨願効捐糜而莫之遂也及至備員內閣亦且數時然於提調講讀更無寸補茲遇皇上光登大寶乃併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九

叙舊勞特頒徽數既躋孤保復攝官銜而又晉以殿學夫臣受皇上之恩久矣尚未伸一日之報臣受皇上之恩厚矣尚未伸一毫之報而三錫榮命萃於一朝一品穹階超乎百辟臣俯自循省寔不能勝此所以展轉踖躅而不能已於控辭也伏望皇上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銜供職或問以言臣當披瀝而無隱或委以事臣當鞠躬而不辭苟繫社稷之謀必不敢避嫌疑而擇便苟非國家之利必不敢隨時勢以圖容倘有蟻續之可觀乃拜鴻恩而未晚臣無任祈請懇切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齋奏聞伏候

敕旨

辭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疏

奏爲辭免恩命事准吏部咨節奉敕諭茲重錄永樂大典成足慰我皇考尊祖右文至意內閣輔臣綜理校閱著有勞績少保兼太子太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高拱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大學士如故如敕奉行欽此臣聞命自天不勝惶悚切惟加秩乃君恩之渥而况秩之至崇者乎効勞乃臣分之常而况勞之至細者乎今以臣陋庸謬躋孤保穹階厚祿曩出百僚恩遇可謂極矣卽鞠躬盡瘁捐致此軀亦未足以仰酬於萬一也乃茲又以大典告成謂臣曾綜理校閱特頒異數尤極優隆論功曾茂鴻毛之輕而疏寵不啻泰山之重臣展轉省循誠有甚不安於心者此所以不避斧鑕而控辭也伏望皇上俯鑒愚忱收回成命俾臣仍以舊官供事庶臣獲守過盈之戒而亦可免非分之愆臣無任祈請懇切之至謹具本親齋奏聞伏候敕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

十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

綸扉外稿序

隆慶己巳蜡月有 命召拱還閣兼掌銓務辭弗獲
乃以庚午二月三日 陛見履任自是諸所當行者
悉自屬草 奏行之其在銓部者別有集其在 內
閣有關機密人不與知者不敢洩至言外事暨辭免
諸疏則人皆見之矣故特存焉曰綸扉外稿云壬申
三月十日東里高拱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序

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目錄

綸扉外稿

懇乞 天恩辭免重任疏

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

請禁章奏繁詞以肅 朝廷疏

懇乞 天恩特賜罷免以全臣節疏

乞 恩辭免兼任疏

再乞 天恩辭免兼任疏

三乞 天恩辭免兼任疏

四乞 天恩辭免兼任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目錄

廣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

治安疏

被瀝懇誠辭免加 恩疏

恭繳 聖諭辭免加恩疏

被瀝悃誠辭免 恩命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綸扉外稿

懇乞 天恩辭免重任疏

隆慶四年正月初五日准吏部咨隆慶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該司禮監太監陳洪等傳奉 聖諭原任大學士高拱着以原官掌管吏部事便差官取來吏部知道欽此備咨到臣臣方伏丘樊忽聞 綸旨竦惶無地踧踖循墻敢布腹心上干 旒宸念臣本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二

駑庸冒躋樞筦受 恩不啻泰山之重報效曾蔑鴻毛之微乃嬰狗馬之疾遂甘巖壑之分每惟負 國恒自汗顏茲乃謬荷 一記存 特頒寵命既還其祿秩復 假以事權顧臣止足久安何敢望於隴蜀而今高華增重乃兼得於熊魚矧吏部統叙百寮爲天子平均四海必其至正乃不奪於干託之私必其至公乃不狃於愛憎之素必有獨運之才乃可以酌羣品而當其用必有獨照之鑑乃可以破似是而識其真至如臣者豈其人哉於正於公雖嘗自勵曰才曰鑑實則未能將何以仰副 九重之簡求俯答輿

情之屬望乎伏願 皇上收回成命俾臣仍守退閒別選殊材以充大任庶 聖主有資於治理而愚臣獲免於顛危臣無任祈請懇切戰兢之至等因隆慶四年正月十八日具奏奉 聖旨卿輔弼舊臣德望素著茲特起用以副匡贊銓務暫管已有成命不允所辭吏部知道欽此

議處商人錢法以蘇京邑民困疏

臣奉 召至京兩月有餘見得閭巷小民十分凋敝有素稱數萬之家而至於賣子女者有房屋盈街折毀一空者有潛身於此旋復逃躲於彼者有散之四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二

方轉徙溝壑者有喪家無歸號哭於道者有剃髮爲僧者有計無所出自縊投井而死者而富室不復有矣臣驚問其故則曰商人之爲累也臣又問 朝廷買物俱照時估商人不過領銀代納如何輒致貧累則曰非 朝廷之價值虧人也商人使用甚大如上納錢糧該是百兩者使用卽有六七十兩少亦不下四五十兩是已有四五六七分之賠矣卽得領銀亦既受累乃經年累歲不得關支小民家無餘貲所上錢糧多是揭貸勢豪之物一年不得還則有一年之利積至數年何可紀算及至領銀之時又不能便得

但係經管衙門一應胥役人等必須打點周匝纔得領出所得未及一兩而先已有十餘兩之費小民如何支撐所以派及一家卽傾一家其未派及者各爲展轉避逃之計人心洶洶不得以寧居也臣聞而憂夫至尊所居根本之地必得百姓富庶人心乃安而緩急亦可有賴祖宗取天下富家填實京師蓋爲此也其在 今日獨奈何使凋敝至此乎先朝公用錢糧俱是招商買辦有所上納卽與價值是以國用旣不匱乏而商又得利今價照時估曾未虧小民之一錢比之先朝固非節縮加少也而民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沾惠乃反凋敝若此雖屢經題奏議處寬恤目前然弊源所在未行剔刷終無救於困厄恐凋敝日甚一日輦轂之下所宜深慮必不可謂其無所處而任之也臣願陛下特敕各該衙門備查先朝官民如何兩便其法安在題請而行其商人上納錢糧便當給與價值卽使銀兩不敷亦須那移處給不得遲延更須痛釐夙弊不得仍有使用打點之費就中尚有隱情亦須明言一切懲革不得復爾含糊則庶乎商人無苦而京邑之民可有寧居之望也至於錢法不通已久乃是指點多端事體不一所致蓋小

民日求升合覓數錢以度朝夕必是錢法有一定之說乃可彼此通行而乃旦更暮改迄無定議小民見得如此恐今日得錢而明日不用將必至於餓死是以愈變更愈紛亂愈禁約愈驚惶舖面不敢開買賣不得行而嗷嗷爲甚臣惟錢法之行當從民便試觀當年未議錢法而錢行近年議之而反不行外省未議錢法而錢行京師議之而反不行則其理可知也臣願陛下特降聖諭行錢只聽從民便不許再爲多議徒亂小民耳目如此則人心自定人心既定錢法自通而買賣可行斯各得以爲朝夕矣古云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四

下本無事庸人擾之耳此二事者寔有人擾之於前乃相沿至今爲累臣目擊其弊誠念其關係非細不得不爲皇上言之伏望聖明裁鑒施行小民幸甚京邑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十六日具題奉聖旨覽卿奏具見爲國恤民之意錢法委宜聽從民便再不必立法紛擾商人一節該部看議來說

請禁章奏繁詞以肅朝廷疏

臣惟尚實之世不多言守法之臣無曲說况君上日有萬幾豈宜煩瀆而人臣進言當謹安可虛浮查得先朝章奏俱各簡實不敢繁詞近自三二十年

來率務爲支葉鋪綴連牘日新月盛有增無減曾不思蔓延長語徒勞 聖覽且言多意晦緒理難尋翻可窺匿事端支調假飾人臣奏對之理不當如此伏望 敕下該部嚴加禁約通行內外大小衙門凡有章奏務要直陳其事意盡而止不得仍前鋪綴違者聽該部科官參奏治罪庶存恭肅之體且還簡實之風其於治理所裨不細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初二日具奏奉 聖旨卿說的是近來章奏委多繁詞且語涉肆慢甚非人臣奏對之禮着便通行嚴禁有違的部院該科參來處治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懇祈 天恩 特賜罷免以全臣節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論劾大學士趙貞吉乞要罷斥隨該貞吉疏辯內有謂 聖諭考察科道臣欲藉手報復私讐彼上疏論止因此與臣相左致有韓楫之奏又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昭然在人耳目又謂臣宜復還 內閣不得久專大權等情臣不勝驚懼不勝惶愧臣昔病廢草野緣吏部尚書缺人荷蒙 聖恩起臣以原官掌管部事臣具疏懇辭未蒙俞允乃勉力就列以圖仰報萬一而是時貞吉亦有兼掌都察院之 命臣自履任卽與貞吉同出同入

且將一載固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乃昨奉 聖諭切責科道諸臣 命臣考察貞吉捧讀 聖諭亦舉手加額曰此 聖政也奉行若須從嚴覈勿事姑息乃合 上意其意欲臣邀與其事而此時臣自急未知所處旋乃思事體重大不敢專行卽具疏 請與都察院同舉以昭公道而貞吉不知謂臣且獨行此事矣遂有請止考察之疏及奉 欽依特允臣請貞吉當卽同臣入部考察竣事亦未嘗有一言之忤也今忽不意有韓楫之奏而貞吉遂以此爲辭大考察科道 聖諭也在 聖心必有獨見豈 皇上爲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六

敕旨故假臣以報復之地耶又豈臣之力敢請乞皇上爲此以遂其報復耶此 聖心所明與臣何預况今考察已完久矣曾否報復其事具在不惟在朝之人知之四海之人皆知之矣臣無容辯也至謂臣壞亂選法縱肆大惡不知臣曾壞何法縱肆何事如其然 國家自有憲典安所逃罪如其不然天下自有公論安可厚誣臣亦無容辯也臣自入 朝每見縉紳談及貞吉率多畏苦之辭至側目而視臣每爲解曰貞吉剛直慷慨又 皇上所簡用不宜率爾彈擊以故人言少止而貞吉亦自以臣爲知己乃今

以韓楫之奏遂反詆臣夫使楫之奏果是爲臣則前給事中張鹵魏體明御史王友賢蘇士潤皆曾劾貞吉者又何爲乎其理自明臣亦無容辯也獨念臣與貞吉同官翰林三十餘年近又同在內閣同受簡任分掌部院事朝夕相與乃誠意不能感乎貞吉之心一旦憤擊若此則臣之薄德不亦甚乎內閣翊贊皇猷吏部統領衆職卽有德者猶恐不勝況可以薄德甚者居乎至又謂臣當復還內閣不得久專大權夫身任事權臣之所甚懼也求謝事權以圖保全臣之所以日夜惓惓在念者特恐有違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七

託而不敢以爲言也今貞吉乃爲臣言至此則所以愛臣者厚矣但臣本係庸劣分當引退不當但求解權而止伏望皇上鑒臣懇惓將臣特賜罷免別選才賢以代臣任則國家之用人允當而德薄位高力小任重如臣者亦得免於顛危矣臣無任祈請懇切戰慄之至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具奏奉聖旨卿輔政忠勤掌銓公正朕所眷倚豈可引嫌求退宜卽出安心供職不允所辭吏部知道乞恩辭免兼任疏

臣惟內閣密勿之司所以贊襄大政吏部銓衡

之地所以統攝羣寮處其一也猶謂難勝矧乃兼之豈容易稱雖先朝屢有故事而在臣寔匪其人伏念臣本以驚庸謬躋樞樞筦參陪數月慨疾疚之嬰身棲遯三年矢功名之絕念乃值冢卿之缺謬蒙綸召之恩然陛下旣以銓務用臣則臣自當以銓務圖報苟辭難爲計則有乖委質之忠苟遠嫌爲心則有負特任之意用是殫竭心力鞠瘁夙宵不自憚一縷之才期仰副萬鈞之託而旣逾一載曾簒寸功果賢俊之咸升乎果儉壬之悉屏乎果綜覈名實吏治興乎果釐革虛浮士風正乎每自省循徒增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八

汗用之寡效旣抱負乘之憂久且彌深必致覆餗之咎此臣所爲衷懷踴躍不能自寧者也先曾引退未荷俞允然大馬猶知戀主敢再乞身顧奮直何以負山終當量力伏望皇上察臣綿薄之質憫臣孤子之踪准辭部事俾還內閣追隨三輔贊佐下風別選名賢專總銓務斯於邦治有賴亦於愚分獲安臣無任感戴天恩之至等因隆慶五年四月初六日具奏奉聖旨朕素知卿公正廉直掌選勿辭

再乞天恩辭免兼任疏

臣昔跼伏草野荷蒙 聖恩召還 綸閣俾攝銓衡
惟時閣臣有在先者臣居其次乃得竭其不肖之力
以甄叙材品少効涓埃茲者大學士李春芳得 請
致仕則 閣務爲重政本之地臣不得以暫離若仍
攝銓衡非惟勢有不能而理亦有所不可伏望 皇
上容臣辭免俾臣得同二輔專理 閣務庶於事體
爲妥而臣亦得以圖報於萬一也再惟天下之治亂
係乎人才人才之進退由於吏部掌吏部者若用一
正人則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天下向於治若用一
不正之人則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而天下向於亂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九

關若此誠不可以不慎也然所謂正人者又必有確
然不易之心然後可以肩當重任而莫之能撓有超
然獨運之才然後可以陶鑄羣流而各得其當非曰
但能守正便可以爲此也更望 皇上虛心以求選
衆而舉不惟其格惟其人庶眞賢可得 邦治有賴
吏稱民安之效可期而致也臣無任惓惓懇切之至
等因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具奏奉 聖旨卿元
老舊臣才望忠正兼選重務不允辭

三乞 天恩辭免兼任疏

該臣辭免銓務伏奉 御批卿元老舊臣才望忠正

兼選重務不允辭欽此臣恭讀 溫綸感激心骨念
臣攝銓歲餘曾無寸績而荷蒙 皇上信之彌深任
之不貳此子於父母所不能得者而臣則何以得哉
分宜祇承畢力仰答 眷知安敢再以爲言但大臣
共 國休戚事理所在義當爲 國求諸至當而後
已是以不避煩屑再瀆 宸嚴我 國家之事皆屬
臣臣題行閣臣擬票或未當則爲之駁正或未妥則
爲之調停不嫌異同務在參伍所以事多得其理而
人不敢爲奸是閣之與部不容混而一也臣昔以閣
臣奉 命攝銓而不敢辭既辭不得 請而不敢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

者實以名居大學士李春芳之次其駁正調停有在
而臣可以無避耳今春芳既解任去而臣又忝居二
輔之先若仍領銓務則自所題行自所擬票駁正調
停終爲未便是謂以水濟水誰能食之此其不可一
也又人臣不可操權太重今 內閣平章重事吏部
進退百官皆權所在也臣既忝閣臣之先而仍總吏
曹之職則操權不亦太重乎權太重非惟臣難以居
而 國體亦非所宜此其不可二也臣素任事安敢
憚鞠瘁之勞臣素朴直安敢微孫膚之譽直以事理
如此展轉再四不敢不明陳於 君父之前伏望

皇上鑒臣懇惓 容臣辭免斯於事理爲安事理安則臣心乃安所以竭犬馬圖報稱者始得展布而無不盡也臣冒干 天威下情無任戰兢誠切之至等因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具奏奉 聖旨已有諭了

四乞 天恩辭免兼任疏

臣本駑駘不堪奮負頃緣大學士李春芳去任累疏辭免部事而 委屬彌篤未 賜允俞臣實仰戴

鴻恩銘鏤心骨誓捐頂踵以奉周旋而不敢復辭也然黽勉月餘實思事理未便恐成瘵曠則又不敢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一

以明言夫樞軸之司政本攸在臣既不敢暫離而銓務繁多吏胥爲奸者衆臣一日不至則張主無人必壅遏防範弗密弊且叢興臣身既不能兩在則勢自難於兼理非惟顧此以失彼抑將彼此之交誤也若果成瘵曠則臣當有負 國之罪死不足贖矣伏望 皇上鑒臣懇惓 允臣辭免部事庶臣得以專精壹志畢力盡能承贊 休明少裨尺寸臣屢于天威無任戰懼誠切之至等因隆慶五年七月初九日具奏奉 聖旨卿兼部事秉公持正朕心嘉悅賜羊酒斗牛衣一襲銀五十兩以酬勞績不准辭

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疏

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答率衆款塞稽顙稱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陟晏然曾無一塵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覩之事而今有之實我 皇上聖德誕被 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 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 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 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黷虜怨憤自此擁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 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

今 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 朝廷處置得宜
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 天以安攘之機授我
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
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 內帑之
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
焉 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况彼輸誠叩
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
屈伏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
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 明
主威德於海內也故直受而 封錫之則可以示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獷之威實可以全 天朝之尊
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
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
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 先帝常
切北顧之憂屢下 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
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
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殘擾方尺寸之未成忽
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
而無功也今虜旣效順受吾 封爵則邊境必且無
事正欲赴此閒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

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中國什一之富
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
有沉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
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
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
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充根本可固而
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
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
虜狂故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
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旣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古

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取必於將來是
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
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
若不思 社稷之深計不識 朝廷制馭之微權苟
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
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
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
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
而反制於虜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
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 今

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 敕下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 賜敕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 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當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多壘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 君僨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 廟堂得坐勝之策而 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天下幸甚臣等幸甚等因隆慶五年七月十八日具題奉 聖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着兵部看議來行

披瀝懇誠辭免加 恩疏

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擬 加恩有功人員首

叙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賞世膺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 聖旨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聞 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皇上聖德孚格 神武布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未敢明冀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欲擬却邪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答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六

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仰贊 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 國之心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臨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於蹂踐生民免於戕劉客兵不調 帑藏不發卽邊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有專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旣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始見臣等爲 國之心始得少償夫旣得償爲 國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

不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卽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分當然所以仰報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而遂因以冒叨陞廕實所未敢此臣等懇惓血誠鬼神照察非敢有矯飾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 特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爲 國初心亦可以白原非有所爲也臣等無任祈望懇切之至等因隆慶五年九月二十四日具奏奉 聖旨卿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

斗牛衣一襲

恭繳 聖諭辭免加恩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七

先因西虜貢市事完該兵部論叙有功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議票具揭辭免伏奉 御批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 俞允茲因遼左大捷又該兵部論叙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 御批卿等運籌制虜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敕來行欽此疊荷 溫綸 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位台司謬蒙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效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言功伏望皇上特賜停寢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報稱斯於愚

分獲安所有 敕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隆慶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題奉 聖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敕來欽此

披瀝惓誠辭免 恩命疏

先因遼左大捷該兵部題叙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虜率衆歸降東虜大加挫衄咸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卽具揭辭免未蒙 俞允卽又具揭辭免又未蒙 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敕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勲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八

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命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敕奉行欽此臣等聞 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僭瀆 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爲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擐甲冑率士卒戰則爲戰守則爲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畧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 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

上左 萬幾無專職而其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尚爾流離風俗尚爾薄惡 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瘵曠之罪寔多即西虜歸降東虜挫衄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纔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等受 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溫綸迄 加恩渥寔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九

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 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冒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為幸大矣臣等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祈 請之至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六日具奏奉 聖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辭

問安疏

附安疏多皆

留中惟此疏發下落科

今日伏聞 聖躬益安中外臣民罔不懼忭乃臣切聞往哲有言調理疾病尤當謹於少愈之時蓋客火

初退不可有觸當以懲忿為要元氣初還不可有撓當以寡慾為要以此自持日復一日則客火盡消元氣盡復自壯盛矣此真調攝之術也 皇上聖明必然洞見何待臣言但犬馬微忠實有不能自己者伏望 皇上平氣寧神倍加靜養勿以思慮勞心勿以動作勞形節慎起居多進粥食以保衛 天和不止今日如此即大安之後仍復如此久之自然 聖躬強固精神倍增萬萬年無疆之壽端在於是臣下情無任忠愛倦懇仰望之至隆慶六年閏二月十八日具奏奉 御批朕知道了 疏上 上甚喜納連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

數次仍 命司禮監寫一幅置几上時閱之

恭建樓堂尊藏 宸翰乞 賜名額以崇 聖

澤疏

臣本庸陋遭際 聖明薦晉等階渥承 隆眷昔侍 藩邸講讀屢蒙 御筆大書褒獎暨臣歷官叨領 過 誥命 敕書共十七道又臣父祖俱曾歷官中外俱有領得 誥命 敕書世傳為寶但臣家素寒薄居室湫隘尊藏無所每懼其棄而莫可奈何乃臣自侍 藩邸以及今茲積蒙 頒賜銀兩多至千餘向未敢輕用近乃於臣原籍住居之北置地一區庀

材鳩工擬建層樓尊藏前項宸翰樓下擬建一堂以便瞻仰然思宸翰在上如觀天顏臣安敢自爲之名用是齋沐竭誠上請伏望聖慈俯賜名額以垂永世則不惟於聖澤增崇而臣子子孫孫世守於茲皆得以光戴於無窮也臣冒干威嚴無任戰兢懇切之至爲此謹具本親齋奏聞伏候敕旨隆慶六年四月十一日奉聖旨覽卿奏具

見忠敬樓名與做寶謨堂名鑒忠著工部製扁送安特陳際切事宜以仰裨新政疏

茲者恭遇皇上初登寶位實總攬萬幾之初所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三

有繫切事宜臣等謹開件上進伏願聖鑒特賜

施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伏候敕

旨

一祖宗舊規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

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

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心生玩甚非事體昨

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玉音

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傳徧京城小民亦無不

懽悅則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朝屏六

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出他人之口豈不

解體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皇上御門時收入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於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拏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繫屬人心伏乞聖裁

一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

時又奏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退出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三

門外待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常也至隆慶初

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

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

得知中間如有奸詭欺罔情弊何以照察今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

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後再行呈覽

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弭而皇

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門題奏

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

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上就從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議處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事必 面奏乃得盡其情理况 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於每二七日 臨朝之後一 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 見有當奏者即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急密切事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容臣等不時 請見其 開講之時臣等皆日侍

左右有當奏者即於 講後奏之如此則事得精詳情無壅蔽不惟 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一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未經議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望 皇上將一應章奏俱 發內閣看詳擬票上 進若不當 上意仍 發內閣再詳擬 上若或有未經 發擬徑自 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

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凡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當還當駁正與或情事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章奏俱 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逃矣伏乞 聖裁一凡官民本辭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未有 留中不出之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且本既 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 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 御覽而有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 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誤今後伏望 皇上於凡一切本辭盡行 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 明旨其通政司 封進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 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官 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關隔而亦可以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感其於治理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具題十三日奉 聖旨覽卿等所奏甚於

新政有裨具見忠盡都依行

以下四疏稿已具而未及 上附錄於此

擬陳黜官事宜疏

臣查得 先朝故事凡吏兵部推舉大小官員俱發下內閣看詳擬票至嘉靖年間 世宗皇帝英斷始於該部本上卽 御批點用然或點正或點陪或令另推 權固自 上出也至隆慶年間雖亦自上點用然只隨該部所推點其在首者更不少有異同是名雖取自 上裁實則該部自定倘所推有不公不當者豈宜遂任之乎今 皇上初登寶位一時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重

臣下賢否或未盡知乞於今後吏兵部推官本不論大小先 發下內閣看詳果用之當卽擬請 點發行如有該點陪該另推者容臣等具揭恭候 裁定如此庶官可得人而亦可杜臣下徇私之弊臣叨兼銓務非不知自由爲便然事有所不宜者只當爲國公言不致以便已爲計伏乞 聖明裁示施行

正 國是順民心以尊 朝廷疏

臣惟 國家所以強盛尊安雖有不逞之徒卒莫敢犯者以紀綱振而民之愛戴深也若紀綱廢則神氣弛神氣弛則人無畏憚禍亂四起若民心失則元氣

索元氣索則支離渙散邦本不固自昔嘉靖初年連有大同叛卒之變不能正法爾後遂有遼東之變又不能正法遂有山西之變又不能正法遂有振武之變又不能正法而今安慶之變作矣向使前此一次處置得宜則 國威有在人知所懲安得復有今日事乎然所謂不能正法者非不行法也彼時亦有叛卒受戮者矣顧真正巨惡莫敢誰何而徒毛取一二離齷之流苟然塞責其委曲於叛卒而遷就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叛卒知之而天下之人皆知之也至於官司則每加以激變之罪蓋叛卒難處而官司易治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重

易治者之加嚴正欲見難處者之當寬耳其委罪於官司而遮飾以圖了事之意非惟官司知之而天下之人皆知之也凡若此者皆是當時主計之臣暗懦規避不肯爲國任事而徒依違苟且於目前遂使六十七年間 朝廷之法大壞而不可收拾良可恨也故在今日者正當先正叛亂之罪而不必連及於官司若連及官司卽有輕重不倫則爲叛卒者必將曰吾輩雖有人抵罪而知府亦已不利則吾之計亦已得矣將使有術所地方有司何以行法軍卒有不利有司之行法者必將曰吾只閉城吶喊何愁有司之

不得罪乎若此者是率天下而亂也而何以爲 朝廷之紀綱哉夫即使知府誠有罪亦不當此時併論而况查志隆者本無激變之情甚有循良之政先是南京兵部尚書王之誥操江都御史張鹵巡按御史劉日脩見今巡撫都御史張嘉胤皆奏稱本官善政宜民地方利賴於叛卒事毫無干涉不宜加罪臣又訪得本官被逮時安慶百姓數千人追隨號哭聲聞百里今又有百餘人隨至京師上本乞留臣昨過長安街見百餘人長跪路旁號哭稱冤臣驚問之則乃安慶軍民保留知府堵失民心如此可重拂而不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恤乎况本官已經法司問明例當復職今安慶府雖已推有知府吳孔性然使查志隆他補則被叛卒利其去任亦爲得計而百姓乃大失望非所以勘亂而安民也故臣以爲寧使吳孔性他移而查志隆必不可動如此庶奸宄之志懾而國勢強閭閻之情通而國恩洽一查志隆固不足言也臣展轉思惟不能自己輒敢塵瀆 聖聽伏望 皇上敕下吏部仍令查志隆還任安慶府知府吳孔性另處他地使天下皆知我 皇上威有必伸非一毫之所可撓 明有必照非一毫之所可眩不惟可以振一時之紀綱

而萬世之紀綱由此以振不惟可以安一郡之民心而天下之民心由此以安其於治理所關非細

乞 恩辭免部事疏

臣昔告病家居荷蒙 先帝聖恩 召還內閣兼掌吏部事已二年餘矣臣於去歲曾五疏辭免部務未蒙 先帝俞允茲恭遇 皇上光登大寶實惟新政之初凡一應 政令與凡一應禮文俱屬閣臣議行且 先帝梓官在殯 山陵未造一應喪儀亦俱屬閣臣議行臣實竟日在 閣辦理更無時刻可以到部吏部進退百官治亂所係臣既身不能到若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別 委之人必至誤事此臣所以不得不言者也伏望 皇上俯垂鑒察容臣辭免兼任庶臣得以專心在 閣仰裨 聖政臣無任祈請懇切之至

又

臣荷 皇上倚任之隆自當勉強竭力摩頂放踵以報 恩遇而辭免部務安敢復以爲言乃事理在則有不得不言者夫部務固重而閣務爲尤重使得兼理何敢推辭若不得兼則當從其尤重者乃人臣陳力就列之義也茲惟 皇上新政之初機務旁午臣忝閣臣之首竟日辦理尚不能前而暇及於他乎

况辦理機務乃臣本職昨先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御榻前面授曰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輔佐則是先帝之專托固在於輔佐也臣既受輔佐之托自當日在左右奉贊萬幾而又敢及於他乎不暇及不敢及而不以辭則銓衡之職必至曠廢是又臣之罪也伏望皇上鑒臣非敢辭勞非敢釣譽非敢避怨非敢遠嫌實出一念爲國之心容臣辭免部務庶臣得以專心輔佐以副先帝之遺言以裨皇上之新政而部務有人專理亦不至於廢弛矣臣屢干天威無任戰兢祈望之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无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獻忱集序

國制聖旦暨元日長至皆稱賀然惟藩國留曹暨外寮五品上者具疏亦皆頒示定式無異同也若廷臣則賀若謂皆無疏近歲章奏盛其在今則節賀無缺言凡有瑞應必禮卿首請疏賀而諸司從之其大寮遷官暨有遣有賜皆疏而小臣亦間有焉可謂極盛矣予自遷國子歷詹府南宮皆視筴賀必草疏乃侍郎係御除當謝尚書大學士皆例當辭謝且叨恩隆渥遣賚爲多故謝疏亦種種間乃次第成帙名獻忱集藏簡中夫文以事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哉

事由時異斯集也庸紀時事云爾駢四儷六文云乎

嘉靖丙寅夏仲中玄子自序

獻忱集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目錄

獻忱集

賀雨疏

賀玉龜仙芝疏

聖節恭賀疏

賀冬至疏

賀雪疏

賀元旦疏

賀白鹿疏

賀日當食不食大謝禮成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目錄

一

三

賀白鬼疏

賀雨疏

又賀雨疏

賀瑞穀疏

聖節恭賀疏

賀白鴈疏

賀冬至疏

賀元旦疏

謝陞禮部左侍郎疏

謝賜牲醴脯果祭品疏

擬謝教庶吉士疏

賀平逆賊張璉疏

賀瑞穀疏

賀三殿工成疏

謝兼學士充大典副總裁疏

謝兼帝王廟分奠疏

卷之五

謝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疏

賀雨疏

賀龜生卵疏

二首

高文襄公集獻忱集

目錄

二

聖節恭賀疏

賀瑞穀疏

賀白鵲疏

賀冬至疏

賀雪疏

賀元旦疏

謝禱雨遣祭告疏

謝賜祭品疏

謝賜表裏鈔錠疏

賀雨疏

聖節恭賀疏

賀 聖體平復還宮疏

謝遣 文華殿代拜疏

賀兩疏

賀瑞芝疏

辭免重任疏

謝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疏

謝 遣陪祀 帝社稷疏

謝施藥完 賜銀兩表裏疏

謝 賜大紅金彩飛魚羅衣疏

高文襄公集

獻忱集

目錄

三

謝 賜紵絲金彩雲鶴衣疏

謝 遣祭 先師孔子疏

辭免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疏

謝入閣 迎和門叩頭疏

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疏

謝入直疏

謝賜 御膳疏

謝 遣方澤分獻疏

謝 賜麒麟羅衣疏

謝遣 紫宸宮上梁祭告 賜銀兩表裏疏

謝遣 園丘分獻疏

謝 賜蟒衣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目錄

四

十三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獻忱集

賀雨疏

奏為恭賀 靈雨應祈事惟時金風扇物品彙收功
乃火日揚暉歷旬不雨我 皇上躬叩 雷壇虔申
祈禱 建禮聿始甘澍隨零臣等誠懼誠忝稽首頓
首稱 賀者伏以 玄德潛孚乃幹旋乎造化 神
功昭應遂溥洽於寰區物無疵癘之憂歲有豐登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望惟騰庶類慶賴 一人欽惟 皇上 道貫二儀
心涵萬象雨暘寒燠悉從 念用之疇歲月日時咸
若在齊之政顧茲伏暑暫涉驕陽慮成旱暵之災預
竭 明禋之禱果符靈格立致休嘉始霑霖霖之
恩郊原生色終滿滂沱之澤草木增榮銷氛祲於域
中滌胡塵於塞上蓋 精誠既至雖高遠以必通矧
款眷素隆宜 鑒答之如響彼詩稱雲漢民已敷
其才遺叩史著桑林效猶遲於七載寧如 今日獨
邁前聞豈惟占三務之有成定用見 九重之多祖
臣等叨侍從後功莫與於為霖泰師儒先化有慚於

時雨徒感 生成之造難將涓滴之私伏願 帝眷
彌隆 天庥滋至五風十雨常書大有之年萬載
億齡永保 泰亨之祚臣等無任

賀玉龜仙芝疏

奏為恭賀 上瑞事茲者 聖誕屆期該總督尚書
胡宗憲進到仙芝五大者盈尺玉龜二有雄有雌稽
諸往牒謂徵 上壽萬億之慶端在於斯臣等誠懼
誠忝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玄德格 天 洪
禎曠世疊呈異彩交驗祥經臣等竊惟龜列四靈而
純素者上芝含五德而孔碩者希得之信難乃萃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朝之盛有即為瑞况當 萬壽之期理自可知事真
創見欽惟 皇上德孚 穹昊 道貫神明 中和
成位育之能 信順達雍熙之化珍毛寶羽既紛應
於圖書共穗連莖復駢登於簡冊方興未艾屢出愈
奇乃採山而得芝挺然特秀因掘地而獲蔡爛若雙
蹲惟茲神物之興必是太和之結而乃靈根深抱久
全歛息之功精氣潛通妙致延年之益神異允稱乎
玄武貞姿實應乎瑤光居勝著進出同河洛交映
虹流之口顯彰 天錫之符昔者軒皇有道固致文
麟唐帝歷年階生神筴傳之信史已為闕聞固未有

合動植以爲祥竝日時而薦祉迥超乎古獨美於
今者也臣等快覩休嘉舉忻忻而有喜仰摠 讚頌
實蕩蕩以難名伏願 駿命隆昌 鴻圖鞏固 九
五福日康日壽備膺箕範之疇 八千歲爲春爲秋
茂衍莊椿之算臣等無任

聖節恭賀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三十九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聖主當陽光啓 泰亨之運 皇天眷命弘
開 震夙之祥 舜日重華 堯年正永聲神人而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三

胥懌均夷夏以交懽欽惟我 皇上道合神明 心
涵造化 惟恭惟默茂貽嘉靖之休 允武允文丕
建中興之業肆 神功之已極乃 聖敬之愈純
齋戒以事 玄穹 對越不忘於夙夜 惠鮮而保
赤子艱難常軫於歲時是以 上帝顧歆殊旆叢委
履至和於 五位 達大順於多方卿曜甘泉盡
發乾坤之秘賴莖素纈紛呈川岳之奇茲者 金錄
延禧慶逢 初度 璫光薦瑞兆協 長生率土萃
其梯航充庭陳其玉帛嵩聲動地見四表之尊親虹
氣徹霄識百靈之孚格自茲 萬有千歲偕箕翼以

常新卽今三十九年如日川之方始臣等久塵法從
叨領成均 壽考作人載賡雲漢爲章之雅 康寧
歛福竊衍彝倫攸叙之疇莫罄揄揚惟深忤蹈伏願
洪釐綿遠 景祚隆昌治則 君教則 師邁虞
夏殷周而獨盛覆爲 天載爲 地配高明博厚以
無疆臣等無任

賀冬至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三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恭

遇 冬至令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黃宮氣復肇臨剛長之期 紫極春回不迓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四

鼎來之祉禮特隆於亞歲時茂對於新陽惟是 熙
朝宜茲 大慶欽惟 皇上凝神宥密 受命溥將
文武弛張體乾坤之闔闢 聰明洞鑒如日月之
照臨 靜則淵默以雷聲 動乃雲行而雨施在齊
七政畧緯順而寒暑時九釐百工禮樂興而刑罰中
遂臻協氣爰釀太和百穀用成昭受屢豐之貺四靈
畢至備呈 上壽之符茲者律轉玉衡光回珠斗義
爰觀象驗至日於地雷堯曆授時正仲冬於星昴八
風從而兆序萬彙毓以向萌蓋惟 叅贊功深消羣
慝於六陰之極故乃 裁成道妙致亨期於七日之

開 帝眷惟新方衍無疆之祚 仙齡正永益綿滋
至之麻臣等奉職明倫幸君子之道長順時造士忻
化國之日舒不勝 星拱之誠特效嵩呼之祝伏願
璇圖鞏固 寶曆明昌 洪範錫神禹之疇茂膺
多福 泰元增軒后之筭勿替歷年臣等無任

賀雪疏

奏爲恭賀 靈雪事我 皇上以入冬未雪 躬申
虔禱果符 靈感 瑞應顯彰臣等誠懼誠忤稽首
頓首稱 賀者伏以 雷壇祈事特 軫民依 雪
澤應祈普昭 神貺仰 蒼靈之鑒佑知 玄德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五

格孚多稼滿望於甫田有年將書於信史豈伊美利
尤見 蕃禧欽惟 皇上綏靖嘉師 彌綸元化
政修六府先知稼穡之艱難 念切庶徵常恐陰陽
之愆伏顧玄英之久馭尚素液之未流雖旱暵不至
爲災而 宵旰已歷諸慮乃殫 誠惻專叩 高穹
然 歆眷素隆匪朝夕之故况 明禋既至雖幽睿
必通是以力挽恒暘頓回和氣誕降六花之瑞式呈
五穀之精因彼重陰應水澤腹堅之候洽茲深渥迎
上膏脉發之初螟蝗蠹賊全銷疵癘妖氛盡滌仰識
九重之愉悅佇聞四野之謳歌臣等職任師儒愧

乏程門之教班聯侍從慚非梁苑之才無補 天工
徒歌 帝力伏願 洪釐茂介 景貺駢臻 國泰
民安四海肇金甌之固 時豐物阜萬年調玉燭之
和臣等無任

賀元旦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年正月初一日 元旦令
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泰元
增筭祥迎 寶曆之新 夏正馭時政協璿衡之始
鼓太和於萬類納 乾祐於 九重惟茲 極治之
朝宜是 履端之慶欽惟 皇上道侔 玄造 德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六

育黎蒸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莫測 堯天之廣大
得位得祿得名得壽共瞻 舜日之光華 駿業
寢昌 鴻禎誕受蓋惟 悠也久也弘收 覆載之
功是以 巍乎煥乎獨冠古今之烈茲者盛德在酉
屬 龍飛四十之春 休命用申衍鳳紀億千之運
會三辰而肇祚大一統以標年 黃道天開乍覺條
風之動 紫垣星拱先占淑氣之歸瑞擁 蓬萊獻
歲集萬方之玉帛惟騰 閭闔祝釐萃百辟之冠裳
人心所孚 天意可識 皇則欽福方隆有美之麻
帝乃與齡益篤無疆之祚臣等猥從班列虛歷歲

時桃李深培忻際陽春之布德菁莪樂育恭逢 壽
考之作人椒頌擬陳葵心更切伏願 璫圖靖謐

玉燭調和 書同文而行同倫聲教永敷於四海

地保安而 天保定 純禧茂介於萬年臣等無任

賀白鹿疏 出商南山萬壽宮前芝叢中

奏為恭 賀瑞鹿事我 皇上四紀方初履端屆節

乃有白鹿仙芝貢自 西土應期而至惟 聖人大

德得壽厥有明徵惟 上帝申命用休茲為大驗

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可識已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

首稱 賀者伏以嶽興神物 天發貞符用告 長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七

生獨歸 至聖按諸契牒本為列宿之精稽以圖經

可證千齡之色豈偶得者實有致之欽惟 皇上德

合 重玄 心含元始 盡輔相裁成之道 極中

和位育之功惟山川鬼神悉皆受職暨鳥獸魚鼈罔

弗歸 仁協氣旁招時見四靈之至同聲相應式彰

百祿之宜乃即金方載呈素毳惟仙所馭紫芝特

覓於商山為 王者祥白鳥偕游於周園朕 瓊階

而濯濯信是來儀瞻 藥闕以踰踰如將率舞昔軒

皇之世曾作使以獻環迨老子之生實托乘而降李

乃於 今日克驗前聞况出當福地適符 萬壽之

名且來及 昌辰正屬三元之會其為 靈應尤邁

恒倫仰占 昊眷之彌隆益卜 仙齡之無極臣等

恭逢 盛世快覩 奇禎擬同嵩嶽之呼何啻華封

之祝伏願 緝熙純嘏 保合太和 天皇萬八千

年曆數莫窮於鳳紀洛範五十六字福徵備協於龜

文臣等無任

賀日當食不食 大謝禮成疏

奏為恭賀 大謝禮成事惟月辛卯日當食乃雲護

不見且自申至酉全無晦昧應是不食此 上天之

至畚也我 皇上感 恩罔極恭舉 大謝禮成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八

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玄德動

天不荷非常之眷 明禋饗 帝特申大報之誠

嘉薦昭升 蕃禧倍至欽惟 皇上道符兩在 德

合三無 扶陽而抑陰普錫文明之化 體信以達

順弘收叅贊之功六符正而三階平五氣調而四時

序乃者日當會朔辰弗集房牲鼓徒戒於有司弓矢

虛陳於庭氏懸思曦馭方虞神驥之靡寧翹望若華

共喜祥烏之如故豈藉煙雲之蔽實無毫髮之虧晶

光直透乎重陰晡景猶輝於蒙谷蓋 聖人欽崇

天道以和召和故 天心仁愛 人君當食不食轉

移之速若此幹旋之妙可知然猶不自爲功欲報之
德祗嚴 秘宇備修三日之彝儀寅奉 崇霄殫
竭 九重之悃款 明信既至知 神心之格孚懽
忻交通見 靈貺之昭答增衍無疆之慶益徵莫大
之祥臣等幸際 熙朝欣觀 綽典受 恩莫報傾
心徒切乎葵丹感 德難名紀盛有慚於竹素伏願
乾剛永攬 離照常新 巍然煥然四海仰 堯
天之浩蕩 高也明也萬年瞻 舜日之光華臣等
無任

賀白兔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九

奏爲慶 賀瑞應玉兔事惟月七日恭遇 皇上
景命之辰該南京錦衣衛指揮徐繼勛進獻玉兔應
時而至 玄錫非常寶兆 皇上無疆之壽臣等誠
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寶度迎禧玉衡
薦瑞生而異稟應盛德之在金來若有知協 吉日
之惟卯顯彰 神告增衍 聖齡自非 昭格之素
深何致 眷歆之愈篤欽惟 皇上德配二儀而裁
成則妙 心涵萬類而茂對以時 顯比以用三驅
視解而寬四網武夫向化歌肅肅於中林耆耆銜
恩樂嬉嬉於壽域太和充盎 上瑞駢蕃凡在舟

車所通皆應圖牒而至惟茲神物本謂星精爰會
昌期特呈雪彩蓋通靈變化越五百歲則然乃引類
來儀在四三年者屢映明蟾於月窟偕素鹿於 天
廷搗藥還丹仰效 長生之助忘蹄得道明昭 久
視之徵 天惟申命用休地故不愛其寶臣等疊逢
盛事倍切忭私擬賦梁園才有慚乎脫穎書祥
文固技欲效於濡毫伏願 佑命彌純 保定孔固
鳥獸魚鼈咸若溥沾 率育之仁龜龍麟鳳來游永
洽 時雍之治臣等無任

賀雨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十

奏爲恭賀 靈雨應祈事我 皇上以入春未雨恐
成旱災乃叩 雷壇恭申虔禱果符 靈格甘澍溥
零臣等誠懽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未患先
圖每勞 宸慮有禱輒應乃見 天心蓋水旱有數
存焉雖堯湯不免而感通之理大矣惟 聖人則能
自非握造化之機何以妙幹旋之用欽惟 皇上兼
總六合 驅馭百靈 念切黎蒸常圖易於寒暑
憂先稼穡乃知逸於艱難顧彼恒暘漸經旬月雖聞
候尚晚農功未遲而時澤稍愆 皇情所軫遂舉
明禋之典特申 籲告之誠感召乃速於置郵 鑒

答有同於合契驕陽頓改興油雲浹日之開協氣端
回霽甘雨四天之下散郊原而優渥遍草樹以芳菲
濯芒之蕃可登於夏薦流根之潤佇合於秋成歲卽
望豐鬱將息解仰 神貺之昭達見 帝力之玄通
彼周王以社以方所不足道卽炎帝曰雨則雨亦何
以加臣等知 和氣之致祥滿擬大田之多稼矢
取禾之詠徒愧素餐廢擊壤之歌難名 洪造伏願
茂膺多福 永綏萬邦十日雨五日風休應備徵
於箕範九年耕三年食蓄儲遠邁於周官臣等無任
又賀雨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上

奏爲恭賀 靈雨應祈事我 皇上先以入春不雨
既禱既應茲又以入夏不雨更 壇重禱復獲 靈
雨遐邇霑足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
以 聖誠昭格有至再之虔 神錫顯彰乃不一而
足以此召彼如響應聲農消望歲之憂史紀有年之
瑞欽惟 皇上寅奉 上帝 綏懷萬邦暑雨祁寒
恐一夫之不獲西成東作知三務之惟艱頃以亢陽
特申 雲禱雖轉移甚速立致甘霖而旱暵方殷尚
存餘烈愈切 憂勤之慮載殫 籲告之忱果協
睿謨迄臻 靈貺西郊既密始霑霖霖之恩南山且

隋終遂滂沱之澤遍公私以優渥動乾坤而滿盈疵
沴全銷塵氛盡滌種皆誕降允資梅潦之黃苗則勃
興快覩稼雲之綠固知 神明之德符 玄造以潛
通變化之功隨 皇情而廣運革陰陽之常數易休
咎於庶徵慶在 一人懽同萬類臣等幸逢 熙世
恭遇 嘉祥共荷霑濡知 生成之有自徒深感被
敷涓滴以無從伏願 帝眷彌隆 天庥滋至 欽
箕疇之福曰 壽曰富曰康歌禹謨之功惟修惟和
惟叙臣等無任

賀瑞穀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上

奏爲恭 賀瑞穀事時惟 聖誕迎禧之始乃 御
田官獻上 瑞穀四十九本中外慶美實我 皇上
玉食萬年兆民永賴之符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
稱 賀者伏以植物歸 仁珍圖應 聖稽諸神契
謂帝王安富之徵參以祥經謂國家和一之象乃呈
舜畝更協 堯年尤爲希曠之禎彌顯 駉蕃之
眷欽惟 皇上叅贊化育 貫通神明夕惕日乾欽
若 昊天之命春祈秋報深軫小人之依 聲德升
聞 靈心瞻答自昔屢求甘澤輒有曰雨則雨之神
乃今 誕降嘉生益著以和召和之驗協氣旁流於

海宇休徵先見於 天田同本者見元化之會通異
德者表資生之廣博况數當大衍用著之數而時正
東華注算之時相推不窮實用爲兆薦嘗 寢廟
於昭 有道之曾孫宣付史官不數獻祥之唐叔率
土播豐穰之頌惟 皇欽康富之疇臣等幸際 熙
朝忻逢 盛事大田多稼戴 玄造以難名不稽取
禾愧素餐之無補伏願 天純佑命 邦永孚休
萬壽無疆叶曲風七月之祝兆民允殖勸禹謨九功
之歌臣等無任

聖節恭賀疏 是日丁卯正逢景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三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
上 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
伏以 聖人大德得壽欲至萬年 上帝申命用休
方茲四紀乃 璫光之貫月適 寶度之臨纒尤謂
頤符益徵 純嘏欽惟 皇上彌綸 元化廣運
玄功蒙被羣生浹肌膚而淪骨髓涵濡異類靈動
植而洽潏翔大有孚 上吉之占既醉備 太平之
福時則貞元載會震夙重臨當盛德之在秋叶 吉
日之惟卯誕膺 景命光應 昌期揆 初度以驗
攝提若契之合遡泰元而衍神笑如環無端詎惟年

所多歷振古獨隆而實 曆數方延自今伊始 九
天閭闔藹流虹遶電之祥萬國衣冠盤就日望雲之
願禮修五贊樂奏九韶鋪張極盛之容褒對 維新
之眷祝 洪釐之簡簡聞呼萬歲者三頌 峻德之
巍巍曰與五帝而六臣等恭逢 聖代叨任賢關
遐不作人 壽考載廣夫周雅 久而成化恒貞竊
贊於義爰徒切葵心靡將芹悃伏願 邦家靖謐
弗祿熾昌 修邁廣成越千二百齡而益永 卜超
郊廓歷三十六世以無疆臣等無任

賀白鴈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五

奏爲恭 賀鴈祥事茲者 淮王進獻白鴈二隻皎
潔出類允爲 嘉祥乃我 皇上玄德格 天丕承
篤佑 福祿萬年之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
稱 賀者伏以 天元馭統正當迎日之期澤國效
琛適薦隨陽之鳥接羽儀於鷁鷺比容質於瓊瑤於
昭 聖壽之無疆用示 貞符之畢備欽惟 皇上
中和建極 信順成能 中興邁鴻鴈之歌 遐福
叶駕耄之頌 四征九伐寧傳穿塞之書三帛二生
誕受多方之贊 治既登於壽域事多驗於祥經
乃眷 藩宗載呈羽族鳴飛惟偶粹美而純信文圖

之禽如彼濯濯共虞廷之獸相與踰踰况南北知時
後先識序較周代越裳之貢性乃獨靈視漢家東海
之顏色爲最上雖感氣而至皆本太和然 有道則
生豈非神物必膺 特異之眷乃獲 非常之休臣
等幸漸鴻遠叨趨見列快覩聯翩之瑞倍深率舞之
誠伏願 駿命彌昌 龍圖永固 恩覃異類處皆
可俯之巢 化洽時雍行致來儀之鳳臣等無任
賀冬至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年十一月初六日恭遇

冬至令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五

小至標時統協 天元之正 大來輯慶運符 君
道之昌序式兆於三微 福益增於百順 熙明天
啓陰慝冰消欽惟 皇上闔闢神機 張弛化理
德涵庶類天地之大曰生 義正萬邦霜露亦無非
教 極輔相裁成之道 積高明博厚之功茲者律
應黃鍾灰飛玄籥周圭測景乍增一線之長漢曆占
星正合聯珠之瑞播新陽於寰宇集 景祐於 宸
居 視履考祥敦復得中行之吉 對時育物體乾
敷資始之仁四海交歡 百靈竝助 剛大輝光之
德與陽俱升 壽康昌熾之休如日方永臣等叨承

恩沃幸際 亨嘉嶰竹吹噓寒頓忘於芹水菁莪培
植煖初籍於橋門特因七日之來敬獻 萬年之祝
伏願 洪圖鞏固 玄貺駢蕃 理物承 天行健
永期乎不息推筴迎日 履長用衍於無疆臣等無
任

賀元旦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一年正月初一日 元旦

令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攝提

貞孟陬統建夏時之正泰元授神筴朔迎軒曆之新

忻萬物之咸昌賴 一人之多祉自今伊始長發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六

祥欽惟 皇上峻德難名 玄功莫測 行神鬼而
成變化獨契 天心 昭日月而震雷霆大畏民志
叙九疇而欽福 齊七政以釐工俾雨暘寒暑罔
不若時暨草木昆蟲舉皆遂性茲者勾芒馭令太簇
旋宮替三百六旬之初屬七十二候之首東皇端月
有開 王道之端 南極壽星增衍 聖人之壽
考履祥而元吉 應乾德以光亨開闔闔於九天共
慶三朝之旦執玉帛者萬國正當肆覲之期協氣蒸
雲懽聲動地 瑤圖靖謐偕鳳紀以維新 寶命隆
昌隨鴻鈞而竝泰臣等叨陪侍從忝職師儒春禮樂

而冬詩書荐經歲改外小人而內君子方幸朋來乃
廢械櫜之章庸代椒花之頌伏願 福侔川至 祚
與日升八千歲春八千歲秋綿 聖齡於無極五百
里荒五百里旬訖 文教以惟均臣無任

謝陞禮部左侍郎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嘉靖四十一年正
月二十七日准吏部咨奉 聖旨拱陞各陞禮左右
侍郎欽此臣特奉 御批尤係殊常 恩命榮幸感
激倍萬恒品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
首稱 謝者伏以華階躡踐真 寵渥之自天 御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七

筆親除更輝光之耀日 恩深踰分感極忘身竊念
臣本以草茅粗知章句早躋甲第卽玷玉堂金馬之
班荐晉官聯乃忝壁水橋門之長旣餘廿載曾乏寸
長方顯黜之是虞豈超遷之敢望惟春官治神人而
和上下惟侍郎貳宗伯以率羣僚顧臣何人濫塵茲
選文章可述愧非班馬之宗工寅直惟清奚稱夔龍
之亞旅况承 異眷尤邁恒倫茲蓋恭遇我 皇上
至德淵微 玄功溥博 明如日月四方之憂隱畢
通 威若雷霆九有之妖氛盡滌 用中建極 知
哲能官會儀曹竝闕於參陪偶銓省誤推於愚劣正

懼溫竿之弗稱乃蒙 采菲以不遺由東序而入南
宮覺雲霄之愈近越右班而登左席接台斗以爲隣
豈曰 俞哉實出 非常之簡亦旣進矣仍叨不次
之榮詎意凡才謬茲 殊錫不可報者 大地之德
莫能解者犬馬之誠臣敢不誓竭赤忠勉酬 洪遇
禮樂自 天子出式共欽承邊豆則有司存率先贊
佐雖捐軀而不顧何銘心之足言伏願 寶命彌隆
瑤圖益固日升川至茂迎 昌熾之休獸舞鳳儀
永享 文明之治臣無任激切感戴 天恩之至

謝 賜牲醴脯果祭品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六

奏爲恭謝 天恩事本年二月初十日 景惠殿祭
三皇禮成伏蒙 聖恩以收回牲醴脯果祭品
頒賜到部分送到臣惟時臣謬知貢舉 陛辭在院
茲竣事出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仰惟 皇上好生
之德竝於乾坤 博施之仁洽乎寰宇爰推 聖濟
之始載崇美報之儀屬馨香之旣登荷 膳脈之均
逮臣莫與駿奔之役冒叨 駢錫之恩正席先嘗侈
輝光於俎豆敬事後食矢報稱於涓埃伏願 景祐
日中 太保 旋其元吉萬年乎大慶之占
又用平康四海受 惟皇之福臣無任感戴 天恩

之至

擬謝教庶吉士疏

時有翰吉之選當道擬余教書故有此作俟有旨擬選遂已

伏以 鳳閣掄材忻際文明之盛 鸞坡造士幸叨

任使之榮况仍南省之崇班載攝北扉之華秩官與

事其並美感及懼以交深茲恭遇我 皇上總攬乾

綱 貞明離照 德合天德合地為帝為皇 作之

君作之師乃神乃聖茲者舉瀛洲之妙選發蘭堂之

秘藏彙聚時英弘開賓館譽髦斯士特簡師模顧茲

疑丞輔弼之儲豈在言語文字之末誠欲教學以相

長必須華實之兼優如臣者學愧淵源寧堪待問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五

非山斗何以服人而乃領玉堂金馬之班當鼓鑠甄

陶之任其胡能淑深用為慚第 渙命之難回徒震

惶而無措敢不祗承 德意嚴設訓條俾知立心以

忠為主乃可事 君俾知檢身以禮為先乃能成學

於是通以世務然後校其詞章藹藹多吉人擬矢音

於此日休休無他技若有個於將來庶 聖主育賢

之典不涉虛文而愚臣報國之心可臻實效伏願

天佑則實 帝資惟良 壽考萬年永敷棣樸菁莪

之化忱恂九德常集臯夔伊召之臣臣無任

賀平逆賊張璉疏

奏為恭 賀捷音事茲者廣東連年之逆已就擒獲

實我 皇上神武布昭 上玄感應 天地宗社協

佑之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天聲雷動廓萬里之妖氛露布星馳靖數年之大慙

制勝若神明之速成功無剋刻之淹嶺海底寧寰區

播頌恭惟 皇上 乾坤並大日月齊明 文德誕

敷暨朔南咸訖聲教 仁恩淪浹有血氣莫不尊親

何物蠢頑肆行悖逆居然負固甘為游釜之鱗率爾

稱兵敢奮當車之臂上厪 廟畧遠致 王師開以

脅從罔治之途按其倡首必誅之罪果符 成算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五

縛渠魁遂解散其蜂屯且搗夷其鼠穴昔高宗鬼方

之伐迄三載以方平即虞帝有苗之征遲七旬而後

格豈如今日獨邁前聞此乃 皇上德合 天心而

天助其順 道通 神運而 神相其成是以

令若風行威同電掃策奇動於不戰洽 至治於無

為非人力所能與也臣等才有愧於非熊莫效鷹揚

之績勞未伸於汗馬徒觀虎囊之藏遙聽凱歌共深

忭舞伏願 邦家靖謐河海晏清作 君作 師而

寵綏四方保鴻圖於有永曰 康曰 壽而歛時五

福凝 駿命以無疆臣等無任

賀瑞穀疏

奏爲恭賀瑞穀事茲惟聖誕伊邇乃內苑進獻瑞穀一莖三穗者二一莖二穗者三十有一實我皇上受祿於天時萬時億之徵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天惟降康地不愛寶是生神物表陰陽訢合之符爰會聖辰示弗祿永昌之兆惟騰萬宇慶在一人欽惟皇上貫通神明幹旋造化誠能饗帝信黍稷之非馨仁以育民知稼穡之惟寶至德所召諸福咸臻休備庶徵雨暘燠寒時若功歌九叙水火土穀惟修茲者大有既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三

偏於寰區上瑞特呈於禁苑異穎則虬翔鳳翥同稔則璧合珠聯后稷樹而勾芒耕藉神功之默相倚雲裁而和露種荷帝澤之先霑故乃繁滋尤爲殊絕彼露醴星華匪切生民之日用卽遊麟鳴鳳祗爲盛世之羽儀豈若農祥實關邦本況取其數則參天兩地實準兩儀而推其義則一本萬殊遂當萬物今兕觥稱壽正叶幽風七月之時且虹渚流華方迓天子萬年之祉明告無疆之證彌彰有美之休臣等幸際熙朝恭逢盛事粒民讚禹愧無補於天工耕食歌堯詎敢忘乎帝力伏願

金甌鞏固玉燭調和曰富曰康欽五福以建

皇極多黍多稌綏萬邦而屢豐年臣等無任

賀三殿功成疏

奏爲慶賀事茲者三殿告成殿門名額特出聖裁光前耀後允定萬年之業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賀者伏以龍圖鼎建宸居益壯於山河鴻號渙揚天德彌光乎日月培弘基而有永膺篤眷以維新百辟瞻依九圍頌戴欽惟皇上繼六七作聖賢之緒致四十年熙洽之休若作室旣勤垣墉迨未雨綢繆牖戶敬天勤民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

三

是急恒卑夏禹之官修內攘外弗遑復考周宣之室茲屬明堂之再造特摠肯構之闕謀斷自聖心繩其祖武爰率作以興事乃鳩工而僦功雖蒙天語之溫經始勿亟其若子來之衆悅以忘勞不日告成衝霄特起聳千楹而赫奕疊萬拱以峻嶒金殿當頭閭闔正開於黃道玉樓分峙鈞陳環衛乎紫垣可以舞兩階之羽干可以闢四門之耳目既大備其經制載肇錫以嘉名惟皇建極惟皇建中義特先於表正昭德以文成功以武法兼用於弛張臣民歸會則四海爲家政治弘宣則萬方丕式

聖神繼天之道盡在其中 帝王御世之規不出
乎此高標瓊榜倬雲漢爲章於天徧列璇題以山龍
彰施於色非 天子不制度獨超千古而煥然惟
明王能得師乃兼三代之作者九副中興之運况符
聖誕之期俾熾俾昌鞏金甌而益固時萬時億綿
寶曆以無疆臣等材愧棟梁身叨廊廟堯階就日不
違咫尺之天漢殿呼嵩幸借方寸之地豈徒拭目實
共傾心伏願 宗社尊安 邦家靖謐八荒 禁闥
北辰常拱於衆星 萬壽公堂 南極永輝乎
帝座臣等無任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三

謝兼學士充大典副總裁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嘉靖四十一年八
月初三日准吏部咨該 內閣題爲重錄 大典事
奉 聖旨以臣拱兼翰林院學士充總校官備咨到
臣職親地遂 恩鉅人微榮動縉紳感徹心骨除赴
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寶謨再錄幸窺 雲漢之章玉署重躋曲荷 乾
坤之造蓋東壁圖書 先猷特重而北扉班序 昭
代最優有何異能臻茲 殊簡恭遇我 皇上道通
三極 功冠百王 煥乎文章兼 聖明之作述

不哉承顯觀 文武之烈光仰惟 成祖之閱編不

啻周家之大訓特書善本副在秘藏顧細帙縹囊動
逾萬卷且赤文綠字體備諸家模寫譬則繪天披閱
猶之觀海以領是任必需其人臣才不通方愧楊雄
之識字學徒稽古慚劉向之洽聞乃被 選掄俾參
綜理抽書金匱縱瞻 天府之星辰分直石渠親踐
蓬山之雲氣典司既美名秩仍華不意鴛乘查負之
材獲遘附翼攀鱗之會敢不奮策綿力鳩率衆工染
翰鳳池聽春蠶於筆陣離文虎觀搜亥豕於墨莊更
加嚴省於日時罔致虛糜於餽廩哀成竹素垂托汗
任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三

謝遣帝王廟分奠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一年八月十九日祭
歷代帝王該太常寺題奉 聖旨遣臣拱分奠臣
初蒙 遣命倍切感忭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
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國之大典在祀而
帝王之祀特隆廟以有事爲榮而裸獻之榮尤重豈
期 恩遣遽逮愚臣思勉致於齋明懼弗堪於對越

茲恭遇我 皇上惟精惟一 道追千古之隆作
君作 師治極一代之盛 嚮用五福 懷柔百神
惟正統所歸歷邇大猷於上世乃彝章有在載修明
祀於中秋遂使兩府亦分盥薦念臣忝秩宗貳深慚
寅直之惟清非顯相才何有肅雍之秉德獨以司存
於邊豆濫叨趨役於廟庭敢不殫竭微忱祇若 嘉
命執事有恪不徒奔走以爲恭奏假無言庶或 神
明之克享伏願 大觀以化 建極而昌 壽軼天
皇越萬八千年而益永 曆超周代歷三十六世以
無疆臣無任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圭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訂校
馬之駿

獻忱集

謝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該 內閣題奉

欽依以臣拱改吏部左侍郎仍兼學士掌詹事府事

照舊總校重錄 大典臣不勝榮忭不勝感戴除赴

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法從衆聯方幸校書於 禁秘銓衡攝秩更叨綰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於宮端豈期孤陋之踪疊枉 殊尤之錫超踰已甚

稱塞愈難茲恭遇我 皇上大德格 天 至仁凝

命 聖神廣運合覆載以難名 文武弛張冠古今

而爲烈取人也器葑菲不遺建官惟材棟榱各具顧

茲華重之地宜付端良之賢臣識量至微品流最劣

猥承末學徒襲書生陳腐之談濫旅僑游曾乏承明

著作之効乃遷東序載副南官旋領玉堂金馬之班

謬綜天祿石渠之役無功徒食愧貺特之胡瞻有

命疏榮驚熊魚之兼得惟少宰爲貳卿之首而總司

居 儲衆之先以稱是名必茂厥實自昔鉅儒宿望

猶莫敢居凡臣薄技簞才豈宜非據仰荷 鼎來之
渥殊深震惕之衷臣敢不奮勵赤忠堅持素節服勤
大訓期盡能畢力以圖成矢報 隆恩雖摩頂放
踵而不惜伏願 佑命彌純 保定孔固 豐亨豫
泰常享 大慶之占 壽富康寧永備惟 皇之福
臣無任

賀雨疏

奏為恭賀 靈雨應祈事我 皇上以時雨稍愆
躬申雪禱果臻 顯應甘澍溥零臣等不勝懼忭謹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誠潛運升 明德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三

馨香 玄鑒昭垂需 湛恩而汪濊天人之理既協
陰陽之氣斯和迄用康平是為 元報欽惟 皇上
大德受 命 至誠感 神上握 乾樞則雨暘燠
寒以其叙下持坤軸則山川鳥獸罔弗寧既合萬物
以曲成猶恐一夫之不獲茲當溽暑乃涉驕陽雖間
荷於沾濡終未蒙其優渥遂陳 雷醺仰叩 天關
密雲隨 睿意同典膏澤將 德音齊發始猶霖霖
既乃滂沱氛祲全銷不似南薰之解慍嘉生咸悅佇
看東作之成功此我 皇上念切黎蒸 精通 蒼
昊未災輒慮每先天而弗違有感即孚仍計日而可

待彼周祈方社徒竭齋明即商禱桑林空勞剪責方
諸 今日非可同年臣等身際風雲沐 國恩之溥
漉心同草木涵 王化以忻榮快親 休徵特書大
有伏願 金甌永固 玉燭常調二月絲五月穀
光明偏照於窮簷千斯倉萬斯箱貯積普周於比屋
臣等無任

賀龜生卵疏

奏為慶 賀事茲當 聖誕迎禧之始乃 內苑神
龜誕生五卵傳曰龜之言久也其應在壽生而且多
實我 皇上億萬年長生之兆臣等不勝懼忭謹稽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三

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泰元增策 神且授 軒洪
範叙疇 天乃錫 禹况乎瑞以育瑞展也奇而又
奇先 虹電以開祥首嶽川而貢祉若為豫待尤見
前知欽惟 皇上乘龍御天 奠簠立極 致治而
取諸八卦通變宜民 作則以畜彼四靈體信達順
惟茲神物實長甲蟲秀稟瑤光善含神而導氣名稱
玄武能彰往以察來昔也出浴出河荐登 宮沼今
則不殞不殞誕毓蓮巢辰斗方涵尚先天之未鑿玄
黃已具正太極之初分散而五殊合之一本蓋乾大
生坤廣生肇生生之不息而天數五地數五衍五五

以靡窮顯示 貞符明彰 神告曰 昌齡之茂介
曰 大寶之永膺曰 慶澤鼎來如駢生之蕃庶曰
祥源濬發如始判於洪濛彼唐帝禮壇徒呈赤字
暨周王沈璧獨現青純擬諸 今日之禎未可同年
而語臣等從卿士之後參與稽謀在文史之間粗知
玩象自 上祐也快瞻或益之十朋有善知之謹卜
無疆之萬壽伏願 駿命彌隆 鴻圖益固 五
位康彊逢吉常觀龜筮之從萬物獲育昭蘇悉歸
禮樂之化臣等無任

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四

伏以 天垂駿命方術 仙庚 神發鴻臚特呈靈
甲生也儲精於五藥益之異翅乎十朋獲此 元祥
豈非 大嘏欽惟 皇上通神明之德 成位育之
能乃 叙禹疇敬五事而協五紀乃 熙舜績輯五
瑞而撫五辰誕荷 眷歆丕承 貺答賸惟大介珍
傳九派江中曰有神符奇著百莖著下頃緣 登獻
托跡龍池遂見蕃孳肇祥虹渚青雲時覆通 御氣
以結靈南漢宵明傍 宸居而散彩未開混沌池已具
象爰欲竝生哉顯太和之充益惟其多矣見 繁祉
之駢臻矧五數居洪範之中次當 皇極而 萬壽

屬允秋之正時近 昌期 玉食無量卜寧煩乎墨
食 長生有證兆特假於卯生軒后之夢已徵伏義
之圖斯在匪膺 特異之眷曷致非常之休臣等德
愧格人固能知吉官聯卿士時乃大同敢竭華封三
祝之虔恭獻 天子萬年之頌伏願 龍圖天保
鳳紀日新 欽福錫民開八荒之壽域 對時育物
躋萬類於春臺臣等無任

聖節恭賀疏

奏為慶 賀事嘉靖四十二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 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忤謹稽首頓首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賀者伏以 聖有明徵定保方履 泰亨 天其申
命用休載逢 震夙 皇極衍康寧之福大有孚
元吉之占以莫不增自今其始欽惟 皇上昭事
上帝 陰臨下民 明如日月之無私 威若雷霆
之不測六服羣辟奉一統之車書九夷八蠻慕兩階
之干羽 治警乎遠 眷祝駢臻百穀用成且多竝
穗連莖之異四靈畢至賸有瓊毛玉羽之奇茲者
神啟貞符 皇揆初度擬帝舜百有十歲如日方中
較天皇萬八千年似川始至虹電表 三靈之佑梯
航萃萬國之歡蓋 社稷必賴 長君乃膺多福惟

父母永作 元后斯克久安人心若茲 天意所
在卜年卜世奚翅兼虞夏而並商周俾熾俾昌固將
儲翼箕而等磐石臣等謬通 朝籍叨備從臣近
天子光何幸偏承乎 茂渥祝吾 君壽自應倍切
於恒情乃傾葵藿之忱仰 獻松椿之頌伏願 緝
熙至道 保合太和 德新日新而又新丕迓 惟
新之命 天大地大而亦大永操 圖大之權臣等
無任

賀瑞穀疏

奏爲恭 賀瑞穀事惟月六日 聖誕且臨會 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六

田獻上 瑞穀雙穗已奇矣乃至於三至於四八十
一本已多矣復加之六心之一愈奇愈多實我 皇
上萬年豐泰之徵臣等不勝懼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帝用康年特垂 明眈 辟惟玉食昭
受 貞符方迓祉於 億齡遽薦嘉於 千畝彌彰
篤祐尤謂殊祥欽惟 皇上道協清寧 恩覃動
植 齋戒以事 上帝有報有祈艱難則知小人省
耕省斂茲者幽風其獲甫及西成之期 天保以增
正獻 南山之祝乃有神物來相 昌期出諸 上
方倍於往昔龍翔鳳翥既翼翼以分披璧合珠聯復

繫繫而端貫邁唐叔之異畝卜曾孫之如梁蓋靈雨
祥風首被其澤且先農司耨幽贊其成擬其形則兩
兩者象兩儀也三象三才也四象四時也取其數則
九九者非九陽乎六非六氣乎一非太一乎合之而
奇偶相參表神化之莫測極之而萬億及秬報 聖
壽於無疆此我 皇上功配彼 天 德至於地粒
蒸民以率育綏萬邦而屢豐是以 百祿會同稔稔
駢登於禹貢 五福時欽 壽富并衍於箕疇非可
易而得也臣等濫奉 朝恩親披瑞牒取禾而不稼
不穡深愧素餐載筆以紀事紀年謹書大有伏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七

茂膺戩穀 永保太和風時以奏舜絃樂民財之孔
阜日出而歌堯壤圉 帝力以何知臣等無任

又

伏以 寶錄延禧方慶 堯年之永金穰薦瑞特呈
舜畝之奇應其地且應其時得其 壽必得其祿
一人介祉九域騰懽欽惟 皇上廣運 玄功
彌綸元化齋祓之虔上達乎 蒼昊保合之道下徹
於黃祇蒙被羣生霑濡異類協氣既通於寰宇嘉生
乃出於 天田惟神物之叢興實太和之融結一莖
兩秀顯一神兩化之機三穗四岐著三才四象之用

循環易數共符重八之爻推協範疇總爲 九五之福且 帝籍神倉用供明薦况 渚虹樞電正啟昌辰固知 聖德馨香誕受 神靈之貺 天休滋至永俾 胡考之寧竝昭四海之和同兼錫萬民之豐樂臣等叅聯廷案快覩 邦祺用成用康 皇作極所致也允修允治臣何功之有焉乃歌七月之章共獻 萬年之祝伏願 蘿圖日靖 椿筭天長六符正而泰階平常調玉燭五穀熟而人民育永固金甌臣等無任

賀白鵲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奏爲恭賀瑞鵲事該湖廣撫臣進到白鵲一隻夫鵲吉鳥也白者爲瑞我 朝惟 成祖曾得其一而皇上已得其二今出自景陵是 鍾祥之域也符 聖誕是 壽徵也其爲神異尤非昔比臣等不勝懼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玉羽效靈既當聖境金商應節更協 昌辰表 佑命之天申見祥源之日濟是能乘旺尤謂知來欽惟 皇上合德二儀兼利萬物 中興丕赫寧誇鴻鴈之歌 至治昭融允叶鳧鷖之頌太和充溢 上瑞駢蕃惟茲員嶠之翎曰抵崑山之壁知風之自善審嚮以占時得

氣最先好傳音而送喜乃出乎類有燁其純皓如文囿之禽皎若越裳之雉填橋夕度見麗彩於銀河繞樹南飛迷素光於明月謹稽神契載攷斗樞白乃金精鵲爲陽鳥惟有 好生之主則可俯而窺惟值太平之時則應感而出况江漢 飛龍之地久化鵲巢且乾坤 降鳳之期既徵虹渚乃逢其位不遠千里而來若啓其機俾獻 萬年之壽彼周室塗循之貢寧足多焉若唐宗寢殿之巢尤爲後矣臣等身依鶴禁目睹 鴻禎徒深雀躍之懽莫罄蜚鳴之技伏願 康寧介祉 元吉考祥奏韶舞而詠周南常集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九

舜文之麟鳳出河圖而呈洛範竝臻義禹之龜龍臣等無任

賀冬至疏

奏爲慶賀事嘉靖四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恭遇 冬至令節臣等誠懼誠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三微肇序式際陽生五物書祥通達道泰惟聖神文武之主集 壽富康寧之疇允屬會昌誕時昭受茲恭遇我 皇上功深叅贊 道妙裁成求端見天地之心 主靜建中和之極在齊七政寒暑風雨以時 綏懷萬靈山川鬼神咸若閉關而羣

邪屏息拔茅而衆正彙征茲者星昴正冬地雷驗至
黃宮浮暖寅賓剛長之辰 紫極流暉茂對亨嘉之
會先一陽而獨復 欽諸福以朋來增軒后之泰元
正如合節閱大撓之甲子方若循環凡居有截之區
均播 無疆之頌臣等謬通 明籍叨備從臣簪筆
頻年愧梁園之賦雪吹葭此日慶譙谷之回春乃殫
星拱之忱共獻嵩呼之祝伏願 剛健文明之德與
日俱升 篤實純固之庥比 天同永四海悉躋乎
壽域 萬年丕御於 皇圖臣等無任
賀雪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十一

奏爲恭賀 靈雪應祈事 皇上以冬雪未敷
躬修虔禱 精禋所格 瑞應顯彰臣等誠懼誠忤
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誠上孚 天道下濟
以是訢合遂爲 休嘉散五穀之精華助一陽之發
育順氣成象嘉生可期自非 昭格之素深曷克轉
移之甚速欽惟 皇上光齊日月 大竝乾坤 明
聲而黍稷非馨丕荷 昊穹之眷無逸而艱難乃逸
深知黎庶之依茲涉玄冬猶慙素澤雖農月尚遠未
爲微而民天所資特厯 聖慮乃籲 上帝有嚴
對越之忱肆徧 羣神載肅遂奔之 命 德音繼

發 靈貺旋臻蒼蔚突興欽嚴凝於西北參差存委
週疆畝於東南螟賊全銷塵氛盡滌蓋 皇極之主
既叙念用之疇故豐年之冬預受明昭之錫况瑞迎
甲子正叶 昌期且慶入春王方將獻歲見殊祥之
不偶表 至眷之非常臣等竊被 洪恩深惟 玄
感愧乏陽春之調徒歌雨雪之章伏願 帝命不違
天休滋至時煥時寒時暘時雨調玉燭於萬年如
京如坻如茨如梁足金穰於四海臣等無任

賀元旦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三年正月初一日 元旦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十一

令節臣等誠懼誠忤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春王
正月統建夏時 天子萬年慶增堯曆首三辰而肇
祚協五運以開元茂膺 長發之祥正在履端之始
欽惟 皇上併包六合 度越百王 齋戒以事
玄穹 惠鮮而保赤子 聖神文武妙廣運之玄機
博厚高明成悠久之洪業四靈應其 信順八表
囿於雍熙茲者勾芒御時太簇還律東方蒼陸光回
萬寓之春 左个青陽煥啓千門之曙泰內三而成
象品物咸通 皇次九以叙疇諸福來備 視履其
吉 應乾而亨况甲子之再逢實貞元之復合邇大

撓之作斗綱總會於初躔由軒轅而來日筴允符於
上朔俾 壽而臧俾昌而熾不迎 有美之庥如川
方至如日方升昭受 維新之眷臣等謬通近列監
被 渥恩千載一時竊幸遭逢之盛三呼萬歲共伸
頌祝之虔伏願 保合太和 緝熙純嘏 帝圖靖
謐常如磐石之安 天算綿長不啻翼箕之永臣等
無任

謝禱雨 遣祭告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遇我 皇上爲民禱雨仍祭
告朝 天等官廟分 遣臣拱以二十四日子刻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延福宮行禮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除赴鴻臚寺
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休咎有
數偶時澤之稍愆 宵旰爲勞乃靡 神而不舉遂
俾駕劣得奉駿奔 簡特出於 宸衷感尤深於下
邇欽惟我 皇上心同 蒼昊 念切黎蒸陋周王
以社以方未災而備符炎帝曰雨則雨有感必通茲
者間涉驕陽輒厘 聖慮既顧 上帝復徧 羣神
卽子夜以布虔就 甲官而展禮特分近案亦逮微
臣顧臣德不足以交神明才不足以爲霖雨徒參法
從謬辱使令敢不勉竭精誠祇將 明命仰告 乘

林懇惻之意俯協雲漢疚鞠之心期 威爽之鑒臨
冀 恩滋之誕錫臣無任

謝 賜祭品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皇上爲民禱雨 欽遣臣於 延福宮祭告禮成
伏蒙 聖恩以收回祭設 頒賜到臣臣謹稽首頓
首祇領者仰惟 皇上念恒省歲 心切憂民因時
雨之稍稽乃靡 神而不舉 明禋代薦特 寵臣
以遼奔 馨香既登復 頒臣以俊惠臣仰霑 優
渥莫稱 對揚享祖考以爲榮叨滋味而增壽伏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休徵時叙八方咸足於金穰 聖壽無疆萬載永

綏乎 玉食臣無任

謝 賜表裏鈔錠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 皇上爲民禱雨 遣臣
拱於 延福宮祭告禮成該臣具本復 命伏蒙
聖恩頒賜臣綵段一表裏鈔五十錠臣謹稽首頓首
祇領者仰惟 皇上建有極而錫福躬無逸以知艱
禮重報祈 念切休咎茲稍稽於時澤遂徧禱於
羣神有事爲榮特荷駿奔之遣無功是愧願承
鴻賚之頒臣學不成章才非通用久蒙 衣被未效

鎡銖復叨 雨露之恩曷報 乾坤之德伏願五一
風而十一雨昇平永享於萬年正數斛而斗數錢豐
樂普周於四海臣無任

賀雨疏

奏爲恭 賀靈雨應祈事 皇上以春雨未敷
特建 洪宮之典 奏告 郊廟徧叩 帝尊 至
敬升聞 恩液隨注臣等不勝懼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聖誠潛運 玄貺昭垂合若契符捷
於影響感必有應蓋 持造物之權數不能拘乃見
回 天之力欽惟 皇上包涵萬有 驅馭百靈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市

盡力勤民功超夏后 側身防患道邁周王茲涉薦
鮪之辰已及登麥之候浹月不雨終風且霾 皇上
慮穡事之失時憫農人之望歲特修雩祀 躬薦明
禋切雲漢之深憂致桑林之懇禱 宵旰勞念函生
具知牲璧告虔蓋高斯聽遂興輿黷旋俾滂沱祲乃
全銷禾則盡起視南畝之有就知西成之可期 禔
福之多莫盛於此且雲平雨細氣潤風和不止徧滿
郊圻固將丕冒海宇蒸黎鼓舞咸歸 率育之仁品
蒙昭蘇共洽 太和之化臣等幸叨近列喜倍恒情
感 渥澤之無涯愧 生成之未答伏願 聖圖靖

謚玉燭均調雨若暘時庶徵來備以其叙府修事治
九功之德皆可歌臣等無任

聖節恭賀疏

奏爲慶 賀事嘉靖四十三年八月初十日恭遇
皇上 萬壽聖節臣等誠懼誠忭稽首頓首稱 賀
者伏以五百年有 王者興式逢 景運千萬歲惟
天子壽載啓 昌辰况當甲子循環允屬貞元會
合齊 天之算如日方升欽惟 皇上統承 二祖
七宗 德邁三五帝上握乾樞則風雨寒暑以
之順下持坤軸則山川草木以之寧內則暨於朔南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市

咸訖聲教外則施及蠻貊莫不尊親 巍然煥然冠
古今而爲烈 悠也久也積高厚以成功茲者正履
泰亨重開 震夙西池桃熟符東海之增籌 南
極星明睽 北辰之居所祥流昊渚祝滿堯封玉帛
萬國皆航海以梯山簫韶九成乃儀鳳而舞獸卽
蕃禧之倍至見 純佑之重申作 君師以寵四方
遂黎獻共臣之願宜民人而受 百祿副華夷永戴
之心臣等叨綴鵷班繆陪 鸞掖 蓬萊地近幸就
日之彌親犬馬情深覺呼嵩之更切伏願 帝圖
鞏固 聖曆明昌欽洪範 壽富康寧之嘏 建其

有極 迺天保岡陵山阜之祉卜曰無疆臣等無任

賀 聖體平復還宮疏

奏為慶 賀事茲者恭遇 皇上 聖體安吉旋

駕 宸居臣等臣子下情不勝懼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天保 聖躬不遠而復日新 景祐

無疆惟庶不延 宗社之禧允副臣民之祝欽惟

皇上昭受 上帝握祈 天永命之機 陰陽下民

懋績功累仁之寶 顧懷非久 秩祐郵隆萃宇宙

之委和享 靈祇之介祉乃者偶逢 願攝隨就

泰亨疾稱勿藥果乎有喜之占夢叶與齡更 示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六

俾昌之兆 離明益煥 乾健增強豈徒 一人有

慶長居 北極之尊寔乃九域同歡共仰 南山之

固臣等望雲孔邇就 日彌親喜激深衷情倍恒品

顧葵心之徒切愧芹 獻之靡將伏願 景貺茂綏

純釐滋至 天大地大道大總至大以膺圖 心

和氣和形和保太和而御曆臣等無任

謝遣 文華殿代拜疏

奏為恭謝 恩命事嘉靖四十四年四月十四日該

內閣遞出揭帖四月十五日望日 文華殿 先

聖 先師堂用果酒 上尚黃袍行禮有贊禮奉

聖旨着侍郎拱代拜欽此臣謹欽遵齋潔肅恭代拜

禮成臣不勝榮忭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 祀崇道統欽 聖主之彝章禮重攝行美邇

臣之榮遇詎期庸陋亦辱 使令特荷 眷私倍深

感幸恭惟我 皇上天縱聰明 日躋敬止 惟精

惟一契允執之真傳作 君作 師膺寵綬之 不

命 登三皇咸五帝巍巍乎 文章德業之隆育萬

物參兩儀卓卓乎 聖神功化之極 主善既弘於

自得 景行尚慕於先猷乃合 聖師共享 殿室

蓋 神交夢寐誕同道岸之登故想見形容時切高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七

山之仰釋英每循乎朔望拜瞻獨假於文儒臣佔畢

常流章縫劣品宮牆外望每引領霄漢之間 綸綍

親承忽致身俎豆之末敢不對揚 光命殫竭愚忱

肅將 明德之馨香仰冀 聖靈之鑒格伏願 建

皇極而欽五福握 帝曆以至萬年 繼往開來邁

虞夏殷周而獨盛 經文緯武國華夷民物於咸熙

臣無任

賀雨疏

奏為恭 賀 靈雨應祈事我 皇上以時雨未洽

躬修虔禱果臻 靈應甘澍溥零臣等不勝懼忭

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雷壇將事甫殫籲告
之忱 雨澤應期輒霑沾濡之既 誠之所格 天
且弗違南史慶以書年東臯欣而望歲欽惟 皇上
齋戒以事 上帝 陰騭而錫下民祁寒曰咨暑雨
曰咨每思艱而圖易啓蟄而禱見龍而禱恒易欬以
爲休茲當盛德在火之辰恐致亢陽流金之沴豫軫
聖慮特修大雩 意纔發而氣蒸 令方布而雲
合霖霖不已公私既均麥壘纖莖已擢兩岐之秀黍
田香粒方滋合穎之苗可以阜財亦可以解慍可以
潤物亦可以洗兵彼櫟陽雨金方斯未重卽陳畱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六

和瑞芝疏

奏爲恭 賀瑞芝事茲者方迎 景曜乃 天降金
芝生於 太廟西第三室芝乃 壽祥以地以時尤
爲奇特實我 皇上丕荷 眷歆 萬壽無疆之兆
臣等不勝懼忭謹稽首頓首稱 賀者伏以 明德
登馨嘉生薦祉有如擇地特發秀於 闕宮更若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九

時會迎祥於 盛旦於昭一本之義庸告 萬年之
庥 篤祐方新 受釐斯在欽惟我 皇上至仁享
帝 大孝尊 親 心涵造化而澤之所被者深
道貫神明而誠之所感者至遂蒸協氣爰釀太和
詎惟品物之咸亨時見四靈之畢至惟茲神卉允謂
奇禎四氣之清淑所鍾五行之精華攸結生而應德
非有道不臻服以延年卽長生可致曾聞諸古獨盛
於 今蓋自數歲以來凡在四方所獻旣稱叢委足
表殊尤茲乃敷榮 清廟之中擢穎丹楹之上金英
外絢旣叶祥經土德中含尤徵瑞典况 璫光啟節
方當 南極之增齡且 寶度臨纏正屬 東華之
注算固知 九玄錫佑 二聖降靈丕彰特異之符
顯示 非常之慶升歌頌美播 郊 廟以方傳入
膳餐和俯神仙而何遠彼甘泉五色寧足與之後
先卽涵德九莖安敢擬其彷彿臣等叨塵侍從快觀
庥佳靡將葵藿之忱特效松椿之祝伏願 緝熙
至道 茂迓純禧 宗廟饗之常保 聖人之得壽
草木賁若永占 天命之弗違臣等無任
辭免重任疏
奏爲懇乞 天恩辭免重任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

准吏部咨奉 聖旨高拱陞禮部尚書仍兼翰林院學士欽此臣聞 命自 天不勝感戴不勝惶悚伏念臣章縫末品佔畢恒流幸逢 聖主之昌時濫預詞林之妙選久塵法從歷踐清華曩承 親擢儀曹乃越右而躡左繼荷 改躋銓省爰攝翰以總詹且叨 大典之校讎復冒 文華之代遣受 恩隆渥真如海嶽之崇深揣已虛庸曾乏涓塵之稱塞不虞顯黜敢望超遷况尚書夙稱北斗喉舌是司而宗伯寔長南宮神人是典古皆慎簡今愈難勝仰惟我皇上極建中和 道弘參贊事 天饗 帝而統馭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萬靈 制度考文而折衷千古 勳爲世則 明炳幾先即使伯典禮夔典樂或未足以欽承矧臣質至愚學至疎又奚堪於酬對此臣所爲踧踖無措循省再三而不能已於控辭者也伏望 皇上鑒臣震惕之衷 察臣止足之分特收 成命改畀時賢俾臣仍守舊官勉圖後報庶天工可以無曠而愚分亦得少安臣無任

謝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謝悃事本年六月二十三日該吏部題爲缺官事奉 聖旨高拱陞禮部尚書仍

兼翰林院學士欽此該臣具疏辭免奉 聖旨卿性行端慎才識宏達秩宗重任特茲簡用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臣受非常 簡命不勝感戴不勝榮幸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峻命渙頒作秩 特俞於咨伯 溫綸賁獎拜稽莫遂于讓龍矧舊攝之仍叨寔 新恩之倍至感深次骨義重忘身竊惟文昌之聯八座序列最高春官之首四時典司尤重所以治神人而和上下豈徒考制度以飾儀文惟德秉肅雖乃可以贊襄 大祀惟學通今古乃可以黼黻 皇猷臣性質顓蒙技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淺薄偶諧妙選蚤窺秘府之圖書遂旅英遊久奉甘泉之筆橐北扉東序存躡清華南省中銓竝崇臚徒年所之多歷胡績効之可稱正虞顯黜之有加何意超躋之遽及上星辰於 天闕已升曳履之班踐雲氣於蓬山尚玷演綸之直熊魚兼得猗特彌慚茲蓋伏遇我 皇上道合希夷 心涵化育 聲爲律而身爲度遠邁百王 建不悖而質無疑獨操三重是以 功成蟠極舉煥乎其有文蓋由 天縱神明宣 作者之謂聖於焉酬對于下必也雋異其流豈期陋劣之微踪亦忝登延之微數戴 乾坤之弘造

祇自銘心仰 日月之光華將何潤色惟有不欺之節是爲願効之忠臣敢不益勵赤衷愈堅素守惟清惟直勉夙夜以在公曰慎曰勤協寅恭而率屬苟有治塵之可致雖摩頂踵以何辭伏願 佑命彌純保定孔固 馨香升而神祇格 壽禧茂介於萬年禮樂備而天地官 道化永敷於四海臣無任激切感戴之至等因奉 聖旨覽卿奏謝知道了禮部知道

謝 遣陪祀 帝社稷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初五日祭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圭

帝社 帝稷伏蒙 聖恩遣臣拱陪祀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除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恭俟至期行禮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天田大稼美萬寶之告成 官壇明堦仰 一人之肇祀凡在趨陪之列必皆勲重之流何意陋庸亦叨對越特蒙 簡眷倍切戴忻欽惟我 皇上合德二儀 兼利萬物誠能饗 帝信黍稷之非馨 說以先民知艱難之乃逸供粢盛於 禁苑特 省歛而省耕建 土穀之靈壇乃有所而有報茲屬西成之候載稱 殷薦之儀牲璧夙陳庸答 明昭之貺簪裾肅集皆以

奔走爲榮臣謬廁文儒粗聞俎豆之事猥從卿士深慚社稷之臣乃荷 殊恩獲參顯相敢不致其齋潔殫厥忱恂冀奏假於 明神用對揚乎 光命伏願 天庥滋至 帝眷彌純受 命而主百神歌土宇販章之孔厚陳常而綏時夏頌來牟率育以惟均臣無任

謝施藥完 賜銀兩表裏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四年八月十四日伏

蒙 聖恩以施藥事完 頒賜臣拱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謹叩頭祇領訖臣不勝感戴稽首頓首稱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圭

謝者伏以 大君握造命之權溥覃 熙惠 至聖有回 天之力頓遇時機惟扶災救患之功信 積善累仁之實九圍戴頌 萬壽增崇願奉贊以何能乃 匪頒之誤及欽惟我 皇上昭事 上帝 陰陽下民 天地之德曰生既得有萬物之理 父母之憂惟疾猶懷保赤子之心念暑雨之口咨若恫瘝之甚切特修藥餌用濟孤寡劑量機宜妙合桐君之錄均訓佐使悉遵芝檢之文乃闢四門普施萬姓坐令殘疾立遂更生蓋人物之有憾者皆賴曲成而造化之不能者允資輔相十全効廣電和氣於閭閻

萬歲聲長接懽呼於道路臣典司有在宣布無功祇緣奔走之微勞遂日駢蕃之異數愧才非作礪徒荷陶鎔幸時際垂裳久叨衣被復忝恩私之優渥敢忘報稱於捐糜伏願元吉腹祥康寧欽福心和氣和形和保太和而御曆身泰家泰國泰協交泰以凝圖臣無任

謝 賜大紅金彩飛魚羅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四年八月二十八日伏蒙 聖恩 頒賜臣銀三十兩大紅金彩羅飛魚衣一襲紵絲一表裏臣謹叩頭祇領訖除銀兩表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書

同諸臣叩 謝及赴鴻臚寺報名 廷謝外臣切惟飛魚章服係 聖恩初賜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虹渚流華方慶齊天之壽祉魚章炫彩遽叨耀日之恩輝惟 鴻典之告成顧駿奔而何力攀鱗有幸縱壑同懽欽惟我皇上乘龍御 天莫鰲立極鳶飛魚躍極上下以承庥獸舞鳳儀合動翔而洽化馭衆則一嘖一笑之是愛 命德則五服五章之並施願臣徒以雕蟲偶侑附翼雖涖跡之細志切從 龍而襍線之微用慚補袞曲荷 九重之眷矧躋三禮之司緣祇奉於

上儀遂濫承平茂渥彩分官錦嚴海濤搏運之形容巧出天機煥頭角呼嘯之氣象七襄成而作服九綬繡以為裳名器是崇異官齊統之美 朝廷所重信惟殷筭之珎何意驚乘謬茲蚤負俯躬自慶恍如羽翰之飛騰拭日生光益感風雲之際會臣敢不勉思奮勵仰答 裁成貞白自將永矢素絲之節夙宵匪懈敢辭頽尾之勞伏願 鳳曆增齡龜嘯欽福 無為而治永瞻虞帝之垂衣有那其居長頌周王之在涼臣無任

謝 賜紵絲金彩雲鶴衣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書

奏為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茲者恭遇 皇上為民祈雪 分遣臣拱於 靈濟宮祭告禮成該臣具本復 命奉 聖旨知道了賜青紵絲金彩雲鶴衣一襲酒飯一卓內監給欽此臣拱不勝榮幸不勝感激除報名 廷謝外緣鶴衣係 特恩初賜臣榮戴之忱尤為倍至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秘宇薦馨方冒 九重之寵命 尚方賜服遽叨一品之恩輝榮極章縫感淪心骨鶴不濡而奚稱蚤有負以難勝欽惟我 皇上經緯二儀 裁成萬物 誕降文而舞羽 紹堯治以垂裳 好賢有甚於緇衣

慎賞尤加於敝袴而臣猥從韋布廁跡簪紳謬
駕駘綴聯鵷鷺徒蒙 衣被何意飛騰乃躡不次之
崇班特荷非常之 渥春茲者 中宮展禮甫効駿
奔子夜 覃恩已霑 鴻賚章施米色足耀日之雲
霞綰作仙翎聳昂霄之風骨蓋以鳥紀官茲為絕等
而惟衣在笥曾豈輕頒何圖凡劣之資亦枉 殊尤
之錫服而拜賜陋往跡於乘軒襲以珍藏志奇達於
附翼敢不彌堅素節益勵丹心雖黼黻文章才無
出於華國而雲龍風虎義切於許身伏願 鶴算
綿長 鴻禎絡繹 福祿來備永播冠鷺既醉之歌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奏

神人協和常祝鳳凰來儀之治臣無任

謝 遺祭 先師孔子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五年二月初五日祭
先師孔子伏蒙 聖恩遣臣拱行禮臣不勝榮幸
不勝感戴除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 聖主右文禮重 聖師之享眷禮祗事 寵
敷春省之榮自顧陋庸寧堪對越謹僣僂而拜 命
勉齋沐以登嘉欽惟我 皇上主敬傳心 明倫建
極 參天兩地握上律下襲之圓機 過化存神溥
綏來動和之妙用謂 孔子等乎百世獨集其成而

殷人莫於兩楹必得其正典秩既釐於 一代藝章
仍舉於二時茲者載值上丁特循令甲牲牷黍稷薦
明德之馨香章掖簪紳萃秉文之雍肅惟玉帛之
將自 天子所緊邊豆之事則有司存遂令駕塞之
流謬辱駿奔之 遣臣步趨是學鑽仰徒勤不得其
門恒歎宮牆之外望每聞其事敢云俎豆之曾聞乃
端笏以趨廷獲升堂而入室周旋戶牖恍金聲玉振
之有聆登降几筵儼梁木泰山之在上昔焉夢寐今
也突牆雖日月之高無階可及而宗廟之美如管斯
窺臣敢不俯竭精虔週千載相通之意仰期 鑒格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奏

副 九重致敬之心伏願益煥 堯章彌增 舜壽
五星奎聚人文爭耀於天文六籍日明道脉永延乎
國脉臣無任

辭免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疏

奏為披竭愚忱辭免殊常 恩命事嘉靖四十五年
三月二十八日准吏部咨奉 聖旨高拱着兼文淵
閣大學士在內閣同徐階每辦事餘官如故欽此備
咨到臣臣拱聞 命自 天不勝感戴不勝惶悚謹
據懇惓仰瀆 淵慈竊惟 內閣乃密勿深嚴之地
閣學為疑丞燮理之官必有弘深之德乃可以翊

廟謨必有明遠之才乃可以裨國政必學能稽古乃可備問必文能華國乃可代言而臣性質慙愚局致凡近曾乏片善何有四長徒荷九重特達之知謬躋三禮高華之任榮參撰述渥被眷私爰自受命以來每以致身自誓雖葵心向日罔敢懈於夙宵然奈力負山竟莫伸於毫髮方虞譴黜敢望登延矧我皇上至聖至神允文允武尊親饗帝而乎協三靈發政施仁而淪洽九有玄機廣運大化旁流即使阜夔在廷亦有難於左右伊傳布列或莫爲之後先豈伊陋劣之品流可玷贊襄之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旅乃叨殊錫俾與政機巨川何取於小航大厦寧資於曲櫟使非披瀝忱恂自求遜避不惟小器易盈義有乖於止足抑恐大恩難報咎益重於曠瘝此臣所以倍深臨谷之危特致循牆之請者也伏望皇上俯鑒下誠收回成命俾仍舊次圖報將來庶少安於陋庸亦獲免於顛隕臣無任受恩感激祈請懇切之至

謝入閣迎和門叩頭疏

題茲者伏蒙聖恩擢臣兼文淵閣大學士內閣辦事該臣具疏辭免奉聖旨卿端毅明敏衆望所歸

宜承恩命用効贊輔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 渙渥難回震惶無措竊惟鈞樞密地丞弼近臣必得忠賢乃堪委託臣自揣量寔匪其人恐招負乘之譏特致循牆之請未蒙俞允顧荷褒嘉感懼并深名言何罄臣不敢再瀆宸嚴欽遵同輔臣階等辦事臣受天恩隆重夏邁恒倫普竭忱恂仰圖稱塞必不敢自顧身家而有虧於守徒務形迹而有欺於心是爲願効之忠庸答非常之眷伏望聖慈鑒臣懇惻臣無任

謝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伏蒙聖恩擢臣兼文淵閣大學士入閣辦事該臣具疏辭免奉聖旨卿端毅明敏衆望所歸宜承恩命用効贊輔不允辭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除報名廷謝及赴閣辦事外臣誠感誠戴稽首頓首稱謝者伏以鴻恩久被既叨三禮之司駿命新頒復冒四鄰之選贊萬機於紫禁聯三事於黃扉是爲儒者之極榮夫豈平生之敢望竊惟盛帝明王之世皆有弼丞然須同心迪德之臣乃堪委托蓋政本之所在寔治道之攸關其於本朝爰屬內閣不止代言而備問固將

論道以調元常爲不備之官庸待非常之士苟非碩
儒安副簡求如臣者學不通方才非適用獨賴 乾
坤之曲造幸依 日月之光華南省綰章已膺崇顯
西清載筆尤沐 眷私任至重而人則微報未據
而 恩眷至遂升華於宰路俾聯案於樞庭追陪商
皓之遊案決漢章之約臣作股肱耳目自慚劣質之
奚堪爾惟舟楫鹽梅誤荷 聖心之有在若爲稱塞
祇自凌兢茲恭遇我 皇上廣運玄機 彌綸元化
堯仁徧物而愛則急於親賢 舜智知人而舉則
先於選衆謂陳殷置輔宜充 祕閣之虛員必枚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協從以驗 大廷之師錫謬令謫薄濫與登延然
道比精金爲礪何資於鈍質而 功成大厦作棟寧
假於樗材乃堅 成命以難回且降 溫綸而示獎
特達之知一至於此捐糜之報當何以爲臣敢不
奮礪赤忠堅持素節都俞吁咈雖未能接武於臯夔
疏附後先亦尚當學步於周呂毫髮可致頂踵何辭
伏願 佑命彌純 保定孔固 五福凝而 皇極
建常輯 壽福康寧之疇六符正而泰階平永享豫
大豐亨之治臣無任

謝入直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茲者欽蒙 聖恩賜臣直房暨
食用乘馬皆若例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戴除報名
廷謝外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以 黃閣升華甫
拜自 天之命 紫霄僊直遽叨就 日之榮兼徵
數之豐隆悉 溫綸之周洽有生得此振古稀聞竊
惟人臣以衛 主爲忠儒者以近 君爲幸然 宸
居高遠遠聞闔於 九天而 仙籙清嚴密蓬萊於
三島是惟鴻碩僅得趨承豈謂駑庸可當陪逐臣遭
時 明聖久麗籍於金闥受 寵殊尤復分調於玉
鼎控辭莫遂銜戴方深心旣切於歸依義敢忘於扈
從何圖 軫念特 賜招延卽 寶苑之南東假
玉階之方寸觀鈞天於 帝所曾是夢遊望雲氣於
神山乃令身到且大官繼肉貺宴樂於需雲上廐分
騶錫庶蕃於晉日于凡用物皆出 尚方詎惟體貌
之增崇寔亦輿與之俱適仰 乾坤之覆載不啻幘
幘荷 雨露之霑濡更加優渥如何稱塞徒爾錢銘
茲恭遇我 皇上怡冒羣生 併包九有 建官惟
材而棟橈各具 使人也器而良祿不遺黃耳無惜
於大烹白駒罔歎於空谷三宅咸事百工允釐 咨
若登庸乃及至微之品 置諸近祕輒承非大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恩臣敢不矢冰淵惕厲之心奉 天日照臨之鑒日
爲先後曰爲左右不遑夙夜以孜孜國爾忘家公爾
忘私永佩王臣之寒饗伏願 基圖鞏固寰宇綏寧
帝座增明四海仰 北辰之正 聖齡茂衍萬年
瞻南極之輝臣無任

謝賜 御膳疏

題伏蒙 聖恩頒賜臣 御膳七品苦酒三瓶官酒
七瓶臣謹叩頭祇領者 推哺 恩深假 天庖之
芬苾 投醪義重需 帝澤以汪洋榮逾八簋之陳
寵邁朋尊之饗臣幸竊光輝於就 日輒叨 優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三

渥於需雲飽 德難忘素餐知愧伏願 萬年玉食
永綏 聖壽於無疆四海金穰常頌 太平之既醉
臣初蒙 恩賜倍切忭忻無任

謝遣方澤分獻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該太常寺題嘉靖四十五年五
月二十五日 大祭地 於 方澤例遣大臣分獻
行禮節奉 聖旨遣大學士高拱分獻欽此臣初蒙
恩遣榮戴之忱尤倍恒品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蒼龍驗至特崇 后土之祠 紫壇登馨式重
邇臣之 遣叨駿奔而何幸愧驚劣以奚堪欽惟我

皇上得一居貞 函三建極事 天事 地定

泰壇 泰折之規答陰答陽協冬至夏至之候茲者
誕賓應律星火正時品物咸亨正顯資生之妙川一
陰方長密舍成遂之微機殷薦宜修焚章具在奠黃
琮而陳玄酒禮貴一誠歌太簇而舞咸池樂隆六變
顯相必需於雍肅分陪乃逮於虛庸臣從 王事以
代終夙佩坤囊之大義 神地道而美報幸瞻 方
澤之洪儀敢不預致齋明勉期對越有嚴有翼祇將
五位之精醴必信必誠虔祝 一人之 上壽伏
願 靈祇介祉 海嶽增禧 剛健承 天合太和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

三

而永保 博厚配 地極悠久以無疆臣無任

謝 賜麒麟羅衣疏

奏爲感激 天恩恭陳 謝悃事茲者欽蒙 聖恩
賜臣銀十兩大紅織金胸背麒麟羅衣一襲臣謹叩
頭祇領訖除銀兩同諸臣題謝外緣麟服係 特恩
初賜臣忭戴之忱尤倍恒品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 虹渚開祥方獻 無疆之祝麟袍渙 寵遽
沾不次之榮豈期一介之微踪誤荷 九重之極遇
切惟五服之章所以命德五等之貴始有 特恩斯
名器之攸存乃 朝廷之至重 雕蟲末技謬躋

麟閣以趨陪附翼 明時幸竊 龍光之衣被念魚
緋之既冒兼鶴彩以重叨揣分奚宜乃躡等威於一
品受 恩更渥復同組繡於三公仰 鴻齊之荐加
顧駕貽其奚稱茲恭遇我 皇上彌綸大道 總握
玄機 經緯二儀 裁成萬類 皇極歛福九五備
協於龜文 神策增齡千億莫窮於鳳紀茲 誕逢
於震夙定會啟於貞元雲漢爲章忝頌 周王之壽
衣裳出簡鸞傳 殷后之珍 溫綸更溢於綺羅
異數特徵於趾角臣受而非據莫逃濡真之譏服以
拜嘉矢竭捐軀之報伏願 熬圖靖謐 駿命綿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萬國會同合剏服旂裳而順化四靈畢致集 官沼
郊數以呈麻臣無任

謝遣 紫宸宮上梁祭告 賜銀兩表裏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 太常寺手本欽奉 聖諭新
工升棟着十九日申時遣祭輔臣拱行禮欽此臣謹
欽遵於是日申時恭詣竭虔行禮畢該臣具本復
命奉 御批知道了內監給賜如初欽此隨該 內
監送到花銀三十兩彩段二表裏酒飯一卓臣謹頓
首祇領訖仰惟 皇上光膺 昊眷更建 宸居節
轉而豐益煥大亨之象俾取諸壯允符隆吉之占

美構方興 明禋肆舉駿奔特 遣既叨有事之榮
鴻齊駢頒復冒無功之 賜臣本非梁棟徒加嚴
廊許身愧比雙金補袞曾無一字方素食之是懼乃
洪施之荐加感忭交深名言莫罄伏願 展樞泰
定 壽域弘開 四海爲家肇 皇基而愈固 萬
年御宇迓 帝祉以常新臣無任感戴 天恩之至
謝遣 園丘分獻疏

奏爲恭謝 天恩事嘉靖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日
冬至 大祀 天於 園丘伏蒙 聖恩遣臣分
獻臣不勝榮幸不勝感激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以上辛迓至禮重事 天吉土升中 聖能饗 帝
儀有隆於奠璧 恩特假於奉璋何意虛庸亦叨對
越欽惟我 皇上乾行以德 離麗而明 增神策
於泰元方俾 昌熾受 昊天之成命 益懋緝熙
風雨節而寒暑時麟鳳至而龜龍格茲者光回珠斗
律轉玉衡謂萬物本乎 天宜崇所報乃一陽復於
地正屬其時肆舉 郊禋通尊 祖配舞雲門而歌
大呂允稱豫薦之殷席藁結而器陶匏奚啻鼎烹之
享柴燎高遠蕭薌遠聞 馨香以感 神明知 聖
誠之有在奔走而執邊豆惟髦士之攸宜臣德愧肅

雍謬參顯相才非膚敏濫與祿將望 帝所於清都
豈云夢寐祇 靈旂於 紫時親奉周旋敢不殫厥
忱忱致其齋潔無言以假寅將 明后之精虔有赫
其臨顙冀 玄穹之盼鑒伏願 壽康茂介 福祉
大來五物書祥長日永迎於軒曆 百神受職休徵
備協於箕疇臣無任

謝 賜蟒衣疏

奏為恭謝 天恩事茲者伏蒙 聖恩 頒賜臣大

紅金彩紵絲蟒衣一襲帶帶一條繡袋一件三事一

副銀椰瓢一箇臣謹叩頭祇領訖除同諸臣題 謝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及報名 廷謝外緣蟒衣係 特恩初賜臣榮幸出

諸望外感戴之忱尤倍恒品謹稽首頓首稱 謝者

伏以 軒筵迎日方慶 受釐 殷筭頒珍遽叨拜

寵 恩超躋紱禮絕班階臣拱竊惟彩色作繪書

重汝明哀繡為裳詩榮我觀蓋所以昭德然不可假

人豈期至陋之踪亦枉非常之 賜天孫巧織雲漢

挾分耀鱗甲以飛騰鼓風濤而奮翥加則賜也制特

擬於三公命有章哉等獨隆於五服顧驚軀其奚稱

思鶴翼以增慚茲恭遇我 皇上紆熙玄理 總握

化機 乘龍以御天健符乾運 興釐而立極靜鎮

坤維茲當七日之來丕迓 萬年之祉夙崇 恭奉
上儀登 明德之馨香介 純禧之單厚瞻
依有幸如夢到於鈎天慰從何功乃 錫蕃於晝日
臣猥從韋布謬躋縉紳感會風雲徒抱從 龍之悃
川作霖雨寧堪濟旱之需過被 眷私若為酬塞伏
願 道隨剛長 德與陽亨 得舜壽以垂永 曆
數莫窮於鳳紀 叙禹疇而續服 福徵備協於龜
文臣無任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五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目錄

政府書答

答宣大王總督二首

與薊遼譚總督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與延綏何巡撫

答趙總兵二首

示閩叅將

與宣府吳巡撫

與宣大王總督九首
第四首與吳巡撫同

高文襄公集政府書目錄

答三邊戴總督二首

答延綏邵巡撫

答吳少叅四首

答李總兵

答戚總兵

答廣東趙巡按

答兩廣殷總督九首

答廣東楊巡按

與南京姚監祭

答兩廣殷總督

答貴州阮巡撫四首

答貴州鄭巡按二首

答南京叅贊王西石

卷之七

答蘇松朱巡撫

答蘇松巡撫

答山東梁巡撫五首

答山東王方伯

答胡給事

答山東梁巡撫

高文襄公集政府書目錄

答山東王方伯

答山東施方伯二首

答山東梁巡撫二首

答山東傅巡撫

與漕運王都憲三首

與河南李巡撫二首

答河南栗巡撫

答河南楊巡按

答河南查大叅

答開封張太守

答河南梁巡撫二首

答查大叅

與新鄭縣尹

答張給事

答楊大叅

答同年陳豫野

答張給事

答南京叅贊王西石

答蕭監察

答同年符後岡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答存齋徐公

答友人

與蘇松劉巡按

與蘇松蔡兵備

與蘇松劉巡按

與存齋徐公二首

與蘇松李巡按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訂校
馬之駿

政府書答

答宣大王總督

以下庚午防秋

聞節鉞且抵雲中長城有托 聖主可無北顧之憂
幸甚幸甚僕本陋庸謬膺重任誠欲爲 主上扶紀
綱正風俗用才傑起事功以挽剝頽靡之習顧才不
稱心恐終不效於用匡我不逮甚有望於知已惟不
惜訓迪乃徵夙愛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又

今歲虜報不一東西各異惟公的有定見如燭照然
且屯兵兩界不動既免多費錢糧又得休養兵力於
東於西皆可爲重誠爲得策近稱西有動作當不能
出公籌畧之外佇俟長驅奏功 當宁也古云方叔
元老克壯厥猷其在於今非公而誰此時月已漸高
東虜尚無的報又值多雨不知究竟何如惟有嚴備
不懈是則在我者耳

與薊遼譚總督

久勞保障既著壯猷今遇盤根尤徵利器願播張皇

之武以收全勝之勲則誠萬里之長城不止北門之鎖鑰矣戮力 王室敢謂同心弘濟時艱特資殊畀寸衷佇望

與護守通州劉總督

邊關多事正丈夫報 國之秋 宸命孔嚴乃臣子勤王之日特茲勸駕願早發程仰慰 九重之懷俯作三軍之氣捷彼醜虜靖我疆場英雄偉烈豈不照耀今古哉

與延綏何巡撫

昨過保定聞君官聲甚茂故有此推以為鎖鑰非君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二

不可蓋為 國家門戶計也然聞君稍過嚴急恐將士聞而懼懼則調和豫附之效寡矣願君披襟度以睦將領畧文法以撫士卒得其懽心乃可致其死力特效忠告願君之垂聽也又西石甚知君竝用附白便好同心協力共成 國事也

答趙總兵

時趙方懷懼故有此答

將軍久在邊境勞苦而功高僕甚知之宜安心為

國報效 聖主在上必不負於將軍

又

君乃多謀敢戰之將故愚每加扶護蓋所以為 國

也今虜報孔急正君出力報國之時惟勉樹奇勲垂名青史豈不為丈夫哉

示閩參將

聞君整棚人馬已備奮有關志甚喜虜亦人耳我若敢戰彼豈能必得志哉勉之勉之樹有奇勲 國恩固不輕也

與宣大王總督

以丁處北虜

虜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 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三

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為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狄為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歎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切老酋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敢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今

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今其密陳計策果遂所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夷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何敢言汝若早有汝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恨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四

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繫而吾得以喘息爲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人敢不服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愛

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颺言曰彼久作反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其歸順而又令人旁示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者且無計也老酋當必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爲誠信今以後汝是吾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貳當自此始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五

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

又

僕抱病月餘神思慵憊以故未能作書奉答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

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况丈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
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

明旨既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
終則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
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
致有三十餘年之患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
得兄丈在上威信既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
家享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兄丈之功而
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
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兄丈同心佐成此事厥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六

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
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
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
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兄丈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
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
遣之還恐老齒甘心此人則不惟有傷事體而歸降
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壽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齒
既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
害他或庶乎其可也又况留此一人則亦可以時問
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

之利也試再思其如何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
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
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

又

來論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
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
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
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
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
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七

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
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
迹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
處分他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
時必以爲釁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
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豔利之心而不必令
入乃爲穩妥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
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
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
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反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

不可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箇所輕則諸箇皆輕之而携持要索之事起欸順反不得永矣况諸箇皆正伏順而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箇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箇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八

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就中若過爲委曲遷順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畧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知知之

又與吳巡撫同

黃箇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似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箇初遲遲不受封賞抑悍可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答旣已心服昆都吉能旣已帖伏黃箇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箇或有起他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九

心者而此箇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折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如無狀吾卽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窺庶諸箇之欸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歡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成立而惠乃不襲况衆旣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日也

顧公之熟計之也

又

承示遣發番僧吊恤虜喪委到周至真足以感結其心非公宏猷深思何以有此敬服敬服某已去卽如尊諭以朱劉繼補之寧撫已覆無及矣

又

久不得以一字奉達左右忙累可知也前敎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不知竟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十

如矣茲承敎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令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願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何如何如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

又

承敎感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卽死

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者也各縣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固吝則留之又何所用况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繫矣至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繫隙顧公之深思之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十一

大抵各酋既順則責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摺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之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徇之可也忙甚不得細說只此奉答大意而已

又

公久在邊陲茂建無前之烈聖主方切倚任豈宜求退已有旨慰留矣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今本

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

又

承書問且示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越此閒暇亟修內備待內備既充則紳縮在我虜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羈縻之計而初則人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覆矣

與宣府吳巡撫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君素負弘猷宣鎮特以借重蓋貢市方始須得豪傑之才爲之經畧乃可以善其後故特用君耳又慮君鎮此一方必得同心之人乃可濟事其兵備等官不知皆可用否到日細察密示如不可卽換之邊地嚴寒兵務重大苦辛可想然丈夫乘時報主茂揚偉烈亦自不負平生勞逸苦樂正不足計也

又

執事一到地方便得肯綮來諭疊疊正中機宜將來建勲之偉可卜也爲之喜而不寐吳少叅已面諭前意用此人者端爲助執事耳溫兵憲深科舊撫慮其

難處特爲陞遷卽當遴一人往然尚未得

又

諸所教示領悉在心執事籌畧如此虜何足慮添理刑者高見良是早宜題請當爲處之

又

封貢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廷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不得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豢之而已何以謂之和哉又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

又

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

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褻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獎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釜彼所必用嚴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古

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忙甚不得細說只此奉答大意而已吳少叅却金事甚可取已爲紀錄並移咨貴院獎之矣

又

承示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既利其用而不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即

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况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

又

承諭夷情燎然明白車夷原不係甚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輒爲張大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古

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既獲得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販賣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人所撓也

答三邊戴總督

貢市一節尊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則以爲三邊宜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搶如故豈無俸答之人稱吉能而搶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答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宜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搶也三邊有搶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

又

承諭甘肅云云極爲明當緣前撫此者頗崇刻削遂激丁軍爲變耳今須寬拊務得其心則何變之憂至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如吉能輩亦宜羈縻有術不必過求深責只懲處吾人停當自可無事高見良是仍須令甘肅撫臺知之乃獲有令圖也

答延綏部巡撫

互市既竣夏夷咸利事妥而費更省非夫處置得宜何以有此敬仰敬仰邊塵不聳及是時力修戰守之具三二年間務求充實果強盛在我卽虜情變與不變何足計哉君素負弘畧必有建立實拭目俟焉

答吳少叅

執事甫到地方一閱歷間卽得諸事肯綮言皆中的

將來建立可知也爲之喜而不寐且與督撫同心靡所彼此金湯莫大於是何外寇之足憂以後凡有可言不防屢教當爲執事行之

又

承諭疊疊數百言悉得要領三事處屬夷九事制諸虜意深而機圓有操縱有先後使大家協心爲之虜不足憂也僕昨與知者言卽此一段議論豈目前所多見而僕之用君於此屬以大計者亦可謂知人也忻慰忻慰

答遼東張巡撫

以下處東虜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克壯厥猷何以致此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東國勢乃益強矣便當奏請宣捷策勲昭示中外公亦不得而辭也

又

大捷策勲已有成命恭賀恭賀今土蠻謀犯旣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櫺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

挫衄則西北諸酋皆落膽矣高明自有壯猷乃區區屬望之意如此故不能已於言也

又

屢聞大捷復報奇功非公壯猷何以有此敬仰敬仰李帥威聲大著誠爲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也

答李總兵

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捷可謂奇偉丈夫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六

然須慎重計出萬全乃可

答戚總兵

今歲薊鎮事體較諸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虜新附而東虜尚然內窺若遂得志則又以陰啟西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况西虜不勤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失援之虜若再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廟堂矣此意正欲一達而使者至故特附告其劉

旭者乃一無家蕩子昔年曾在敝縣教書乃今敢行詐若此須得重懲解回乃可爲戒不然幸脫於此又將行詐於彼也

答廣東趙巡撫

以下處廣東

聞憲節已到地方良慰廣中狼狽已甚惟有處分有司是第一義乃今入選者已無科甲之人只待會試後方可爲之又須秋冬間始可到任便是閱歲纔能周匝達地之難及固如此令人無可奈何然有君在地方須當極力振飭務洗從前苟且之政以拯此疲民庶有更生之望凡有當行事宜不惜見教卽當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五

君行之

答兩廣殷總督

先承書教諄切如得晤對已多感慰繼又辱示倭奴猖獗土寇相勾爲亂憂懷可想也然有公在鎮誠何足慮顧此非一朝之積所謂因循姑息廢弛痿痺正是向來久貽之病若非一大振刷終亦若斯而已公素負大志宏畧今當盤錯正利器可施之日凡可改絃易轍滅寇安民者不妨見教便當爲公行之古云僕謹在矣張仲孝友僕固不敢望於張仲然力爲主持於內俾豪傑得以成功於外同心戮力共翊王

室則寸衷固自許焉而曷敢有一豪之不盡哉方弘靜者當留在地方劉穩已用之廣東矣來書乃索此人可見心之同也其諸藩臬守令等官有當在地方者或不宜者或他處之人有可用於廣者幸一一示之卽爲措處官皆得人事自可辦也又僕昔曾具題議處廣中有司今又爲議處薦舉以激勵之原稿特錄上幸刻成冊二司守令各給一冊使彼知廟堂相待之意如此當必有勸也又稿三通亦守令所宜知者附之後可矣

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手

前使爲曾具啟布意諒達左右廣東地方猥獯皆因法度廢馳人心玩愒所致非大破格整頓必不能易亂以爲治幸公在鎮僕當力助必爲主上收拾此方復如先年之舊而後已諸所當行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也知府侯必登前所以寵異之者以其能守已任怨弭盜安民故特獎以勵人心今且被論則任事之臣反爲狗舊套者所笑而地方之事其孰爲振作乎初意欲直留之又恐自茲難於展布故稍爲處分而又爲之明其意蓋恐廣中有司遂以必登爲戒而不可以驅使也然其實必登被論之由不過如

僕疏中所云而已一覽當自知也幸以此意徧示諸地方官使知廟堂之上所以念廣東者如此所以顧地方顧百姓者如此有志之士固不可因侯而自灰無志之人亦不得快侯而自幸也

又

兩承手教疊疊數百言地方事舉在目中知措置得宜處之有備廣不足憂矣惟公任便行之其地方官瘼不知果能副用否如有不堪便當更換務期寧此一方而後朝食公不妨煩見教也

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手

承示處置廣中事宜委到周至平定在目中矣大抵天下之事在乎爲之出於實而處之中其機則未有不濟者然非公其孰能兼之方布政所言非特廣東盡處處皆然也因公有實心故彼有實言耳今處處有兵處處有糧威力既威伸縮在我以勦以撫皆可成功寇賊不足慮也番夷市泊一節尊諭極是彼井蛙之見何足計哉某人者便當調去卽以某人補之此外有司官有不堪用者亦須見教僕當與公戮力協心必爲主上冀此一方苟可以爲公助者纖毫不敢自惜也

又

廣東事理前已畧言其意想達左右茲城池既復勦倭報捷良可喜也然倭尚可平而地方之賊難於卒滅地方之賊不可滅固倭之所以來也而地方之所多賊者實逼起於有司之貪殘而養成於有司之蒙蔽及其勢成計無所出乃爲招撫之說以苟且於目前於是我以撫款彼而彼亦以撫款我東且撫西且殺人非有撫之實也而徒以冠裳金幣羊酒宴犒設金鼓以寵與之有司將領固有稱賊首爲翁相對宴飲歡笑爲賓主而又投之以侍教生帖者百姓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三

苦如彼而賊之榮利乃如此斯不亦爲賊勸乎奈之何民之不爲賊也而廣之偏地皆賊寔由於此今幸有公在彼必須痛殺一場使諸山洞海洋之賊皆就殄滅然後撫恤瘡夷休養生息乃稱平定不然而猶徇故事恐日復一日廣非國家有矣昨已令本兵覆題發銀兩招浙兵以副公之用其伸縮操縱任公便宜爲之他人更不得以阻撓公其爲皇上整頓此方復如當年之舊是不世之功也陳奎劉穩已皆川之廣東矣蘇恩待有副使缺補之其他尚有當更置者不妨見教卽爲處也至於征勦之事尤須將

領得人乃可奏功廣東自大將偏裨而下果孰可用當留孰不可用當去何人可代孰宜於彼不宜於此孰宜於此不宜於彼所當更調可卽奏上當擬行之有將有兵有糧則賊平有日矣然僕所以急急於此者尤有深意夫廣東之敝極矣整頓而使之如舊亦甚難矣非公在彼孰能經畧非僕在此孰肯主張故整頓此方必當在此時也過此以往但少一人事必無濟廣東終無寧日矣公有雄畧成此不難時不再來可不念哉

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三

倭賊已平足徵雄畧仰服仰服以賊治賊不勞不費而成功尤爲上計僕昨所以立言招撫之非者爲往日之舊套言也若使彼之歸款非僞而吾之處置得宜則盜亦可用唐李愬之平淮蔡卽用淮蔡之人可鑒也但威足以破其膽而恩足以結其心使果爲吾用而立功胡不可者不然則直有勦除而已此在公斟酌爲之僕非有成心也來疏云云已令本兵照覆不爲異同至所謂立章程定法制尤爲確論惟公所行也

又

渠魁既得地方既平一省晏然皆公之力而計其所費又甚省約非有經濟弘猷而又出諸爲國之忠赤何以能此公眞社稷之臣非時流能伍也憶昔識荆卽仰公爲大用之器以今觀之誠爲不爽矣僕素無他長惟有一念爲國之心死不敢易柱石如公敢不爲國愛獲公其暢意行之惟以濟國事爲主餘更無他利也

又

承書閱多感大疏言地方事甚明讀之敬服數十年造亂之鄉一朝靖謐誠可爲喜然善後之計更須深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圖種種停妥乃可望於久安有公在鎮必獲良策凡所當行者不妨見示當爲行之

又

公有報國之忠心有勦亂之雄畧指揮一定叛寇遂平此數十年不能得者乃不勞而致功在社稷誰能右之其善後事宜惟公處分更無掣肘顧益展弘猷圖其永久是所望焉

答廣東楊巡按

辱書問知憲節已抵地方爲感爲慰所諭云云憂深意切必須力爲處分務解倒懸爲當不然恐遂至於

不可爲也僕於廣中事日夜在念凡有可言者不妨見教卽當爲行之

與南京姚監察

貴省狼狽已甚僕誠欲爲主上莫此一方實日夜在念處置不遺餘力不知能竟遂此心否外書稿三通奉覽此其近者前此尚多不能悉具也

答兩廣殷總督

公雄才淵畧亮節真心實僕二十年來所敬仰者嶺表多艱遂勞節鉞曾未期月立致輯寧仰數十年猖獗之徒悉歸王化數千里作逆之處盡服朝廷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圭

公之功在社稷何其偉也僕襄在政府雖不無少効贊襄然愛莫能助顧何力之有焉而公乃歸功於僕則何敢當

答貴州阮巡撫

以下處安國亭

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亭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眞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大逆不道此則所謂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

有彙際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讎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諸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致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讎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有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

又

安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固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兵發糧屠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主

熟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顧吾所以處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力而勦一自相讎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然也科爲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畧其聽勘會事揚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

又

安國亨之事賴公勘定地方底寧雖愚言幸中而公之運籌戮力爲功大矣乃事甫平而安智之奏辯又

至仍稱改土設流僕計道路甚遠而時日甚近安能
便得往還此必安智用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
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投本之人執送法司
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在京代智爲之者智尚未知
也今已成招問遣則智黨計窮自此必不敢復有辭
矣安順之賊可惡已久公會兵撲勦綽有餘謀成功
且在目前地方既可復而又有以懼安氏之心功尤
不細也僕爲之喜而不寐但公已有 陟命必須了
此一節處置停妥而後可行不然脫有棄於前功豈
不重可惜哉代公者就在地方善後事宜更須諄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天

面投必圖永安乃可也

又

安氏之亂既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
奇勲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
俾 王化宜流萬里之外罔弗豐洽寔 社稷之功
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偉歟僕
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
有焉

答貴州鄭巡按

承書問深感故人相念之殷夷情既有處分須各得

其情今無反側乃可不審就中情事果是如何君至
必有明見便幸示之

又

承示地方事甚悉處置更爲得宜將來必然安妥君
之用心可知而才畧尤可見也 當宁釋南顧之憂
於君有賴焉

答南京叅贊王西石

以下處安慶

大疏辭嚴義正讀之歎服蓋自振武之變 朝廷法
度不行以致惡類效尤跳梁不息今是何時敢尚如
此須先將有罪各官並各軍舍拿獲待 命朕臨時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六

天

不致疎虞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戡亂之道古今如此
只在處置得宜以伸 國威靖地方卽以悅令天下
使從今知有 朝廷之法亦是一機也惟行之速而
密焉斯善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六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政府書答

答蘇松朱巡撫

再承垂問具見虛懷顧愚拙何能爲公助者無已則
有一焉夫海君所行謂其盡善非也而遂謂其盡不
善亦非也若於其過激不近人情處不加調停固不
可若併其痛懲積弊爲民作主處悉去之則尤不可
矣天下之事創始甚難承終則易海君常極弊之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奮不顧身創爲剔刷之舉此乃事之所難其招怨而
不能安勢也若在今日則是前人爲之而公但因之
耳怨在他人而已享其成功此天之所以資公也
如以爲戒而盡反其爲則仍滋弊窟而失百姓之心
豈惟非國家之利亦非公之利矣區區所欲言者
如此惟公其裁之

答蘇松巡撫

蘇松田糧不明小民受累已極若不一申白徒爲容
隱則民困何時蘇也今宜將田地糧石盡行查出要
見在民納糧者若干其爲勢豪侵佔而小民賠納者

若干勢豪爲誰竝名下地畝逐一開出奏聞下部
議處庶可有釐正之期不然民困愈極而事有他出
非所以爲安也

答山東梁巡撫

人來辱書教且知憲節已抵東山良感良慰今有司
多襲舊套支吾歲月卽其良者亦不過飾虛文奉上
官爲聲價而已固無實惠及民也執事素具精練之
才所望先之以訓迪繼之以綜核不喜其有粉飾之
具而務使其有子惠之真乃所爲一路福星也又山
東多盜此所關不細有司以養寇爲無痕以捕盜爲
多事此弊尤所當懲惟執事留心焉毋使有司者得
行其欺可謂明也已矣可謂遠也已矣

又

評來辱書問委悉多感且示糧徭二冊區處周詳穩
妥自非他人可到不止僕爲之喜凡見者無不歎美
之若使撫臺皆若此天下何憂不治敝邑逋寇時一
二來家竟無誰何之者上司徒爲虛聲無益實事小
民又更何恃

又

來疏洞悉民艱處分穩妥不止東方士人感仰而縉

紳亦皆頌之可謂不負所舉矣喜慰喜慰姚方伯已
有劄留之諒今已到

又

承書諭疊疊數百言詞誼懇切足徵憂國之殷幸
甚幸甚新河雖係科言而意則僕出蓋見漕河不利
憂無所措故爲此也今已奉旨差科臣勘處旦夕
且至矣科爲胡君忠誠明遠可屬大事願協心共計
務成此事則社稷之福也王潘云云敬領通海洋
設大臣二節待勘議明白再處

又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三

承示開河利害種種體國憂民之意溢諸言表欽
服欽服但運道不通修治已久勞費無算而績效茫
然京師且坐困矣憂無所出故有新河之議計其
道里非遙費亦不多若得遂成則二道並行脫有一
道之塞亦自有一道之通此萬年之利也今措處銀
兩既有項下斷不用東人之財而任事之官亦各有
應承之者且自謂事必可就則甘罪亦不用東藩
臬之官也若謂恐有朱張難制則今之淮膠商賈通
舟久矣豈必糧船往來而始有朱張乎願公贊成其
事不可再爲難辭況此事前人已爲之功且垂成而

廢實爲可惜今因舊增拓當事半而功倍僕亦計之
熟矣千萬其勿阻也

答山東王方伯

承書諭多感新河之議本出僕意蓋見漕運不通憂
無所出故議及此初鳴泉有書來力言不可云其害
有十僕聞語胡給舍云梁子素未滿此又未及至地
方一看安得遂有十害之說此必孫蒙泉當時所議
舊說二司以告梁子故即據以爲言耳然非專指公
也而胡君豈忘之耶僕若知公意有異同便當明以
相告期成國事何乃爲後言乎且鳴泉第二次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四

來既變前說而又云王方伯潘憲副談此甚悉皆可
任此事者僕方望公成之而豈以爲有所阻也願公
之勿疑也

答胡給事

新河之議本出僕意然非有成心也今執事查勘詳
悉明示不可不徇僕意亦可謂無成心矣願即題止
可也蓋可開則開以濟運所以爲國也而不可開則
止以免無利之害亦所以爲國也而我何與焉其
初獻議之人亦須善慰遣之無讓其失策恐阻將來
任事者之心至於海有可通之路聞之甚喜但不知

事果何如殊切懸企倘有下落願早示知若得諧此則於國有萬分之利而又無一毫之勞費縱使新河可開亦不及此而况云不可耶執事忠於謀國委曲明盡而又不依違顧望徒事迎承僕寔心服之人回草草布意以安執事之心其撫按二司亦乞告以僕意恐其不喻謂與初議相左而意或有不暢也

答山東梁巡撫

水牧海道可通乃國家無疆之利而公之殫竭忠獻為社稷計非淺淺也已有一旨該部議行其一應事宜公須料理停當俾可久而無弊厥功斯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五

答山東王方伯

新河之議本出僕意然非有成心既曰不可便當已之惟理所在已何與焉所示海運詳考明白周悉具見經國之猷若果得遂寔國家無窮之利但不知試行者有下落否幸早示知以慰懸懸

答山東施方伯

夙知閣負特借大藩運事方興正須經畫乃辱書教鑒鑒中的知事之必濟也欣慰欣慰理河之畧亦具領悉

又

海道事宜處分詳悉披圖卽如見之僕所望於執事者可爲不負也

答山東梁巡撫

承書諭多感海運且至待報完日卽令當事衙門具題錄叙已爲備矣王進科不知已面審否中間備細情由幸一一見教其張天叙妻雖新鄭人然既嫁天叙生有子矣自當與張成張寵妻子同解山東獨奈何留此子母在家使其尚懷顧戀耶今宜仍解山東任其携去則既有以爲彼之累而亦永絕新鄭之路乃爲計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六

又

海行試有成效具見謀國之忠須詳審停當備悉奏聞厥功非細盜賊時承留念盛德無涯得虜如驚餌之魚便不可得但願不懈挨緝必有得時

答山東傅巡撫

辱書問且知憲節已抵東邦爲感爲慰海運一節乃僕所日夜在念者有公圖計必可望成也東邦多盜而近來有司全不爲意且務爲蒙蔽玩以殃民民至有被殺被劫而不以報官者曰官不爲理徒益重寇怒也以故寇日猖而日益受害無所告訴此養亂之

道非細故也願公加意於斯則所以爲地方造福者不小矣

與漕運王都憲

公素閑弘畧久屈而伸督漕重任特爲聖旨登用蓋艱大之事須仗出羣之才乃有濟也且公運務夙諳今方與海議自可與鳴泉彼此相成區區之望正在於此願益展令猷茂揚丕績以不負所舉

又

承書問且知漕糧渡淮過半今歲必當早到無虞此數十年所未見者且海運事亦既停妥非賴宏猷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畧安得有此聖主用賢之效豈不大哉北虜款順其說甚長中間委曲主張授計邊官頗竭心力而排却浮議則尤抱苦懷焉更僕難終須得暇乃可陳其畧也

又

漕政三疏慮周而機圓允爲經國之猷非常人所能道也大才可見而將來漕政必當有濟寔爲之敬服欣躍已卽語所司行之矣

與河南李巡撫

聞公議爲敝縣築城多感第今民財敝匱年歲凶荒

重大工程豈宜輕舉望姑已之待豐稔之時不妨再議

又

修城一節有勞經畫僕昔力辭寔出衷悃而公乃謂地方公事非爲僕者且錢糧已集工役已興故僕不敢復言第聞供役者皆隣境州縣之人則甚不可夫新鄭之城新鄭之人所以爲固者而乃使隣境之民離家室裹襁糧荷畚鍤疲筋力風餐露宿爲他人築城則豈不拂人情而歛怨乎望亟命散之乃所以爲愛也若夫甃石亦只宜於本縣從容設處如派於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八

處不惟累及他人而遠亦難致亦非計之得也大抵此事非可急促而爲况既有設處錢糧本縣亦自有可顧之人可庇之物何待外求乎若爲僕修城爲城召怨非僕平生之所安也恃愛敢布腹心

答河南李巡撫

民兵在省團操及磁州屯劄者其事已久然於國無一毫之益而於民有十分之害今旣數年曾何所用可見之效已如此矣於今不處又待何時願早爲題請使血脉仍歸故處則病尚有醫也至於選留精壯以衛會省似亦不必蓋省中自有軍衛何用外

兵今只復 先朝之舊則上下皆安矣其處分有司云云散聞教便當加意爲之也

答河南楊巡按

承諭拿獲詐僞甚感此輩流行四方指稱誣騙無所不至乃爲日已久曾無誰之何者今得就擒良足爲快敬謝敬謝敝邑自成化年來無一進士官以故善政甚少如前令者昏暗無爲事皆吏書與皂主之任其所爲上司提差者喧罵公堂則以館錢買其去百姓無主不可以爲縣也新尹匡繹廉明公正敏於幹理蓋數十年來罕見者到任之日百務修舉且痛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九

前令之弊衙門肅然乃吏書與皂暨各提差者不得遂意如前遂各造言流謗情甚可惡恐匡或懷疑畏願公爲作主張明諭此意令其放心展布且訪其造言者繩之以法務息此風則不惟匡得以行其志而後來者亦可以立不然人將以好官爲戒必如前令而後已於羣小則誠快矣乃獨如縣事何霜臺高遠此等情狀或不得聞故用奉告願君之垂督之也

答河南查大參

辱書間深感愛念之殷民壯審編足蘇民困添驛一節過承留意亦可少甦奔走之疲第鄭州驛馬驢既

多而縣驛亦有五十三今議新驛止二十五則往來接應不敷翻貽重累仍須有處可也

答開封張太守

遠承開示種種是公有大造於敝邑也敢不知德設驛一節初以鄭州新鄭馬驢既多而新驛獨少往來不支反以爲累故有與永新驛相同之說止爲馬驢言也若夫廩給則不必有鋪陳則不必備當如阜城荊陽二驛故事則就中所省亦多矣蓋添馬驢所以蘇民困也若添廩給鋪陳以奉過客爲何故願於此處再裁酌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十

答河南梁巡撫

辱書教多感且知憲節已抵大梁甚慰不知士民之喜幸又何如也敝土事倉卒不能覩縷惟有盜情一節其敝仍前地方全不着意釀成巨寇到處行劫揭竿之呼行且有之此關係 宗社大計非細務也昔蔡白石劉伯川肯捕盜彼時民得稍安過此復如舊矣今有公在上當必有處安寧可望也

又

承示彌盜之法可爲曲盡自茲中土之民得安生矣大抵多盜之故只是有司蒙蔽以有爲無而盜亦有

款有司之法其劫庫與夫劫有名之家便不肯爲恐聲著而累有司不得不捕也却只與小宦與百姓富家任意爲之有司見其事小不得聞於上官故亦不問及至養成大勢則劫庫與有名之家公然爲之而莫敢誰何矣自此而上非揭竿而呼之事耶僕所以抱深憂者非爲身家計蓋爲國家慮也今徧地皆盜矣其勢愈盛而有司愈益怯可不亟爲之處乎然所以剪除之者又非可以急遽爲也必是務修弭盜之實而不可多弭盜之文弭盜之實在未生者防之使不得生已形者制之使不得逞是處有兵可以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手而用凡有動作一二卽捕獲之勿俟其多又寬首賊未盡之法使捕者有利可豔而肯自向前其賊夥衆大者必密招賊中之人宥其罪許以擒獲賊首而遂有其財且得以永爲良民利之所在其中必有自變者大抵有心筭之用計爲上正不必多出榜文激之而使愈爲備也

答查大叅

先承教翰其人不復來故未得裁答茲復辱示盜情具見爲國爲民至意今海內少安惟多盜爲可憂而燕趙青兗不徐穎毫襄鄧嵩河之間爲尤甚有司

者全不在意且務爲蒙蔽玩以殃民民至有被劫被殺而不以報官者曰官不爲理徒益重寇怒也以故盜益熾而民益受害無所控訴今徧地皆盜倘有揭竿而呼者可立聚千萬將何以處哉使有司肯以捕盜爲務有卽殄滅安得積聚爲兇勢不可嚮乎又使肯以稽察爲務凡健俠不務生理出而之他者必令里中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又安得肆意於外而流毒乎然此固有司之罪而亦上司者之不留心也使上司亦以捕盜爲務而以有盜無盜爲有司之殿最而議其去留彼又何敢自處於殿去之科使又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以稽察爲務凡捕獲強賊審出是何州縣人卽將該州縣官提問此人無良緣何不知出而之他緣何不問必重懲之則彼又何敢不行稽察而徒安於本境之無失事乎大抵人所着心者事無不濟而况朝廷之法度有在上官之操縱由已區區茅賊乃顧不能處耶君多才且素有善政卽今之惓惓於捕盜尤可見也故敢以是告其未獲者務要緝獲其各處有司皆宜飭示於先而責成於後各使本境之人不敢出而外來之人不能存則何憂於盜耶至於捕盜之法與夫捕盜之弊亦尚有說冗甚不能悉陳俟再布

焉此意可告之撫按者卽出此一覽無妨也

與新鄭縣尹

敝邑得借寇君可爲厚幸茲有言相告僕雖世宦然家素寒約惟閉門自守曾無一字入於公門亦曾無一錢放與鄉里今僕在朝止留一价在家看守門戶亦每嚴禁不得指稱囑事假借放債然猶恐其欺僕不知而肆也故特有托於君倘其違禁乞卽重加懲究至於族人雖衆僕皆教之以禮不得生事爲非今脫有生事爲非者亦乞卽繩以法使皆有所畏憚罔敢放縱然此有三善焉一則使僕得以寡過一則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君持法之正罔畏於勢而有所屈撓一則小懲大戒使家族之人知守禮法而罔陷於惡豈不善歟古云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僕之此言寔出肝膈願君之留念也

答張給事

久不相聞懷念可掬茲承書問甚感甚慰僕本陋庸再點揆席徒抱負乘之慙愧無裨國之猷若乃進退人才則不敢不加之意嘗謂朝廷用人必先養人苟無以養之於先則其用之亦苟而已今人才渙散無有爲國收拾之者僕誠欲養於未用之先以

辨其才乃用於旣養之後以充其任務使人得展其蘊而事得舉其實冀收治平之效於萬一寔日夜思維竭盡心力第不知能有尺寸否也若夫簿書之事隨時可了豈足爲勞哉君固高明且辱知愛凡有可行之事可用之人無惜見教有助於僕卽所以有助於國也

答楊大叅

前辱書教諄切甚感乃旣久不能奉答忙劇可知也僕本陋庸謬膺重任苟可以謀國而仰報皇上之眷遇者不敢自有其身但不知能濟一二否耳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海內賢傑漸次登用第舊習虛套難盡改革乃與諸賢共倡務實之風以正人心挽頹俗或者行之旣久元氣漸盛客邪可望消也

答同年陳豫野

今天下吏治不興小民不得樂業僕誠患之乃不自量鄙劣欲爲皇上挽回頹風修舉務實之政遂於大計殫心竭力以綜覈名實使巧宦者罔售其詐而舉職者莫掩其真蓋撫按所特劾而留特薦而去者頗多誠不欲其徇毀譽行愛憎也已又集羣吏於庭諄諄告教明示以意之所在使皆知所趨向不得仍

襲舊套崇飾虛文冀耳目一新人心可正然後再從而振作之庶可望太平於萬一也此愚一念報國之心如此不知竟有寸效否耳承問且過舉何敢當

答張給事

前承教因使者不復來遂失裁答茲復承教感慰爲甚封貢一節本欲假此以修內治待內治充實之後其勢在我則任其叛服皆不足慮若遂以此爲安而高枕焉則亂之道也執事所陳意正謂此可爲謀

國之忠矣敬服敬服僕前辭部務不得請茲復兩辭復不得請然事理所在必以得辭爲當今不敢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五

急遽稍俟仍當舉必求遂而後已也

答南京叅贊王西石

承書教獎借過當感愧感愧僕本無用世之具謬膺任使首玷台司輔理之功萬無一二寔夙夜惶懼不能自寧前疏所陳蓋據實而言不自隱其瘼曠非敢謂孫於碩膚者也今承平既久海內安於因循蒙蔽以故日就頹委弊孔百出僕誠不自量其不肖之力欲喚醒而振起之乃如畫脂鏤冰隨手復舊二載之間惡在其爲靡如也此蓋德不足以表正才不足以經綸是以徒有此志而不能取效於分寸耳心知在

遠不得一握手談訴有值鱗鴻惟不吝珠玉時加訓迪則幸矣

答蕭監察

賤辰辱雄文遠寄獎借過當愧何以當然就中微密處寔皆知已期勉之言所以望僕者甚厚敢不敬佩僕老矣學而無成措之罔效誠爲虛度顧一念孳孳之意尚然未已子云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大聖且然而況至陋如僕者敢自廢乎昨在家居曾作小齋名曰景抑蓋取武公老而向學之義今大作乃以武公終篇讀之不覺三歎然僕實何能望武公一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六

也而知已之愛則何敢負惟有服之無斁而已

答同年符後岡

令壻來辱書問且有誨言種種悉關機要凡所謂身處江湖心憂廊廟者非耶僕本薄劣謬當重任乃不自知其不肖欲爲主上進忠直黜讒邪振紀綱正風俗崇舉敦明之治寔夙夜盡瘁不敢自有其身顧二年且餘曾無寸效汚習未殄吏治不興欺負尚存民窮如舊每一循省不覺汗顏誠有當寢而遽興臨食而忽歎者也孔子云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夫以大聖之才當一國之任然猶期月而

可三年有成矧薄劣如僕乃當天下之任而顧求治如此其急者豈不自量蓋念夫國家之敝久矣數十年來曾無整頓之人僕幸有斯志然年已六十矣河清幾時日中已晏故每自惜桑榆之景勉撫犬馬之忠於是明祖宗之法以喚醒久迷之人心破拘攣之說以振起久墮之士氣事務乎循名覈實而志在乎尊主庇民率之以身誠之以言使天下皆知治道如此而興非若向者可苟然而爲也如其得行當畢吾志如其不可以付後人倘有踵而行者則吾志亦可畢矣此則僕之隱衷朝夕在念不能忘者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七

以措置之際自不覺其汲汲誠欲先立規模見其大意而後乃徐收其效非敢謂太平之治可一朝而致也兄固高朗又在靜觀試爲思其何如苟可訓迪我者不惜金玉則幸矣

答存齋徐公以下處徐事

僕觀古人有以國家之事爲急而不暇計其私嫌者心竊慕之今以僕之不肖乃荷聖主眷知肩當重任誠日夜竭其心力圖所以報稱者之不暇安敢復以小嫌在念弄天子之威福以求快其私哉用是托章大理者達意門下蓋山實心非爲狡也且近

時人亦有不樂彼此之遂平者仍爲未解之說其意以爲稱僕未解則可以賈怨而收恩若明言無他則就中無可作爲矣此意僕已識破故一切不理付之罔聞久當自消滅也願公亦付之罔聞則彼無所施計矣

答友人

昨承翰貺就便辭謝竝告不恭茲復辱書問諄切深感故人惓惓之愛別諭云云敬領相爲至情第僕受上恩隆厚方開誠布公以圖報稱萬一華亭之事一切忘却卽有反側當令自銷正不必興較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七

與蘇松劉巡按

存翁三子者僕已奉託寬假近乃聞兵道拘提三人皆已出官甚爲惻然僕素性質直語悉由中固非內藏怨而外爲門面之辭者觀昨顧紹在京般弄是非已執送法司問罪發遣去訖則僕之本情可見也茲特畧便布意必望執事作一寬處稍存體面勿使此公垂老受辱苦辛乃僕至願也

與蘇松蔡兵備

存老令郎事僕前已有書巡按處寢之矣近聞執事發行追逮甚急僕意乃不如此此老係輔臣家居且

老而目見其三子皆抵罪於體面頗不好看故願執事特寬之此老昔嘗僕而僕今反爲之者非矯情也僕步爲國持衡天下之事自當以天下之公理處之豈復計其私哉

答蘇松劉巡按

承諭徐宅事具見委曲處分情法兩盡之意但此老尚在而遂使其三子蒙辜於心寔有所不忍者故願特開釋之來奏已擬駁另勘雖於原議有違然愚心可鑒諒必不以爲罪也

與存齋徐公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五

僕不肖昔在館閣不能奉順公意遂致參商狼籍以去暨公謝政僕乃召還僉謂必且報復也而僕寔無纖芥介懷遂明告天下以不敢報復之意天下之人固亦有諒之者然人情難測各有攸存或怨公者則欲僕陰爲報復之實或怨僕者則假僕不忘報復之名或欲收功於僕則云將甘心於公或欲收功於公則云有所調停於僕然而皆非也僕之意蓋未得甚明也古云無徵不信比者地方官奏公家不法事至僕寔惻然謂公以元輔家居豈宜遂有此也且免死狐悲不無傷類之痛會其中有於法未合者僕

遂力駁其事悉從開釋亦既行之矣則僕不敢報復之意亦既有徵可收信於天下矣蓋雖未敢廢朝廷之法以德報怨寔未敢借朝廷之法以怨報怨也念昔僕典試時曾以題字致先帝疑公爲解護僕亦心感之當公不悅僕時僕曾明告公公云公卽讐我然解先帝疑一節終不敢忘必當報効曹公而去言固在耳公不記憶之耶今此之舉固當日初心無敢變也然既有以取信於天下則乃可有辭門下故敢奉書布區區之意今以後願與公分棄前惡復修舊好毋使借口者再得以鼓弄其間則不惟彼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三

之幸實國家之幸縉紳大夫之幸也丈夫一言之死不易皇天后土所共鑒臨惟公亮之

又

遠辱書教兼惠縉儀莊讀嘉感刻無已僕本無他腸而人不我釋必假以不相忘之說心甚苦之幸公見信彼此了然今僕且歸愈更無說矣原始要終止是如此誠欲有爲當於何時也往事成夢黃梁已熟一歎一笑而已

與蘇松李巡按

昔徐老之處僕海內所共知也暨僕再起胥謂必且

報復而僕寔無報復之意蓋不敢假 朝廷威福行其私也乃有鼓弄其間者謂僕寔未忘情僕甚惡焉會其家門有事勘書且至僕為駭之欲從寬處初執事有蘇松之 命僕亦卽以此意相告乃衷情也丈夫心事當如青天白日若陽為平恕而陰致其謀初示寬和而卒幸其敗則豈所謂丈夫哉今僕已去位而徐事尚未結則僕之意猶未甚明願執事卒開釋之使愚拙初心可得終白以德報怨孔門無取僕豈敢違道以要譽蓋所顧者 國體耳非所論於德怨之間也嗟乎報怨何益結怨更何益以示天下後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三

或亦可為解蒙息爭之倡也已惟執事其鑒諒之

此予歸時寄李監察者而徐事乃遂開釋原書附

錄於此見始終之義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七

掌銓題稿序

予攝銓且二稔餘諸所敷陳題覆悉自屬草非謂人莫可代也于每舉事必思 國體所在求可卽一訓百者務為 君父正紀綱明憲度進忠直黜欺邪革虛浮覈真實蓋意之所注頗深恐人不喻吾意故須自為耳積稿頗多間乃擇共事理重大暨自所興革議處者仍去其繁特存要畧全文一二而已爰彙成書用徵故實嗟乎恩非不可結共如害公怨非不可遠共如虧法苟有益於 國則嫌何足避苟無益於 國則名何足圖庸摭靖直之衷冀效涓塵之報云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爾知我罪我誠何暇計哉

隆慶壬申初夏日東里高拱題

高文襄公集卷之八目錄

掌銓題稿

正綱常定國是以仰裨聖政疏

辯大寬明大義以正國法疏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懷大計疏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高文襄公集掌銓稿目錄

一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勵疏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卷之九

公考察以勵眾職疏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詳議調用條約以便遵守疏

申明京官考滿事例以一法守疏

再議京官考滿事例以一法守疏

申議養病事例以一法守疏

議處歷官及遠方府守疏

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

議處馬政鹽政官員以責實效疏

議處卑官地方以順人情疏

議處欠糧欠穀官員以圖實效疏

議處外官考滿事宜疏

查處不職佐貳等官以示勸懲疏

議處府佐官疏

議處改教官員疏

議處兵馬養病疏

高文襄公集掌銓稿目錄

二

卷之十

薦舉才望舊臣乞賜召用以裨治理疏

議處賢能官員以彰激勵疏

題加僉事蕭大亨服俸疏

改叅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議處審錄大臣疏

考選庶吉士疏

分撥進士觀政講求律例疏

議革會考科舉疏

題同都察院考察科道官疏

考察科道官疏

查處年老官員疏

議處各省兵備疏

參處郎中費懋樂疏

參處知縣王淑民莊鵬舉疏

參治刁官以肅選法疏

題究考察被黜官員朦朧在任疏

查究假官以正國法疏

禁姦偽以肅政體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三

參處崇明縣民黃善述等保官疏

卷之十一

議差尚書朱衡治漕河疏

議總督劉應節給由加恩疏

議加恩管河郎中張純疏

議恤刑官在差考滿疏

起用賢才疏

議加副使鄭洛職銜疏

議起用布政王宗沐疏

議加副使傅希摯職銜疏

題謫王親疏

查處王親疏

議謫王親疏

議加致仕僉事陳乙服色疏

議處知州等官容朝望等加銜疏

議處直隸縣官加恩疏

議留定興縣知縣任道疏

議處順天等府更置守令疏

議處知縣張旆加恩疏

議處廣東有司官加恩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四

議處江西縣官加恩疏

議處福建州縣官疏

議處廣西官員久任疏

議處知州唐執中疏

卷之十二

議革南京督糧都御史疏

議革廣東屯田僉事疏

議革廣東巡撫疏

議專任總部京糧官疏

議陝西添設憲職疏

議復督糧官疏

議廣西按察司改併道分疏

議復蘇松管糧叅政并水利僉事兼轄蘇松疏

議設土官學校補教官疏

補制敕房官疏

議歲終考覈鴻臚寺屬官疏

議考察光祿寺屬官疏

議增正歷監生疏

議懲酷官播示中外疏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高文襄公集

掌鈐稿

目錄

五

議加河道都御史總理軍務并復漕濮兵備疏

議責成州縣正官徵糧問刑及多選進士疏

議重民牧疏

議裁革冗員等事疏

議處兵馬正官并革曲阜世職知縣管民事疏

議處刑部司官究律久任疏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卷之十三

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疏

覆總督王之誥條陳疏

覆都御史李棠條陳疏

覆科道官條陳考察事宜疏

覆吏科給事中韓楫條陳疏

覆吏科條陳疏

覆都給事中韓楫條陳疏

覆給事中吳文佳條陳疏

卷之十四

申飭朝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疏

覆科道拾遺方面官疏

覆南京科道叅劾冒濫京堂疏

高文襄公集

掌鈐稿

目錄

六

議處都御史吳時來舉薦太濫疏

叅總督陳其學薦舉違例疏

叅巡按御史王君賞舉劾違例疏

叅巡撫熊汝達舉劾違例疏

叅巡按御史楊標舉劾違例疏

議處督撫等官劉應節等薦舉違例疏

叅巡撫都御史何寬等舉劾違例疏

卷之十五

覆侍郎楊魏乞休疏

覆尚書吳山乞休疏

覆侍郎陸樹聲乞休疏

覆尚書譚大初乞休疏

覆尚書黃光昇乞休疏

覆尚書林雲同乞休疏

覆都御史張紳乞休疏

覆尚書劉采乞休疏

覆侍郎翁大立代尚書吳嶽乞休疏

覆侍郎王遴乞休疏

覆左都御史劉燾乞休疏

覆侍郎任士憑告病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七

覆侍郎靳學顏告病疏

覆侍郎趙孔昭乞休疏

覆侍郎王遴乞休疏

覆尚書陳其學乞休疏

覆侍郎張紳乞休疏

覆尚書譚綸養病疏

覆侍郎李遷養病疏

覆尚書曹亨乞休疏

覆原任右諭德吳情乞原職閒住疏

覆尚書曹邦輔乞休疏

覆叅政曹科乞休疏

覆叅政方啟參乞休疏

覆布政凌雲翼乞休疏

覆布政劉斯潔乞休疏

覆副使張守中乞休疏

覆副使張嘉孚乞休疏

覆副使潘一桂乞休疏

覆叅政李玳乞休疏

覆副使李葵乞休疏

覆僉事紀大綱乞休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六

覆僉事劉田乞休疏

卷之十六

覆御史尚德恒論總督王之誥疏

覆給事中戴鳳翔論巡撫海瑞疏

覆給事中王楨論尚書孫植等疏

覆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覆御史成守節等論巡撫海瑞疏

覆都給事中溫純論總督劉燾疏

覆給事中張崇倫論都御史李邦珍等疏

覆宣大巡按姚繼可論巡撫方逢時等疏

覆都給事中韓楫等論侍郎游居敬等疏

覆遼東巡按向程論巡撫毛綱疏

覆御史邵永春總督王崇古互相論訐疏

覆給事中張國彥論侍郎姜廷頤疏

覆御史馬三樂論太常卿陳慶疏

覆給事中程文論孫丕揚等疏

覆科道官論漕運都御史陳炯疏

覆御史吳道明論應天巡撫陳道基疏

覆福建巡按杜化中論侍郎谷中虛等疏

覆給事中涂夢桂論侍郎谷中虛疏

高文襄公集

堂銓稿

目錄

九

覆給事中周良臣等論卿楊賢等疏

覆都給事中梁問孟追論貴州事疏

覆吏科論巡撫曹三陽疏

覆御史姚光泮論府丞丘有崑等疏

卷之十七

覆給事中舒化參郎中孫大霖疏

覆山西撫按并查盤御史交參員外席上珍疏

覆科道官參員外包大燿等疏

覆御史蘇民望參不到官員疏

覆科道官參尚寶司司丞駱相疏

覆保定巡撫宋纁參進士孫鳴鳳疏

覆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主事張振選疏

覆巡視科道參兵馬袁謙疏

覆科道交參僉事譚后疏

覆給事中光懋參兵備副使宋豫卿等疏

覆給事中章甫端參提學副使林大春疏

覆都給事中光懋參知州等官張求可等疏

覆南京科道交論江西科場大變參提學副使

陳萬言等疏

覆給事中賈三近參官疏

高文襄公集

堂銓稿

目錄

十

覆巡城御史王元賓緝獲鑽刺犯人孫五等疏

覆給事中宋之韓參官疏

覆給事中周芸參官疏

卷之十八

覆河南巡按御史蔣機參參政沈寅疏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參參議曹司賢疏

覆江西巡按御史劉思問參僉事陳成甫等疏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參都御史孫應鰲等

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傅孟春參副使周希哲疏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叅知府何維等疏

覆山西巡按御史武尚賢叅議黃九成疏

覆河南巡撫都御史栗永祿叅長史許邦才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羅鳳翔叅副使紀誠疏

覆山西巡撫都御史楊絲叅叅議查鐸等疏

覆保定巡撫都御史宋纁叅知府楊道亨疏

覆江西撫按官叅僉事康憲疏

覆江西撫按官叅處安義縣強賊劫庫失事官

員疏

辯理副使張鳳來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十一

辯理副使林挺章疏

議處聽勘僉事楊應東疏

辯理判官張齊疏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卷之十九

覆河南撫按叅官疏

覆直隸提學御史叅官疏

覆保定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覆廣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山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浙江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福建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湖廣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四川撫按叅官疏

覆總理河道侍郎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 掌銓稿 目錄

十二

覆順天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覆湖廣撫按叅官疏

覆江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三邊總督侍郎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江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操江都御史叅官疏

覆山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山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河南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山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廣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浙江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覆福建巡按御史叅官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 堂銓稿 目錄

卷之二十

題大學士夏言復官疏

題侍郎曾鈞贈官疏

題大學士梁儲孫補廕疏

再題大學士梁儲孫補廕疏

題大學士劉忠孫補廕疏

題大學士蔣冕孫補廕疏

題侍郎曾銳廕子疏

題侍郎劉源清孫補廕疏

題侍書李中子改廕疏

題侍書鄭守德廕子疏

卷之二十一

題黔國公沐昌祚襲爵疏

題南和伯方燁襲爵疏

題行查建平伯孫高添爵疏

高文襄公集 堂銓稿 目錄

高文襄公集卷之八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稿

正綱常定 國是以仰禪 聖政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撫浙江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谷中虛題稱原任刑部主事唐樞
先於嘉靖六年因論大獄奉 旨爲民近該吏部遵
奉 詔書題奉 欽依准復原職遇缺推補但本官
見年七十六歲似難久待欲將本官加陞卿寺官致
高文襄公集卷之八

仕又該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四川布政司
咨呈送合州原任吏科都給事中已故王俊民嫡長
孫王秉禮應該承廕結由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巡撫
四川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炯遵奉 詔書題稱原
任吏科都給事中王俊民卹錄等因該部題奉 聖
旨是王俊民贈太常寺少卿廕一子入監讀書欽此
已經通行查取見今到部及查王俊民得罪緣由竝
無案卷可查止據王秉禮稱說伊祖是爲大禮劾論
張璁桂夢得罪各案呈到部臣等訪得唐樞閉戶讀
書廉靜寡欲亦是善人谷中虛爲乞加陞亦是遵行

時例王俊民已奉 欽依廕子入監今亦查回似俱

應題覆但 登極恩卹錄廕一節中有妨於 聖德

而不可以示於天下者至今本之有改則於 聖政

未光故臣始未敢議行而謹爲 皇上明其意臣惟

君臣之義一毫不可或干父子之恩一毫不可或背

此乃萬古綱常所在不止唐虞三代用此爲治卽後

代之君亦未有舍此能立國者也我 朝規模弘遠

君臣之義極嚴父子之恩至篤以此 號令天下所

以治道邁隆古而陋近代迨我 先帝以聖神御極

駿烈鴻猷猷昭揭宇宙我 皇上嗣登寶位 志隆

高文襄公集卷之八

繼述所謂不改父之政實本心也而當時議事之臣

不以忠孝事 君務行私臆乃假托 詔旨於凡

先帝所去如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

不次超擢立至公卿其已死者悉爲贈官廕子夫

大禮 先帝親定所以立萬世君臣父子之極也

獻皇尊號已正 明倫大典頒示天下已久矣而今

於議禮得罪者悉從褒顯將使 獻皇在廟之靈何

以爲享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爲心 皇上歲時祭

獻何以對越 二聖則豈非欺誤 皇上之甚者乎

至於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豈無一人當其罪者而

乃不論有罪無罪賢與不肖但係先帝所去悉棄顯之則無乃以讐視先帝歟則無乃以反商政待皇上歟卽武王克商反其政亦不過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加意賢者而已未聞其於商家所棄之人盡用之也而况皇上乎皇上先帝之親子也議事者同先帝之臣遺諸皇上者也乃明於皇上前所爲如此是自悖君臣之義而傷皇上父子之恩非所以爲訓於天下也臣每私心痛恨至於流涕蓋自臣掌管部事以來凡遇此等乞恩者悉停格不行誠有所不敢所不忍也乃今又有唐樞王俊高文襄公集卷之八三

大多之一言耳乃其視今日之事何如哉伏望皇上敕下閣臣議行務將皇上繼述之本心與夫今日羣臣所以仰體聖心而敬承先帝之志者當何如爲是竝往日所行之非明白諭告天下以醒久迷之人心以開久塗之耳目嗣後敢有務行已私揚先帝之過者皆以大不敬論如此則父子之道正而皇上之大孝足以永垂於萬代君臣之道正而皇上之大法足以永鎮於萬方致理之原實在於此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奉聖旨大禮皇考聖斷可垂萬世諫者本屬有罪高文襄公集卷之八四

其他諫言被譴諸臣亦豈皆無罪者乃今不加甄別盡行卹錄何以仰慰在天之靈覽卿奏具見忠悃這所陳乞都不准行你部裏還通行曉諭以後敢有借例市恩歸過先帝的重罪不饒

辯大寃明大義以正國法疏

近該審錄重囚該刑部循例會同吏部都察院大理寺先於朝房內將各犯招由詳加檢閱內看得一起王金係陝西鄜縣民陶世恩陶倣俱係湖廣黃岡縣人申世文係陝西三原縣人劉文彬係湖廣黃岡縣人高守中係河南太康縣人該王金招稱在官陶

世恩由父陶仲文進用 恩陞尚寶司少卿自幼傳習陶仲文偽書世恩在官姪兒傲見世恩係近侍官員不合互相交結有在官申世文與金鄉里在官劉文彬武當山道士在官高守中俱與陶世恩鄉里金等各不合陸續來京互相援引與陶世恩陶傲結交窺探內情金等因結黨深圖遂不合妄造藥物希求侍用陶傲妄造九白等藥及兜肚香袍陶世恩妄造小酒等丹內用麝香附子等熱藥金妄造百花等酒令人啐飲卽刻丹田發熱申世文妄造天水生元丹劉文彬妄造經驗仙丹高守中妄造三元等丹各陸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五

續奏 進因前項丹藥俱係熱燥傷人之物致蒙大行皇帝誤服 聖躬違和金與陶世恩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各慮罪重仍各不合朋謀合製金裏水敷臍丸及太乙寶丹從鼻孔吸進符同奏入又蒙誤服內傷彌重至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金等又不合妄進湯藥一服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 聖體當蒙 遺詔方士人等各正刑章本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荷蒙 恩詔遵奉 遺詔內開王金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陶世恩妄進藥物致損 聖躬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從重究問欽此蒙錦衣衛將金

等拿獲開送刑部陝西司嚴究各情明白將王金陶世恩陶傲申世文劉文彬高守中俱問擬比依子殺父母律各凌遲處死决不待時等因臣等閱此招由不勝隱慟流涕曰 先帝之受誣一至此哉乃至日何可對衆出言審問故今亦不敢議而特爲 皇上聲明其說古之人君有殞於非命不得正而終者其名至爲不美蓋實有其事而不容掩故有以流傳而取譏於後也以我 先帝果是不得正終實有其事否乎 先帝聰明睿智允文允武事無大小悉洞燭其隱微至於保愛 聖體尤極詳慎卽用太醫院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六

一劑亦必有 御札與輔臣商確安肯不問可否輕服方士之藥又安有既服受傷不以爲言又復服之之理此自 陛下所明知也今乃曰熱藥傷人之物致蒙誤服 聖躬違和又曰丹藥從鼻孔吸進又蒙誤服內傷彌重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 先帝聖主也何乃不自愛重至是耶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 享年六十壽考令終蓋自古所罕有者末年抱病經歲從容上賓曾無暴遽此亦天下所共聞也今乃曰金等又妄進湯藥內有大黃芒硝等物遂損 聖體乃擬王

金等比依子殺父之律謂 先帝是王金等所害
皇天后土在上然耶否耶 先帝聖主也何乃致於
非命至是耶又果聞自何人何所證據而云然耶議
事者不知意何所爲乃假 先帝爲辭誣以不得正
終其將謂 先帝爲何如且 陛下以 父子之間
而明於 陛下前誣 先帝以不得正終其將謂
陛下爲何如今罪因招中明聞 先帝爲人所害是
何事體每歲審錄 大庭之上明說 先帝爲人所
害是何語言凡在臣民皆不忍聞久懷痛憤 九重
高遠此等形狀何由得知臣如不言其誰爲 陛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七

言者若不亟明其事恐天下後世信以爲真卒使
先帝抱不白之冤於天上留不美之名於人間則天
地古今之變無有大於此者而 陛下亦何以爲情
也伏望 敕下法司會同多官將王金等從公再問
務見的確然後 渙發綸音明其事於天下 宣付
史館明其事於後世使皆知 先帝以正而終更無
他說則不惟可以仰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 陛下
爲 親昭雪亦可以明 父子之恩臣等爲 君昭
雪亦可以盡 君臣之義萬代瞻仰在此舉也至於
王金等臣等非欲爲開釋直以 先帝受誣臣等一

念赤忠萬分不能自己特爲 先帝辯耳彼王金等
者惡孽滔天自有當誅之罪今只宜以本等罪名誅
之萬死何足惜哉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十七日具題
十九日奉 聖旨這事情重大着法司會同多官從
實究問明白來說

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
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大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
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
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八

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
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
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
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
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
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
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務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
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
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被
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

事無人爲禦臣不意 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是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充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九

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閱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邊方總督缺卽以邊方

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以候尚書之

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官有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苦視腹裏之官奚啻十倍而乃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十

在人先他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左其官使其功名常在入後尚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蹭蹬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效者旣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顧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停假之法如其在邊日

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為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既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即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為之所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為我皇上早為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為儲養以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士

裁斷 敕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盡周悉具見為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 聖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留者留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為本兵司屬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 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

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為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士馬之強弱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真偽皆其所知便可一問而得以是為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 聖明裁定 敕下臣等施行仍乞 著為令甲永遠遵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士

俾是數處之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這兵部司屬依擬選用着著為令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緩撫即以有才力者為之猶懼不堪即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

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旣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三

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效爲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歛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

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有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四

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這所議都准行

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報稱虜情緊急聲言欲犯古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尚書郭乾一人在任侍郎王遴提兵列營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曾俱尚未到任恐匆劇之際一人難以弼理臣等看得

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畧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
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
近 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
護尚屬單弱節報虜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
各枝兵馬既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勦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
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
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 陵寢兵馬
再照大臣受 命必 面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
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 朝之日合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五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
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
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

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既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
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既可朝發夕至又不
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
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
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
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
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盡周悉其見爲國忠猷都依議
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
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
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六

大理寺卿張紳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栗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伏乞 聖明於
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
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
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卽與額設者一
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既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
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
猜嫌殊非體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
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
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于職掌

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 准事例卽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三員以一防護 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必再行題 請煩濟庶先事既有豫備而臨時自可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紳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七

官以彰激勵疏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瘴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既不通於四方動靜尤難達於 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貨所出之地

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入此其一也貪風旣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旣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然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旣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敝將安極查得往歲奉 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一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六

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除雜流遷謫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知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叅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靖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

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等訪得續行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脈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 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 聖明特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七

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

二日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

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 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

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於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病瘡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脈聚而爲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脈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 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 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棟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集於堂階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理而欲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 皇上莫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三

係於黜陟而 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效職稱上等等者或且不得與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叅奏者即便叅奏不必待 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 命之時不拘多寡盡

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
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于
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
庶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于
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
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
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
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八

五

五

高文襄公集卷之八

高文襄公集卷之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稿

公考察以勵衆職疏

查得歷年考察調黜官員多循以往定數甚至掇拾
曖昧之事以充之且慮數有不足乃將半載以前被
劾官員不行題 覆候臨期奏補此皆本部累年之
積弊也臣等竊惟人才之在天下賢與不肖豈有一
定之數而 國家用人見賢即進見不肖即退亦豈
有明知不肖留以備斥之理至其所謂不肖必是大
奸大惡殘民害政者乃可當之而細微之過人所皆
有隱昧之事人所難明固不必虞羅乎此也况考察
之典所以懲汰官邪風示有位所關至爲重大而數
十年來每遇考察其懲汰之數大較前後不相上下
以是襲爲故常其數既足雖有不肖者姑置勿論其
數不足雖無不肖者強索以充可謂謬矣乃其稱爲
不肖者又多苛求隱細苟應故事而所謂大奸大惡
者或有所不敢問而佯若不知或有所不能識而反
稱高品縱豺狼於當路見狐鼠以塞責此人心所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五

不服也又於考察半載之先撫按論劾者俱不題覆
留作明春之數夫不善之人面目未露猶或有微倖
之心少存顧忌若面目已露明知必去則將無所不
至矣而乃留之在位半載之間民何以堪此尤不通
之甚者也茲者又當考察之期相應議處合候 命
下移咨都察院行各撫按官自今以始凡有糾劾官
員具本之日卽先革任聽處候有 命下本部卽行
題覆其所去者照依考察事例不得他日朦朧復用
其所留者待文書到日方許管事至於考察懲汰者
必是大奸大惡真正不肖之人一切隱細俱不必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二

果不肖者多不妨多去果不肖者少不妨少去惟求
至當不得仍襲故常如此則官不得逞其且去未去
之惡民不至被其已甚更甚之殘惡者不得倖免既
皆有以自懼善者不至濫及亦皆有以自安懲汰風
示之道庶乎有得等因隆慶四年八月初七日具題
初九日奉 聖旨是

明事例以定考覈疏

照得本部汰黜在外庶官全據撫按之糾劾必是所
論得實所擬得當然後乃可據也查得考察論劾事
例年老有疾者致仕罷軟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并

在逃者爲民才力不及者調用近又該本部題 准
凡官員貪酷異常者提問才力不及者分別等第或
調簡僻或調閑散或降級或改教二次不及者以罷
軟論皆著爲成法本部去留庶官咸以爲準而不敢
易乃近來各省撫按官往往事例不明任意輕重所
論所擬自相矛盾或論其操守之敗壞或論其氣性
之乖方乃擬曰所當致仕者也夫非老非疾則安得
致仕或論其賊私狼藉咸有證據或論其打死人命
數多各有姓名乃擬曰所當降調者也夫既貪既酷
則安得降調或論其行止之不端或論其昏庸之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三

甚乃擬曰所當改教者也夫不謹罷軟則安得改教
所論非所擬所擬非所論習以成風恬不爲異以求
其故則有二說焉或欲左謫其人以爲不甚言之恐
不能動也遂從而重劾焉是所擬雖是而所劾則非
也或欲姑息其人以爲既直述其事恐不可留也遂
從而輕擬焉是所劾雖是而所擬則非也撫按既自
依違則本部何憑處分自臣拱攝銓以來諸若此者
每爲釐正有劾之甚重而直擬其留者焉有劾之甚
輕而直擬其去者焉然亦只就訪之的知之真者釐
正一二以自盡其心耳而天下之大庶官之多安能

盡訪盡知若不明示事例則撫按兩可之說終不能破若不嚴加懲戒則國家一定之例終不能行是非奚由定而斥陟奚由明也相應申明題請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糾劾庶官務要遵照事例擬爲民者必述其貪酷之實擬開仕者必述其不謹罷軟之實擬致仕者必述其老疾之實擬降調改教者必述其行止未虧才尚可用而止不宜於繁劇有司之實其應提問者不得止論罷官其已經降調者不得再論不及如有仍前任意輕重議擬背馳者聽本部叅奏究治庶乎論辯有真而勸懲之理得名實不爽而綜核之治成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具題奉聖旨是今後各該撫按官糾劾庶職照見行事例據實分別論奏你部裏再加裁酌定擬去留如有不合規則輕重失倫者叅來處治

詳議調用條約以便遵守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職掌被劾考察通例年老有疾者致仕罷軟無爲及素行不謹者冠帶閑住貪酷并在逃者爲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內貪酷近該輔臣與刑部建議擇其甚者提問追究見遵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五

訖而調用一節先經御史樊獻科李承華韓君恩都給事中趙灼等節題該本部議覆另立降用一款至隆慶元年南京科道官岑用賓王原相等又欲革去此條亦該本部議覆一次才力不及者止照舊以原職改調如先經調簡後復不及者仍照新例降用及查京官考察事例才力不及者降一級調外任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外官考該才力不及者不徒曰調用而必曰酌量調用蓋原無一定之議貴在臨期審處而不必另立條款也如方面有司或但以原職繁難而調之簡易者或因其不堪原職而調之對品閒散

官岑用賓等所議而裁之則調用與閒住等條何獨不然而其所謂酌量者安在非通方之說也及如部議必再考不及方擬降用則是兩任皆無爲矣將不又犯罷軟之條乎臣以爲 聖明在上固爲官擇人非爲人惜官也相應通行酌議合無今次考察不分方面有司若止是才力不勝繁劇猶堪以原職調用者就註擬於才力不及調簡僻地方項下若原非繁劇亦不堪以原職調用者就註擬於才力不及調閒散衙門項下其跡涉瑕疵尚未太著者姑註擬於才力不及降級項下或才力不及不宜有司文學猶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六

造士者則註擬於才力不及收教項下總此四款皆麗不及之條猶致住之麗於老疾冠帶閒住之麗於罷軟不謹爲民之麗於貪酷而又加以提問之條也至於先曾調簡再考不及者則終難策勵其係罷軟甚明卽如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直從罷斥之議註擬罷軟項下無容輕縱一體請自 上裁如蒙 俯從敕下本部容臣等卽傳示來 朝諸臣各將所屬才力不及官員細評等第候過堂之日本部面加質證照前填註仍咨行各撫按官以後劾疏內有不及官員悉照前款明白者註以憑本部議覆施行不許仍

爲含糊降調之說以致銓補之日猶滋遷就之弊庶職掌益明遵行永便等因隆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

申明京官考滿事例以一法守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京官考滿俱論歷俸月日但足三十六箇月爲一考邇年以來兩京部寺及各處總督巡撫等官奉行此例者固多中間亦有未經交代到任卽以 命下之日爲始將在途月日准作實俸赴部考滿者事體不一相應酌議案呈到部看得 祖宗立法凡官員給由俱論歷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七

以其理一日之事則支一日之俸故以歷俸紀其月日而滿則赴考非謂虛曠之日可以一二假也其京官以 命下之日爲始者謂其身未出京原無曠日云爾若乃自內而外如部寺之爲督撫自外而內如督撫之回部院自此而彼如某督撫陞調某處督撫雖皆係京官然必到任支俸乃作實歷非謂 命下之日卽實歷之日也近來法紀漸廢朦朧弊多遂有駕 命下爲始之說不必到任支俸皆作正日而計以考滿者非惟以虛爲實事屬欺罔遂乃遷延桑梓不便到任以爲此等皆是正日固無礙於考滿也而

職業之曠廢實多矣爲弊至此所關非細既經該司查理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行令在京各該衙門以後或自內而外或自外而內或自此而彼俱以到任支俸之日爲始總計考滿其在途在家日月不許一槩朦朧扣算若已陞調候代者既尚在地方理事得准實俸離任之後截日住支持其給由本部查理明白方爲引 奏如有前弊叅奏究治庶人無僥倖之私事有綜覈之實等因隆慶五年六月初七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一應公差陞授官員給由事例也都查議來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八

再議京官考滿事例以一法守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前事本年六月初七日具題奉聖旨是一應公差陞授官員給由事例也都查議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在京官員考滿公差之日俱准歷俸但公差原旨 欽定期期近來奉使官員往往違限不來復 命其有在差陞遷者亦多違限不卽到任及至赴部考滿又將違限月日俱准實俸實爲欺罔均當議處案呈到部看得在京公差官員各有正限乃往往未事之先在家遷延不赴差所辦事之後又在家遷延不卽復 命雖有違限送問

之條然必違限既久方該送問其未應送問之前卽作實俸至於在差所陞遷者又往往以未到任月日作爲實俸朦朧考滿行之既久無人查覈所以怠玩效尤而曠廢者衆也合無今後公差官員惟正限之內准作實俸違限日久應送問者照舊送問其未應送問者正限之外俱作虛曠在差陞任者必到任之日方准實俸如有假捏日月以虛爲實仍前朦朧考滿者俱聽本部叅究罷職不叙庶人有警心而官無廢事也再照府縣官行取只論其選某選亦屬有弊蓋地方有遠近到任有遲速今不論其歷俸而但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九

其選某選則固有俸深不得取而俸淺得取者非所謂程功而進達也合無今後一以歷俸爲準果到任之後年月深者方得行取淺者不與不必論其某選則地方近者不至獨勞而遠者亦不敢遷延自誤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聖旨是

申議養病事例以一法守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查得嘉靖八年十一月內該都察院題爲催取風憲官員事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御史但有養病三年以上的都革了職着冠帶閑住以

後養病官員照這例行十二月內又爲前事該本部查得養病三年以上官光祿寺少卿等官胡潔等四十六員開坐取自上裁內給事中鄭慶雲嘉靖三年十月內養病六年正月內丁父憂不係三年以上人數主事李坦三年之內起文與三年之上者情似不同且事在例前合無俱姑容復職等因奉世宗皇帝聖旨這各該養病官多有託故在家營私你部裏既查年月明白都着照前旨行嘉靖十二年六月內該庶吉士費懋賢病痊到部題奉世宗皇帝聖旨費懋賢養病年久於例有違你部裏既查比進士高文襄公集卷之九

十

病諸臣中多假託營私或情有規避恣意家居及至過期巧圖援引當事者徇情姑息仍思請復職益致倣效成風甘爲欺罔甚非人臣之禮既經該司查呈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官備行境內養病官務要及期赴部方准叙用若到部在三年之外雖稱三年之內給文仍照違限罷職不叙其三年赴部而又稱中途患病者照有疾例致仕庶欺肆知警而官事亦不曠廢至於地方有遠近不同未必一時盡知不知而犯難以遽罪合令各撫按官將行到日期作速回報以後病痊到部高文襄公集卷之九

十一

議處廢官及遠方府守疏

竊惟國家用人欲其修政而非徒養以祿也其守土之官有人民社稷尤須慎簡而非可以備員也今官生一途在宗人五府者率多出爲雲貴兩廣知府不旋踵輒罷去蓋曰此輩不足用姑如是處之云爾然不知官生中固未必皆可用之人而亦未必無可用之人今率出爲雲貴兩廣知府又不旋踵罷去

遂使有志者皆自嘆沮曰吾不過雲貴兩廣知府又不旋踵罷去也其無志者則般樂以待遷曰吾固不失爲雲貴兩廣知府以是相率不務樹立善政甚鮮况雲貴兩廣皆稱絕徼所當生養撫輯尤甚內地而又去京師極遠聲聞難通官其地者易於縱肆知府實其一方之主顧可爲官生了事之具哉夫既用其人矣而故示之不足用是棄其人也既爲地方設官矣而故使之不善於官是棄其地也人則吾人地則吾地求其用求其治且不可得獨奈何故棄之斯不亦舛謬甚乎臣惟部署等官年資深者始得爲知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主

官生既可爲知府乃何獨不可爲部署等官合無今後凡官生出身者除各小官照常隨內外陞用其六七品以上者許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丞等官以觀其政績果能稱職便當爲知府爲藩臬固不必遠方也知府藩臬又稱職又遞陞之固不必有限制也其或不稱或不自修檢則考察及劣處事例有在將亦無望於知府矣而况其上乎至於遠方知府宜與在內地者一體除授一體陞遷不得復有低昂如此則進取之途不靳於廢叙而奮勵必多循良之澤可被於遐荒而疆圉自靖斯於用人安民之道兩

得之矣等因隆慶五年六月十五日具題十七日奉聖旨是

議處科目人才以興治道疏

臣惟國家之用人皆欲其砥礪名節建立事功以共成熙平之治非徒以一日之短長遂爲終身定例而故有所抑滯於其間也今布列中外自州縣正官而上大較皆科目之人而科目分數進士居其三舉人居其七所謂進士舉人者亦惟假此爲網羅之具以觀其他日之何如而非謂此必賢於彼也國初進士舉人並用其以舉人登八座爲名臣者難以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主

二計乃後進士偏重而舉人甚輕至於今則極矣其係進士出身者則衆向之甚至以罪爲功其係舉人出身者則衆薄之甚至以功爲罪上司之相臨同列之相與炎涼盈面可鄙可羞之甚而皆不自顧也至於保薦則進士未必皆賢而十有其九舉人未必皆不賢而十曾無其一也至於陞遷則進士治績之最下者猶勝於舉人治績之最上者也卽幸有一二與進士同陞然要其後日則進士之俸少而陞官又高舉人之俸多而陞官又劣也若夫京堂之選則惟進士得之而舉人不復有矣其偏如此遂使進士氣常

盈舉人氣常怯盈者日驕每襲取而寡實怯者日沮率墮墮而怙汙以故舉人皆不樂仕苟年稍強學未甚荒者皆相與遷延冀倖一第直至年邁學荒淪落已甚然後出而就選以爲姑用了事云爾間有一二壯年從仕者又皆爲貧之故求溫飽者也若是而欲望其有爲胡可得哉及其不能有爲則又曰此輩果不堪用然不知乃用人之偏所致而非其本體果皆如此也夫崇尚進士纔三分耳而又使之驕棄却舉人已七分矣而皆使之沮則天下之善政誰與爲之而民生奚由得安也臣愚以爲欲興治道宜破拘攣

卿無不可者如此則拘攣之說破而功名之路開苟非至不肖者必不甘於自棄也至於舉人就選之時又必稽其年貌五十以上者授以雜官不得爲州縣之長蓋州縣之長責任艱重須有精力者乃可爲之彼其精力既衰胡可以爲哉如此則人皆赴可爲之時以赴功名之會而甘於淪落者或寡矣夫舉人與進士竝用則進士不敢獨驕而善政必多進士不敢獨驕則舉人皆益自効而善政亦必多卽未必人人皆然而十分之中少亦可有六七固已過半矣善政多則民安民安則國可富而教化可行熙平之治可庶幾望也臣誠愚昧所以爲國謀者如此伏惟聖明裁斷敕下吏部施行天下幸甚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祖宗用人原不拘資格近來偏重太甚以致人無實用事功不興覽卿奏具見經濟宏猷於治道人才大有裨益依議着實舉行吏部知道

議處馬政鹽政官員以責實效疏

臣惟國家設官各有所職而非故爲剝員也若係剝員則不設之矣其用人也乃使之各舉所職而非徒以安置也若所當安置者則不用之矣今行太僕

苑馬寺專理馬政戎伍所資鹽運司專理鹽政國用所賴皆係緊關要職非閑局也而近來視之甚輕卽卿與使皆以考不稱職有物議者陞之夫安置其人而名曰陞是以棄之之道用之也陞而實以安置是以用之之道棄之也棄之而用則其任必不勝用之而棄則其政必不美臣不知用人者乃何以若此也或曰考不稱職有物議者將何以處臣以爲不然夫考課貴嚴果不稱職有物議直去之而已矣獨奈何以此等衙門爲安置之所哉旣劣處之使之覩顏又姑容之使之尸位遂致政務廢弛苟且狼籍而奸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六

之弊且多 祖宗之設此官意何爲者而乃使若此哉合無今後大破常套凡卿使員缺必以廉謹有本望者推補而又議其階格卿視布政司叅政使視按察司副使待政成之後視叅政者陞與叅政同視副使者陞與副使同如更優異查照 先朝故事超等擢用則其官自重矣其官重則賢者樂就必且盡心於所職馬政鹽政當自修舉而所利於 國家者必多非惟 祖宗設官之意可以無失而用人之理亦得之矣伏望 聖明裁斷 敕下吏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卿所言是馬政鹽政國家重務必重其官乃可責以實效着吏部着實舉行

議處卑官地方以順人情疏

竊惟聖人之爲治也以法以情若情礙於法則當以法爲主情不足言也如於法無所礙而於情有所苦則必爲之通之乃順治之道也 國家用人不得官於本省蓋爲族閭所在難於行法身家相關易於爲奸故必隔省而後可焉然此惟有民社之寄者宜然若大學官司教倉官守支驛遞官典應付開墾官管開闢則非有民社之寄者也而又其官甚小其家多貧一除遠地遂有棄官而不復之任者焉有去任而不得歸家者焉其情亦良苦矣而欲使在官者安心以修職亦難矣查得近例學官係邊遠人者得除本省地方皆甚以爲便夫使於法果有不可則安得以遠方之故而遂礙於法乎使於法果無不可則雖近地固亦無礙於法也而何獨遠方學官旣無不可則倉官及驛遞開墾等官又何獨不可乎相應酌量議處合無今後學倉驛遞開墾等官俱得除本省隔府地方不必定在異省彼其道途易達妻子易携必重棄其官而安心於所職如有敗於職者卽重懲之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七

亦且甘心也若此則變通之理得而體悉之仁溥亦
聖朝寬大之政也伏乞 聖明裁斷施行等因隆
慶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依
議行

議處欠糧欠穀官員以圖實效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戶部咨為陳愚見備
賑荒以固邦本事該巡撫陝西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楊思忠題稱葭州等衙門知州等官尹際可等
二十五員俱積穀數少八分以上與明例有違俱應
照例降調等因又准戶部咨為時值匱乏計處時務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太

最要三事以濟艱難以圖久安長治事內開河南洛
陽縣知縣鮑希賢等六員起存錢糧未完五分以上
照例住俸督催仍咨行吏部停止推陞行取等因俱
覆奉 欽依咨部送司查得欠穀官內王桐已於本
年六月陞山西潞安府同知聶守中陞大同府同知
劉畿於四月陞 慶府右長史薛綸於五月陞兵部
武選司主事賈待問於五月行取陰鶴於二月陞陝
西秦州知州楊作舟於四月陞河南鈞州知州欠糧
官內鮑希賢已於五月行取俱經題奉 欽依遵行
去後今據戶部咨開前項官員降級住俸停止推陞

行取相應議處等因案呈到部為照軍國之用取諸
稅糧所關至為重大而鮑希賢等不行上緊催徵拖
欠數多委宜住俸督催不得輒陞遷行取內鮑希賢
雖已行取亦須如例停止待完糧復俸之日方得赴
部考選至於尹際可等二十五員以穀少降官雖係
明例不無可議夫積穀催完雖亦要務然較之起存
錢糧輕重自是不同況其地方貧富詞訟多寡而
處者非可以數定也若不論地方貧富詞訟多寡而
一例取足其數則民貧及訟簡之處將何取辦無所
取辦而遠降其官豈理也哉而官恐於降則遂別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左

事端逼迫小民以求足數而民之受害反多非所以
為計也合無行令各撫按官今後積穀各照地方難
易以為多寡之數而各取贏焉中間如有乾沒贓罰
以致積穀數少者叅奏鞫問其怠玩不行用心者重
則叅究輕則自行懲戒明開考語送部以俟劣處不
必遽議降調庶事既可辦而官民亦兩得其安也其
尹際可等已陞取者照去任免叅事例各令赴任赴
選在任者即照新議處分似為順妥再照戶部原題
欠糧降調之例行之雖久然於事體亦屬未便事關
本部亦當議處夫徵糧乃有司第一事拖欠太多則

其不職可知降調示懲良非過也但方催徵之時而降調以去則權官既不用心而新官到日又便未得要領即得要領亦未必果勝前官而顧已有數時延誤是欲急而反遲也且地方亦有難處累人者各官恐其爲累亦有願離此地以別就功名者於是不行催徵甘心降調則降調亦不足以爲懲若乃前官拖欠數多後官催徵勤止作前數而足年之糧反稱拖欠亦非事理之所安也合無今後催糧者以見年爲正徵而分數要足當年即完以前欠爲帶徵而分數較少陸續補足總計正徵不完幾分以上帶徵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平

完幾分以上者議定降格其該降者不必調去只降一級令其仍在地方管事待糧完之日方復原官復官之日方准實歷計日考滿行取陞遷彼知不能免而又望有出身之日則催徵必不敢怠矣然此特爲急事者懲也而亦有地方原係十分凋敝百姓逃亡田地拋荒數多賠納不前雖盡力催徵而必不能完者若不另行議處槩在降官之列則雖賢能不能自免是無益於事而徒以地苦其官也而官於此者苦無出身之路將遂嚴刑以求必辦於是民之逃亡地之拋荒益多而地方凋敝益甚是以官苦其地也

合無行令各該撫按官將十分凋敝地方查出另處不妨少加寬假定與限期令其存恤窮困招集流亡開墾荒田待民困稍蘇徐行徵補如資俸已深而限期未滿糧有半完者亦得陞遷行取庶官免無辜之罰民免重逼之殃雖不能即完於今日亦尚可望於將來也然此尤須查覈的確若係但可催徵地方不得混入此例以開僻路其流亡拋荒多者必是原來如此而本官適承其敝方准寬假若致自本官或前雖有流亡拋荒而致本官愈加甚者仍當重叅罷黜不得槩議降級撫按官如有隱縱聽本部及戶部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三

奏治罪夫昔之所行力主嚴急似可以濟事也而於人情不通則法不能行寔有反增其累者焉今之所議稍從平恕似不足以濟事也而於事理得當則法在必行寔有可收其成者焉用人理財絜矩之道似是如此伏乞 聖明裁斷臣等移咨戶部查照施行等因隆慶五年八月初七日具題初九日奉 聖旨依議行

議處外官考滿事宜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貴州布政司咨呈起送鎮遠府知府薛紹三年考滿齋繳牌冊到部送司

查得隆慶四年四月內據原任貴州都勻府今改調鎮遠府知府薛紹義男薛興具通狀告稱有父薛紹係湖廣荊州府江陵縣人由舉人歷陞貴州都勻府知府隆慶元年二月初九日到任三年五月內因秋糧不及原額照例降調蒙巡撫都御史趙錦保留題奉 欽依姑免降級仍留本府管事查得原缺已經銓補將父復除鎮遠府知府是父先任都勻實歷俸三十三箇月止少三箇月未經考滿且都勻鎮遠俱屬貴州乞賜行查令父再歷俸三箇月起送考覈等情到部送司行准文選司付隆慶三年八月准戶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三

咨開巡撫貴州都御史趙錦題保都勻府知府薛紹偶值時勢之難催科未能及數然盡心職守地方攸賴姑免降級題奉 欽依移咨前來案候在卷查與所告相同查得本官先任都勻既經巡撫題免降級止因員缺銓補以故復除鎮遠較之改除更調事例不同相應通作三年考滿已經行令攢造牌冊齎繳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本部見行事例在外官員考滿前任日少計算通理若過十八月之上另歷三年蓋恐其前任事遠難於稽察也然不知考滿者官之賢否 朝廷之斥陟係焉一日不可放

過者也若後俸少者止積後俸以考不論前俸則其前任倘曾有奸弊罪犯顧可置之不理乎其於國法似爲未安今知府薛紹兩任俱在貴州事蹟尤爲易見更當議處合無准其考滿並將以後考滿官員不論前後歷任年月多寡俱得通理本部仍兼查兩處賢否以行考覈庶賢者不至棄其前功不肖者不得逃其往咎斯於事理爲當等因隆慶五年七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查處不職佐貳等官以示勸懲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三

正佐首領教職等項官員率皆取據撫按考語優劣以爲黜陟其克守官箴廉能稱職者復查果愜輿論則循資推擢以示激勵及有貪殘害民聞茸廢事者本部先奉 欽依通行各該撫按徑自拿問訖中間有開來考語甚惡而未見處分者本部悉陞授王官職任以示斥罰案呈到部看得州縣正官陞授王官者常少惟佐貳首領教職陞授者多緣正官官守有議撫按例得叅劾改降惟佐貳首領教職等官既無叅劾之例必俟三年大察方行黜落不無殃民廢職縱惡長奸是以欲行查照前例改陞王官蓋有以處

之也然實雖擯抑名則陞遷固是一時救弊之權終非國家痺惡之體相應議處合無恭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即將前項各官罪過顯著者遵奉前 旨拿問罪過差薄者行令革任閒住按李徑自具題以憑覆奏施行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

議處府佐官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查裁革起復知州知縣舊例俱係雙月急選自隆慶三年七月內該禮科給事中朱良佐題為祗承 明旨敷陳末議以仰裨用人理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七

急務事該本部覆議得守令職在親民不容久缺近因應選進士數少大選舉貢不多以致各處州縣正官缺至數十餘員甚至有經年未補者合無今後遇有服闋裁革知州知縣查無違礙即行除補覆奉欽依除欽遵外今查得府同知通判推官亦係親民之官如延安鞏昌瓊州俱係臨邊有事地方府佐官員難以久缺似應酌處案呈到部看得府佐官員職司分理若候雙月急選則久缺者不無乏人廢事既經該司議呈前來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將見聽選與今後起送起復裁革二項府佐官員到部者查

無違礙照依知州知縣事例遇有相應員缺即行補除其改調等項仍照常急選施行隆慶四年七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

議處改教官員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各府州縣通判推官知州知縣凡遇考察被劾才力不及改教者例改府學教授今查得各省府學有限近年以來改教官員數多有候缺一年之上猶未得改者即今聽選見有一十餘人府學教授止有二缺若欲委曲騰缺事體殊為未妥若令守候日久選法不無壅滯相應酌處案呈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七

部看得各處府學教授缺少近年改教官員數多本部既難於疏通各官亦苦於守候既經該司查議前來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將在部聽選與今後改教到部者除儘補府學教授外若遇人多缺少不論州學學正縣學教諭酌量改除以後仍照府學教授一體陞遷庶不滯於銓法且有便於人情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

議處兵馬養病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該中兵馬指揮司副指揮席應奏稱病勢危急不能供職乞放回籍調理等因奉 聖

旨吏部知道欽此查得先該本部題 准凡兵馬指揮不係科目出身者有疾俱令致仕不許回籍調理等因查呈到部爲照京官有疾俱准回籍調理此係見行事例乃 國家所以體羣臣而優恤之者也故告病者止當覈其病之虛與實不宜論其官之大與小果係詐病卽官之大者亦所難容果係真病卽官之小者亦所當體若兵馬指揮亦係在京官員乃以其雜行小官有疾輒令致仕則豈以官之小者遂不得有疾乎抑豈以小官之疾遂不足憫乎其於人情事理似覺未安况序班等官亦係雜行小官俱准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九

奏

病而兵馬獨不然待之似爲不均今兵馬副指揮唐應患病情由既有同僚同鄉官保勘前來並無虛偽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令其回籍調理痊可之日起文赴部聽用以後兵馬司指揮及副指揮有患病者俱照席應事例一體施行等因隆慶五年四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九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藁

薦舉才望舊臣乞 賜召用以裨治理疏

臣惟有才不用與無才同用不當才與不用同今國有甚大之事而人有當用之才臣職在進賢敢不以薦竊見邊徼之間尚然多故兵樞之地終鮮定謀每遇事至輒顛顛倉皇靡所可否則以邊情之未達也照得致仕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博才猷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一

明達戎務暢諳年紀未衰正堪宣力若用之專理兵政必然事至能應調度不差可副安攘之托又如東官將出而輔導之職未全纂修務繁而副總之員尚少則老成文學之臣不可不求也照得致仕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高儀德望甚高文學且裕年甫逾艾精力有餘若用之於輔導必多啓沃之功若用之於纂脩必就編摩之績如蒙 皇上不以臣言爲謬乞將二臣特 賜召起俾各以原官與司前務庶 國無廢事而二臣未盡之蘊亦得以終效於 明時也等因隆慶五年三月二十四日題二

十六日奉 聖旨楊博高儀准起用着便行取來京

議處賢能官員以彰激勸疏

查得山西布政使司分守汾州左叅政張蕙按察司分巡北中二路兵備副使廖逢節山東按察司整飭天津等處兵備僉事吳一本俱才力精明政績顯茂且論其歷履備嘗苦辛計其俸資久應遷轉但見任緊要之地似難輕易而一令久任則賢能之官反落人後非所以爲勸也相應議處題 請令候 命下

將張蕙加陞山西按察司按察使廖逢節加陞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吳一本加陞山東布政司右叅議仍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三

兼舊銜照舊管理地方事務本部給憑移咨該部換給 勅書令其欽遵行事隆慶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題加僉事蕭大亨服俸疏

查得湖廣等處按察司等衙門按察司等官楊綬等共一十五員俱賢能卓異到部先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條陳卓異諸臣特加風勵該本部覆議得楊綬勞堪江一麟徐學古高文薦章時鸞許希孟林會春近已優陞侯必登李渭陞俸在先蕭大亨丁應幹歷俸尚淺容臣等另行議處其餘成位曹大埜劉不

息縣令又以行取爲重等因已經覆奉 欽依除欽

遵外照得陝西按察司僉事蕭大亨江西南昌府知

府丁應璧計其資俸未應遷轉論其卓異似當優敘

相應題 請令候 命下將蕭大亨加陞從四品服

俸丁應璧加陞從三品服俸照舊管理該道該府事

務本部各給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替初

心政成之日另議陞用隆慶五年五月初八日題初

十日奉 聖旨是

改叅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專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三

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

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

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寧及

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監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

則操練兵船稽察奸弊催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

該叅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勦捕以靖地方合當推

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潮惠尤甚先任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盜安民是以本部即擬陞

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

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

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有餘敢於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兼以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勅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邇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四

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可以固疆圉事理未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

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陞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縣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勤商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官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鎰寧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五

議處密錄大臣疏

照得每年 朝審重囚五府九卿衙門官俱在而吏部尚書則執筆獻決臣攝部事昨歲審錄曾當其事人命至重招詳且多臣寔晝夜詳閱且集刑部司官面質者十餘日乃得其情彼時內閣有輔臣四人而李春芳又復居首故臣得以盡心於此茲者復當審

錄而內閣人少臣又忝首臣機務爲重即一日不敢暫離而況有十餘日之專功乎人命所係又非可以草率而爲事既未便理合題請臣思得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掌兵部事楊博見是吏部職銜執筆獻決亦自順妥伏乞聖明裁斷恭候命下臣等遵奉施行等因隆慶五年九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准卿奏着楊博審

考選庶吉士疏

此係常行然一甲三人不送翰林讀書者六十餘年今乃再始故錄之存事例云

該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建極殿大學士掌管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六

吏部事高拱等題本月初九日該臣等題稱會同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臣張四維右侍郎臣魏學曾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臣潘晟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王希烈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讀學士臣諸大綬將吏部開送進士趙鵬程等一百八十三名遵奉聖旨考選得文理平通堪充正卷三十卷文理亦通堪充副卷十卷各擬名次封進御覽伏乞聖明裁定發下臣等仍會臣四維等拆卷填名具奏等因十二日奉聖旨是正卷准改庶吉士作養欽此臣等謹欽遵會同臣四維臣學曾臣晟臣

希烈臣大綬將蒙發下正卷三十卷照依各次開

拆填寫名籍上進聖覽伏乞勅下吏部遵照

欽依內事理將趙用賢等改授庶吉士與同第一甲進士張元忭劉城鄧以瓚俱送翰林院讀書進學臣等仍照例行工部將本院房屋量行修理并各該衙門將合用卓凳筆研紙墨酒飯皂隸等項各照例辦送應用其教書官臣等另行推舉上請等因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臣等遵奉欽依將進士趙用賢等三十員照例改授

庶吉士與同第一甲進士張元忭劉城鄧以瓚俱送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七

翰林院讀書進學其合用卓凳筆研紙墨酒飯皂隸等項照例行各該衙門辦送應用隆慶五年六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聖旨是欽此

分撥進士觀政講求律例疏

准禮部咨該本部題隆慶五年三月十八日欽奉

黃榜賜進士張元忭等及第出身有差已將第一

甲張元忭等三名題奉欽依咨送吏部外所據第

二甲趙鵬程等第三甲金階等共三百九十三名恭

奉太祖高皇帝欽定資格第二甲從七品第三甲

正八品俱送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具題奉聖旨是

欽此欽遵移咨到部送司除第一甲張元汴等三名已經另行題請除授外其第二甲第三甲例該分撥各衙門各照出身等第支俸辦事及查得成化二年三月該都察院左都御史李秉題稱我朝設科取士固非一途而首重者進士之科中間建功立業克稱任使者固多然昧於法律誤罹憲章者亦有推原其故蓋由其以科第自足於法律全不究心一旦任用罔知攸措乞勅吏部等衙門將分撥辦事進士俱令講習法律等因該本部覆題奉憲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又查得弘治九年三月該本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八

題為疏通選法事節奉孝宗皇帝聖旨進士不必放回着分撥各衙門習學政事不許懶惰欽此俱經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臣等查照舊例欲將第二甲趙鵬程等七十七名三甲金階等三百一十六名分撥各衙門各依出身等第支俸辦事仍行各堂上官約束俱在本衙門講求律例習學政體定以課程時加考校務期明曉法制通達治理以副任使待後本部查酌內外應選員缺挨次取選等因隆慶五年三月三十日題四月初二日奉聖旨是

議革會考科舉疏

准禮部咨據順天府呈照得本年八月初九日本府開科鄉試乞將應試歷事監生早為考試備送本府以憑遵奉施行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該科給事中張鹵題為振賢科定額貢以羅真才以永治安事該本部議覆舉人一名取科舉三十名今後俱合以此為準此外不許過多一名兩京監生亦依該中解額照數取送見在坐班者送該監考選歷事聽選等項臨期吏禮二部侍郎各一員會同考選等因奉世宗皇帝聖旨依擬行欽此今照試期在邇相應移咨吏部行取各衙門歷事監生會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九

同考送合咨查照催取至日希由會期考試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禮部咨稱吏禮二部侍郎各一員會同考選科舉一節為照歷事監生考送科舉原係各衙門自行後因徇私濫送遂令吏禮二部堂上官會考乃是一時釐弊之意然以順天府鄉試而用吏禮部堂官為之考送科舉於體統終為未妥况今本部右侍郎靳學顏尚未到任止有左侍郎王本固在任每日承旨奏事難以前赴貢院會考且科舉事於吏部本無關涉似亦不必用吏部官相應題請伏乞勅下禮部另行議處徑自奏請施

行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

題同都察院考察科道疏

隆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卽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欽遵已卽移文科道衙門查取職名待到日卽行考察外臣等查得京官六年考察皆是吏部都察院同行蓋欲參酌衆論而務得其當也惟是嘉靖丙辰春大學士李本管理部事考察科道係奉 旨專行與都察院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十一

無預今臣等奉 命考察科道官雖與李本事例相同然竊思考察貴精耳目貴廣似宜與都察院同行爲當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將各科道官仔細考察庶得參伍之情以盡大公之道等因隆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

考察科道官疏

隆慶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欽奉 聖諭朝覲在邇糾劾要公自朕卽位四年科道官一向放肆欺亂朝綱有奸邪不職卿等嚴加考察仔細來說欽此後該吏

部題前事查得京官六年考察皆是吏部都察院同行蓋欲參酌衆論而務得其當也惟是嘉靖丙辰春大學士李本管理部事考察科道係奉 旨專行與都察院無預今臣等奉 命考察科道官雖與李本事例相同然竊思考察貴精耳目貴廣似宜與都察院同行爲當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容臣等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將各科道官仔細考察庶得參伍之情以盡大公之道等因題奉 聖旨是欽此除咨行都察院欽遵外臣等竊惟 聖明在上法紀森然科道諸臣安敢懷奸欺亂干冒 憲典蓋自不能容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十一

乃若不職則有之臣等謹遵 嚴諭會同都察院堂上官將各科道官逐一仔細考察覈擇其公論難容者照不謹與浮躁不及事例開列上 請其有應議外補者容另本續處伏望 聖慈俯賜優容曲培上氣不勝幸甚再照科道係耳目之官其任甚重所以國家待之甚優而責之亦甚備至其職掌所在各有一定之體比諸司尤爲甚嚴乃行之既久漸有出入相與循襲而不自知仍乞 天語叮嚀訓戒務俾各持敬慎以尊 君各秉公忠而體 國無徇小名而以濟事爲心無應故事而以真實爲美至於職掌所

在更要講究必明遵奉惟謹不得以私意有所出入則耳目之官斯稱而 皇上慎重此官之意亦不孤矣隆慶四年十月二十六日會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這各官既考察停當依擬不謹的着冠帶開住淨躁不及的俱降一級調外任科道係朝廷耳目之官責任至重今後都要秉持公正遵守成憲謹修其職不許恣意妄言搖亂國是倚借言路報復恩讐有這等的重治不饒

查處年老官員疏

照得 國家成例官員年老有疾者致仕以其精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主

衰而不足以任事也况按察使係外臺之長綜核庶職詳讞獄情事務繁鉅必得年力富强者方能勝任臣因檢閱文冊內查得廣西按察司按察使丁湛係江西九江府彭澤縣人中嘉靖八年進士三十一年以副使爲民隆慶二年三月內該浙江撫按官劉畿李淑和勘明到部題 准起用歷陞今職且查本官中進士時行年三十八歲今扣該行年七十九歲則是衰疲已甚豈能釐奸決獄總憲一方况來歲當天

下諸司朝 觀該省大小官員全是按察使官詳覈

考語而議去留若以八十之人常之不惟奔走艱難

祇恐賢否混淆有傷 大典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本官照依年老事例回籍致仕遺下員缺另行推補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議處各省兵備疏

照得先該兵科都給事中溫純等條陳內開廣東各道兵備不堪者行令亟處速以才猷克壯者調補該本部覆議得兵備官員非獨廣東所當亟處至於各省兵備亦當酌議若不絜短度長更移調置恐有才非所宜者必致誤事其應更置者亟行更置庶於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主

體爲當已經覆奉 欽依除欽遵外查得井陘兵備崔近思陳州兵備傅霖臨清兵備喬應元潁州兵備劉得寬等或武畧之未閑或才力之未贍或困於久病之嬰身或奪於家難之亂志均於地方未便相應議處題 請恭候 命下將崔近思傅霖喬應元劉得寬暫令回籍聽候別用遺下各缺本部查訪賢能官員克堪兵計者速行銓補隆慶四年四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是

叅處郎中費懋樂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該原任工部屯田清吏司郎中費

懋樂奏稱嘉靖四十一年奏 准回籍遷葬次年正月內爲 皇極殿工完 欽陞一級至四十三年十一月內起文赴部不意感冒風寒遂成痰癰不能前進奏 准調理見今痰火攻作肢體痿痺不能圖報伏望 准臣以四品服色致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京官養病到家調理痊可即便依期赴部聽用若有托故延住三年之外者照例革職今查本官於嘉靖四十四年九月內復奏養病及今延至九年方行奏 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古

於例有礙相應查叅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工部屯田司郎中費懋樂既稱給假回籍聞 命陞級自應依期前來謝 恩供職斯爲臣子之義却乃恣意偷安延至九年及聞本部申明舊例遂徑自奏擾且圖加陞服色曾不思過違限期已當罷職而况九年之久即當時陞爲四品已當一併褫奪而况今日陳乞事屬妄干法難寬假合候 命下將本官革職冠帶閑住以正養教違限之條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費懋樂着冠帶閑住

叅處知縣王淑民莊鵬舉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主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箕咨案照本年七月內本職閱得邸報內一本爲大選官員事內開王淑民陝西人除山陰縣知縣莊鵬舉北直隸人除廣靈縣知縣彼時本職因舊官離任新陞未至一切秋防之事缺人幹辦又恐各官枉道回籍不無耽延有妨邊務已經牌行大同府差人前赴北京催取各官星夜前來到任管事去後今據該府申據山陰縣新選知縣王淑民呈稱本職見年三十五歲係陝西西安府咸寧縣籍商寓楊州府江都縣地方由隆慶五年進士蒙撥遊戶部辦事選用間於六月二十二日偶爾中暑陡患霍亂吐瀉復轉瘧疾每日舉發後蒙除授今職引奏謝 恩及見部俱不能出已將患病情由具狀告蒙通政司轉送吏部文選清吏司并吏科查明寬限回籍調理原領憑限本年十二月初一日到任近因疾勢轉劇飲食減少臥床不能動履回籍亦不能行但本職年力正富自當領憑依限赴任以盡職業豈敢怠惰愆期緣醫療少效情不得已除遵蒙抄牌回籍調理痊日兼程赴任呈乞轉達施行等因又據原差快手馬世太稟稱新選廣靈縣知縣莊

鵬舉憑限本年十月十五日到任本官回籍候限期至日前來到任各緣由到府轉申到職據此看得山陰縣知縣王淑民廣靈縣知縣莊鵬舉既選給領文憑迄今半載尚未前來且王淑民雖稱患病未知真偽莊鵬舉回籍日久亦有規避邊方之情況該縣掌印正官各有邊方事務加以近日包城脩堡皆係職務各官延緩日久未免縣事堆積擬合咨請裁處或以各官俱病就近別選銓補或移文催令作速起行前來到任如此庶政務不廢邊方有賴矣等因咨部送司查得山陰縣知縣王淑民廣靈縣知縣莊鵬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七

俱隆慶五年六月除授前職及查得王淑民憑限本年十二月初二日到任莊鵬舉憑限十月十五日到任案呈到部看得都御史劉應箕咨稱知縣王淑民莊鵬舉患病回籍日久乞覓就近別選或催令到任各一節爲照人臣義在致身凡職所當爲即生死禍福不得而顧況可擇利而後動擇地而後官乎今王淑民等既叨承 欽命有一方民社之責自當依期到任供職却乃遷延閭里不肯赴任及本處差人催促則又以患病爲辭夫如果有病何不爲休致之請如果無病是顯有規避之情人臣致身之義端不如

此況山陰廣靈二縣俱近邊方一應修理城堡催徵錢糧關係軍情尤非腹裏州縣之比乃經時累月不肯一至其地不知地方事務付之何人肆晏安之私而不顧簡書之可畏希改圖之便而頓忘職分之當修使待選者盡如二臣所爲則南北邊徼之地將不用守令而後可乎二臣不忠之罪于是乎難逃矣況今歲六月大選之時王淑民即托病不肯謝 恩又不肯赴部領憑而今又不申呈巡撫公然自稱有病則其悻悻之意久矣是二人者俱有罪而王淑民爲尤甚合候 命下將王淑民降二級莊鵬舉降一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七

俱仍在邊方用令其赴部聽處以爲人臣受職而忘事者之戒隆慶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王淑民莊鵬舉各依擬降用欽此

恭治刁官以肅選法疏

據未任省祭官劉宣係南直隸滁州人揭稱爲分豁揀取人材超拔蟻以圖補報事切惟我 朝舊例三途並用凡年四十以上五十以下俱許入揀宣於嘉靖三十三年秋季蒙南京吏部考中二等雜職省祭奉文取選於隆慶三年正月內投文到部守候一年以上至二月十二日方得貼選有名十六日司揀

宣實年四十七歲應揀之例未蒙取中當即稟蒙選司徐郎中不容辯理將名記下思恨張儀之念定要與下缺宣切比照前二季取揀余禧等十五員俱各年及五十八九人人倖揀得選典史人所皆知况見今入揀之人除他省不敢繫記外且南直隸七人俱各年力相應止將在外農民援例二人揀中實歷五人逐出其間有不公之論當蒙過堂隨即俱要齊稟有碍人衆恐違選法不敢陳情今又幸廣開名缺甚多於內取中十六人止考中五人剩缺尚多內考中楊弼義雲南人氏其人材鄙微眼角歪斜且將一人

尚不得與而輒詬訕司官妄行揭告明說要一典史之缺且宣與張儀素無干涉而乃以爲司官携張儀之恨使不與揀其理何哉蓋緣張儀陞不如意曾誣訐吏部官以快其憤雖經懲治而所誣者皆懷不安之意則其計亦遂矣以故宣踵其故智即以張儀爲辭敢發狂悖之言明爲挾持之計逞其刁惡肆爲無賴以索要好官皆張儀啓之也及又查得前二選余禧等十五員俱年五十以下並無五十八九歲者其誣捏尤可見而可惡則甚矣此等么麼小醜固不足言然國法有在豈宜如此若不重加懲治恐刁風既熾效尤者多劉宣既以張儀爲辭後人又以劉宣爲辭每遇大選皆來挾持索要好缺豈不撓亂選法敗壞朝綱所關良非細也伏望皇上勅下行事衙門將劉宣拿問重治以警將來庶人心知畏選法可添等因隆慶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劉宣這厮刁潑不畏法度着錦衣衛拿送法司問

題究考察被黜官員朦朧在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照得我 國家考察之典至爲嚴密一經黜落便當離任近因隆慶五年考察在邇本

司預將新舊開報考語逐一摹對查有直隸河間府
交河縣泊頭鎮巡檢司巡檢趙琰原係隆慶二年以
陝西涇州金家凹巡檢考察不謹開住人數因復任
泊頭鎮巡檢司乃至今尚充有官在任見有撫按道
府各考語可查夫考察通報天下所傳該鎮近在畿
輔本官安得不知似此玩違無忌相應重究案呈到
部看得考察被黜官員即應辭亦有重罪况居然在
任冒受俸給乎今趙琰乃敢以前後異地調兩不
出照違朦朧在任已及三年其撫按道府等官所司
何事亦不察舉且本部又有新選巡檢薛邦憲前去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十

而本官亦不聞離任是何法紀若不嚴加究治何以
示戒將來相應題 請令候 命下咨都察院轉行
巡按御史即便擒拿趙琰到官根究蒙蔽在任情由
查照律例問擬應得罪名追出冒支過俸糧入官仍
抄招轉報查考毋容展轉逃避庶使法令必行臣工
知警等因隆慶四年十月初八日具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

查究假官以正 國法疏

臣等查得先年有省祭官劉添雨係順天府文安縣
人給文赴部聽選于隆慶四年四月內除授山西

邑縣通運所大使領憑赴任去訖今及一年矣近乃
訪得劉添雨一向未選尚然在家臣即喚來面問果
實大劉添雨既是未選則前所選劉添雨者當是何
人隨查其原選文引保結俱在不知果真文假人乎
抑假印假文乎若係假文罪在假者若係真文則經
該官吏罪亦非輕臣等竊見近年以來人心玩散法
度廢弛當官者率務裂綱紀以市私恩縱奸慝以爲
盛德不惟未發之前不行覺察抑且既發之後曲爲
容隱習以成風謂爲善宦以致兒僞橫行肆無忌憚
任其狂逞曾莫誰何此無 上之爲致亂之道也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十

等前此曾查出隆慶二年迄無覺察之者已經叅
題拿究乃今又有劉添雨假官之事則所謂人心玩
散法度廢弛者豈虛言哉若不重加究治恐玩散日
深廢弛日甚將何以爲國也合候 命下着落彼處
巡鹽御史將見任大使劉添雨拿解來京問理并將
劉添雨正身行提面證從重治罪當該官吏有無情
弊審出另行叅處庶有懲於既往亦可戒於將來等
因隆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
是這假官着巡鹽御史拿解來京問

禁奸僞以肅政體疏

照得 輦轂之一各行事衙門在馬而天下官吏生
儒軍民人等輻輳於此必須奸偽屏息然後政體肅
清乃一向有無籍光棍號為走空之人專一指稱各
衙門打點誑騙人財而吏部掌管陞遷其指稱吏部
誑騙者尤多動則十數成群或作主人或作僕役或
作賓客或作親朋做成圈套互相勾引哄誘外來之
人或曰有銀若干可補某官或曰有銀若干可除某
地但得財物出手即行誑騙雖日後一無所驗然皆
係有官之人誰敢聲言索取即欲聲言索取而彼已
搬移潛踪莫可尋覓待其領憑去後仍出為之誦詭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三

猾賊變幻百端壞亂政體其此為甚臣於近日亦曾
自行訪獲如王三聘等數輩或稱是臣外甥或稱是
臣表侄誑騙人財咸有證據已俱送刑部問罪見在
枷號發遣然思此輩寔繁今雖訪獲一二若盡脂鏹
冰旋復如舊不足以為懲也伏望 皇上勅下廠衛
及巡視五城御史嚴加緝訪挨拿務期盡絕如欺家
敢有窩藏許兩鄰舉首若不舉首事發一體連坐重
罪庶奸徒無所容而各衙門亦可以行事矣等因隆
慶五年八月初一日具題初三日奉 聖旨這奸徒
指稱誑騙情罪可惡着廠衛并五城御史嚴行訪拿

務要盡絕欺家不舉者與同罪違着都察院榜示禁
約

參處崇明縣民黃善述等保官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隸蘇州府
太倉州崇明縣民黃善述等奏稱本縣縣丞今陞
吉府奉祠正孫世良廉謹愛民乞 恩起補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崇明縣民黃善述施泰然張堂韻九衢表時化郁倬
鈕堯沈大鯨奏保縣丞孫世良一節為照近年以來
黠狡成風不惟有黠狡之民而亦有黠狡之官往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三

或因論劾或因考語不佳或被左謫或被劣處乃輒
買求該州縣無藉棍徒數人奏保多寫鬼名稱頌功
德以為公論在官者既啖以目前之利而又許為他
日之進主在民者既餌目前之賄而又冀為他日之
顧藉彼此團結以售奸欺或得一遂則其官之不肖
愈甚而百姓之受毒愈深罔上害人之罪誠不可以
勝誅也今崇明縣縣丞孫世良考語甚下且見被告
訐本部因推王官以示劣處而黃善述等乃踵襲敝
風連名奏保抄出本部喚審乃寂無一人乃於通政
司查出各欺家姓名行兵馬司拘審又寂無一人而

欺家者固鬼名也即此則不惟黃善述等詭偽可見而孫世良之買求亦自可知若不重加懲究將來何所止極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孫世良並黃善述等行提究問明白奏請處治並行通政司以後但有奏保官者即將投本之人付兵馬司拘留待抄出送部面審如有欺詐情由俱照孫世良黃善述等事例行該巡按御史問奏

二十十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孫世良并

黃善述等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酉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蒙

議差尚書朱衡治漕河疏

該禮科左給事中羅遵題稱近年黃河爲患治非其人梗阻漕船屢虧 國課查得嘉靖四十四年黃河道開修便利其經理規度種種可式今治河諸官皆稱仍得本官治理譽望久著官屬樂從乞將本官暫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一

今總理河道前來徐邳一帶整修河防待治有次第仍取回部管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爲照今日 國家之患無如漕河之未利則今日急要之務無如治河之任人尚書朱衡昔年治河既效地方之人既皆思之則可任之人無如衡者蓋運其故智事必可底於成動以先聲人必樂爲之用漕運之利濟端可望也但本官久綰部章似難出之河道而 朝廷方有大事又難拘於常規合無暫將本官量兼憲職領 勅前去經畧事宜督理工程待成功之日另行題 請回部管事其河道員缺仍舊

推補庶專職有在既不廢其常而調度有人又可通其變等因隆慶六年正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朱衡着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前去經理河工寫勅與他

議總督劉應節給由加恩疏

該整飭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節奏為給由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各處總督巡撫等都御史三年考滿具 奏到部查理明白具題就彼復職管事又查得先該本部題為遵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二

明旨陳愚見乞 勅加慎銓選以激勵邊功事一議處邊方巡撫內開係僉都御史三年考滿陞副都御史候考滿文移到部轉行兵部查無地方失事效有勤勞或雖曾失事而罪不掩功者即照前擬格例題 請陞授等因節奉 聖旨是邊方巡撫等官久任陞遷格例都依擬行欽此隨該本部申明前例議得考滿歷俸月日中間如帶有別俸通理者必須邊俸居三分之二以上方得照例題 請等因節奉 聖旨這邊臣考滿恩例俱依擬行欽此今本官前任巡撫河南歷俸三箇月零十五日今任荊州歷俸三

十二箇月零十五日查係邊俸居三分之二以上行准兵部職方清吏司手本回稱卷查隆慶二年十二月內為欽奉 聖諭事該本部題各邊文武諸臣修守戒備效有勤勞開具職名節奉 欽依劉應節賞銀二十兩紵絲一表裏欽此隆慶三年閏六月內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房楠具題查勘隆慶二年十二月拒堵達賊退遯緣由本部議擬勞宜首錄奉 欽依劉應節賞銀三十兩紵絲一表裏欽此隆慶四年二月內該荊遠總督侍郎譚綸順天巡撫都御史劉應節題為增設重險以保萬世治安事本部議擬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三

加優資題奉 欽依劉應節賞銀二十兩欽此查得本官並無地方失事等因 報前來通查案呈到部看得整飭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節歷正四品俸三年考滿既經具奏前來查理明白係在京堂上官員例不考覈相應引 奏復職但本官奉 勅巡撫前項地方難以離任合無行令就彼復職管事及照該鎮巡撫原在題 准破格優處數內今本官久勞邊務夙著壯猷效有保障之功允副鑽鑰之寄茲當考績委與前項格例相合相應酌議上 請合候 命下將本官

照例陞授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順天等府地方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劉應節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寫勅與他

議加恩管河郎中張純疏

該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潘季馴題稱河工已成管理南河工部都水司郎中張純志行貞亮才識充融全河皆其履歷要害固所熟知欲保是河誠非本官不可但本官資俸不淺倘從別補况昔年新河隄壩累有勞績今歲開復邳河又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四

首叙稍從優處亦不為過合無將本官擢以副使之職專理河道俟三年之後著有成績他擢南河仍復故銜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郎中張純調補管繕司郎中隨將員外呂一靜陞補管河郎中訖查呈到部為照郎中張純已經調補似難復留但河道係 國家重務本官既能熟知其事將來必有成績可望至於加陞副使則屬有地方必受撫按節制理河翻為不便相應酌處合候命下將張純仍以都水司郎中照舊管理河務待河工有成另議超陞郎中呂一靜即改管繕司郎中回

部管理司事等因隆慶五年八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

議恤刑官在差考滿疏

該刑部左侍郎王國光等題稱本部湖廣等司主事馬顧澤等大理寺右評事盧整等俱差往南北直隸等處審錄大率以二三年方得事完復 命但各官自隆慶五年以後皆當三六年考滿之期今奉前差難以赴部給由乞照戶部公差事例將行過事蹟并考語送部考覈具題就彼復職管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事例戶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

五

等部奉 勅公差管理各邊糧差屯種并鐵冶河道輓廠及漕運理刑南直隸提學御史等官考滿不得赴京只具呈該衙門將行過事蹟并考語咨部考覈具題就彼復職管事其巡按審錄各鈔關洪關等差俱候事完赴部又查得嘉靖四十五年該河南等道御史陳聯芳等奏為比例乞 恩定出差給由之制以體憲臣以沾孝治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議將南直隸印馬屯田及雲南貴州廣東廣西福建四川巡按御史滿期已過差事未完不得赴京及南北各差未完考滿及期遇有陞遷事故者俱許具由呈部考

覈具題 請給應得 恩典其餘省分各差御史仍

照舊例通候事完回京補考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

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巡按乃風紀攸司審

錄實重辟所係非若各差之比故稱職與否必待差

完赴部補考厥惟定典實有深意後因御史陳聯芳

等比例陳乞而部院議覆將南直隸印馬屯田及雲

貴兩廣福建四川巡按御史許就差考覈亦惟量其

職任之稍簡及道里之最遠者以示體悉之意其餘

省分各差御史不得援此爲例也今該刑部左侍郎

王國光等具題前來既經該司查有前例相應酌擬

合無姑照前例將雲貴兩廣福建四川審錄郎中等

官許就差考滿具由申部其餘省分恤刑官仍照例

候事完回京補考等因隆慶五年二月十三日題十

五日奉 聖旨是

起用賢才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題大學士等官郭朴等

二十六員應 召取者 召取應推用者推用一節

除郭朴係輔臣 召用宜候 宸斷臣等不敢擅擬

叅政等官姚九功陳宗虞張萬紀皆經先後考察嚴

例不敢擅開無容別議外其霍冀以下二十二員才

尚可用委難終棄相應題 請恭候 命下將尚書

霍冀侍郎陸樹聲劉諫吳嘉會楊巍冀鍊都御史張

松李燧溫景葵張祉行太僕寺卿蔡結叅政馮臯謨

副使溫如璋張加孚盧鑑黃憲卿張昇主事魯邦彥

御史劉存義柴祥叅議常三省僉事沈淮俱候有相

應員缺酌量起用等因隆慶五年五月二十九日題

六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看得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王遴題薦懷隆兵備道副使鄭洛偁穎天成機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宜神解九爲卓異似應查照近例超陞一級仍管原

務以示優待一節爲照副使鄭洛既經巡撫官具題

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將本官加陞山西布政

使司右叅政仍兼副使職銜照舊管理懷隆兵備事

務本部給憑移咨該部換給 勅書令其欽遵行事

隆慶四年五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議起用布政王宗沐疏

看得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谷中虛南京吏科給事中王楨各題薦左布政

使王宗沐賢能乞要錄用一節爲照時事多艱人才

難得如王宗沐者年力既壯才華更優令其老於丘園委有可惜既經都御史等官奏薦前來與本部查訪相同相應題請合候命下將王宗沐遇有相應員缺起用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題二日九日奉聖旨是

議加副使傅希摯職銜疏

看得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陳炯題稱淮揚海防兵備副使傅希摯三年任滿例應給由本官職司海防地方倚賴擅難起送乞要保留以資幹濟查照近例加陞職銜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八

仍舊管事一節既經都御史具題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將傅希摯免其赴京給由加陞浙江布政司右叅政仍兼副使職銜照舊管理原務本部給憑移咨該部換給勅書令其欽遵行事隆慶五年三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聖旨是

題詔王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崇古咨稱行據陝西布政司揭報本司左布政使栗永祿女先為沁水府輔國將軍夫人近於隆慶三年八月二十七

日病故相應照例開豁王親推陞京職等因又准巡撫陝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張師載咨同前事到部送司查得大明會典一款凡文職本身并族屬有女為王妃為夫人男為儀賓等項俱各見在及有子孫者不許陞除京職或已故及無子孫一體陞除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陝西左布政使栗永祿有女先為沁水府輔國將軍夫人於隆慶三年八月二十七日病故既經督撫官會咨前來相應照例開豁王親一體陞授京職合候命下遇有相應員缺容臣等即行推用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七日題九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九

日奉聖旨是

查處王親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條陳內一款弘登薦之例該本部覆議得今後陞授官員除係王親同祖親枝妃與儀賓郡縣主未故者照例應禁外其不係同祖與夫人以下之親及係同祖而妃與儀賓郡縣主已故者一體陞除在京大小官職以為定例再照女為夫人以下之親既遵條例在所不禁則男為郡縣鄉君儀賓者亦係將軍以下之親親屬相同而儀賓之家獨蒙禁抑似為未合今後郡縣鄉君儀賓之

親照依夫人以下不禁事例亦從開豁一體陞除京職以補條例所未備之意庶禁例均平事體歸一宗室免怨曠之虞賢才無沉抑之嘆矣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 王親禁例開載未詳一向遵守無據今該科臣建議禮部題咨前來亦既明白但天下官員係 王親者甚多新例一開便當不拘內外推用於例合否難以一一行查相應題 請着落各地方官覈實以便銓補恭候命 王咨行各撫按衙門備將該省鄉宦不拘見任聽用凡係 王親者俱各查明要見某官有無與前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十

議豁 王親疏

看得陝西左布政使曹金有姊為 汝陽府奉國將軍淑人委係夫人以下之親不在應禁之例既經都御史栗永祿勘明咨報前來相應照例開豁 王親一體陞授京職合候 命下遇有相應員缺推用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議豁 王親疏

看得同知牛若愚王用章推官周于德知縣楊時寧各官雖係 王親實為夫人及將軍以下之親不在應禁之例既經彼處撫按官查勘明白會題前來相應照例開豁 王親一體陞授京職合候 命下遇有相應員缺推用隆慶五年八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議豁 王親疏

看得左布政使李敏德右叅議宋守約聽用僉事李可久知府李充善同知張崇謙通判楊良才知州沈應坤各官雖係 王親實為夫人及將軍以下之親不在應禁之例既經彼處都御史查勘明白具題前來相應照例開豁 王親一體陞授京職合候 命下遇有相應員缺推用隆慶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議加致仕僉事陳乙服色疏

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題稱開封府杞縣致仕鄉宦原任四川按察司僉事陳乙比因考績赴部中途患病乞休杜門守靜躬耕自食二十年丘園高卧七十歲精白一心荷 朝廷進階之 新恩割已私附郭之膏壤計畝一十二頃

價值一千餘金隨即召人佃種每畝課銀一錢五分除納糧外計每年課銀一百四十兩徵收在縣給助貧生婚喪之用又因水患風災條議賑恤本官將庄地六畝三分上蓋樓瓦草房願輸入官折穀備賑本縣先將樓房變賣銀六十兩庄地并草房每年課銀四兩六錢五分照數封官賑濟貧民誠爲尚義相應旌表量加服色以彰激勵等因又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家相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仕進者壯年之所貪也而本官年當強仕輒自乞休有如陶潛之歸去貪得者老年之所戒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主

而本官年踰老傳捐產養士有如仲淹之義施況其居官十餘載俱稱有守有爲及今居鄉廿餘年尤稱有德有行既經撫按官具題前來誠宜議處以激頹風合無將原任四川按察司僉事今致仕陳乙量加四品服色用示優獎但 恩命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等因隆慶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

日奉 聖旨是

議處知州等官容朝望等加銜疏

該巡撫四川右僉都御史嚴清咨稱會同巡按御史王廷瞻議得賢能所宜久任官員如崇慶州知州容

朝望應加府同知職銜射洪縣知縣李猷新都縣知縣甘闇各應加知州職銜令其久任一節爲照知州等官容朝望等三員既經撫按官會處移咨前來俱相應各照新例加授但州縣官加以職銜則名分爲崇仍管原務則禮節爲屈欲盡禮節則位之所在既嫌於自卑欲循名分則職之所拘又嫌於自抗上下之間易生乖梗所以近來加秩官員反稱不便往往不能展布如前甚至有告休而去者則此法之未善可知也若止加服俸亦足示優俟其政成就以所加品格陞用其分數亦自有在而目前上官自可相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主

州縣之事上官亦可盡禮似爲穩便合無恭候 命下將知州容朝望加陞正五品服俸知縣李猷甘闇俱加陞從五品服俸仍各管原州縣事務以示優異各給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替初心政有成效卽各照正從五品陞用等因隆慶四年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

議處直隸縣官加恩疏

看得總督漕運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孔昭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友賢會題稱要將淮安府安東等縣知縣范惟恭等量陞職銜仍今在縣

照舊管事各一節爲照本部先曾題奉、欽依督司
止宜加以服俸不必加銜今知縣范惟恭劉正亨既
經撫按官具題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范惟
恭劉正亨俱加陞從五品服俸仍各管原縣事務以
示優異本部各給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
替初心政成之日各照從五品咨格陞用隆慶四年
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議留定興縣知縣任鎧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直隸保定府
定興縣耆民李從智等奏稱本縣知縣任鎧到任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古

及三月百務俱有調停恤里甲不費文錢省刑罰不
追片紙愛民如子治政如家不期本官近以前任韓
城誤被論劾降級別用百姓一聞衆心俱裂乞 勅
吏部俯垂查議照舊存留管理縣事等因奉 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先該兵部咨爲
恭報勦捕隔省強賊等事內開原任陝西韓城縣知
縣任鎧等玩寇殃民容奸養亂已經覆奉 欽依降
調劾用移咨在卷及查知縣任鎧於嘉靖四十四年
四月除陝西韓城縣知縣隆慶元年二月回籍三
年九月復除定興縣知縣今據前因通查案呈到部

看得定興縣知縣任鎧蒞任未及三月以事離任臣
昨赴 召道經定興該縣父老士民遮道泣留者不
下千餘人隨面質本管副使何東序知府賈洪俱稱
本官廉靜不擾勤敏有爲民皆愛戴今該本縣耆民
李從智等奏乞存留管理縣事委出情實爲照百姓
之患在不得良有司而有司之患在不能得百姓之
心今本官既有宜民之政上下相安若有他事奪之
而去不無有失民心但其既奉 欽依降用難以遽
免合候 命下將知縣任鎧降俸一級以當前罰仍
用原官管理該縣事務以答百姓之望如後政績茂
著照例陞遷倘或崇飾虛文無益實用聽撫按官
實奏 聞併前罪究治等因隆慶四年二月十九日
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五

議處順天等府更置守令疏

看得巡撫順天右僉都御史劉應節巡按直隸監察
御史房楠會題要將永平府知府劉庠破格加銜霸
州等州知州田可徵等固安等縣知縣馮子履等相
應久任責成另候徵擢遷安等縣知縣趙雲翔等併
行久任以觀後效實抵縣知縣劉不息更調武清縣
知縣灤州知州崔柄平谷縣知縣樊柅改調簡僻香

河等縣知縣員缺查選各一節爲照守令之賢否生民之休戚係焉其治績上下雖人人殊惟在馭之之何如耳故實政宜民者非久任無以竟其施職業弗充者非改調無以當其用此固鼓舞吏治之機也今各官既經撫按會題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灤州知州崔柄平谷縣知縣樊柅俱照不及事例起送赴部改調簡僻知州田可徹馮顥高尚仁知縣馮子履王宣化趙德光李一本賈濂張存智牛麟安守魯劉祐胡來縉蔡孔泮余乾亨趙雲翔楊舜臣劉輔劉樞俱令久任候政有成績不次擢用其永平府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去

府劉庠年資已深另候酌處不必加銜實抵縣亦係畿內要緊地方知縣劉不息既有善政尤宜久任使得成其治效不必更移武清縣知縣員缺容本部另擇有才力者填補庶於事理爲宜等因隆慶四年三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崔柄樊柅依擬改調

議處知縣張旆加恩疏

看得巡撫宣府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王遴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繼可各題稱永寧縣知縣張旆居官謹飭收循良今九年任滿委應

照例起送給由但本鎮極邊重地若將本官起送給由誠恐地方缺人經理乞要免其赴京留任管事及近奉久任正官以重民牧事例量陞直隸保安州知州職銜照舊管理永寧縣俟有勞勩循資叙遷各一節爲照知縣張旆久歷邊邑政尚循良既今撫按具題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張旆量加從五年服色俸級行令仍管該縣事務待後政績有成仍以知州叙還隆慶四年四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

議處廣東有司官加恩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主

看得巡撫廣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汝達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查議得韶州府知府李渭肇慶府四會縣知縣劉順之委皆治行廉能歷俸三年以上民情既愜輿論攸歸似應優處留任以終民惠各一節爲照知府李渭知縣劉順之既經撫按官會議前來俱與本部查訪相同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李渭加陞從三品服俸劉順之加陞從五品服俸仍管原府原縣事務以示優異本部各給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替初心政成之日另議陞用隆慶四年五月十九日題三十一日奉

聖旨是

議處江西縣官加恩疏

看得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光濟咨稱查得袁州府萬載縣知縣胡文光廣信府永豐縣知縣韓詩俱歷俸三年之上地方相宜政績已著似應量加服俸責令久任各一節爲照知縣胡文光韓詩既經都御史查議移咨前來俱與本部查訪相同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將胡文光韓詩俱加陞從五品服俸仍各管原縣事務以示優異本部各給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替初心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太

議處福建州縣官疏

看得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寬題稱會同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蒙詔要將汀州府清流縣知縣劉光奕量加五品職銜邵武府邵武縣知縣鄭夢賚加五品服俸責令照舊在任管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案查州縣正官加陞職級先年該本部具題奉有 欽依但州縣官加以職銜則名分尊崇仍管原務則禮節卑屈上下之間

易生乖梗若止加服俸亦足示優復該本部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知縣

劉光奕鄭夢賚既經撫按官會議具題前來合依新

例議處恭候 命下將劉光奕鄭夢賚俱加陞從五

品服俸仍各管原縣事務以示優異本部各給文憑

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不替初心政成之日各照

所加從五品資格陞用隆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題

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

議處廣西官員久任疏

看得巡撫廣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殷正茂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无

按廣西監察御史李良臣各稱南寧府橫州知州鄭

國臣平樂府修仁縣知縣唐執中二員似應久任加

陞職銜或加服俸以勵人心及崇善縣知縣徐宗靜

平南縣知縣俞獻可應聽叙遷各一節除知縣徐宗

靜俞獻可已經叙遷無容別議外爲照知州鄭國臣

知縣唐執中既經彼處撫按官會議前來相應酌處

合候 命下將知州鄭國臣量加正五品服俸知縣

唐執中量加從五品服俸仍各管原州縣事務各給

文憑令其欽遵行事以後如果政績有成仍照今加

服俸品級陞用隆慶四年九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議處知州唐執中疏

該廣西巡撫殷正茂會同巡按御史李良臣題稱修仁縣知縣近陞陝西寧羗州知州唐執中原委經理古田事宜今古田既陞爲永寧州治欲將本官改留本州及將今陞知州就近調用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廣西修仁縣知縣唐執中於隆慶五年二月陞陝西寧羗州知州又查得新設永寧州知州於五年五月將廣東香山縣知縣周行陞補訖又查廣西別無州缺通查案呈到部爲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三

照廣西撫按官題奉 欽依改陞州治之時本部恐其缺官已將廣東香山縣知縣周行就近陞補今稱唐執中熟諳夷情地利改授爲便似宜俯從但新任知州周行該省並無州缺可調相應一併酌議題請合候 命下將未任陝西寧羗州知州唐執中改授廣西永寧州知州及查隣省湖廣隨州知州員缺就將周行改補本部各更給文憑令其到任管事隆慶五年六月三十日題七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終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蒙

議革南京督糧都御史疏

看得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楊邦憲奏稱要將總督糧儲都御史議行裁革查照正統初年并嘉靖二十六年題 准事例南京糧儲仍令南京戶部侍郎帶管其巡倉御史亦照舊止設一員給與 勅印查催振飭仍將部運規條申明通曉各一節爲照南京戶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二

部額設尚書一員專理留都財賦侍郎一員佐理查其職事稍簡以之兼理江南各省一應糧儲亦自有餘乃又有總督都御史一員委爲多設既經御史楊邦憲具奏前來又據該司查有前例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新陞南京戶部右侍郎徐貢元帶管提督糧儲原給關防就彼留用仍咨該部請給 勅書令其欽遵行事其部運規條移咨戶部轉行通曉巡倉御史亦止設一員見任總督南京糧儲都御史海瑞依議裁革隆慶四年三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議革廣東屯田僉事疏

看得巡撫廣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熊汝達會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稱按察司額設清軍副使一員職務甚簡又設僉事一員專管屯田鹽法俱駐劄省城似應併省南部兵巡原設僉事近因劉穩以功陞副使職銜養病去訖後來者遂以副使推補似應復舊守巡等道各有原擬駐劄信地不時巡歷人心知警近年以來守巡等道皆擇便安而處俱久不駐劄信地又如巡海等道專駐省城經年不出巡歷恐耳目有所不及地方利弊孰憑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二

興革乞將各官應併復者或就近改除應存留者仍責成任事各一節爲照廣東按察司原有額設清軍副使一員駐劄省城事務殊簡以之兼管屯鹽亦自餘乃又添有屯鹽僉事一員專理其事委屬多設其南部兵巡原係僉事自劉穩以功陞副使本部循習卽以副使許宗鑑銓補原非額銜通行議處及照守巡分管一方其察民隱覈吏治本屬專責自非常川巡歷地方利病豈能盡得其實近年守巡等官於分轄偏僻州縣非公事取道終歲未嘗一行遂使不肖有司幸其耳目不親任意恣縱以致閭閻蕭條盜

賊充斥實於政體有乖相應申飭恭候 命下將廣

東按察司專理鹽法兼管屯田僉事鍾繼元裁革就彼聽候改用事務歸併清軍副使施堯臣管理仍咨該部請給 勅書令其欽遵行事南部兵巡照舊仍除僉事其副使許宗鑑暫令在任俟遷轉之日其缺仍改前銜各守巡等道務依原分信地駐劄遵照憲網於所分轄州縣無論遠近衝僻俱要常川巡歷一應政務着實舉行如有仍前不行巡歷擇處便安坐廢職業者許撫按官指名參 奏重治不得輕貸隆慶四年三月三十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議革廣東巡撫疏

看得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巡按直隸等處監察御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熊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李遷改爲提督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勦滅候事寧之日仍駐梧州移咨該部換給勅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勅與他

議專任總部京糧官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一

四

看得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邦珍題稱該省京糧道止因原無註選官員以故接管不常缺人廢事乞要於布政司年淺叅政叅議內註選一員以便責成一節爲照總部京糧關係國家大計委宜專任責成既經都御史具題前來相應議擬令候命下將兩省京糧道專於叅議內註選一員冊內填註總部京糧字樣但河南叅議額設三員王宗舜係註選駐劄本省管理糧儲董文宋部理新完邵夢麟尚未到任且二官資俸已深俱難坐委查有湖廣左叅議吳允綜理周密陞轉日淺合無調河

南布政司左叅議本部給與文憑令其前來管理京糧事務待河南叅議有缺另行填註其山東京糧道即將見任部糧左叅議馮謙註選管理自後註選官員在京陞者給與手本即許在京到任管事在外陞者照例給憑本省到任之後卽星夜前來接管行事不得循舊各處叅謁騷擾地方其撫按官亦不得別項差委致悞大計違者聽部院及該科叅奏處治仍移咨戶部都察院轉行河南山東撫按并布政使司衙門一體欽遵施行隆慶四年七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五

議陝西添設憲職疏

看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巡撫延綏等處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東序會題稱要於榆林東路添設憲職一員神木叅將移駐高家堡該堡守備移駐神木其各原領之兵照數兌換及東路通判早爲銓補各一節除叅將守備移駐兌兵事宜移咨兵部徑自議覆及通判已經銓補無容別議外爲照榆林次東路添設憲職一員既經督撫官會題前來相應依擬令候命下將神木堡添設副使或僉事一員管理榆

林東路兵糧兼分巡建安高家栢林大栢油神木永興鎮羌孤山木瓜園清水黃甫川城堡倉塲并葭州神木府谷吳堡四州縣其榆林道改爲管理榆林中路兵糧兼分巡雙山常樂鎮城保寧嚮水波羅魚河歸德鎮川等堡倉塲并榆綏二衛綏德米脂清澗三州縣各整飭兵馬催督錢糧修葺城堡稽查奸弊聽理詞訟叅將守備俱聽該道監督防禦各道 勅書關防應給應換者移咨兵部照例題 請其衙門公署俸薪書吏門皂等項事宜悉聽督撫議處施行隆慶四年九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六

議復督糧官疏

看得巡撫山東等處地方兼督理營田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梁夢龍題稱乞復督糧叅政給以關防駐劄省城巡歷催償稅糧不得營求別委其青州兵備副使潘允端資俸稍淺宜備超遷提學副使周鑑海道副使董世彥科第已深宜備擢用各一節除副使董世彥已陞潘允端等候用外爲照稅糧係 國家重計叅政乃督催專官唯在昔倫安省城似爲冗設而撫按喜徇時議率爾議裁今各道分理不便則議覆委非得已既經巡撫官具題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將山東布政司復設左叅政一員專管督糧駐劄省城每歲夏秋巡歷各府州縣催償稅糧不得營求別委遇缺卽行銓補仍咨該部照例請 勅并給關防其各道分管糧稅照舊歸併叅政管理施行隆慶五年三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

議廣西按察司改併道分疏

看得兩廣提督撫按等官李遷等會題稱要將廣西驛傳道事務併入清軍道管理該道僉事改作古田兵備副使仍給 勅書關防以便經理五年之後將銜裁革各一節既經督撫等官會題前來相應依擬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七

合候 命下將廣西驛傳道僉事改爲古田兵備副使請給 勅書關防令其經畧五年果有成功破格超擢其該道併管等項事宜悉照所議施行及查見任僉事汪廷鈺資俸尚淺另候別用該設副使候本部另行推補隆慶五年三月二十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議復蘇松管糧叅政并水利僉事兼轄蘇松疏

該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從憲題稱查得先年蘇松常鎮曾設管糧叅政一員浙江水利道僉事兼管蘇松各府近年以來管糧叅政以閑冗裁革而水利僉

事亦以統屬不便專轄浙江是皆徂於一時之見今者政務繁多若不得此二臣兼之則耳目見聞或有所遺乞將蘇松常鎮四府管糧叅政照舊添設一應錢糧徵收兌運俱令催督依期完解浙江水利僉事改給 勅書兼轄蘇松等府其直隸文移禮部查照新設徵饒兵備事體一例施行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二十九年添設山東布政司右叅政一員駐劄蘇州府地方專一催督蘇松常鎮四府錢糧嘉靖三十三年十二月裁革又查得湖廣按察司副使蔡國熙整飭蘇松常鎮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八

府地方兵備兼管水利糧儲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國家財賦大半出於東南蘇松常鎮四府在東南中尤爲錢糧最多之處顧各省皆有督糧叅政叅議等官而此四府獨無所以往往拖欠不完至於三吳之水本與嘉興湖州等處相通乃浙江治其上流蘇松治其下流彼此勢不相顧亦屬未便既經御史吳從憲具奏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山東布政使司仍舊添註叅政一員專一管理蘇松常鎮四府錢糧浙江水利僉事兼轄蘇松等府水利見任副使蔡國熙止管理兵備事務本部移咨該部各請換 勅

書令其欽遵行事其浙江水利僉事亦不許越境叅謁直隸撫按妨廢職務庶事有專責而於 國計不無少補等因隆慶五年八月二十九日題九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

議設土官學校補教官疏

看得四川鎮雄府應襲土知府隴清奏稱要於本府復設學校乞補教官一員降印前來導化夷民一節爲照該府僻居西南邊徼本屬蠻方乃能不安夷俗欲設學建官以興教化深得爲政首務既經本官具奏前來相應題 明合候 命下將鎮雄府復設儒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九

學本部銓選教授一員拜移咨禮部鑄給印信令其欽遵行事其文廟齋堂廩餼等費悉照所奏自行成辦施行隆慶五年六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補制勅房官疏

該大學士李春芳等題稱 制勅房辦事中書舍人王擇陞任趙瑄守制回籍各去訖所有本房一應文書之官辦理乞 勅吏部選取文學頗通字畫端楷者二三員題 請送房供事等因奉 聖旨是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 制勅房官既稱缺人要行銓

補本部採訪得戶部浙江清吏司署員外郎事司務
黎民表南京太僕寺寺丞歸有光俱文學頗通字畫
端楷合先行改補其黎民表仍以原官歸有光改太
僕寺寺丞各令在房辦事再照制勅房辦事乃是
掌故之官必須常川在房方能諳曉事務辦理公移
若如近年旋補旋陞則閱歷不久事體生疎殊非擇
人辦理之意合候命下黎民表就令到任歸有光
本部給憑令其到任各供事再容臣等轉行在京各
衙門查取六品以下官員情願考選者呈部或有歷
事及續到舉人願考者亦許赴部收候類考揀選數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十

議歲終考覈鴻臚寺屬官疏

准禮部咨該鴻臚寺卿李際春等題稱本寺序班等
官見任九十五員人數既衆志行難齊其清慎自持
克勤職業者固多而志甘汙下不惜名節者間亦有
之玉石不分驟論俸資盡行外補何以示勸合無嚴
加考覈每歲終將賢否大著者開呈吏部禮儀閑熟
職業無愧者留之久任上則選補隨堂次亦破格優

處果係素行不脩者別行改用等因奉聖旨禮部
知道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爲照人非大賢
必有所畏而後不敢爲惡其無所畏而爲善者則鮮
矣是以勸懲賞罰之權雖雖唐虞三代亦所不廢然
行之科貢正途欲其自勵尚以爲難况以輪粟得官
如今之序班者乎查得序班三年奏績例有考覈然
必九年通考方行斥陟六年京察亦得與在京五品
以下官通行斥陟緣彼既以入貲出身未嘗學問不
知法紀且員多人襍總縱者寔多以故賢否混淆玉
石莫辨本部每值推陞之期無憑查覈惟循資俸而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十一

議考察光祿寺屬官疏

該巡視光祿寺陝西道監察御史張守約題稱光祿
寺屬官舊例止於五年大計不才竟多漏網臣專理
查刷見得各官畏法奉公者固有而怠緩優柔政務
付之左右役僞恣肆收支漫無清白甚至堂官未能

約束進退任其規避者誠不終無所以倉糧混貯少數不知何官管收簿籍開註糊塗莫究何官作弊支出止憑報數監放未免邇同若不嚴加考核豈惟不肖得以文奸卽有勵志盡職者亦將何以自見合無比照五城兵馬事例每歲終許巡視查刷科道將廳署各官查訪賢否最著者會同舉劾以示勸懲其該寺掌印堂官亦許比照近日鴻廬寺題請新例歲終甄別各屬賢否註考具揭開送吏部以憑斥陟再照該寺正官乃群僚表帥宜今久任俾之安位行志以風羣僚資俸果深卽徑轉部堂不必外補凡一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主

清弊革奸恤民節用事宜得以悉心計處執法釐正等因題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該寺錢糧上供御用至爲繁多各廳署官賢否不一出納欠明委難寬縱但欲另議歲終考察則恐有不才之官平日放肆必待歲終而後處之是縱也又恐歲終考察之時本無其人必至拘例搜求以充是苛也且巡視科道正係糾察之官若廳署官有貪肆實跡自得指名叅究何待年終况巡視之差一年四易必待歲終行之又恐在前者雖知而姑置勿論在後者纔至而未必真知亦爲未當合無考察仍照五年舊例

今只行令巡視科道官逐日逐事悉心體訪如有怠緩優柔狡僞恣肆收支混淆開報糊塗等項情弊聽其卽時叅奏處治各屬官賢否許掌印堂官於歲終開送本部以憑處分至於久任正官責成果便不獨該寺當然容本部審時量才另行酌議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聖旨是

議增正歷監生疏

該國子監祭酒馬自強等題稱本監舊規監生在班肄業滿者卽撥各衙門歷事近因選取恩貢數多有班滿三年之外未撥歷事壅滯苦難乞照前年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主

例添增正歷仍減在歷月日據所減名數以爲增歷之數暫行一二年仍復舊規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嘉靖十五等年節該南京吏部題爲達下情以疏壅滯等事該本部查得節年事例議覆加增歷缺訖又查得正歷監生歷事一十二箇月爲滿查呈到部爲照生徒既多而歷缺有限則在監之壅滯未疏歷缺一增而滿期不減則在歷之疏通未便既經該監議題前來又經該司查有前例相應題請合候命下通行在京各衙門每該正歷三名者量增一名仍不拘已未撥出俱減三

箇月止歷九箇月准滿卽以所減歷月之餘糧扣抵所增歷缺之正俸暫行二年仍復舊規其考勦上選日期仍照舊例遵行等因隆慶五年三月三十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議懲酷官播示中外疏

該禮科都給事中周詩參論祥符縣知縣謝萬壽殘忍不職該省撫按官議擬姑息乞要盡法重懲仍將處治緣由播示中外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謝萬壽酷暴事情已經本部題奉 欽依革職爲民無容別議今該科仍要播示中外相應依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疏

擬合候 命下將謝萬壽題奉 欽依事情通行在內在外大小衙門知會自後務要心存仁恕政尚寬平上繹 祖宗設官之意而以固邦本爲良圖下體黎庶仰賴之心而以保赤子爲急務倘有苛刻殘民如萬壽者撫按官據實奏奉從重處治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賞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

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者卽行罷斥如僉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薦者本部止循資叙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裨盜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各地方兵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卽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舉奏薦以市私恩否者卽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微罰不倖免自當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與併參庶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勸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奏

疏

議加河道都御史總理軍務并復舊漢兵備疏該兵科都給事中溫純等題稱各督撫兵備雖多得人而材質所限或有宜於彼而不宜於此者且內地多警凡策應保土之責卽與邊臣無異而廣東之勢

尤急各兵備半屬書生宜速改調曹濮兵備裁革無名所宜復設濟寧當三省適中之地宜於河道都御史加以總理軍務職銜節制兵道則奸徒不軌之徒自可潛消等因奉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隆慶三年七月該山東撫按官姜廷順等會題裁革曹濮兵備庶務令分巡東兗道兼管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通行去後今該前因為照近年中原多盜而南北直隸河南山東接壤之處為尤甚以其四不相管出此入彼難於擒捕故也河道都御史駐劄濟寧既與南北直隸河南相接而又皆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未

所屬若加以軍務之責則便可以坐鎮其間職屬渙散一遇盜起即督率各省官兵協力會剿則自無所逃避誠為得策其曹濮等處地方風俗獷悍川谷綿邈尤為盜之淵藪必得人彈壓方為穩妥所裁兵備委應照舊復設其兵備官員非獨廣東所當亟慮至於各省亦當酌議若不繁短度長更移調置恐有才非所宜者必致誤事既經都給事中溫純等具奏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將總理河道加提督軍務職銜其各臨近地方南直隸則淮場潁州徐州山東則曹濮臨清沂州河南則睢陳北直隸則大名天津

各兵備聽其節制曹濮仍設兵備道其各項事務照前管轄東兗沂州各道亦各照前分管本務移咨該部俱換給 勅書關防其各省兵備聽本部查實應久任者久任應更置者亟行更置庶於事體為當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議責成州縣正官徵糧問刑及多選進士疏

該刑科給事中陳三謨題稱州縣之事惟錢穀刑名為最乞行撫按責成州縣正官時常在任專意及時催徵錢糧問理刑名及行九卿衙門查照科臣條議凡辦事進士務將律例定立課程熟讀講解考校甄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七

別乞將二甲多選知州三甲多選知縣使惠澤一方三載之間果有政績顯著不次擢取或久任起遷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守令於民最親而錢穀刑名乃其急務年來言官議禁虛文使得盡心職業不止一次其觀政進士講究律例即上年亦曾言之俱經本部覆行但人情玩忽奉行未實以致成效未臻民不沾惠至於開選之時外多內少既係舊制且合今日增額之意今該本官議題前來相應題 請令候 命下咨行各部院等衙門及各撫按通行查照先令言官建議事理着實舉行凡一應

州縣正官務要嚴禁迎送叅謁等項虛文及一應泛常差委令其專理民事如催徵必須及時親理不得過期逼迫使民無措其推委佐貳縱其漁獵者尤當嚴戢此在撫按官實心加意守令誰敢不遵若名雖禁約而心或不然致令逢迎如故者聽部院該科查實叅降至於觀政進士見今尚踵故套群居終日無所用心合行各衙門堂上官督令講律限定書程不時查考或摘條面訊以稽勤惰仍揀選知律吏書數人並進士多寡如五六人撥與一人俾與辯證解說務使律例通曉則日後聽斷檢驗等事自不眩於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大

言不泥於已見不必委託佐貳而用之有餘民可無冤矣其知律人役待三年完日查係見役咨送本部照年月久近量題免辦免考如係書手聽隨宜犒賞以償其勞至於進士銓選本部每遇大選通查內外衙門緩急如主事中行評博推官等職量選數人其餘多選知州知縣使親民事俟其政成績著破格遷擢如翰林臺諫部寺等官量才揀授漸復先朝故事庶致用之才育之有素親民之官充之有人人爭奮發事臻實效而於今日開額掄才之意可不孤矣等因隆慶五年四月三十日題五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議重民牧疏

該吏科給事中賈三近題稱乞要申明累朝聖諭於各州縣長吏毋偏重進士一遇有缺不得濫授雜流署印各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我國家舊有三途並用之條年來亦間行之但係才賢則出身皆不必論豈特不當薄視鄉舉耶其州縣正官偶缺自當慎選署印之人乃監司等官徇情妄申撫按遂因批允以致衰鄙之輩橫肆貪殘深爲民害既該給事中賈三近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尤

命下轉行各撫按等官今後於各州縣長吏無拘何項出身俱要一體相待果係卓異雖非甲科必舉薦刻不得故遺如有貪肆雖係甲科亦列彈章毋容故縱本部照例以爲斥陟其撫按監司等官用心公私於此亦可攷見至於朝覲遷調及別有事故偶缺正官者各撫按官務要通訪所轄府佐志行高潔者不分遠邇委署印信毋得專憑監司等官擬申繁批以滋民害庶人才有奮發之機而地方蒙安靜之福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聖旨是

議裁革冗員等事疏

該刑科都給事中舒化條陳裁革冗員須宜斟酌訪察賢否須要的確提問官司須得實跡本部轉行各撫按查照遵行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我 國家法制詳明人臣自當遵守第年來議論太多奉行太過遂致紛更殊爲治道之累如汰冗員本求節費却乃務裁小官而大者仍議添設甚至旋裁旋復朝四暮三殊非事體至於撫按考察自有公平正大之規近乃多所假借泛聽群小苟憑揭帖暗據飛語妄指細過是非何由憑信本部所以丁寧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於操持方面等官而戒其失實者此也其外官有犯像五品以上者請 旨提問餘得徑自拿問爲其體大而情真者也今浮言誤中遂被叅劾提問者往往有之然勘者主於迎合雖知其冤莫爲辯理劾者意在怙終雖覺其誤不肯變更事理安得公平本部故嘗訪實駁正不准其詞或復與行勘務求諸實者此也今都給事中舒化復議及此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轉行各撫按及方面等官查照節次覆議事理將所裁官員務要審處固不得專汰卑微以塞目前亦不得輕革緊要以滋後議至於考劾賢否當取資於

本管公正上官相與評質以昭公道一切群小互訪及暗投揭帖等事俱應嚴禁其有貪酷不法踪跡顯著明例不宥者方許照例應拿問者拿問應叅提者叅提毋得誤聽致有誣枉如舉劾泛濫賢否顛倒者定行叅奏罪坐所由等因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議處兵馬正官并革曲阜世職知縣管民事疏該廣西道監察御史趙可懷題稱今後掌印兵馬乞要正途選除及曲阜縣世職知縣止管林廟其該縣事務行令本府同知管理永爲定規等因奉 聖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兵馬司官職雖微然巡視各城畿察奸宄卽人命強盜皆由疆勘所係甚重不得其人地方實受無窮之害若選用不慎禮待不加則又孰肯爲之曲阜知縣有城池民社之寄乃不擇賢能驟除世職亦不過假權以行私而民之受害世世不免尤屬未便御史趙可懷目擊其弊具奏前來深於地方有裨相應通行議擬合無今後兩京五城掌印兵馬俱將科目出身壯年有志行者陞除專一檢驗人命管理賊盜刑名其作揖回風與各衙門瑣細之務皆是副指揮以下奔走掌印官不必行其在

各衙門相遇之禮并陞轉之格當與兩京知縣相同至於年終舉劾亦不必行蓋五城既各有御史臨之於上但有不職者便當糾劾何待年終其兩京各巡城御史差滿之日仍備造考語文冊封送部院以憑查考至於曲阜縣事宜註選兗州府清軍同知駐劄該縣管理其世職知縣止支俸給專管林廟該縣事務一毫不得干涉有缺則撫按官公舉一人起送赴部銓補似爲便益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議處刑部司官究律久任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該刑科都給事中胡價等題稱法司莫重於刑曹刑官莫切於郎署若律意不精則判決豈當故欲平中外之獄在慎刑名之官欲慎刑曹之官在重刑官之任其司屬郎署等員果能精通刑名練達獄情心行端慎者俾之久任俟其年久卽擢相應京堂或叅政副使以旌賢能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刑乃民命所係而刑部則司刑之總也有堂官主於上有司屬分理於下居是職者使非律例精貫則比擬輕重必不能當其情然非久於其職則閱歷未深講究未熟欲其精貫亦不可得此久任之法不

可以不行也然所謂久任者特爲公於聽斷而律法未熟者言耳乃近時刑部司官頗多不職有贖貨而鬻獄者有游意法外務在深文不求得情苛入以爲公者有審獄不平執拘自是堂官改之而不從大理駁之而不服每將稱寃犯人痛加箠楚立斃杖下遂使寄大理而不敢出言者有巧肆支吾務爲推委一日之事動經數時一人之事動經數手苟有微嫌遂成永避頻年累歲不爲問結者有聽從囑託曲徇人情欲爲之出則罪雖大而強爲之辭欲爲之入則罪雖微而羅織其獄者有法律不講苟應故事憚日玩時徒積俸以待遷者諸若此類習以成風恬不爲異遂使刑獄不清寃號無訴而覆盆之下天日終不能照若不痛加懲創則民將何恃以爲命也今都給事中胡價欲加甄別擇其人以久任誠爲有見相應題覆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刑部責命司官將律例用心講究中間有練達老成用刑明慎者咨行本部悉令久任待其積有年勞推陞京堂及叅政副使等官以示優異其才有別長者亦開來另行改用其有踵襲前非不行悔改者卽行叅處貪酷者爲民推委者照罷軟例聽囑者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執拘者照浮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踪例苟應故事者照不及例降調外任如堂官隱護不舉聽該科一併參究庶使賢者得以脩職而可收久任之功不肖者無以自容而不爲久任之病刑罰清而萬民服矣等因隆慶五年十二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

議紀錄却賄三臣疏

該禮科給事中王璇題稱該巡視南城試監察御史周于德因派柴炭商人有本地方富戶於彪賄託於德舊歇家曹雄投帖開具白米一百石欲求倖免本官隨即追問情由當將曹雄併雄妻弟秦守忠等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疏

拿到官搜出身邊銀一包連賊發兵馬司監候已經具題又該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因陞任例該舉劾有齊河縣知縣陳天策假遞公文內夾東帖呈具銀一百五十兩送至原籍以干保薦本官即將原來冊東發按察司已經具題嚴究又該兩淮巡鹽監察御史李學詩有鹽商楊棟李祿開具禮帖銀一千兩送至學詩家當被伊弟令家人拿獲連賊送該府本官隨具奏盡法問遣外爲照三臣職司風憲志向高潔事關名節乞 勅吏部登記俟各官考績陞遷之時分別優待以爲堅持清節者之勸仍移咨都察

院轉行內外大小衙門各嚴加砥礪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贖貨者小人之惡行却賄者君子之美節爲治之道必使小人不得肆其惡而君子得全其美斯爲當也乃近年以來是非不明議論顛倒行賄者既不加嚴受賄者亦不加察顧獨於却賄之人深求苛責或曰此必素以賄聞者不然此物奚宜至也或曰此必平日所受者多而故假此以掩之也或曰此乃有人知見不得已而爲之却也甚至有被指摘形之章奏者焉遂使受賄者泯於無迹而却賄者反爲有痕受賄者恬然以爲得計而却賄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疏

者皇然無以自容而行賄之人則公然爲之以爲如其受則得以濟事幸也如其不受直不受而已而彼固不敢言吾固無恙也而又何畏乎是何使爲惡者幸而爲善者苦也夫君子惟知自信而小人則安能信君子之心古有却賄而名至今存者使非賄至又安得有却賄之名則所謂物奚宜至者非也彼素有貪聲者一旦却之是誠掩也若素非貪而今又却之則誠廉矣奈何不嘉其有據之廉而深探其無形之貪乎則所謂受賄而假此以掩者非也至於有人知見而却之者是亦却也非受也使無人知見安知其

必受乎乃棄其廉於所可見而逆其貪於所不可知
豈人情哉則所謂不得已而却之者亦非也而世俗
之論顧如彼則非惟不足以訓廉而常使人畏首畏
尾不能自主固有本欲爲廉而恐事露人議其後遂
化爲貪者矣所以綱維世道者豈宜如是哉今御史
周于德張上佩李學詩乃能於行賄之事明言而不
自隱藏行賄之人直指而不少假借可見其守法之
正而不可干以私持身之清而不可浼以利見理之
明而不可惑以俗說本部即當登記簿籍以俟優處
爲廉謹之勸至於訓示諸司尤爲喫緊益俗說之浸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二

三

淫既久人心之蔽迷已深使非曉然以示則孰敢安
然而爲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內外大
小衙門官員不止當知守廉之爲美凡遇有行賄之
人卽當執拿在官明正其罪仍另行南京吏部並兩
京都察院科道等官及各處撫按衙門一體知會以
後凡遇有却賄之官便當紀之善簿而不得反用爲
癥痕列之薦剡而不得反指爲瑕類庶乎清濁有歸
而激揚之理不忒是非有定而趨避之路不乖君子
有所恃以爲善小人有所畏而不敢爲惡亦興治道
之一機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終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二

三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葉

覆大學士陳以勤條陳疏

該大學士陳以勤條陳六事奉 聖旨覽卿奏俱深

切治理具見忠猷該部看議了來行欽此欽遵除係

別部掌行者各行議覆其慎擢用一款該本部議覆

謹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慎擢

用竊觀近年以來擢之最優者豈非吏部司屬與科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道耶蓋吏部郎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而臺諫之選

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是三衙門者所

拔于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即古者超遷以待

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如科中內外間陞

一節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此後遇

三衙門有缺卽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

其論議其方正脩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

者乃留爲四司郎中都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

史俟京堂員缺簡而用之至於諸部寺屬其間有志

行偉然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有令聞嘉績者

一體蒐訪遇京堂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

網絡不遺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等因該本部

看得吏部司屬與科道官俱稱顯要責任重大本部

皆慎選以充非泛然而用也惟是陞擢京堂尚有可

議蓋京堂所以待卓異之才而常調不與焉查得先

年陞京堂者原無定數亦無定時惟視其才而已近

年來在吏部者京堂旣多而又有歲一外補之說常

使宜出者衆亦惟一人而止宜出者無亦取一人以

充旣謂拘矣若夫科道陞京堂者則有挨次間陞每

歲一科二道之說常使名在前者雖非卓異必有京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堂之推名在次者雖甚卓異無復京堂之望又每在

春陞常使春中無缺則強爲騰缺以趁時春後有缺

則故爲抑滯而不補是以斟酌用人之活法而爲聊

且了事之局方非所謂當也又南京科道皆係耳目

之官與北京科道同時選用者本無彼此何乃低昂

太甚皆屬外遷各部司屬甚衆中豈無人何乃一無

拔取令人灰阻非所謂均也今大學士陳以勤所奏

意正爲此相應依擬合無今後吏部科道除員外郎

左右給事中以下及年未甚深御史應外補者隨時

推用外其雖已爲郎中都給事中京畿提學河南道

御史者仍須察其既任之後建立何如果稱卓異不妨連陞數人於內不然者不妨連陞數人於外資俸相應者卽一歲併陞而不爲多不然者卽終歲無之而不爲少其南京科道稱卓異者不拘人數俱令久任待其更有建立俸資相應一體陞以京堂餘者隨時外補各部司屬稱卓異者亦待資俸相應拔在京堂之列則擇之已精既無不當用之亦廣又無不均用人之理似爲有得至於外官京堂之擢見在舉行無容再議伏乞 聖裁隆慶四年七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三

覆總督王之誥條陳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該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條陳十事奉 聖旨兵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看得總督陝西右都御史王之誥條陳十事內惟議處有司二事係本部掌行及查得定邊副使張守中於隆慶四年五月致仕已將溫如璋調補訖又查得副使張志孝已經到任及查州縣正官若加以職銜則名分尊崇仍管原務則禮節卑屈先該本部題奉 欽依止加服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條陳前事合就開立前件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議處邊道臣惟陝西守巡兵糧等道防秋時月各有信地或提調邊牆稽察奸弊或督修城堡整飭兵防責任均重時難缺人比之別省二司優游自如者不同乃今陞遷者亟欲求去推補者久不見來雖經行文催督訖無音耗至於沿邊四道尤爲喫緊今缺者三人矣榆林管糧道副使劉應箕更調陽和離任已久而代者張志孝也寧夏兵糧道僉事方岳陞任浙江欲去甚亟而代者馬文健也以上二員臣已再行催督尚可不誤防秋惟定邊一道原係新設副使張守中近因患病告休情詞懇切已該前總督王崇古題准致仕卽今尚未推補縱已推補防秋期近決亦不能速來及臣查得張守中數月之內雖稱抱病該管兵糧事務一切脩舉如常卽今病勢已漸平復而地方軍民聞其將去日伺臣乞哀保留蓋本官材識既優性尤剛果能幹人所不能幹之事能甘人所不能甘之苦臣嘗喜其有爲而恐其太過今據地方軍民戀戀不忍其去則其行事之當得民之深聚可見矣合無乞 勅吏部查果臣言不謬如本官員缺尚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四

推補仍令照舊供職免其致仕若已推補有人亦令
本官暫管防秋事務候新官交代之日聽 查有近
邊員缺特疏 請補庶一方人心少慰而三秋之防
禦有備及照邊方寒苦人不樂趨陞補人員必須立
法防禁免其規避合無今後但有推補邊方二司知
府等官吏部查照兵部事理一面咨行臣等督撫衙
門知會以便催督赴任一而咨行本官原任或原籍
省分巡撫令其督催前來又與本官文憑內明開不
許枉道其一切水程並與停罷如此而猶有遷延朵
梓不以 簡書爲重者聽 効罷棄之終身伏乞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五

聖裁 前件臣等看得邊方司道官職司防禦委難
缺人且其地方寒苦每陞補者往往回籍遷延不肯
速赴甚非人臣鞠躬盡瘁之義既經總督王之誥具
題前來關係地方大計亟當議處除副使張志孝已
經到任外其張守中先已題 准致仕遽難再議且
王之誥既稱雖經抱病政事脩舉如常合無行令暫
管本道事務候新任副使溫如璋到日交代遵照前
旨回籍至於今後陞遷各邊司府等官務令勒限
到任革去水程仍於文憑內明註不得枉道回籍一
面移咨新任督撫衙門一面移咨轉行本官籍任衙

門俱行督催作速赴任如有故違延遲者聽督撫巡
按御史叅奏處治伏乞 聖裁○一議處有司照得
州縣正官民社攸寄况邊方有司平時有催辦糧草
勾補軍伍之責臨警有歸併城堡收歛防禦之責缺
之久則百事總廢非其人卽一方蒙害比之腹裏州
縣萬分不同近據平涼府申稱所屬鎮原縣知縣王
爵隆慶三年十二月初一日起送赴部平涼縣知縣
王來濟本月十三日丁憂回籍守制崇信縣知縣李
玲隆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革職爲民乞蚤爲題
請等因到臣亦知該部缺多人少一時銓補不及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六

前項縣分委臨邊境防秋已迫難以久缺正官又恐
新除人員不閑民務且亦道路險遠緩不濟事臣查
得永壽縣知縣杜可教存心節愛敷政嚴明中部縣
知縣常熙端潔無疵公平有體南鄭縣知縣鍾萬殊
方嚴持已平易近民以上各官涉歷漸深事體諳熟
守巡該道竝稱其賢督撫諸臣共獎其能用之前項
地方必有可觀合無 勅下吏部再加查議將杜可
教調補平涼縣常熙調補鎮原縣鍾萬殊調補崇信
縣內常熙鍾萬殊資敘已深仍照近例加陞知州
職銜各給文憑令其就近到任管理縣事其各遺下

員缺亦乞查於山西河南近陝西地方見任賢能有司內各調補卽邊腹均得其人而地方有賴矣伏乞聖裁 前件臣等看得知縣係親民之官至於邊方知縣尤有疆場之責更當選擇及照鎮原平涼崇信等縣俱係臨邊地方知縣員缺委當亟補既經總督王之誥具題前來相應依擬合無將永壽縣知縣杜可教調補平涼縣中部縣知縣常熙調補鎮原縣南鄭縣知縣鍾萬殊調補崇信縣其常熙鍾萬殊年資已深量加陞從五品服俸本部各給文憑令其就近到任管事遺下永壽中部南鄭知縣員缺另行除補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七

伏乞 聖裁隆慶四年八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

覆都御史李棠條陳疏

該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棠條陳六事節奉 聖旨兵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咨部送司查得用人重任二事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謹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用人邊鎮之才雖殊腹裏秉賦剛柔雖分南北大要以通方忠謀廉勤強幹者爲用然邊方巡撫其任最重務求實心幹理經濟雄才兵備邊臣俱要久任與府州縣官乞通行查揀

不堪者邊方改調腹裏堪用者腹裏陞調邊方庶各盡其才邊事有濟等因該本部看得右僉都御史李棠所議用人一欸與本部見行事體大畧相同益人材難得而邊才尤難得一得其人豈可拘於南北近日邊方巡撫員缺本部必慎揀推用正期其久任濟事耳其見任不宜邊方者酌量陞調見在舉行至於兵備以下諸臣皆有地方之責所係匪輕合無及此時將九邊與兩廣兵備及守令等官備加查揀但不堪邊地而官箴無玷者酌量別調或原選腹裏而才勝繁劇者卽調補邊地人或不足仍于新科進士內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八

除補此後久任超遷之法前後互用通融優敘庶責成旣專而鼓舞亦至人將各展其才而邊事亦有可觀者矣伏乞 聖裁○一重任古者藩鎮節度之臣專制一方隨機自便動無牽制是以權重而法行任專而事易今者事必待奏奏多遲疑請自今假以便宜之權獲專閫外之寄事關大計必須奏 請可以自處徑自施行言官不必苛細過求若心誠爲國事涉差錯亦當秉公原情毋得槩及等因該本部看得總督承閫外之寄責任本重第年來議論太繁追責太過以致動而掣肘人懷顧忌所以事無大小必

待奏 聞寧坐失事機而不敢便宜從事使人得議其後也今右僉都御史李棠條奏及此深切時弊合無通行各總督及內外各衙門此後除事體重大照常奏 聞外其巡撫將領以下諸臣於凡一切兵馬錢糧等務總督得以節制調度者俱聽照 勅書內事理徑自舉行不必瑣瀆 聖聽若所奏大事中間利害得失要在 廟堂諸臣揆以理勢從公酌斷請自 上裁至於他日之成敗利鈍本難逆覩偶有未合所宜據理原情不得旁觀迂論豫持兩可以開後日指摘之端庶言者得盡其謀爲者得盡其力中外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九

一體協心共濟而於軍國大務裨益爲多伏乞

聖裁隆慶五年四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

覆科道官條陳考察事宜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河南等道監察御史孫丕揚等各條陳四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合就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都給事中韓楫等題精考覈之法今茲考察毋泥往規果心術弗臧卽威名必黜苟職業不勤雖與援勿留至於有守無爲之儔直從罷斥之列恃才殃民之輩必同廢棄之科等因又該御史孫丕揚等題稽

實政以察群吏今次考察專以民事爲主名爲循良者當考其里甲均徭之何如志在安攘者當考其禦寇安民之何如倘有置瘡痍於不問縱小過而必處付閭閻於不知縱才名而必懲等因該本部看得彈惡寓勸善之機顧痺者未盡其詳斯惡者得以倖免而善者亦因以急邇年綜覈雖嚴而名實心迹之微實有混而未析者此吏治所以弗臧也合無今次本部先查考語次及延訪冒虛譽者必究其心術有薦舉者尤核其職業操履無議施爲在所必稽才能可觀素行尤所當察凡其忘情民瘼有壞治道者悉從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十

罷處以昭激勸誠不可循往規容奸慝以負 盛典

伏乞 聖裁○一都給事中韓楫等題酌勸懲之典今茲考察務重大體果官箴有玷卽一事勿容若振策不前縱新任必斥毋舊惡細庇之指摘俾長才大畧之損遺至於考察既畢方面許科道糾拾有司該部自奏果有所遺不妨多及必無可指勿復瀆陳罷斥有無不拘省分人數多寡不泥往昔等因又該御史孫丕揚等題赦小過以惜群吏令無今次考察期以平恕爲尚存心之光明正大者勿以尺枉而並棄其直立政之有守有爲者勿以一眚而並棄其長數

不必於取盈省不必於拘數等因該本部看得給事中韓楫等所陳酌勸懲查與御史孫丕揚等赦小過之議大畧相同內除拾遺不及有司罷斥無拘舊數及一切隱細之過不必指摘近該南京科道官條議與本部題請俱奉有欽依未久無容再議外其考察之際查有註誤於前悔改於後無玷官箴尚堪樹立者併加酌量保全不復追究往昔以塞自新之路伏乞聖裁○一都給事中韓楫等題均貪酷之罰查得歷年考察貪酷者例止爲民故效尤者恬不爲異今貪黷者仍提問追贓是以數年之內仕路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士

清顧禁酷之法未嚴致暴橫之吏彌甚凡貪酷之吏均加嚴詢苟貪黷彰聞益嚴提問追贓之法若酷暴有跡務從行提追償之例等因又該御史孫丕揚等題懲顯惡以肅群吏今次考察務嚴貪酷之禁官箴有玷者必黜勿宥民命不堪者必黜勿遺等因該本部看得貪酷之吏均爲民害近該大學士陳以勸議及懲貪與刑部尚書葛守禮題乞禁酷俱經部院覆行欽遵去後今科道官復議及此蓋恐奉行未實而此輩得以倖免也本部考察之時查有前項實跡卽從罷斥或始而巧黷終焉漸至敗露者罪亦如

之仍訪有貪殘之甚者奏行各撫按查照新例究追以爲將來之戒撫按官有所阿護者部院該科查出併行叅治伏乞聖裁○一都給事中韓楫等題申嚴禁之例卽今朝覲屆期考察在邇乞嚴諭朝覲官員務遵近例到京之始不得輒會京官見朝之後不得輒拜京官凡潛行請謁及陰通餽儀密加訪察叅奏罷斥考察既完刻期督發毋俾淹留等因又該御史孫丕揚等題禁流風以全群吏今次考察嚴行巡城御史多方緝訪但有飛語及投遞文揭不許聽受潛通往來不許接見至於被斥之吏有造言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士

忌者照例發遣爲民等因該本部覆議查得先該南京科道官題禁餽謁奔競與揭帖匿名帖已經本部覆奉欽依通行嚴禁去後今都給事中韓楫等御史孫丕揚等又申議及此蓋恐人心易玩而流弊易滋也合無再咨都察院轉行五城御史及行各緝事衙門俱查照先今科道諸臣條議及本部覆行事理務要着實防範禁緝使內嚴外肅弊絕風清事完之日除應候會試點名官聽三場畢發回外其餘以領勅日爲始約限三日俱要出京赴任免妨職業其被斥之吏安心散歸敢有撫拾奏辯者明例森然決

難輕貸伏乞 聖裁隆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具題

二十一日奉 聖旨依議行

覆吏科給事中韓楫條陳疏

該吏科左給事中韓楫條陳四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謹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
請 旨○一曰保任蓋薦舉之柄勸懲攸關乞行撫按衙門今後薦舉官員務慎咨訪惟求卓異無及庸常人署主名犯必連坐則薦舉公明賢才登陟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保舉賢才所以飭吏治勵士風關係甚重諮訪貴公近年以來薦舉者率及職位崇顯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圭
彌縫善宦之士而孤寒務實者槩未之及甚失 朝廷搜羅賢才之意合無通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薦舉屬官及地方人才不拘出身資格官職崇卑惟其心行端平不修虛譽治績卓異不事彌文者方許疏薦以備卓用如所舉之人已試不職舉主連坐其今任稱職而後任易節及見任不稱而舉主廢棄者坐所舉之人不必連及舉主則薦舉或鮮徇私而賢才可得實用吏治士風所裨不細伏乞 聖裁○二曰覈實臣惟風紀之司職專彈惡糾正之責義在安民乞行撫按衙門糾劾官員毋職循良毋容奸惡毋俟

差完凡糾劾不實及有遺者吏部從公查訪指實叅罰庶糾劾畏愼去留分明民患卽除民生可遂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海內庶官之衆 九重不能徧照乃以巡察之責寄之撫按而本部憑之以黜陟蓋爲其職專一方咨訪的確而聞見不爽其實也年來當事諸臣詳核吏治者固有而其誤委偏聽糾彈失實者亦多甚至剔細蠹而遺大奸畧邪曲而陷正直且平日養惡容回不復問理直至竣事復 命乃始撫拾塞責殊乖彈惡之義誠有如本官所議者況不時糾劾近有 明旨而拿問奏 請之例載在令甲惟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古
奉行者之未至而前弊乃日滋也合無申飭各撫按今後巡歷務徧所轄地方慎委公明僚屬相與體訪仍須親自叅酌果有貪酷不職大爲民害者六品以下卽時拿問仍拘證佐對鞫以服其心然後照例追遣未的就與辯釋勿守成心以致虧罔其五品以上指實叅奏以憑覆議 定奪不得徧聽人言長奸誣善致乖公道亦不得直待差完槩叅塞責將提勘者委之交承以啓遷延展轉之路若所劾不實及有遺者本部別有證據卽行叅劾其糾拾罰治一照所議着實舉行庶劾人者不爲所懲而劾於人者無所枉

伏乞 聖裁○三曰酌才臣惟雄才弘畧多負不羈之名曲謹小廉終鮮濟理之望所貴審決取舍知所重輕乞行撫按衙門糾劾官員務更詳審果官守大壞理難優容倘才堪鉅艱人可振策毋摘舊疵毋咎瑣微務俾成全同濟 國事乃守雖少議才無一長指事直 聞必求罷斥毋循降調之套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人才難得本部每加愛惜顧才有不同惟在當事者審其輕重而駕馭之耳若搜細故而咎往愆使跼弛悔悞之士竟從屏棄徒得庸懦自保者充位則全才便難卽遇而事功建立屬之何人信非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五

國家之利也合無行令各撫按今後糾劾官員務要詳審較量除官守大壞者照例究處外其才勝盤錯者當畧其微瑕行已悛改者不問其舊過俱要曲加保全以圖共濟至於昏庸靡弱無一可表見者雖操履鮮疵亦必核實照罷軟事例議斥免妨賢路伏乞聖裁○四曰甄微臣惟官無崇卑親民則同職無巨微需才則一乞行撫按衙門自今州縣佐貳貪殘彰聞者訪拿問罪才能卓見可備任使者特加薦揚循例超擢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設官爲民惟才是選而職之崇卑要難與視惟忽其卑微而不加鼓舞之

術所以爲小官者往往志墮意沮但知乘時射利爲身家計而無報效之心也合無併行各撫按今後於府首領與州縣佐貳官內除貪殘者照例拿問外其有才能卓異可備任使者不拘出身資格一體據實薦揚以憑酌量超擢庶微官皆得自勵而器使不患乏人伏乞 聖裁隆慶四年十一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依擬行

覆吏科條陳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條陳六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合就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十六

謹題請 旨○一曰甄別舉廢近見各省撫按舉薦之中率以廣收廢棄而過時衰憊債事退休者往往參錯其間假公道以開倖途自今撫按宜慎重以需真才該部宜甄別以重任用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薦舉廢棄原爲搜羅遺賢奉行者自當公心體訪求裨實用乃近來各省撫按官或因鄉宦囑託或因夙昔舊交多將年力衰頽清議不容者雜於其間其公心訪舉者蓋鮮是 聖朝求賢之典乃爲臣子市恩之地也既經該科具陳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通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薦舉

才須親見其年力才猷可當大任可保無他者方許
列諸薦剡本部甄別具奏起用或各省乏人止宜具
由回奏不必過爲搜羅駭人觀聽如有仍襲前套濫
舉市恩者聽本部及該科叅究伏乞 聖裁○一曰
優用邊臣兵備官當以邊腹更用而不使其滯於一
方陞遷之際尤當破格而不使拘於常調才猷出衆
卓有捍禦之績者當不次擢用以示優異等因該本
部覆議照得邊方守巡與有安攘之寄邊方守令皆
有疆場之責其涉歷沙漠出入鋒鏑之狀及宜特加
優厚之理該臣先已言之今該科條陳及此無非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七

體 聖明軫念邊陲之意合無依其所議今後各邊
守巡有司等官查有頻年累歲歷任邊方者陸續內
轉以均勞逸其有才猷揮霍可當大任地方不可一
日缺者許撫按官據實具奏本部查其俸資請加服
色俸級及後政績久著則破除舊格不次擢用務要
比之腹裏優恤迥異伏乞 聖裁○一簡拔下僚爲
今時局多艱懸缺待人臣等欲舉人歲貢例貢吏員
果有年力精強才識振拔各省撫按間一類 奏聽
該部量才授之大者得以取選小者得爲州縣正官
及緊要郡僚以成治功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天生

一世之才自足一世之用故雖窮鄉下邑曷嘗乏才
惟在用之者何如耳近年以來如舉人爲叅政副使
歲貢爲知府運同納粟吏員爲府同知知州通判等
官歷歷可指見在舉行今該科條陳欲行三途併用
相應依擬合無移咨都察院通行在外撫按衙門今
後於所屬官員不拘歲貢納粟吏員資格但其年力
強壯才猷卓越堪爲一方保障者訪實具奏本部再
加體訪得實題 請超擢伏乞 聖裁○一酌議久
任凡郡邑有司行能卓異撫按薦舉加官增秩仍管
舊事庶行久任之法但時諫轄屬而遂抗分相與體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六

統不便以後有政績可嘉者必久其任而加服俸可
也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久任責成古之美政蓋官
數轉遷則地方徒有迎送之擾若或鼓舞未善則事
體又有杆格之虞所以本部先曾題議州縣正官若
加以職銜則名分爲崇仍管原務則禮節爲屈上下
之間易生乖梗宜止加服俸不必加銜已經奉有
欽依遵行今該科又議及此相應依擬合無今後守
令等官除才識同衆者照常陞補外其有治行卓異
有益一方者許各該撫按官奏薦前來本部再行訪
實具題久任止加服色俸級不得仍前進秩以致不

便伏乞 聖裁○一慎重更調近日撫按多請調移有司或數月之間而卽離地方或相去百里而更相代易往來道路曠日廢時送此迎彼騷擾地方以後毋得輕易更調以滋前弊等因該本部覆議照得守令係親民之官若數易守令則下不安自昔已有定論合無悉如該科所擬今後知州知縣務要行令在任三年不必互相更調其緊要地方不可久缺及才堪衝繁者許撫按官從實具奏以憑本部斟酌議處伏乞 聖裁隆慶四年十二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依議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九

覆都給事中韓楫條陳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條陳三事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弘登薦之例一款係隸禮部掌行所據信風勵之典公選擇之規該本部議覆案呈到部臣等合就開列前件議擬上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曰信風勵之典日者皇上之計治也義深興衆禮隆旌賢旣加宴賚之恩旋舉遷涉之格激揚明備小大濯磨才能登崇德澤廣博顧歷俸旣久者方被簡拔之榮履歷未深者第荷頒賜之寵則特加之命俱若循資被表之

傳槩同流輩非所以光 獎典而風有位覃褒勸而

勵衆心也合無再 勅吏部速行查處凡在卓異之

列悉從超遷之規乃陞加未久者量崇職銜俸級以

申命德之公而考選未及者嗣俾特首行取以示上

賢之實著爲令甲三載一行則茂異之才益自忠勉

奉職之士茂不圖惟 聖主得人之治光於 祖宗

烈於萬禩矣伏乞 聖裁 前件臣等看得都給事中

韓楫議將卓異諸臣特加風勵正與臣等所見相

同除楊綵勞堪江一麟徐學古高文薦章時鸞許希

孟林會春近已優陞外侯必登李渭陞俸在先蕭大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二十

亨丁應壁歷俸尚淺容臣等另行議處其餘成位曹

大墊劉不息係縣令又以行取爲重容至期查果政

績如初再加優敘然此創行於考察之際臣等前疏

亦稱詢訪未徧若續有見聞不妨照例超擢以後撫

按官逐年從公量薦卓異數員以備大計之後題

請宴賜如徇私濫舉聽本部該科叅治仍著爲令甲

永遠遵守庶曠典徧及於遠邇而群工咸勵撫按悉

心於咨訪而公道益彰矣伏乞 聖裁○三曰公選

擢之規往銓司之選授也鉅省要地速爲補除鄙邑

遐陬久多曠闕通都名縣務加甄登敝郡荒區僅備

員額資格未合英彥弗收年數既符衰庸咸與夫張官置吏本以爲民司牧無人困培何甦民隱治蠹何地無之莫輯匪良振興胡望宣猷茂績必貴乘時精力旣衰淬厲終鮮恐非所以霈德惠而均邇遐成才而隆治化也卽今大察方畢正當查補之時况值會試告完必多入選之士合無 特勅吏部盡畧往規缺無久新悉爲選補地無微巨盡爲遴除人無科貢大爲酌授毋執多寡毋必後先毋泥舊期毋循弊例則官無缺乏廢弛靡虞地無緩衝經理有賴士無阻滯功名咸成四方被寧謐之休人才無淹留之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三

久安長治之計無上於茲矣伏乞 聖裁 前件臣等看得地方之官缺難久曠用人之理格難盡拘頃者春選已多今又揀選在卽大選繼之而進士開選不遠正群材待用之會其見缺尚慮有限必無再曠之理臣等卽督令該司一洗故套應補者補各稱其地應調者調各稱其才應陞者陞各不拘其時與格於是乃漸圖久任務使在在有官人人效用庶於民生治道爲有裨矣伏乞 聖裁隆慶五年三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

覆給事中吳文佳條陳疏

該吏科給事中吳文佳條陳六事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合就開列議擬上 請伏乞 聖裁謹題請 旨○一重責成人臣致身雖死生莫避今在外諸司有等志無擔當計惟規避事關權勢豪富則避嫌怨推諉他人坐失事機釀成大禍乞行撫按責成諸司勵精圖治果有任勞任怨擔當大事者不惑於浮議特加薦揚其避事避難致貽後患者盡法參治雖經去任亦必追論以爲延祿保爵者之戒等因該本部看得人臣事主以忠忠者盡其心之謂也故必愛國如家愛民如子然後職業克脩事功可建今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三

在外諸司往往不盡其心稍涉利害疑難卽觀望推諉不肯身任其責雖僨事殃民更不顧惜此其所自爲誠狡矣乃其如 朝廷設官之意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責令諸司利當興卽興害當除卽除務要真心實政毋徒要譽沽名如仍有沿襲舊套不肯任事以致貽累地方者雖經去任亦必盡法參究其有任勞任怨致招浮議者特許代爲申辯以昭公道庶曠鰥知警而事務有濟伏乞 聖裁○一慎更張天下之事皆有成法今在外諸司不思 祖宗之制不爲經久之謀各行一事紛紛變

更乞行撫按嚴諭諸司事關因革務求其當雖守舊不嫌於同更新不嫌於異若有妄生事端擅自紛更者以浮躁懲之至於撫按政令條約當從簡便以二官民之志等因該本部看得天下之事有不得不變更者有不必變更者不必變更者而強變更之則不惟無以濟事而實以多事不惟無以安民而實以擾民今在外諸司往往炫露才智事多更張本當率由舊章却乃自出新意聽其言則鑿鑿可行而考其實則有大謬不然者國事民生奚賴焉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行令各屬俱要慎守

不好名有有其實而名自隨之者有無其實而冒虛名者誠偽之分不可以弗辯也今在外諸司率多務名而人亦徒徇其名不責其實機警辯捷者目之爲有才狡僞熟猾者目之爲有智而悃悃無華不肯與世浮沉者顧不見稱于人此吏治所以不興民生所以未泰誠有如給事中吳文佳所論者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於各屬官員嚴加查覈但問其政之美惡勿論其名之有無如有實心幹理不肯逢迎時好者雖無赫赫之聲亦必薦舉否則雖有赫赫之聲亦必參究如此則官脩實政而民受實惠伏乞 聖裁○一酌舉刺兩直隸各府既設撫按專攝又有各差御史兼制之一年之中屢行舉刺間有應劾無人亦必取充其數其在各省止一撫按如閩廣川楚雲貴等處懸遠地方巡歷卒歲未周脫有事故舉劾至二三年一行者則奸貪肆志乞行撫按應拿問者卽時拿問應參究者卽行參究無俟舉劾之期其兩直隸舉劾果應劾有人雖數人不以爲苛委無其人雖有舉無劾不以爲縱庶激揚大典遠近惟一也等因該本部看得御史舉刺實激揚所係顧人之賢否不可以數定則所以舉之刺之者

亦不可以數拘近來兩直隸各差御史不下六七舉
劾既頻則不才者無幾矣後來再有復命者謂不可
有舉無劾于是洗垢索瘢以求備數至於雲貴兩廣
福建四川湖廣等處二三年方一舉劾而劾之所不
能盡者甚眾是幾何獨受其累而遠方猶有遺奸非
所以覈實而興治也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
轉行撫按衙門如兩直隸御史復 命之時果應劾
無人即有舉無劾不以爲縱若雲貴兩廣諸省務要
盡法處治應拿問者即時拿問應參奏者即時參奏
即一疏劾數十人不以爲苛庶寬猛適中而遠近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三十五

不均之嘆伏乞 聖裁○一豫甄收蓋人才不同用
才貴當乞行撫按博訪賢雋分別品第明開舉薦疏
內某也負折衝之才可司武備某也抱經世之具可
膺文衡孰優於刑名孰諳於錢穀或堪任河道或堪
司海防各述其所善一才一藝與兼才兼藝者通行
區別以俟推補等因該本部看得自古致治之君未
嘗借才于異代蓋人才之在天下若手指然大小長
短卑然不齊而皆適于用顧上之人所以用之者何
如耳然用之當由於知之真知之真由於辯之早若不
辯之於早而知其孰爲大才孰爲小才孰爲真才孰

爲僞才至于臨事之頃必有乏才之嘆矣合候 命
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在外撫按務要虛心博訪
分別等差如某人韜畧素閑可以司武備某人學行
俱優可以典文衡某也諳於法律可使之理刑名某
也長於計算可使之管錢穀於薦本及考語冊中開
具明白本部遇有員缺斟酌推用庶抱奇者固得以
自見而偏長者亦不至於獨遺伏乞 聖裁○一慎
延訪監司一人耳目盡群吏而品題之其勢不能不
資之衆論但延訪一開弊端日滋護親識者過爲引
掖而挾讐怨者暗致中傷且又多雷同之弊乞行撫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三

三十六

按虛心延訪雷同者不行稟聽互異者無即輕置本
道本府開報必得其人言乃可憑至於隔府互察尤
貴擇入若舉託人適以滋弊此延訪之不可不慎也
等因該本部看得監司有激揚之責則凡郡縣長貳
皆所當知然又不能人人而徧識之其勢不能不寄
耳目於他人乃他人之言又未必盡可憑信如此官
本非賢也而黨之者以爲賢轉而語之人人即人人
皆以爲賢如此官本非不賢也而惡之者以爲不賢
轉而語之人人則人人皆以爲不賢藩臬以是分臧
否撫按以是定舉劾是據其迹若出於衆論之公而

求其端實自一人始此是非所以失實也今時各省之弊莫甚於此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務求已有真見無得輕信人言司府州縣官員如果行誼脩潔心事光明才識通達者然後委以體訪之責否則慎毋輕用以滋奸弊庶使黑白不得混淆而是非不至顛倒伏乞 聖裁隆慶五年八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依議行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七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三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四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藁

申飭朝 觀考察重典以勵庶官疏

頃該南京科道官王栢王嘉賓等題前事內一款嚴旌飭之典以昭勸懲該本部議覆今次考察畢日查將卓異貪酷之尤者各數人疏名上 請賞則卽照舊典公之朝堂量行宴賜以昭其寵罰則除 誥勅免追發之撫按嚴行究問以盡其辜不係來朝及聞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四

一

報逃回者轉行各撫按官一體獎賞追問等因題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又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河南等道掌道事浙江道監察御史孫丕揚等題爲陳膚見以贊大計事內一款均貪酷之罰該本部議覆貪酷均爲民害近該大學士陳以勤議及懲貪與刑部尚書葛守禮題乞禁酷俱經部院覆行欽遵去後今科道官復議及此委應着實舉行本部考察畢日訪有貪殘之甚者奏行各撫按查照新例究遣等因奉 聖旨依擬行欽此欽遵臣等今將各處賢能卓異及貪酷異常官員會同詳議查得按察使等官楊

綵等俱廉能卓異知府等官徐必進等俱貪肆之甚通判等官畢效欽等俱酷烈之甚逐名開坐上請應宴賞者乞勅禮部照例酌量舉行內有不係來朝者聽該首領官領給應提問者不拘見任逃回通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再照賞罰乃勸懲之具所係甚重然天下之治績尚多而一時之詢訪難徧今日所舉數臣不過卽一時所知以行激勸非謂遂盡天下之賢能也其詢訪未及者續訪起擢固不可以未與盛典而弛其官常其已蒙宴賞者當益勵堅貞以仰酬寵異尤不可以旣與盛典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三

而改其晚節有一於此仍加查治至於提問一節往年亦曾行之每見撫按諸臣徇私市恩延久不報有失朝廷懲奸之意合無今次將見任者的限文到三月以裏回籍者的限文到半年以裏俱要依期問結回奏過限不到聽本部該科叅降併容臣等通將以前提勘未報各撫按查催分別罰處庶法令必行臣工知警等因隆慶五年正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聖旨是楊綵等旣賢能卓異依擬宴賞徐必進等貪酷異常都革了職爲民仍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科道拾遺方面官疏

該吏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韓楫等雲南等道掌道事廣西道監察御史趙可懷等各題稱大計吏治國家重典茲當考察之後不無漏網之奸臣等例應拾遺謹卽見聞之眞者爲皇上陳之訪得浙江按察使曹天祐卽心媚邪故勘忠賢矧精力憊衰操守又壞誠宜首斥福建右布政使周賢宜汰侈已甚貪肆歷開盈一已谿壑之私貽兩省剽焚之慘廣東按察使余敬中志識卑庸心術險刻贓罰盈囊奇器滿載江西右布政使劉灼性特暴戾行更貪淫庫官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三

腹心尅扣靡厭驛丞拔鬚鬚殘虐有聲副使馮叔若志在肥家癖於好貨鹽船掛號大肆誅求吏農納班盡行侵沒銀池州之誚非誣皮笊籬之謠有據河南副使陳忠翰恤刑晉省最稱貪橫供應日折數金贊儀屬各四紬假修司急圖歸裝盡屬郡括解罰贖湖廣副使黃錦標格不高法紀欠振貪聲夙著於皖守憲體盡壞於楚藩四川右布政今丁憂主道行類本瑄矜心同泉鏡惡生父之認已杖親兄於立斃守蘇郡扣織造羨餘數千查軍衛受指揮分例三百背本無親居官不法山東僉事寒達筮仕祥符頗沽聲問

歷官儀制漸肆疎懈查對名封動淹時月看詳冊疏每至遺謬以上諸臣均爲有玷冠裳清議所不容者乞將曹天祐周賢宣余敬中劉玠馮叔吉陳忠翰黃錄王道行卽賜罷斥蹇達姑留降用等因俱題奉聖旨吏部會同都察院考察來說欽此欽遵通抄到部臣等會同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禮等看得科道論劾浙江等處按察使等官曹天祐等各不職乞要罷斥降用各一節爲照各官近該臣等會同考察之時亦曾查有物議但事跡未明未卽議處今該科道官訪實論劾前來相應再議查得曹天祐周賢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四

余敬中陳忠翰王道行行虧才劣委難再留劉玠等心行雖有出入才力尚堪驅策合無將曹天祐周賢宣余敬中陳忠翰王道行俱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其餘俱照才力不及例內劉玠從重降用馮叔吉蹇達量行降用黃錄量調簡僻遣下各缺另行推補等因隆慶五年正月十五日會題十七日奉聖旨是曹天祐等着冠帶閑住劉玠降二級馮叔吉蹇達降一級黃錄調用

覆南京科道官叅劾冒濫京堂疏

該南京戶科等科給事中張煥等奏稱朝

觀考察

不職者雖經處分然尚有不及者例應糾論訪得通政使司右叅議宋訓貪淫不檢基趾弗端原任延綏巡撫都御史今丁憂何東序心同狼虎行類鴟梟乞行罷斥以警官邪等因又該南京廣西等道監察御史李紹先等奏稱宋訓行檢卑污有玷官箴江西巡撫都御史李一元心術奸險才力疎庸乞將宋訓罷斥李一元量行降調等因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何東序狡詐恠毒任巡撫全無善狀李一元卑污庸劣處卿佐未愜人心相應議處其所論宋訓賊私數多兼有娶娼等事若果是實則是貪酷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五

異常行止掃地其罪尚不止於罷斥者須見的確乃可議處合候命下將何東序姑准致仕李一元降調外任宋訓先令回籍其所劾事情行各該巡按御史作速勘明具奏定奪遺下員缺另行推補等因隆慶五年三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是何東序着致仕李一元降一級調外任宋訓回籍聽勘議處都御史吳時來舉薦太濫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稱臣等待罪該科例得叅詳章奏接得提督操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吳時來舉劾有司官員一疏濫至五十九人其稱賢

能卓異者寧國府知府鍾一元等三人也稱賢能任淺者常州府知府郭文輔等一十三人也正薦則鳳陽府知府周汝德等三十七人不爲不多矣如兩淮運同陳觀衡者遷任二年之後亦得與見在地方者同薦乎附薦則松江府知府衷貞吉等三人若謂其業有成績矣如廬州府同知鄧一相等二人既自謂之歷任尚淺也亦得與久任年勞者並稱乎至於糾劾止得離任知縣一人在任知縣一人似又不得已而爲塞責之計不然何其所屬賢者之多而不肖者止寥寥一二也臣等未卽暇論其他先是接得總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六

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孔昭會同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蔡應揚特本摘論淮安府知府黃國華謂其庸劣廢政蠱壞已極而吳時來之疏則稱其抑浮裁冗扶傷恤困彼固一人也而賢否頓殊若此卽國華推之五十八人之中抑豈無魚目混珠者參於其間耶形迹自狃於異同市恩更犯乎明禁例屬有違法當參論伏乞 勅下該部將吳時來量調外任以爲徇私濫舉者之戒再照舉劾所以準用舍而疑似者不與焉近時章疏率先將陞任年淺不應保舉者撥名

於前及將離任年久與丁憂回籍者附名於後雖視正薦不同而要之市私恩之意則一也再乞 勅部中申飭各該撫按之官除禁止其濫薦外不許照常撥名題薦離任地方之久亦不許附名漫及仍有執循舊套者許臣等參奏則賢否曉然易見雖有欲市其私者將限於定例而不敢矣等因題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嘉靖十七年十一月 詔書內一款近時各處撫按官舉劾官員賢否極爲泛濫往往先將陞任年淺不當保舉者撥名於前每舉不下數十人一人保語不下數十字及奏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七

遺聞則盡境內之人並書薦劾公私心迹覽疏較然吏部不以爲非都察院不考其過以致賢否不分舉錯倒置今後敢有仍前濫舉甚至當劾而舉當舉而劾及撫按官舉劾異同者該科不行糾奏一體究治欽此又查得嘉靖十九年四月該本部題覆爲公舉刺以昭勸懲事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近年撫按舉劾泛濫部院不正其非及詔書禁革又不遵行好生玩法王德濫王獻芝姑從輕調外任用欽此又查得嘉靖二十八年三月該御史劉時進薦劾官員共四十五人本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劉時進故違詔

旨舉劾泛濫多至數十人市恩徇私好生玩法本當拿問重治姑從寬着降二級調外任用欽此查得嘉靖四十一年五月該吏部等衙門會題爲懇乞 聖明申禁例正風紀以昭勸懲治道事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近年各處撫按官舉薦太濫市恩徇私以致賢否失實今後再有違例濫薦及舉劾異同的該科指名叅治王納講降二級調外任用欽此又查得嘉靖四十三年五月該總理河道都御史王士翹舉薦違例錯謬吏科叅奏該本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王士翹着致仕欽此除行欽遵外今該前因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八

濫已甚况知府黃國華才思遲鈍難堪繁劇人皆知之撫按官趙孔昭蔡應揚會同論劾輿論稱當本官亦列薦中既違條章復相矛盾市恩徇私之弊顯然可見風憲重任委有不堪既經該科論列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吳時來量調外任以警將來其舉劾抄詞立案不行如所劾二官持已果壞公議難容不妨彼處撫按官訪實再奏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衙門今後務遵節題事例除卓異資深者照舊疏薦外其陞任行取并歷俸年淺者不許一槩列名以市私恩薦語務要簡明精確據事直書不得仍舊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九

連篇累牘牽連對偶反掩情實文書到日悉要着實舉行再有違者聽部院及該科叅奏處治等因隆慶四年五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吳時來着調外任用近來撫按官委的舉薦太濫徇私市恩有乖憲體今後再有這等的重治不饒

參總督陳其學薦舉違例疏

該總督宣大山西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陳其學題稱邊陲三鎮寇在門庭綱繆牖戶之計全在右司臣待罪地方隨事稽驗咨訪頗真今茲離任謹循例爲我 皇上陳之

除太原府同知王世康代州知州葉露新宣府東路
管糧同知劉光大保安州知州稽顙已先薦揚不敢
再舉外訪得大同府知府程鳴伊平陽府知府呂鳴
珂潞安府知府王宮用添註太原府同知管承寧州
事李芳春大同府推官張簡平陽府推官劉魯浦州
知州許希孟忻州知州雷大壯澤州知州顧顯仁曲
陽縣知縣袁魁榆次縣知縣王應辰大同縣知縣田
子堅臨汾縣知縣陳萬言襄陵縣知縣史思敬洪洞
縣知縣王詔曲沃縣知縣楊時寧翼城縣知縣劉竟
成臨晉縣知縣史邦直安邑縣知縣袁弘德聞喜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十

知縣文作稷山縣知縣孫倌襄垣縣知縣党馨以上
諸臣職任雖有崇卑均之廉勤公謹所當薦揚者也
平陽府通判脫鎬應州知州傅延耆此二臣者治行
各異容氣均偏所當調處以示曲全者也如蒙乞
勅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程鳴伊等循資
擢用脫鎬等亟行調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總督宣大山西等
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
侍郎陳其學舉劾前因欲將知府程鳴伊等擢用通
判脫鎬等調處各一節除程鳴伊等案候外其脫鎬

等原無他過止緣禮儀山禁等事致與叅總官不和
委難共處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將脫鎬傳延耆起
送赴部調用遺下各員缺卽行銓補再照舉薦太濫
屢有嚴禁近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爲憲臣濫
舉市恩自相違背乞 聖明究處以正風紀以警將
來事該本部覆奉 聖旨吳時來着調外任用近來
撫按官委的舉薦太濫徇私市恩有乖憲體今後再
有這等的重治不饒欽此已經備行各撫按官以後
除卓異資深者照舊疏薦外其陞任行取并歷俸年
淺等項不許彙列市恩悉令着實舉行去後其遠方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或未可到而隣近省分實所明知乃今總督陳其學
疏內首稱同知王世康劉光大知州葉露新稽顙已
先薦揚不敢再舉雖非提保然既薦之後仍復列名
亦係有違 明旨若不查究誠恐其漸一開將來仍
復濫舉 明旨畢竟不行但詳其事出差錯非有別
情姑難重擬合無將陳其學量加罰治以爲將來之
戒乃可以見賞罰之必信乃可以使政令之必行以
後如有故違者容臣等查叅重寃至於舉劾章疏并
乞著爲定式硃語之下不必鋪叙繁文只稱某差已
滿例當舉劾訪得某某賢能有何政績所宜薦揚某

某不職當斥或老疾不及當致仕調用所宜糾劾如此而止非但陞任俸淺等項當遵前 禁卽所當久任亦不必有通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總督撫按衙門一體永遠遵行庶使事體歸一考覈有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陳其學罰俸一箇月今後撫按官舉劾章疏都照所定體式行有故違的你部裏叅來處治

叅巡按御史王君賞舉劾違例疏

該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王君賞題稱奉 命巡歷茲當事竣謹將各官賢否據實陳之除右布政曹金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圭

使張守中先已保薦副使王漸已經論劾及陞任已久履任方新者不敢繫舉外訪得布政司左布政使栗永祿右叅政馮舜漁按察司副使范懋和張一霖僉事栗魁周以上諸臣均爲藩臬之良所當薦揚者也原任副使今陞浙江叅政曾省吾丁憂副使李臺此二臣者離任未久政績夙著仍應併薦者也又訪得固原兵備副使張昇惡跡顯著似當罷斥者也乞將栗永祿等循資擢用張昇亟行罷斥等因又該本官題爲舉劾有司官員以昭勸懲事除知府邵峻治行超卓已經特薦通判王堯弼等貪污不職已經論

劾及政績有成已經陞取賢能任淺已經禮待者不敢舉舉外訪得鳳翔府知府黃翼平涼府知府錢進學西安府同知蘇璜延安府推官梁承學鳳翔府推官齊仲賢商州知州陳璐渭南縣知縣梁許咸寧縣知縣賈待問涇陽縣知縣楊歸儒長安縣知縣薛綸洛川縣知縣韓必顯洋縣知縣閻邦寧以上諸臣職任賢能均當薦揚漢中府推官杜從易同州知州陳燁華州知州王汝梅此三臣者治有成效相應併薦又訪得蒲城縣知縣呂宗儒貪酷著聞所當罷斥邵陽縣知縣李希松物議交騰相應量調乞將黃翼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圭

循資擢用呂宗儒罷斥李希松調處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除薦舉官員付文選司另行外查得知縣李希松已陞 晉府審理正查呈到部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王君賞論劾前因欲將固原兵備副使張昇蒲城縣知縣呂宗儒罷斥邵陽縣知縣李希松調處各一節爲照知縣李希松先因考語平常已經擬陞審理正見係閑散無容再調副使張昇自守衛輝以來考語素稱清謹今乃以賊被論恐年近衰頹事疎防檢致干清議知縣呂宗儒少年恣肆物論久騰既經巡按御史叅劾前來

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張昇照年老事例致仕呂宗儒照貪酷例爲民遺下各缺另行銓補再照舉劾疏內不許濫叙陞任丁憂任淺已薦等語節該本部覆奉 欽依嚴禁及將總督陳其學御史潘民模罰治訖今御史王君賞兩疏首叙右布政等官曹金等西安府知府邵峻等已經保薦及陞任副使曾省吾丁憂副使李臺復列正薦俱屬濫叙市恩有違法禁但念地方頗遠或出不知似應姑照潘民模事例量加罰治以後如有明文到日故違者俱照新奉 欽依事理參治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一日題十三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五

奉 聖旨張昇着致仕呂宗儒爲民王君賞姑罰俸一箇月

參巡撫熊汝達舉劾違例疏

該巡撫廣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改巡撫浙江熊汝達題稱臣待罪巡撫責任激揚而各官賢不肖之最者聞見頗真茲當叨轉離任敢不次第而陳之訪得潮州府通判今陞臨江府同知楊肇陰險貪汙惠來縣知縣施嘒羸鄙貪饕俱罪狀顯著均當罷斥內楊肇尤爲衆惡所歸似應仍行提問廣州府同知常若愚志荒行詭臨事推避所當降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五

訓或令致仕德慶州知州戴汝愚過事周章陽江縣知縣鄧之梅才力庸簿俱應調簡龍門縣知縣殷乾年力已衰普寧縣知縣李廣圃學不通方均應改教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貪者爲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又查得近奉 欽准事理凡官員犯有贓私者務行提問的實名下贓數盡行追併入官又查得潮州府通判今陞臨江府同知楊肇于隆慶四年三月內原以通判報逝廣州府同知常若愚先該巡按御史楊標題參該本部覆奉 欽依改調簡僻訖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撫廣東右副都御史今改巡撫浙江熊汝達論劾前因爲照各官被劾事情俱出有因內通判楊肇雖已逃回豈容止於罷斥同知常若愚雖經議調未足示懲相應一併議擬合候 命下將施嘒照貪例爲民常若愚等俱照不及例起送赴部內常若愚降調開散戴汝愚鄧之梅量調簡僻殷乾李廣圃改授教職其楊肇逃回原籍咨行福建巡按御史着落該府縣官嚴提解赴廣東巡按衙門究問贓私下落依律追遣具奏各員缺另行銓補再照舉劾疏內不許濫叙陞任任淺已薦及殊語後繁冗等

語已該本部題有嚴禁今巡撫熊汝達首叙知府李渭等已經會薦參論等語明違禁例本當照依題奉欽依議處但念地方隔遠或尚出於不知似應量加罰治以後如有明文到日故違者俱照新奉欽依事理從重參究等因隆慶四年八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施鳴着爲民常若愚等依擬調改楊肇巡按御史提問具奏熊汝達罰俸三箇月

參巡按御史楊標舉劾違例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稱巡歷已滿敢舉所得賢不肖之尤者循例陳之除韶州府知府李渭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去

慶府知府熊倬賢能考滿已經會疏保留廣州府知府戴科等朋計逼死職官另本參寃外訪得潮州府通判今陞江西臨江府同知楊肇石城縣知縣徐光裕俱貪婪不職貽害實多相應革職仍行提問惠州府通判陳廷觀廣州府通判呂希聖惠來縣知縣施呬平遠縣知縣陳廷式俱官守大壞相應罷斥高明縣知縣陸仁樂會縣知縣邵世光乳源縣知縣洪洪俱才識昏庸地方無補相應改教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貪酷者爲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犯有贓私

者提問的實追併入官又查得通判楊肇知縣施呬先該巡撫都御史熊汝達論劾該本部覆奉 欽依將施呬爲民楊肇提問訖查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論劾前因欲要將潮州府通判今陞江西臨江府同知楊肇石城縣知縣徐光裕革職提問惠州府通判陳廷觀廣州府通判呂希聖惠來縣知縣施呬平遠縣知縣陳廷式罷斥高明縣知縣陸仁樂會縣知縣邵世光乳源縣知縣洪洪改教各一節除通判楊肇提問知縣施呬爲民已經奉有 欽依無容別議外爲照知縣徐光裕贓私狼藉固當提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去

問通判等官陳廷觀等貪酷各有指實且有見行新例豈容止議罷斥及知縣陸仁等才力不堪委於地方無補相應一併酌擬合候 命下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徐光裕陳廷觀呂希聖陳廷式通行提究贓私下落照例追遣陸仁等起送赴部改授教職員缺各另銓補再照舉劾疏內不許濫叙陞任任淺已薦及殊語後繁冗等語已該本部題有嚴禁今御史楊標首叙知府李渭等已經會疏保留及知府戴科等另本參寃等語實於禁例有違但念地方隔遠或出不知似應量加罰治以後如有明文到日故違

者俱照新奉 欽依事理從重叅究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徐光裕等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陸仁等依擬改教楊標姑罰俸一箇月

議處督撫等官劉應節等薦舉違例疏

該吏科署科事左給事中宋之韓等題稱總督薊遼都御史劉應節薦舉知府辛應乾等七員併保知縣邢玠又薦兵備副使孫應元等四員而僉事張廷弼亦與查得張廷弼邢玠歷俸不及一年巡撫順天都御史楊兆除正薦外復併薦邢玠巡按山西監察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太

史饒仁侃薦副使蔡可賢僉事胡定歷俸方纔數月又保推官劉魯離任已將一年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家相薦按察使吳道直陞任已踰一月又知府朱應時劉永寧陳廷芝俸深者既得薦列而同知張崇謙知縣馮桂芳任淺者亦得併薦凡若此類質之明例俱屬有違乞將劉應節等或示罰治或行改調仍嚴行各撫按官凡有舉薦務遵近例不許冒濫以傷憲體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薦舉太濫本部節行禁諭及議擬體式題行已久又將都御史吳時來陳其學題奉 欽依吳時

來調外任陳其學罰俸節經通行遵依去後今該前

因查呈到部爲照薦舉賢能有關陟明之典乃撫按官第一事况是對 君之言尤須的確若不知而泛

舉者謂之暗若知其不賢而濫舉者謂之欺近該本部節奉 聖旨撫按舉薦不許徇私市恩有乖憲體

又經罰調吳時來等舉薦太濫又爲立定本式通行曉諭事例昭然今督撫都御史劉應節楊兆巡按御

史饒仁侃楊家相乃將已陞任按察使吳道直任淺副使蔡可賢僉事張廷弼胡定同知張崇謙知縣邢

玠馮桂芳久離任推官劉魯等各列疏中夫濫舉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左

禁 明旨甚嚴當舉不當舉審酌由已奉行 明旨

又爲甚易而劉應節等乃敢明知故違可已不已良由 朝廷懲罪之令不信於人撫按官市恩之私浸

入於骨其奉法之心不能奪其市恩之念是故甘於犯禁而不顧也既經該科叅劾前來若不究處則

朝廷法令終不能行合候 命下姑將劉應節楊兆饒仁侃楊家相重行罰治以後敢有再犯者俱照吳

時來例降調外任本部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官務要查照先今題 准事例着實遵行不得仍

前徇情樹黨自貽禍累庶使明揚不忒晉用可憑等

因隆慶六年正月十八日題二十口奉 聖旨是濫舉市恩屢有明旨禁約劉應箕等乃敢故違本當重究姑各罰俸三箇月再有犯的照例降調

叅巡撫都御史何寬等舉劾違例疏

該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寬題稱奉 命巡撫福建二年於茲叨蒙陞任所轄藩臬方面官員例應舉劾謹爲 皇上陳之訪得按察司巡視海道副使熊倬才識短淺作事乖方所當改調延平府同知蕭端賁貪婪險酷播惡已深原任漳州府推官今陞廣西賓州知州梁大中與懷庸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才貪污縱肆南安縣知縣丘凌霄貪婪縱恣入髓骨此三臣皆素行不謹婪穢彰聞所宜亟爲罷斥歸化縣知縣宣文魁怠弛昏庸所當降調等因又該巡撫大同地方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劉應箕題爲遵例舉劾防秋文職官員事訪得西路通判孫緒先年老行汙所當罷斥懷仁縣知縣蕭大謙才識庸凡所當改教等因又該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殷從儉題爲舉劾有司官員事訪得南雄府通判王柯年已暮齡志惟貪得上猶縣知縣呂元聲官守全虧志氣消沮此二臣

貪汙不職所當罷斥歸化縣知縣宣文魁才力不及所當改教等因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貪酷者爲民不謹者冠帶閑住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案呈到部看得巡撫都御史何寬劉應箕殷從儉各論劾前因除通判王柯已經題奉 欽依爲民無容別議外爲照副使熊倬舉動乖張才識庸淺邊海重地委非所宜同知蕭端賁貪食酷險詐通判孫緒先年老貪縱知州梁大中貪而罷軟知縣丘凌霄貪而酷暴知縣呂元聲貪而剛愎知縣宣文魁科罰太濫屢經訐告兩被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十二

論劾俱難復留知縣蕭太謙才識雖庸操守未壞不可遽棄既該各巡撫官叅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能俸照不及例調用蕭端賁孫緒先梁大中丘凌霄呂元聲照貪酷例爲民簪文魁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蕭大謙照不及例起送赴部改教貪缺各另銓補再照撫按官薦舉事例先該本部題 准不許將陞遷任淺者一槩濫列薦中近該吏科左給事中宋之韓叅處巡撫劉應節等濫舉緣由又該本部覆奉 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照依先今題准事例着實舉行敢有違者本部與該科叅奏降調

通行去後今據巡撫何寬薦內僉事王喬桂係任淺
叅政熊琦僉事徐作知府朱炳如知縣鄭淵係陞遷
巡撫劉應箕薦內僉事許希孟知府李遷梧通判惠
之翰知州康朴知縣雙鳳鳴岳汴係任淺巡撫殷從
儉薦內僉事王喬桂諸察知州建勲係任淺律之

明例俱當降調但查各官上本之日在未奉新 旨
之前似宜姑照劉應節等事例處分除何寬已經巡
按御史杜化中論劾覆題聽勘難以再處外其劉應
箕等合無姑免降調從重罰治以後再有違者乃照
新例叅 請發落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二日題初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四

二十三

四日奉 聖旨是熊倬着調用蕭端貢等都革職爲
民箕文魁冠帶閑住蕭大謙改教劉應箕殷從儉既
未奉新旨姑各罰俸三箇月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四 終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訂校
馬之駿

掌銓題葉

覆侍郎楊巍乞休疏

以下俱京堂乞休
照常處者不錄

看得原任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今陞兵部右侍郎
楊巍奏稱母子俱病乞要照舊養病或令致仕一節
爲照本官志行高潔才畧恢弘先次奏准養病已經
本部咨催赴任去後今又再奏前因情詞懇切似非
得已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舊在籍調理痊可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一

日撫按官具奏起用隆慶四年二月十八日題二十
日奉 聖旨是楊巍准照舊調理

覆禮部尚書吳山乞休疏

看得尚書吳山奏稱衰病不堪供職另推才賢以充
是任一節爲照本官性行嚴潔操履端方品格甚優
雅稱典禮雖年齡之近艾實精力之尚強難以准其
致仕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本官欽遵前 旨作速
赴任不得再辭致乖大義隆慶四年六月初六日具題初
八日奉 聖旨是吳山着遵前旨赴任供職

覆侍郎陸樹聲乞休疏

看得原任本部右侍郎陸樹聲奏稱久病沉痾不能赴任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清望素著年力未衰據奏情詞雖極懇切難以准其休致相應議擬合候命下行令本官照在籍調理病痊之日日本處撫按官具奏起用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陸樹聲准照舊在籍調理痊可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

覆尚書譚大初乞休疏

看得南京戶部尚書譚大初奏稱見年六十七歲先因患病回籍後蒙起用薦陞今職茲因赴任行至淮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安偶感寒邪舊疾遂作醫藥罔効乞 賜以戶部侍郎舊官放歸田里一節爲照新陞南京戶部尚書譚大初

大初歷有年操持無玷知其老之將至恐致曠廢量其力之不前遂安止足既可以見處身之義亦可以警貪位之風今該具奏前來相應題覆合無 俯從所請准其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五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譚大初准以尚書致仕

覆尚書黃光昇乞休疏

看得原任刑部尚書今補南京刑部尚書黃光昇奏

稱衰病不堪供職乞要辭免新任仍准致仕一節爲照本官年力未衰才猷可用既該臣等會推伏蒙皇上俞允似難准其致仕合候 命下本部行令本官作速起程前赴南京刑部到任管事毋得再陳仰 聖聽隆慶四年七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黃光昇着遵前旨上緊赴任供職

覆尚書林雲同乞休疏

看得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奏稱累疏乞休未蒙俞允臣今年七十有一老病侵尋精神荒憊重任弗堪乞 賜休致一節爲照本官三年之內五疏乞休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本部俱覆奉 欽依照舊供職乃今又稱精神荒憊不堪重任力求引退情詞勤懇似非得已且查得本官年七十一歲亦是致仕之期合無 俯從所請准其致仕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林雲同准致仕

覆都御史張翀乞休疏

看得巡撫南贛汀韶等處地方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張翀奏稱謬承軍事勞思過度致傷心脾遂成怔忡之症閑門不能視事五月有餘又該吏部

題奉 欽依令臣以原官巡撫湖廣地方兼贊理軍務不意病勢日增虛弱愈甚飲食不能入胃旦夕不可支持乞 賜休致調理一節為照本官筮仕西曹卽輸讞論保釐南服益著壯猷茲當再撫湖湘正宜仰酌 簡恭況其年力精銳雖一時有疾自可調理而安遠令致仕不無可惜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前去供職毋得再陳致乖大義等因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張紳着上緊赴任供職

覆尚書劉采乞休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四

看得南京兵部尚書劉采奏稱年老病侵身衰力弱重以長孫曾孫繼歿多憂多病乞要放還一節為照本官純潔之行夙重於時幹濟之才久裨於國乃以年齡之既邁重緣家難之相仍懇疏陳情雅志求退分安止足可懲戒得之心意出真誠非係飾名之舉既至再三相應題覆合無 准其歸休以遂老臣乞骸之願惟復 加之優處以為賢者去 國之榮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劉采准致仕着馳驛去

覆侍郎翁大立代尚書吳嶽乞休疏

該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陞兵部左侍郎翁大立題稱南京吏部尚書吳嶽赴京考滿行至揚州地方忽感瀉痢服藥不愈乞令致仕仍 給與應得勲階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致仕係人願告果願致仕當自陳情豈有托人代告之理其在他人豈有為人代告致仕之理且三年考滿 准復職者進階六年考滿 准復職者加勲係 朝廷恩典載在今甲必事理相合者本部題 請而行又豈有擅自為人陳乞之理均屬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五

妥本難題覆但吳嶽已奉 欽依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南京根本重地叅贊之任不可久虛今本官既以考滿回籍又稱病篤則赴任無期所當議處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致仕負缺即便照例會官推補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十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吳嶽准致仕

覆侍郎王遴乞休疏

看得兵部協理部事右侍郎王遴奏稱父年八十有一朝夕莫保憂苦之情積久傷心氣滯火動飲食輒

吐肢體麻木不能辦事乞 准回籍依親調理一節
爲照本官久歷邊疆風閑戎務本兵多事正賴贊襄
乃以思親感恙即求休致且經該科叅寢委難遽順
私情合候 命下行令王遴在任調理痊可即出供
職不得再陳有煩 聖聽等因隆慶四年十月初十
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王遴着在任調理痊可即出
供職

覆左都御史劉燾乞休疏

看得駐守通州提督保定等處入援兵馬都察院左
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劉燾奏稱筋力疲乏病勢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六

沉自知鞭策不前乞容致仕一節爲照本官暢詣邊
務年力未衰豈宜令其退閑且事急則力疾赴援事
緩則引疾求退固本官自處之宜然有事則招之而
來無事則麾之而去豈 朝廷用人之理但本官驅
馳萬里終歲苦辛既稱有病似應稍 賜休假况時
下亦無相應負缺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暫回原籍
調理候用有缺即行推補則 君父之下體既無不
周而臣子之仰報當無不至但大臣進止出自 朝
廷臣等未敢擅擬等因隆慶四年十月十二日題十
四日奉 聖旨是劉燾准回籍調理

覆侍郎任士憑告病疏

看得原任巡撫江西地方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
僉都御史今在籍聽用任士憑奏稱隆慶元年准吏
部咨調南京衙門回籍聽用續該吏部題奉 欽依
起用南京刑部右侍郎但臣感染濕疾四肢沉重步
履艱難不能赴任乞容在籍調理一節爲照本官年
力富強才猷敏練且昔巡撫江西力効奸貪不附權
貴以是爲人所抑故本部題 請起用以昭公道乃
今奏稱宿疾未愈難以赴任情委可原合候 命下
仍准本官在籍調理待痊可之日撫按具奏起用負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七

缺照例會官推補等因隆慶四年十月十六日題十
八日奉 聖旨任士憑准在籍調理

覆侍郎靳學顏告病疏

看得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奏稱暑濕瀉痢致傷脾胃
氣體虛弱痰癰愈甚乞要回籍調理一節爲照本官
才猷精練操履端純方期協佐銓衡共覈吏治乃緣
宿病增劇懇疏乞歸既情非得已相應題 請合候
命下准令本官暫回原籍調理待痊之日撫按具
奏起用負缺一面會官推補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
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靳學顏准回籍

調理

覆侍郎趙孔昭乞休疏

該原任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等處地方戶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趙孔昭奏稱運道淤塞阻船數多臣職司漕運糧不至京不職之罪一罰不足以懲乞容罷斥以正曠廢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隆慶四年七月內爲缺官事戶部缺左侍郎該本部等衙門會推題奉 聖旨趙孔昭着回部管事欽此又查得十月內爲違誤運限大壞漕規懇乞 聖明責成當事督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八

臣亟行區處以裕國計事該戶部題節奉 聖旨這河道阻塞糧運遲誤各官全不用心趙孔昭姑罰俸半年着協心疏濬經畫不許該難後人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總督漕運都御史趙孔昭奏因河塞遲遲自効不職乞要罷斥一節爲照本官專任督漕既致誤事本難別推但 明旨切責之嚴者恐其聞陞離任有所推諉也今查奉 旨之期已在交承之後則新官既到地方本官便難行事若令中途久駐未免勞擾無功所據引咎自陳懇詞求退固義所當然亦情非得已也相應再酌擬題

請合候 命下行令趙孔昭除罰俸遵照前 旨外

其疏濬河道轉行新任右副都御史陳炯着實經畫本官一面准其回部管事庶官守既便責成亦專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題十二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趙孔昭姑准回部管事

覆侍郎王遴乞休疏

看得原任兵部右侍郎今給假回籍王遴奏稱親年益衰自揣庸病乞要休致一節爲照爲臣之道當先公而後私爲子之道當盡忠以成孝王遴才力有爲親年無恙既承兵任之托又荷歸省之榮正宜畏此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九

簡書用圖報稱豈可累疏求退有負 明時合候命下行令本官遵奉前 旨作速前來到任供職不得再辭等因隆慶五年七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王遴着上緊前來供職

覆尚書陳其學乞休疏

看得南京刑部尚書陳其學奏稱三年給由赴京行至山陽舊疾舉發昏暈怔忡勢如翻胃恐暑漏不保便道抵家就醫調理乞容休致一節爲照本官中外歷官俱稱清謹邊關宣力久著猷勞甫晉優崇遽遭病疾給由中沮具疏乞休據其情詞懇切非出矯飾

相應題覆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在籍致仕負缺另行會官推補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擅擬等因隆慶五年八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陳其學准致仕

覆侍郎張紳乞休疏

看得原任巡撫湖廣都御史今陞兵部右侍郎張紳奏稱病苦不能赴任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志行清修才猷宏敏正宜效用乃遽乞休據其情詞甚迫難以復留但其年力尚強未宜輒棄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在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負缺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十一

照例會官推補等因隆慶五年九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張紳准回籍調理

覆尚書譚綸養病疏

該兵部題稱協理京營戎務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譚綸忽染風症痰涎湧塞兩耳雷鳴頭目眩暈右體麻木調治無減病根已深漸成廢癩懇乞放歸田里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尚書譚綸夙閑軍旅久鎮疆場甫晉本兵遽嬰疾疾雖勿藥之期未可必於旦夕然未艾之齒尚可用於他時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俟病痊之日

撫按官具奏起用負缺照例會官推補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等因隆慶五年十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譚綸准回籍調理

覆提督兩廣軍務侍郎李遷養病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稱提督兩廣軍務兼巡撫廣東地方兵部左侍郎李遷舊患痰嗽之疾自入廣以來水土不服感患脾泄病證形體消瘦飲食不進服藥不效乞容令回籍調治等因奉 聖旨該

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侍郎李遷歷歷中外久著勤勞南晉優崇遠遭疾疾雖其年力未衰尚堪效用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十二

其疾勢增劇難以強留既經巡按御史勘實代題前來似無詐托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調理病痊之日撫按官具奏起用員缺照例會官推補等因隆慶五年十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李遷准回籍調理

覆尚書曹亨乞休疏

看得南京工部尚書曹亨奏稱年將七十夙秉怯弱奔馳到任即感勞嗽淹延不痊血氣衰憊乞要回籍致仕一節爲照本官中外歷官俱稱清直茲緣衰病具疏乞休據其情詞懇切非由矯飾相應題覆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致仕員缺另行會官推補但大臣去留出自朝廷臣等不敢定擬等因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聖旨曹亨准致仕

覆原任右諭德吳情乞原職閑住疏

該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調廣東市舶司提舉吳情奏稱嘉靖四十年該應天府鄉試與太常寺卿原任翰林院侍讀胡杰充考試官該南京禮科給事中周京劾臣更改試錄譴調前職未到任間祖母周氏病故承重守制陡患癰疹毒熱眩暈痠痺纏綿精神彌耗遂乞休未允恭遇皇上登極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三

將胡杰錄用位至卿列獨臣顛頓未甯曠澤查得先年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察以被劾降調告准原職致仕臣與察事體相同乞賜原職閑住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自願告退官員及有疾者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查得京官陞授外職告病乞休者俱令致仕不許病痊起用若有規避希借京官名色等情即降級改用敢違抗不就者除名閑住又查得該聽調原任南京翰林院侍讀學士華察奏奉世宗皇帝聖旨華察既親老准以原職致仕吏部知道欽此今

本官被論調官患病未曾赴任比之華察全未授官者微有不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調廣東市舶司提舉吳情奏稱衰年廢疾乞以原職閑住一節為照本官性情資狷介行履清脩官至諭德曾無過舉祗緣典試南畿偶遭浮議被人論劾謫官其後事迹已明並無干涉而本官向未赴任抱病家居且其時同典試同被論者侍讀胡杰也而杰久得昭雪官至太常卿而歿矣杰已白而情獨未白寔有覆盆之冤杰已伸而情獨未伸豈無向隅之歎本部每擬奏薦起用以其年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三

紀向衰而止今本官奏乞以原職閑住律以例固為難行原其情不無可憫伏望皇上念其昔也久叅侍從非有敗於官箴今也久蒙點污尚未明其心迹特賜昭雪准以原職諭德致仕則不惟本官得存面目以享餘年凡在儒臣均切感戴等因隆慶六年三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聖旨吳情准以原職致仕

覆尚書曹邦輔乞休疏

看得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奏稱年入七旬精力頓減步履艱難雖欲勉強勢有不能謹如例陳乞欲要

放歸致仕一節爲照本官真誠無偽剛正不阿有忠義報國之心有介潔振俗之行年雖七十精力未衰引例乞休似難遽舍合無令其照舊供職圖報國恩但大臣去留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擬隆慶六年三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聖旨曹邦輔着照舊供職

覆叅政曹科乞休疏

以下俱方面乞休照常處者不錄

看得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嚴清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廷瞻各題稱原任天津兵備副使今陞四川布政司分守川北道右叅政曹科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十四

籍患病難以赴任乞容致仕一節爲照四川右叅政曹科操持堅定材識優長用之邊腹綽有成效乃今患病不能赴任又有不遑將毋之情既該撫按官具題前來似宜准允但本官才既可惜而外官又無養病事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四川撫按衙門行令本官照依今陞叅政職銜致仕病痊之日本處有司具奏起用隆慶四年三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聖旨是

覆叅政方啓參乞休疏

看得山東布政司右叅政管長蘆運司事方啓參奏

稱舊病危篤乞要致仕一節爲照本官年力才猷尚堪效用遽從休棄不無可惜但其患病危篤恐難蒞事既經屢奏情詞懇切相應議處合候命下行令本官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隆慶四年三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聖旨是

覆布政凌雲翼乞休疏

看得整飭密雲等處兵備山東布政司右布政使兼按察司副使凌雲翼素稱患病不堪供職乞要放歸田里一節爲照本官年力精強才猷敏練乃今患病實因水土不服難以准其致仕合候命下行令凌雲翼回籍聽用遇有東南方便員缺推補隆慶四年五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覆布政劉斯潔乞休疏

看得復除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左布政使劉斯潔奏稱遵照部科原議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志行清嚴才猷詳練關陝重地正賴旬宣據奏雖出衷情難以准其休致合候命下行令劉斯潔照依新任作速前去供職隆慶四年五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聖旨是

覆副使張守中乞休疏

看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崇古題稱定邊兵備道副使張守中鬱勞致疾乞要暫回原籍調理俟其病痊錄用一節爲照副使張守中殫力邊務不辭艱苦以致感冒危疾情委可憫但外官原無養病事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將張守中暫令回籍致仕病痊之日本處撫按官具奏起用隆慶四年五月二十日題二十五日奉聖旨是

覆副使張嘉孚乞休疏

該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聽調嚴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七

清會同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時舉題稱建昌兵備副使張嘉孚風猷茂著卓有令名乃因病乞休情詞迫切察其欲歸之志固難強留但年猶未衰才殊有用且歷官清謹士論同稱若遂棄之終身不無可惜乞勅該部再加查議將本官准令回籍調理待病痊之日聽彼處有司具奏起用負缺另行推補等因奉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自願告退官員及有疾者不分年歲俱准致仕又查得嘉靖四十五年十月內該四川按察司威茂兵備副使李元泰十一月內該四川按察司

提學副使胡直各因患病具奏休致本部覆奉世

宗皇帝欽依准放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副使張嘉孚負性剛方居官廉正今以病篤乞歸不無可惜但外官例不得養病既經撫按官勘實具題前來查有前例相應議擬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四川撫按衙門行令本官就彼回籍致仕調理病痊之日有司具奏起用負缺先行推補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聖旨是

覆副使潘一桂乞休疏

看得原任直隸鎮江府知府今陞陝西按察司副使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五

七

潘一桂奏稱患病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歷官無議年力尚強偶因感病求退不無可惜但外官無養病之例相應酌擬合候命下行令本官致仕回籍調理痊可之日撫按衙門具奏起用隆慶四年十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聖旨是

覆叅政李玳乞休疏

看得原任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今補江西布政使司右叅政李玳奏稱母氏十分衰病乞要照舊休致一節爲照本官才行素優故特錄用今既稱有九十之母委難遠離相應議擬合候命下行

令本官照舊致仕待親終之日另行具奏起用隆慶五年六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聖旨是

覆副使李裴乞休疏

看得原任山西布政司左叅議今陞貴州提刑按察司副使李裴奏稱病患綿延不能赴任乞要休致一節爲照本官年力方強正宜向用偶以抱病求退不無可惜但外官無養病事例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依今陞副使職銜致仕病痊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隆慶五年八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六

覆僉事紀大綱乞休疏

看得原任禮科給事中今陞陝西按察司僉事紀大綱奏稱親病甚劇中途憂鬱幾絕不能赴任乞要休致一節爲照僉事紀大綱年力方強正堪效用乃中途患病不能赴任具疏乞休不無可惜查外官原無養病事例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照有疾例致仕痊可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覆僉事劉田乞休疏

看得巡撫遼東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都御

史張學顏題稱山東按察司分巡遼海東寧道兵備僉事今陞山東布政司分守遼陽右叅議劉田病篤不能供職乞要休致一節爲照叅議劉田年紀未衰力才可用豈宜令其退閑但既稱病篤難以強留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照有疾例致仕待痊可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五

九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六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稿

覆御史尚德恒論總督王之誥疏

該巡視京營河南道監察御史尚德恒題稱協理京營戎政兵部左侍郎王之誥蒙 皇上俯宥前愆特加起用委以戎政此正罄竭衷赤以圖立功之日乃於會推三邊總督之缺安意承之夫會推之事主之以九卿科道臣非不知非誥所得而專也但以會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一

所及誥豈不與聞苟於營務而素肯擔當銳意振作將必即爲說辭乘此集議分練之時以爲振起積衰之舉乃緘默而安受當事而任事者固如是乎則其所以設心積慮希脫戎任者已非一日矣於此時而推外營謀規避之計昭然可見伏望收回 成命敕下該部毅然究斥等因又該右都御史王之誥奏稱自揣不堪重任懇乞 聖明亟賜罷斥以謝人言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出送司查得隆慶四年正月內爲缺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奉 聖旨王之誥陞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

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寫敕與他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爲照三邊總督內綜八郡外控諸大統轄遼遠則防禦難周調度罔功則顯罰立至且沙漠寒苦何等艱辛較之協理京營循規而徐理之者安危難易迥然不同先該總督員缺廷臣從公會推本官堪以經畧已蒙 聖明簡用今御史尚德恒正當會議之時有此論列而都御史王之誥遂具疏辭免臣等看得王之誥久歷邊疆才猷明練就難舍易乃公論之所推舉安即危豈人情之所願論劾實出意度既莫可憑辭免雖極懇誠亦難遽允况宣大西北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二

戶尤爲緊要方今正屬春防新調總督王崇古尚在三邊候代本官赴任更不容緩合候 命下行今本官遵照 聖旨作速前去交代供職不得再行陳乞有誤大計但京堂二品官員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二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王之誥着遵前旨上緊赴任交代毋得再辭

覆給事中戴鳳翔論巡撫海瑞疏

該吏科給事中戴鳳翔題稱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海瑞謬戾傲妄日甚一日若不早爲議處恐成釀成

大患輒掇見聞冒昧塵 竇一濫受詞訟在 皇上
亦洞悉民姦 頒行重禁也瑞則不顧 赦前事件
悉聽告訐又無放告日期旅出旅進動盈千紙累涉
萬人不能按理曲直以剖是非而但洵情愛憎以決
勝負致使刁徒弗安生理惟思構訟以小過而飾成
極惡以虛誕而捏作實情本以戶婚田土裝爲人命
強盜或未告而揚言以需索或既告而講價以求和
越訴者不咎誣告者不杖律法掃地羅織成風人心
至此其大壞矣一田產分贖在 祖宗亦慮奈事端
定限五年也瑞則不拘遠年交易違例問斷又不詳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三

審干證隨告隨給真僞不分情理俱拂或以明中正
契而作無交或以彼此情願而作逼獻致使棍徒不
營活計專謀奪產重墾更新者徑以舊價回贖已業
蕩盡者又於祖產再分或稱投靠以嚇其白還或云
占匿以肆其奪取剝壯民之肉啖饑虎之喙風俗至
此其極敝矣一民兵爲防禦所資冗糧固所當裁而
正兵亦不可散況兵有已散之名而糧無已裁之實
爲之瑞者欲欺 君乎欲欺天平瑞到任時槩將客
兵題 請散歸兵糧盡行蠲免民無長慮侈爲美談
殊不知此輩携家寄住既同土著雖欲自去亦無所

歸聞報之日攘臂奮呼排入都院若非湯兵備權宜
救解幾成激變之禍畢竟莫可誰何遂那民壯工食
與之數既不敷又復加派不能熟思審處於前却乃
朝四暮三於後且軍餉銀兩曩於十一府津貼庶幾
衆輕易舉今聞 題免各府已置不理矣偏累之苦
其何能堪夫散兵者正以節糧也客兵既云散訖而
兵糧仍派如故卽今孟河大澤之間嘯聚者不下數
千密謀連結倭寇攻陷城池誓血爲盟私相立號邀
截商貨白晝殺人劫庫斬關目爲兒戲以故行旅不
通煙火斷絕衆心詢詢莫不思亂臣恐潢池之變起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四

在旦夕非東南細故也一道路爲公差所經冒濫固
所當除正支亦不可革况所省者小而所費者大爲
之瑞者欲利民乎欲利 國乎瑞出京時用夫三十
餘名德州而下用夫一百餘名彼且自爲分所應得
殊不知以此而處已亦當以此而處人卽如建德一
縣舊爲南北通衢假令就彼酌量不使其中破冒則
旣能節屬邑之財又不貽鄰境之累夫何不可今乃
不爲此塞彼通之思遽爲顧此失彼之計槩將建德
夫馬盡行革罷然建德之路雖不可通而公差之行
實不容已只得取道於星子等縣迂枉四百餘里繞

路既遠支應反多是省一縣之財而費數縣之力名雖愛民實則蠹國况昨年差祭海神假稱敕訪民事恐嚇當路邀獵廵承直至本鄉雖柴燭之微亦取足有司之供送擡轎徑入二司中道致害夫皂俱被挈責三十尚不愧怙動以聖人自居觀其條約中有大聖人作爲等語而狀有欺天玩聖字樣不論虛實悉批准行臣恐聖人之名僭竊太甚非海瑞所宜也一江南之俗以田爲業產戶置其田則供稅佃戶耕其田則輸租佃戶之輸租猶產戶之供稅是稅之出於租亦明矣就中廣嚴多取之禁可也瑞乃不諳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六

五

民俗妄禁不許完租夫租旣不完稅從何出此言一倡府縣遵之致使佃戶結賴其租產戶空賠其稅異日必以富庶爲禍階以貧賤爲樂境智愚同沾流亡膏腴盡爲荒廢國家財賦何所出辦哉一江南之民其財易耗耕蠶之本匪借不給公私之用匪借不周故或資以贍口食或資以足錢糧是借貸之相濟亦久矣就中嚴抑取利之禁可也瑞乃不遵明例妄禁不許還債夫債不還於今則借不通於後一方如此他方效之致使食用雖急稱貸無門異日必以求爲自逞不以安土爲樂強暴則劫掠苟生柔軟則

束手待斃生靈危困何以自蘇哉李同知陞南京戶部例當辭也駕言忿其私謁縱令皂隸訪察乘坐何船竟被索詐二十金而隱蔽王司業以伊親牽涉事甚微也作意侮其京秩票差皂隸請來相見恣被索詐三十金而放免外班皂隸說事少者四五十金多者直至百金方得安妥否則禍且立至其謬戾傲妄以取打船之辱信用門吏以張牙爪之威狎慢公卿耳臣又訪其在南京時妻妾相爭閨門失德偏向寵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六

六

妾毆詈正妻其妻憤激自縊身歿妾亦荒懼相繼而縊一日至歿二命恬不爲意此其心之殘刻且忍於其妻妾矣焉能不忍於子民乎如是而欲其盡拊循之道以貽地方之安臣知其必不能也伏望敕下閣部大臣查訪臣言從長議處毋惜一人以養莫大之憂勿泥一事以槩終身之行將海瑞改授清衛以示優禮或加授重秩令其致仕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都御史海瑞自撫應天以來裁省洋費釐革宿弊振肅吏治矯正靡習似有惓惓爲國爲民之意但其求治過急更張太驟人情不

無少拂既經言官論劾前因若令仍舊視事恐難展布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本官遇有兩京相應員缺酌量推用遺下員缺先行會官推補但撫臣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定擬隆慶四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

覆給事中王禎論尚書孫植等疏

該南京吏科給事中王禎題稱魏國公徐鵬舉溺愛徇私冒違典禮寵妾鄭氏似作夫人冒請 誥封棄長子徐邦瑞而立幼子徐邦寧朦朧竝送入監誠意伯劉世延意圖邦寧家積之富期結姻親密爲蓋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七

于請監中駁查復邀四府共結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於鷺峯寺受金玉寶珠首飾之獻遂行文駁查以致二子互爭橫議百出釀成徐氏家門之禍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幸奇貨之可居貪漁利之屢獲鵬舉叩門囑託延坐三鼓而別重賄潛通於私室事情遷就於公移乞 敕該部查議將徐鵬舉劉世延姜寶孫植亟賜罷斥以爲大臣邪鄙不忠之戒仍行禮部將鄭氏受封情由嚴行查勘將先年頒給 誥命卽行追奪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隆慶四年正月內該南京刑部尚書孫植等題爲乞查問

未明事情以申飭監務事該本部議覆將鄭氏原得魏國公夫人 誥命一軸亦當追奪等因節奉 聖

旨鄭氏誥命着追奪欽此今該前因案呈到部除魏國公徐鵬舉誠意伯劉世延移咨兵部議覆及鄭氏誥命已奉 欽依追奪無容別議外爲照刑曹乃綱

紀之司必守正不撓而後可以明法祭酒爲師儒之長必行已無玷而後可以教人所據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南京國子監祭酒姜寶被論事情如果是實誠爲上污 清朝下拂公議卽當顯行罷斥但事在彼中難以適度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將孫植姜寶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八

面行令回籍聽勘一面將所劾事情移咨南京都察院嚴提李秀等一千人證到官從公體勘明白具奏至日另行議 請遣下員缺先行會官推補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孫植姜寶着回籍聽勘

覆都給事中光懋論巡撫海瑞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參應天巡撫海瑞悻悻自好皎皎自明假以自陳橫泄曾憶且反中言官醜詆孟浪無所執據事屬乖違法應參究參照原任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海瑞小器易盈晚節不竟憤世

嫉俗詎能體悉乎人情市直矜名豈知卒流於私意致言官之論列宜悔志以收圖方且尚氣凌人大逞心迹之辯誣善敗類連及臺省之臣 朝廷之體統甚乖平生之忠義何在乞 敕下該部降級調用以示懲懲如惜其舊日名節姑遺咨譴責省令改悞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都御史海瑞巡撫應天更張太驟頗拂人情先該科臣戴鳳翔論列已蒙 聖明處分本官引咎自陳亦所宜然却乃憤激不平詞涉攻擊委的有傷大體今經叅劾夫復何詞但本官孤忠自許直氣不撓舊日名節委有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九

惜一時憤激乃其氣稟學問之疵揆之官常原無貶損况已奉有 欽依無容別議合候 命下臣等行令本官照舊候用遇有員缺推補仍令其責躬省過平氣虚心正直而濟以中和剛方而文以禮樂務擴包荒之度毋徂意見之偏則將來建立必有勝於今日者固不止爲一節之士矣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

覆御史成守節等論巡撫海瑞疏

該河南等道監察御史成守節等題稱臣等伏覩邸報見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海瑞奏爲衰病不能供

職懇恩曲賜歸田以延殘喘事中間首張誇大之詞終侮舉 朝士人以洩快快不平之氣乞嚴加 戒諭務使虛已有容以圖後效改過不吝以益前愆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都御史海瑞先次奏辯已該臣等覆奉 欽依行令省悟今乃詞稱請歸意甚快憤且固執偏見是已非人殊失大臣之體御史官見其輕躁連名糾劾誠非過舉但本官已奉 欽依照舊候用無容別議合候 命下行令遵照前奉 欽依內事理循省前愆圖報 隆恩不得任情乖張有負初志等因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十

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是

覆都給事中溫純論總督劉燾疏

該兵科都給事中溫純題該原任兩廣總督劉燾寓書於臣開函見有禮帖一通內開金色段等物共代銀二十四兩通賄鑽刺乞 勅吏部將劉燾或據平生斥奪其官或念秋防在邇據此一節重加降罰以杜私交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隆慶四年五月內爲營務初更條陳未盡事宜以飭戎政以裨安攘事該本部等衙門會題節奉 聖旨劉燾着以原職提督神樞營寫勅與他欽此今該前因

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總督劉燾敵愾垂二十年
苦辛 王事馳驅殆數萬里捍禦邊疆今意氣尚雄
年齡未邁況在多事之日本非可棄之人但其餽送
無名指摘有據通東書於白晝雖非苞苴之爲加卑
禮於言官乃是脂韋之行欲擬卽用則該科既有論
列何以使之自安欲擬左遷則大臣乃帶瑕疵何以
令其自展合候 命下將劉燾令其致仕員缺另行
會官推補但大臣去留出自 朝廷臣等不敢定擬
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
劉燾着致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主

覆給事中張崇倫論都御史李邦珍等疏

該南京禮科給事中張崇倫奏稱提督操江都御史
李邦珍本非通才偶叨重任一聞邊警皇遽失措且
交結 王府營營百計所當罷斥保定巡撫李尚智
稍飾清謹之虛稱實罕才賢之善狀百事盡荒一籌
莫展所當致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看得李邦珍行履既招皆議李尚智政務既有廢弛本
應議罷但皆年力未衰似難盡棄既該給事中張崇
倫參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各官調別衙
門用行令回籍聽候各員缺照例會官推補但大臣

去留出自 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等因隆慶四年
十一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李邦珍李尚
智着回籍聽調

覆宣大巡按姚繼可論巡撫方逢時等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
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地方入境殺虜人畜
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勢逼近鎮城乃慌忙無
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土忽智直入虜營
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
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主

審竊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
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隔敵
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
應併究乞將平虜叅將劉廷玉候賊退事定之日寬
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
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寃仍行 戒諭逐賊出境以
靖地方等因奉 聖旨吏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除
馬芳劉廷玉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寃俱無容再
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防允賴輿
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

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既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追其罪如於國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固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三

聖旨是方逢時着照舊供職

覆都給事中韓楫等論侍郎游居敬等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等論劾刑部右侍郎游居敬順天府府尹姚一元各年老應天府府尹周倬原任操江右僉都御史今調雲南副使吳時來各不職乞要將游居敬姚一元勒令致仕周倬吳時來速爲罷斥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游居敬姚一元年力已邁就列爲難周倬吳時來曠廢已久官箴且壞既經該科叅劾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將游居敬姚一元俱令致仕回籍周倬吳時來俱

令冠帶閑住各員缺照例推補但去留出自朝廷非臣等所敢定擬隆慶五年二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聖旨是游居敬姚一元着致仕周倬吳時來冠帶閑住

覆遼東巡按向程論巡撫毛綱疏

該巡按遼東監察御史向程論劾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毛綱聞喪擅離地方乞要比照顧應祥事例冠帶閑住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巡撫非交代不得擅離地方此乃國家明例豈容故違今毛綱一聞父喪擅自離任論法本難輕貸但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四

奔喪急遽似有可憫之情且人材難得直擬罷職不無可惜既經巡按御史叅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命下俟本官服闋之日薄示降調以警將來隆慶五年二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聖旨毛綱候服滿之日降一級調外任欽此

覆御史邵永春總督王崇古互相論訐疏

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邵永春題稱督理河東鹽政今已告完其中利病故再陳之如吏部左侍郎張四維父張允齡乃運司老商霸占鹽窩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王崇古弟王崇教係運司大商囑託先支此

二臣者類皆嗜利忘義阻公營私乞將張四維亟賜
罷斥王崇古姑行罰治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
此欽遵隨該王崇古奏稱御史邵永春指劾臣事原
無情實緣因永春冬月挑渠凍餒貧民臣行議止遂
以抱恨又因考察舉劾臣查得運司副使丘瓚奏備
貪鄙所當劾黜及見永春肆意更張生事虐民故於
參論丘瓚詞語指其當益法更張之會不能匡贊監
司永春不思自任狂悖乃挾讐捏誣臣第王崇教爲
運司商人阻壞鹽法及訪得永春鼓譟愚民報中起
掣嚼以後利又安邑縣知縣袁弘德以金銀首飾贓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五

贖裝成皮箱六箇饋送永春收受仍付弘德帶送原
籍乞將永春論臣緣由及臣奏內事情行接管巡鹽
御史會同山西撫按衙門查勘心迹自明等因又該
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題稱接到河東巡鹽御史
邵永春直陳鹽法疏內參總督王崇古霸占鹽窩王
崇古奏辯疏內又稱永春因公挾私參詳事情原無
大故只因私憤遂至互訐致傷 國體乞量加戒諭
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
呈到部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邵永春參稱本部
左侍郎張四維總督宣大兵部尚書王崇古各阻壞

鹽法乞要罷斥罰治隨該王崇古奏辯前項事情毫
無相干及稱邵永春因公挾私欺 君虐民要將被
劾緣由勘處又該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參論總
督王崇古御史邵永春因憤互訐亦要量加懲飭各
一節除張四維近已二次自陳俱奉 明旨處分照
舊供職無容別議外爲照爲臣當以公爲心而不可
奪于私論事當以理爲主而不可動于氣今御史邵
永春本爲崇古論運副丘瓚中有監司更張數語嫌
於指已遂劾以阻壞鹽法益激而動氣者也使崇古
無丘瓚之說則永春必無此奏可知矣尚書王崇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六

又因永春之有前奏亦遂以賊過有跡劾之亦激而
動氣者也使無永春之劾則崇古必無此奏又可知
矣二臣既皆出於動氣有激而然則其所訐之詞何
以爲據哉人臣不以 國家之務爲急而乃交口互
攻求逞一己之憤實未見其可也都給事中宋良佐
等直指本情參奏欲加懲創誠爲正論合候 命下
本部移咨都察院戒諭御史邵永春令其痛自省改
一面移咨尚書王崇古當以邊務爲重一意經畫亦
不得以人言動氣有失大臣之體如再有攻訐容臣
等參奏究治以後言官論事務要虚心平氣據事直

陳不許懷念妄奏其被論者只當聽候處分不許輒事辯許若果係誣枉亦止許自明心迹不得指摘言官他事以圖報復庶私忿不行 朝政可肅等因隆慶五年四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奉 聖旨是

覆給事中張國彥論侍郎姜廷願疏

該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題稱南京兵部侍郎姜廷願給由到京照例引見觀其行禮致詞之際狀則僵僕聲則啞啞龍鍾衰老脂韋不堪 留都重地非養老之區軍政大權無備員之理乞令致仕等因又該姜廷願奏稱臣歷今官三年給由蒙 准復職給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七

中張國彥論臣衰老不堪委出真見臣之本心原欲乞休不意人言先發此心無以自明乞 賜罷斥以謝人言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論劾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願衰老不職乞要責令致仕隨該本官自陳衰老乞要罷斥各一節爲照本官入仕且三十載歷著風猷近因患病失音精神衰謝留都筦樞之地委非所宜既經該科論劾前來兼以本官乞休情詞懇切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以老疾例致仕員缺另行推補等因隆慶五年六

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聖旨是姜廷願着致仕

覆御史馬三樂論太常卿陳慶疏

該貴州道監察御史馬三樂題稱太常寺卿陳慶形體羸弱步履艱難志氣昏庸難典祀事乞照年老事例容令致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例陳慶歷任雖多未聞善狀行年已邁徒有衰容當休矣而不休欲用之而奚用既經御史馬三樂論列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致仕員缺另行推補等因隆慶五年七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陳慶着致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八

覆給事中程文論孫丕揚等疏

該禮科給事中程文題稱罷任蒲城縣知縣呂宗儒因治下鄉官王表屢以私干被宗儒叱辱致惹咬恨陷害從生時值奸貪御史今陞大理寺右寺丞孫丕揚養病在家遂將銀五百兩潛送丕揚受訖尋起進京約會該省巡按御史王君賞遊宴華山袖出揭帖轉遞君賞遂爾不察叅劾去官公論既已昭彰醜行自難曲蔽若不嚴加懲治竊恐奸邪得計而貪肆橫惡愈無忌矣乞將孫丕揚依律處究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行檢之污無如躡貨心術

之險莫過害人今給事中程文既稱孫丕揚贖貨害
人咸有證據則其心術已壞行檢已虧卽宜罷斥但
風憲官犯贓罪有不止於罷斥者必須勘明乃可盡
法而服其心合候 命下將孫丕揚先行革職回籍
本部一面移咨都察院劄行彼處巡按御史將一千
人犯嚴提究問明白奏 請處分其遺下員缺照例
推補等因隆慶五年七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
旨是孫丕揚着革職回籍聽勘

覆科道官論漕運都御史陳炯疏

該戶科都給事中宋良佐等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唐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九

鍊各題叅漕運都御史陳炯調度失策船糧漂損數
多乞要重加罰治仍責令整飭處補漂流船糧及經
營新運以圖後贖或令戴罪回籍聽勘另 簡心計
大臣接管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除計
處船糧等項事宜及論總兵陳王謨罷斥聽戶兵二
部議覆外爲照 國家重計莫過漕糧陳炯職司總
督無能催餉預防以致糧艘漂折至百餘萬石怠悞
若此稟曠何辭既經科道官叅劾前來相應議處合
候 命下行令本官回籍聽勘俟查勘回日另行具
奏員缺卽便會官推補隆慶五年十月初九日題十

一日奉 聖旨是陳炯着回籍聽勘欽此

覆御史吳道明論應天巡撫陳道基疏

該河南道監察御史吳道明論劾應天巡撫右僉都
御史陳道基奸貪不職乞要罷黜等因奉 聖旨吏
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陳道基職任撫巡大招物議
以致言官論劾本當罷斥但事須覈實乃可處分合
候 命下將陳道基被劾事情移咨都察院劄行彼
處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具奏陳道基行令回籍聽勘
員缺卽便會官推補隆慶五年十月十七日題十九
日奉 聖旨是陳道基着回籍聽勘欽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十

覆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論侍郎谷中虛等疏
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杜化中題爲被劾貪穢將領
鑽刺部院大臣及司府勘問等官致圖脫網懇乞
聖明嚴行並究以正法紀以昭公論事卷查隆慶二
年五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王宗載題爲糾劾不
職將官貪穢殘酷大失人心乞 賜罷斥以肅軍政
事內叅論原任分守福建南路叅將王如龍侵剋兵
糧并受總哨趙記等銀共三千餘兩又受廣寇曾一
本珠甲一領雲鎖幅四疋女子二口及姦淫良婦暴
橫齊民又隆慶四年十二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

蒙詔題爲舉劾武職官員以肅軍政事內叅論福建游擊將軍署都指揮僉事金科尅減 欽賞功銀并兵糧及詐騙商人把總銀共七千餘兩妻浦城周鄉官之義女娶同安傅都憲之美妾都司軍政僉書署都指揮僉事朱珏侵削軍餉并索把總朱全德等銀共五千餘兩又任性刑斃無辜恣志宣淫無忌各不法等情該兵部覆奉 聖旨王如龍着革了任巡按御史提問金科朱珏革了任行巡撫衙門提問俱經欽遵轉行福建按察司勘問去後臣竊思之我朝自開國至今已逾二百餘禩未有巡按御史叅論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主

人而行巡撫衙門勘問者也反覆圖維不得其故乃詳加查訪始知有因蓋金科朱珏二犯既經論劾之後自度 王法不貸日夜惶懼莫知所出遂遣人携二千金潛入 京師託總兵戚繼光賂於兵部左侍郎谷中虛之門以求救解而吏書掾史則又皆有數百金之遺維時中虛利其重寶經營布置扶助主張覆奏行巡撫衙門問理以圖解脫此中虛貪肆不檢污穢遺臭之罪所當首論者也及 命下之日二犯得報喜曰巡撫何寬吾輩之故舊鄉里也乃乘里閭攸同之便遺千金於寬之家而於寬子金科又餽銀

四百兩朱珏三百兩絲布四十疋伊子復馳書於寬寬乃對原任按察使熊琦曰金科朱珏二良將也當召保在外勿爲監禁寬又時時呼二犯出入公署與之談說無異父子二犯復密邀寬之愛妾父母送入其它以資維持於是醜聲宣播暨入閭矣至問之日不委之司亦不委之道乃令按察司轉委運使李廷觀推官李一中聽理而金科朱珏又初送廷觀五百金次二百金何寬默爲指示曰此事問不必詳止具由了前件而已於是李廷觀李一中一以受賄之故一以逢迎之巧證佐未及提被害未經審各從輕擬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主

而新任按察使莫如善者又年近七袞神昏氣耗聽其舞文弄法而二犯與王如龍俱議從輕切思運使職掌鹺政無與刑名之事而推官職分眇小焉稱受理之責卽此一節則寬之納賄故縱形跡昭然在人耳目乃金科朱珏又謀於王如龍曰吾輩幸今倚籍何爺然根株尚存終非善後之策復又先各捐千金送總兵戚繼光接受遂爲代 奏行取赴 京聽用除王如龍臣仍牌行按察司再勘外而三犯赴浙之日乃巡撫都御史何寬准兵部咨內開王如龍金科朱珏先行福建巡撫衙門就彼督發速赴浙江通聽

副將胡守仁督同選兵完日各分投統領往邊等因
隨該巡撫何寬牌促該司起送去訖但既奉 欽依
取用而臣輒羈之是與 君命抗也以故一面發行
一面具 奏候有 明旨再問無遲也伏乞 皇上
念貪婪恣睢之徒蠹政爲甚 勅下兵部別選將材
將金科朱珏王如龍仍遞回福建容臣嚴究如律庶
鼠竊狼貪之輩知有所警而海邦蒼生亦駸駸乎有
更生之望矣况三犯皆是炎方儼飢之夫豈能稱紫
塞干城之寄何戚繼光等敢於行私而委曲庇護之
至此耶此又臣之所未曉也參照總理練兵事務兼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重

鎮守薊州等處總兵官戚繼光官成而志已怠守壞
而名亦損納污含垢不恤公議之重臨財苟得徒求
私橐之盈言雖高於秋昊行實卑於污地兵部左侍
郎谷中虛人本么麼行多聞茸空叨三品之榮止圖
千倉之足結姦黨而賣公法是誠何心受逋逃而匿
犯人罪復何辭塵垢日積洗雪無門原任巡撫福建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今陞大理寺卿何寬奸險萬狀
詭詐百出溺情於桑梓寧知傷乎憲體易心於金幣
遂爾比乎匪人外每抗臆於君子之林內實陰懷乎
小人之私四知弗畏一錢不直且學術素短事體欠

詣於巡海道外而 奏添團練一事何取於二人移
武平守署於邵武一舉輒費乎萬金怨徹骨髓訕徧
閭閻撫小邦已爲冒濫卿大理更覺羞辱福建按察
司按察使莫如善衰朽之齡愚闇之質防範不嚴於
吏胥惟憑指示斷案多眩於曲直豈克明允守雖未
壞才甚無取福建都轉運鹽使司運使李廷觀心同
溪壑迹類穿窬出位而勘問乎有罪奉何明典因事
而大肆乎需索那惜名節箱篋已盈澳忍孔彰福州
府推官李一中賦性蕞爾臨事詭隨聽訟無剖決之
能理刑多寬抑之聲如林魁匿名告人律有明條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重

何改擬乎徒罪莊鳳鵬毆死蔡十三人所共知也奚
止問乎不應非直優柔不斷苟且乎科珏之獄抑且
受囑行私沸騰夫衆多之口伏乞 皇上勅下吏兵
二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謬將戚繼光嚴行戒諭
谷中虛何寬李廷觀亟行罷斥莫如善依年老事例
致仕推官李一中 俯容降用庶 清朝無貪夫之
玷法紀昭而公論協矣等因題奉 聖旨吏兵二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除總兵等官戚
繼光等兵部徑自查覆外爲照侍郎谷中虛都御史
何寬俱係大臣若果受賄縱奸則是重干法紀豈容

輕貸但事出風聞靡所證據未經勘實何以正法而服其心合無行令回籍聽勘待事明之日另行奏

請處分其按察使莫如善年力既憊難更支持運使李廷觀操守大虧久騰物議推官李一中刑多故縱道有冤聲御史杜化中俱別有指劾與本部素訪相同不止勘問金科等賣法一事相應議處合無將莫如善照年老例致仕李廷觀照不謹例冠帶閑任李一中照不及例起送赴部降用候 命下之日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撫按衙門查照施行隆慶六年正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谷中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五

何寬着回籍聽勘莫如善致仕李廷觀冠帶閑任李一中降用欽此

覆給事中徐夢桂論侍郎谷中虛疏

該吏科給事中徐夢桂論劾兵部左侍郎谷中虛奸貪不職乞要亟行罷斥仍將近得 封廕另行議奪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谷中虛先該巡按御史杜化中論劾已經覆奉 欽依革任回籍聽勘今據給事中徐夢桂論其兩任巡撫再貳本兵皆有貪聲賊私狼籍似難再留其 封廕恩典已 有 成命似宜姑免追奪通應議處合候 命下行

令本官冠帶閑任原得 封廕俱免追奪隆慶六年二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谷中虛着冠帶閑任欽此

覆給事中周良臣等論卿楊賢等疏

該吏科給事中周良臣題稱太僕寺卿楊賢年老昏庸不堪任事乞照年老事例勒令致仕又該刑科左給事中梁問孟題稱太僕寺卿楊賢精神昏倦年齒衰頹通政司右叅議王汝言庸瑣特甚物議久播于部司鄙猥不堪醜態尤昭于通政見其奏事字語含糊此二臣者俱不堪京職乞將楊賢依年老致仕王汝言調補外任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太僕寺卿楊賢昔爲 王親之故久在淹遲今當分畧之年已成衰暮雖官常之未壞實職任之難勝通政司右叅議王汝言昔官郎署頗犯官箴今在納言復招物議且不堪於敷奏難從事於 殿庭既經該科叅劾前來皆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楊賢照年老例致仕王汝言照不及例調外任員缺另行推補等因隆慶六年閏二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楊賢着致仕王汝言降一級調外任

覆都給事中梁問孟追論貴州事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五

該兵部咨開兵科都給事中梁問孟等題稱叛賊者念自三十七年父子稱王以後撫按未見奏報乞要查覈到任胥事年月分別處治該兵部議行本部將該省巡撫自嘉靖三十七年以後隆慶五年以前胥事職名通行查出分別奏請恭候 宸斷仍將究處過事由著爲定例通行申飭一節除高紳鮑道明趙錢吳維嶽吳嶽已經病故康則嚴清未曾到任陳淇濛已經致仕俱難復究外爲照巡撫受封疆之寄地方有警便當據其始發卽行剪除扼其訖張務在撲滅豈宜坐視以致滋蔓叛賊者念父子濟惡僭稱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壬

號流毒四境三十餘年殊非區區草竊者比先任巡撫都御史趙錦杜拯王諍職專開府坐鎮一方既不能設計剿除又不行奏 聞征討玩寇殃民所應重究雖貴州邊徼之地較之腹裏不同夷酋自相讐殺亦其常事未宜過激致生他變然至於劫殺我民僭擬王號則 國有明法在所必誅於此而隱避旁觀置之不問則有不能辭其辜者但年久亡去者多今止存其一二難以盡論既經該科追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趙錦杜拯始降俸級王諍俟調用時另處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以後地

方有事若隱避不處雖日後建發有人蕩除仍追查以前當事遺患之臣重加究黜永爲定例庶罪有所歸而自貽之憾不以既去而得免人知所畏而方萌之孽不待既逞而後圖禍本永消地方可靖隆慶六年四月初四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是趙錦杜拯各降俸一級欽此

覆吏科論巡撫曹三暘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題論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曹三暘假捏月日朦朧預奏考滿乞行速爲罷黜再乞查復給由 舊制酌從時宜以憑黜陟等因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壬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官員歷俸三十六箇月完足方得考滿此定例也近因在差官員多有假捏月日以虛作實朦朧考滿者本部查非法紀於隆慶五年六月內題奉 欽依嚴行條例已經通行各省去後今曹三暘乃敢故違前例據稱本年三月初六日方纔任滿却於二月二十一日卽行具奏計閏實少四十五日在本官則以發本之日雖未及期比及到京當已滿足固也然安能必四十五日之內絕無他故乎萬一有之卽少一日不得謂之實歷三年既無三年實歷而乃朦朧考滿濫叨 朝廷 封

廢固非法也原其設心不過急求 恩典是以敢犯
明例雖計期扣筭比之假捏月日稍有不同而以
虛作實自難辭其欺詐之罪既經該科叅劾前來相
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曹三賜照例罷職員缺會官
推補其該科所陳考滿規制亦宜併議緣事體重大
容臣等叅查 舊制斟酌時宜另行奏 請定奪隆
慶六年四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是曹三賜
著致仕欽此

覆御史姚光泮論府丞丘有崑等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光泮題叅應天府府丞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七

有崑乘機納賄乞要罷斥原任翰林院編脩今閑住
曹大章原任苑馬寺卿今閑住韓子允朋計誣騙乞
要提問追贓各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爲照丘有崑貪贓賣法穢跡彰聞卽姚光泮所論已
有三千五六百之多罪何止於罷官曹大章韓子允
同謀挾騙平民財物萬有餘金情罪重大法尤難於
輕貸旣該巡按御史姚光泮叅劾前來相應議處合
候 命下將丘有崑先行革職爲民并曹大章韓子
允俱移咨南京法司提問明白奏 請發落遺下府
丞員缺另行銓補隆慶六年四月初四日題初六日

奉 聖旨是丘有崑着革職爲民并曹大章韓子允
南京法司提問具奏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六 終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六

手

七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七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訂校
馬之駿

掌銓題葉

覆給事中舒化叅郎中孫大霖疏

該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題叅刑部山西司郎中孫大霖職掌刑名心藏穢濁王黨死有重寃竟以二千之賄而不白陳憲身為猾吏乃以八百之數而不言以張祿老二為知心廉隅不立以王爵李校尉為奇貨苞直盛行贓跡數多官箴大壞乞要罷斥等因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七

一

聖旨該部看了來說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查得見行事例凡官員貪者革職為民案呈到部看得孫大霖立志粗鄙行已卑汙納賄於西曹恤刑遺羞於東省既經該科叅奏前來委難容于 清明之世合候 命下將本官照依貪例罷斥為民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孫大霖着為民

覆山西撫按并查盤御史交叅員外席上珍疏
該提督馬門等關兼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石茂華題稱原任總理邊關糧儲戶部員外郎

今陞永平府知府席上珍凡填給商人鹽引勘合每道索銀四兩商人鹽糧該上本色告上折色本官罰銀五百餘兩仍以本色出給實收虧損錢糧數多事發按察司將商人李陽武等見行提問商人安承宗等節年拖欠各倉糧豆共一萬二千五百石草九萬一千四百束穀一十四石席祿義椿銀一百四十九兩各商私通關節送銀六百兩隨行查豁至於支放錢糧任意剋減官常掃地相應罷斥仍行戶部備行接管主事將商人安承宗等節年拖欠各倉前項糧豆草席祿義椿銀照數嚴限追收以克軍需其商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七

二

李陽武等所犯嚴催按察司查照原案提究等因又該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饒仁傑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武尚賢各題叅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看得席上珍叨司邊餉罔念官箴當此軍國匱乏之時忍為身家飽飽之計贓跡既露清議難容安承宗李陽武等久積積商屢行告擾數年之猶計未逞一旦之饒神速通若不嚴懲何由示警既該撫按官交章叅劾前來相應依議題 請合候 命下將席上珍照貪例為民安承宗等咨戶部轉行接官主事李陽武等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各照原

欠錢糧數目勒限追併究遣施行等因隆慶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席上珍着革職爲民

覆科道官叅員外包大燿等疏

該禮科都給事中張國彥陝西等道監察御史舒鰲等各糾劾刑部廣東司員外郎包大燿順天府治中張德恭各於 太廟陪祀放肆不恭乞要重加懲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 宗廟朝廷乃禮法森嚴之地人臣於此卽無心失錯亦屬有罪而况肆無忌憚者乎近來 朝儀不肅雖屢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主

聖旨切責尚未甚見整飭而 太廟之中仍復如此則人之怠縱可知包大燿張德恭當陪祀之時僞語不已玩弄有聲乃是肆無忌憚比之無心失錯者不同若不重加懲處何以警示有位合候 命下將包大燿張德恭降調外任以爲臣工不恪者之戒隆慶五年四月初十日題奉 聖旨包大燿張德恭都着降一級調外任

覆御史蘇民望叅不到官員疏

該貴州道監察御史蘇民望等題稱要將 冊立侍班不到官員 勅下吏部罰治并將 陞殿糾儀事

體詳加酌議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除

申定 朝儀已經禮部議覆外爲照 冊封大禮侍

班官員不到數多本屬怠肆法難輕貸但各官於當

日既已退朝經今日久難以記憶縱令糾舉當是誰

何况吏部止統文官而不到之官文武皆有豈以吏

部亦糾武舉官乎又豈以糾舉不到止在文不在武

乎事屬難行相應題 請伏望 皇上將前侍班官

姑免查治 勅下禮部嚴責各糾儀官以後務要遵

奉近日題奉 欽依遇朝叅官少卽行糾奏如或不

言聽其從重叅究庶責任有定而推委者無所施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四

今必行而怠肆者有所畏隆慶五年五月十四日題十六日奉 聖旨是

覆科道官叅尚寶司司丞岳相疎

該兵科給事中烏昇工科等衙門給事中等官張博等各糾劾尚寶司司丞岳相於 禁地擅刑指揮乞要將本官懲處罷斥或姑容降調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 禁秘非用刑之地指揮非擅刑之官而岳相敢於作威肆無忌憚據其違法本當從擯斥之科論以因公似宜在調用之列既經各科道官叅論前來相應議處合無將岳相調外任用

亦足以當罰而示懲隆慶五年九月初五日具題初七日奉 聖旨是

覆保定巡撫宋纁參進士孫鳴鳳疏

該巡撫保定等府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纁參論通政司辦事進士今出差孫鳴鳳需索驛遞擅用非刑乞要發回原籍使之涵養改過撫按具 奏起用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進士孫鳴鳳初承委解不能嚴束下人令其騷擾驛遞反用刑過當虐打無辜以致都御史宋纁參劾前來法當重究但本官初入仕途似難遽棄相應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五

酌處合候 命下將孫鳴鳳候取選到日降一級外任用以爲浮躁之戒隆慶五年十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

覆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主事張振選疏

該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題稱管倉主事張振選素乏材能不諳事體聽信在倉下人作僥將在倉囤頭尚錦等三十九圓除正價外多勒索銀三十九兩歇家潘序索要張總等米四十二石又假指船戶驢頭脚價除正價外多勒索銀近四十兩及在倉門首小歇家傅志等又勒索米二十一石正糧不多而勒索

使用銀甚多被張聰等連名狀告准批東城問報解審間據張聰等口稟張主事昨恠小的告狀責打明日還要責治臣乃與伊同察主事鄭孔道說你傳與張主事今張總等告實勿要恠他乃張聰等以東城官問追完糧足掛欠之數往稟上納豈意逢彼重怒又責打十五板雖打告人張總實忿臣先令鄭主事與彼說勿再打告人之意臣卽不才忝爲堂官又明示告實無罪之人乃既打復打則臣有何顏面立於衆官之上而不行參劾乞 勅下吏部再加查訪如果臣言不妄將張振選罷斥以爲庶司不職者之儆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六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上下之分定而後紀綱立政令行乃近年以來屬官不奉堂官約束其在外省則推官知縣出自甲科者二司多不敢約束而反畏之上下之倒置甚矣上下倒置則紀綱何由立而政令何由行也以求其故皆因先年執政之臣悅人媚已於是憮夫之在庶寮者托爲與援入其幕中般闌是非堂官少不曲意於已輒行排陷而遂因以不利於是堂官畏之不敢行其約束而屬官者則益恣其胸臆旁若無人自稱風采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雖未必有與援者亦皆以違拘堂官爲

得計而安意承行者蓋鮮矣其在外省則由巡按御史見得進士推官知縣有科道之望乃曲加獲庇引爲私人托其查訪凡二司之賢否悉出唇吻有所不悅遂以萋菲而禍終不免於是二司反皆畏懼遇其來謁每留飲幕中親陪談笑以結其懽心蓋奉承之不暇而又何敢問其政事之得失乎今臣秉持公道門無私交庶官既不敢殷閭是非而又每申明上下之分使諸司不得違越徃日之風似亦稍息但積習既久卒難盡變而以違拘爲得計者固尚有也至於外省則全是舊習無一人之不然矣體統既乖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度盡廢害政莫甚於此若不重加懲創嚴行禁約此風何日止也今南京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張振選縱下人需索不能禁制反刑受害者以怙終蒙堂官戒示不行悔罪仍刑受害者以洩忿非惟執迷不返官守有虧抑且長惡不悛名分大壞此正所謂以違拘爲得計者也既經南京戶部尚書曹邦輔參論前來相應重處合候 命下將張振選革職冠帶閑住本部仍移咨都察院通行兩京直隸十三省大小衙門今後敢有屬官抗違上官者俱照張振選處分上官有自降禮體款曲屬官平日不能督率有罪不行

糾治者以不職論其各巡按御史皆當以公正爲心不得仍庇進士推官知縣引爲私人使各盡其上下之分違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參奏究治庶久塗之耳目可開而久紊之法紀可振其有裨於治道良非細也等因隆慶六年三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張振選着革職冠帶閑住近來屬官不受約束上官不行糾治反爲曲悅名分倒置政體大壞這所奏便行內外衙門一體戒飭以後再敢有這等的部院科道官着實參來重治不饒

覆巡視科道參兵馬袁謙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七

八

該巡視京營禮科等衙門差給事中官烏昇等參劾南城兵馬副指揮袁謙深夜醉歸既欠檢束妄刑無罪又屬加降調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兵馬副指揮袁謙深夜醉歸既欠檢束妄刑無罪又屬縱恣既該科道官參劾前來本當重究但兵馬有地方之責而於巡軍亦有上下之分使因擅責遽行降調又恐下人因而蔑視官司以後難於行事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姑將袁謙降俸一級亦足示懲等因隆慶六年三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是 覆科道交參僉事譚啓疏

該吏科左給事中光懋題接得雲南按察司僉事譚啓一本復論原任揚州府知府今聽降調衛東楚賊跡較著仍盡本法等情臣不勝駭異查得譚啓已於隆慶三年自御史陞雲南僉事矣不得復行御史糾劾之事所論衛東楚已自奉有明旨矣不當更起申明訐擾之端妄誕無忌謬戾不經事屬非違法當叅究乞將譚啓照依浮躁事例降調別用以示狂妄之戒等因又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友賢題稱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今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譚啓奏辦揚州府知府衛東楚侵欺有跡必欲盡法究處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七

九

過以已見爲是而以公論爲非事已勘明重復廣擾乞將譚啓從重降罰以爲人臣肆言無忌偏挾資擾者之戒等因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查隆慶二年六月內該巡按御史譚啓論劾揚州府知府衛東楚侵匿稅銀乞要褫職提究該本部行據監察御史王友賢勘問得衛東楚並無侵欺銀兩止是因公那移擬罪納贖降調別用已該本部依擬覆奉欽依轉行欽遵外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京官浮躁者降一級調外任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吏科左給事中光懋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王友賢

各題叅原任浙江道監察御史今陞雲南按察司僉事譚啓輕舉妄動追訐往事偏執求勝肆言無忌乞要照依浮躁事例降調別用及譚啓題叅原任揚州府知府今聽降調衛東楚侵欺賊跡仍要俯照前旨革職追問各一節除衛東楚已經勘明及奉欽依降調難以別議外爲照原任監察御史譚啓巡歷一方目擊吏治較之風聞言事者不同昔日奏事不實已犯憲綱今日反覆求勝更屬舛謬既經科道官叅奏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本官仍以原職照浮躁事例降調外任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七

十

日題初三日奉聖旨譚啓依擬降調

覆給事中光懋論兵備副使宋豫卿等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稱霸州兵備副使宋豫卿守尋常之尺寸乏揮霍之良才無益地方所當降用天津道兵備副使周希哲受河岸之擲金索屬邑之餽送沉悶誤事執拘戕民相應罷職或降級別用以示曲全仍欲因二臣以示例甄別衆官猷望方新者久任責成俟其果有成績則超遷巡撫以示優異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畿輔乃根本之地兵備係禦盜之官方今天津霸州等處羣

盜縱橫商民不安兵備官委難辭責所據副使宋豫
卿兵備未宜尚堪別用周希哲頗招物議難以照常
處分既經該科叅奏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將
宋豫卿改用周希哲降調遺下員缺另擇才幹官員
銓補至於各省兵備職掌地方城池兵馬錢糧關係
甚重容臣等訪其廉敏有爲實心綏輯者令其久任
待著有成績題 請超遷以示獎勵其才力不堪者
另行議處如有飾名釣譽無裨 朝廷實用者照例
罷黜通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
等因隆慶四年四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覆給事中章甫端劾提學副使林大春疏

該禮科左給事中章甫端題稱浙江按察司提學副
使林大春濫厠文衡之任敢踰 詔格之常如聖賢
經傳章各有旨也大春乃妄自割裂組織以爲題目
如子在齊聞韶合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
者而豈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衛君待子
而爲政子將奚先至奚其正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
敬之楚狂接輿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
問子西曰彼哉彼哉通爲一題孟武伯問子路仁乎
子曰不知也又問子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

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
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合季子然問仲由冉求
可爲大臣與子曰吾以子爲異之間所謂大臣者以
道事君不可則止今由與求也可謂具臣矣季氏旅
於泰山季氏將伐顓臾通爲一題孟子曰禹禪顏回
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已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
者由已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合孟子曰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師也父兄也子
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易地則皆然曰然則有同與
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曰敢
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污不
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學而知其德由百世
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
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
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
亦類也出乎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
孔子也合爲一題他如君子有三樂一章合廣土聚
民一章爲一題同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合仁者壽爲

一題居則曰不吾知也一條合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是知而莫不可爲之者與爲一題孔子行合齊人歸女樂一章爲一題其他題目大都類此夫課士必以經書論策乃見全場大春每試既不出經矣又面諭生員不須作論其所執以品題諸士者惟四書一義而已乃又破碎經旨析章摘句如此則是上之所試士與士之所以待試者等瑟相左甚矣况又聞其試士也日進二場辰入者午出未入者酉出促迫如此故案首恒止於一篇其閱卷也暗帶各處生員如溫州趙微勅處州張本淵假借如此故關節前通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三

乎阿堵查得大春素亦頗有虛名故由僉事超遷憲副今乃如此者蓋由其知識荒於酒色精神疲於校藝耳不思朝廷設文衡清貴之職畀以教化育才之任將冀其樹才賢而興至治也今所行謬妄若此誠恐士相效尤經學日壞其流之弊不止於文體之不正而已將率天下而習於索隱探奇離經畔道者必自大春始矣有臣如此可使爲士之師表哉參照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林大春年未甚衰志則已耗割經裂傳敢作聰明以亂舊章自用自專豈書同文而造王制取舍不協輿論致有目如瞽之譏施爲

大排羣情來宜還故土之謂假歌詩而留童生以狎戲卽今入學是可爲也縱宴飲而托門生以閱文因行苞苴罪孰大焉卽其疎狂謬妄難免鰥曠之愆畀以養士育才豈堪作人之範伏乞勅下吏部將林大春速賜罷斥以爲憲臣不恪之戒或量降調閑散以全器使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提學之官所以教育賢才表正風俗命題試士累朝既有成規正已率人勅諭又所備載而林大春者乃敢變亂國制而割綴聖經誠爲壞法干紀淫狎生徒而交通苞苴尤爲傷化敗倫實名教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四

所不容王法之所不貸既經左給事中章甫端奏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林大春照不謹事例冠帶閑住遺下員缺另行銓補再照提學之官昔皆慎選乃近年以來有等僞稱道學鼓弄虛聲憑恃與援獵取美秩於是恣行胸臆旁若無人敢於亂祖宗之舊章敢於犯天下之公議蠱惑徒衆高自標榜論議紛紜防維決裂職業盡廢賄賂公行淫穢頑讒無所不有既備諸醜仍得高陞人莫敢何自爲得計士習爲之大壞惡黨從而效尤不止一林大春而已也若不嚴行查處將來何所止極合咨都察院轉

行各撫按衙門戒諭各提學官務要恪遵憲制勉樹表儀公以取人不得濫竿於非類勤以閱卷不得假手於屬官敢有倡偽言以惑士聽爲僻行以敗官常不惜名節致干清議者即便參奏究斥如或容隱本部訪出一併參究庶人心知畏學政可興隆慶四年六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林大春着閑住

覆都給事中光懋參知州等官張求可等疏

該吏科都給事中光懋等題稱趙州知州張求可於隆慶三年三月以知府才力不及降補今職迄今一年零五月矣尚未赴任卽其事已屬故違原其心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五

爲欺慢此當革職南京禮部精膳司郎中蔡茂春於隆慶三年十一月捧進四年 正旦表文到京計當回任之期迄今八月矣尚爾優游桑梓名節不檢昔嘗濡足豪門已不齒於士論今復縱情淫蕩益見鄙於鄉評此當從重究處再照兩京赴任還任官員其所至之日有無與殊限相違該衙門按季咨報稽查各省陞任調任官員自此之彼原有水程去處亦量加以水程之半以息告擾以後不拘進 表陞遷除授各官到任違限一體照例參究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赴任過限近例甚嚴張求可

蔡茂春在家坐待陞轉久不赴任欺怠自恣全不畏法其蔡茂春素行卑濫官常已壞尤難律以違限之例既經該科查參前來相應通行酌議合候 命下將張求可照違限例革任致仕蔡茂春照不謹例冠帶閑住仍通行在內在外各衙門今後凡遇赴任還任官員務要嚴查殊限按季類報應參奏者照例參奏應提問者徑自提問具由報部以憑查考其各省陞調官員原有水程所在酌量遠近量添水程不得仍舊紛紛告改憑限倘有該衙門回護違限不行類報及日久不開缺者聽本部及該科參奏處治等因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六

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張可求着致仕蔡茂春冠帶閑住

覆南京科道交諭江西科場事變參提學副使

陳萬言等疏

該南京禮科等科署科事兵科給事中李崧等南京河南等道監察御史王嘉賓等各奏稱隆慶四年江西鄉試提學副使陳萬言考取科舉遺失甚多巡按御史劉思問於八月初一日在省考選遺才衆至三萬八千餘人本官漫無籌策一聽都指揮王國光令人呼噪攔打以致生儒擁倒蹂踐卽時死者四十八

人次日死者十七人蓋因陳萬言不能虛心考校閱
卷昏庸品文顛倒釀成今日致傷多命又生員胡汝
煥劉應旂俱南昌縣知縣劉紹恤門下友也情意深
密凡事交通紹恤取入科場彌封考卷胡汝煥等卷
已塗抹批落下第紹恤悉爲粧點欺蔽臨榜更易皆
得中式關係重大不敢隱然乞將御史劉思問副使
陳萬言降調知縣劉紹恤罷斥胡汝煥劉應旂革斥
王國光處治等因俱奉 聖旨吏禮二部知道欽此
欽遵通抄送司查得隆慶四年十一月內該江西撫
按官李一元等各題稱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親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七

病篤已經本部覆奉 欽依回籍待養訖今該前因
查呈到部看得南京科道官李崧王嘉賓等各奏論
江西鄉試科場事變異常要將提學副使陳萬言巡
按御史劉思問降調南昌縣知縣劉紹恤罷斥都指
揮王國光等處治中式舉人胡汝煥劉應旂革斥各
一節除知縣劉紹恤與舉人胡汝煥等事情該禮部
查議外爲照江西告考生儒至稱三萬八千之多豈
果皆是遺才但中式有遺才之半則陳萬言考校欠
精可知其各生儒不候點名突入乃在御史未至之
先安能預料而禁制之乎至於王國光等日學其事

趨行趕打致多踐踏之傷雖非有意責實難逭合無
除御史劉思問免究外副使陳萬言俟親終起送到
部之日照才力不及例量調簡僻都指揮王國光等
移咨巡撫衙門提問具 奏定奪其取卷一節行准
禮部咨稱科場取士惟文是憑內外關防最爲嚴密
本部於嘉靖四十三年間題奉 世宗皇帝欽依行
令各省鄉試揭曉之後卽將中式舉人硃墨原卷解
部以便稽查正慮事後或有物議如今日者得據此
以辨真偽耳據論二生若果文義或疵塗抹有迹卽
知縣徇私之弊亦復何辭今備將前卷仔細評閱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八

簾墨卷並無一字塗抹粧點則劉紹恤心迹似無可
疑內簾硃卷各有考官親筆批點則舉人胡汝煥等
文藝實有可取所據二生中式事體似難別議合將
原卷送閱施行等因咨部送司併呈到部爲照 國
家至公之典莫大於科場而年來防範加嚴尤難通
弊若劉紹恤果係潛通關節私中胡汝煥劉應旂則
文義必疵踪跡難掩豈惟紹恤等之罪而御史監臨
之責寔亦難逃今據禮部咨稱劉紹恤心迹無疑胡
汝煥等文藝可取則舉人胡汝煥劉應旂委難議革
唯劉紹恤身爲縣令乃於平日招致門生出入公衙

私相宴叙既有以啓鎖刺之徑亦有以開嫌隙之門則今日之事雖非有私而謗訕之興亦豈無自合無將劉紹恤亦照不及事例量調簡僻以示懲創以爲守令私受門徒之戒恭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查照施行等因隆慶四年十二月二十日題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覆給事中賈三近劾官疏

該吏科左給事中賈三近糾劾前因欲將原任直隸開州知州陞南京戶部員外郎今考察才力不及湯希閔革職爲民提問原任真定等府巡按御史今陞

卷之七

九

陝西苑馬寺少卿黃襄原任直隸大名府知府今聽降丁憂姚汝循原任開州知州歷陞廣東布政司右叅議今丁憂張世仁俱罷斥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湯希閔嘉靖四十四年七月內除開州知州至隆慶二年六月內陞南京戶部員外郎曾與兩次考察近該本部查得歷年考語俱優前後撫按前臣槩未論劾但訪之輿論僉謂其處王田一事過當然年久未發又恐當時事出有激故特姑降處以昭懲創今左給事中賈三近得于訪聞復詳指其破漢王氏及諸貪酷之狀若果如此罪豈止干降

級其章世仁假手復讐情由須見明白黃襄姚汝循既係共事一時難免徇情偏聽但王氏之受禍事尚未明亦難遽處既經言官叅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咨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將湯希閔行提到官查照該科所叅事理追究原斷王田情罪因何卽致死地及妻子孫曾否計逼以絕其類諸凡貪酷踪跡有無證佐可指逐一研審明白查照律例定擬罪名及章世仁有無受意黃襄姚汝循應否併究通行勘實明白徑自回奏以憑再加酌議施行隆慶五年二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十

覆巡城御史王元賓緝獲鑲刺犯人孫五等疏該巡視中兵馬司廣西道監察御史王元賓題先該巡視東城監察御史杜化中題爲申嚴盤詰之令以杜奸萌以安京師重地事奉 聖旨近來無藉棍徒潛住京師奸弊多端地方官全不譏察好生怠玩這所奏依擬通行五城御史嚴加盤詰拿究敢有容隱的一體治罪不饒欽此欽遵抄出送院備劄到臣臣卽嚴行中兵馬司盤詰去後續據該司緝獲孫五等七人併鑲刺打點私書申報到臣臣卽批司究報隨據該司申稱犯人一名孫五卽孫用供年四十五歲

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狀供五先年與未到官漢陽府知府孫克弘父爲家人後五積有田產見得徐閣下位居首相勢焰逼人將原主背訖就不合故違投充勢要之家作爲家人名色事干嚇騙財物情重者問發邊衛充軍事例將田產等項值銀一千五百餘兩進獻徐府充爲家人改名徐五徐府隨給銀二萬餘兩在原籍開張典當舖面違禁多取以圖專利一方亦有在官華亭人朱堂王忠并脫沈信沈究學各年月不等亦不合故違投充撥置充軍前例陸續投入徐府朱堂改爲徐堂沈信改爲徐信并同在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主

雇工入唐艾領不在官徐璠本銀三萬餘兩王忠改爲徐忠沈究學改爲徐究學與同在官蔡元張恩王忠沈耀領徐瑛本銀一萬八千餘兩俱於東安門外假以開張布店爲由倚勢在京營求重利比徐閣下被論去官回籍因在京店舖頗有厚利將徐堂徐忠等并資本仍留在京照前營利不行收止又假此百計內外鑽刺打點希圖起用往來探報消息并將原籍人攔阻不得許奏有顧紹沈元亨投遞各衙門揭帖爲證徐閣下回至原籍專倚五爲心腹日每交歡仍前求利不息有在官省祭官顧紹嘉靖四十三

年十二月內蒙松江府批差管押顏料銀三千五百兩運至桃河口堆放不在官張銀家被徐恩與未到官徐增延等意圖誑騙各不合故違各處起運軍需等項不拘起運存留但有包攬誑騙不行完納者事發問罪責限三箇月以裏完納者照常發落過期不完者儘其財產陪納發邊衛充軍經年不完者仍枷號一箇月照前發遣事例撥置未到官徐現攬侵通同未到官積商侯坤不合將銀肥已經今年久推延不納以致累死伊父顧鼎監併伊妻子不甘將張恩等撥置受賄投獻田產影射差糧舉放私債致死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主

命奸占良家妻女包侵各項錢糧不法事情具奏間徐堂等欲行攔阻紹因恨深未允奏准勅行戶部移行撫按衙門轉行松江府查勘該府因徐府請囑延緩未結顧紹復來京奏訴徐府聞知復差五來京阻勸顧紹并求起用以壓人心凡有所用銀兩俱於徐堂徐忠二舖內取用比五行至徐州撞遇孫克弘朝覲回還問五徐府差你去京何幹五密向本官說稱我與徐府幹事等語比孫克弘留五住宿五却又不合乘機故違指稱內外大小官員名頭并各衙門打點使用名色誑騙財物者發邊衛充軍事例向

孫克弘說稱我 內府識認官多與夢銀兩打點轉
陞孫克弘亦不合聽從五又稱說前任漢陽府知府
王曾陞河東鹽運使見今河東運使正缺可求陞此
官如不得時遼東死馬寺少卿亦可克弘當寫稟帖
一封禮東二箇并銀二百兩與五齋至 京師餽送
親識轉囑求陞五接受訖本年三月初五日到京投
后碑衙衙未到官陳忠家住歇忠亦不合容留顧紹
等奏訴事情五與再三講說許與銀二千兩惠詞有
回書存照其孫克弘銀兩原係誑騙況且仕路清明
求囑無由五將前銀五十兩先行奢侈浪費餘銀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三

百五十兩寄頓沈信處徐堂徐信徐忠徐究學唐文
并夥計蔡元徐恩卽張恩徐祿卽馬六沈耀及脫逃
徐四相公卽童儒徐山卽張山徐二卽張二徐文錦
卽朱文錦徐襄卽繼志吳應試夏珍見得五形跡可
疑訪知五騙使緣由各又不合向五挾銀二十四兩
均分訖稟帖禮東存照又有不在官同鄉沈元亨亦
將徐府奸貪用賄賂緣罪狀來京奏理五等又不合
潛將沈元亨本詞奪回見追在官可證本月十二等
日五密具稟帖央不在官王文峯張賓溪二次稍報
徐府知會四月二十八日五又用計頃園顧紹聞蒙

中兵馬司掌印王兵馬會同孔兵馬遵奉近日題
准訪拿在京打點鑽刺事例緝知五前項事情差在
官番子可文等將五捉獲隨於五身搜出前項稟帖
書稿及騙孫克弘前銀除挾分并置買衣服花費外
見在原銀一十八兩一併拘追在官研審五通將張
恩朱堂等一十六名潛住 京師賔緣打點起用前
情供出及審顧紹面執被五等阻投各衙門計發冤
情揭帖當蒙差人將張恩朱堂蔡元王忠沈耀馬祿
唐艾等七名捉拿到官面對各情輸服無詞徐究學
等九名聞風將前銀一百五十兩拐帶各又不合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三

罪脫逃訖除顧紹等奏許徐府違法事情戶部已經
催行彼處撫按查勘徑自歸結不供外將五等所犯
研審明白所供是實連人申解到臣覆審情詞的確
除將孫五等抄供送問外爲照湖廣漢陽府知府孫
克弘由官生冒濫至知府已爲非望乃因舊家人孫
五等鑽刺求陞河東運使等官此蓋其垂涎運司係
財稅所聚欲便其私圖耳臣見其稟帖情詞卑污甚
至號呼不知所求何人爲父母而不知耻則其居官
之闕茸狼狽可見於此矣尚望其承流宣化長一方
之民牧耶例屬故違法當叅究叅照漢陽府知府孫

克弘本以匹夫濫竊郡守尚昧止足之分妄萌僥倖之心罔思明例之爲嚴但知錢神之可恃謂他人父謂他人母全是乞鬻之態一求運司再求死馬真成隴斷之謀卽其鑽刺之通天可卜官箴之掃地所不可一日覩顏民上者也伏乞聖明勅下吏部將孫克弘特賜罷斥庶僥倖之輩有所懲清介之士益自勵而吏治爲有裨矣再照原任大學士徐階往事其忠與否皆皇上所照鑒臣不敢具論以瀆聖聰獨思皇上篤念舊臣放歸田里亦可謂優厚而無負於階矣爲階者當閭門自懼恬靜自養可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重

夫何自廢退以來大治產業贖貨無厭越數千里開舖店於京師縱其子攬侵起解錢糧財貨埒等於內帑勢焰燠灼於天下武斷鄉曲怙然可畏以致鄉人顧紹等訐奏尚不知省復令孫五等故違明旨潛住京師強阻奏詞探聽消息各處打點廣延聲譽跡其行事亦何其無大體也臣讀漢書見楊惲失爵位內懷不服驕奢不悔過起室治產以財自娛卒致敗亡以階所爲寔大類此苟迷而不返自生厲端是使皇上不得終其篤舊之仁而奉法之吏必任矣臣竊爲階惑之再乞皇上勅旨戒諭天語嚴

重俾令省圖恬靜山林滅跡朝市以終餘年庶

君恩臣度可保全終始而朝廷亦共享和平之福

矣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

呈到部除孫五等事情聽法司問結奏請外看得

巡視中兵馬司廣西道監察御史王元賓題稱湖廣

漢陽府知府孫克弘鑽求陞官乞要罷斥一節爲照

孫克弘不思聖旨清明乃敢妄圖鑽刺官常不謹

已可槩觀法紀甚嚴自難輕貸既該御史王元賓叅

論前來相應議擬合候命下將孫克弘姑照素行

不謹例冠帶閑住以爲貪緣求進者之戒仍咨行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七

美

撫按衙門查照施行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八日題

二十日奉聖旨孫克弘着冠帶閑住

覆給事中宋之韓叅官疏

該吏科左給事中宋之韓題叅福建右布政使熊琦

入賀不敬山西行太僕寺寺丞何淩霄至京不朝

且操守盡壞乞要罷斥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

此欽遵爲照熊琦冒越班行何淩霄引見不到誠

爲有罪然止係失悞比之查鐸孫枝不肯入賀者

不同遽難重擬其熊琦失盜之事亦難加罪至謂其

才力暗庸操守有議則與本部查訪相同且風稱多

病垂錯周張亦難范事何凌霄年老才庸貪聲素著
先任通判時曾經巡撫李尚智劾其龍鍾委靡不堪
府佐今年益衰而守逾肆罔牧之寄又豈能堪既經
該科叅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熊琦照有
疾例致仕何凌霄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員缺各另銓
補隆慶六年二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熊琦
着致仕何凌霄冠帶閑住

覆給事中周芸等劾官疏

該戶科等衙門左給事中等官周芸等題叅薊州知
州喬梁良鄉縣知縣王瑋各闖茸無能乞要降調閑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七

三

散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知州喬
梁知縣王瑋不能稽查驛遞錢糧任其冒破反爲回
護欺隱以滋奸弊既經科道叅劾前來卽宜重處但
查各官歷考喬梁考稱事不要名政先節省王瑋考
稱兩任縣令一紙不收操守未壞不可據棄相應酌
處合候 命下將喬梁王瑋俱照才力不及例起送
赴部調用員缺各另揀擇銓補隆慶六年閏二月初
六日題初八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七終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八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稿

覆河南巡按御史蔣機劾叅政沈寅疏

該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蔣機論劾原任分守汝南道
叅政沈寅賦跡昭著乞行罷斥等因奉 聖旨吏部
知道欽此欽遵爲照本官被劾事情悉有指實但其
賦跡甚多罪有不止於罷斥者必須體勘明白依法
處分乃可爲懲合候 命下將沈寅一面行令回籍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八

二

聽勘一面將所劾事情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
衙門逐一從公查勘明白徑自具奏 定奪隆慶四
年四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是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叅叅議曹司賢疏

該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叅稱貴州布政司叅議曹
司賢進 表回還違限九箇月零二日乞行提問等
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赴任違限不
獨一叅議曹司賢已也近來大小諸臣凡遷轉除授
等項往往身家念重王事爲輕本任道過家乃稱病
改限各省巡按不加嚴查多稱有患帖代奏免究

至於違限已久例應起送者原畏叅查乃先自具奏求退以圖立案倖免既文其遷延之罪又借以恬退之名支吾既過旋復之官欺怠成風恬無畏懼致使官司無主動經歲年事皆廢弛民無依倚其爲害治良非細也今貴州布政司左參議曹司賢進表回任過違限期既該巡按御史查參前來相應照例提問及各項違限等弊理宜通行禁治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貴州巡按御史將曹司賢問擬應得罪名就彼發落及通行各省巡按以後不拘進表陞遷除授各官到任違限一體照例叅究雖有患帖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亦不准理其違限自行具奏者本部叅奏處治庶曠官知警國法不撓隆慶四年四月二十八日題三十日奉聖旨是曹司賢着巡按御史提了問

覆江西巡按御史劉思問叅僉事陳成甫等疏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劉思問題稱隆慶三年十二月內江西按察司分巡湖東道僉事陳成甫齎賀萬壽表文赴京索騙所轄一十七縣水手折乾銀兩并青布葛布建昌杉板隨身箱扛八十餘擡行至浙江蕭山縣被知縣許承周挾制搜盤本官恐懼搜出卽將扛內銀兩取付吏書李汝恒等各帶三百或二

百一時銀重掩藏不及致地方人等窺見亂行搜搶或落水或搶去約有一千八百之多該縣仍將本官拘留便民倉數日始得放行况齎進表文尤臣子所當敬畏今夾襍多扛被人搜盤不知置表扛于何所其敬畏安在再照蕭山縣知縣許承周職居縣官自當安分陳成甫雖非本管上司自有名分體統却乃率衆圍船搜扛搶失銀兩致將表扛往來移置不敬亦與成甫均也相應併加懲處乞將僉事陳成甫速行罷斥以爲貪汙之戒知縣許承周行彼省巡按查勘果有前事從重議罰等因奉聖旨吏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齎進表章至爲重務承委官員固當敬其事而經過地方亦不當稽其行蓋所以崇王事尊朝廷也今僉事陳成甫夾帶私貨而見侮有司知縣許承周妄逞宿忿而挾辱憲職彼此官常名分卽不暇論而玩視表文爭搶移置其不敬尤莫大焉所劾贓貨乃是訪據江西人言若果事跡可證如何一經蕭山盤後便數目茫然且聞二臣曾各具計數亦相背竊意許承周既欲搜盤行李爲謀必深倉卒之間似難容其密運至於搶棄入水數多亦恐未然其布貨杉板形迹易見倉監禁錮釋放何

時中間疑信情由遠難懸斷必須併行勘實始服其心既該江西巡按御史論劾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先將僉事陳成甫知縣許承周俱行革職轉行浙江撫按衙門備查陳成甫致激縣官及許承周敢侮憲職緣由并串鄰近縣分應付過人夫數目要見本官行李實係若干扛有無夾帶杉板若干片搜盤之時表文捧置何處行李果否搶去若干尚存若干其銀兩曾否李汝恒等密計分帶及地方人等有無搶散落水若干本官既被倉禁憑誰講釋表文何人看守何時交還通將前後情罪逐一覈實明白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四

毋縱毋護查照律例奏請定奪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聖旨陳成甫許承周俱革了職着巡按御史勘明具奏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論都御史孫應鰲等疏

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蔡廷臣參論貴州鄉官原任撫治鄖陽右僉都御史孫應鰲居鄉不檢乞要速爲議處或賜罷斥原任府同知孫衣知州王朴生員王殊等各挾私誣妄乞要提問各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鄉官孫依王朴生員王殊假

捏公文誣陷土舍若果是實法自難容其孫應鰲乃孫衣之子必須同謀有證乃可並論今申文既係孫衣等所爲應鰲未有干涉則安得因父之事遂連其子難以遽議罷斥合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剴行彼處巡按御史將孫衣等提問明白奏請發落孫應鰲照舊在籍養病斯於事理爲當隆慶五年七月初六日題初八日奉聖旨是孫衣等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欽此

覆直隸巡按御史傅孟春參副使周希哲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傅孟春題參原任天津道兵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五

備副使周希哲性氣乖方操持頓壞欲要亟行罷黜等因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周希哲近以不堪兵備姑議降調今稱臨行索取有據官箴掃地何以復留既該巡按御史參論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將周希哲照貪例爲民以爲被論放縱者之戒隆慶四年八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聖旨周希哲着爲民

覆貴州巡按御史蔡廷臣參知府何維等疏

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蔡廷臣題稱分巡思仁道僉事金甌呈審得思南府賊犯李仲富等一起連家屬

共二十六名各犯正月拿獲送監俱于本月日時不
等病故止存李仲富一人議罪成招看得正月獲賊
五月方呈二十六命止存其一况未有失主到官駁
行該道將原捕與看監人一同解審久之不報止呈
李仲富亦故其間可疑訪得此輩俱係平民挑鹽覓
利應捕杜自貴等平白打詐姦其妻女搜其家財各
民被害欲告各捕懼罪裝套拿送巡捕土官田時茂
誣賊指盜解府不加審問一槩考訊盡死僅存李仲
富一人又恐解審供出真情設法處死盡滅其跡又
查得本官自到任迄今打死木匠彭萬唐里長伍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六

祥土舍張相辰市民梅楊春蕭護二翟文彩王佃李
氏等數命參照知府何維陰毒之心兇殘之政遇事
輒逞淫刑斷獄致死民命所當罷斥僉事金甌性多
依阿才猶闢茸死亡之多命致之不問批駁之語意
竟不推詳聽從府官任其停閣若此臣者所當降調
者也乞將知府何維速行罷斥或仍行提問僉事金
甌量行降調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
出送司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官員酷者爲民才力
不及者酌量調用案呈到部看得巡按貴州監察御
史蔡廷臣論劾前因欲要將思南府知府何維罷斥

提問貴州按察司思仁兵備僉事金甌降調各一節
爲照知府何維打死人命數多當以酷論但稱李仲
富等一起係是盜情真偽尚未明白若係真盜拷訊
至死當有別論若係平人則非命之多如此本官當
有不正於罷斥者其僉事金甌依阿謬戾每事皆爲
府官所持委屬不堪相應一併議擬合候 命下移
咨都察院行該省撫按官先將何維革職金甌革任
一面將李仲富等事情從公體勘是否真盜土官田
時茂有無聽信應捕杜自貴等詐誣情由何維因何
不行詳審遂將一起人犯盡行拷死如所劾皆實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七

行提究如律及金甌市恩縱惡緣由一併具奏 定
奪等因隆慶四年八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
是

覆山西巡按御史武尚賢參議黃九成疏

該巡按山西等處監察御史武尚賢題稱隆慶四年
十月初二日據鎮守三邊總兵官郭琥差人報稱哨
見達賊約有五千餘騎從平虜城大水口等處進入
復從本口出邊去訖訪得平虜朔州地方村堡俱被
搶虜查得平虜係分守冀北道右參議黃九成所轄
地方本官畧不介意莫展一籌難堪邊職所當罷斥

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黃九成自郎署以至今官皆歷邊疆備嘗辛苦且無過跡屢與薦章乃今設備既疎探報亦緩委非邊臣舉動但恐變出倏起勢不自由遽議斥調不無可惜既該御史武尚賢參論前來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本官姑行罰治令其勉修職業以贖近愆等因隆慶四年十二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黃九成罰俸三個月

覆河南巡撫都御史栗永祿叅長史許邦才疏該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栗永祿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八

聖光

題稱 周府左長史許邦才給假回籍延今一年之上不行復任叅照本官賦性疎狂縱情詩酒明受宗室之分例潛納絕府之苞苴擅離官守貪饕復甚乞行罷斥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官吏擅離職役律有明禁許邦才既有官守之責却乃給假回籍至一年之外尚未復任此豈入臣公爾忘私之義况又明受分例操守有虧尤當罷斥合候命下照不謹事例令其冠帶閑住遺下員缺另行銓補仍通行在外撫按衙門以後 王府長史有貪肆如許邦才者不必候五年考察之期許不時叅劾以

懲懲治其有清正勤慎修舉職業者保奏前來以憑優處等因隆慶五年四月十五日題十七日奉 聖旨是許邦才着冠帶閑住

覆直隸巡按御史羅鳳翔叅副使紀誠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羅鳳翔題稱井陘道兵備紀誠奉巡撫宋總委勘修河不候呈允輒欲興工總行牌暫止乃揚筆奮辭即欲求歸具揭執辯有跡難復相臨共事姑議降調以示薄懲若果有心疾放歸調理等因又該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宋總奏稱因深州舊河淤塞於二月內行副使紀誠踏勘延至四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九

二十五日方將查勘過緣由呈詳即行起工臣看得議處乖張又思五月麥忙批行暫止本官乃謂有才而不善用具疏乞歸若臣與一屬官辯是非角曲直自失居上之體但臣自揣不才乞 賜放歸田里等因又該井陘兵備副使紀誠奏稱奉巡撫宋都御史委臣修河焦勞過度舊疾舉發乞容令回籍調理等因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羅鳳翔題稱副使紀誠執辯有迹相應降調若果有疾放歸調理及巡撫宋總奏稱自揣不堪重任副使紀誠奏稱患病不能

供職俱乞休致各一節爲照 朝廷設官自有上下之分必體統正而後法令可行今副使紀誠本係巡撫屬官乃承委踏勘河道不行議報輒自興工既奉劄停止又不遵依投揭詬詈其假病以告去乃有恃而挾持狂悖若斯體統安在既經巡按御史論奏前來相應究處合候 命下將紀誠姑降一級令其回籍聽用以爲屬官無禮之戒其巡撫宋纁奉有專敕統轄一方遇有屬官抗違自當上疏參劾乃自鳴是畏徒自乞休是何事體今兵備旣在戒懲則巡撫自難准允合無行令本官照舊巡撫地方斯於名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不乖事理爲妥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是紀誠着降一級回籍聽用

覆山西巡撫都御史楊綵參議查鐸等疏

該提督鴈門等關巡撫山西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楊綵題參分守河東道布政司左參議查鐸奉齋進之委甘便安之圖分守冀寧道布政司右參政孫枝明知齋捧之迫敢起規避之心乞要將查鐸行令致仕或量調簡僻孫枝併加罰治各一節爲照人臣義不避難矧 聖節賀典至爲重大而捧表赴京事又非難此同臣子之所不遑夙夜者也參議查鐸參

政孫枝官列藩垣序當齋 賀乃在鐸則以病爲辭在枝則以妻爲諉夫以病爲辭是身爲急而 君爲緩也以妻爲諉是妻爲重而 君爲輕也人臣之義豈容如此雖鐸之首抗成委其罪若浮於枝而枝之敢放推違其罪亦不甚減於鐸今該巡撫都御史楊綵參劾前來俱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查鐸冠帶閉住孫枝降三級別用以爲人臣欺慢者之戒隆慶六年正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查鐸孫枝欺肆不敬都着冠帶閑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十二

覆保定巡撫都御史宋纁參知府楊道亨疏

該巡撫保定等處兼提督紫荆等關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宋纁題稱訪得真定府知府今陞雲南按察司副使楊道亨盜賣倉糧六百餘石得銀二百四十兩卽行該府查勘前銀並無踪跡差人前去道亨家查問本官親口承認是伊公費及查並無支銷明文則是假公侵欺入已乞將楊道亨先行革職仍行巡按御史提問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爲照倉糧係干軍儲楊道亨官任郡守輒敢擅自盜賣以致巡撫都御史宋纁參劾前來若果是實卽當重處但據本官自認因公支費然官庫錢糧卽是公費必

須申請合于上司詳允方得支用本官擅自動支已屬有罪若假公侵欺則又當以監盜論其罪豈止罷官但事在彼處未經勘實難以正法而服其心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本官先行革任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查勘明白具 奏定奪員缺銓補等因隆慶六年閏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楊道亨着革任聽勘

覆江西撫按官劾僉事康憲疏

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枋題稱江西按察司分巡南昌道僉事康憲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稱患病要得休致不候題請 明旨輒自回籍去訖乞將本官照不謹事例冠帶閑住或照有疾例容令致仕以後凡有患病等官欲乞養休致不候 明旨擅行回籍者通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仕春元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為照在外方面知府等官患病務由該省撫按官題 請允示查理明白然後得歸其擅自離任者革職為民此本部題 准事例載在職掌可考也僉事康憲職司風紀乃敢故違前例擅自回籍既該撫按官參劾前來即應重處但據撫按官議稱要

得通行為例則是各官尚未知有前例且近來告病乞休官員不候 命即回者不止康憲一人俱未懲究宜憲之不知畏耳若不申明事例以示而獨重罪康憲則前此之漏網者為廢法矣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姑將康憲冠帶閑住員缺推補仍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知會以後告病乞休官員敢有不遵前例者聽撫按官着實參究依例為民等因隆慶六年閏二月二十八日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康憲着冠帶閑住

覆江西撫按官參處安義縣強賊劫庫失事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圭

員疏

該巡撫江西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徐枋題問得犯人曾知經福建興化府莆田縣人由舉人見任江西南康府安義縣知縣隆慶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夜三更時分突被強盜項伯十一等四十餘人各執鎗刀自縣北門空處用軟竹梯越入城內踰牆徑入本衙本縣巡捕典史張謹知得畏懼不行集兵捍拒被賊將知經拿住罄刮首飾衣被等物隨將知經押至縣堂衝入庫內將庫吏萬以和書手吳仕來割傷刮去各項官銀共二千八百九十五兩零金九錢八分又

將縣堂卷箱一隻打破燒毀查盤等冊仍押知經由縣大門行至府館四顧無人方將知經丟放各賊打開北門出城遺下竹梯并鐵標鎗十根知經回縣具由申報撫按衙門俱行司道查勘挨拿彼時守巡九江道缺官係分守南昌道方參政帶管因往饒州督造瓷器奉有失盜前文卽通行挨拿隨將強盜項伯十一等十一名緝獲追出贓銀六百四十九兩除項伯十一等另行問報未獲強盜銀兩緝拿真正人贓抵補問擬曾知經張謹各不應杖罪張謹革職看得曾知經本當照例革職但素甘清苦年力盛強若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古

棄捐猶可憐惜似當降調以存器使者也帶管九江道左叅政方良曙寄重一方攝兼兩道雖一次之例責不容辭而遙制之權勢難盡禦且捕獲賊贓勤勞可原乞將曾知經降調方良曙功過相準等因又該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任春元題同前事俱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呈到部看得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徐栻巡按江西監察御史任春元各題叅安義縣劫庫失銀要將知縣曾知經降調分守南昌帶管守巡九江道左叅政方良曙免究各一節除典史張謹先經革職爲民外爲照方今海內雖

稱又安而盜賊殊爲可慮其聚衆殺劫是處皆然非皆饑寒迫也其間多是健俠之徒飲博宿娼揮金如土自相雄視擊劒殺人且數千里外皆相聯絡招呼之間多可數千少可數百肆行荼毒而曾無誰何者也以求其故皆起於有司之養寇而成於上官之不察彼有司及巡捕官不職者多平日既不留心武備而於健俠之徒又不行懲禁任其所爲及至聚而爲盜則又自先畏懼不敢嚮邇巡捕者又往往受盜之賄不行緝拏卽有挈獲又多放縱却只蒙蔽上官以爲地方無盜而上官者亦甘其蒙蔽苟稱目前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五

事以待遷轉習以成風彼此相效以爲善宦於是其司之蒙蔽日益甚而盜之猖獗日益不可制良民受其殘害無所控訴每每被劫被殺不以報官曰官不爲理徒益重賊之怒而禍益烈也直至殺官劫庫不容隱匿乃始申報上司却又以重爲輕以多爲少支吾了事而上司者亦恐有已責也亦爲之以重爲輕以多爲少支吾了事蓋不惟賊之故態官皆知之而官之本情賊亦皆知之彼此相款安然無事此其所以日益滋蔓而不可圖也使有司者肯以捕盜爲務有卽殄滅則安得積而至於多又使肯以稽查爲務

凡健俠不務生理者必加懲禁有出而之他者必令里甲報知窮其所往而拘治之不者且收其家屬則安得肆意流毒於外使上司亦以捕盜爲務日行體訪凡有盜地方及蒙蔽不以申報者必加重究議罷其官則彼安敢不捕使又以稽察爲務凡捕獲強盜審是何州縣人卽責問該州縣官有此無良何以不知出而之他何以不問亦加重究則彼又安敢不行稽察卽是而言則海內之所以多盜其故可知也今江西安義縣有盜四十餘入城劫庫撫按官亦屬有罪至於該道官方良曙自有地方之責安得委於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七

知縣官曾知經失事重大安得從輕議處乃曲爲回護於方良曙則曰遙制之權難以盡禦欲行免究誠如是則遠地不必令官帶管可也旣曰帶管則安得以遠而遂謂不相干乎於曾知經則曰年力強壯操守素清欲行改調誠如是則官之年壯而不貪者可遂使強盜劫庫乎此乃近時相沿故套踵而行之而不自知其非也且盜至四十入城劫庫則平民之受害不知凡幾家也乃止因劫庫聲言則凡不干倉庫止是平民受害者必不問可知矣倉庫失盜縣官之重罪也乃猶曲爲回護則凡不干倉庫止是平民受

害者必不究其官又可知矣養亂之道孰大於此若不重爲議處恐故套牢不可破官以蒙蔽爲當然而盜以劫掠爲當然將使良民皆化爲盜脫有揭竿而呼者又將何以處也合無將曾知經革職爲民方良曙降俸一級戴罪管事其撫按官姑行戒飭以後另議爲條格各州縣掌印巡捕官有盜至十名者降一級二十名者降二級三十名以上者罷其官各兵備及該道官所屬有盜合至五十名者降一級七十名者降二級百名以上者罷其官有隱匿不行參奏者聽本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參奏重治若果地方有盜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七

卽行申報上司就便捕滅上司官若聞地方有盜卽撥兵馬就便捕滅者免究仍錄叙其捕盜之功量多寡爲陞賞曰罰必罰更無假借曰賞必賞更不食言則庶乎捕盜有人而盜息民安可望於萬一也通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各撫按官通行所屬衙門一體知會遵奉施行等因隆慶六年閏二月二十九日題三月初一日奉 聖旨強盜入城劫庫地方官本有重罪撫按官尚爾回護姑不究曾知經着爲民方良曙降俸一級這所議調格都依擬着實舉行

辯理副使張鳳來疏

該提督軍務兼巡撫福建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何寬題稱勘得原任巡撫都御史塗澤民論劾原任福建按察司巡視海道副史陞江西叅政今回籍聽勘張鳳來賊私毫無實跡應合辯理及查得本官政事嚴明操持峻潔因聞陞擅行離任以故有此論列等因又該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蒙詔題同前事俱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通抄送司案查先該巡撫福建都御史塗澤民論劾副使張鳳來不職欲行罷片提問該本部覆奉 欽依行令回籍聽勘去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太

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爲照張鳳來操守未虧官聲舊著近因卅病聞陞急於離任遂致坐贓論劾今該撫按官何寬等會委勘明毫無指實則本官心跡已昭不必議調既經各具題前來相應盡與辯豁合候命下行令本官仍以叅政起送赴部候有相應員缺卽行銓補庶使公道彰明人無虧屈等因隆慶四年七月十六日題十八日奉 聖旨是

辯理副使林烜章疏

該巡按貴州監察御史蔡廷臣題稱臣初祇後中途接見邸報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趙錦論劾原任威

清兵備副使林烜章細觀其辭始而賢之終而疑之雖云通賄容私亦似形跡影響幸蒙聽勘臣比卽訊之人言已覺異同及入境則皆稱爲枉近該臣巡歷普定乃本官駐劄地方悉心體訪始知爲普安州判官胡士攻被告巡按批行該道本官據法責究不少容情又普定鄉宦梅惟和父子侵害軍民奸占子女本官大加禁制以致切齒痛恨百計造謠流言淆亂遂蒙不潔之污再三體訪委出于誣臣不爲之一言則其負耳目之寄之罪大矣故敢不避嫌怨而干瀆天聽乞將林烜章照舊推用或催行速勘等因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尤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原任威清兵備副使林烜章先該巡撫貴州右副都御史今陞大理寺卿趙錦論劾不職乞要查勘或量從謫降一節該本部覆奉 欽依回籍聽勘已經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爲照方今風俗澆漓名分倒置撫按之舉劾憑諸下寮藩臬之是非定於屬吏以致臧否不分用舍無據其被論者雖蒙不白之冤而勘事者多徇刻薄之習方其未白務求深入以爲快及其既白故示抑滯以爲公此 國法所爲不彰人心所爲解體也今御史蔡廷臣於副使林烜章被

劾事情乃能深辯其誣咸有證據代爲具奏不避嫌
疑則其公明正直超乎時俗可知其林煊章事既得
明相應擬處合候 命下將林煊章照舊推用仍通
行在外撫按衙門以後凡遇聽勘官員務要秉公作
速查勘固不可使漏網之得逃亦不可使覆盆之徒
苦則法令平而人心服治道其可興也等因隆慶五
年三月十三日題十五日奉 聖旨是林煊章准照
舊推用

議處聽勘僉事楊應東疏

該原任貴州按察司整飭畢節等處兵備分巡貴寧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道僉事今聽勘楊應東奏稱由進士歷陞前職夙夜
敬慎惴惴小心該前撫按俱與薦列不意隆慶四年
正月內奉巡撫貴州王都御史憲牌謂臣受安國亨
之囑聽其擒殺內列遂叅臣背違 明旨納賄遺患
等情又該巡按貴州蔡御史叅臣徇私庇惡大失人
心等因隨該吏部覆奉 欽依革任聽勘切照土舍
安國亨背義滅倫擁衆猖獗該兵部覆奉 欽依行
臣拿問未及十日本箇聽勘散兵待罪並無抗違且
審安國亨呼天痛哭豈敢犯本道之法千戶張東恒
等可證王喬等在官可審祇因王巡撫欲舉邊才希

圖僥倖惡臣異已乃此裁誣乞加查訪等因奉 聖
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隆慶四年二
月內該貴州撫按官王諱等題稱要將兵備僉事楊
應東罷斥行令回籍從公查勘等因該本部覆奉
聖旨楊應東着革任聽勘欽此已經移咨被處撫按
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案呈到部看得楊應東昔曾被
劾已經行勘今據所辯情詞則前劾不無可疑况安
國亨之事曾經本官議處使所處之是則事完之日
仍當叙功既不可以輕棄使所處之非則事完之日
仍當論罪亦安得以他諉今安國亨事既奉 欽依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差給事中賈二近前去勘處則本官自當身與其事
合候 命下行令楊應東待罪貴州聽該科委用俾
始終其事待罪完日或功或罪具奏處分其所辯情
由仍備行勘官並前劾事跡一併從公會勘明白奏
請定奪庶事可歸一而彼亦有以服其心也等因
隆慶五年三月三十日題四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辦理判官張齊疏

該大理寺題爲追論姦愴憲臣黨陷官官懇乞 聖
明嚴行究處以平 國法以定公論事審得原任給
事中張齊被論事情毫無干涉委係誣罔理宜昭雪

等因奉 聖旨這事情既勘問明白張齊准與昭雪并張貴送吏部叙用王廷挾私黨附誣陷言官壞法亂紀本當拿問正罪姑着爲民毛愷朋比故入人罪也着追奪官職其餘的依擬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張齊隆慶二年七月內奉 欽依調外任隨該本部題調四川蓬州判官又查得本年八月內准刑部咨張貴革職除名通查案呈到部除王廷毛愷已奉 欽依爲民革職外爲照張齊原任戶科左給事中因論劾當路遂被王廷誣陷毛愷羅織重罪窘辱顛沛荼苦備嘗今經法司勘問明白事無干涉則所言得實本當復其原官但曾奉有 欽依調四川蓬州判官未蒙開免臣等不敢別擬其原任鴻臚寺主簿張貴係供明無事之人亦應仍復前職及查在外判官與該寺主簿俱無見缺相應酌擬題 請合候 命下將張齊添註順天府通州判官張貴添註鴻臚寺主簿暫令到任候各員缺卽與填補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煒

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

王化先年督勦和平龍川地方行委千戶等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玷官箴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充爲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叙用若或不効仍坐罪革職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士民告雷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妻非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贓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于此合候 命下將王化量

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勦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叙用如或因循塞責罔所報效撫按官從重叅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焯題臣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五

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計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爲我 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卑毆打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究問將府卑責治訖侯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熊巡撫擒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旨次日之飛帖遂徧城市熊巡

撫以此抱忿成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乃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色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未報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叅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即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五

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爲額臣以爲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揭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揭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叅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

彼此開釋昨同一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于結內畧言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揭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府親筆批揭取鹽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今見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團陷詭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弔印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爲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敢有不認者乎顯係挾讐團陷指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否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令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爲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

城至於告休交代本道畧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詭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汙之迹于人自以爲衆論所不容乃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于僚友卽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于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十

之間盡見其爲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而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爲先任熊巡撫之提問皂隸而移恨于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爲持法不阿竟不受屈于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者也今乃諉罪于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人八兩零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壬

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已之贓卽罪當罷斥抑或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辯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奏援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于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外爲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悻悻自好憑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擒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于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汙也時可獵名則百方求刺李軍門之收

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籍口卽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糧應徵不徵惟是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環隅銜冤收吏後公堂以濫充私費狷者不爲縱伊父賀與部民宴酬官閑盡掃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簀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拶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爲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惑異常過蒙皇上使過之仁不思感恩圖報迺逞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壬

已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病敢于欺誑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賜罷黜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本官于隆慶六年二月內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黜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

事歷陞本部武庫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
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 聖恩特允吏部題 請加
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內又
蒙 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夢
莫遘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 恩此微陋之極
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風夜恐惶誓在捐
糜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
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條悉弊源勉思滌洗一二以奉
揚 德意雖歛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
遂侵尋本年八月以來感患瘴癘繼生瘡瘍醫治失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手

方毒流左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卧
病在牀燥官廢事上負 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
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寧席者也若不昧
死陳乞則悞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
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即欲塗肝
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 聖慈軫念艱危之
地難容羸病之夫 敕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
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於 堯天而
萬里微軀獲免填於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隕越
俟 命之至等因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

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為議處遠方有司以
安地方并議 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勸事訪得潮
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為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
盜百姓得以耕稼為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
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
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
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
又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
禎王嘉賓等題為申飭朝 覲考察重典以勵廢官
以隆 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主

必登等賢能卓異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獎賞外隆
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為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司
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 欽依加從三品
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
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
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使司
右叅政仍兼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
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煒題叅
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徇情妄行奏擾乞要罷斥

一節爲照廣東地方徧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于有司之貪殘而成于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于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勸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卽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觀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畱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又有潮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十人遮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叅政帶憲職管潮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趙燁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既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既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兩司所趨

附于是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既知侯必登恨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相構妄行奏擾大壞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以售其必報之恨耳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三

其金柱揭云本道福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訐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按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訐何不卽劾於始訐之時若是劾其所訐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于侯必登上本之日乎况彼此相訐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止又何匪來經濟

不効而止効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於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効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即據効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賊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于盜而不能善處寮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八

語

察院轉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軟熟而抑剛方當知任事爲忠不可徒諉罪于人當以救民爲急不可徒取便于己如有違者參奏重治斯于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于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八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藁

覆河南撫按參官疏

看得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李邦珍巡按河南監察御史蔣機各題稱祥符縣知縣謝萬壽性資剛暴氣量輕浮偏信張弘道李貴等妄言任用張宗仁等行杖加力擅用非刑打死無辜蘇仲仁等一十二命論法本當振斥但初入仕途在任日淺乞要姑從改調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一

閑散以全器使一節爲照酷刑者爲民 國有成例今知縣謝萬壽淫刑以逞打死人命數多其酷甚矣以酷而留其官是廢 朝廷之法以酷而調其官是殘他處之民若謂在任日淺情有可惜則人命 國法顧不可惜與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謝萬壽照依酷例革職爲民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庶不乖於紀律亦有警於兇殘隆慶四年三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謝萬壽着爲民

覆直隸提學御史參官疏

看得提督學校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省論効欲要

將原任廣平縣知縣今陞陝西漢中府通判張鵬翰
罷斥隆平縣知縣周啟東雞澤縣知縣畢元稜獲鹿
縣知縣吉來朝改教各一節查得吉來朝巡按巡關
兵備本府考註素優難以遽擬改教其張鵬翰周啟
東畢元稜被劾事情俱與本部查訪相同相應通行
議擬合候 命下將張鵬翰照不謹事例冠帶閑住
吉來朝周啟東畢元稜俱照不及事例起送赴部吉
來朝量調簡僻周啟東畢元稜改授教職隆慶四年
三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張鵬翰着閑住吉
來朝等依擬調改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二

覆保定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撫保定等處都御史朱大器論劾欲要將任
縣知縣林大畜罷斥新安縣知縣李承弼降用各十
節爲照本部見行事例凡官貪者爲民才力不及
者酌量調用今知縣林大畜貪婪有跡罷斥固宜其
李承弼既有指實之賊則罪亦不在林大畜下今議
降謫殊爲姑息與本部調用之例不合槩難依擬合
候 命下將知縣林大畜李承弼俱照貪例爲民庶
於事理爲當隆慶四年六月初七日題初九日奉
聖旨林大畜李承弼俱着爲民

覆廣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叅瓊州府知府周
思久領憑赴任過違限期乞要量行罰治或姑令策
勵供職一節爲照本官始旣違限輒引疾自文旣得
議留又復違限欺怠自恣全不知有法度較之初違
限者不同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
廣東巡按御史將周思久令其起送赴部照例降調
別用隆慶四年六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聖
旨是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三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潘民模論劾欲要將僉事聶
瀛致仕副使劉行素改調簡僻兩當縣知縣張效良
罷斥寧遠縣知縣文公試澧縣知縣劉羽改教鞏昌
府通判楊叔永降調各一節爲照本部見行事例凡
官貪老疾者致仕貪者爲民才力不及者酌量調用
僉事聶瀛素性乖方屢遭降謫今查自隆慶元年任
蘄州知州尋陞今職中間撫按潘臬諸臣考語多稱
其才節可用即如潘民模疏中亦止論其性氣過嚴
事圖規避殊與老疾致仕之例未合其餘俱與本部
查訪相同相應一併酌議合候 命下將知縣張效

良照貪例爲民僉事聶瀛副使劉行素及知縣文公試劉羽通判楊叔永俱照不及例起送赴部內聶瀛量行降調劉行素量調簡僻文公試劉羽俱降二級楊叔永降三級用隆慶四年六月二十八日題三十日奉 聖旨張效良着爲民聶瀛等依擬降調

覆山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饒仁侃論劾欲要將臨縣知縣王士欽罷斥或姑爲降調閑散繁峙縣知縣楊朗改調各一節爲照知縣王士欽既有指實之贓貪例自在難以擬其降調其知縣楊朗被劾事情與本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四

部查訪相同相應酌擬合候 命下將王士欽照貪例爲民楊朗照不及例改調簡僻地方仍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隆慶四年七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王士欽着爲民楊朗改調

覆浙江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吳從憲題稱兩浙運司副使今陞南京兵部武庫清吏司郎中蕭九成貪饕成性穢迹彰聞乞要速 賜罷斥爲民或仍提問追贓一節爲照蕭九成昔由蜀臬論降今官素善彌縫倖陞郎署乃今贓私大露法例有在難以姑容既該巡

按御史吳從憲叅劾前來相應依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浙江巡按御史將蕭九成行提到官查審前贓是實照數嚴追貯庫依律問遣以爲貪肆者之戒仍將追問過緣由徑自具奏施行隆慶四年七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蕭九成革了職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福建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蒙詔論劾欲要將延平府大田縣知縣李校罷斥仍行提問建寧府蒲城縣知縣潘玉潤漳州府長泰縣知縣唐珊罷斥各一節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五

照知縣李校以酷濟貪固當提問潘玉潤唐珊贓罪差簿亦犯貪例似難止議罷斥既該巡按御史叅劾前來相應一併議擬合候 命下將知縣李校潘玉潤唐珊俱先行革職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衙門通提到官查果貪酷情罪是實即將贓銀照數追贓仍依新例分別究遣不得徇私姑息若中有事出風聞不的者亦與辯理以服其心毋拘成案致有虧枉隆慶四年七月十七日題十九日奉 聖旨李校等革了職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傅孟春題稱隆慶四年六月初八日夜肅寧縣監禁強賊李尚素等七名剽牆越獄脫逃參照知縣任朝臣禁盜無方竟疎於暮夜所當重加罰治典史童恩既無緝捕之畧又鮮擒獲之功所當嚴加究問且此地與山東接壤彼疆此界官司難於移文出此入彼盜賊易於潛踪至于兩省接壤之地葛林盛茂之處更加蒐截用保無虞如各該道府掌印巡捕等官疎虞養寇致貽民害者聽臣不時叅究提問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查得知縣任朝臣於隆慶四年七月十四日調山西繁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六

峙縣知縣典史童恩本年六月十八日陞 益府永盈倉大使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知縣任朝臣典守疏玩致重犯李尚素等越獄脫逃似應重究但其官聲頗著已經調任典史童恩併失事人員罪責尤重法難輕假既該巡按御史叅劾前來相應依擬合候命下將任朝臣重加罰治仍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童恩併失事人員通提到官究問如律具奏定奪其接壤山東去處盜賊縱橫素為民害常事諸臣彼此推諉殊非一體奉公之義合行併飭令其互相捍禦緝捕以靖地方如仍前玩怠疎虞俱聽巡按

御史不時指名叅治等因隆慶四年七月二十九日題八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任朝臣罰俸二箇月

覆湖廣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湖廣監察御史雷稽古論劾欲要將原任按察司分巡下荊南道副使徐學謨原任按察司僉事樊倣及辰州府通判胡穆襄陽府通判李文啓漢川縣知縣張崇德黃安縣知縣李講應山縣知縣龍希尹長陽縣知縣姚尚賓藍山縣知縣吳國罷盧溪縣知縣曾倬俱罷斥益陽縣知縣石震提問常德府知府樊垣永州府通判楊瑩卿降謫零陵縣知縣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七

惟馨改教各一 為照各官被劾事情俱出有因但副使徐學謨歷官無議今稱改節似應勘實以服其心及知縣張崇德龍希尹吳國罷曾倬叅論雖有先後然賊數俱多事例有在豈容止議罷斥相應一併酌擬合候 命下咨都察院轉行該省撫按官將副使徐學謨先行革職仍將前項事情從公勘明具奏定奪僉事樊倣及通判胡穆李文啓知縣李講姚尚賓俱照貪例為民石震與張崇德龍希尹吳國罷曾倬通行巡按御史提究賊私下落依例追遣知府樊垣通判楊瑩卿知縣宋維馨俱起送赴部降調閑

散及改授教職隆慶四年八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徐學謨革職聽勘樊倣等着爲民石震張
崇德等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樊垣等依擬降改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楊相題叅陝西行太僕寺
寺丞王文學偏執冥情擅離職任乞要照依在逃事
例罷職或原情候降一節爲照王文學離任在先丁
憂在後當以逃論但查母故與離任之日相連則本
官乃是急於省母與無故而逃者不同情有可原相
應酌擬合候 命下行令本官候服闋日起送赴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八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傅孟春論劾欲要將滿城
縣知縣周思大革職提問一節爲照周思大奸以飾
詐酷以濟貪既該巡按御史叅論前來相應依擬題
請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巡按御史將周思
大先行革職仍行提到官究問前情果係明白卽照
新例處分隆慶四年十月二十八日題十一月初一

日奉 聖旨是周思大革了職着巡按御史提問具
奏

覆四川撫按叅官疏

看得巡撫四川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僉都御史陳瓚
巡按四川監察御史王時舉各題叅彰明縣劫庫失
銀欲要將知縣熊守教典史惠恩提問革職僉事李
復聘量加罰治原任右叅政今陞按察使郭斗免究
各一節爲照叅政郭斗既駐省城且已陞任似應免
究僉事李復聘既有地方之責難免怠玩之愆知縣
熊守教典史既疎捍禦無策典史惠恩職專巡捕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九

益難逃合無照依所擬除郭斗免究外李復聘量加
罰治熊守教惠恩俱革職提究如律該縣負缺先行
銓補其未獲賊犯仍咨兵部轉行嚴督所司立限緝
捕務要盡獲以正法典完日具奏恭候 命下移咨
都察院轉行彼處巡按御史查照施行隆慶四年十
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李復聘罰俸一箇月
熊守教惠恩革了職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總理河道侍郎叅官疏

看得總理河道兼提督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今
陞兵部左侍郎翁大立論劾欲要將山東淄川縣知

縣和格河南桐柏縣知縣徐潤考城縣知縣安民俱
改教山東霑化縣知縣郭獻民城武縣知縣彭標河
南沈丘縣知縣戴乾俱罷黜一節除知縣彭標已奉
欽依致仕無容別議外爲照和格賊私既露難容改
教今該河道衙門併各官不職情由叅論前來相應
議擬合候 命下將和格仍與徐潤安民照素行不
謹例郭獻民戴乾照罷軟無爲例俱帶閑住負缺
各另銓補并入考察之數日後不許領緣起川移咨
都察院轉行撫按衙門查照施行隆慶四年十一月
十八日題二十日奉 聖旨是和格等郭獻民等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十

着冠帶閑住

覆順天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看得整飭薊州等處邊備兼巡撫順天等府地方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劉應節題稱武清縣知縣龐賢志
類事廢日醉沉迷修城縱下人費夫勘災憑催促未
報盜賊縱橫於國門坐視不問老稚展轉於溝壑塞
耳無知相應降調以示曲全或姑容戒飭俾知警省
一節爲照縣令職司保障而武清地屬衝疲今龐賢
乃敢嗜酒廢事縱賊容奸職守既弛地方何賴既該
撫臣叅劾前來似難止議戒飭合候 命下將龐賢

照才力不及事例起送赴部降調開散仍入考察之
數員缺另行銓補等因隆慶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題二十三日奉 聖旨是龐賢依擬降調

覆湖廣撫按叅官疏

看得巡撫湖廣等處地方兼贊理軍務都察院右僉
都御史劉應節按湖廣監察御史雷稽古會題要將
原任蒲圻等縣知縣毛彬寶如蘭夏子諒馬逢伯崔
大壯王騰溪免其起送姑照劉朝傑事例遇有本省
知縣員缺添註某州判官職銜管理某縣事務一節
爲照知縣毛彬等俱經戶部題奉 欽依降調似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十

輕議但彼處撫按官稱其操守政事俱無可議止以
積敘一事置之別用不無可惜若議降州判管理縣
事恐人心怠玩難以展布既經撫按官會題前來相
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毛彬等各降俸二級仍以知
縣管理後開各縣事務本部給憑行令到任管事隆
慶四年七月二十四日具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是

覆江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劉思問題叅饒州府同知
張從律縱庇聽問贓官行文掩飾通判程一夔受賄
不行解發乞要將張從律降調開散程一夔仍行提

問典史吳璉行原籍巡按御史提問各一節爲照吳璉貪肆害人既經巡按御史提問張從律乃不嚴行解發以致中途逃脫且又妄行文移掩飾已過足見本官昏庸任肆全無任事之誠若程一夔署印又在張從律未到之先使早問結何緣有此既經巡按御史論列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張從律仍以通判降調閑散程一夔聽巡按御史提問有無情弊奏處典史吳璉仍行原籍巡按御史提問歸結庶法紀彰明人知儆畏隆慶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主

覆三邊總督侍郎叅官疏

看得總督陝西三邊軍務都察院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論劾欲要將白河縣知縣郭嘉文改教寶鷄縣知縣劉闢革任提問各一節除郭嘉文才力綿弱相應依擬改教無容別議外爲照知縣劉闢歷年撫按考語俱未有言其操守敗壞者今王之誥參論明稱據陞任僉事栗魁周揭帖魁周係按察司官既知劉闖賊私狼藉便當徑自拿問何乃去後方行具揭臣等因訪得劉闖性氣乖方傲慢上官栗魁周曾行戒飭闖頗懷恨魁周恐去後爲所媒孽故有

此揭則闖之情固可惡而原其本罪似宜止于降調合候 命下姑將劉闖降雜職以示懲斯於情理允當隆慶五年五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是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劉世曾論劾欲要將原任徽州府知府今降山東都轉運鹽使司同知段朝宗罷斥后埭縣知縣李子躍改教青陽縣知縣龔鳴鸞調用各一節爲照知府段朝宗先該本部考察才力不及已經降用今既賊跡敗露難以復留知縣李子躍性懦才昏吏胥縱肆有司非其所長知縣龔鳴鸞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主

任雖半年然才庸性躁若從調用則他處何以堪之均當議處合候 命下將段朝宗冠帶閑住李子躍龔鳴鸞俱改教職各缺另行銓補隆慶五年八月三十日題九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段朝宗冠帶閑住李子躍龔鳴鸞俱改教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蔡應陽論劾欲要將淮安府通判高一飛致仕鳳陽府通判張永康安東縣知縣陳敦質罷斥英山縣知縣葉世行降調閑散五河縣知縣黃應龍改教各一節爲照 國家事例老疾

者致仕貪酷者爲民不謹者冠帶閑住今通判高一飛衰庸廢事正合老疾之科所當致仕其通判張永康老而且貪知縣陳敦質貪而且酷葉世行亦多入己之賦皆合貪酷之科所當爲民不止罷斥知縣黃應龍才昏而守亦欠潔正合不謹之科所當閑住不應改教合候 命下將高一飛致仕張永康葉世行陳敦質俱革職爲民黃應龍冠帶閑住貢缺各另銓補隆慶五年九月初一日題初三日奉 聖旨高一飛着致仕張永康等爲民黃應龍冠帶閑住

覆江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四

看得巡按江西監察御史劉思問論劾欲要將瑞昌縣知縣石元鏌罷斥袁州府通判皮汝謙永新縣知縣萬一龍調簡各一節爲照知縣石元鏌衰年貪得酬酒廢事不可使居民牧通判皮汝謙雖操守未壞而才識昏庸不閑吏事即調簡僻亦所不堪均當議處合候 命下將石元鏌照貪例革職爲民皮汝謙萬一龍量調閑散隆慶五年九月初五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石元璘着爲民皮汝謙萬一龍調閑散用覆操江都御史叅官疏

看得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陳省論劾欲要將鳳陽府通判張永康罷斥淮安府通判高一飛致仕亳州知州劉光奕英山縣知縣劉世行降調閑散原任銅陵縣知縣今陞廣州府同知翁金堂以原官改調靈璧縣知縣盛意以今識改調五河縣知縣黃應龍改授教職一節除通判張永康高一飛知縣葉世行黃應龍已經奉有 欽依無容再議外爲照知州劉光奕既貪且酷難擬降調同知翁金堂心術險側所當懲抑知縣盛意性乖耳軟民牧非宜難擬原官改調既經論劾前來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將劉光奕照貪酷例爲民翁金堂以原職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五

改調盛意以今職改教隆慶五年十月初二日題初四日奉 聖旨劉光奕着革職爲民翁金堂盛意依擬

覆山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題叅齊河縣知縣陳天策營求薦剡鑽刺通天乞要亟議罷斥一節爲照知縣陳天策最倚錢神營求薦舉即其肆無忌憚若此則其操持盡壞可知既經叅論前來相應重處合候 命下將陳天策先革職爲民仍行巡按御史嚴提究問具奏隆慶五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陳天策革職爲民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山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山東監察御史張士佩論劾欲要將分巡濟南道僉事高克謙量調簡僻莒州知州李思忠樂安縣知縣吳一龍罷斥陽穀縣知縣徐民望改教各一節查得見行事例才力不及者調用貪者爲民老疾者致仕爲照僉事係風憲之官省會乃衝繁之地高克謙才識既劣正合不及之例知州李思忠知縣吳一龍操守大壞正合貪例不止罷斥知縣徐民望兩目不明正合有疾例難以改教既經巡按御史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六

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高克謙改調簡僻李思忠吳一龍爲民徐民望致仕隆慶五年十月初十日題十二日奉 聖旨李思忠吳一龍着爲民徐民望致仕高克謙改調簡僻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蘇士潤題叅河間府同知管通州事劉耀武庫藏盜銀近四千兩了無稽查縱容吏書侵隱恬不舉發誠恐中有隱漏遽難定擬乞要先行革任勘問一節內除估造庫藏專設官吏稽查戶工二部文卷革去州縣庫子改撥吏農以清弊

源各一節戶部徑自議覆外爲照同知劉耀武縱容庫役吏胥侵盜官銀近四千兩中間恐有侵漁情弊其罪不止罷官既該巡按御史蘇士潤查劾前來法當重處合候 命下先將劉耀武革職爲民仍行巡按御史嚴提究問併令干人犯文卷詳查明白擬罪具奏隆慶五年十月二十五日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劉耀武着革職爲民巡按御史提問具奏

覆陝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褚鈇題叅原任廣西按察司副使陞陝西苑馬寺卿鄭一龍規避遷延怠廢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七

常乞要革任閑住陝西按察司僉事陞本寺少卿馬文健過違憑限量加罰治惟復仍行提問各一節爲照苑馬寺卿鄭一龍久曠官守法不容恕少卿馬文健因公耽誤情有可原既該巡按御史論劾前來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將鄭一龍先行革任仍咨都察院劄原任地方御史查勘具奏 定奪馬文健姑免罰治其鄭一龍缺即行銓補隆慶五年十一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是

覆河南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河南監察御史楊家相論劾欲要將歸德

府知府羅大玘罷斥原任尉氏縣知縣今調四川什邡縣韓天衡改調開散原武縣知縣李召改教各一節爲照知府羅大玘才識昏庸貪酷顯著知縣韓天衡雖經改調贓跡著聞俱難復留知縣李召性既罷軟守亦欠潔何以令其司教既該巡按御史楊家相論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羅大玘韓天衡俱照貪例爲民李召照不謹例冠帶閑住貪缺各另銓補隆慶五年十二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羅大紀韓天衡着爲民李召冠帶閑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六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余希周論劾欲要將原任密雲管餉河間府通判今聽調史篆查照貪例罷斥爲民薊鎮管餉永平府通判王建降調各一節爲照通判史篆贓私顯著既難復留通判王建索常例以償私債操守亦屬可議難擬降調既該巡按御史余希周叅劾前來相應酌處合候 命下將史篆照貪例爲民王建照不謹例冠帶閑住員缺各另銓補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史篆着革職爲民王建冠帶閑住

覆山西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山西監察御史饒仁侃論劾欲要將潞城縣知縣鍾爵樂平縣知縣侯維藩罷黜平陸縣知縣費桂嵐縣知縣劉家相降調石樓縣知縣嚴國寵臨縣知縣李從誨改教各一節爲照知縣鍾爵侯維藩各贓私狼藉俱難復留其費桂劉家相任雖不久而操持已壞不當止於降官李從誨既有指實之贓自有貪例嚴國寵守雖未污而才力衰自有罷軟例何以改教既經巡按御史饒仁侃論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鍾爵侯維藩李從誨照貪例爲民費桂劉家相照不謹例嚴國寵照罷軟例冠帶閑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九

貢缺各另銓補隆慶五年十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鍾爵等着革了職爲民費桂劉家相并嚴國寵俱冠帶閑住

覆廣東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焞論劾欲要將南雄府通判王柯新興縣知縣鄧應平罷斥恩平縣知縣趙文祥降調閑散瓊山縣知縣王國相海康縣知縣李邦奇改教各一節爲照通判王柯知縣鄧應平俱各贓私狼藉正合貪例知縣趙文祥和尅兵糧受財縱法操守既壞亦合貪例不得止於降官知縣王國相

縱親友出外賁故人賈質合不謹例不得止於改教
知縣李邦奇吏事不通而蒞任尚淺則合不及之例
者也既該巡按御史趙煒論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王柯鄧應平照貪例爲民趙文祥王國相
照不謹例冠帶閑住李邦奇照不及例赴部降改負
缺各另銓補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王柯鄧應平着革職爲民趙文祥王國相冠帶
閑住李邦奇降改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郭莊論劾欲要將池州府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二十一

建德縣知縣羅元士罷斥爲民安慶府望江縣知縣
李孟彰閑住各一節爲照知縣羅元士操守大壞正
合貪例知縣李孟彰已成廢疾正合老疾例既該巡
按御史郭莊論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羅
元士照貪例爲民李孟彰照有疾例致仕負缺各另
銓補隆慶六年正月初八日題初十日奉 聖旨羅
元士着革職爲民李孟彰致仕

覆浙江巡撫都御史叅官疏

看得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今陞戶部左侍郎郭朝賓論劾欲要將遂昌縣

知縣鄭惇典龍泉縣知縣翁瑩閑住台州府通判梅
元豐改教奉化縣知縣高應陽降調各一節爲照知
縣鄭惇典翁瑩俱各賊私狼藉正合貪例不止閑住
通判梅元豐雖稱才守俱劣而賊無實跡知縣高應
陽雖稱科罰數多而賊非入已查各歷年賢否梅元
豐有力懲刁豪兩邑改觀之考未宜改教高應陽有
任怨不避衆令最賢之考未宜遽捨既該巡撫都御
史郭朝賓叅劾前來相應議處合候 命下將鄭惇
典翁瑩俱照貪例爲民梅元豐高應陽俱照不及例
起送赴部降用員缺各另銓補隆慶六年二月初五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九

三

日題初七日奉 聖旨鄭惇典翁瑩着爲民梅元豐

高應陽降用

覆福建巡按御史叅官疏

看得巡按福建監察御史杜化中題叅泉州府同知
丁一中考察回任部限久違似當罷職但據府司勘
稱本官入 覲事竣順便給由回任雖已逾期難與
應 朝例論且中途病阻情真乞要姑行問罪一節
爲照朝 覲官回任違限一月者問罪兩月之上送
部別用三月之上罷職不叙 明例甚嚴同知丁中
中限違五月例該罷職據稱考察後給由聽候二月

終引 奏三月辭 朝以致稽遲查得本部舊例考
察存留官給由即同稱職例不引 奏本官於隆慶
五年正月十七日同知府劉廷舉九人給由到部隨
即類付驗封司題給 封典去訖原未引 奏何得
以此推借事屬欺偽法當重處但查沿途患病公文
是實既該巡按御史杜化中查勘前來相應依擬合
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福建巡按御史將丁一
中行提問罪發落姑准復職隆慶六年二月初六日
題初八日奉 聖旨丁一中着巡按御史提了問
覆直隸巡按御史叅官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九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趙應龍論劾河間府青縣
知縣邢繼芳貪酷顯著大壞官箴乞要罷斥一節為
照邢繼芳先該巡撫都御史宋纁奏准致仕訖今該
巡按御史趙應龍叅劾既貪且酷兩犯 明例據法
豈止休致合候 命下將邢繼芳照貪酷例為民仍
咨都察院轉行本官原籍山西撫按衙門一體知會
施行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九日題閏二月初二日奉
聖旨邢繼芳着為民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九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駿 校訂
馬之駿

掌銓題藁

題大學士夏言復官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該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已故今復吏部尚書夏言孫夏朝
輔奏稱臣係江西廣信府貴溪縣人充本縣儒學生
員有祖夏言由正德十二年進士除授行人陞兵科
給事中改翰林充經筵講官陞禮部尚書歷加前職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竊惟臣祖猥蒙 先帝寵任忘身圖報遇事敢言冀
展寸長仰副 天眷不意於嘉靖二十七年因總督
陝西軍務兵部右侍郎曾銑欲復套地畫謀具奏
命下臣祖同大學士嚴嵩會議奈緣忠姦不一面同
背異臣祖以為故土當復嵩則諸謂擅開邊釁危言
樂金巧誘如簧致蒙 先帝深咎遂將臣祖與銑同
坐斬罪家屬遠流萬苦難言恭遇 皇上登極 詔
卹存沒大臣節該言官遵例舉奏國是始昭因此會
銓得經言官題 請并子曾忭陳乞特蒙 聖恩加
贈兵部尚書臣祖隨經兵部給事中王治奏舉亦蒙

准復吏部尚書死者猶生流者得復 恩出望外伏
念臣祖與銑同事同死銑今加贈尚書祖職未蒙全
復若不比例懇奏臣祖生平心迹何由再白伏望
皇上大施天地之恩乞 勅吏部備查臣祖生前履
歷賢否如果忠勤無玷官守比照會銑事例超復原
職仍乞 俯賜祭葬謚廕庶使臣祖甘心瞑目雖死
猶生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
送司案查隆慶元年十二月內該吏科都給事中王
治等題該本部覆議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
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夏言遭遇 先帝特達之知舉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二

動華達不能無罪但總督會銑議復河套原保公事
逆臣嚴嵩誣以交結近侍以致駢首并戮中外咸憤
其冤卽今會銑既蒙昭雪夏言之枉委當亟爲申理
合無將夏言量復原職等因節奉 聖旨夏言准復
吏部尚書欽此又查得本年七月內該兩京科道官
辛自修等題稱原任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左副都
御史會銑乞 賜給祭葬贈廕等項節該本部議
請復職加贈兵部尚書廕一子照依贈官尚書二品
事例選用等因題奉 欽依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
到部看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已故今復吏部尚書夏言孫夏朝輔奏稱比
例乞要復祖原職仍祭葬謚廕各一節除祭葬賜謚
移咨禮部議覆併廕子一節擅難輕議外爲照本官
特受 先帝知遇好大喜功生前固有可議但被入
傾陷與會銑駢首就戮死後不無可憫及查會銑已
蒙 優渥之典而本官原職亦當盡復以慰冤冤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
隆慶四年二月十九日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夏言
准復原官

題侍郎會銑贈官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三

驗封清吏司案呈准禮部咨該巡撫江西等處地方
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劉光濟題據南昌府
進賢縣申據本縣聽選官生會允行呈稱有祖會銑
由嘉靖十一年進士歷任南京刑部右侍郎六年考
滿具疏乞休蒙 准致仕於隆慶四年二月二十一
日在家病故例有應得贈謚祭葬伏乞申達轉賜題
請等因備申到臣卷查先准禮部咨爲申飭 恩例
以杜冒濫事該禮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題本部議
覆今後兩京大臣致仕在家病故於例應得 卹典
者本處有司限三箇月以裏卹典具奏內止許直陳

擬歷聽候處分不得別加品題眩亂名實若係平生
勲業隆重行誼超卓者撫按官不妨另奏等因覆奉
欽依備咨到臣已經遵行在卷今據前因該臣看得
已故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勲業行誼有足稱述今
既病故例有應得 卹與臣遵照近題事例特爲具
奏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照例 請給等因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行准吏部
文選清吏司手本回稱本官歷官陞任與奏相同及
准考功清吏司手本回稱查得本官三品已經考滿
嘉靖三十七年十二月內因患病奏 准致仕等因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中

回報到司查得 大明會典并見行事例凡兩京三
品文官考滿病故者不分在任致仕俱祭一壇工部
造墳安葬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南京
刑部右侍郎曾鈞致仕病故該巡撫江西都御史劉
光濟特與題 請應得 卹典一節除贈官移咨吏
部施行外爲照本官歷官三品已經考滿自因患病
奏 准致仕所據祭葬似應給與合無照例與祭一
壇并與造葬及照本官敝歷已久頗著賢勞正直素
聞委無非議所據應否 賜諡伏乞 聖裁臣等不
敢擅擬等因題奉 聖旨曾鈞准照例與祭葬還與

他諡欽此欽遵備咨到部送司查得弘治四年五月
內爲乞 恩贈諡事節奉 孝宗皇帝聖旨今後有
乞恩贈諡的係部裏還要斟酌可否來說務合公論
不許一槩徇情比例濫請該科記着欽此及檢照諸
司職掌內開文職官一品至五品照依生前散官果
有功績合加封者例與加贈又查得刑部右侍郎該
贈刑部尚書通查案呈到部看得禮部咨開原任南
京刑部右侍郎曾鈞贈官一節爲照本官行已端嚴
蒞官廉正論其人品既優考其官績亦懋所據贈官
似應題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五

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四年九月初四日題初六日
奉 聖旨曾鈞贈刑部尚書

題大學士梁儲孫補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據廣東布政司咨呈據廣州府順
德縣申稱結勘得梁欽委係原任大學士梁儲親孫
梁次挹嫡長親男身家並無違礙相應補廕等因到
部送司案查先該廣東廣州府番禺縣儒學生員梁
欽奏稱臣祖梁儲由成化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
吉士累官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歷任四朝幾五十年殫勤夙夜頗效微勞正德十

六年奉 皇太后懿旨往承天奉迎 世宗皇帝嗣登 大寶尋以老病懇辭蒙 准致仕仍賞玉帶金綺歲給食米人夫遣官護送馳驛還鄉至嘉靖六年臣祖病故蒙 先帝追念往勞 卹典優渥舉家存歿感激緣臣祖大學士一品九年考滿及侍 武宗皇帝東宮講讀俱未請廕臣父梁次挹原係廩膳生員於嘉靖十五年二月內具本陳乞蒙吏部題覆奉欽依准廕中書舍人隨接到吏部劄付令其赴京授職臣父偶患病在家調理延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內身故伏查吏部見行事例凡大臣廕子未仕而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本

者許補廕一人及查先年大學士劉健彭時孫劉得之彭得順等各因伊父原任中書舍人未仕而故均得補廕臣係梁儲孫男梁次挹親子守制已滿相應補廕正與劉得之等事體相同况臣父所授中書舍人乃臣祖大學士一品九年考滿之廕載在舊例又非別廕可比如蒙 勅下吏部查照舊例准臣補廕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經行查去後今該前因案查嘉靖十五年二月內該原任少師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梁儲男梁次挹奏稱伊父講讀及一品九年考滿乞

要將伊錄廕該本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梁次挹准廕授中書舍人欽此又查得本部見行事例凡廕子未仕而故者許補廕一人又查得嘉靖二十一年閏五月內該已故少師兼太子大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劉健孫劉得之奏稱伊曾祖歷官一品雖蒙廕叙劉成學等為中書舍人以痼疾身故乞要比例將伊錄廕等因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劉健先朝賢輔伊孫劉得之准 授尚寶司司丞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十二年十月內該原任少保吏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彭時孫彭得順奏稱伊父彭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七

秉銳乞 恩蒙授中書舍人習字三年出身陟患風疾未仕身故乞要比例將伊補廕等因該本部覆奉世宗皇帝聖旨彭得順准照例補廕中書舍人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嫡長親孫梁敘奏稱伊祖曾以考滿廕父梁次挹中書舍人偶因患病不痊未仕病故乞要比照劉健等事例補廕一節為照大學士劉健孫劉得之係身後比例乞 恩得授尚寶司司丞原難例論惟補廕緣由既經原籍衙門結勘前來且與見行事例及彭得順所奏相同似應題

請補給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等因
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梁
欽且罷已後年遠的不許奏擾

再題大學士梁儲孫補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先諫原任少師兼太子
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梁儲孫男梁欽奏稱
伊祖 東宮講讀及一品九年考滿廕父梁欽挹中
書舍人一向患病未任至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內身
故今守制已滿乞要比例補廕等因奉 聖旨吏部
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經移文原籍查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去後續據廣東布政使司咨呈據廣州府順德縣申
結查得梁欽伊父梁欽挹原蒙恩廕中書舍人時因
患病未曾赴任出仕於嘉靖四十五年八月初十日
身故欽係原任大學士梁儲親孫梁欽挹嫡長親男
身家並無違礙相應補廕等因到部送司查勘明白
覆奉 聖旨梁欽且罷以後年遠的不許奏擾欽此
臣等竊惟錄廕係 朝廷延世之賞豈宜輕得乃自
登極卹典一開當事者濫市私恩惟意所與以致人
生妄念不論遠年近日事例當否悉來陳乞希圖倖
得不惟冒濫名器亦且煩瀆 宸嚴深為可惡自臣

提管理部事以來痛懲此弊不為題覆者甚多今蒙
聖斷不許奏擾仰見 皇上慎惜名器至意臣等不
勝欽服但梁欽廕事與一槩濫乞者不同查得見行
事例凡廕子未仕而故者止許補廕一人補廕之人
又故不許再補此係 累朝以來相傳舊典一向遵
行今梁欽實係大學士梁儲親孫儲因九年考滿例
該錄廕伊男梁欽挹為中書舍人乃未仕而歿伊孫
梁欽委應補廕昨者既奉 欽依且罷豈敢復言但
祖宗明例未蒙議止今補廕如梁欽者尚有其人一
向壅格欲行題覆則 皇上之明旨不敢違欲不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九

覆則 先朝之明例不敢廢只得明白題 請伏鑒
皇上仍將梁欽照例補廕中書舍人以後但有陳乞
臣等必查其於例相合方與題行如係仍前濫乞者
容臣等參奏治罪庶 朝廷之恩賚加於其所不可
不加而 國家之法度止於其所不可不止其於事
理乃無遺說等因隆慶四年七月二十日題二十二
日奉 聖旨是梁欽准補廕中書舍人

題大學士劉忠孫補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該 周府長史司右長史今起復
劉存恩奏臣祖劉忠山進士除編修歷任少傅兼太

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病故荷蒙
聖恩遣官 諭祭造塋加贈太保 賜謚文肅先於
正德五年七月初七日以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歷
俸三年考滿該吏部照例請給 誥命查取應廕子
孫彼時尚無應廕子孫以致未蒙錄廕今臣生男餘
蔭係臣祖嫡孫倫序應該承廕臣伏念臣祖供職翰
林纂修 兩朝實錄充 孝宗經筵講官者十載侍
武宗青宮講讀者五年主考鄉會試三次効勞四十
餘年僅得考滿一次廕典尚未霑被臣又查得嘉靖
三十二年中書舍人楊宗相奏稱伊曾祖楊一清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十

正德元年以左副都御史三年考滿彼時因無應廕
之人未得錄廕比例要將伊弟楊宗植補前遺廕該
吏部覆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宗植准送監讀書
欽此欽遵訖臣再念臣祖於正德五年以二品三年
考滿曾准吏部咨文及今子孫乞廕比與楊一清於
正德元年以三品考滿身歿年久至伊曾孫楊宗植
始蒙廕典者事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楊宗
植補廕事例將臣男餘蔭一體錄廕等因奉 聖旨
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嘉靖三十
二年三月內該中書舍人楊宗相奏稱伊祖少師大

學士楊一清先任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三年考滿未
曾錄廕乞要將弟楊宗植錄廕等因該本部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宗植准送監讀書欽此欽遵查得
大學士劉忠於正德六年十一月內致仕伊男劉元
嗣欽蒙 特恩廕中書舍人孫男劉存恩於嘉靖元
年十一月奉 勅存問廕中書舍人陸續授官訖惟
三年考滿之時向因無子未曾蔭及行准考功司付
開劉忠先年任掌詹事府事吏部尚書三年考滿與
奏相同等因到部取具同鄉官兵部車駕司主事劉
自存結狀聽選長史劉存恩男劉餘蔭委係原任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土

學士劉忠嫡曾孫別無違礙緣由前來通查案呈到
部看得少傅大學士劉忠先任掌詹事府事吏部尚
書已經三年考滿例得廕叙又查與楊一清三品補
廕事體相同似應題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
等未敢擅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五年八月二十
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劉餘蔭准送監讀書

題大學士蔣冕孫補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該原任少傅兼太子太傅戶部尚
書謹身殿大學士蔣冕孫蔣務稼等奏稱臣等祖冕
廣西桂林府全州人由成化二十三年進士改翰林

院庶吉士授本院編修歷陞前職先於正德九年以吏部侍郎三品三年考滿時因無子將兄尚書蔣昇之子履坦爲嗣承蔭入監讀書正德十二年五月十六日因山西岢嵐等處并遼東開原等處各有斬獲虜賊功次又四川等處奏報大盜寧息蒙 武宗皇帝手勅蔭一子中書舍人正德十六年臣祖一品三年考滿例該蔭一子中書舍人嘉靖元年三月內節該吏兵二部欽奉 世宗皇帝手勅以入繼大統定策迎立加恩進封伯爵子孫世世承襲食祿一千石欽此臣祖具疏辭免復奉 世宗皇帝聖旨寫勅褒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主

諭賜宴禮部仍蔭一子 錦衣衛指揮同知永遠世襲續該兵部題稱大學士楊廷和蔣冕毛紀等懇辭之疏至四至五雖蒙 准辭伯爵改蔭指揮俱經日久未敢拜受乞量加別項 恩典以爲大臣忠誠之勸又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楊廷和等除蔭子指揮百戶外楊廷和再蔭一子四品文職蔣冕毛紀蔭五品文職各世世承襲欽此嘉靖三年臣祖懇疏休致荷蒙 先帝特准致仕 賜勅馳驛還鄉今有司給與月米人夫并奉 旨前次有 旨諭功 恩蔭恩典等項着吏兵二部查議續該吏部等部會題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蔣冕勞勩異常既辭免封爵照 前旨蔭一子做錦衣衛指揮同知世襲欽此嘉靖四年間兵部移文本布政司轉行本州查取臣祖應襲兒男起送赴部承襲維時臣父履仁年未出幼不能赴部具文本州轉申回報去後臣父不幸亦已蚤世臣務稼務樵孤苦伶仃委是日久不能赴京奏補前蔭茲恭遇 皇上登極覃恩臣祖首蒙贈官 賜謚遣官祭葬如例臣等舉家存歿感戴 天恩未報萬一但念臣祖歷事 四聖頗効微勞歷官幾四十年位至輔弼秩居一品只以侍郎考滿承蔭一子選授詹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主

事府主簿到任方及兩月隨因臣祖致仕給假送親旋亦病故臣祖先後 恩蔭並未承補查得大學士梁儲以平山西岢嵐及開原四川等功補蔭孫男梁敘中書舍人歷陞禮部主事大學士楊廷和近已補蔭一孫尚寶司司丞又補蔭一孫入監讀書大學士費宏補蔭孫男費華中書舍人臣祖實與三臣事體相同伏乞 勅下吏部查照前項錄蔭果未承補照例題 請銓授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正德十二年六月內該大學士蔣冕奏爲辭免 恩命事欽奉 手勅前山西岢嵐

等處并遼東開原等處各有斬獲虜賊功次近日四
川等處又奏報大盜寧息內閣大臣贊謀定議致有
成功梁儲蔣冕毛紀各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梁
儲蔣冕還廕他子姪一人與做錦衣衛世襲正千戶
欽此臣具奏辭未蒙 聖慈俞允仍 勅吏部查內
閣改庶文職事例具奏定奪該本部查議上 請節
奉 欽依蔣冕廕一子中書舍人着不必再辭又查
得嘉靖二十七年十月內該已故大學士梁儲嫡孫
梁敘奏稱伊祖先蒙 特恩廕叔梁次揆中書舍人
未仕病故乞要比例補廕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古

皇帝聖旨梁敘准照例補廕中書舍人欽此欽遵今
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故大學士蔣冕嫡孫
蔣務稼奏稱乞要比例補廕一節爲照大學士蔣冕
輔政 先朝著有勳績荷蒙 恩廕 成命具存今
其嫡孫蔣務稼委宜承補况查與大學士梁儲孫梁
敘事例相合似應題 請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
等未敢定擬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六年閏二月初
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蔣務稼准補廕中書舍人
題侍郎曾銑廕子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直隸揚州府申據江

都縣起送已故原任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今
贈兵部尚書曾銑次男生員曾汴身家無礙應該承
廕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兩京科道官會舉乞要將原
任兵部右侍郎兼左副都御史曾銑等遵奉 遺詔
卹錄等因已該本部查議得本官以原職總督陝西
三邊軍務嘉靖二十七年正月爲復河套事棄市應
該復職贈官廕一子入監讀書照依贈官尚書二品
事例選用題奉 欽依已經通行查取去後今該前
因案呈到部看得前項錄廕既經奉有 欽依相應
題 請合候 命下將曾汴咨送禮部轉送國子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五

讀書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五年十
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曾汴准送監讀
書

題侍郎劉源清孫補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據山東布政使司咨呈據兗州府
東平州申稱查勘得劉國禎委係已故原任兵部左
侍郎劉源清嫡長親孫身家並無違礙相應補廕等
因到部送司案查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山東兗州
府東平州儒學生員劉國禎奏稱臣祖劉源清原任
兵部左侍郎遇蒙 恩詔廕伯劉爾耕入監讀書未

仕病故乞要比照原任兵部尚書趙廷瑞補廕事例
補廕等因具奏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
到部送司已經通行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查得嘉靖
十二年十月該兵部左侍郎劉源清歷任未及三年
考滿遇蒙 恩詔廕一子入監讀書開送長男劉爾
耕前來承廕該本部題奉 欽依送監訖又查得本
部見行事例凡廕子未仕而故者許補廕一人又查
得嘉靖四十五年五月內該原任太子少保兵部尚
書趙廷瑞男趙岳生奏稱伊父先以光祿寺卿遇蒙
恩詔廕弟趙廷璋送監讀書歷滿病故乞要比例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七

廕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趙岳生准補
廕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劉國禎奏稱伊祖
劉源清遇蒙 恩例廕男劉爾耕未仕病故乞要補
廕一節既經彼處查勘明白又查與尚書趙廷瑞事
體相同似應題 請合候 命下將劉國禎咨送禮
部轉送國子監讀書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因
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五年二月初三日
題初五日奉 聖旨劉國禎准補廕

題侍書李中子改廕疏

驗封清吏司案至該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

評事兼翰林院侍書已故李中男監生李仰奏稱臣
父李中係錦衣衛籍直隸河間府獻縣人由儒士除
授鴻臚寺序班歷陞前職先於嘉靖三十七年七月
內為講讀事選補侍書 皇上潛邸歷侍九年至嘉
靖四十五年六月內在任病故恭遇 皇上龍飛九
五恩澤遐施凡在 潛邸供事大小臣工皆得渥沾
雨露臣具本陳乞於隆慶三年四月初六日該吏部
題奉 欽依將臣與同事吳昂男吳子恕俱准令送
監讀書舉家欣感無任竊念臣父效勞九載比之吳
昂歷任數月者不同查得 累朝事例凡三年者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七

廕習字出身未及三年者入監讀書伏望 皇上憫
念臣父供事九載微勞 勅下吏部比照正字侍書
吳譔周文通劉榮等事例將臣改廕翰林院習字出
身以彰 國典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
抄出到部送司查得成化十五年閏十月內該已故
太僕寺卿吳譔男吳榮奏要將榮送翰林院習字出
身等因題奉 憲宗皇帝聖旨准他該部知道欽此
又查得正德九年三月內該已故光祿寺卿周文通
妻淑人延氏奏要將伊男周一元送翰林院習字出
身等因題奉 武宗皇帝聖旨周一元准照吳榮例

送翰林院習字出身欽此又查得嘉靖二十三年四月內該已故太常寺卿劉榮男劉瑀奏要將伊孫男劉瑞送翰林院習字出身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劉瑞錄係劉榮三年考滿今 春宮正字年勞還照吳崇周一元例與他欽此俱經欽遵外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爲照侍書李中供事九年委與吳謙周文通劉榮相同吳謙等既於身後廕一子送翰林院習字出身則李中之效勞年久當與三臣一體蒙廕本部先題止擬送監讀書揆之情例實爲未盡今據李仙再奏前因該司查有舊例可援相應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太

請照例改送翰林院習字出身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等因隆慶四年四月二十三日題二十五日奉 聖旨李仙准照例改廕習字出身

題侍書鄭守德廕子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據福建布政使司咨呈據漳州府漳浦縣申稱結勘得生員鄭廷昇委係已故原任禮部祠祭司主事兼翰林院待詔鄭守德嫡長親男身家無礙相應錄廕等因到部送司案查先該原任禮部祠祭清吏司主事兼翰林院待詔已故鄭守德長男生員鄭廷昇奏稱臣父鄭守德係福建

興化府莆田縣籍漳州府漳浦縣人由舉人授縣學教諭陞國子監助教嘉靖三十一年八月內爲 講讀事選補翰林院待詔供事 潛邸日侍 誦讀歷陞禮部主事效勞八年丁祖父憂回籍守制服闋赴部復除戶部四川司主事至嘉靖四十三年在任病故茲恭遇 皇上登臨大寶 覃恩宇內 潛邸供事大小舊臣霑被尤渥獨臣未蒙叙錄臣查得原任制勅房辦事翰林院侍書李中與臣父同時供事九年身故伊男李仙於隆慶四年四月內具奏陳乞隨該吏部查例題奉 欽依准廕李仙翰林院習字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

九

身臣父效勞年載正與李中相同伏望 皇上憫念舊勞查照李仙事例將臣父應廕兒男錄廕翰林院習字出身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已經查勘去後今該前因查得隆慶四年四月內該已故 制勅房辦事大理寺左寺左評事兼翰林院侍書李中男李仙奏稱伊父侍書效勞乞要比例送翰林院習字出身等因該本部覆奉 聖旨李仙准照例改廕習字出身欽此欽遵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原任待詔鄭守德侍從 藩邸勤勞九年委與李中事體相同又經彼處結勘明白似應題

請合候 命下將鄭廷昇照例送翰林院習字出身
但 恩典出自 朝廷臣等未敢擅便等因隆慶五
年三月二十七日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鄭廷昇准
照例習字出身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

半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掌銓題藁

題黔國公沐昌祚襲爵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兵部咨內開雲南撫
按官陳大賓等會題稱原任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
將軍黔國公沐朝弼屢次被論虐害莊民及近日固
留母嫂等項事情俱已會勘明白欲將伊男沐昌祚
承襲祖爵該兵部覆議沐朝弼仍乞 天語叮嚀重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一

一

加戒飭令其省改伊男沐昌祚應否准襲合咨吏部
徑自擬議題 請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備咨
到部送司又該鎮守雲南總兵官征南將軍後軍都
督府都督僉事沐昌祚奏稱自臣始祖沐英奉 命
世守雲南二百年矣子孫相繼承襲黔國公掛印充
總兵官鎮守地方至嘉靖十五年臣祖沐紹勛在鎮
病故臣伯沐朝輔年方一十歲臣父沐朝弼方六歲
撫按看得本鎮難以缺官將伯朝輔係祖長男不候
出幼止年十歲襲黔國公充總兵官掛印鎮守歷任
九年病故二子患病天仁屢經多官會勘明白於嘉

靖三十三年臣父沐朝弼承襲公爵掛印鎮守隆慶三年父因患病不便管事退任自陳又該言官論劾猥蒙 聖恩矜憫開住復蒙雲南撫按查臣係嫡長親男兄年十四歲奏保暫令代管地方事務本年五月初三日臣父聞接邸報望 闕謝 恩開門養病訖一應軍務大小事情盡付臣管隨蒙巡按劉御史見臣名雖代鎮無有官爵恐悞事機具題量授職銜管領鎮守事務待沐朝弼勘明無礙承襲祖爵等因隨蒙吏兵二部會題覆奉 欽依授臣都督僉事掛印代鎮臣欽遵代鎮管事半年以來就料各該土流見臣是都督僉事職銜所來文移多不以臣爲意每肆忽畧臣揣祖爵未承自亦相體但遐遠極邊夷酋環列性習犬羊朝改夕更比之腹裏附近軍民不同臣父自奉 明旨養病開住另居一府地方機務全不干預今年二月間犯人蔣旭等已經捕獲見今撫按衙門究問擬罪祖母李氏年老伯母陳氏見在屢經三司府縣衛所女醫官婦眼同驗有足疾親口稱說不願往南是的多官申請撫按議令留滇養病莊田行各有司徵收父之前事會勘已明各無干擬緣臣都督之銜未能動制諸臣自臣祖世守雲南遠在

萬里百凡文移千係夷情如無黔國公正銜書載實被眇視伏思臣父既經養病謝事公爵懸缺撫按以臣係嫡長親男奏保掛印代鎮若不承襲祖爵實難鎮壓地方乞 勅吏部俯查臣伯沐朝輔臣父沐朝弼承襲事例早賜題 請容臣就彼襲爵鎮守邊夷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嘉靖十五年閏十二月內該雲南撫按官胡訓等奏稱黔國公沐紹勛病故乞要將應襲舍人沐朝輔比照沐崑事例就彼承襲祖爵等因該本部覆奉 世宗皇帝聖旨沐朝輔既年幼免赴京准襲黔國公着就彼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地方 寫勅與他一應地方事情暫令巡撫都御史處分欽此又查得嘉靖三十三年三月內該 欽差工科給事中曹禾等查勘黔國公沐朝輔妻夫人陳氏具奏情節已經勘明乞要將沐朝弼承襲等因該本部覆題節奉 世宗皇帝聖旨這事情既勘議明白沐朝弼鎮鎮已久着襲封黔國公照舊鎮守地方欽此又查得隆慶三年七月內准兵部咨該兵科都給事中張鹵等參論沐朝弼前項緣由覆奉 聖旨是沐朝弼革了任開住鎮守事務着伊男 沐昌祚暫管其餘

依擬欽此續准兵部咨該巡按雲南監察御史劉思賢題稱乞將沐昌祚量擬職銜責領鎮務該本部會同兵部議將沐昌祚量加都督僉事職銜暫令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等處地方待伊父沐朝弼勘明無礙方許赴京另請襲爵題奉欽依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通行欽遵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雲南撫按等官陳大賓等俱奏沐朝弼所犯事情會勘明白沐昌祚應准承襲及沐昌祚奏要比例就彼承襲各一節爲照原任黔國公沐朝弼過雖多端孽由自作既經撫按官會勘明白委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一

四

於祖爵無礙至於就彼承襲亦有沐朝輔等前例可援而沐昌祚見領鎮務又難遠離相應題請合候命下准令沐昌祚照依沐朝輔等事例免其赴京給與制勅就彼襲爵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等處地方仍諭以勉修行履痛蓋父愆緩輯民夷式光祖烈庶有罪無罪處之各得其宜而爲恩爲威施之各得其當但爵典出自朝廷臣等未敢擅便伏乞聖裁等因隆慶四年五月二十一日題二十三日奉聖旨沐朝弼事情既會勘明白沐昌祚准免赴京襲黔國公着掛印充總兵官鎮守雲南地方

寫制勅與他

題河南伯方燁襲爵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刑部咨問得犯入方燁年四十二歲係直隸滁州全椒縣人自幼在順天府宛平縣居住狀招燁有高祖方瑛景泰年間擒獲苗賊有功進封南和侯世襲伯爵故曾祖父毅襲方毅生已故嫡長子伯祖方壽祥及已故祖父壽柱方毅故方壽祥承襲於成化年間娶已故誥封夫人劉氏生已故襲爵長男方東并已故次男方來劉氏帶有從嫁女荷花兒卽何氏於弘治十四年九月初六日生已故男方永後方東病故伊男方炳承襲生已故男方應奇方永娶正妻張氏於嘉靖十五年六月初七日生今在官嫡長子方燁比方炳因男方應奇年幼見得方燁長成每年分與俸銀二十兩庄米二十八石八斗被別卷已問結妹夫徐必邁不容方燁關支前項銀米許告南京刑部各問不應罪名聽叅具題間遇蒙赦宥釋放訖至隆慶元年二月份內方炳取回北京管事有方炳不在官繼母徐氏相隨前來本年九月內方炳病故徐氏與孫方應奇一向相依燁家同居至隆慶三年正月內方應奇出痘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一

五

故遂致嫡枝絕襲嫡次子方來先年早故無嗣前爵該庶長孫方燁承襲徐氏隨令家人方福前往南京報取方燁前來承襲間比因路遠未到是燁不合要得攬襲前爵就設計對徐氏在官家人方祿說稱你我大家用心唆哄伯母尋步事故阻住方燁扶持我襲了伯爵重重報你等語伊亦不合依聽就捏稱方禾原係還俗尼僧何氏所生方禾三千方燁方燁方燁俱不修飾行止屢經告犯不應襲爵止有方壽祥弟方壽柱生方采方采生方燁見存相應承襲等項虛情向徐氏日夜蠱惑以致徐氏輕信方祿又不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駁令徐氏出名具本就替伊抱赴通政司投下奏行開方燁隨亦將應襲緣由具奏通行吏部轉行南京右府查勘蒙府會同南和伯親族鄰佑見證人等在官方繼祖周氏等將方燁應襲事情保結到部又該徐氏方燁復奏前事隨蒙本部備行右府再四覆查與前無異及審據燁已故親兄方燁今在官男方應垣方應埜執稱伊父方燁爲長方燁爲次其方壽祥所告尼僧一節年遠無憑查據各緣由開送到部又准通政司送據徐氏及方燁通狀到部隨蒙本部將徐氏先後所奏一千人卷通行查參具奏移咨到部

送司將方燁方燁并一千人證行提前來研審各情明白蒙看得南和伯方瑛之後惟方壽祥爲嫡派長枝今方禾既壽祥親男方燁又方禾長子嫡長方東之世已絕則庶長方禾之子應繼明矣何氏縱係還俗尼僧查律無禁且衆執成化年間從嫁又爲可據方燁既壽祥弟壽柱之旁枝又壽柱男方采之次子迺敢朋謀承襲明係攬越法紀難容及審方祿抱奏各項事情俱係虛捏罪亦難追除將方燁方繼祖方策方燁方應垣方應埜隨審外將燁等各問擬應得罪名贖罪完日寧家告實方燁送回吏部准令承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七

南和伯卷查前事先該吏部將方燁應否襲爵緣由備行南京右軍都督府查勘該本府掌府事永康侯徐喬松查審得方燁實係方炳親叔方禾與嫡妻張氏所生長男係周氏收洗及叔祖母朱氏在傍知見並不保疎遠旁枝及乞養異姓尼僧奸生之子方炳方應奇相繼故絕應該方燁承襲及查方燁事犯止因方炳存日每年分給方燁銀米被妹夫徐必邁霸占訐告遇 赦亦無違礙重情備咨右軍都督府續准本府將取到宗圖供給粘連送至驗封司隆慶五年該徐氏復奏前事蒙行本府覆查該本府掌府事

定國公徐文璧左右僉書新建伯王正億豐潤伯曹文炳再四詳查回稱承襲南和伯爵方燁爲近方應垣次之方燁果無違礙應准承襲等因又准通政司送據徐氏方燁通狀告同前事通行案呈本部蒙看得世爵承襲先須由嫡以及庶然後由親以逮疎今南和伯方壽祥之孫方炳故絕則壽祥之孫方燁應襲前爵固非方燁係壽祥之孫者所得而計爭也方炳之母徐氏奏方燁曾犯罪過既已查明遇宥無容別議又奏方燁之父方禾乃壽祥之妻何氏所生以其曾爲尼僧不應承襲事經年遠累查未已臣等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八

爲議襲壽祥之伯爵者不當查方燁之父是否尼僧所出但當查何氏之子是否壽祥所生使方禾非壽祥之子則方燁雖不係尼僧傳生亦難准襲使方禾果壽祥之子則方燁雖係尼僧傳生亦不復論再照世爵承襲自有一定倫序近來奸頑不畏法度紛紛爭計不特一燁燁輩已也若不議處何以示懲合候命下本部將徐氏先後所奏一千人卷通行咨送法司查審應襲者准令承繼前爵妄奏者究擬應得罪名庶法紀明肅而人心亦知警畏矣等因具題奉聖旨是欽此欽遵抄部送司將方燁等問擬前罪

具本送大理寺審允奏奉 聖旨俱依擬欽此欽遵允報到司除將方燁方祿各發落外所據方燁應該承繼伯爵合連原卷一併咨回等因備咨到部送司案查前事先該徐氏方燁等節次奏告累行查勘纏擾未結既經題奉 欽依咨送法司查究去後今准前因檢照諸司職掌內開凡授封官身死須以嫡長男承襲如嫡長男事故則嫡長孫承襲如無嫡長子孫以嫡次子孫承襲如無嫡次子孫方計庶長子孫承襲及查得見行事例公侯伯子孫承襲俱行該府保勘無礙方與奏 請定奪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九

故南和伯方炳的親堂弟方燁先該南京右軍都督府保勘宗圖供結前來後以爭襲叅送刑部問明應該承繼伯爵隨經本部審驗 詰劾軍功與供結相同似應題 請但襲爵重事係干 恩命臣等未敢擅便伏乞 聖裁等因隆慶六年正月二十四日題二十六日奉 聖旨方燁准襲祖爵

題行查建平伯孫高添爵疏

驗封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前軍都督府已故建平伯高竈應襲孫男高添爵奏臣始祖高士文初佐 太祖高皇帝開國創建立大功繼事

成祖文皇帝靖難爭鋒掃平天下進封伯爵世世承襲至臣伯祖高震嘉靖十年病故無嗣臣父高道興的係親枝輪該襲爵本部准行本省陝西撫按查明於十九年起送到部本部本府俱各保結承襲間因病身故臣係嫡長親男本部行文取臣承襲本省撫按又行查明結送到部府部保奏明白於嘉靖三十七年九月內已蒙爲奏襲矣止因臣家貧被嚴世蕃需索不遂囑逼該司題稱合無將高添爵量授外衛指揮一職當時內外諸臣無不爲臣嗟嘆者特以世蕃可畏莫爲申辯後來者遂拘成案而使臣含冤抱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十

屈至今也今幸聖明在上稷契盈朝臣豈敢忍負皇祖封拜之恩淚先臣犬馬之勞而不爲我皇上伸辯之乎臣據題稱之言以臣始祖歿於矢石追贈伯爵似與生前封拜者不同傳襲四世亦足以酬其勞矣臣竊惟臣祖自洪武初年從軍渡江征進累有血戰大功至永樂初年復隨奉天征討又累有血戰大功不可悉數由小旗歷陞前軍都督府都督僉事掌管府事永樂三年命統大軍征交趾六年平定回還復取李關野縣鏖戰陣亡當年四月初二日我成祖論平交趾大功進封奉天翊衛

宜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建平伯 賜給 誥

券是臣始祖之爵原論生前之功非以陣亡之故昭

然甚明且我成祖見臣始祖開國靖難奮身忠勇

超異諸臣特又頒鐵榜載曰朕比經戰場思昔艱

危心膽震悼毛髮竦立朕之子孫享有萬年之安爾

之子孫亦同享萬年之慶聖訓諄切如此豈可廢

以爲歿後追贈而與生前封拜不同乎况開國靖難

功臣世爵載在國典與國同休原無四世足以

酬勞之說也又稱臣宗圖在部者功臣底簿開造高

士文止三子原無高二一枝陝西開送宗圖却稱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十

士文四子高添爵高二之後宗派次明臣請推宗派

相傳之由而後及改換之故臣始祖士文生四子長

高福次高成三高二名英四高四名茂福以長子襲

爵高成隨住京師高二高茂原籍守墳福生二子長

高遠次高進福故高遠襲爵遠故無嗣遠弟高進襲

爵進故無嗣輪該二枝高成下嫡孫高震襲爵震故

無嗣輪該三枝高二下嫡孫襲爵臣父高道興的係

嫡長子孫輪該承襲無疑先是臣伯祖高震有義子

李繼宗於嘉靖九年因震久病在牀改名高繼宗暗

易宗圖震故冒行奏襲臣伯祖母夫人朱氏奏行吏

部將繼宗同父高道興叅送三法司會問將李繼宗斷罪歸宗准臣父高道興承襲結明病故本部取道與長子是臣承襲外有本省巡撫都御史鮑象賢殷學巡按御史姚一元鄭本立布政使賈應春等二次結保文卷可據內有掌府事英國公張溶管府事懷寧侯孫秉元官吏印結可據又本部於嘉靖三十四年六月內三十六年十二月內勘據無礙奏明文案可據臣前赴吏部驗封司查對底簿內開高霍生一子高繼宗此正係李繼宗耳計改換者使底簿可據則法司等衙門緣何將繼宗會斷歸宗准臣父道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承襲是宗派未嘗不明也又稱臣祖爵停襲二十餘年今突然請襲縱使宗派是實亦爲親盡服窮合無將高添爵量授外衛指揮一職夫臣祖高霍病故卽遭李繼宗冒襲之害臣父承襲查勘往返奔走萬里耽延歲月臣父病故起臣到京照例行查又致耽延是雖停襲二十餘年而人文俱已到部原非有違礙而停久也且吏部職掌載功臣襲爵事例並無降襲之說若謂親盡服窮可降自開國至今二百餘年大小武臣親皆盡矣服皆窮矣凡公侯伯皆當降爲外衛指揮而指揮等官又當革爲庶人矣 皇祖山

河帶礪之盟有此制乎臣言及於此萬罪萬苦矣近查得豐潤伯曹松嘉靖六年奏乞襲爵吏部題稱不係開國靖難之功受封自天順元年承襲三輩似亦足酬要將曹松減襲奉 世宗皇帝聖旨曹松准襲伯爵又查得伏羌伯在京子孫故絕吏部題請仍取原籍嫡次子孫毛桓承襲臣祖高士文開國靖難之功非曹松之祖可比而臣係臣祖嫡次子孫正與毛桓相同伏望 皇上體 祖宗優卹功臣至意開日月照察覆蔭至明 勅下吏部從公查驗如果臣祖功績是實臣宗派委明別無違礙比照曹松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桓等事例准襲伯爵庶先臣犬馬之勞不致無辜而寃泯我 皇祖券榜之誓垂之億萬載而愈光矣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案查嘉靖十年十一月該前軍都督府帶俸已故建平伯高霍先稱嫡男後查明乞養男高繼宗奏爲乞恩襲爵以圖補報事內稱高霍於本年七月病故乞要承襲祖爵該本部覆題奉 欽依備行前軍都督府查勘十一年三月高霍繼妻命婦朱氏奏爲異姓奸謀朦朧詐冒襲爵乞 恩辨明等事內稱伊夫前妻鮑氏無出弘治十七年八月十五日乞養李昂幼

子李繼宗卽高繼宗爲嗣夫臨終遺言行書取原籍陝西西安府咸陽縣的親枝派姪男高道典前來承襲不期李繼宗要行詐冒襲爵妄奏行勘乞要將李繼宗斷令歸宗取姪男高道典承襲前爵等因併行該府從公查勘回報以憑議奏定奪隨准前軍都督府管府事靖遠伯王瑾咨開奏內有名人證各執異詞俱不歸一難以保勘本部題准咨行法司勘問定執何人應該承襲高霽伯爵十二年七月准刑部咨及管府事靖遠伯王瑾等結送高繼宗前來該本部看得跡有可疑題奉 欽依行三法司會同錦衣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并該府官員從公再行查勘明白取具歸一供結具奏 定奪隨該法司等官勘問得李繼宗的係異子問發歸宗高道典回籍聽查十六年二月高霽奏陳氏奏稱伊夫病故絕嗣乞要行原籍查取嫡派宗枝承襲前爵等因備行陝西布政司轉行該府縣查勘已故建平伯高霽原籍有無嫡派宗枝卽今見該何人應襲定報一人取具歸一親供宗圖并經該官吏人等不扶結狀粘繳施行十九年四月據陝西布政司咨呈行據西安府申繳查勘過高霽姪男高道典倫序相應並無爭襲等項違礙情弊并具歸一供圖

官吏里鄰收生人等不扶甘結連人起送到部本部看得陝西去北京路途遙遠如有別項情節何以備知必須再行保勘明實方可題 請就經咨行都察

院轉行巡按衙門會委布按兩司廉明官二員從公體勘去後二十年正月高霽弟婦張氏奏稱高道典在籍病故遺嫡長親男高添爵年方七歲乞要復行陝西布政司查照原行勘合事理保勘高添爵起送承襲祖爵等因復行陝西布政司查勘二十九年八月又該張氏奏稱乞將高添爵催勘承襲本部看得久不查報復催行陝西撫按衙門作速會委查勘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十年六月據陝西布政司咨呈行准守巡關內道咨陳據西安府申行據咸陽縣查得高添爵係高士文五代嫡孫男係高道典嫡長親男例應承襲前職並無爭奪之人取具府縣官吏里鄰收生知見人等不扶結狀及本舍親供世系宗圖轉繳到司尤恐不的又經駁行守巡該道會同行委西安府掌印正官親提高添爵戶首里老鄰佑收生知見人等查審相同呈蒙巡撫陝西都御史鮑象賢批既經查勘明白仰司具結起送繳蒙此隨據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姚一元批高添爵既經查勘無礙布政司卽具由結送吏

部施行繳蒙此合就起送爲此今將前項緣由繳到親供世系宗圖結狀理合粘連咨呈到部看得建平伯爵原不係開國及靖難功勳子孫承襲已逾四世今其嫡派在京師者既已故絕而在原籍者世系又已疎遠高添爵縱係高道典嫡男其於立功之人不無親盡服絕若擬承襲未免輕濫有礙名器咨行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再查高添爵既稱高士文五世嫡孫緣何伊父祖數輩不行隨住京師卽今原籍有無高士文遺留事跡可據查與軍職年遠不許承襲事例是否相同勘議停當去後三十三年五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去

張氏奏爲懇乞 天恩查明嫡派照例題履承襲等因又經咨行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查照先令事理作速從公勘議臣計四年十一月張氏又奏爲懇乞 天恩垂憐貧苦淹滯承襲祖爵事本部又催行陝西撫按衙門作速定委在省公正官員勒限勘取的確根因免致奏入潰擾三十六年十二月准都察院咨據巡按陝西監察御史鄭本立呈據陝西布政司經歷司呈蒙付准守巡關內道咨牒呈據西安府申據咸陽縣申准本縣知縣潘應科關稱會同典平縣知縣朱文弔取高添爵始末文卷到官審據里

鄰戶首人高道等供稱高添爵祖高懷德洪武以前流移直隸廬州府梁縣與該縣寧家招婿生高士文洪武三年替母舅寧仲殷頂軍隨從 太祖高皇帝征討獲功歷陞都督僉事嫡生長子高福二子高成三子高三子高茂兄弟四人永樂三年三月初四日高士文奏 准復姓永樂四年 成祖文皇帝命征交趾有功回至李闡野縣攻打山寨戰亡本年四月內奉 聖旨特贈戰亡高士文封奉天朔衛宣力武臣 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前軍都督府建平伯着長男高福襲爵給與 誥券食祿一千三百石子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去

世世承襲高士文因前陣亡屍體不全高福等兄弟四人扶柩歸葬咸陽祖塋之前墓坵并本縣先年所載誌書照證比時議令高三高茂在籍看守墳塋高福襲爵與高成隨住京師永樂七年高福病故長男高遠襲故止生一子高震風疾故絕高遠親弟高進襲故絕高福親弟高成嫡孫高震襲爵正德十一年差往蘭州 肅府封王經過咸陽叙問宗枝高三的生長子高友才生嫡長男高宗義生嫡長男高道典本爵隨令設牲親到墳內拜祭人所共知及將 肅王贈賀輅文一幅止有寶篆亦付高宗義父子節輩

收存嘉靖十年七月內高霽故絕伊親弟高霽未襲亦故本爵遺下先未故妾陳氏遵霽遺言於嘉靖十六年奏行吏部勘合行移司府轉行本縣查取高道興係高霽嫡派親枝係高士文嫡次孫倫序相應承襲已經屢次查明具結起送又蒙駁查問高道興病故遺嫡生長男高添爵應合承襲奏行吏部又行查勘因重複委官會勘駁究及因高添爵幼小以此供報前後不同遂將里鄰戶首高景陽等問擬不應罪名呈詳發落委無違礙等因據此職等惟恐不的再三查審詢問前情無異應合承襲及驗高添爵收捧

孫承襲已逾四世今其嫡派在京師者既已故絕而在原籍者世系又已疎遠高添爵縱係高道興嫡男其於立功之人不無親盡服絕若擬承襲未免輕濫有襲名器今看得高士文若非開國靖難功勳則子孫世遠例當降絕既於 誥券開國靖難悉稱有功則士文子孫與國同休實我 祖宗山河帶礪之誓所以報功奉祀服有盡而恩無窮也又云再查高添爵既係高士文五世嫡孫緣何離伊祖數世不行隨住京師今查高三係士文三子父公扶視歸葬咸陽遂看守墳塋未往京師彼此分業各不相背又云即

委職等查勘集衆會審人多稱信事亦不誣通照高道與高添爵既經各官屢勘無礙起送到部近因部駁太嚴遂加究問耽延日久予奪未定今復行委會審查勘明實查照先年前案取具圖結起送惟復別有定奪等因情關申府轉申到道各咨牒呈到司并取具府縣勘官里鄰戶首收生人等重甘結狀呈報到職理合備由呈乞轉咨吏部查照等因到院情咨到部及准巡撫陝西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殷學咨同前事本部查得見行事例公侯伯子孫承襲俱行該府保勘無礙方與奏請 定奪題奉 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依備行前軍都督府委官查勘隨准該府照會准本府管府事懷寧侯孫秉元咨稱行拘舍人高添爵在京以故建平伯高震故弟高靈長女高氏并親族李文忠高添祿等到爵從公審勘得高添爵委係立功贈建平伯高士文五代嫡次子孫並非乞異之子亦無爭襲之人別無違礙應該承襲祖爵取到本舍親供宗圖具結粘連及原封 誥家連人開繳送司查得圖開高士文生子四人長子高福次子高成三子高三子與本舍開報不同呈部行府轉行高添爵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五

三

籍官司司弔查宗枝圖譜該府行據咸陽縣申稱復拘親族知因人高道成高景學等結稱高添爵始祖高士文歸葬本縣所生四子長子高福與次子高成同住京師三子高英即高三與四子高茂同留本縣看守墳墓長子高福子高遠高進襲爵故絕高成孫高震襲爵因無嗣先年乞養李昂幼子李繼宗改名高繼宗見得祖高士文四子內高福高成高茂子孫俱故絕止有三子祖高三子孫數多遠在咸陽要得許冒承襲預謀國子監食糧讀書奏行吏部勘合底簿止將故絕三枝祖高福高成高茂開報將祖高英即高三一枝隱匿先埋根以圖辦人爭競今將本家舊傳家譜一冊呈送施行等因結由到縣據此惟恐不的再三查實審相同爲照承襲伯爵一節已經節次屢奉司府查勘明白具結將高士文五代嫡孫高添爵給文起送赴部承襲今蒙行查委係高士文三子高英即高三嫡派親枝子孫應該承襲伯爵等因具結并家譜申繳到府情照到部該本部看得已故建平伯高震始祖高士文生前止因征進歷有勲勞後緣陣亡追封伯爵今已承襲四世似亦足以償其勞其在京嫡派子孫已稱故絕以致各該奏乞查取

原籍同宗之人起送承襲看係族屬疎遠圖次欠明節該本部駁行原籍官司查勘今據該府保送前來但襲爵重事難以輕議題奉 欽依會同該府兵部及吏兵二科等衙門查議間隨該高添爵奏為懇乞天恩鑒察經府撫按司道府縣勘結五次無礙特賜承爵以圖補報事本部會同前軍都督府等衙門掌府事太子太保英國公等官張溶等查議得封爵以報希世之功世襲以懋賞延之典使其功在社稷與 國同休嫡子嫡孫相繼承襲又何容議看得已故建平伯高靈始祖高士文生前隨征克捷以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疑似况停襲已經二十餘年今高添爵即高英之後請襲縱使宗派是實亦為親盡服窮合無憫念高士文之功不欲盡泯候 命下之日備咨都察院轉行巡按陝西監察御史親詣高添爵祖居地方嚴加審勘果與士文同族是實徑自具奏 定奪將高添爵量授外衛指揮一職以存高氏宗祀庶昭我 皇上曠蕩之恩而於報功之典繼絕之義兩不廢矣等因題奉 世宗皇帝聖旨是欽此欽遵備行查勘去後續於三十九年十一月內准都察院咨據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李秋呈據陝西布政司經歷司呈奉本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震又故絕高成隨京居住生高達高遠長子高靈
次房親枝襲高進伯爵又故絕次子高靈未襲亦又
故絕高英係高福高成親弟比高士文陣亡之時高
英扶視歸葬因與弟高茂就居原籍看守高士文墳
墓高茂故絕高英生高友才高友才生高宗義高宗
義生高道與嘉靖四年高靈封 肅府過家相認祭
掃見今在京二枝故絕所有高添爵的係高道與親
生長男應該承襲高靈伯爵等情在官隨弔節年奏
行勘合駁查文卷逐一查審參詳看得襲封事體重
大覈勘不厭詳復若高添爵是否高道典之子若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難查但高道典是否高士文之孫必須有據高英既
是高士文所生自宜隨同高福高成在京居住何獨
甘心原籍世守寒素及高靈乏嗣伯爵匪輕其應承
襲者人皆知之自宜雖野在側縱高靈慳恤不捨而
高道典肯不自往中據且任彼義男高繼宗有冒襲
之舉查奏本原未坐名却稱原籍尚有二戶即據高
景韶執稱止此高添爵一戶保是親枝餘二戶俱皆
疎遠傍枝又似互相矛盾及追勘原賜 誥券并家
譜軸文執稱高天爵齋赴京師無憑查考再據高士
文以陣亡得伯高福以長襲封自宜有祭葬塋碑各

色 恩典如何寥寥止一荒塚真之道傍衰草隨查
誌書止載姓名實行於武烈傳而更不見於陵墓傳
此固其相傳之訛或高氏遠祖故塚亦不可知若高
靈以差便延識族姓展禮塋園迺其常事此亦未足
爲的證也看得高士文歷陣懋功致身死事我 祖
宗錫之伯爵期以帶礪不朽使其宗枝明白的係有
功子孫雖其百世草野自當承蔭以綿功臣宗祀以
明 國家恩典一或失真係干匪細所據高添爵告
襲伯爵一節既無高士文遺留事跡可據又無高靈
生前遺言可憑先後勒官止以一二鄰佑戶首地方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人等在口之詞模稜臆揣該本道會審前項人等依
違應對畧似扶同究詰根因絕無指證要知是否親
枝委屬未明事體重大擅難保襲竊意此中草野世
遠無徵原官所在或有遺事且高福等既列職勲位
必有世家譜系况襲爵四世必有貼黃宗派在燕山
墳墓必有昭穆代次原奏本命婦必有的據緣由又
况原賜 誥券俱在京師若就近相參查考真實自
明等情緣由到職接管卷查先奉都察院勘合劄付
准吏部咨前事移咨備劄前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崔
棟轉行該司委官查勘未報及又該職復催去後今

據前因爲照高士文立功贈伯委屬年遠至于高霽故絕停襲斯亦不近所以宗枝不明竟難稽察今據該司呈稱已該叅政等官陳其學等親詣高添爵祖居處所勘無遺留事跡根因指證會審鄰佑戶首人等似有依違應對扶同等情蓋謂原籍草野世遠無徵事涉可疑難以憑信乞要就近參考原官所在遺事與夫接輩襲爵世家譜系貼黃宗派等項併審在京奏本命婦可得真實一節不爲無見所據前項襲爵事體委難遙度卽今應否承授事在彼中本職有礙具 奏等因到院備咨到部看得高霽故絕停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主

年遠其高添爵宗枝不明亦無遺留事跡根因指證既經彼處巡按查勘世遠無徵事涉可疑難以憑信有礙施行立案在卷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開國靖難人臣之大勲典滅繼絕 朝廷之重典高士文在 國初時累立戰功既承封拜其子孫傳之數世曾無罪犯未奉革除祇緣正嗣之無人遂致僞宗之冒認李繼宗既今勘明爲詐則高道典例得以次相承緣查高霽故後京師之派已絕原籍咸陽去京既遠道與勘報未結又已中亡今添爵廼高道典之子稱是士文第三子高英之後節行奏勘矛盾不

一在巡撫殷學等則以爲勘明無礙應該承襲在巡按李秋等則以爲世遠無徵難以憑信蓋因累年勘報紛紜以致本部去取靡據至於原擬量授指揮尤爲無謂夫使高添爵果非高士文之後則本係無干卽指揮不得有也而况於襲爵使高添爵果是高士文之後則本無他故自當襲爵矣而因何降爲指揮所以在今日者不當議其爵止當覈其人今高添爵既復奏辯前來相應再勘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陝西撫按衙門查照節次勘議事理親詣高添爵祖居地方嚴加審勘高士文遺留事跡果否可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十一

主

其高英是否士文之子高添爵是否高英之後務在的確明白具奏如其爲真卽當承襲原爵無容別議如其爲假仍當併其指揮革去不得冒叨庶爵祿不至濫加事體皆得歸正等因隆慶六年四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 聖旨是

題南宮奏牘

予視篆南宮未久奏牘無多然一二有關處分者皆自屬草故特存之事理所在後或有稽云嘉靖丙寅夏四月二日中玄子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二目錄

南宮奏牘

題選補譯字生疏

叅四夷館教師顧禕等疏

議處大同分巡管提學事疏

釐正差遣以便遵守疏

挽頽習以崇聖治疏未上

釐士風明臣職以仰裨聖治疏未上

卷之二十三

議處唐王孫管理府事疏

高文襄公集

南宮奏牘

目錄

一

叅肅府長史等官疏

議處代府宗室疏

議處管理府事文移體式疏

議處楚等府宗室疏

議處瑞昌王府宗室疏

議處宜川王府宗室疏

議處西鄂王府宗室管理府事疏

查處慶成王府宗室咨

覆河南巡撫咨

覆山西巡撫咨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二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訂校
馬之駿

奏牘一

題選補譯字生疏

題爲久缺譯字生懇乞照例題 請選收作養以備
任使事儀制清吏司案呈該內閣題據提督四夷館
太常寺少卿丘岳呈據鞆靼等館教師署正等官顧
禕等屢次呈稱各館缺人習譯乞要選取世業子弟
作養等因奉 聖旨是禮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一

部送司案呈到部臣等看得譯字生自嘉靖十六年
考收之後迄今垂三十年中多事故更遷所存者僅
餘一二世業無傳番譯本當選收以備作養今該內
閣題乞照例選收 勅本部詳議委應議處臣等謹
擬議條件開具上 請伏乞 聖明裁定發下臣等
於本部公同會考公別去取通將各卷 進呈恭候
聖裁緣係久缺譯字生懇乞照例題 請選收作養
以備任使及奉 欽依是禮部知道事理未敢擅便
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二

一選世業查得正德三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七名嘉
靖十六年選取譯字生一百二十名皆不問世家不
論本業止泛考漢文數字待收館之後方習番文考
非所用用非所考譬之責工於商難便成發今該內
閣具奏專取各館世業子弟資稟年歲相應者考選
送院作養其議甚當相應申請合候 命下本部行
移翰林院轉行四夷館即將各官名下世業子弟資
稟清秀者開送本部考以番文收管習學伏乞 聖
裁○一定年限議得世業子弟雖即試以番文然未
經作養難便責其全曉但取其稍通門路易於習學
而已若不限年則有年既長而止通數字者收之豈
能有遜若皆限年則有年雖長而業已成熟者棄之
豈不可惜合令各生先自報已通未通二項其未通
者限年二十五歲以下審驗得實方准收考以分數
多者取中其已通者不限年收考必全曉而後取仍
於本卷首行明書已通未通以便分別庶年富者可
望其進而業成者可得其用伏乞 聖裁○一嚴保
勘照得世業子弟必用本館教師保送然有等貨緣
之徒冒認宗族假托姓名買囑教師朦朧保送深爲
可惡今該內閣奏令各館教師結送世業子弟赴考

如朦朧冒選者日後事發即行黜退并將原保教師
叅問相應依擬申請合候 命下行令各館教師各
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曾任而物故退閒者的親世業
子弟取具重甘執結親赴本部投遞間有本館教師
故絕而子弟獨存者許隣館保之臣等嚴加審覈果
無詐冒方准收考仍於考試之日許各生面訴如有
前弊即將本生并保送者一併送問脫或一時倖免
日後被人告發或查訪得出不論入館年月久近仍
行問革爲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伏乞 聖裁○一
絕干請查得先年考選不公大招商議皆因富商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三

族憑恃錢神或鑽刺部官自通貨賄或買囑勢要轉
爲請求以致有嫌可避年久不敢舉行然 國法有
在若果以公奉法何有於嫌合候 命下臣等先行
禁約敢有鑽求窺伺及轉爲干請係官員者容臣等
指名叅奏治以重罪不係官員者即於本部門首枷
號一箇月滿日送法司問罪伏乞 聖裁○一嚴考
試查得先年試法甚疎致通關節且止考以七言絕
句詩一首既係成語則或有預擬而暗合者合於考
試之日嚴加搜檢封鎖防範前後不得相通其試字
不用舊句臨時雜出漢文三十字令譯番文仍設彌

封官一頁卷完時先行彌封然後送看預行各館教
師先將番文底本送部以憑驗對其考試之日俱於
部中別所對鎖待取定進呈之時放出令其叅驗庶
免差訛伏乞 聖裁○一分館業查得九館所習番
文各異而註以漢字亦互相有無若一體考譯則有
無其字者將何以應合於考試之日公同於九館番
文底本內揭出一段令其譯寫又各館事務繁簡不
同亦難一槩均取合於事繁者多取數名事簡者少
取數名如有一館無人習學者則於別館當取有餘
之數補之令入館之後改習其業仍於考卷首行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四

寫某館譯字以便稽查伏乞 聖裁○一慎考校查
得舊例考選入館之後提督官四季考試欠精者責
打二十習學三年會同六部都察院堂上官翰林院
掌印官於午門內會考每差御史二員監試其中試
者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與冠帶仍
月給米一石又至三年會考中優等者授以序班職
事其初試不中者有再試三試之例及查嘉靖元等
年屢經本部題 准各館官生中有愚頑不學屢考
無成者若容再試終於無用今後習學三年不中者
徑斥爲民六年冠帶不中者給與冠帶榮身九年授

職不中者即以應得原職俱各回籍閑住今該收考相應通查議請合候 命下除將前項考選送館之後仍行提督官照例季考懲戒其有怠惰愚昧終難策勵者不拘歲時徑 請罷革至于三六九年會考照例食糧冠帶授職其三年考不中者姑重加責治容再習學又三年不中者黜退爲民其食糧三年考不中者亦行黜退其冠帶三年考不中者令冠帶閑住毋或姑息坐糜廩祿伏乞 聖裁○一定收補查得收補譯字生自正德三年一行嘉靖十六年一行以至於今曠日久達人心絕望所以不習其業應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者鮮而他人反得營求今選收之後三年會考例有黜陟人漸減少而各館世業子弟藝隨齒長又自有俊秀者出似當量爲收補以便習學合無今後每六年一次收考每考止取二三十人則進身有期人既肯習其業取人不泛業自可精其能況數番方滿一百二十人之數得諸積累似與一日濫收者尤爲有間伏乞 聖裁○一查實歷查得在館各生有怠惰托避者率多告病給假及會考之期輒行告補甚非正體今後令無臨及三年會考須要查筭在館日期有無虛曠若無故曠三箇月之上已食糧者住支未

食糧者令補足日期方許送考其丁憂起復事出不幸者情若不同故往時亦嘗奏擾乞要搭在 廷試歲貢中同考皆已准行然據考課責實之意似亦未當今後俱合扣筭三十六箇月爲滿如未滿數者通不准考伏乞 聖裁○一禁差遣查得譯字官生一得進身即便營求差遣曠廢本業每有外夷朝貢之文及 朝廷 勅諭宣示諸番者令一辯譯則瞻目支吾莫可措手不免爲遠人所笑今後各館官生俱要安心習業較閱課倣毋得鑽刺謀差以取罪譴伏乞 聖裁○一補教師查得提督四夷館少卿丘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六

呈稱緬甸館師生俱已故絕誠爲闕典蓋先年缺入俱令各邊鎮巡官保舉起送充用又查得當時緬甸教師不識中國文字使人口傳漢字題目令其寫作番字先因本館教師不曾傳有本國字樣本館人負止將百夷字樣習學故考時欲要依本對看而無本可對以致難定等第封卷進 呈今據教師既缺相應取補合候 命下本部行令該鎮巡等官多方覓求通曉番漢字樣者充緬甸教師并求本國字蹟或就責令教師尋獲奏譯成書以便教授庶各館皆有全書不致如往時含糊考技漫無憑據伏乞 聖裁

叅四夷館教師顧禕等疏

題爲譯字官子弟考選不遂悖 旨請求造言亂政
乞 賜究治以正 國法事先該內閣題稱四夷館
缺人習譯乞要選收世業子弟作養等因該本部議
覆題奉 欽依將世業子弟顧彬等取各館教師顧
禕等重甘結狀嚴考分別等第封卷 進呈奉 聖
旨是這世業子弟你每既考取停當都着送館作養
欽此揭示二日間該臣赴 西內直所有一譯字官
直入臣寓內自稱教師顧禕跪告曰人家都有子弟
入選我是教師頭兒兩箇兒子都不得與望替一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七

臣聞不勝驚愕荅曰彌封考試安知誰何止憑譯寫
番字多寡爲去取今 成命已下誰敢那移禕猶不
去隨據儀制清吏司案呈有韃靼館世業子弟顧彬
揭帖開稱彬等伏覲禮部題 准內嚴保勘一款行
令各館教師各將本館見任各官及曾任而物故退
閑者的親世業子弟取具重甘結狀親赴本部投遞
臣等嚴加考覈果無詐冒方准收考仍於考試之日
許各生面許如有前弊即將本生同保送者一併送
問脫或一時倖免日後或被入首發或查訪得出不
論入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爲民原保教師一併連

坐欽此切今查得考中田東作等實係冒籍預先知
有門路用賄投拜教師門下私習番文查先年故絕
同姓者冒作子孫朦朧入選本部法度雖嚴一時難
辨考日復被司官看卷不諳番字取重楷書以致取
中冒籍十有三四世業彬等各館三十餘人久候四
年經考二次舊冊可查乞即將廢卷查對番書如有
七字差訛即甘欺誑重罪或再面考不通粉骨無怨
及開稱田東作田峻王子春胡良金林洲唐璋孫承
爵邵前烈李溥明周國仕李尚珍盛從智吳松楊堯
沈廷松王國新許鸞陶承寵吳崧丘登單文相單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八

輔俱係冒籍等因到司案呈到部臣等隨查保送文
案顧彬即顧禕之子所謂兒子不得與者乃其人也
臣等切思譯字生數十年不選皆因此輩巧於夤緣
善於訛謗而有嫌可避也今茲舉行臣等寔詳加諮
訪熟思審處方敢開列條件請自 聖裁臣素奉法
不移人無干者而考之時又且防範嚴密審對精實
曾不一毫假借是以 命下之日皆以爲至公無私
可洗數十年之弊臣亦自謂可以無議今夤緣之弊
既不得作徇私之謗復不能行乃顧禕則於 成命
已下直求一處顧彬則復指摘教師且謂部臣不諳

審文是使公道必不得行 國法必不得伸而惟已私之求遂也顧禕狂罔固不容掩其顧彬之造言尤爲可破方各館開送子弟到部時臣等隨取各保結當堂面審立各教師於側列各子弟於前論之曰若有詐冒之人是爭汝世家子弟之利可即舉出便當呈治逐出當時顧禕係教師之首顧彬係子弟之首同聲應曰俱是世業子弟並無一人詐冒臣等復論以連累利害皆云法度所在誰肯與人擔任此其言甚剴切固皆伊父子之言也何言猶在耳而顧彬遽有此揭况保勘之條臣等原題詐冒者許各生面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九

或被入告發不論入館年月久近仍行問革爲民原保教師一體連坐今據各生面許既云無弊則必待他人告發方可憑信何各生面許之時皆云並無詐冒及黜落之後方行校過私揭乎且既稱詐冒二十二人却又云彬等三十餘人舊冊可查豈是取中者即詐冒而不取者三十餘人即無一人詐冒乎此其理自不通顯出怨誣苟令其說得行則不止此一事變亂是非凡各衙門有所舉事皆將效尤所關良非細也及查顧禕係鞦韆館教師彼時保送世業子弟二十四名即顧偉當堂親過結狀今顧彬所揭他姑

勿論即如稱王子春冒譯字官王福承姪胡良金冒譯字官胡良佐弟林洲冒譯字官林密姪以上三名俱保顧偉保勘何其自相背戾不顧前後若是乎且昨當面審時衆官皆曰無弊及事後再問衆官皆言如前獨顧禕曰尚有說乃於今日有兩子都不得與之說則所謂尚有說者固此說歟則伊子昨日之揭其情可知禕不止請求可惡而伊子之舉實其主使其爲不遂怨望造言亂政尤宜首論也且揭帖開稱顧彬等而投遞時止是顧彬更無他人則其情之公私尤爲可見至謂考日司官不詣番字取重楷書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十

致取中冒籍十有三四夫考卷糊名止憑本業至于冒籍與否不在卷中辨驗何以不詣番文取重楷書其理尤爲不通且是日司官各以原本對看差者則註字傍臣等復親加校閱詳細豈得錯誤而彬則云乞將廢卷查對番書如有七字差訛即其欺誑是展轉而面欺也今廢卷見在正須查對纔見明白伏乞勅下翰林院另取各子弟廢卷及原送番文底本即令各館教師公同查對如果無差是臣等之不識番文也若果七字之上則不惟顧禕有悖 旨請求之罪而伊父子實均有造言亂政之罪乞將顧禕顧

彬俱送法司究問如律顧禕請 旨黜退顧彬比照
原題請託事例於本部門首枷號滿日解回原籍當
差以爲犯法者之戒如田東作等果有詐冒情弊日
後被人告發自有題奉 欽依另行遵照參究治罪
並將各保送官連坐等因奉 聖旨顧禕顧彬着法
司提了問欽此今又據子弟王守仁王應春于銅江
銳等開具揭帖當街投遞造言生事均屬違法相應
究治但不係官員不在題參之數合行併送法司案
呈到部看得本部選收譯字生先經題 准行令各
館教師保勘併許各生面訴如有詐冒等弊即將本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人并保送者併送問及鑽求請託係官員者容職
等指名參奏治以重罪不係官員者送法司問罪仍
於本部門首枷號一箇月遵奉審得教師顧禕等子
弟顧彬等俱稱送到各子弟皆係世業並無一人詐
冒隨已嚴加考試分別等第題奉 欽依送館作養
無容別議外不意顧禕故悖 明旨爲子請求顧彬
捏稱冒籍造言與謗方參奏間又據王守仁等不思
本業荒謬致被黜落却乃憑恃機詐陷害他人假捏
虛詞紛然投遞即其所揭田東作等原係各館教師
保送本部面審之時再四曉諭就令攻訐顧彬王守

仁等同聲應以無弊詞甚剴切何至考選不遂之後
始有詐冒之言況本部先有題 准事例果係詐冒
自有他人告發豈待顧彬王守仁等私爲揭害乎况
同事之時則云無弊失意之日則曰有欺前後背戾
其情可知蓋綠京師惡少刁詐成風一不遂意輒生
怨妬或陰行傳謗飛禍中傷或顯爲投帖肆然誣害
聽言者或不致詳則受謗者遂罹其毒惡俗莫此爲
甚前者屢經言官建議奉 旨禁革但未着實舉行
致使奸惡尚然肆行猖狂無忌若不痛加懲創誠恐
效尤愈衆莫可收拾各衙門凡有舉事輒起煩言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十二

亂政體所關豈小爲此合咨貴部併將揭帖三本粘
連前去煩爲查照題准事例一併施行

議處大同分巡管提學事疏

看得巡按直隸監察御史胡維新條陳明體統以崇
學政一節除宣府一鎮合令提學御史以時過關較
閱外爲照學校乃養士之本而提學官奉有專 勅
則考校實其常分緣大同遠處邊關之外乃數十年
通不歲考以致士心放逸士習敗壞行無忌憚傲視
有司甚或耽擱錢糧武斷鄉曲往往有之御史胡維
新目擊時弊是以有此論列然計山西一省境連朔

漠延袤廣遠出鴈門關以北殆三百里始抵大同邊
激孤懸虜騎出沒其地往年提學歲考至有課試未
畢而聞警竄匿生儒被其屠戮主司奔命不遑所以
頻年考校俱廢及大比之歲勢不容已姑至代州弔
考聊且完事夫代州地在腹裏使人間關跋涉數
百里之程而達來赴試中間烽警不時冒歷驚恐人
多無志應舉故生員有終身不見提學者揆之事體
豈其所宜今欲責令夏月虜退之時出關親試似亦
當然但虜勢散漫衆雖北徙不無遊騎往來脫或遇
之即使三五成羣已足傷殘士類履其地者兵衛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有不足豈得無虞况提學之于士子貴于造就有素
非以一考塞責若平日無薰陶之益徒以勢相督責
不得不考則勉強文飾終無樂育之心以此立教忍
亦無補故由今論之關內吊考則提學較便而禍且
駕于諸生出關按臨則士子得所而危乃屬之提學
此往彼來通屬未便查得嘉靖十六年巡撫都御史
史道議令分巡冀北道代管後因僉事張鎬急于考
試故有復提學管理之議然自三十四年黃季瑞題
改之後惟提學陳棐歲考一次而迄今且十餘年並
無接踵以至者事人情槩亦可見合無今後仍屬

分巡道帶管事頗相宜蓋分巡坐居一鎮勢屬親臨
條教易及有善固可獎進有過亦可懲戒即欲考試
亦惟隨時而舉初無烽警之慮况上有撫按體統相
維百凡關白易于節制計未有善于此者也合候

勅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行彼處撫按官將大同一府
所屬四州七縣十七衛所儒學俱聽分巡冀北道督
理一如提學事體便宜考試仍令有司及教官依期
月考季考毋得廢弛大比之年一體起送科舉山西
提學不必干預如分巡道怠惰不行考試者撫按官
指實叅究再照邊徼之郡重武輕文然據 國法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士之意何嘗獨薄邊郡况大同之士多稱美質未學
則振作人文亦係在上者鼓舞而已以後行令有司
及儒學教官有能教訓成材科第得人者許論功爲
擢如此則官知所奮而學政可修士有所宗而文風
可振等因奉 聖旨是

釐正差遣以便遵守疏

先該監察御史顏鯨論奏 冊封並致祭勲爵生事
害人乞要裁革止用文臣一節該本部題覆 冊封
親王正使仍用勲爵其副使並 冊封世子及 郡
王正使則用翰林坊局六科尚寶及卿寺五品以上

官副使則用行人中書及部寺屬官致祭 親王兼用本部屬官蓋議法之初恐差用不敷是以查照先朝差遣事例而多用官以爲簡也然部寺屬官各有本等職務實非閑散之流惟是應差之人果不敷用乃始借其一二不意此例一行而各衙門官動即謀差雖不係題 准差遣衙門亦行求討殊非借用本意恐習以成風將使有事官員本爲私計假托公差規避煩難曠廢職業而應差之人反見侵奪不得以自奉其職今 冊封在即相應釐正合無今後除冊封親王正使仍用勳爵外其副使及 世子 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五

王正使止用翰林坊局六科尚寶司官 郡王副使止用行人行人不足則以中書充之其各卿寺官及各部寺屬官不得差遣果係冊封數多不妨重併雖一人充三四使未爲不可至于致祭親王亦止用尚寶等官部屬不得混用庶職守有歸而諸司不敢生希冀之心事體簡便而使臣亦各盡靡盬之義恭候命下臣等欽遵施行等因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二十七日具題三月初二日奉 聖旨是

挽類習以崇 聖治疏 未上

臣竊聞之人曰方今時勢內則吏治之不修外則夷

狄之不靖以兵則不强而以財則不克此天下之患也而臣則以爲不然夫吏治不修非不可以飭也夷狄不靖非不可以攘也兵不强而財不克非不可以振且理也然所以爲之而寡效者乃由于積習之不善則大積習之不善者是固夫天下之患也何則彼者此之舉彼爲之而不禁則此得據之以爲辭前者後之因前行之而無疑則後即襲之以爲例及其耳日純熟上下相安則反以爲理所當然雖離說無以喻其意雖刑禁無以挽其靡有難於卒變者矣是以有虞之世雖三苗之負固姑且置之而惓惓然以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去

言令色譏說殄行爲憂成周之時法網疎濶矣而析言破律亂名改作者誅無赦自今觀之以虞周之極治區區譎幻之流果何足爲累者而必爲之深憂而過防誠以吾治已定天下旣已相安而乃或有是巧令譏殄者焉析破改亂者焉以出乎其間則可以鼓惑乎人而陰奪吾法其風一倡而流習將至于無窮也仲惟我 皇上文武聖神仁明英斷不惟近代之君所不能及即古帝王亦罕其儔而況天下一家固如磐石則又全盛之時也其於修內攘外足食足兵誠何難者而顧泰功若是之遲有不能如 聖心之

所期者此其故何也則以臣工之入弊流習於下非
惟不可以救患而患之所起實乃由之是故所爲而
無成也何則夫法者天下所共守而不容毫髮易者
也自通變之說興而轉移之計得欲有所爲則游意
於法之外而得倚法以爲奸欲有所避則匿情於法
之內而反借法以爲解愛之者罪雖大而強爲之辭
惡之者罪雖微而深探其意詎惟張湯輕重其心寔
有州犁高下之手是曰壞法之習其流一也名節者
士君子所以自立而不可一日壞者也自苞苴之效
彰而廉隅之道喪義之所在則陽用其名而陰違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七

猶將強獵其功苟無成也必且曲嫁其禍是曰爭妬
之習其流四也古者賞不踰時冀得速勸罰不踰時
冀得速懲是故人心快而事功興今也一日之事動
滯數年一人之事動經數手去無程限來不責遲苟
有微嫌遂成永避常使薰蕕同嗅功罪並塗漏網終
逃國有不伸之法覆盆自苦人懷不白之冤是曰推
委之習其流五也人之百體痾痛相關手之爲足亦
以爲手目之爲耳亦以爲目是故聯屬而成身今也
武則非文文則非武出諸科甲則羣嚮之甚至以罪
爲功非出諸科甲則羣抑之甚至以功爲罪常使多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八

實甚則名與實兼違之利之所在則陰用其實而陽
違其名甚則實與名兼用之進身者以賄爲禮鬻官
者以貨准才徒假卓茂順情之辭殊乖楊震畏知之
旨是曰贖貨之習其流二也平易可以近民公寬可
以得衆而乃曲求小節務在深文事有當然故抑滯
留難以爲得賦有定數必剝民多羨以爲能罪不原
其情而以深入爲公過不察其實而以多訐爲直是
曰刻薄之習其流三也同心始可爲謀協力斯能濟
務而乃各爲異同互相彼此事出於己雖甚不善而
必要其成事出於人雖甚善而每幸其敗如弗敗也

助者昂寡助者低昂者志驕每襲取而鮮實低者氣
沮多隳墮而恬汚是曰黨比之習其流六也作事實
乎謀始遠慮則無近憂而乃以因循爲心以鹵莽爲
計無事則不爲遠慮而聊徇故事圖僥倖於目前有
事則顛顛倉皇而不度可否徒撫拾以塞責名爲救
時而適增其擾名爲興利而益重其害是曰苟且之
習其流七也辭有要則政有恒議論多則成功少而
乃彼之所是此之所謂非也甲之所否一之所謂可
也事方立而忽奪其成謀未施而已洩其計蒼黃翻
覆叢雜紛紜談者各飭其私而聽者不勝其眩是曰

浮言之習其流入也錄茲八者士氣以之不振公論以之不明其習既成於下則良法美意必爲之闕焉於上如霰之遇巖雖爲惠甚溥而不得以澤於田如水之遇障雖激之使溢而不得以濟於渠若是而徒諉曰修攘強裕之無策豈不謬乎然尤有甚可憂者焉夫習之不善其弊已多習而積之弊將焉至今也恬熙久而巧僞滋巧僞久而趨向忒始既以人移俗既乃以俗移人轉相漸摩淪胥而靡以沿襲爲聖法以誣誑爲恒談父詔其子兄勉諸弟惟恐不能化而入也其染無迹其變無窮遂使天下之病尋之莫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九

其端而言之不得其故此則甚可憂者矣何則人之受病有形則可循方而理若乃膏肓之痼難以語人而起居之常猶若其舊則是積之甚久受之甚深此廬扁所以皇皇而夫人猶爲無恙者也是以善醫者有扶腸滌胃之方而善治者有剔蠱蠶奸之術是在聖明加之意而已夫舞文無赦所以一法守也貪婪無赦所以清汚俗也於是崇忠厚則刻薄者消獎公直則爭妬者息覈課程則推委者黜公用舍則黨比者除審功罪則苟且無所容核事實則浮言無所售譬諸人之一身榮衛自足苟亟除其大蠱而徐調

其元氣則不惟弱可使強而調之既久延長之道固在斯矣然臣又惟君出令者也臣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行之而善則庶事罔不興行之而不善則庶事罔不墮今日所以仰承 德意而遂其成者則又有在於當事之臣焉伏望 斷自 聖心勅下吏部都察院先行戒諭內外大小臣工使皆曉然知 聖意之所在於是部院之所考察黜陟科道之所薦劾稽查撫按之所舉刺懲勸皆以此意着實舉行務要誠意流通真德敷暢有能自立而脫去舊習者必賞必進其仍舊習者必罰必退使人皆回心嚮道而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十

敢有梗化者奸乎其間則八弊庶乎其可除矣八弊既除百事自舉以飭吏治則 德意所加如風斯行以懷夷狄則 天威所發如雷斯奮用兵則四海之民孰非兵用財則九州之產孰非財將惟所欲爲無不如意者矣而奏功之遲速又何足爲言哉若復仍前苟應故事只取辦於言語之間問戒諭則曰既戒諭矣問舉行則曰既舉行矣如此者雖日試百術亦徒飭觀聽而已文牒之支辭誠何益國家之休戚哉 臣位禮官轉移風俗是臣所司故念此至熟特敢一効其愚伏惟 聖明垂鑒施行天下幸甚

釐士風明臣職以仰裨 聖治疏 未上

臣等竊惟士風以簡靜為美臣職以勤慎為先然必克自簡靜而後可以致其勤慎非一事也今承平既久習尚繁文人臣不甚專心職守而好為趨謁酬酢多端往來煩數而莫可止遏且三讀已多務以百數一揖既足務相迴旋甚者動輒四拜而叩頭在無筭之數夫人臣相見雖堂屬不過兩拜此 令甲也惟朝參始行五拜三叩頭禮今乃以 朝參之禮用於交際而叩頭猶過之彼此恬安無少遜避此何禮也夫一日止此時刻一身止此精力乃有紛然之禮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以處泛然之交常使人風興而應奔走路衢盤旋堂戶勿劇未遑已及巳午於是始入衙門辦理公務苟了前件又復出應人事每見人無遺力日無暇時而公家之事曾無一二此豈惟士風不美而為臣之道無乃虧歟臣等職司風化理宜題 請禁約合候命下通行戒諭大小衙門官員務崇簡靜務勵勤慎晨起即入衙門不得輒行趨謁雖親識朋舊入孰無之酬酢往來亦安可廢然必公事既畢乃可及私其諸無謂泛交悉當謝絕至於相見之禮尤宜當則而止毋得仍前煩細違者聽職等及科道官指名參治

再照介競之禁屢奉 嚴旨然或公然不從或稍戢數日而止者以其無關黜陟而患未及身也仍乞勅下吏部都察院即以行於賢否進退之間凡務為多事者重則或即罷退或入考察輕則或左其官或若下考庶人心知畏靡習可回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二

三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三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奏牘

議處 唐王孫管理府事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該 唐敬王妃丁氏奏臣子唐王宙栾不幸于嘉靖四十三年十二月十九日薨逝臣子唐王宙栾繼妃夏氏無出止有妾媵魏氏於嘉靖四十年九月初八日生庶第一子已經奏報宗枝係臣子唐王宙栾庶長親男應襲父爵奈因年幼未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名封伏望 皇上勅下禮部將臣子宙栾庶第一子

賜給雙名比照趙世曾孫常清事例封爲唐世子聽繼父爵以服衆宗待襲封之期另行具奏見今官眷家事無所統束伏乞 聖恩賜 勅一道令臣撫育幼孫統束家事庶臣幼孫得以保護而官眷亦有所依矣又該 唐敬王妃丁氏奏臣子唐王宙栾不幸薨逝本王雖有一子年幼節年凡遇應行慶賀表文迎接 勅詔及本府祭祀社稷山川各宗室奏請名封婚喪等件應 請命本府郡王一人代行臣看得本府承休王宇淵年逾五十德邁諸王素

爲衆所推服伏望 皇上篤念親親 勅下該部議

題 賜勅一道以便本王代行前項禮節鈐束宗儀

撫育臣孫以保無虞等因俱奉 聖旨禮部知道欽

此欽遵抄出到部送司查得弘治十二年十二月內

岷王庶長子彥汰奏父薨逝所有禮儀未敢擅便

該本部議得 進賀 表箋暫且停止奉 聖旨是

欽此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 親王嫡庶之

子五歲 請名十歲 請封及 王薨逝無嫡子者

許庶子承襲此 祖宗定制今 唐王宙栾薨逝既

無嫡嗣則庶子自應聽繼但年方五歲例得 請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而不得 請封所據改封 世子以服衆 宗一節

雖有 趙曾孫事例原非常典况在幼冲亦難攝國

合無俟其年歲已足另行奏 請及照 承休王宇

淵雖經 唐敬王妃丁氏保奏管理然托孤攝事嫌

隙易生就中關係非細似難據從其請况 唐王宙

栾庶第一子已合 請名之期一得 賜名其事自

定且暫停 表箋請 勅管事皆有事例可據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翰林院先將 唐王宙栾庶一子

賜給雙名該行封爵事宜俟年歲足日另奏其一

應慶 賀 表箋暫行停止其各府奏 請名封姑

令各自徑奏待 冊封唐王之後仍遵舊例施行所
有家事眷屬亦合照例請 勅令 唐敬王妃丁氏
同伊孫管理庶體統有歸而人心之趣向不二主本
有在而旁 宗之窺伺不萌等因嘉靖四十五年正
月二十七日具題三十日奉 聖旨是

叅 肅府長史等官疏

儀制清吏司案呈據陝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咨呈
據 肅府長史司呈據開化王府教授呈稱照得本
府先年授封鎮國將軍於嘉靖四十二年十二月初
九日欽奉 上命 遣官 冊封爲開化郡王切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三

本王庶第一子輔國將軍縉烜夫人顏氏庶第一女
晉昌郡君嫡第二子輔國將軍縉遠夫人王氏各乞
要 加封等因呈部送司查得嘉靖四十二年二月
內該 肅世孫紳堵奏稱叔祖鎮國將軍弼枳弼棟
係曾祖肅靖王之親子乞要比例 加封郡王該本
部題奉 聖旨既查有例准加封欽此又查得嘉靖
四十四年二月內該本部會議得 宗藩條例內一
欽追封親王議得 追封之典蓋以卑不可以臨尊
而父亦得因子貴故 聖王緣情制禮假以名號而
非實有其爵也身非實有其爵而子豈得實授其封

耶本部題奉 欽依悉照弘治年間例行以後 追

封親郡王者次嫡庶子止授本等官職不許奏請

加封永爲定例如違聽本部將輔導官員從重叅治

等因具題奉 聖旨這事既經多官會議都准行欽

此已經通行欽遵外及查 開化王弼枳係 肅世

子 追封肅靖王之子先封鎮國將軍其子縉烜縉

燧在弼枳未 加封之前已授輔國將軍妻顏氏王

氏俱輔國將軍夫人女授郡君各本等爵職今復奏

乞 加封顯是該府輔導官員不遵新例朦朧與

請係屬故違相應叅寃案呈到部看得 開化王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四

枳 會昌王弼棟俱係 追封親王之子與實封之

子不同本爵先年奏 加郡封已屬冒濫但在例前

請 准奉有 成命姑未議奪其縉烜等正合止授

本等官職之例止得授封輔國將軍今乃違例希求

非惟欲僥倖目前抑且爲他日朦朧冒襲之地實難

准從其長史教授等官既不能據例啓阻却又爲之

朦朧呈擾顯屬阿從委應叅寃案呈 肅府長史司

左長史賈璋右長史劉棐 開化王府署教授事典

膳邢鑑職居輔導志在依阿聽 宗室之希求肆爲

曲說蔑 朝廷之明例敢於故違事屬欺罔法應重

議處
代府宗室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三

卷之二十三

五

處宗室爲難而各宗生長邊陲性資強悍則所以處之之道爲尤難也今充熿等不持紅領白手支糧首倡邪謀敢於毆打知府群兇鼓煽輒爾圍繞府門事理誠爲可駭按之祖訓國法均屬有違既經親王巡撫叅奏前來相應從重叅究以警將來叅照輔國將軍充熿充鰲俊柵充燦廷拱派分國裔罔思祖訓之嚴位列宗藩不顧皇綱之重以已祿而先行質當旣非安分之爲無印結而白手强支誠爲兇橫之甚聚衆毆打郡守昏夜圍繞府門豈止背違寔同稱亂法當首論者也奉國將軍俊檟俊祿充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六

燦後襲充蘇俊橫充煥充黜俊繼充梯俊裸事屬竊奸心爲助雲扯郡守而至二門兇謀共濟聚群醜而至百十惡跡尤彰相應併究者也儀賓郝國庸棍徒馬秀等倚勢作威朋謀助惡强支祿米主唆之罪矣迭毆辱官府撥置之辜莫逆相應重遣以除羽翼長史孟鵬年教授田國用等職專輔導事失調停旣不能防閑於未事之先又不能舉陳于旣事之後贊襄奚在職守何存亦應提問以警曠官伏乞皇上特加乾斷將充熿等革去爵秩降爲庶人內充熿仍禁住閑宅以爲宗室暴橫首惡之戒其俊檟等量

南文襄公集

六

罰祿米以爲 宗室強梁黨惡者之懲其充燭及不
記名爵百十餘位合行該府長史司啓 王知會備
查充燭果否風疾因何隨衆至府有無造意主謀及
不記名各宗是否倡首漏網果否同惡相濟爲非查
訪的確名位輕則徑自戒飭重則叅奏處治施行仍
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將郝國
庸馬秀等嚴提到官追究實情從重問擬依律發遣
輔導等官孟鵬年等亦行提問以警其餘其充燭等
糾衆劫奪情由一併查明另行奏奪及照 韓代二
府皆處邊方皆稱蕃庶皆最貧窘皆多事端良由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七

黨衆多則易於爲兇饑寒迫切則難於從善若徒以
其貧窘之故而遂不問其爲兇固非 國法若徒治
其爲兇之罪而不顧其貧窘抑豈人情該科議欲分
封處補二事無非因事制宜補偏救弊之意除處補
祿糧咨戶部徑自議行外所據分封一節事體重大
且在彼中本難遙定今備行各該府按衙門詳加勘
議要見分封之舉其于事勢土俗民情便否何如果
便則有其幾位所當分出其幾處可以安插府第作
何處置錢糧何處湊辦于官于民或利或害斟酌較
量多寡輕重不得以小費遂廢萬世之利亦不得以

小便遂貽地方之害從長計處應行與否明白回奏
前來以憑題請 定奪再乞 天語叮嚀 代王宜
鈴束各宗俾安本分毋得揭借取利毋得群聚爲非
不時查戒務在平日加嚴無致滋蔓徒以一叅塞責
通乞 聖明裁定 勅下遵奉施行等因嘉靖四十
四年九月十七日具題二十一日奉 聖旨是郝國
庸等孟鵬年等着巡按御史提問具奏充燭等所犯
情罪一併查明奏請

議處管理府事文移體式疏

看得 隰川王府輔國將軍俊槐奏稱 郡王故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八

教授典膳起送改選印信 奏繳管理府事將軍出
給文移作何體式一節爲照各省 王之絕封者且
二十餘不止 隰川一府今俊槐所奏雖止言隰川
而各府事體此類亦多通合詳議一體施行方爲停
妥蓋條例議革冗員無非防其冒濫但各府保勘封
婚及造報文冊出入關支俱憑教授印信文移轉行
合該衙門今 王雖絕封而遺下 宗人尚多則行
移必不可廢若與 親王同城者教授雖革亦有長
史司典簿廳可以兼管固不至於廢事唯分封另城
者則有不同欲附 親王則府第相距遠或千里或

四五百里就中奔走期會實甚艱難而查勘保送又多抑勒非所以順人情也欲專委管理府事等爵主之則宗藩各爵與內外諸司原無文移往來所行體式亦難擅定臣等竊惟事體難一者不必盡襲成規條例未詳者不妨再加補議今查得另城絕王在湖廣有岷府之南渭在山西有晉府之陽曲代府之隰川定安合無將四府教授存留在任掌管各該文移則官守有人既不至於闕乏事理就緒亦不至於廢弛况同城之教授以冗員而革另城之教授以有事而存事理各當原不相妨恭候 命下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九

移湖廣山西布政司轉行各府具啓本爵除典膳及印俱照例送繳外其教授不必起送如已起送者本部咨行吏部補選前去教授印信亦不必繳凡奏請封名婚禮一應保勘文結每歲造報王牒文冊關支錢糧等項照舊施行其與親王同城而絕王者各該官印原當起送進繳所有勘結關支等項着長史司典簿廳出給文移兼理其事等因嘉靖四十五年五月二十七日具題二十九日奉 聖旨是

議處楚等府宗室疏

看得禮科都給事中辛自修等題靖江一府貧

宗窘迫致有搶奪劫掠及抗違屬託各弊皆是靖江王不能統攝乞要降勅令其勉飭群宗及叅稱楚府納級指揮王朋撥置楚王越境選娶繼室乞要暫停繼妃之封將冒籍應選營求保勘及王朋等違法事情查究各一節爲照宗藩支庶蕃多全在鈐束有素前此靖江王刻深貪縱殘虐宗黨以致人心驚貳激成怨憤公然抗拒當時撫按官前後論奏兩經戒飭王雖自此日漸悔悞而威望一損群宗亦且因以玩之嗣後奏報勘議未盡關白出入禁約不能箝制各房長既分黨抗立而驗生叅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十

權歸有司各宗遂不知有王矣然自今日事勢觀之靖江僻居遠地族屬已千餘人苟宗儀無統則事權不專約束不行則犯法愈衆即如奏請名封男女婚嫁一王既諉之不理遂使過時不舉爵號未沾怨曠且甚而祿糧之資累歲不給必致窮迫無賴驅而爲奸則亦非羣宗之利也事體關係誠爲不小查得三十九年本部曾因撫按奏來請勅勉諭嘉其改過行令敦睦各宗但人情久渙恩義未孚離心猶故非得嚴旨卒難收拾合再申飭請賜勅諭靖江王務要嚴加鈐束各宗如有抗違

不服及公門屬託劫掠強橫者指實參究其結交宗室撥置生事之人尤當重懲至于驗生出城等事有司未得一周知禁之亦在 本王務令各房長時加體察違者重則參究輕則徑自處治必使群宗歛戢守法不得放縱然後為不負 明旨但統攝族屬貴先正已必須端謹自守公廉無私凡一應名封婚禮等項應奏 請者即與奏 請應保勘者即與保勘其累年積下事情悉與清查研審的實即為轉奏庶事無停滯人皆心服不失 聖朝敦睦宗支之意及照 楚王繼選張氏本部先據各該衙門勘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七

無碍已經照例題封繼妃今該科參論前來必有的聞但事體關係重大法例孔嚴必須查勘明白乃可如例施行除將 冊封繼妃暫行停止外合候 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湖廣巡按御史即提指揮王朋并原保勘官吏人等及被選營求之人到官逐一研審要見張氏是否南京指揮張月山之女緣何違例冒選其保勘人等有無通同情弊問明之日遵照見行事例治罪其王朋肆惡無忌撥置害人苟媚親王置於有過尤當首論通將奏內事情究問來歷從重處治仍將問過緣由呈部查考庶法紀可明

而 宗藩可肅等因嘉靖四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具題二十八日奉 聖旨是靖江王着寫勅與他鈴束各宗王朋等巡按御史提問具奏欽此

議處瑞昌王府宗室疏

看得 欽差巡撫江西等處地方兼理軍務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相題參 瑞昌王府奉國將軍多煇等所配王氏等俱擅婚冒封其所生子女求託奉國將軍多煇等扶同保結亦各濫請封號及多煇私娶妾媵情由勘問明白乞要議處罰治一節除將重犯周隆等會審決配及輕罪省發外為照 宗室擅婚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七

屢有 明禁請乞封爵必嚴保勘今 瑞昌王府奉國將軍多煇擅婚王氏多煇擅婚熊氏既俱冒封淑人而所生子女乃復扶同濫請鎮國中尉及蕭林卿君封號黨比行私將謂得計不意自相攻訐以致敗露情罪顯然既經都御史周相題參前來法應參究參照奉國將軍多煇多煇叨居藩秩蔑視 憲章既違例以擅婚復違例以冒封欺罔已甚一濫 恩於其子一濫 恩於其女法紀何存况多煇私娶越奏致啓弊端多煇托人打幹兩相爭援彼此涉詞累死數命計其罪狀百譴焉逃奉國將軍多煇等素知擅

叅寃各節除將問過犯人程萬里等既經研審明

五拜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 聖旨是惟

燒等各罰住祿米一箇月胡鏈并廖用中等着巡按御史提了問欽此

議處西鄂王府宗室管理府事疏

看得 西鄂王府奉國將軍褒炯奏稱庶人典構已奉 明旨削除世封俱令各 郡府自行管束本府宗儀及奏 請一應名封等件乞要 賜勅照例本等奉國將軍官職奉祀管理府事 請給關防一節為照 萬安方城西鄂王府已經本部議照 弋陽等府事例奉有 欽依行令管理外今西鄂王府奉國將軍褒炯但據先年父祖俱以將軍管理府事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主

續奉各府自行管束宗儀之文遂欲 請勅及 賜關防以統一府事權然查 弋陽建安樂安俱是郡王管理其餘瑞昌宜春臨川鐘陵四府無 郡王者各以支屬遠近附于諸王分管即如冠帶 后城王原係 郡爵特以未經奉 旨准復不得比照郡王行事則在將軍等爵不得竊比 郡王明矣今西鄂王府郡王久絕雖其父祖節經管理然自典構削封之後既奉 欽依比照 弋陽等府事例則褒炯自合比於 瑞昌諸府分附 萬安方城而不得遽擬 弋陽三王行事又明矣所據請 勅管理

賜給關防似難准行合候 命下本部行移河南巡撫衙門轉行該府教授備查 玉牒文冊 西鄂與 萬安方城二府支屬遠近何府為便令其附管凡該府一應名封事件俱屬轉奏拜 表慶 賀等儀隨府行禮宗行人等悉令鈐束仍將查過支屬應附 郡王緣由咨部查考庶法守歸一而事體亦得安妥等因嘉靖四十五年 月 日具題奉 聖旨是

查處 慶成王府宗室咨

看得 慶成王先奏表禧年老無耻占人寡妻中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未

指摘之詞已極醜詆所謂高氏改作張氏二女一子例不應封歷歷有據本部已經行勘茲復奏稱張氏子女應得 請封何其前後情詞懸絕如此蓋 宗室私娶不良之婦奸收生育假捏母姓冒 請名封積弊已久所貴 王者鈐束宗儀令其循理守法庶無干紀之罪今 慶成王之奏表禧也惡之則不勝憤激而攻訐其私愛之則曲為掩護而代為 請乞即其任情遷就何以壓服人心且前此既云高氏改作張氏則姓雖有二其實一婦人也今謂高氏之女逐嫁而張氏之子女當封是高氏張氏又二人矣况

查朱四兒違例奏擾既經送回聽勘自合待其勘明之日具由奏報而本王朦朧冒請各該申文保結一切隱下先前併勘緣由就中豈無情弊為此合咨貴院煩為轉行山西巡按御史備查慶成王先後奏詞虛實及表禧庶二女三女併庶四男果否係張氏所生其張氏是否即係黥婦高氏有無假捏情由務要嚴加查勘的確如無違碍方與奏請前來以憑題覆仍備由申部查考施行

覆河南巡撫咨

看得巡撫河南都御史遲咨稱宗室傳生安洸

衛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主

等所給口糧已歷五十餘年要將安洸等一百二十二名口照舊食糧待其身終之日截止其餘未經請名者俱照節年明例施行一節為照花生傳生出自不良婦女姦收生育玷污天潢法當首禁往來屢經言官建議欲盡革奪今條例開稱以後不問已未請封盡行革去爵祿不許說立花生傳生例前例後之說朦朧奏擾無非正宗支以防冒濫之意今擬安洸等所食口糧本當查革但口糧非爵祿之比其仰給既久一旦刻絕似不聊生合無量從議處將安洸等見在一百二十二名口姑准食糧終其本

身待有故絕者即將糧冊除名不許朦朧支給其安洸等所生子孫并其餘未經請名者俱各聽其自為生計並不許造入玉牒及貢緣開報食糧文冊亦不許違例援引陳乞庶于事體為當而人情亦得安妥為此合行咨覆煩為查照施行

覆山西巡撫咨

看得巡撫山西都御史萬咨稱慎簡官僚等六事乞要再加酌議一節俱該本部逐款查議明白開立前件相應咨覆擬合就行為此合咨前去煩為查照施行

衛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六

計開

一慎簡官僚內開今後長史必須科甲出身方許陞除亦不許本省人充補紀善審理亦須以科貢正途充之其異途見任者巡按御史查送吏部照品改換間散職事前件行據晉府長史司呈稱除長史審理紀善內有本省充補者查明起送外其餘各所並無開載又稱各所倉庫候缺已未領憑官員應否起送乞明示等情申詳到司據此查得長史紀善審理三行不許本省人充補其異途見任者查送改授條例甚明今該司所呈奉祠工正良醫典儀典膳引禮

伴讀倉庫等官內有本省人充補并候缺已未領憑
官員恐非一槩起送應否存留相應呈請合無咨部
明示施行 前件例云長史須科甲出身及不許本
省人陞補以其主一府之事責任爲重又有嫌當避
故限其途且限其省也審理紀善必用正途者以其
或理一府之刑名或備書堂之講讀雖於地方無關
而責任稍重故不限其省只限其途若奉祠等官不
開載者以其閑散之官不限途亦不限省故不必言
也則不惟此輩所當照舊存留而審理紀善不用本
省之人亦非原例合行咨覆○一停給工價內開

南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九

王府宗儀例給房價冠服等項部議以後合依 弋
陽武岡等王所奏 郡王將軍中尉郡縣主君房屋
冠服墳價俱一槩免給前件查得前項 宗儀房屋
冠服墳價有例前已解到司未給者有例前派行未
徵者有例前受封奉到勘合未派者今若槩與例後
宗儀一併停止恐郡宗得以藉口况條例內開以
後免給則例之先後應給應停本司未敢擅便相應
呈請合無咨部明示施行 前件看得 郡王將軍
中尉郡縣主君房屋冠服墳價或給或停俱由 聖
裁若非奉有 成命焉敢預爲停止况條例內明開

以後免給則未奉親例之前有未給未徵者相應照
舊徵給合行咨覆○一議處改折內開 藩封之祿
郡王及鎮輔奉國將軍俱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
輔奉國中尉俱四分本色六分折鈔郡縣主君并儀
賓祿米二分本色八分折鈔其本折輕重之數各從
彼中舊例支給爲定例前件查得 郡王并鎮輔奉
國將軍俱三分本色七分折鈔鎮輔奉國中尉俱四
分本色六分折鈔郡縣主君并儀賓祿米二分本色
八分折鈔以嘉靖四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禮部照會
到司之日爲始今本司查得全省宗儀拖欠祿糧季

南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分不等或將例前祿糧照舊關支例後者減之又查
得已故 宗室遺下夫淑等人有子者不給養贍無
子者給與養贍及已故儀賓遺下郡縣鄉君應支祿
糧今條例項下未開與否本司難便遵行相應呈請
合無咨部明示施行 前件看得條例新定 宗儀
祿糧本折之數自當以照會到日爲始則例前者照
舊關支明矣其 宗室遺下夫淑等人儀賓遺下郡
縣鄉君應支祿糧查有先年戶部題 准事例條例
未開與否者無所更故無所開也相應照舊施行合
行咨覆○一酌處度糧內開庶人止許同妻月共支

米六石量從本折中半兼支庶女任其擇配不得復給米布婚喪之資永爲定例前件查得庶人止許同妻月共支米六石量從本折中半兼支庶女任其擇配不得復給米布婚喪之資永爲定例若以四十四年三月初二日禮部照會到司之日爲始則例前拖欠者似當照舊施行又查得已故庶人遺下正妻并例前庶女口糧未蒙明開應否支給相應呈請合無咨部明示施行 前件看得條例遵行俱當以照會到日爲始若條例不開載者自當照舊施行庶人同妻月米并庶女口糧拖欠既在例前及已故庶人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下正妻既例內不開免給相應照舊支給合行咨覆○一查革冒封內開 郡王有等犯罪革爵子孫鎮輔奉國將軍往往或稱父爵或稱祖爵貢緣奏辯冒襲及至得封之後又并其子女盡得進封糜費祿糧何止百餘萬數合行各該撫按官轉行各 王府長史等官具啓 親王及管理等爵備查以前犯罪革爵弟姪遠孫輩冒襲 郡王文書至日限一月以裏具奏待本位身終其子止襲鎮國將軍管理府事其餘加封者悉還舊職前件查得條例所開以前犯罪革爵弟姪遠孫輩冒襲 郡王者待本位身終其

子止襲鎮國將軍其餘 加封者悉還舊職但查所謂 加封者止云悉還舊職未蒙明開封過子女或遵照今題奉 命下之日卽還舊職或待本位身終之日相應呈請合無咨部明示施行 前件郡王冒封卽當查革但係 王爵既已受封故姑容其終身所謂終身云者專爲本位及其子襲封鎮國將軍而言其餘 加封者自當卽還舊職與本位身終原不相蒙蓋本位姑免革者也其子降襲者也故有身終之說其餘正係查革之數又何待本位之身終乎無容別議合行咨覆○一改正樂工內開各 王府樂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工俱當裁革吊回食糧文冊通將男樂着籍當差女樂從良改嫁前件行據太原府推官吳一琴 晉府長史司右長史劉顯道會同查審得本府樂戶邢繼先等供係太原清源榆次等縣貫籍不一但各役年久鄉貫難以稽查據此查得條例所開男樂止着籍未蒙明開原籍字樣或隨便附籍或仍發原籍今據各官會呈前因相應呈請合無咨部明示施行前件看得戶以籍定差由戶出例云着籍謂隨便附籍非指原籍也蓋此輩多無原籍可查縱有原籍亦無家可歸若必欲遣還是處無辜之人有同遷發將

使老弱委填溝壑少壯驅爲盜賊殊非撫綏有衆安輯地方之理今後樂戶但令隨便着籍如有原籍而願歸者聽如雖有原籍而不欲歸願隨附籍者亦聽度安插得宜人心自定合行咨覆

邊畧序

史稱趙充國破羌還所善浩星賜說曰將軍卽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亦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豈嫌伐一時事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生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予每讀至此輒廢卷歎息以爲老臣爲國之心乃如此固非窵淺愚夫務爲形迹者所能識也昔于還政府僅二年餘值邊徼多故爭乃竭力勦爲固圉計賴天佑聖明西虜稽顙稱臣東虜投戈授首貴夷

誓服嶺寇底寧計幸屢効而予已歸且老矣竊伏自念諸所優養利害關國事甚大乃不以此時一明其意將何以示後世者遂追憶畧述其槩嗟乎予豈伐一時事亦姑有往迹倘後經畧者考焉有裨一二亦老臣爲國之心也而何嫌自言哉

萬曆癸酉十月日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四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防邊紀事

隆慶庚午二月予奉命還內閣兼理銓務時虜患孔棘邊報日至予乃悉心經畫時夕弗遑念宣大尤緊要鎖鑰非王鑑川不可特奏調之又議處本兵添設贊佐又取督撫數人於內備用又各備兵糧之官明戰守之職事體稍定奄忽秋至虜方大舉亦既露形予乃議分布備用諸大臣背城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四

一

列陣有人隨兵督餉有人防衛山陵有人護守通糧有人俾各鎮督撫諸臣專禦虜剿殺不得牽於內顧又傳勉諸將領作其勇敢冀共收敵愾之功薄冬虜竟弗至初不識謂何暨得趙全因問故則云虜謂知是處有備匪同往昔乃弗入也當是時予經畫頗多乃弗能悉記今惟疏書數紙在焉因錄藏笥中夫虜酋方稽首稱藩塞無烽火籌邊之說安所用之然姑存故事或有取於他時云爾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疏

臣惟兵部尚書卽古太司馬之職所以統六師平邦國安危所係任至重也况二三十年來邊關多事調度爲難則其任尤重所宜多需其才用之不竭然後可以濟事而乃遇有員缺皇皇求索不得其人豈果世之乏才歟良由養之不豫是以不能卒得於臨時也臣觀兵部侍郎止如別部額設二員蓋邊關無事之時則然也近年旣稱邊關多事而官則如舊或間添一員協理戎政然又時用憲臣侍郎亦非定員則所謂定員者止二人而已而二人者皆協理部事不得隨時出入或欲巡閱邊事未免假借於他官或遇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四

二

邊方總督員缺未免那移於他處假借他官則非其本職不便行事那移他處則補於東又缺於西且彼此候代道途遙遠動經歲時不得履任門庭緊急之事無人爲禦臣不意國家如此大事而乃苟且以處至此也臣愚誠中夜以思謂宜於兵部添設侍郎二員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旣深凡本兵政務與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

已曉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之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兵乃專門之學非人人皆可能者若用非其才固不能濟若養之不素雖有其才猶無濟也臣愚謂儲養本兵大臣卽當自兵部司屬始蓋兵部司屬皆與聞軍旅之事而乃不擇其人泛然以用又往往遷爲他官不得其人旣未必可用而又遷爲他官則人無固志視爲傳舍不肯專心於所職如此者非惟無以備他日之用而目下承行亦有不當者矣今宜特高其選而以有智謀才力者充之使其專官於此練習事務不復他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而又議其陞格如邊方兵備缺卽以兵部司屬補邊方巡撫缺卽以邊方兵備補總督缺卽以邊方巡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職階雖入以候備書之缺譬之通政鴻臚然待次於下魚貫而進其他中有一特出之才能知兵事者又間取一二以補不足如此而猶稱乏用必不然也然臣又思之養才雖足以備用然勸懲不明何以盡人力體悉不周何以盡人心臣見邊方之臣涉歷沙漠是何等苦寒出入鋒鏑是何等艱險百責萃於前是何等擔當顯罰繩於後是何等危懼其爲情若此而使之官奚啻十倍而乃

與之同論俸資同議陞擢甚者且或後焉此功臣所以灰心烈士爲之太息者也誠宜特示優厚有功則加以不測之恩有缺則進以不次之擢使其功名常在人心也官不得與之同論俸資脫或推奸誤事則律以法脫或任職不稱則其官使其功名常在人心後乃不得與他官同論俸資夫稱職者常先則人必欣於進取不稱職者常後則人必懼於踰躐如是而猶不盡力必不然也至於人力有限窮則不支臣又見邊關總督之臣用之不効者旣蒙顯罰而用之効者乃不蒙顯惜事一入手更無援助更無代替使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四

頻年累歲常受苦辛非惟不得息肩抑且不遑喘息直至肝腦塗地而後已斯其情不尤苦乎若使儲養有素用不乏人自可行通融休假之法如其在邊日久著有成績則特取回部以休假之休假之後不妨再出使其精神得息而不疲知慧長裕而不竭以勤王事爲濟必多且臣子馳驅之苦旣在上者所深體而君父體念之意亦在下者所周知君臣之義卽同父子之恩如是而人不盡心必不然也臣受皇上眷任誓圖報稱見得邊事廢弛必須得人乃可振起而用人不得其道乃如此若及今不爲之所

恐因循愈久愈難收拾可終任其廢弛而已乎故願
爲我皇上早爲設處以濟目前之急預爲儲養以
備他日之用安攘之計或莫先於此也伏望聖明
裁斷勅下該部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二
月二十五日具題二十七日奉聖旨兵事至重人
才難得必博求預蓄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
見爲國忠猷都依議行

議處本兵司屬以裨邊務疏

先該臣拱具奏儲養本兵大臣自司屬始已蒙聖
明准允容臣等仔細體訪於本兵司屬中分別其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五

留者畱可處者處其別衙門官有可調爲本兵司屬
者調區計停當陸續題請外臣等又思得方今邊
徼用兵之處惟是薊遼宣大延綏寧夏甘肅而南則
閩廣是數處者風土不一事體各異每遇有事本兵
處分止憑奏報之詞別無據證以故常不得其的確
臣愚謂宜於是數處之人擇其有才力知兵事者每
處多則二人少則一人使爲本兵司屬彼生於其地
身家之慮既無不周至如山川之險易將領之賢否
與夫奏報之虛實功罪之眞僞皆其所知便可一問
而得以是爲參伍之資處分或無不當且是數處者

既有其人然亦不過司屬三分之一餘員尚多天下
之人皆在固非偏用邊人伏望聖明裁定勅下
臣等施行仍乞著爲令甲永遠遵守俾是數處之
人在兵部者後先繼續不至間斷其於邊務所裨必
多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十八日題二十日奉聖旨
道兵部司屬依擬選用着著爲令

虜情緊急議處當事大臣疏

據薊遼總督侍郎譚綸報稱虜情緊急聲言欲犯古
北口黃花鎮等處地方臣等竊思調度兵馬乃兵部
之任其事至大且繁今兵部止有尚書郭乾一人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任侍郎王遴提兵刺管在外翁大立谷中虛魏學曾
俱尚未到任恐匆劇之際一人難以獨理臣等看得
本部右侍郎靳學顏才畧恢弘可屬大計合無暫令
協理兵部事務待事寧之日回部管事其黃花鎮切
近陵寢雖有發去京營并昌平總兵人馬守禦防
護尚屬單弱節報虜勢甚大臨期或不免再行調取
各枝兵馬旣不歸一各該督撫等官隨賊戰剿又恐
難於照顧須得一才望大臣專一經理爲便臣等看
得順天府府尹栗永祿忠勇謀猷可當兵革之任合
無加以憲職令其前去提督各項防護陵寢兵馬

再照大臣受 命必 面恩 面辭方敢到任出城
行事今事既緊急恐誤時刻或遇免 朝之日合無
令其 廷謝卽行不必 面恩 面辭庶不耽延誤
事等因隆慶四年八月二十二日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靳學顏着暫協理兵部事梁永祿陞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提督防護陵寢兵馬寫勅與他着上緊
去

推補兵部右侍郎並分布事宜疏

吏科抄出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掌管吏部事高拱奏爲議處本兵及邊方督撫兵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備之臣以裨安攘大計事內議兵部添設侍郎二員
同額設侍郎協理部事平日則練習本兵政務或欲
巡閱邊務卽以一人往旣便行事又不煩於假借或
遇邊方總督員缺卽以一人往旣可朝發夕至又不
費於那移迨其出入中外閱歷既深凡本兵政務與
夫邊關險隘虜情緩急將領賢否士馬強弱皆已曉
暢諳熟方畧素定遇有尚書員缺卽以其尤深者補
之等因奉 聖旨兵事至重人才難得必博求預蓄
乃可濟用覽卿奏處畫周悉具見爲國忠猷都依議
行欽此照得兵部協理部事侍郎員缺先該吏部題

奉 欽依照例會官推補臣等會同各部都察院通
政使司三品以上堂上官及大理寺署印官推舉得
大理寺卿張翀巡撫河南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
御史梁永祿俱堪任協理部事侍郎代乞 聖明於
內 簡用一員陞以部銜候 命下之日令其到任
協理部事遵照奏內事理一體欽遵行事遺下員缺
照例會官推補及照原議添設侍郎卽與額設者一
同協理部事非有分別乃旣設之後兵部遂另立協
理部事之名以新設者爲額外之員自分彼此互起
猜嫌殊非體 國之公何有協恭之義合無行令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官今後除左侍郎一員外其右侍郎三員惟以到任
先後爲序不得仍前爭講禮儀致乖體統至於職掌
尤宜預先分定乃得早爲之謀不致臨時倉皇苟應
故事如遇總督員缺或應巡閱邊務照前題 准事
例卽於四臣中揀一人往其平居無事皆令在部協
理每遇防秋或有緊急則以左侍郎在部其右侍郎
三員以一防護 陵寢以一提督九門以一護守通
州漕糧次序有定無相攙奪臨時各照職掌而行不
必再行題 請煩瀆庶先事既有預備而臨事自可
從容等因隆慶五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

旨是張狝陞兵部右侍郎

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疏

臣惟薊遼山陝沿邊有司雖是牧民之官實有疆場之責虜騎蹂踐既難支持百姓凋殘又難綏撫卽以有才力者爲之猶懼不堪卽優厚而作興之猶恐不振乃官其地者非雜流則遷謫非遷謫則多才力不堪之人謂以劣處之也彼其用之腹裏尚然罔效又何有於邊方待之旣薄志意隳沮又何望於展布是以善政無聞而郡邑之狼狽爲甚皆是用人不當所致蓋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人之苦其地也蓋徒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四

九

以邊方爲遠地而曾不思遠地安然後內地得以安也及今若不亟處恐日復一日狼狽愈極而不可收拾所關非細臣惟國家用大不當爲官擇地只當爲地擇官今邊方旣係要緊之地又皆狼狽則尤宜以賢者處之合無今後各邊有司必擇年力精強才氣超邁者除補或查治有成績兼通武事者調用而又議其賞罰有能保惠困窮俾皆樂業者以三年爲率比內地之官加等陞遷有能捍患禦敵特著奇績者以軍功論不次擢用如其才畧恢弘可當大任卽由此爲兵備爲巡撫爲總督無不可者惟以治効爲

準不必論其出身資格若乃用之不效無益地方者

降三級別用若乃觀望推委以致誤事者輕則罷黜重則軍法治罪夫旣開功名之路以歆之於前則不肯不盡其心又有嚴罰以繩之於後則不敢不盡其力庶乎修職者多而邊方有賴也然臣又思功名之路旣開則又有本是腹裏而借邊方省分之名以圖倖進者亦不可不預爲一定之說臣等查得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等州縣山西則河曲臨縣忻州崞縣代州五臺繁峙定襄永寧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四

十

寧鄉岢嵐嵐縣興縣靜樂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州山陰朔州馬邑蔚州廣靈廣昌靈丘等州縣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州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德米脂葭州吳堡神木府谷等州縣此六十一處乃是邊方前項事宜惟當行之於此其他雖是薊遼山陝所屬不得槩以邊稱徒資倖路其各府佐貳在邊任事者賞罰亦同前議則事體有定不復可假借者矣臣因見得沿邊郡邑敝壞必當爲處日夜念此至熟故敢特效其愚伏望 聖明裁斷施行邊方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四日題初六日奉

聖旨邊方有司防守攸賴委宜加意遠所議都准行

議處邊方久缺正官疏

照得山西等處大同等府渾源州等衙門缺知州等官共一十五員俱臨邊有事地方見今秋防在邇正官難以久缺相應作速議處臣等照例推舉得山西等處遼州榆社等縣知縣康朴等共一十五員節年考語開稱才力俱優堪以陞調後開衙門候 命下之日本部給憑嚴勒限期移咨兵部馬上差人轉行該撫按衙門催令星夜前去新任管事不許便道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家亦不許枉道謁見上司違者聽各該撫按奏處治緣係議處邊方有司以固疆圉事理乘敢擅便開坐謹題請 旨 計開 擬陞山西大同府渾源州知州一員康朴榆社縣知縣擬陞山西大同府應州知州一員吳守節聊城縣知縣擬陞陝西延安府綏德州知州一員王學孟平陸縣知縣擬調順天府昌平州密雲縣知縣一員張思正博野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五臺縣知縣一員王勣商丘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忻州定襄縣知縣一員曲宦陽穀縣知縣擬調山西太原府代州繁峙縣知縣一員任

朝臣肅寧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應州山陰縣知縣一員張宗信靈壽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朔州馬邑縣知縣一員宗鎰寧陵縣知縣擬調山西大同府蔚州廣靈縣知縣一員韓希龍長山縣知縣擬調山西平遙縣知縣一員崔元吉金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膚施縣知縣一員趙可化東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塞縣知縣一員宿金通許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延川縣知縣一員毛儲元石泉縣知縣擬調陝西延安府葭州吳堡縣知縣一員李木恩縣知縣隆慶四年七月十二日題十四日奉 聖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是

捷虜紀事

國家九邊皆鄰虜在宣大山西則有俺答諸部在陝西三邊則有吉能諸部在薊遼則有土蠻諸部西馳東騷擾我疆場迄無寧歲辛未俺答率老把都兒黃台吉暨吉能等稽顙稱臣納貢於是七鎮咸寧獨土蠻倣強猶昔建州諸夷與之聲勢相倚時為邊患惟遼東畿輔左臂巡撫之任寔兼軍務尤在得人會撫臣者去予思代者議欲用副使張學顏或曰未聞時譽予曰此人卓犖倜儻時眼不能識置之盤錯利器

當見會侍郎魏確菴至予因問曰遼東撫臣去誰可代者確菴思良久曰有張學顏者可予曰得之矣公知人哉遂擬上 詔允之於是張乃履任才既不羣擢又不次遂慨然有吞胡之志先是予因西虜臣伏題 請整飭邊備下 勅各邊督撫諸臣乘時修戰守之具訓練兵馬務皆精壯哨探虜情務得的確調遣應緩務中機宜俾禦虜之策萬全無遺云云張遵行惟謹經畫周詳號令明肅而總兵官李成梁又驍勇多謀輸忠爲 國者張乃與同心協力日爲計至冬十一月建夷汪住等聚精兵六千餘將入犯偵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成梁卽整兵馬設方畧列陣以待次日虜入勢甚盛成梁迎敵身先士卒力戰虜見我兵多又精銳非常時比也戰不數合遂披靡我氣愈振無不一當百會兵四合虜前後受敵首尾不相顧大敗當陣斬首數多殘傷餘賊棄馬騰山穿林奔去成梁乃乘勝長驅直抵其巢穴各寨賊齊力拒戰我軍各用銃砲四面攻圍奪壘殺傷更多遂還師計斬首虜五百八十有八斬酋首把兒太賓公提二人獲達馬六百餘匹明甲二百一十三副夷器無算陣亡軍士八名射死官馬二十二匹 國制斬虜首至百一十者爲大功宜

捷稱 賀茲當五倍而餘於是總督臣劉應節撫臣

張學顏以捷聞竝叙各有功官役 詔下兵部議兵部奏曰虜酋汪住等敢於深冬冰凍之時糾衆入犯勢甚猖獗總兵官李成梁督率官兵效死血戰始而夾剿前鋒終而直搗巢穴斬首近六百之多計功踰五捷之外且斬有酋首二人奪有明甲二百餘副夷馬六百餘匹其餘夷器甚多官軍損傷甚少不惟近而土蠻見之寒心亦且遠而俺答聞之喪膽茲惟大捷允謂無前皆賴我 皇上天威震疊 神武布昭嘉納輔臣之議特頒 勅諭督責邊臣盡心防禦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中

故一時文武諸臣仰承 廟筭委身奮志立有奇功誠宜行令禮部行欽天監擇日鴻臚寺具儀於早朝時將差來人員引至 御前宣捷稱 賀以揚我皇上中興之大烈 詔允行之兵部乃又奏曰據總兵官李成梁稱總督侍郎劉應節屢行戒嚴之令巡撫都御史張學顏大申薄伐之威又該總督撫鎮官俱稱大學士高某某具題練兵馬整器械等諸事又請頒 勅諭責令臣等將一應戰守事宜着實整理定 廟謨於密勿之中收膚功於邊陲之上各一節爲照自遼東以至甘肅九邊皆與虜鄰我 太祖

驅逐於前我 成祖犁庭於後雖 天威震疊如霆
如雷然二百年間竟不免侵軼之擾甚至攻陷邊城
踐踏幾旬極兇之司時無停續封疆之吏日事奔馳
固未有若今隆慶五年之全盛者在西虜則納款稱
臣絕無烟塵之警錢糧節省者不貲生靈保全者無
筭千羽之舞真再見於虞廷在東虜則斬首六百幾
於巢穴之空誠其名王二人奪其甲馬千數捷伐之
威殊有光於周雅仰惟 皇上聖德神功出自 天
授上增 二祖之光下垂萬世之憲臣等淺昧何所
揄揚但一時諸臣効有助勞理當甄錄在內則如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五

學士高某其池上薤龍機務運諸掌上禁中頗牧虜
情如在目中定貢市於西陲善謀善斷授方畧於東
服至再至三竟成偃武之休茂著平胡之績向雖連
章辭免出自中誠今當懋賞式頒定關彝典軍功難
掩公論久虛仍當併論以示 渥恩在外則如總督
侍郎劉應節威揚閩外猷壯師中著豐功於三韓決
勝筭於千里法當首論巡撫都御史張學顏銳志籌
邊實心任事功收三捷雖總兵効命之忠謀出萬全
咸巡撫發縱之力法當同論至於總兵官李成梁名
騰九塞勇冠三軍血戰全勝之畧數十年來罕有其

傳功本殊常恩當破格其餘文武各官既該督撫官
叙論前來臣等逐一參詳俱屬允當合候 命下將
高某其特加陞賞仍與世廕劉應節張學顏同加陞
賞李成梁厚加陞賞仍超廕其子以示優異其餘各
官均宜加恩以旌有功奏上 發閣擬票予乃分別
功次擬劉應節陞俸一級賞銀四十兩紵絲二表裏
李成梁陞署都督同知廕一子正千戶世襲張學顏
陞右副都御史照舊巡撫還各賞銀二十兩紵絲二
表裏餘各加恩有差而閣臣恩獨不擬票具揭辭免
上既允諸所擬而 手札諭令擬劾加內閣恩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乃具疏辭曰先因西虜貢市事完該兵部論叙有功
人員首及臣等擬加陞廕臣等未敢擬票具揭辭免
伏奉 御批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
來欽此臣等復具疏辭免乃蒙 俞允茲因遼左大
捷又該兵部論叙有功人員又首及臣等擬加陞廕
臣等又未敢擬票具揭辭免復奉 御批卿等運籌
制虜功當首論宜加陞廕擬劾來行欽此疊荷 溫
綸 恩眷隆厚臣等不勝感戴但臣等備位台司謬
蒙 皇上心膂之托竭忠効力理所宜然委的不敢
言功伏望 皇上特賜停敘容臣等照舊供職以圖

報稱斯於愚分獲安所有 勅旨仍未敢擬臣等無任戰慄之至得 旨卿等宜承朕眷還擬勅來欽此予又具疏辭免 上又不允而下 手勅吏兵部竟加恩焉予又具疏辭曰先因邊左大捷該兵部遇叙有功官員首及臣等謂西虜率衆歸降東虜大加挫衄咸出臣等籌畫宜厚加陞賞世廕等因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卽具揭辭免未蒙 俞允卽又具揭辭免又未蒙 俞允茲於正月初四日准吏兵部咨欽奉 勅諭輔臣高拱張居正運籌制虜茂著忠勲茲特加恩拱加柱國進兼中極殿大學士給與應得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命居正加少師兼太子太師餘官俱如舊還各廕一子錦衣衛正千戶世襲如勅奉行欽此臣等聞 命震惶罔知攸措謹據衷懷僭瀆 宸嚴竊惟人臣各有所職盡其職而有所建立則爲功如調度兵糧發縱指示以保固邊疆督撫之職也躬環甲冑率士卒戰則爲戰守則爲守將帥之職也若乃經畧得宜虜酋款順戰陣克捷邊境肅寧則其功焉何者其所職在此也至如臣等之職果安在哉 國朝設置閣臣初止備問代言而已後乃隆以穹階委以平章重務是輔弼之臣也輔弼之臣上佐 萬幾無專職而其

職無所不兼必使陰陽調和紀綱振飭百官奉職萬姓樂生禮教流行風俗淳美兵強財足四夷咸賓然後其職乃盡盡其職乃可言功今水旱時聞漕渠未利紀綱之廢弛者未盡修復官寮之縱肆者未盡汰清黎庶尚爾流離風俗尚爾薄惡 帑藏告匱行伍不充諸如此者皆是臣等贊襄罔效瘵曠之罪寔多西虜歸降東虜挫衄不無籌畫微勞然揆之職分萬分之一曾不足以補罪而敢言功乎臣等受皇上心膂之寄且屢荷 溫綸迄 加恩渥寔感徹心骨安敢矯激沽名有孤 聖眷顧其理本如此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六

臣等表率百寮其自處之理本當如此故敢不避煩瀆懇切陳情伏望 聖慈俯鑒愚悃 收回成命俾臣等仍舊待罪供職勉圖報稱則不惟事理得當而冒叨之咎臣等亦可以免斯爲幸大矣冒干 天威不勝戰慄祈 請之至得 旨卿等功在社稷宜承恩眷勿再固辭予乃始拜 命先是張書來報捷且稱任尚淺辭免加恩甚力予答之曰出塞大捷數十年所未有者非公壯猷何以致此 上覽奏喜動天顏且示恩於西而又立威於東 國勢乃益強矣便當 奏請宜捷策勲昭示中外公安得辭也時成

梁屢有剿殺予見其忠勇奮勵恐恃強輕敵乃貽張書曰李帥威聲大著誠爲可喜然從此須當自慎倘恃勝輕事則有不宜公幸代僕一告之亦愛助之意也時土蠻乘我用兵後謀入犯亦既露形張書來計事予答之曰大捷策勲已有 成命今土蠻謀犯既云露形則防備宜周仍期一捷斯 國威益振蓋土蠻自謂強於東虜故敢乘吾戰勝解嚴而窺伺之以爲吾氣且驕吾力且疲而因遂可以得志也今須整櫓人馬愈加奮勵彼出吾不意而吾亦出彼不意大加挫衄則西北諸酋皆落膽矣李亦有揭至予答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九

曰將軍逐虜長驅有此大捷可謂奇偉丈夫 聖主褒功恩禮隆厚豈人之所易得哉今土蠻謀犯亦既露形須再得一大挫則 國威益振是在將軍奮力耳然須任重計出萬全乃可會薊鎮總兵官戚繼光亦有揭至予答之曰今歲薊鎮事體較之往時關係尤爲重大何也西虜新附而東虜尚然內窺若遂得志則有以陰啟西虜驕心雖得貢市不足爲罕也必須大加一挫則不惟此虜寒心而西虜亦皆知畏貢市乃可永焉况西虜不動則東虜無援吾無西憂則得以專力於東以防秋之全力專用於失援之虜若

再不得一勝則天下之事更無可爲豈惟將軍之辱而愚亦無面目立於 廟堂矣乃土蠻亦竟不入靖夷紀事

隆慶庚午予還內閣兼理銓務先是貴州土官安國亨安智各起兵讐殺撫臣以叛逆聞勦兵征剿第獲且將成亂予深念之時撫臣者去予欲得人以代而太僕少卿阮文中者沉毅可屬以事乃推爲都御史巡撫貴州 制曰可於是文中來調事予語之曰所爲用君貴州者爲處安國亨事也君必勉之阮曰安國亨事謂何予曰吾聞安國亨本爲羣奸撥置宣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十

播虐遂讐殺安信以致信母疏窮兄安智懷恨報復相讐殺無已其交惡互讐皆讐口誣辭不足憑乃安智不能勝國亨撫臺欲爲智伸意固善然却爲智所欺而擁兵居省又爲智所紿而謀動于戈則多矣國亨不服拘提乃見撫臺右智而疑畏不敢出也而撫臺遂奏以叛逆然乎哉夫叛逆者謂敢犯 朝廷背去而爲亂者也今夷族自相殘殺果是敢犯朝廷背去爲亂乎縱拘提不出亦只違拘而已而違拘何以爲叛逆乎乃遂輕兵掩殺彼夷民安肯束手就戮故各有殘傷然亦未聞有國亨領兵拒戰之迹固可訪

而知也而今必以叛逆論之亦甚矣人臣務爲欺蔽者地方有事匿不以聞乃生事倖功者又以小爲大以虛爲實始則甚言之以爲邀功張本終則激成之以實已之前說是豈爲國之忠乎君行矣宜廉得其實而虚心平氣處之若果如愚所聞則當去其叛逆之名而只窮究其讐殺與夫違拘之罪則彼當必出身聽理一出身聽理而無叛逆之情自可見於是只以其本罪罪之當無不服斯方爲國法之正天理之公也今之仕者每好於前官事務有增加以見風采此乃小丈夫事非有道所爲君其圖之矣阮至貴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得其實果如予言乃書報予並陳處置之畧然徂於浮議不敢突變前說語多依違予乃復之書曰昔執事之赴貴陽也安國亨之事僕曾面語其畧今來諭云云似尚未悉僕意特再爲之明其說夫天下之事有必當明正其罪者有罪未必真人臣所當自爲處分而不可於君父之前過言之者若中原之民敢行稱亂此則所當上告天子發兵征討滅此而後朝食者也若民夷異類順逆殊塗雖有變隙本非叛逆之實則人臣當自爲處分而不可過言於君父之前何者君父天下之主威在必伸一有叛逆便

當撲滅可但已乎而乃事非其真釘入其罪過以言之則將如何處也安氏之亂本是安國亨安智夷族自相讐殺此乃彼之家事非有犯於我者何以謂之叛逆而前此撫臣乃遽以叛逆奏之君父在上既聞叛逆之說則法所必行豈容輕貸而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乃禍在不測且圖苟全地方官更復不原其情遂至激而成變乃又卽以爲叛逆之證可恨也今觀安國亨上本訴冤乞哀懇切叛逆者若是耶而地方官仍復不爲處分仍以叛逆論之遂使朝廷欲開釋而無其由安國亨欲投順而無其路亦已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矣且安智安國亨之所讐也况非我族類而乃居於省中謂何安智在省則讒言日甚而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安國亨之疑畏日深則安智之禍愈不可解是挑之使鬪而增吾多事也故愚謂安國亨之罪固非輕而叛逆則不然安智當別有安插而省居則不可惟在處置之得宜耳以朝廷之力卽族滅安氏何難者顧事非其實而徒勤兵於遠非所以馭夷狄而安中國也願執事熟思之也時彼中號令未明安國亨疑畏益甚拘提益不肯出聲言恐軍門以勘問誘我出殺我又恐安智兵來掩殺乃日擁兵自衛於是

阮乃上疏請兵糧爲征剿計而書來計事予讀之曰
嘻阮子誤矣安國亨所爲不出者疑畏深也今明
旨既下事在必行是真以叛逆處之矣處以叛逆彼
將叛逆自爲也將不逼而使卽真乎且彼夷酋耳而
勞師費財卽族滅之何爲況未必然乎未必然則惡
可已其說長矣是不惟致彼以假爲真而我亦終當
以假爲真也時在閣思之環牀而走同官者曰公何
環牀走予曰思貴州本耳欲從之則非計欲無從則
失威曰然則當如何予曰今撫臣疏請兵糧征剿而
安國亨亦有奏辭辯誣乞哀甚懇固各有說也吾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欲並行之而差一風力給事中往勘果無叛逆實則
只治其本罪果有叛逆實卽發兵屠戮未晚彼安國
亨聞勘官且至必以爲吾身在勘軍門當不敢殺我
我出聽理乃可以自明彼若出聽理則不叛逆自見
而乃治其本罪常亦甘心亂或可戢也胥曰善予召
職方郎中至授之意遂題覆得請而以吏科給事
中賈三近往勘予復面授方畧而又作書貽阮曰安
氏之亂前已爲公再明其說而公乃具疏請兵糧爲
征討計僕頗不敢以爲然夫安國亨本無叛逆之實
當自有處而公乃云云以聞於上欲從之則黷兵

輕殺於義何居欲不從則示弱損威其體不可思之
再三乃議差科官體勘爲此活法以待將來好處彼
若服罪是實非敢負國則聞科官至必幸其有歸順
之路而服罪愈懇吾乃只以其本罪處之若負固是
實而所謂服罪者只以虛言款我則卽發兵發糧屠
戮之未晚也已卽授意兵部令照此題覆矣然愚熟
觀其動靜似是服罪爲真非敢負固者顧吾所以處
之何如耳科官至必見本情必見下落當必一處而
定有驗於愚言若以吾中國百姓之財中國百姓之
力而勦一自相讐殺無敢犯我之土夷誠不敢以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三

然也科爲賈君聰明練達可濟大事僕亦面授方畧
其聽勘僉事楊應東昔曾處安氏事者賈欲用之故
特爲題請惟公驅策之也乃安國亨聞朝廷勘其
事科官且來果喜曰吾生矣夫吾豈叛逆者哉然所
以不出聽理者恐軍門誘我出殺我也今既有旨
勘則吾係聽勘人軍門必不敢殺我吾乃可出聽理
明吾非叛逆也蓋逢人卽告之語達京師先是阮開
以五事一責令國亨獻出撥置人犯一照夷俗令賠
償安信等人命一令分地安插疏窮母子一削奪宣
慰職銜與男權替一從重罰以懲其惡令該道官曉

諭而國亨母子狐疑擁兵不出如故至是乃始將漢夷犯人王實吳瓊阿弟等獻出而母子自出聽審供稱其餘人犯俱死逃及奏事未回非有占愆又稱願認於六犯名下賠償罰銀六千兩又稱敵殺官兵是時國亨在蘭州與奢効忠講理不知安總兵統兵殺死夷目以朶楊生阿烏等比伊父兄弟男子任率衆衝敗官兵奔過浮橋渰死願罰銀三萬五千兩又稱願將內列安插於阿侃織金二處疏窮安插於臥這內列省令退閑將安國貞頂替頭目以後再不敢搆兵警殺又稱願革管事令男安民權理公務於是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五

亨卽輸銀四萬一千兩送官聽處乃疏窮安智猶堅執不從聲言必欲殺安國亨子母將地方改土設流乃已阮乃處其用事撥置之人智始伏遂差衛官三員押發智與夷目漢聰等五百餘名竝軍器輜重俱背負出城赴臥這織金等處安插蓋科官未至而事已定矣乃科官至中途而還於是阮乃上其事曰安國亨一芥小醜叨承世官奸雄類於豺狼詭譎同於狐鼠橫行暴虐不守王章大肆兇殘戕害骨肉縱兵鄰境積多不結之辜召禍門庭皆是自作之孽寵嬖倖而私通婦女信羣小而戡弄干戈安智避難潛

逃尤極窮迫之慘官兵迫巢討罪致多拒敵之傷迹其背違多端誠於法紀難貸該臣欽承明旨叅以部咨行之多官酌乎輿論反覆兩會顛末事果出於有因毒祖屬諸賸昧殺叔起於讒疑拜將封官既無事證可指斬關掠地又無形迹可稽拒敵損兵供自畏死激成而首惡已獻納銀罰治皆照夷俗價贖而羣犯就擒繼恩國貞釋自拘囚而無恙知未怙終安智疏窮插之原固而有歸可因解念卽今遵此五章尚可寬其一死乃若安智野悍無知昏庸特甚初懷雪弟之冤而播弄官兵繼奉安插之後而屠掠夷目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五

跡亦彰於肆惡罪不下於國亨但念其流離蕩析之中不失爲骨肉報憤之志今奉委官解散彼亦息怨回巢情既可原罪當薄罰若王喬吳瓊阿弟王實吳彩吳鶴駕劉禮等或投夷扇亂或拒敵朋姦自其撥置之禍一死不足盡其辜揆其情犯之殊首從亦宜別其等今議照造謀首禍者據法加以上刑結夷生事者引例分其贖遣要皆反覆憲章推原情理於刑期無刑之中寓治以不治之意無非體聖世不怒不殺之武而曲全之以竝生竝育之仁也且釋一門之隙而可以免數省兵糧調度之勞省一箇之死

而因以免衆姓玉石俱焚之烈不惟桀驁恬勢者爲之逡巡而旁觀倖利者悉以歛戢生靈寧謐邊圉莫安是皆仰仗 皇上帝德誕敷 天威遠播執政面授方畧本兵區畫機宜邇者復荷 聖明俯從部議特差吏科給事中賈三近卿 命會勘先聲所至逆酋破膽是以畏威懷德向化輸忱不煩兵革自爾帖服者也伏乞 勅下該部再加查議 上請將阿弟行巡按御史處決梟示王喬吳瓊固監會審詳決王世臣等編發烟瘴地面充軍安國亨祿氏惡卒務卒白糯等姑置不死省令國亨退閑待立有奇功另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壬

其糧馬公務責成伊男安民同祿氏代管仍委官二員一住大方一住臥這以遏二家隙端事寧之日撤回自今處分安插之後如或國亨敢再懷隙殘害安智及或安智挾讐搜兵報復俱聽臣等遵照 明旨行會總兵官動調四省大兵夾剿改土設流以爲桀驁酋長之戒乃按臣亦奏同阮指又稱安智既與國亨相忤難以屬管准與毋疏窮回原管地方安插令伊子安國貞管催一應錢糧公務云云 詔下兵部議議上得 旨安國亨兇惡干紀本當動兵剿戮既投見伏罪遵奉約束并祿氏等都且饒他一死安國

亨着革了任閑住令伊子安民代管宣慰事安智也着伊子安國貞代充頭目如再違法搆亂定行勦治不饒其餘依擬欽此兵部又奏叙功曰巡撫都御史阮文中開五事以責成致二兇之讐服多言指授雖出諸 黃閣之臣百爾經營寔竭其赤心之義并其餘官舍人等通宜分別賞賚得 旨重賞文中餘各賞有差乃後月餘安智疏窮奏又至復辯前事乞改上設流浮言且籍籍起予計貴州至京遠甚今 前旨下纔月餘安智能得往還此必安智川事之人潛住京師隨便爲謀者非必來自智也遂令通政司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壬

投本之人執送法司究問果有智用事二人係罷開官承有罪亡命投智者持金久住京師謀事今本寔代爲者智尚未知也乃問發充軍去浮言遂息先是巨寇者念據險擁衆萬餘人僭號稱王設官拜將官室服用擬諸 乘輿時發兵搶掠安順一帶地方民夷患苦垂三十餘年有司匿不以聞阮欲發其事剿除之書來計事予復之曰此賊稱亂既久 朝廷弗得知君乃欲發其事而剿除之可謂忠矣調度既周方畧既定便當舉事吾其佐君成之阮遂發兵征勦至是擒者念斬之平其餘黨掃其巢穴土地悉歸州

衛版圖深山窮谷無復遁逃淵藪而夷酋旁觀亦皆震懼阮奏上其事以爲 聖武布昭 天威遠震密勿樞垣指授所致兵部覆上 詔陞賚阮及各有功官有差而阮則敢叙先後事歸功於予乃復之書曰安氏之亂旣已底定可免百萬生靈之命而今復建奇勲勦除數十年僭王之叛逆蕩平鬼窟廓靖妖氛俾 王化宣流萬里之外罔弗浥洽寔 社稷之功也固當勒銘銅柱追蹤伏波以示後世顧不倖歟僕言有偶中蓋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者顧何力之有焉自是境土謐寧生民安業兵無征戍之苦官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四

无

奔命之勞上下恬熙與中華埒矣予乃爲紀其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五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伏戎紀事

隆慶庚午秋九月十九日北虜把漢那吉來降惟時宣大總督臣爲王鑑川大同撫臣爲方金湖胥遣官評具揭帖飛報予曰今有虜酋俺荅親孫把漢那吉率妻奴八人來降稱是伊祖奪其新婦以此抱憤而逃投向中國譯審是的議當如何處者且卽言易趙全事予問老酋動靜若何待孫意若何曰老酋愛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一

孫甚而其妻之愛之也更甚老酋畏其妻昨那吉之來以老酋故其妻以柴木擊之曰卽中國要汝頭吾當與之吾只要吾孫也予喜曰可得策矣乃復之書曰虜酋款塞蓋數百年所無者乃我一皇上盛德所臻而公明威所格亦可見也然此乃中國利機處之須要得策若遂與之則示弱損威不成中國桃松寨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遂殺之則絕彼繫念而徒重其恨石天爵之事可鑒必不可也若明言易趙全等亦未爲可何也虜人來附吾自當撫育之不能撫育仍執還之而徒易一二叛人是失中國之體而與夷

狄爲市道交豈不見笑於天下後世故曰亦未可也
愚意只宜將把漢那吉厚其服食供用使過所望而
歆豔吾中國之富貴而吾又開誠信以深結其心其
奶公者既能嗾那吉使來則其人亦必可用而劫老
酋之孫以來也則必不敢復歸以可用之人而懷不
敢復歸之心則吾可許之以他日之利而令其佐吾
今日之計苟可以圖老酋者令其密陳計策果遂所
圖則便可與之以官使之佐佑那吉爲吾中國屬夷
世受賞賚而皆得以名號強於沙漠之間如此則彼
必心悅爲吾用而那吉之心亦安至如老酋者聞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之厚其孫也則其心亦必德我果擁兵來索則吾只
嚴兵以待而從容以諭之曰那吉來降吾知爲汝孫
也乃厚待之如此汝不感德尚敢言歟汝若早有汝
孫之見慕義來降則所待又豈止於汝孫乎而今乃
擁兵以來能無愧耶只如此言更不發惡聲則彼當
自計窮而吾乃可執此以爲撓制之具况黃台吉素
恨老酋之愛少子而今少子之子南來則亦必歸咎
老酋偏愛之無着而老酋之來索也彼亦必不肯竭
力爲助從此父子東西亦當有釁而吾得以喘息爲
備若果老酋可圖或忿沮而死則吾便可如前約而

行將此子並奶公封之以官使歸領其衆仍許以有
人敢讎汝者吾當助汝圖之使世受國恩爲吾藩
籬彼黃台吉素恨此子又尊行也必不肯相下此子
受中國名號亦必不肯相下彼此既不相下必互相
吞噬日見多事而吾中國乃因得以日修戰備而享
數十年之安此則在今日決策之何如也若老酋重
愛其孫必欲得之則其勢必求歸順吾姑未許而只
颺言曰彼久作歹於中國若非有的確證據安得信
其歸順而又令人旁諭爲之計曰若將趙全等縛以
獻則歸順可成那吉可得不着且無計也老酋當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悟若果縛之以獻吾則受之而與言曰觀汝此舉可
爲誠信今以後汝是中國之臣汝之部落皆我中國
赤子既是一家汝孫可聽其歸不爲彼此也如此則
是嘉其歸順以大義與之方成體面斷不可以今日
之留爲質當以他日之與爲易換而失吾中國之尊
也縱彼不縛以獻則趙全等必不自安携二當自此
始吾乃再用計圖之但今且不可說破只加意厚待
那吉厚待奶公而老酋置之不理待其自求吾姑徐
徐應之乃爲得耳僕意今日之事似只宜如此且看
動靜何如當再有處也是時張鳳磐爲吏部侍郎鳳

磐者鑑川甥也予乃語鳳磐曰此事關係重大須處得機宜乃可不者且難收拾今若果如來人言老酋愛孫甚欲得之惡則吾方可厚待寵異之持爲撓制之具倘所言未的那吉非老酋所愛怒其逃殺之不恤也則當別作計較於是而寵異之反爲所笑至於易趙全等本自善計果得全便可因計散板升之衆但今卽以爲言恐事未必諧則吾先失着必須真得虜情乃可如此爲也此書中意未盡者幸轉語尊舅氏鳳磐曰諾蓋嗣是每計事不及書者必托諸鳳磐多不能悉記云乃鑑川得虜情的遂以其事聞金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四

處置之策謂宜假那吉以冠服示優厚以繫老酋之心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洶洶本兵闇懦惴慄不敢出語又有少司馬者從旁尼之恐之以禍俾勿從議迄不定予乃力主總督議在必行不得已遂以題覆得旨這虜酋慕義來降宜加優恤把漢那吉且與做指揮使阿力哥正千戶還各照品賞大紅紵絲衣一襲諒鎮官加意級養候旨另用其制虜機宜着王崇古等照依原奏用心處置務要停當當是時俺荅聽趙全等唆誘業擁兵駐邊爲索孫計並調伊長男黃台吉兵至遠近惶惶訛言四起宣大按臣遂奏勅

督撫總副等官人心益懼予爲題覆曰該巡按直隸監察御史姚繼可題稱隆慶四年十月初一日虜賊二萬餘騎自平虜地方入境殺虜人畜巡撫大同方逢時登城見賊勢逼近鎮城乃慌忙無計謀出下策隨差旗牌龔喜通事上忽智直入虜營見黃台吉說稱我太師叫這邊差一人去城上答話黃酋差賊帖木舍來見逢時引至城樓頂上密行譯審犒賞送回又授謀者指以侵犯宣府地方黃酋果起營侵犯洪州一帶其各該鎮巡將領等官有臨敵而僥倖苟免者有畏敵而觀望不進者事跡昭然通應併究乞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平虜參將劉廷玉候賊退事定之日究問大同總兵官馬芳行令戴罪殺賊巡撫方逢時亟行罷斥總督王崇古免究仍行戒諭逐賊出境以靖地方等因奉聖旨吏兵二部知道欽此欽遵除馬芳劉廷玉等該兵部議覆王崇古免究俱無容再議外爲照方逢時年力精強才猷敏練邊方允賴輿論共推今指其致款曲於虜營非有證據之實嫁禍患於宣鎮亦無知見之人况虜酋執叛乞降之時正撫臣臨機設策之日夷情旣不可盡洩秘計亦難以自明但當要其後效何如耳果於事無成自難追其罪如於國

有益自難掩其功今事未就而預責之何以能得其情若謀未諧而輒易之又孰爲善其後合候 命下行令方逢時照舊安心供職務要協贊總督奮勵將士期收五利共圖萬全固不可偏泥已見有疎未然之防亦不可惑沮人言坐失垂成之績通待事完奏請取自 上裁庶人心不搖邊事有濟得 旨方逢時着照舊供職予乃復召職方郎中語之曰虜酋所爲擁衆近邊者以孫故卽據按臣言在十月朔伊孫尚未處分彼固未知也今 命已下總督者方在處分彼若聞之當自退且今冬寒水凍草枯安能久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六

得逞只行令督撫嚴加隄備安心處分便了一二日間當得消息正不可輒自周章先爲撓阻致爭事機本兵如指履行之於是督撫總副等官皆安得悉心計事督撫先旣得優處那吉之 旨乃卽遣通丁鮑崇德直入虜營宣諭仍書 宣諭詞語一通給付之崇德見俺荅備述 朝廷不殺伊孫之仁給賜冠服之恩而責問伊令黃台吉入犯之罪及告以趙全等叛逆犯法構亂伊父子祖孫之情並許以執叛納款可得伊孫之理開示順逆曉譬禍福俺荅尚疑不信崇德乃出所資 宣諭詞語示之俺荅乃大喜而屏

去左右語崇德曰我本意要進貢來都是丘富趙全到邊哄我談坐天下教我攻掏城堡連年用兵兩下廝殺不得安生今天使我孫投順 南朝乃不殺又加官又賞衣服恩厚若此我今始知中國有道悔我前日所爲若果肯與我孫我願執獻趙全等贖罪我今年老若 天朝封我一王子掌管北邊各酋長誰敢不服再與我些錫布等物爲生我永不敢犯邊搶殺年年進貢將來我的位兒就是把漢那吉的他受天朝恩厚不敢不服隨遣夷使二人同崇德回報督撫審覈得實乃備上其事得 旨虜酋旣輸誠哀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且願執叛來獻具見恭順伊孫准遣還仍賞綵段四表裏布一百疋其乞封進貢一節着總督鎮巡官詳議停當具奏蓋十一月十三日也予乃語賚素者曰那吉是三品官可用緋袍金帶褐蓋朱旗鼓吹送之去且傳語俺荅道我說來那吉是我 天朝官人不比尋常着俺荅好生看待不許作殘他當是時俺荅已將趙全李自馨猛谷王趙龍劉四馬西川呂西川呂小老八人擒獲十九日送入邊矣督撫得 遣還 旨乃以二十一日遣那吉還老酋旣得孫而又見榮耀乃如此也相持感泣南嚮脫胡帽崩角稽首無已

蓋虜拜天則脫帽敬之至也而求封貢乃益切鑑川以書報予且議所以封貢者暨趙全等行刑所予呼其使至閣諭之曰趙全等叛逆多年勾引虜賊入犯殺擄人民攻陷城堡罪惡滔天先帝懸高爵重賞購求不得今既得之必當獻俘於朝明正其罪乃理之正且今天下假事甚多而訛言更甚多若枉邊行刑則今日殺了趙全明日就是假的將曰彼趙全何可得者乃假他人作趙全欺朝廷耳當是時而欲以真趙全示人可得乎即恐途有疎虞只防衛加嚴便了彼在虜尚可縛來乃今防其逸乎遂作書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八

鑑川曰僕抱病神思慵憊然於處降一節未嘗不伏枕而慮也僕初意欲以封貢遣還一時而舉似於國體尤爲光大既見大疏云云又反覆思之人心不同恐曠日遲久內生他變翻爲不美則尊見良是故特擬從今果聞趙全等皆獲則上一節已完可喜也而公爲國之赤忠謀事之苦心可想見已然須有下節則上節方爲完美不然明旨旣曰請封進貢詳議來說是已許之矣如不克終則明旨無着甚不可矣虜自三十年前遣使求貢則求封之心已久但彼時當事者無人處之不善致有三十餘年之患

今其初心固在又有事機而又得公在上威信旣孚處置又善當必可成使國家言無窮之利而邊民免無窮之害非公之功而誰也招降懸賞甚重已久奉欽依而按者以納降爲罪誠不知此金湖能與公同心佐成此事厥功茂矣方當論上賞豈可因人言遂求去乎必無此理當自有處也古云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僕雖不敢望張仲而爲國之心敢謂與張仲同豈肯間於浮言使大將不能成功哉惟公安心暢意始終此事不必更懷憂虞也阿力哥似當留之蓋彼乃吾千戶若遣之還恐老酋甘心此人則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九

惟有傷事體而歸降之人不能庇佑卒使不保亦非天理人心矣若老酋旣得封貢成一家矣於此時而遣之往來明言不許害他庶乎其可也又况留此人則亦可以時問虜情而知彼中之動靜與夫所以制馭之策亦自吾之利也試再思其何如趙全等還當解京獻俘請於皇上告郊廟而後正法乃可以號令天下僕病愈纔二日以事關緊切勉強放筆奉布惟公裁鑒焉於是督撫乃以趙全等并先獲張彥文九人者檻送京以十二月二十二日至方送法司時予邀同官至射所面審之七人者皆無言惟

趙全李自馨不言而李自馨者故生員也乃數言不能明者全一言即明之果驍黠異常予問全曰我要奏皇上寬汝死令汝報効能否曰能予曰汝爲俺替腹心年久安保無他全曰小的在虜用事多年也曾替他掠地攻城使他大得志又每以衣服飲食器用珍奇之物常常供奉我李順他可謂至矣乃今爲他一箇狹子將我等綁縛而來不如蒿草無恩至此我恨不得食其肉尚可與見而乎予曰汝能用多少人馬全曰兵貴精而不貴多將在謀而不在勇兵多累贅不如用少輕捷耳予曰汝且去遂送刑部獄中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士

予因思曰虜得吾人即用之知吾虛實而入犯每得利吾得虜人乃即殺之反爲彼滅口非計今誠宜奏於上姑緩全等死秦以美食好衣而明告之曰上欲用汝報効然無便用之理必是汝等盡說虜情各獻破虜計待汝言果効乃始用之也於是但有虜情即以問之則吾可以得虜中虛實而即以制之不有愈於夜不收偵探無實者乎因又思曰中朝議尚洵洵封貢事尚未行今刑章未正爲此出奇事恐又悲紛亂有防後着不如已之而活口幸在乃不得已盡虜情亦可惜也於是選伶俐曉事衛經歷九人使

入獄中人守一囚隔別不得相通日飲之酒而謂之曰高爺要上本饒汝死令汝立功汝須吐實獻謀言果有驗乃可用之不然汝負大罪可使用耶因問以虜之所長者何所短者何其所幸中國者何所畏中國者何其將領幾人是何姓名年紀各若干所領人馬各若干其強其弱其與某同心某與某有隙其所計欲如何中國如何可以制伏以及纖息動靜皆問之曰各書一紙來於是九人者如令行之囚甚悅各盡其說每日暮九人者各送揭帖至得虜情甚悉至今封存焉暨法司以獄成奏上遣官奏告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士

廟 臨朝受俘而磔諸市梟其首傳示九邊乃加恩內外大小有功諸臣陞賚有差於是鑑川上疏言封貢事 詔下兵部議時衆論洵洵愈甚言官各上議鑑川且被排擊人爲之危予力左右護持之兵部覆仍令該鎮再議鑑川肩任愈力不爲沮與該鎮諸臣仍執前議上兵部又覆令五府九卿科道會議議上各有異辭卒依違靡定得 旨這事情重大所議未見停當還再詳議來說予計此至廢寢食因念曰虜人候 命久不得或生變而人情乃如此則究竟謂何乃令中書官檢出內閣所藏 成祖封忠順忠義

等王故事其間 勅諭之諄許賚錫之隆厚纖悉皆備乃召職方郎中至閣令持去以示本兵暨各當議事之臣人乃始知 祖宗朝亦有此事而予乃力排衆議公言之曰今所爲紛紛者動以宋氏講和爲辭不知宋弱虜強宋求於虜故爲講和今虜納貢稱臣南響稽顙而吾直受之是臣伏之也何謂和又動以先帝禁馬市爲辭不知 先帝所禁者官與之市而仇鸞爲奸者也然遼東不互市乎今正如遼東例與民互市耳何謂馬市之禁又動以虜必渝盟爲辭虜往累歲內犯直至近郊殘毒爲甚豈皆封貢致之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縱使渝盟不過如往歲之入犯而已矣而又能加乎然少亦當有三五年安則是數年之後纔如往年耳而今且得寧息乘暇修吾戰守之備備旣修則伸縮在我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卽叛固無妨也獨柰何舍此不計而徒爲紛紛乎虜數十年犯我無狀甚矣然竟無如之何今稱臣納貢叩頭呼萬歲亦可以伸吾 君父之威獨柰何不敢勝消而畏懼之至此乎且議也者可否叅者也使事本是而皆以爲非是何愚者之多也使事本非而皆以爲非是何智者之多也今議事之臣紛紛然者豈皆審究利害爲國謀

哉徒見事體重大故發言相左恐後有不諧者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以是推諉而已而豈其本心然乎且吾豈不懼禍哉乃獨如 國事何蓋反覆萬言中朝悉聞之於是兵部見勢不容已乃如總督議覆上得 旨這事情你每旣議處停當都依擬行於是禮部以封爵請得 旨俺荅封順義王寫勅與他還賞大紅五綵紵絲蟒衣一襲綵段八表裏蓋三月二十八日也而旋又加昆都力哈黃台吉官都督同知仍各賞大紅紵絲獅子服一襲綵段四表裏與之勅餘指揮千百戶六十三員時貢市議尚紛紛而老把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三

死其婦頗有異志鑑川書來計事于荅之曰來諭四事區畫周悉僕熟思之可從而無他議者一可從而有議者二難從者一夫與之以印使其相傳爲重此可從而無他議者也用廣鍋不用潞鍋用以充賞而不用以開市庶有限制而彼不可多得鐵其爲諸親乞賞所宜給之然須議爲定數每歲爲常以後不得再行添乞庶絕他日之紛亂此可從而有議者也至於虜使之入本無關係利害而又可以慰俺酋之心奚不可者但虜無終不渝盟之理而但有形迹卽據以苛責乃我中國縉紳之故態也今只在外處分他

日渝盟無可說者若令之入則或有渝盟之時必以爲繫由此起而追咎始事者之失策此可不豫爲之計耶故直厚賞以遂其艷利之心而不必令人乃爲穩安此非以處虜人乃所以處中國之人也處中國之人者乃所以爲公他日處也而可不審慮之哉若夫老把都之婦既有異心則任其颺去彼既不貢吾亦不市彼如作歹吾嚴兵以待有戰而已切不宜委曲遷就招致其來蓋天下之事人有求於已則重已有求於人則輕爲一箇所輕則諸酋皆輕之而携持要索之事起欸順反不得永矣况諸酋皆正伏順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十四

此一老婦又何能爲吾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皆備此老婦者置之不理亦不以一言相通故示絕之之狀彼必自無意思搖尾乞憐吾乃始數其罪而容之則伸縮之機在我自可以制馭諸酋不然便任其去亦無害也大抵公意欲得此事完全恐有破綻僕則以爲必有破綻而後可保其完全彼若全順吾全禮之彼若全背吾全不禮彼若有順有背吾則有禮有不禮做成此等規模氣象使彼常有恐失榮利之懼而吾則加厚撫賞又有以悅其心如有不馴便少加頓挫以示不甚要緊之意斯爲羈縻之理

就中若過爲委曲遷就求全則其機在彼勢翻難久而使人退有後言他日反作奸人之話柄破綻孰甚焉僕每有此意而未得一告乃今畧陳其槩如此惟公其裁之又昨見大疏內語侵前按不惟前者難爲心而繼者亦難爲顏面恐激出事端不美也僕爲各加撫慰已皆無他說矣然不可不告公知之於是貢使入京議止而老婦後亦馴伏又俺荅乞番經并討番僧講說鑑川書來計事予荅之曰前教三事有何不可行者而部科皆難之卽如鐵鍋往歲入犯搶去者何限顧能斬之耶而今便云不可是必使搶去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十五

後可也前已明諭此意今尚不見處分茲承教領悉番經已有定說與之矣番僧必須得人而厚遣之今其講說勸化必當順天道尊中國戒殺爲善卽往西天做我佛如來豈不快哉蓋順義此舉乃其悔禍之機惟公成就之也僧須用二人若止一人恐任其所言別無見證中有弊端耳開市一節聞前此吾民欺哄虜人得利甚多彼亦必知之當漸起爭心非可繼之道也今須明禁俾少有利焉足矣不得如前所爲如此卽順義聞之亦當感悅謂我以一家待之也時撫賞議未定黃酋又欲帶二婦人入居山後伊親屬

夷處鑑川書來計事子荅之曰虜人性本貪婪惟利是視誘之以利卽歿命亦可制則撫賞定宜從厚正不必惜此小費已每與司計並各科道言之其理既明當無苛責者也各院出納之吝公還當曉諭之財固不可浪費然當濟事處却從固吝則留之又何所用況其出亦不多乎禁民不得取馬利太多前已言之諒自有處二事得當則虜可羈而秦矣至於黃酋以二婦帶衆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畢竟難作一家人况逼近 山陵事亦當慮若止顧目前之款順而不爲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全反成他日之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十六

隙願公之深思之也大抵各酋既順則黃乃孤雛耳卽有跳梁亦何能爲不趁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惴疊其心而定下規模乃惟其言是從則他日事體已定處之豈不難哉故愚以爲此宜厚賞而遣之還不必徇之可也惟公裁之時宜鎮撫臣吳環洲新開府來議邊事子荅之曰處虜一節僕朝夕在念正如公意得來諭爲之躍然大抵此事必有利而無害而時人見之者鮮發言盈庭有如鼎沸陳說利害恐動上下使非僕力爲主持幾何其不壞也且又動以宋人講和爲比嗟乎天下之事以已求人其機在人

以人求已其機在已宋人不得已而求和於虜其機在虜故曰講和今虜求貢於我則其機在我直許之而已賞之而已譬之犬然當其搖尾乞憐直秦之而已何以謂和哉又 先帝禁馬市者謂如庚戌後官與之市者也今所云開市不過如遼東故事與民互市耳又何以謂馬市哉事理有在機會可惜鑑川毅然請決可謂雄傑然得公此說益爲有助而公爲國之忠謀 國之智皆可具見豈不亦雄傑也哉又書來計事于荅之曰承示防虜事宜委曲詳悉具見留心之密鍋市一節部議與以銅鍋旣利其用而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七

可以爲兵似亦通得撫賞窮夷宜有定數以後不得加損爲當印章則直給與之可也惟是虜使之入還須議處停當該部卽覆本矣老把都之婦旣有異心任其颺去彼如不貢吾亦不市以示絕之之意却只加厚諸酋而於吉能之喪恩禮周備直待彼自求我乃始容之斯爲得策若恐其不來遂加委曲則不惟爲老婦所輕而諸酋皆輕我矣況諸酋皆順而此婦獨何能爲僕已將此意告之鑑川不知近日事體果何如也又車夷有遁去者按臣以爲言環洲書來計事于荅之曰車夷原不甚係輕重去者亦不多人而

輒爲張大若此蓋不惟武弁好妄報而監察者亦好甚言然又不惟監察者好甚言而本兵亦好支吾了事天下事何由濟也僕已與本兵言只着督撫議處既獲得 旨矣虜之貪得如犬之逐臭只委之以利無不可餌而制之者正不必拘拘於毫末之間也此意亦每與司農及言官道之此後當亦不爲苦計前又曾與鑑川書言開市時須禁吾軍民不得欺虜而多得其利如此則不惟虜獲利多而又見吾以一家人之待之其感又當倍也大抵見小利惜小費必不能濟大事今只照公意爲之僕當力主於內必不至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人所挽也又以十二事來計予荅之曰來諭虜情十二端其中可從者六不可從者六以愚計之其所謂可從者有一難行有一還當審處蓋貢使入京端不可開此難行者也撫賞窮夷宜稍從優厚如遂開報人數議明賞格則彼初尚知恩以後遂爲定例持券以索亦只視爲故事誠不如且爲活法有無多寡視彼恭順何如隨時處之則或伸或縮機常在我恩且不測甚可以運吾鼓舞之權似爲得也然惟在公則可若他日無善處之人不能斟酌非藝吾惠必失虜心事有乖張弊且百出則又不如議爲賞格之可常

此當審處者也其四則公之議皆是矣其所謂不可從者有一亦通得蓋鍋金彼所必用嚴禁爲難若如前議量與廣鍋究竟無甚利害不惟以遂虜人之望而亦以止中朝之紛紛此亦通得者也其五則公之議皆是矣惟所行也時套虜吉能亦款塞乞封貢三還總督上其事謂宜封貢而不宜互市意有異同得旨某受三邊重任套虜應否互市當有定議却乃支吾推諉豈大臣謀國之忠且不究還着作速從實議來不許含糊誤事授官通貢依擬予乃貽總督者書曰貢市一節專意謂止行於宣大而不行於三邊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七

則以爲三邊宣大似難異同不然則宣大之市方開而三邊之槍如故豈無俺荅之人稱吉能而槍於三邊者乎亦豈無吉能之人稱俺荅而市於宣大者乎是宣大有市之名而固未嘗不槍也三邊有槍之實而亦未嘗不市也故茲事也同則兩利異則兩壞願公之熟計之也於是兵部議上吉能封貢事得 旨這各夷官職都依擬吉能還賞大紅紵絲衣一襲綵段四表裏寫勅與他蓋吉能官都督同知而其餘指揮僉事者八千戶者十三百戶者六繼而三邊總督議互市疏至如宣大例 上乃允之而邊事協一矣

於是俺荅率諸酋長上表謝 恩貢上馬三十銀鞍
一 上嘉納祭告 郊 廟而賞俺荅大紅白繻紵
絲衣一襲綵段八表裏吉能等賞如宣大例於是俺
荅又擒叛逆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四人張哲等十八
人來獻得 旨俺荅執逆來降誠順可嘉賞銀三十
兩綵段四表裏至是三鎮市竣鑑川乃上疏叙內外
文武有功官而以內閣爲功首兵部覆稱內閣高某
某竭忠體國用夏變夷功當首叙宜厚加陞賞世廕
上發閣擬票予乃具揭辭免 上不從下 御札必
欲加恩予乃具疏辭曰該兵部題稱三鎮貢市事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擬 加恩有功人員首叙臣等贊襄微勞擬厚加陞
賞世廕伏蒙 發下擬票臣等隨具揭辭免節奉
御札邊境輯寧卿等贊襄大計加陞廕擬旨來欽此
臣等聞 命不勝感戴不勝惶懼夫虜酋奉貢稱藩
誠古今希曠之事然乃 皇上盛德孚格 神武布
昭所致臣等何力敢貪 天功且臣等夙抱苦心向
未敢明其意方茲事之始也羣議紛亂日異而月不
同幾方合而忽奪其成計未就而先幸其敗當是時
欲擬却那吉之降則縱桃松寨之辱國可徵也而恐
又傳笑於四方欲擬拒俺荅之貢則斬石天爵之貽

患可徵也而恐又結禍於他日臣等用是殫精悉慮
仰贊 宸謨成此大計但以盡此一念爲 國之心
卽禍福所不敢計又何敢以倖功也幸賴 皇天鑒
臨 聖主明斷於上俾邊臣之謀得以有終卽今封
貢互市皆已竣事三陟晏然曾無一矢之警境土免
於蹂踐生民免於戾劉客兵不調 帑藏不發卽邊
費之省不下百餘萬卽胡利之入不下數十萬縱使
虜酋明歲輒渝盟而我 中國今歲之利亦已多矣
有尊而無辱有益而無損旣昭然矣蓋至是而事理
始見臣等爲 國之心始得少償夫旣得償爲 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之心則臣等志願已畢不啻萬萬足矣而又何望乎
卽臣等夙夜圖畫不無少效微勞然備員輔弼乃職
分當然所以仰報 皇上之隆恩者曾無萬分之一
而遂因以目叨陞廕寔所未敢此臣等懇惓血誠鬼
神照察非敢有矯飾也伏望 皇上俯垂昭鑒 特
允辭免則不惟愚分獲安而臣等爲 國初心亦可
以白原非有所爲也疏奏 上見予意懇有 旨卿
等所奏准辭還各賜銀五十兩斗牛衣一襲於是予
伏自念曰吾所爲力贊成封貢者意固有在也今封
貢已成乃不一明吾意則封貢其謂何遂上疏具

官某等謹奏爲虜衆內附邊患稍寧乞及時大修邊政以永圖治安事臣等竊惟來者不拒帝王馭夷之方忘戰則危聖人保邦之訓頃者北虜俺荅率衆欵塞稽顙稱臣奉貢闕下數月之間三陲晏然曾無一座之擾邊氓釋戈而荷鋤關城熄烽而安枕此自古希觀之事而今有之實我皇上聖德誕被神武布昭所致中外臣民所以懽忻舞戴頌於罔極者也然初議之時發言盈庭而臣等獨仰奉宸斷贊成大計者其說有三夫夷狄之性譬之禽獸適其欲則搖尾乞憐違其願則狂顧反噬爲中國計惟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五

順所利而因以制之固非可以禮樂馴服法度繩約者也昔嘉靖十九年北虜遣使求貢不過貪求賞賚與互市之利耳而邊吏倉卒不知所策廟堂當事之臣憚於主計直却其請斬使絕之以致黠虜怨憤自此擄衆大舉入犯或在宣大或在山西或在薊昌甚或直抵京畿三十餘年迄無寧日遂使邊境之民肝腦塗地父子夫妻不能相保膏腴之地棄而不耕屯田荒蕪鹽法阻壞不止邊臣重苦莫支而帑儲竭於供億士馬罷於調遣中原亦且敝矣此則往歲失計之明驗也今天祐國家使其裔孫來降賴

朝廷處置得宜彼遂感恩慕義請貢稱藩是天以安攘之機授我也我於是遂因而受之則不惟名義爲美而可以息境土之蹂踐可以免生靈之荼毒可以省內帑之供億可以停士馬之調遣而中外皆得以安此其一焉國家時當全盛自可以鎮馭四夷况彼輸誠叩首稱臣請貢較之往歲呼關要索者萬倍不同彼既屈服於我我若拒而不受則不惟阻其嚮順之意又且見短示弱將謂我畏之而不敢臣非所以廣明主威德於四海也故直受而封錫之則可以示輿圖之無外可以見桀獮之咸賓可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五

全天朝之尊可以伸中華之氣即使九夷八蠻聞之亦可以堅其畏威歸化之心此又其一焉然斯二者猶非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夫虜自庚子猖獗以來先帝常切北顧之憂屢下詔諭修舉邊務然勞力費財卒無成效者非徒當事之臣苟且支吾而然也虜時內侵應接不暇雖有修爲隨經戕擾方尺寸之未成忽尋丈之已壞是故不能有所積累以就一事徒勞費而無功也今虜既效順受吾封爵則邊境必且無事正欲趁此閑暇之時積我錢糧修我險隘練我兵馬整我器械開我屯田理我鹽法出

中國什一之富以收胡馬之利招中國攜貳之人以散勾引之黨更有沉幾密畫不可明言者皆得次第行之雖黠虜叛服無常必無終不渝盟之理然一年不犯則有一年之成功兩年無警則有兩年之實效但得三五年寧靜必然安頓可定布置可周兵食可克根本可固而常勝之機在我當是時也彼若尋盟我仍示羈縻之義彼若背約我遂興問罪之師伸縮進退自有餘地虜狂放態必難再逞而中國可享無窮之安此則要領之圖本意之所在也由前二說乃目前之計既皆驗於行事由後一說乃久遠之計方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五

五

取必於將來是在本兵及邊方督撫將領諸臣加意而已若能仰承廟謨實心修舉使邊事日勝一日是爲長治之基若不思社稷之深計不識朝廷制禦之微權苟見一時寧息遂爾怠玩偷安無復備戒之慮沿習故套搏弄虛文止圖苟免一身罔顧貽患來者則不惟良時一過不可再得而從此邊備寢弛久愈難振卒然有變將何以應則是利未得而已博其害虜未制而反制於虜所謂病加於小愈乃大亂之道也而臣等一念謀國之忠他日番成誤國之罪矣此在今日不敢不以明言者也伏望勅下

兵部嚴飭各該督撫將領諸臣務要趁此閒暇之時將邊事大破常格着實整頓有當改絃易轍者明白具奏議處毋得因循自誤仍乞賜勅一道戒諭邊臣責其成效此後再乞每年特差才望大臣或風力科道官二三員分投閱視要見錢糧比上年積下若干險隘比上年增修若干兵馬比上年添補若干器械比上年整造若干其他屯田鹽法以及諸事俱比上年拓廣若干明白開報若果著有成績當與擒斬同功若果仍襲故常常與失機同罪而必不可赦何也往歲疆場多虞欲爲而不得則其無功猶可恕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五

五

也今既無事可以爲矣而仍復玩愒致誤大計則實有欺君債事之罪又何可以恕哉如是則邊方之實政日興中國之元氣日壯廟堂得坐勝之策而宗社有永安之庥臣等區區謀國之忠亦可以有終矣邊方幸甚天下幸甚奏上上嘉納得旨邊境既寧邊政正宜及時修舉覽卿等奏具見爲國深遠忠猷着兵部着議來行於是兵部覆皆如議時又有黃台吉索史大官事督撫以報于各答之書曰黃酋索史大官來見一節僕反覆思之必當有處古云威不立則惠不行今觀黃酋初遲遲不受封賞抑悍可

知而今又索史大官乃故爲無賴之狀以挑我耳若遂從之是示弱於黃也史吾屬夷久爲吾用而吾不能護庇是示弱於史也示弱於黃則今日之封市不足爲罕示弱於史則昔日之撫養不足爲恩目前之事雖必可了而方來之漸或有多端所宜深思者也况俺答既以心服昆都吉能既以帖伏黃酋一枝其勢已孤安能獨逞卽逞也吾以全力應之又何所畏不趁此時處箇定帖將來日久諸酋或有起他心者而此酋乘之則不可圖矣且今亦不必與之惡做只以理論之陰拆其驕悍之氣彼如不悛吾亦不理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如無狀吾卽明言與絕彼敢來犯吾合史大官之衆與之決戰孤雛摧之何難必待其計窮求憐吾乃施以不測之恩又使之過望而深喜如此則操縱之機在我而彼莫可以窺度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而史大官者亦氣舒心感懽爲吾用而無復有他計也大抵欲堅虜人他日之心在乎今日處置之善而處置之善莫如乘新惠之後以示威威立而惠乃不褻况衆旣歸而一人者亦自難叛正不必徇之之日也願公之熟計之也督撫如計行之黃酋亦遂馴伏時吉能欲捨西番甘肅撫臣奏恐道出本境邊外爲患欲

令宣大總督禁束鑑川以爲言予乃語本兵曰禁虜搶西番理旣難通而套虜亦委諸宣大總督更難通令寢勿擾而乃以書答鑑川曰黃酋頗驕悍且孤枝難叛似宜借史大官事稍抑之待其調帖乃已庶諸酋之款順可要諸久試更思其如何吉能搶西番事已令本兵立案不覆矣蓋不欲其犯我又不欲其搶番豈人情哉若然是仍令犯我而後已也但明言許其搶番又非國體故直不覆付之無何有而已矣又寧夏撫臣奏欲給虜官俸鑑川爲言予答之書曰承示虜情詳悉爲感爲慰趁此閑暇亟修內備待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五

三

備旣克則伸縮在我虜不足計矣惟公之留神也虜本非吾族類封貢市乃是羈縻之計而初則入甚難之及見事成則又議令支俸豈不畫蛇添足可笑也已令寢不復矣蓋至是而諸策皆盡邊事底寧貢市以時中外靖謐人情忻忻無復他說矣是舉也非鑑川弘才赤膽孰能爲非予愚直朴忠孰肯主追憶始事時舉朝爲敵議論百出震撼擊擗旁觀者危之而予也止知有國不知有身止知事機可惜不知利害可慮徒以孑然之軀獨立危言力排衆議成敗禍福誠莫覩其所歸也賴先皇明聖垂鑒不疑斷

出宸衷迄遂成事 國勢尊安邊鄙不聳歲可省
內帑百萬之金邊民百萬之命財貨無筭之搶掠民
仰其野穡人成功已三年矣卽未知他日何如然亦
既得策庶哉可少盡臣子報主之心而予又得保
首領返丘壑讀書談道以畢餘年豈非幸哉噫豈非
幸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五

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六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綏廣紀事

廣東久遭寇亂敝甚予爲計處吏治頗殫心力又
推殷石汀爲總督經畧其地遂以底寧凡予所籌
畫不能悉記惟疏書一二尚存特錄藏之備故實
云

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

官以彰激勵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六

一

臣惟廣東舊稱富饒之地乃頻年以來盜賊充斥師
旅繁興民物凋殘狼狽已甚以求其故皆是有司不
良所致而有司之不良其說有四用人者以廣東爲
澤海之鄉劣視其地有司由甲科者十之一二而雜
行者十之八九銓除者十之四五而遷謫者十之五
六彼其才既不堪而又自知其前路之短多甘心於
自棄此其一也嶺南絕徼僻在一隅聲聞旣不通於
四方動靜尤難達於朝著有司者苟可欺其撫按
卽無復有誰何之者此其一也廣乃財貨所出之地
而又通番者衆奇貨爲多本有可漁之利易以豔人

此其一也貪風既成其勢轉盛間有一二自立者撫按既薦之矣而所劾者亦不過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固不可以勝効也彼其見撫按亦莫我何則益以爲得計而無所忌憚居者既長惡不悛來者亦淪胥以溺是以貪風牢不可破此其一也以甘於自棄之人處僻遠之地豔可漁之利而共囿於無可忌憚之風此所以善政無聞民之憔悴日甚而皆驅之於盜賊也若不亟處敵將安極查得往歲奉 旨多取進士議者爲當於此等去處用之乃竟不肯選去殊爲可憾合無今後廣東州縣正官必以進士舉人相兼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二

除雜流選滿姑不必用果有治績撫按從實奏薦行取推陞如其奉職無狀必須盡數叅來處治不得仍前聊取一二苟且塞責如尚苟且塞責容臣等叅奏治罪庶人心知警而不敢公然縱肆也然不肖者固可以示懲若使賢者不賞又何以示勸臣等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此等賢官他處猶少而況於廣東乎若使人皆如此又何有地方不靜之憂合無將本官先加以從三品服色俸級令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其他尚有能靖地方者容臣

等訪得續行題請 加恩庶人心知勸而皆有以興起也然臣又思遠方之困敝不止廣東而廣東特其甚者如廣西雲貴皆稱絕徼近年皆有兵革之事民亦皆不堪命議處有司亦當以廣東例行蓋天下雖大實則如人一身必是血脉流通頂踵皆至然後可以爲人若使遠方功罪之實爲在 上者所明照而君上綜覈之意爲在遠者所周知則誰敢不畏不敢不修職萬里之外如在目前治理之機可運掌上聖人所以能使中國爲一人用此道也伏望 聖明特賜施行不勝幸甚等因隆慶四年六月初十日題十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日奉 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

議處廣東舉劾以勵地方官員疏

臣等照得撫按官薦舉太濫日益而歲增者往時之通弊也本部題奉 欽依嚴禁不許濫舉者近日之明例也乃在廣東則有不可以例拘者謹爲之明其說廣東財貨所出舊稱豐裕固樂土也祇緣近年以來法度廢弛官其地者貪虐特甚習以成風而撫按亦不可以勝究於是民不聊生盜賊四起乃貪虐既不加懲而處置又不得當于是良民皆化爲盜譬之

病痞者然始緣客火爲逼血脉聚而爲痞其路既通而又逼之不已則痞日積而血脉日微實有難於救藥者也臣誠爲國憂先曾具疏議處彼處有司荷蒙俞允臣乃總計其州縣共八十處其掌印官每三處則用進士一舉人二皆揀其年力精壯才氣通敏者以充而監生以下不與焉其自京往者臣又每每集於堂階諄切戒勉諭以選擇任使之意教以弭盜安民之理而款以功名上進之路蓋欲爲皇上奠此一方易亂以爲治也然臣又思得有司之勸懲係於黜陟而朝廷之黜陟憑諸舉劾今廣東有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四

既皆科目選擇之人使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官其地者必曰吾輩科目人多而撫按舉薦同於他省則雖盡心效職稱上等等者或且不得於他省中等伍而又何望於進取乎於是隳其志以玩愒者將有之矣是又不可以無慮也臣誠欲於廣東舉劾另立科條令其撫按官將各有司時時體訪務在的確果有殃民不職應拿問者即便拿問應叅奏者即便叅奏不必待復命之時其他只不許徇私市恩若果有弭盜安民茂著循良之績者復命之時不拘多寡盡數舉薦本部另行體訪的確亦不拘多寡盡數行取

超陞如此則賢才雖衆然各有上進之途自不至於相礙而體悉既周必多有奮勵之志當不肯以自隳廢乎善政可興而數年之間可有安平之望也至於他省用人亦當如此但科目人少不能周徧則其撫按官自當守濫舉之禁不得援廣東以爲例恭候命下本部移咨都察院轉行彼處撫按衙門遵照施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初三日題初五日奉聖旨是

議革廣東巡撫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史蘇士潤各題稱要將近設廣東巡撫裁革廣西巡撫暫令調度仍將總督閩廣巡撫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廣東巡撫事惠潮兩府仍宜復屬南贛兼管各一節除新設廣西巡撫待後事寧另行議擬其廣東巡撫既經科道條議前來相應議處合候命下將廣東巡撫裁革原任巡撫熊汝達行令速赴浙江到任管事原任浙江巡撫谷中虛不必候代其見任總督兩廣軍務糧餉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李遷改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糧餉兼巡撫廣東不必拘定駐劄但遇有盜地方便宜剿滅候事寧

之日仍駐梧州移咨該部換給 敕書關防原降給者俱行 奏繳其惠潮二府軍民政務先因彼此推避故議專屬廣東以便責成已奉 欽依訖今未經彼中詳議難以懸斷姑仍照舊管轄以免前弊如此則兩廣之事體歸一而遠徼之地方有賴矣隆慶四年五月十一日題十三日奉 聖旨是廣東巡撫依擬裁革着李遷兼管換救與他

議處廣東兵備知府等官疏

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楊標題要選用兵備議立賞格知府功罪宜同兵備等因奉 聖旨吏部知道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六

此欽遵為照近來推用邊海各兵備官本部不拘見任起廢京職外官俱皆遴選務在得人以稱任使其職務克舉歷俸一考撫按薦其賢者查例超擢如副使范大儒等撫按劾其否者即行罷斥如貪事黎元等其無撫按奏者本部止循資敘用一向遵行無容再議是則處兵備者然耳至若知府與兵備職任雖殊均有地方之責實則同功一體者也如功罪賞罰漠不相關則上下之間視如秦越何以彈盜安民共成化理哉今據巡按御史楊標條議前來相應議擬合候 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各該撫按衙門今後

各地方兵備官員歷俸年深賢能稱職者即奏薦到部以憑查例超陞如歷俸僅一二年者仍不得一槩奏薦以市私恩否者即行參論以憑罷斥使人咸知賞不倖微罰不倖免自當知所勸懲盡心職務其知府有功得與兵備併薦失事亦與併參庶幾避事者絕巧免之私而戮力者獲同賞之勳等因隆慶四年三月初九日題十一日奉 聖旨是

議留副使王化立功贖罪疏

文選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准都察院咨該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煒題稱勘得原任廣東按察司副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七

王化先年督剿和平龍川地方行委千戶等官朱如拳等把截要路乘機索受銀兩事有指實已站官憲擬以贓罪情法俱當但王化屢立戰功斬獲數多況今賊復猖獗苦無將才累據長樂平遠人民告稱得化復任當能滅賊則化之勇敢當先臨機應變委尚優於諸將合無將王化權復一府佐職銜或克為事官令其領兵前去惠潮地方殺賊限以二年果立有奇功准與贖罪一體敘用若或不效仍坐罪革職等因奉 聖旨都察院知道欽此欽遵抄出到院看得本官所奏要將王化立功贖罪但今地方多事彼中

士民告留迺出一時權宜相應會議合咨吏部查照施行等因咨部送司案呈到部看得王化由舉人歷官副使屢著軍功乃獲超擢獨以性氣粗率遂蒙謫非禁繫多年未與歸結今該巡按御史查其奏懇情詞及地方人情具奏前來又經都察院會議欲權復一職令其戴罪殺賊臣等謹議得惠潮多事地方需才爲亟今王化往歲軍功既多可紀近日賍私又屬可疑況地方有復用之望而按臣有特請之章相應量復一職但府佐官輕難以鎮壓一方及查惠潮見缺兵備一員似宜仍用於此合候 命下將王化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八

起廣東按察司僉事就駐劄惠潮地方管理兵備事務令其仰體 朝廷使過之仁俯竭人臣盡瘁之義益堅初志勉贖舊愆限三年內果能剿賊安民立有奇功另行敘用如或因循塞責罔所報效撫按官從重叅究等因隆慶五年六月二十九日具題七月初一日奉 聖旨是

議處知府侯必登疏

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煒題 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於隆慶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呈稱願告致仕除具本恭

奏及將印信關本府同知楊汝聰收掌仍截日住俸不支等因到臣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本府推官來經濟相計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之以售其必報之恨耳臣謹述其事之始末爲我 皇上陳之則其險詐欺罔之情自可見矣訪得先任已故熊巡撫大征曾一本駐劄潮州因府皂毆打標兵幾死批行來推官究問將府皂責治訖侯必登遂以此怪恨來經濟後能巡撫擒獲曾一本會官審驗必登當堂倡言曰是假是真下人承望風旨次日之飛帖遂徧城市熊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九

撫以此抱忿成疾欲移出城避之司道固勸迺止此二臣相嫌之始原任監軍道副使江一麟之所親見者也臣又訪聞侯必登私議來經濟收匿橋稅隨密行該道陞任僉事楊芷查訪揭稱查得該府原解底簿係無印草本似難憑信及面加色審各犯所供情節似有威制主使之情且思來推官以甲科筮仕未必不自愛以至於此已經駁回再問來報本道待辜一方固不敢姑息以廢法亦焉敢媚人以殺人等因臣見其含糊不明又行分守叅議許天琦查議橋稅蓋因以覈來經濟之事也卽據回稱查該府填報循

環考之隆慶二年分白同知抽銀四千八百餘兩三年分來推官抽銀八千五百餘兩四年分春夏二季陳同知抽銀四千三百餘兩備呈到臣隨批稅以來推官抽數爲額臣以爲此事明矣至七月內來經濟得報行取就據該府捐稱匿稅一事係隆慶三年內告發彼因有礙未敢成招至四年內赴省聞來推官反誣職徇大使潘銓之私情不結前事所以蒙熊巡撫獎語並無一操守字樣等因十一月內又捐稱蒙分巡兵備道牌奉本院牌提潘銓一千人卷遵將犯人李班等解赴本道審究外向因來推官在外未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十

彼此開釋昨回十應禮節並無敢少緣未道及前事乃于結內畧言其端意其悟而他處本官不就近辯明致煩提問等因又據來經濟捐稱隆慶三年內蒙委管廣濟橋務因本年四月白同知病故本官親筆批揭取監稅銀助喪不報循環濟亦將陳和商稅銀八兩助訖親筆批單付稅課司存案委亦不報循環見今一單係濟親筆輒生情圖陷詭寫私簿侵銀二百兩以上切思查摘姦弊必串印記日收底簿查對其中有報有不報則有侵有不侵明矣乃今獨寫一匿稅私簿豈非有意爲之哉且以太守之尊挾虎狼

之威拘商照簿認稅孰敢有不認者乎顯係挾讐圖陷指阻行取等因并將侯必登親筆批收鹽餉不報循環二揭到臣又據分巡潮州道僉事金柱揭稱准布政司照會查知府侯必登是查患病應否准放休致任內經手錢糧有無明白見報不勝驚異本道自十一月二十五日同侯知府習儀二十六日拜賀長至今節午時相別出巡步履俱爲無恙何忽以病告而呈文又在本道未行之前何本道一不聞知耶至本日未時方接得本府公文一角內稱患病乞休又書十一月十三日呈詳字樣本道與該府共住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城至于告休交代本道畧不與聞及行查後始知該府呈詳本道又逆書月日何本官之不誠心直道諛譎一至此也推原其故乃本官因與來推官互相構隙其始也惟欲誤來推官之行取使不得與選不意來推官盡發其平日奸險貪汙之迹于人自以爲衆論所不容乃捏病告歸然其傾陷之術不但行于僚友卽八月內該府呈詳通判華涇患病告休本道批候兩院詳行該府不知何故聽其徑歸今乃申曰金僉事批允回籍本道經歷二十餘年寧獨于此尚有所昧耶本道駐劄潮州五越月矣凡批案不知幾士

百行並無一起回報屢提吏比一吏不解罪徒則彌滿囹圄而怨聲徹于道路本道每一放告在監家屬抱訴者輒百十餘起不得已行楊同知清查本官又持之不發至今並無一字回報 朝廷設官分職以爲民也本官僻倣成性陰險成謀終日之所營營者非揭帖則私書而無干之計日擾於庭使能用此以及民事何至於積案盈庭罪徒滿獄哉苟如是亦何以稱 朝廷之 恩激天下之良貳千石哉當本道初到任之時有識者人人爲危之蓋以本道之褊心直躬不能御狙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今數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之間盡見其爲人始信人言不妄等因到臣再三覆查卷案參詳前後情節密訪之輿論之公面稽之當時親見之臣在侯必登則爲先任熊巡撫之提問臬隸而移恨於同僚在來經濟則自以爲持法不阿竟不受屈於堂官此二臣相嫌之源人人所共見共聞者也其後任熊巡撫獎勵侯必登不及操守二字蓋因伊差人餽送長夫銀五十兩心甚鄙之彼時曾對司道明言其過見任副使李渭所耳聞目見者也今乃諉罪于來經濟則侯必登之誣也若橋稅一節侯必登私餽人六十七兩零來經濟私餽人八兩零皆

有親筆填日無可說矣其私簿稅銀二百餘兩若係經濟入已之贓卽罪當罷斥抑或有團陷之情亦當與之辯洗侯必登因見提弔人卷不遽如其願遂詐病 奏擾則險詐乖方之極大傷于 國體者也除來經濟聽布按工司會問明白另行具 奏外爲照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負小有之才悻悻自好憑斗筭之量事事乖張初至擒白哨之賊功可嘉矣而熊巡撫之擒獲曾一本則倡游言以亂真心何險也杜屬官之餽守似潔矣而于熊巡撫之陞任則送長夫以求榮行何汙也時可獵名則百方求刺李軍門之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三

遞私書與臣之收貯匿名揭帖可查也計在籍口卽峻刑繩人大使潘銓之濫罰百金與指揮劉興倫之死于杖下者可據也錢糧應徵不徵惟事違道干譽詞訟應問不問豈憐環隅銜冤收吏役公堂以濫充私費狷者不爲縱伊父賀壽與部民宴酬官閑盡掃數月前金箱瑪瑙帶數十餘條揚言餽人將焉用之十月內夜出私簀藏四十餘扛令弟回家伊誰欺也徐紹祖十歲之幼兒恨其父而撻折手指殘忍殊甚來經濟役使之門皂爲索垢而盡刑繫監狂惑異常過蒙 皇上使過之 仁不思感 恩圖報迺逞一

已好剛之氣輒欲睚眦害人無故稱病敢于欺誑朝廷擅自奏瀆明係紊亂法紀似此不忠之臣應在不謹之例所當亟行罷斥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再加查議如果臣言不謬將侯必登速賜罷斥庶朝綱振肅而改節之臣無所容其奸矣惟復別奉聖裁等因題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欽遵抄出送司案查本官於隆慶六年三月內奏爲患病不能供職仰負天恩乞賜罷斥以免貽累地方事奏臣原籍雲南廣南衛貫應天府上元縣人由進士除授江西南昌府推官陞授南京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古

歷陞本部武庫司署郎中隆慶二年內陞任前職隆慶四年六月內伏蒙聖恩特允吏部題請加陞從三品服色俸級仍舊管事隆慶五年正月內又蒙欽賜宴賞竊念臣以一介孤寒冒領鉅郡方憂莫道尸素之罪詎意濫叨希曠之恩此微陋之極榮古今之難遇者也臣懼孤高厚夙夜恐惶普在捐糜少圖報稱凡可弭盜懲貪以安瘡痍殘喘之民者罔敢不遵承吏部所條悉弊源勉思滌洗一二以奉揚德意雖斂怨招毀亦不敢辭豈知福踰涯分病遂侵尋本年八月以來感患瘴瘧繼生瘡瘍醫治失方毒

流左足動履艱難目今巨寇反側之時而臣卧病在床療官廢事上負聖明之特恩下失黎庶之過望此臣所以痛心疾首而卧不寧席者也若不昧死陳乞則悞地方之事必多而臣之罪愈重臣之憂愈甚而病愈深僅存瘦骨不待積毀而銷即欲塗肝腦以仰報亦將無所從矣懇乞聖慈軫念艱危之地難容羸病之夫敕下吏部速將臣罷斥回籍別選賢能來守茲土則一方生命仰再造于堯天而萬里微軀獲免填干瘴海矣臣無任激切祈懇隕越俟命之至等因奏奉聖旨吏部知道欽此又查得隆慶四年六月內該本部題爲議處遠方有司以安地方并議加恩賢能府官以彰激勵事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公廉有爲威惠並著能使地方鮮盜百姓得以耕稼爲生議將本官先加從三品服色俸級今其照舊管事待政成之日另議超陞等因題奉聖旨近來遠方有司不得其人以致民不聊生盜賊滋蔓這所議甚得弭盜安民之要都准行欽此又查得隆慶五年正月內本部議覆南京科道官王楨王嘉賓等題爲申飭朝覲考察重典以勵庶官以隆聖化事該本部會同都察院詳議得知府侯必登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五

賢能卓異已經題奉 欽依照例獎賞外隆慶六年二月內本部題爲缺官事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合當推補查有原奉 欽依加從三品服色俸級廣東潮州府知府侯必登年資頗深例應陞任但地方多事正賴本官幹理若遷之他處委屬不便相應就近陞補議將本官陞補廣東布政使司右叅政仍兼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等因奉 聖旨是欽此已經給憑移咨轉行去後今該前因通查案呈到部看得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趙焞題叅潮州府知府侯必登挾嫌相構妄行奏擾乞要罷斥一節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去

照廣東地方偏地皆盜民不聊生實起於有司之貪殘而成於蒙蔽因循之日久本部於先年訪得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撫綏窮困制伏豪強弭盜安民地方利賴特爲奏 請加三品服俸以示激勵後巡按廣東御史楊標至京臣卽問彼處有司賢否標曰知府侯必登有守有爲任勞任怨民賴以安但不肯屈事上司所以問之百姓人人愛戴問之上司人人不喜至朝 覲時又加查訪僉同本部遂有卓異之薦然侯必登資俸已深潮州士夫在京者恐其陞去每向臣等保留曰潮州不可一日無侯必登也又有潮

州舉人監生及在官納解人等數十人遞道告曰侯知府年久該陞若遂陞去百姓無主必皆隨之而去此人情如此臣等思得官久不陞何以示勸會潮州兵備員缺遂將侯必登擬陞叅政帶憲職管潮州兵備事蓋所以慰士民之心爲地方計也今該巡按御史趙焞論劾前來其中論詞多出守巡等官揭帖夫言旣盈耳監察之官固不容默然詳其論詞並其中揭帖語意乃是侯必登素不能奉順上司巡按及守巡等官旣皆銜之會又與行取推官來經濟相訐而推官乃巡按所信用行取之官乃兩司所趨附于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去

守巡等官遂明有左侯右來之意侯必登忿其不勝遂具本差人赴京乞休守巡官旣知侯必登憤已聞其有奏以爲必有相攻訐之辭遂具揭巡按激而爲此又恐遲則侯必登之說行而已反出其後故如此其急也而不知侯必登本中止自乞休並未沿及他人向使知其不相沿及又豈有此論哉今觀劾詞首云府官挾嫌相構妄行 奏擾大壞 聖朝綱紀又云侯必登告致仕臣不知奏內何事但據其近日與來經濟相訐者度之不過以乞休爲名暗引黨已爲援不附已者一槩波及以售其必報之恨耳其金柱

揭云本道福心直躬不能御但詐陰詭之秘必有以中之者此其情自可見不然兩司知府官自行具本乞休者亦多矣何以皆無劾者而今獨劾一侯必登謂之大壞 朝綱乎且據劾詞內稱侯必登與來經濟相計在上年七月則是事已久矣又稱來經濟事待布政二司會問明白另行具 奏則是今尚未明也若止惡其相計何不卽劾於始計之時若是劾其所計之事又何不少待於問明之後而顧急舉於侯必登上本之日乎况彼此相計事尚未明則是非固未定也劾則俱劾止則俱止又何匪來經濟不劾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本

止劾侯必登乎此其理亦自可知然事既如此侯必登實有難千處者欲擬其去則不惟失百姓之心而將來任事之臣何以自効欲擬其留則上司既不相容留之何以自展欲擬行勘則無事可勘欲擬罷斥則卽據劾詞既未明指所壞何法又未明指所貪何賍不得而議罷也但訪得侯必登心既好勝氣又過剛雖惠及于民而不能善事上官雖威行於盜而不能善處寮案恃長縱傲以短招尤雖非重愆亦有薄咎合無將侯必登仍以新陞職銜量調別省令其痛自省改其來經濟事須要明白本部移咨都察院轉

行廣東巡撫都御史另委隔別衙門官從公勘問不得曲徇偏向務見的確具奏發落仍令省諭各布按守巡等官見今廣東盜賊縱橫正破格整飭之日兵糧缺乏正協力幹濟之時毋得仍守成心尚循故套崇姑息而摧振作獎輒熟而抑剛方當知任事爲忠不可徒諉罪於人當以救民爲急不可徒取便於己如有違者叅奏重治斯於事理兩得其平而撥亂反治之功或可望於一二也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具題二十四日奉 聖旨是

改叅政陳奎兼潮州兵備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六

尤

文選清吏司案呈照得廣東按察司缺僉事一員專管東莞以東自惠州海豐直抵潮州閩境一帶地方帶管整飭嶺東道兵備兼管分巡南路一帶所轄潮州府屬饒平大埔海陽潮陽揭陽惠來澄海普寧及惠州府屬海豐各縣事務兼督柘林碣石二寨平時則操練兵船稽察奸弊催督錢糧遇有警報會同各該叅將督率各寨兵船出海剿捕以靜地方合當推補案呈到部看得廣東地方多盜而潮惠尤甚先任潮州府知府侯必登能弭盜安民是以本部卽擬陞潮州等處兵備令其彈壓地方今既被論調去地方

失望非得有才力肯任事者不可以繼其後照得新
陞山東布政使司右叅政陳奎原任廣東副使才力
有餘敢於任事且廣東民情事理皆所諳熟堪以彈
壓潮州等處地方合無將本官改廣東布政使司右
叅政兼以僉事職銜管理前項地方事務候 命下
之日本部給憑令其作速赴任仍咨該部照例請
敕以便遵行等因隆慶六年二月二十五日具題二
十七日奉 聖旨是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六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六

二十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程士集

會試錄序

我 皇上統 天建極臨照九有如 日月之明無
遠弗徹 恩則雨露霑洽庶類 威則雷霆震耀罔
不聳伏四十四年於茲 道化洋溢光天之下至於
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咸切 帝臣之願焉歲乙丑復
當會試天下士屆期禮部尚書臣李春芳侍郎臣秦
鳴雷臣高儀以考試官請 上命臣拱暨侍讀學士
臣正蒙典厥事臣方總校 大典乃輟館事 陛辭
以往臣伏自思念經術淺薄行能無異乃數蒙 板
擢超躡恒格以至今茲臣受 皇上恩至弘厚踰涯
分多思所可竭力報稱者其道無繇也乃今承乏辱
校文之 命既懼弗勝已又自喜曰庶哉可藉是圖
萬一之報矣其敢弗殫精盡慎思所自効者乎既入
院臣乃諭諸衆曰茲舉也爲求賢也今卽以賢進後
或未可知也乃卽以不肖進後其謂何是故代者有
罰挾冊者有罰羣聚而通者有罰茲惟我 聖天子

明命諸執事敬之哉罔或弗覈俾我校文者罔攸據
既入簾臣又諭諸衆曰茲試言也爲覘所存也卽良
於言存或未可知也乃卽弗良於言存其謂何是故
浮夸者黜險僻者黜曼衍而無當者黜茲亦惟我
聖天子明命我諸執事敬之哉罔固舊見俾或售於
淫辭於是羣多士三試之士凡四千六百有奇遵
宸斷取中式者四百人以其名氏及文之純者爲錄
以獻臣乃諭諸多士曰於戲諸士出而事君也
自今日始也乃亦知所以事君乎夫君尊如
天勢相去至遠乃仕者率知義而弗知恩不知天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有其實無其名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主
上所可知所可見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
主上其心乃在知見也有於所弗知弗見而盡心
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蓋臣嘗見人之理家也乃不
惟才士卽中人亦罔弗臧脫不幸有弗臧也乃厥寃
亦多臧也何者心誠求之故不遠也至其理國事也
不直中人卽才士亦罔或臧脫幸有臧也乃厥寃亦
多弗臧也何者弗旣厥心也故曰不誠無物夫苟旣
厥心則一爲而一成百爲而百成敬斯謂之敬勤斯
謂之勤也苟弗旣厥心也則百爲無一有焉卽祗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至尊遠也乃曰惟天萬物父母恩則若斯焉故曰天
弗可欺報本弗可以已也夫君上誠至尊遠然生
成則天也矧又以爲才焉而拔之而爵祿之則所
尤厚也是可弗知恩乎可弗思所以報乎可欺乎
故曰臣事君以忠蓋不可弗忠也雖然亦知所謂忠
乎夫忠也者心之自盡者也無遠近無彼此無隱顯
而純然者也是故利於公亦利於私者從而盡心焉
非忠也其事在公其心乃在私也有利於公弗利於
私而盡心焉者乎非純臣弗能也有其實亦有其名
者從而盡心焉非忠也其事在實其心乃在名也有

戰慄非敬也卽夙夜無息胼胝手足非勤也何者非
其心也非其心則謀不審謀不審則不當事機事不
當機而能無僨焉者寡矣矧克有濟是故曰無物也
夫無物之謂欺欺之謂負而况可言報乎臣之道必
不可若斯也茲多士之進也猶尚如未汨之泉而未
斷之溪也故臣惓惓焉以人臣之所以爲心者相戒
勉冀有所先入而弗以巧宦之說投也諸士誠聽臣
言終其身弗改庶可少裨於用而於臣圖報之心亦
可少償焉厥或弗聽或聽亦罔終卒致僨事則臣之
心有欲盡而弗得者矣然亦可如何矣雖皇上之

明日月也既厥心或弗既厥心弗能逃也既厥心
雨露之弗既厥心 雷霆之亦弗能逃也諸士固宜
知自慎也乃何有於臣言哉是役也同考試官則論
德臣鐘侍讀臣旻中允臣謹修撰臣恭臣自強臣大
綬臣士美編修臣浩臣貴臣四維臣有丁都給事中
臣守庭左給事中臣一敬給事中臣詩郎中臣奇迪
員外郎臣金臣三省監試則御史臣邦珍臣承蔭寔
相與成事其防檢於外則御史臣顧廷對臣周弘祖
增設自今歲始蓋先是士習稍踰頗彰訾議 詔特
加嚴故增設焉並書之重 君命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四

順天府鄉試錄後序

嘉靖戊午順天府復當鄉試 上命臣份臣拱性典
厥事錄既成臣拱當序諸後臣惟堯舜都平坂而聖
喆之佐多冀出文武宅豐鎬而名世之材多雍產何
者大明之發雖普照於萬方而陽谷咸池寔先被之
故所感爲尤深也然天地之化以恒大而成乃治非
多歷年所薰蒸透徹抑何以培毓英賢輩出而弗匱
乎故堯則百十有八年舜則百有十年文王則九十
有七年武王則九十有三年其德衍而靡窮其意悠
而不迫是以太和之氣萃於人文岳牧盈庭而宅俊

列席者也夫豈一朝一夕致然哉仰惟我 皇上天
縱神聖撫運中興以 道德養蒸黎以 禮樂陶萬
國漸摩淪浹三十七年於茲方將配 天地之無疆
同 大明之久照有不止如堯舜文武焉者至順所
積卽翔泳之物罔弗翹德而况於人乎况於士乎况
於在都邑者乎固宜有英賢輩出如昔之冀與雍者
以爲 國之楨率先天下用之而弗匱者也乃臣今
得縱閱其文往往據理要切事情論治則祖唐虞論
道則師周孔論志則尊義而賤利論人則好正而嫉
邪卓犖雄渾之氣勃如溢如莫可抑遏以是想見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五

人卽古人何讓焉臣則竊慶嘆曰文盛矣哉自非
聖人在上涵育有年何能至是乃益信作人由諸
考詩人所稱非虛也然臣於此復有餘懼焉何者昔
堯舜時雖敷納用言然必試功而後庸文武之法有
言揚者矣亦必任事而後祿豈非以言取人卽盛世
有未敢必者哉則臣於今日又安敢必謂盡得人也
茲役也臣寔夙夜惴惴焉殫厥心惟其言平正通達
是取厥或鈎棘爲奇浮夸爲博閃爍而無當游揚而
不情諸若此者卽華采烜爛如綺如繡直黜之不復
顧惜何也 國家取士非爲言也將緣是以覘知其

爲人也卽皆平正通達如所取者且所覘或未可諒
乃其言卽爾爾斯其人已可識矣而又何覘焉臣竊
觀時俗率好以虛辭爲業不遘本始以僥利爲才不
右質直以形迹爲行誼不崇心術以文飾爲事功不
求真實允若時卽所自處亦旣欺甚矣尚敢望其身
致誠信奉 主上之役使哉故臣於覘知之際其去
取乃如此也於戲主司之心至是則竭矣無復能爲
者矣繼自今務自樹立以逭主司不明之罪者在爾
多士詩曰彼都人士出言有章行勳於周萬民所望
夫都士之爲民望也者豈惟其出言有章爾哉固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六
行之周也爾多士誠自樹立致誠信以奉役使則固
可以爲 國之楨率先天下允哉萬民之望也已不
然而徒以其言止焉非所敢知也詩曰我不見兮我
心不說將無有嘆息而譏者乎乃於 天地久成之
化 大明首被之光不旣自棄自背矣乎其爲都士
也則何貴矣不寧是也臣聞鳳之性仁其出也爲瑞
而天下治鳥有曰昭明者五色而象鳳其性不仁而
出則天下多事臣今之必以平正通達取士也誠見
其五色謂爲鳳也脫不幸而有昭明者焉出乎其間
則國事或爲之蠹詎惟科目羞乎此臣所爲重懼於

多士之進惓惓規飭而不容已者也嗟爾多士其必
思所以無負 今日也哉

文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聖人喻人本易舉乎政而政又易舉者焉蓋人之立
政如地之種樹固已易矣而况政又易舉如蒲盧者
哉聖人以是告魯君所以望之者至矣蓋謂文武之
政其可攸知固也然舉息必繁乎人者何誠以人之
爲道也明良同德則可以立惇大之治體起喜同心
則可以成明作之治功精神所運特一施措之間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凡正朝廷以及乎萬民者無弗效也意氣所加不遑
轉移之際而凡由家邦以終於四海者無弗達也蓋
譬則地道之敏樹然厚德之所化沃膏之所滋凡植
焉者有不速長者乎人道之敏政如此則但得其人
自無不舉之政矣而况夫政也者聖人之所經綸也
關雎麟趾之心施諸法度旣盡善而有徵時王之所
損益也周官立政之規監於夏商又宜民而不悖惟
弗立耳而立之斯立初無俟於積累也惟弗行耳而
行之斯行非有待於更張也又譬則樹中之蒲盧然
其生也勃焉其成也忽焉凡植焉者有能先之者乎

噫地道敏樹矣而蒲盧又易生苟得地以種之豈不尤速乎不然雖易生之物有不能自生者也人道敏政矣而王政又易舉苟得人以舉之豈不尤速乎不然雖易舉之政有不能自舉者也政之繫乎人也如此夫抑此夫子憲章文武而欲行周公之道者也周禮在魯文獻既存而俗有先王之遺則至道又無難者故於魯君特惓惓耳然論政莫備於此言固在也有其舉之則蒲盧之易百世無不然者豈特魯哉

君子貞而不諒

聖人論君子守正而不滯所守焉蓋貞者事之幹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八

君子貞以幹事而天下之理得矣又何有於諒哉聖人之意蓋謂德每戒於無恒則學必貴乎能守固也然難辨者疑似之際易蹈者毫釐之差有不可以徒守者彼其據事理之至當確然獨立而不易者貞也持已見之一端介然自信而不移者諒也貞或有同乎諒然以理爲主而非以守爲主自有隨機應變者存焉非所謂諒也諒或有同於貞然以守爲主而非以理爲主寔有執一賊道者在焉不可謂貞也人惟察識不明而成心未化固有貞而不免爲諒者矣惟君子擇善也審而精義致川不徇於形跡之粗執德

也弘而利用安身自得乎中庸之妙如禮所當守固有一家非之而不顧一國非之而不顧者矣然或事與時遷則又變之以從宜而非禮之禮乃其所不處也曷嘗有所意必而流於硜硜小人之爲乎如義所當守固有利之不能疚戚之不能怵者矣然或始與終異則又易之以從道而非義之義乃其所不居也曷嘗有所適莫而類於匹夫匹婦之見乎蓋貞者正而固者也諒者固而未必正者也貞則諒在其中而諒則反害乎貞矣此君子所以異於人歟抑此大人之事也有大知有大勇而合以成其仁者也使精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九

之學有所未至則雖可與立者猶未可與權况其下乎然不諒惡乎執則又取於諒者何蓋孔子爲不通者言而孟子爲無信者戒也信而能通則其所謂諒者固卽所謂貞也學者但當勉造乎君子之域豈可二三敗德而徒曰不諒也哉

綏之斯來動之斯和

賢者擬聖人之治有神於得民者有神於化民者蓋民心難得而尤難以化也聖人有以感之而效可立致焉非至神其孰能如此哉子貢曉子禽之意如此蓋謂有德者必有業然德之未至者以形用而德之

至者以神用夫子天下之至聖也設見諸行事豈但所謂立斯立道斯行而已乎民罔常懷固必綏之而後來也然有未必來者况斯來耶夫子弗綏則已苟於既立而加惠焉不爲之懷保云爾而非若是其幾也然有是懷保之仁卽有是歸附之義近孰與被已相招矣遠孰與聞已相應矣有不疾而自速者焉何也綏之神故也所以潛爲之格者非惟天下弗知而聖人亦弗知也民心罔中固必動之而後和也然有未必和者况斯和耶夫子弗動則已苟於既道而振德焉亦爲之鼓舞云爾而非若是其幾也然有是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十

舞之機卽有是變化之妙以章百姓既昭明矣以協萬邦既時雍矣有不行而自至者焉何也動之神故也所以默爲之運者非惟天下相忘而聖人亦自忘也夫子至神之用一至於此是豈人之所能測乎測之不能而可及耶子乃謂豈賢於我謬矣抑夫子嘗云王者必世而後仁而子貢於夫子則極言其治效之速何歟蓋夫子以成功言所謂高厚悠久者也子貢以感應言所謂過化存神者也然必世之仁其感應未嘗不速而綏來動和亦必愈久而愈極其盛也故不觀子貢之言無以知聖德之爲神不觀夫子之

言無以知王道之爲大合之則備矣

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
孔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

大賢引詩及聖人贊詩之辭所以明性善也蓋物則各具而懿德同好則人性之善明矣非大賢引詩及聖言以證之何以知其然哉想其答公都子之意若謂以情善而徵性善吾之論性固若此矣然非獨吾言之也古人亦有言之者也詩云天生蒸民有物有則謂生理之出諸天者然也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謂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十一

良心之在於人者然也孔子讀而贊之曰爲此詩者其知性情之道乎何則器形而下道形而上固未始不相須而性立其有情效其動亦未始不相符也使有物而無則是器之離乎道也而何以爲器乎使秉彝而不好德是情之拂其性也而何以爲情乎所以天之生人有是物必具是則乃其所爲主者也有是則斯成是物乃其所主者也蓋天非此無以生人而賦則惟均人非此無以爲人而分則有定其謂民之秉彝非與夫秉彝卽物則也以在民而謂之彝然懿德卽秉彝也以可好而謂之懿惟爲秉彝所以根於

心者悅諸心而好此懿德者達之天下而無間焉蓋有不容自己者也勉強云乎哉所同具者所同然而好此懿德者揆之百世而如一焉蓋有不能自知者也矯飾云乎哉信乎有物之必有則也秉彝之必好德也乃其道固如是也而詩人其知之乎夫知有物之有則則吾所謂仁義禮知者可識也知秉彝之好德則吾所謂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可識也而情之可爲善也不旣明乎情善則性可知矣彼三說者奚待辯焉大抵孔子罕言性故學者不可得聞乃孟子獨詳言之何歟蓋性固難言而雜說亂真則又不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七

書

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大臣贊聖君之德有以極變化之妙焉蓋至德不可以一端求也堯之德變化而莫測此所爲極盛也歟昔益因舜尊堯而遂美堯之德以勉之至此意謂君道不外於克艱克艱惟在於有德夫堯之德旣廣而能運矣則其變化之妙果何以形容之哉彼德之極

者爲聖爲神然聖謂之聖神謂之神猶可得而名也帝德惟廣運也故有流通而無間者自其大而化者而言則生而知之安而行之雖有體而無迹也雖有用而無心也是固聖矣然不止於聖也其幾至微其應至妙實有不疾而自速不行而自至者焉又何神乎旣聖且神則聖不可以名也神亦不可以名也合一不測吾豈能知其然哉德之見者爲武爲文然武謂之武文謂之文猶可得而稱也帝德惟廣運也故有變動而不居者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爲聖武布昭爲神武不殺毅然而動者乾之剛也赫然而臨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七

帝之範也是固武矣然不止於武也發諸英華著之經緯寔有昭乎其明煥乎其章者焉又何文乎旣武且文則武不得而稱也文亦不得而稱也兩在無方吾豈能窺其際哉吁聖神文武德之全也惟渾淪之體旣極其淵微故時出之妙有難於擬議此堯之所以爲至聖而克艱厥后者也益以致勉於舜其意亦獨至矣抑堯之德天德也夫易以元亨利貞獨統於乾者以其不息也堯德廣運而聖神文武兼總而時見焉亦猶是耳故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謂此歟雖然堯固不自知也求諸其心惟欽而已舜不自聖

而尊堯固亦堯之心也禹益不以舜爲已聖而文勉之固亦舜之心也然則唐虞之所以盛者其亦可想也哉

簫韶九成鳳凰來儀

聖樂備而盛瑞臻其所感深矣甚矣和之能召和也今聖樂備作而鳳凰之瑞卽臻焉則樂其可知矣乎后夔形容帝舜之德如此蓋謂帝之爲德雖有作而弗可及故其爲樂雖甚盛而茂以加樂者何簫韶是已成有九是天子之所用也名曰成是治功之所象也今也不徒上下之翕如而已有始有卒而所以自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古

爲一成者各盡其律呂之變亦不徒詠間之數如而已再始復亂而所以合爲九成者備舉其條理之詳播九德而揚九功雍然其鳴蓋盡善而盡美也舞九韶而協九奏至矣其大如天覆而地載也樂至於是其所感何如哉吾知聲與氣相通也今和氣充乎宇宙而靈秘已開然氣與聲相應也故和聲詔於兩間而神幾自動鳳凰非常之瑞豈人所能致乎時則先得氣而來焉集止有容於以煥文明之氣象鳳凰非時不出豈世可得見乎時則覽德輝而下焉翩跹可親於以呈盛世之光華來者鳳凰也而胡爲乎來鳳

鳳弗得而知也固有感之者也感者簫韶也而所以爲感簫韶弗得而與也猶有本之者也則夫神人之胥懌不益可知而鳥獸之踴躍又何待言矣乎吁帝之德其可爲至德也已矣大抵咸章而下作者亦多而古今獨稱舜樂何歟蓋其得位於揖遜而致治於無爲樂以象之故若此其盛也厥後孔子在齊聞之至於三月不知肉味千載而下所感且若此矣而况后夔之親典其事者乎雖然聖人之樂亦惟聖人能知之否則端冕而聽古樂惟恐臥者豈謂其不能感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圭

詩

鎬京辟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

聖人建都立教而有以得天下之心焉蓋教化國家之大務也武王建都而卽先乎此焉則其得天下之心也宜哉此詩人述武王之事而歌之也意謂有國者固貴於聚民而尤貴於成化我武王其知此乎以爲攸同之衆豐旣莫容而旺氣所鍾鎬則爲最於是辨方立極而肇域之本以弘圖大宅中而統馭之基斯定矣然不曰草創之初教化姑未道也而辟靡作焉於以講學則凡四術之崇四教之立恒於斯也於

以行禮則凡習射上功習鄉上齒恒於斯也蓋於樂
辟靡茲焉益大而譽髦斯士茲焉益廣矣然何以遂
得天下之心與夫京邑四方之樞風聲所出而國學
首善之地教化所倡是以自東自西地固遠矣而抑
文命之敷者莫不傾心以向化其在於東猶其在於
西也自南自北人固衆矣而乎皇極之訓者莫不丕
應而後志其在於南猶其在於北也蓋養人以善既
非力驅勢迫之爲則順德以誠夫豈笑貌聲音之未
聖人之化其被之溥而入之深也有若此哉吁武王
信其克君也已雖然武王得民匪專此也蓋其敬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六

交脩而洪範丹書復相翊贊所以端本原者固自有
在所謂神道設教而天下服者也噫戡亂以武矣而
復以文德綏之姬錄八百寔基於此故曰文武並用
久安長治之術豈不信哉

日就月將學有緝熙於光明

賢王勉敬惟欲致學以明其德焉甚矣學之不可以
已也能致之以明德則何敬有不可及者哉成王既
述羣臣之戒而乃自爲答之之辭若謂天命不易而
敬以保之爾之儆于者深矣予雖未能豈無勉求之
志哉誠以德本明也然人欲日爲之蔽鋼則天理遂

至於晦蒙學所以明也然道心暫涉於忽忘則人心
卽投其空隙必也德欲日躋而涵養操存不違於肆
息學務時敏而省察克治罔間於幾微以日而言必
有就焉所以求益於得者匪直一日爲然也以月而
言必有將焉所以引伸而進者匪直一月爲然也法
乾之健而繼續有常勿替自新之力昭晉之明而終
始惟一務收丕顯之功克明俊德雖非可易能也于
是積之以漸而使蔽者通焉庶乎心有所主而所謂
虛靈不昧者可以復其體矣敢怠焉而不脩乎懋昭
大德雖非可易及也于是持之以久而使微者著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七

庶乎物無所滑而所謂明覺自然者可以達其用矣
敢畫焉而不進乎夫然則不聰可化而敬止可幾命
雖不易或可以保之而不失矣不然寧不負爾之望
哉吁成王其賢也已考之無逸召誥諸篇所以勉成
王之敬德者不一而足敬之之說固卽周召數公之
意與成王不惟味乎其言而且能致乎其意此其所
以克成厥德而基命宥密益衍靈長之祚者也然諸
書所稱惟恐君之不勉而是詩所言惟恐臣之不吾
勉合而觀之則其相成之美可以想見而祈天水命
之道誠無出此也夫

春秋

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於貫僖公二十

伯主交遠以制外春秋特予之也此貫之盟桓之工於謀楚也春秋爲世道計則安得而不予乎且盟春秋之所惡也貫之盟桓服江黃也而予之者何夫正天下之分存乎義義不著則分幾乎斁矣成天下之事存乎慮慮不周則義幾乎息矣想桓之意以爲中國不可不尊也而荆楚寔強則憑陵日且且有左袵之憂矣惡在其能尊乎強夷不可不攘也而江黃爲與則氣勢方張且有右臂之援矣惡在其可攘乎故

古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木

一匡之志本以荆楚爲謀而萬全之舉先以江黃爲計於是乎冠裳畢會而講信以結其心牲歆爲盟而脩睦以聯其好不惟離之於楚而且使之附於齊蓋以彼之與與我而其威乃可振也不徒使附於齊而且用以制乎楚蓋以我之敵敵彼而其勢乃可撓也運籌壇坫之上而制勝江漢之濱雖陽穀之會未舉所以糾合而撻伐之者固已有成算矣震疊蠻夷之心而發舒華夏之氣雖陞亭之師未次所以聲罪而屈服之者固已有令圖矣是其慮之周也而義因以著義之著也而慮之周者益足多焉君子謂是役也

庶幾乎武王之誓遠及八國之人紹美於太公之烈光昭四至之命者也故諸侯皆在而於內獨言宋公於外獨言江黃者若曰宋其大者也舉其大而小可知也江黃其遠者也舉其遠而近可知也非以深與之而何哉抑桓之謀仲教之也惜也遠齊近楚仲預憂之而桓遽忘之也卒見滅於楚而不救夫楚之甘心於彼固也彼慕吾義而來而吾乃卒忍心焉則何哉噫方其盛也楚之與國吾能有之及其衰也吾之與國楚能滅之夷夏消長之幾寔決於此此桓之所以爲桓而聖門不道者也

古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五

禮記

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先王儲蓄之制必使計年而有餘焉蓋儲蓄國之大事而亦不可以遽爲也先王每使計年而有餘此所以民不困而用足也歟見於王制者如此謂夫民以食爲天故政以足食爲要冢宰之制國用何如哉彼積之不豫則倉廩弗實固無以爲他日之備然積而太驟則民力弗堪反無以充今日之需是故以其生之衆者而食之寡焉而均節適豐約之度以其爲之疾者而用之舒焉而經制得劑量之宜三年耕與必

使有一年之食夫三而有一可謂多矣而何可必乎
蓋每歲所入均析爲四而每歲所出皆取其三雖或
年不順成亦寧詘吾所舉而已而贏羨者固在也則
一分之餘既得於三分之外而一年之食自裕於三
年之中有可備以無患也已否則耕以三年固用以
三年也而何有於一年者哉九年耕與必使有三年
之食夫九而有三則尤多矣而何可必乎蓋其析也
以四分爲恒規而其用也以三分爲定則是雖年有
久近亦惟守吾成計而已而異同者無有也則一年
之食既裕於三年之中而三年之餘自得於九年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圭

外尤可恃以不恐也已否則耕以九年固用以九年
也而何有於三年者哉是知自一年而言則所積既
不爲多合九年而言則所積已不爲少而况又由此
而久乎先王之世所以公私俱足者以此嘗讀周禮
而知成周理財之善也所謂冢宰者特總其要焉耳
而又有司會司書職內職外職幣之類以理其事纖
悉委曲無不周備所以使計年而有餘者固卽由此
歟雖然制用存乎法而所以善其法者存乎人苟非
以爲國之實心而行其實事則法何爲乎司國計者
其審諸

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

大君動無不正而用無不和此順之達也蓋德者出
治之本而樂也者和此者也由於德而成於樂則大
君之順趨焉耳昔先王之治人情也本修己之功極
成物之效而家而國既無不順者矣况天子者天下
之主而達順之原也所以自盡其道者何如哉彼行
必有車也天子則以德爲車焉夫德非可以車言也
惟其利用出入而無適不然則德固猶車也已今也
建中於上而萬化妙其權輿體道於身而百行循其
軌轍自其心之正者而時措焉以正百官以正萬民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圭

皆其運用者也自其性之盡者而率由焉以盡人之
性以盡物之性皆其推行者也蓋雖無庸於輪轅之
飾寔有相與周流而無間者矣謂德之非車也可乎
哉車必有御也天子則以樂爲御焉夫樂非可以御
言也惟其用以和德而無行不與則樂固猶御也已
今也歡欣浹洽而統馭之道弘優柔平中而操縱之
機熟以心之和爲氣之和凡所運用自適緩急之宜
也以氣之和爲形之和惟所推行咸中肅雍之度也
蓋雖無假於和鸞之美寔有相與周旋而不舍者矣
謂樂之非御也可乎哉夫以德爲車則其化也不行

而自至以樂爲御則其治也無爲而自成此固順之所由達而天下之所以肥者歟抑於是而知中庸之言微也夫中和致而天地位萬物育聖德修而天下肥四靈至其義一也聖神之功化豈誣也哉然中庸言脩己而教在乎中禮運言治人而必原諸脩己可見聖德大業初非二事而帝王之道誠本於心者也方以類聚物以羣分則性命不同矣

知人事之異其宜當知天理之異其分蓋天理在人身自有不同之分也則夫人人事之異宜也謂非本於是者哉樂記君子謂夫人徒知禮之制於聖人而不知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圭

其本於造化是豈獨君臣貴賤大小之間爲然哉夫人倫有五固各有其方也然綸之乃可以爲倫豈容泛焉而無當乎於是乎比而合之而五典則有五惇以天合者聯之以恩以人合者協之以義各從其類非可以假借爲也經禮有五固各有其物也然經之乃可以爲經豈容混焉而無別乎於是乎理而分之而五禮則有五庸禮之常者以處事之常禮之變者以處事之變各隨其分非可以參互爲也此聖人之所以制禮也然豈創自聖人者哉誠以我之得於天者曰性而天之賦於我者曰命禮之所由生也是雖

出於一原然天有顯道厥類彰焉而變化之初卽具夫各正之體是雖統於一心然民之秉彝各有則焉而渾然之理自涵夫燦然之條等之不可使爲卑猶夫卑之不自使爲尊孰是與定乃分限之自有者也五典而五惇自天叙之而已然矣厚之不可使爲薄猶大薄之不可使爲厚孰是與辨乃情理之自至者也五禮而五庸自天秩之而已然矣是知性命自有分聚之殊而方物本乎性命之理則夫聖人之於禮也夫豈無因而強作者哉大抵斯章之言皆取諸易而義則有不同者蓋易明天道故以造化之妙顯於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七

圭

論

明君恭己而成功

聖人所以端拱而成天下之治者其必有道焉天下至大也而人君臨御於上則其務誠繁矣苟惟其繁也而遂竭力以圖之則事無窮而吾力有限將愈勞而治愈不幾矣聖王則不然以爲吾旣以一身任天

下之重使非自持其體則何以裕吾力而優於天下
矧事務雖繁而所以分理者自有其人吾惟隨事以
用其人隨用以責其效則事務自理而天下有餘治
亦奚俟乎用吾勞者是故臣集其能君總其功端拱
九重而化自成焉蓋得其道也嗚呼非天下之至明
其孰能與於此明君恭已而成功此宋儒范氏之言
也請爲之明其意天以四海之廣兆民之衆付之乎
君任若是其大也而禮樂賴以脩明刑政賴以振舉
蒸黎賴以乂安九夷八蠻賴以鎮撫天地賴以平成
鬼神賴以格享草木鳥獸賴以咸若責若是其重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詩

以如彼之任而萃乎如此之責亦難乎其治之矣而
况可恭已以治乎故有兢兢業業者焉猶曰下民其
咨也有疊疊翼翼者焉猶曰民其如傷也而何以云
恭已乎於戲此皆聖人憂勤惕厲之心不能自己者
也而其所以爲治則固有爲之爲者而非其身自爲
也夫豈不欲身自爲哉而其理固不可也不觀之天
乎夫於穆不已者天也然易知而大生焉何也吾見
其暄以日月鼓以風霆潤以雨露歛以霜雪而百物
生焉且成焉天弗與也乃論生成者不歸諸日月風
霆雨露霜雪而歸之天則天寔主之也而日月風霆

雨露霜雪則皆爲之生爲之成者也而天何爲哉是
故曰於穆而已也夫人君則天也其於天下也是統
之者也而非所統者也兼之者也而非所兼者也如
必自用其力以爲治則是不以日月也而自爲之暄
不以風霆也而自爲之鼓不以雨露也而自爲之潤
不以霜雪也而自爲之歛非所謂統也且暄則直日
月耳而何以鼓鼓則直風霆耳而何以潤潤則直雨
露耳而何以歛非所謂兼也而所統者所兼者則何
爲乎聖王知其然以爲天下之事吾既不可以獨理
而才賢之士固所以亮采惠疇而弼吾之治者也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詩

惟知所以用之而何有於治者是故始之以顯俊之
誠繼之以迪知之實而終之以器使之宜變理寅亮
托之乎公孤率屬臬成付之乎卿士藩宣屏翰寄之
乎岳牧分繁理劇委之乎諸司而聖王在上則爲之
董正而已矣訓迪而已矣專責以盡其才久任以需
其成而已矣而事弗親也其猷爲謀力輻輳並進畢
効於吾前則爲之省成而已矣明賞罰而已矣而用
弗擾也夫是之謂有要有要之謂有體是故耳無煩
聽目無煩視心無煩慮手足無煩動而志定神固弗
可撓也無煩聽則有餘聽乃以兼天下之聽無煩視

則有餘視乃以兼天下之視無煩慮則有餘慮乃以兼天下之慮無煩動則有餘動乃以兼天下之動而洞徹高朗弗可窺也夫然後是非莫眩其度輕重莫涵其量操縱莫測其幾威福莫移其柄超然獨運之理得而所以宰制役使者裕知而不窮由是百官勸務而不懈百職兼舉而不偏以熒以亮公孤既爲之矣以率以阜卿士既爲之矣以宣以翰岳牧既爲之矣以分以理諸司既爲之矣是故以禮樂則修明以刑政則振舉以蒸黎則乂安以九夷八蠻則嚮風以天地則平成以鬼神則格享以草木鳥獸則咸若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三

聖王獨饗其成焉爲其事者臣也然而弗有也有其功者君也然而弗爲也豈必竭精畢力勞役心體哉拱手垂衣裳而化已神矣海內已服矣譬則天之運於冲漠之上也四序調六氣順而物之生成者已遂矣是故聖人在上巍乎其莫與京蕩乎其無能名昭乎其光而燭極六合無所不通沛乎其順而變化萬物無所不行則明之至也蓋古稱恭已而治者莫如舜今觀其任九官任十二牧而又任禹以總之舜於諸臣之事有弗爲也而各爲之爲乃其所以爲也而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此所以爲舜也書曰底

獄庶愼文王罔敢知於茲而詩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率夫文王豈不欲知諸獄愼者哉誠不敢以委瑣之故爲吾累也而曰有疏附有先後有奔走有禦侮則固可以寧矣此所以爲文也後世乃有衡石程書者焉有衛士傳餐者焉非不勞且苦也不知所務而獨以其身徇之亦徒自敝已爾而何治之能爲故曰善治者逸而有成不善治者勞而無功則體要所在得與不得之說也雖然用人亦難矣天下之務無窮而所需於人者無盡如必孜孜焉日求才而用之亦不給矣是故尤有要焉夫世有可用之才有能用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之才可用之才才之小者也能用才之才才之大者也得百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百良劍不如得一歐冶得百可用之才不如得一能用才之才得一伯樂而良馬不可勝用也得一歐冶而良劍不可勝用也得一能用才之才而可用之才不可勝用也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休休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彥聖其心好之以能保我黎民亦有利哉則能用才之才也夫用人而責之斯人固其尤要也已矣

表

擬宋以翰林學士歐陽脩知貢舉謝表

嘉祐二年

嘉祐二年三月日伏蒙 聖恩以臣脩知貢舉者叅聯 蓬禁久玷論思祇役棘闈謬當甄閱惟人才進退之際係世道升降之機可是虛庸苟克任使臣脩誠惶誠恐稽首頓首竊惟虞廷之席車服必始納言周室之任官材率先論辯岳牧由之布席宅俊是以盈朝自里選不行而貢科斯起雖相沿於歷代寔莫盛於 明時仰止前修卓垂後範如朱白典春官而蘇王並薦如程羽司文柄而張寇聯名既拔其一時之尤且流爲數世之用皆繇持衡藻鑑取其實不取其華以故入彀英雄有其言必有其德慨渾厚之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天

降嗤澆漓之習興學鮮淵源辭多枝葉離經呬理棄聖道不啻弁髦騁博街奇欺主司有如聲聲苟圖附翼一任雕蟲作俑其誰偶濫叨於青紫效尤者衆遂益混於驪黃紛然以鈎棘爲工故爾作聲牙之險先資之言如此自獻之實謂何所以高郢之斥浮不遺餘力因知師旦之黜薄蓋有深憂自昔已然於今殆甚爲巨室而求大木固必工師障百川以迴狂瀾仍須底柱乃如臣者豈其人哉惟 渙汗之難回徒震躬而無措茲益伏遇 ○○○○至神至聖作君作師家塾黨庠禮樂彌乎寰宇書文車軌聲教訖於朔

南乃闢四門 賢良於漢策乃崇六籍抑詞賦於唐科聿追淳古之隆並受王明之福茲者復當大比載舉彝章三物寶興悉預偕於計吏萬邦黎獻其待詔於公車利用拔茅方當校藝顧觀勝負者豈隙中之目而斷屈直者必堂上之身臣學不逮於先猷文罔諧乎時尚人非伯樂能空冀野之羣識愧卞和安辨荆山之玉第薦賢爲國頗懷仁傑之忠且濟溺起衰竊有昌黎之志敢不恪承 明命勉副初心以通經學古爲高以締章繪句爲戒一一而聽吹寧許其濫竿種種各陳好何分於工瑟名苟見收於賢路言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七

天

不詭於聖塗雖棟梁榱桷或有不同然梓漆椅桐要諸適用倘尚循其陋轍則無借於遺珠與文子同升敢樹私於桃李薄賈島不錄任輿謗於薔薇庶挽頽風少裨 聖治伏願 天佑則實 帝賚惟良 壽考萬年以作人化永敷於棫樸 忱恂九德而立政澤普洽於盧烝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感戴之至謹奉 表稱 謝以 聞

擬宋司馬光進三劄表 嘉祐六年

嘉祐六年月日知諫院臣司馬光謹以三劄 上進者志存報 主敬殫一得之愚言可典邦式備 萬

幾之助况 設旌受善既遇其時而簪筆拾遺復叨
其任敢不傾夫葵藿冀有擇於芻蕘臣光誠惶誠恐
稽首頓首竊以治尚勵精必先知要義形補闕尤急
佳時常聞吁咈之風遐想明良之日敷臯謨於夏禹
惠哲其難陳說訓於商宗聰明時憲克知三宅惟姬
旦之戒任人張皇六師乃召公之勸保命蓋聖人御
世雖安而不以爲安故忠臣愛君已備而愈求其備
臣久蒙 恩渥効犬馬以無從夙抱朴忠幸蒙工之
有責固嘗稽古人而察其成敗之故因以觀時事而
求夫治理之原惟心口以自謀既研百慮似要領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三

有得不越三端懷轡積以難將念勤倦而莫已雖杞
人過計妄意憂天而芹食孔甘終思獻 上茲蓋伏
遇 ○○○○紹堯神聖續禹儉勤 不蓄爲富不
殺爲威謁若陽春之煦 以寬御民以誠御狄廓如
大造之容求賢拔及草茅納諫採諸葑菲光新 駿
業致四十年熙洽之休丕構 鴻基衍億萬載和平
之福但恬熙既久奉法者每涉因循及偷情漸成從
政者遂崇姑息用致 皇風之弗暢豈云 聖澤之
未弘然張弛之道不同而操縱之機有在惟 天子
禮樂征伐自出惟皇極剛柔正直相成故仁必用明

以防雍蔽之患而明猶兼武以爲英斷之資更須均
濟以無偏乃可並行而不悖至若臣工多曠皆因名
實之淆又如武備寢衰奚取聲容之盛辨官材而信
賞必罰庶惠疇亮采之有人閱軍實以汰冗求精斯
禦侮折衝之足賴凡皆制治保邦之道豈特補偏救
弊之方從古宜然於今更切臣乃條爲三事贊以數
辭叅互舊聞卑之無甚高論括綜大義行耳不在多
言雖管測井窺莫識 乾坤之廣大顧纖塵消露少
裨 海嶽之崇深仰瀆 重瞳備 觀乙夜竊比孟
軻之敬非道不陳於前願爲君陳之良有謀乃順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三

外伏望轉圜量濶 止輦心虛 帝德罔愆加之意
而高明光大 王猶允塞見諸事以深切著明百工
釐庶績熙不假彌文之飾萬邦寧四夷順適觀 道
化之成則 國家大厝將與天地無疆而臣子寸心
不隨草木同朽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以三劄隨表上 進以 聞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八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程士集

策

問設官所以建事則宜官多者治隆官少者治替也乃稽諸古唐虞官百而已周則三百六十然有不必備者又多兼者又冢宰歲終詔廢置司士歲登下損益之數則猶有廢而損者何若是少歟勿論上世卽如漢高帝唐太宗時設官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甚約海內皆稱治乃後增設幾倍之焉而治終不逮何歟將天下多事而官因以多歟抑天下多官而事因以多歟有謂省事不如省官者是歟非歟我朝建官斟酌繁簡最爲得宜暨承平久而虛文盛增設則亦有矣皇上中興悉從釐革又汰郡邑吏數百人政簡刑清生民樂業致治之美越前代遠甚頃緣事棘有司復議增設乃未幾多詔罷之又屢諭戒勿得增擾此聖主所獨見高出尋常萬萬者也然議者猶時時有之何歟或謂諸司率務多事故

官卒難減信矣不識其何爲多事若此歟夫

上務省官而下不務省事甚非所以恭承德

意者也茲欲各從簡易之風以仰贊清寧之

治果何道以致焉其著於篇用觀經濟之學

君之使臣將以又民而非爲備也臣之事君將以建事而非爲文也惟無裨於事而爲空文故無裨於民而爲徒備也而又益官以治則備乃所以擾而文乃所以蠹譬之以醯醢蚋以肉驅鼠去之愈疾其至愈疾何則以致之之道去之也若去之而知所以去則幾矣夫上古之治莫唐虞成周若也其風朴其政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其庶績咸熙其萬物咸若乃其設官也教養工虞禮樂刑曆分命而不以攝也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竝建而不以兼也公孤論癸卿牧率倡相聯若此其密也設參傳伍置輔陳殷相維若此其周也則亦若甚詳矣乃稽其數則惟曰唐虞官百而已周官三百六十而已周視唐虞雖稍增廣然有不必備者又多兼者又冢宰歲終詔廢置司士歲登下損益之數則猶有廢而損者非多也且勿論上世卽如漢高帝時海內不混一乎然以三公統九卿以丞相史分刺郡國決獄或責廷尉衛屯或至詔罷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

設漸多司農之外復有水衡中尉之外復有校尉諸如羽林期門繡衣直指之類蓋視昔幾倍之焉而治則不逮又如唐太宗時海內不治乎然以六部繼三省以九寺繼六部臺有御史獨司糾察監有八監互以相繼官之省可知也後乃加設漸多水陸有使矣而租庸又置使度支有使矣而鹽鐵又置使諸如木炭青苗戶口羣牧之類蓋視昔幾倍之焉而治則不逮夫官皆前寡而後多治皆前隆而後替此其故何也則前之事務減而後之事務增減者益務所以減而增者益務所以增故也夫人恒自淳而趨偽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恒自朴而趨華禮恒自簡而趨繁俗恒自厚而趨薄匪直近代爲然卽周視唐虞亦有間矣蓋其勢則然也勢有所必至治有所必坊是故聖人恒反偽以還淳歛華以復朴約繁以就簡挽薄以從厚有其損之而莫以益也雖或益之而意亦損也故其民易從而官亦可無多設非不欲設自無用此贅疣爲也乃後不識此意而以偽治偽以華治華以繁治繁以薄治薄天下遂紛如矣不務反本而多官以維持之欲以聚財財益耗欲以強兵兵益疲欲以釐奸奸益滋欲以清刑刑益濫求治愈急而去治則愈遠矣何者吏

議雜而自相亂也載重者恐軸之折則加轅軸其上以爲備不知轅軸之加重而趣軸折也佩珰而虞其破則佩兩珰以爲豫不知兩珰相觸而破逾疾也然則多事因以多官多官益以多事相交敝者也而多事則其源也誠欲省官莫若省事其理明甚而陳彭年乃謂省事不如省官不亦左乎此不必論也我朝建官斟酌今古密不以煩疎不以漏誠宜世守而不可損益者也然承平久而虛文盛加設則亦有矣皇上中興悉皆罷去又汰郡邑吏數百人官少民安事無不舉公私饒樂海內晏清久矣頃緣事棘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司復議加設然政無恒格則難以圖成人無恒居則爲慮不熟况徽幸之路啟於前苟免之心持於後於是不顧國家事體不恤百姓怨咨止務希合以規進取而事之債者多矣賴主上神聖旋詔罷之往又申勅所司毋復增擾淵哉聖心真明見萬里高出尋常萬萬者也顧上務減官而下不務減事則革於今者未必不復於後汰於此者未必不添於彼何也官與事相儷者也不可以獨省也且天下之事本無若是多也惟不當而無實是故多焉何以明其然也今夫醫之治病察虛實辯陰陽得其所以

病者而投之藥故可隨試而輒效若不知所病而百藥雜施倖一物之或中則醫不勝勞而病愈不可治今也舍易於近圖艱於遠非利濟之宜也時合而疑時去而赴非應機之算也萬全之利以小礙而廢百世之患以小便而行非權物之度也胡然而行旋復議罷胡然而罷又復議行非經遠之規也則無乃爲百藥雜試者歟是故曰無當也童子相與戲也以塵爲飯以塗爲羹以木爲觥然至日晚必歸餽者塵飯塗羹可爲戲而不可以食也今也鈎校簿牒往復支辭非軫瘼之切也藻績文物務爲容美非靖共之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五

也虛增聲數邀求官賞非明試之真也庾惡容奸極求曲細非詰慝之要也則無乃爲塵飯塗羹者歟是故曰無實也夫事當則一可以當百不當則百不可以當一實則一爲而一成不實則百爲而百不成徒使文例叢興姦蠹浩積而莫可繩檢乃於是糜沸紛拏顛頓倉皇以爲可以救弊而不知弊之所起寔乃由之非徒無益而又害焉者也此則百年積習淪胥至斯非一朝一夕之故者及今不亟反之恐日甚一日有不可勝救者矣夫能必貴當則釋法爲奇非吾能也計必貴當則參驗不合非吾計也利必貴當則

失得不償非吾利也法必貴當則朝四暮三非吾法也茲國是所由定也言必貴實則捷給爲佞者不可飾言也行必貴實則僥利任術者不可飾行也功必責實則比周爲譽者不可飾功也罪必責實則巧文曲避者不可飾罪也茲人心所由一也國是定人心一則上下之間崇本尚質急當務而不爲無益撓者息躁者靜天下自可以省事事省則財用寡財用寡則賦稅薄賦稅薄則民逸民逸則中外靖謐風俗醇美易簡之化洽而綜核之治成當是時也卽官不必備可也多兼焉可也歲有廢損焉亦可也故額定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六

且或病其爲多矣又何增設之足云嗟乎絲之棼也使人理其一累千不足誠得其緒則一人而已矣夫經綸之事固若斯焉矣

問天人之際其理甚微而談者顧甚詳然得其說者或寡矣試與諸士論之廢徵之應備於洪範其以五事配五行何所據歟以五行應五事何所驗歟省則或以歲或以月或以日何若是分歟乃孔子作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抑又何歟說者謂其恐有不合反致不信然歟否歟其於洪範之旨亦有相符者歟夫和致祥誠動天

固矣然堯之水九年湯之旱七年所以致之動之者固未至歟乃顧有以無災禱者有以大有書者有修德而桑枯者有言善而災退者其和與誠固有勝於堯湯者歟謂災無意也則所謂恐懼修省無敢戲豫馳驅者何爲其然謂有意則天固以好生爲心者也乃又有意災之好生固若是歟抑亦氣之適至雖天亦有無如之何者歟彼公孫弘公孫卿之論固不足稱乃如京房翼奉之流所言亦有合道者歟夫其理雖微必有一定之說不可弗知也諸士其虛心以思

得其意而言之若徒勦襲舊聞罔窺實際固主司所弗取也

夫天人之際豈不至微眇難言者哉然在天有實理在人有實事而曲說不與焉何謂實理夫陰陽錯行乖和貞勝鬱而爲沴雖天不能以自主此實理也何謂實事夫防其未生救其既形備飭慮周務以人勝此實事也至謂天以某災應某事是誣天也謂人以某事致某災是誣人也皆求其理而不得曲爲之說者也君子奚取之哉嗟乎非達天人之故通虛而不滯者何足以語此而愚非其人也然執事既有問焉

則又胡可以無對夫古之言天者曰天垂象見吉凶而已未始推所爲也言事天者曰克謹天戒而已未始者所詔也乃如庶徵之說詳於洪範其休徵曰肅時雨若又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其咎徵曰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言感通之靡忒也若曰天人一理卽呼吸動靜皆有所關而不可不謹云耳君子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辭而已矣則貌何以爲雨言何以爲暘視何以爲燠聽何以爲寒思何以爲風矧時雨必有時暘是肅則不必又也時燠必有時寒是哲則不必謀也而恒暘必無恒雨是有僭應則無狂應也恒寒必無恒燠是有急應則無豫應也初豈若是膠固矣乎其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言修與之當豫也若曰君臣一體卽大小不同而莫不當謹云耳君子亦以是求之得其意焉可也如其辭而已矣則王何分於歲卿士何分於月師尹何分於日矧王省惟歲則月在其中卿士可無省也卿士惟月則日在其中師尹可無省也而積日爲月則師尹之省亦卿士也積月爲歲則卿士之省亦王也初豈若是局滯矣乎至哉孔子之春秋也書災異不書事應說者

謂其恐有不合反以啟人之不信此又得其似未得其真者也夫聖人之宅心也至公而其據理也至正如其理卽不合而不爲之拘如非其理卽合而不爲之泥彼災異之不可以事應言也乃其理自如此聖人蓋灼見而實言之非故有意隱約乎其間也如必符之以箕範則書大雨者必求何事之狂書大旱者必求何事之僭書無冰者必求何事之豫書隕霜殺菽者必求何事之急書六鷁退飛者必求何事之蒙而可乎災於一歲是謂何王災於一月謂何卿士災於一日謂何師尹而可乎故愚以爲論災異者必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九

以春秋爲準其意真其辭直確乎不易者也而於箕範則取其意不以辭害焉可也甚矣天人之際未易言也謂和致祥固也然以堯之聖乃有洪水以湯之聖乃有曠旱何其舛也而楚莊無災至禱於神曾宣大有至書諸史又何順也豈莊宣之德有加於堯湯者乎謂誠動天固也然堯必九年始免於水湯必七年始免於旱何其遲也而大戊修德祥桑卽枯宋景善言熒惑卽退又何速也豈戊景之誠有加於堯湯者乎蓋天地之間惟一氣而已矣氣之行也有時而

也雖堯湯不能禦其來猶之時乎順也則莊宣可以安享者也不然可謂舛不爲堯湯而順獨爲莊宣乎復而遲也雖堯湯不能驅之去猶之復而速也則戊景可以坐值者也不然可謂遲不爲堯湯而速獨爲戊景乎此其理自有在可以深思而默會者也奈何談者之紛紛也彼謂不足畏而漫然者無足言也乃必究其所從來則亦非也蓋天有天道而人有人之爲易之洊雷震而恐懼修省也乃君子之心不容自己焉者猶孔子迅雷烈風而變也詩之敬天怒渝而無敢戲豫馳驅也以爲天且變焉而顧泄泄譖譖不以爲意將不於其變者逢乎是故敬修而不敢怠也此皆人事當然不可不盡堯之所謂儆予湯之所以禱於桑林固此意也至夫災之所以然則天道遲行微乎微者矣而豈夫人可能測識者哉矧天之大德曰生乃使懲癘流行民物凋瘵斯豈天心所忍爲乎蓋亦有無如之何者也而今必曰有意爲之則天其無乃不好生歟此愚所謂誣也自斯義之不明故乃有稱乾封餘烈如公孫卿公孫弘之流者焉乃有步機曲證牽附無當如京房翼奉之流者焉蓋惟必謂天爲有意是故陳規者則求其意於此而貢諛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十

則求其意於彼雖其意有熾惡然皆不得其故君子所不道也執事云其理雖微必有一定之說而欲愚虛思以對夫既畧言之矣請遂爲之舉其義夫天之災猶夫人之病也病必有徵其血脉乖錯徵於色而發於聲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病不一乃雜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手足之病致耳目之病以耳目之病致腹心之病也災亦有徵在天則見於象緯在地則見於山川在物則爲鳥獸草木之妖在人則爲奸宄寇賊之戾皆元氣之不足爲之也其災不一亦雜出而互見焉者非謂以人之變致物之變以人物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十一

變致天地之變也夫災而至於有徵則氣之方舛可知其所底止既難以窺而復之遲速又難以度可畏孰甚焉於是修人事以勝之庶乎有不爲害不然乃亦不至於太甚而可從容以需其復苟遂不爲之所則將有不可救藥者矣是故謹疾者必爲之求醫藥寡嗜慾節飲食慎起居以固一身之元氣謹災者必爲之修紀綱審法令進忠實黜讒邪省刑罰薄稅歛蠲逋負廣儲蓄祛煩苛收攜貳除盜賊慎邊防以固國家之元氣凡皆盡其在我者以俟之而已迨其氣之既復彼者平否者泰而吾亦無所損失敗壞於其

間則以有備無患理之固然者耳猶之寒暑者天也而吾爲之裹爲之葛裘葛誠具則寒暑不侵焉備在我也非曰吾有裘葛而天遂不吾寒暑也然而寒暑有時遷也猶之風雨者天也而吾爲之室爲之蓋室蓋誠具則風雨不侵焉備在我也非曰吾有室蓋而天遂不吾風雨也然而風雨有時止也蓋善論治者不計災與不災但視備與弗備如其備不災尤善災猶可無恐也如其弗備不災猶未可矣且如有災何乎昔堯之水也平水土教稼穡其備素具是故水以九年而黎民之雍自若也湯之旱也修六事舉荒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十二

其備素具是故旱以七年而兆民之殖自若也彼楚莊卽無災固未可語於堯湯之治也而况於魯宣乎大戊卽退災之速固未必加於堯湯九年七年之間也而况於宋景乎然則堯湯以其災愈於人之不災以其退災之遲愈於人之不遲則夫必已而不必乎天之說也是故聖人之事天也純乎敬而已非因無災而弛有災而始致也惟其所太過不及者則爲之財成輔相焉也其於民也純乎仁而已非因無災而輟有災而始加也惟其所憾於天地者則爲之補助焉也處常處變事有不同然而人者盡天且賴之罔

不能以終違也茲所謂實者也達乎是則所謂天聰
明自我民聰明天明威自我民明威達於上下者可
得其意焉則所謂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禍
福無非自己求之者可得其意焉而以論於天人之
際其庶幾乎不然而徒訛訛爲議迄無指歸則豈惟
有益於春秋之旨亦非洪範之意所以示人者矣執
事試虛聽焉定以爲然否

問帝王之符命其來尚矣詩稱受命書稱永命
雖未明著符命之說然觀玄鳥之詠歸禾之篇
非符命歟蓋天將篤佑非常之聖以寵綏四方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則必有受命之符以開其先而聖王茂建非常
之烈以克享天心則又必有永命之符以彰其
應理則固然弗得而僊也巢燧遠矣迨五帝三
王之世其昭著圖牒者則粲然矣亦曾攷而知
歟後代英誼之辟亦往往有氣珍物瑞垂諸簡
策者畧可槩見然亦有可與古帝王竝稱者歟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武開基我成祖
文皇帝以睿文繼緒峻德巍煥光被寰宇奇
頑殊卓焜燁後先誠有與三五比崇者矣我
皇上至神至聖撫運中興茂建配天之烈

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古

蓋開闢以來未之能盛也乃自貽哲之初以
至今日天符降地符升叢委紛綸不可勝
紀則又有增光二祖而獨軼古初者焉可得
而揚厲歟且受命之符天則爲之矣若乃
永命之符雖出諸天而多福自求其機有
在我皇上所以迓天庥之隆渥而綏景
祐於無疆者固必有道也亦能仰窺而頌述歟
夫觀天莫繪遊聖難言固矣然玄貺集而弗
彰洪業成而弗贊非臣子之心也諸士其極
思而恭陳之固未能盡闡其盛庶或得一二
執事以帝王符命發策承學將以闡曠世之
鴻禎表至聖之駿烈麗頌金石光之罔極心至忠也顧
隙光無以議日月之明斗水無以評滄海之量愚生
何足與知之哉雖然玄貺集而弗彰則神心弗悅
洪業成而弗贊則闡澤弗騰是掩天庥而蓋
聖德也愚竊惡焉敢不據厥所聞恭述以對夫受命
之說莫詳於詩如曰有命自天曰天有成命者不一
而足固未嘗言符命也永命之說莫詳於書如曰祈
天永命曰受天永命者不一而足亦未嘗言符命也

然觀玄鳥之詠歸禾之篇非符命而何故知天鑒孔
昭聖生非偶若乃貞元既會光嶽載完運合豐隆聖
當首出將以旋轉乾坤綏定大業則必有倣儻非常
之瑞預發其兆譬則時雨將降山川出雲非故爲之
也其理既動其機自形不得而秘也及其紹天闡繹
克懋厥勛聲德昭升睠懷濃渥將俾之昌熾祚以靈
長則又必有倣儻非常之瑞明示其意譬則愛深於
心喜見於色亦非故爲之也其理已動其機自形不
得而秘也故曰國家將興必有祲祥又曰聖人達順
則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吁天人之際其昭灼弗僊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主

若此歟巢燧遠矣迨夫書契而後義農軒堯虞夏殷
周之際則粲然矣其迹映瑤鈴事像金簡維風可觀
也是故虹流龍見義炎寔生樞電龍圖軒堯用誕玉
曆神珠洛舜禹之興巨跡玉璜開商周之祚其炳耀
於先者固若此也謂之受命之符非歟若夫山河之
圖涌泉之醴醺洛之書赤文之錄華琯龜疇狼鈎鳳
書所以鏗錙於後者又若此也謂之永命之符非歟
卒之濬發既長保定且固以履位則或百九十年或
百十有五年或百年八九十年以奠基則或四百年
或六百年或八百年據其始各有明徵驗諸終如持

左券信豈偶然者哉所以載在詩書傳諸信史萬代
而下猶班班如見者也後代英誼之辟非無氣珍物
異垂諸簡策第其德謝淳精治歎洪暢偶於一至之
應仰謂興王之兆猶且君臣動色紀元升歌封泰山
禪梁父昭揭發揚圖所不朽者矣然其視古帝王何
如哉若乃峻德神功作述相映玄珍黃瑞圖諫交
輝則未有如我國家之盛者其卓譎殊尤之迹更
僕未易終也而其端則可引焉當夫夷運方傾華亂
無主天將滌腥羶之污涅復神明之舊疆於是我
太祖皇帝出焉先是象簡薦九赤光充室神蛟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主

立以告異青田望雲而知氣迨夫一戎拓業六服承
風則又有彩霞成鳳卿雲聚繡與夫獨角之犀食火
之鳥佳禾瑞蓮赤烏白兔之類繼踵而至偉哉煌煌
乎受命永命之符非與帝王比崇者歟及王路初
夷革除蓮會天將剪蕩權慙保固不圖於是我是
成祖皇帝起焉先是朕宮滿室神光絢五色之暉
天表日章術者訝太平之狀迨夫錫玉告成垂裳
流化則又有景星慶雲甘露醴泉昭見於上下佳禾
瑞麥麒麟騶虞森蔚於逖邇偉哉煌煌乎受命永
命之符非與三五比崇者歟茲何也夫疆正華宇

碩功也續大 考烈隆孝也經叙民則彝章也膏濡
四隕洪澤也饗 帝假 廟崇釐也垂裕無疆昌緒
也其 建茲大業 天寔使之是故必有開也其
既建茲大業 天寔鑒之是故必有應也而我 二
祖方且志操兢業躬勵儉勤審察禍祥綏懷窮困抑
抑乎其弗遑焉此所以 丕冒之治蟠極於無垠
事懷之福昭受而勿替者也 列聖嗣服重熙累洽
及百五十年餘維紀稍弛海內多故 天佑 邦家
聿求 至聖於是 中興大命遂集於我 皇上先
是慶雲炫采當翼軫之分黃流澄派協 震育之年

高才集卷之二十八

七

神芝滿山赤光燭漢野老獻蟠龍之光靈罔著 天
子之稱其 受命之符紛呈疊見亦既超古今而獨
盛矣乃我 皇上體睿含幾窮神達化於是踐玉斗
握金鏡振乾綱肅坤紀宣鬱達幽敷憲申度懲奸遏
惡起滯亨屯蓋一日而天下改觀焉乃於是 崇孝
尊 親敦有本之至化 議禮制度定無前之大猷
以禮百神則 四郊秩分祀之儀 明堂隆大享之
制春秋重其 祈報水旱切其 禱祠是炎黃之肇
祀也以惠萬姓則 勸農蠲租開衣食之源 發帑
施藥軫災獨之慮 憫矜庶獄屢頒欽恤之條 慎

評庶職特重貪殘之罰是舜禹之憂民也以昭 聖
文則 箴訓示傳心之要 記頌發欽 天之忱
典揭明倫錄標 大猷是幾堯之文畫也以彰 神
武則揚艦南指鯨海澄波整旆北防龍沙殺燧蠻夷
犴峒憑山嘯數之夫莫不革心嚮義授首伏辜日域
月窟綽髮貫胷之長莫不奉琛來王獻圖諱更是湯
武之勲伐也遂使湛恩汪濊協氣橫流上暢九垓下
泝八埏逢湧原泉湧滴曼美巍巍乎蕩蕩乎悠遠
博厚博厚則高明者矣繇是 天符皆降則景星時
見片露再零瑞雪敷華靈雨沛潤是不愛其道也地

高才集卷之二十八

八

符皆升則同本異穗之禾紫蓋朱英之草相望於歲
時神鹿祥光玉龜白鵲羣遊於宮沼是不愛其寶也
殊紀奇詭莫可名狀紛紜叢委史不勝書則其永永
命之符又非超古今而獨盛者歟卽是而言定命者
天也時行者 聖也感通者機也達順者信也其
德神者其應速其功鉅者其效閎雖云莫致而至寔
則 多福之自求者矣謂無自而然歟抑猶未也
天之於 君猶親之於子也親慈而孝尤加慈則愈
至 天眷而敬無斁眷則彌純今幽贊叶矣神告明
矣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 皇上猶穆然淵觀

惕然勤思 上帝之昭事日嚴下民之陰隲愈厚微
罔萬里時屢 睿謨雨暘四時恒繁 宸慮所以
夙夜宥密緝熙而基 命者翼如也於都哉其赫靈
顯兆崇綏而無競若彼 專精壹志廣運而不息若
此殆將使休和益嘏 保佑彌申借箕翼以常新比
磐石而永固矣乎斷可識矣豈其爽哉古人有云主
上明聖而德不布聞有司之過也故不特三五之迹
流示無窮而王褒宣樂於中和班固蜚聲於典引張
說揚休於大衍九齡繼響於龍池漢唐之代亦且然
矣矧有如 今日之極盛者乎誠宜者堯舜之典播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元

商周之頌以騰洪輝奮景炎俾純粹至懿清和正聲
駟奕乎千載與天無極豈不偉歟此則 廟堂簪筆
之臣所以快覩而備書抽英而振藻者也草茅讚述
之辭譬則以筦窺天以筵撞鐘豈能通其條貫發其
音聲哉亦徒以復明問云耳

問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
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是權者聖人之事
而學聖人者所當知也自今言之權固一物也
而以之言道何取義歟且聖人直言權耳後儒
乃以經權並稱果一事歟抑二事歟彼反經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子

言也諸生誦法孔子或有得其說者焉其明著
於篇用觀所見

學聖人者必知其道之所在而求以至焉可也譬則
射然儀的在前躍如而有見也於是運其巧力則有
能中者矣苟儀的之不知而漫焉以射則用力愈多
而去儀的也愈遠苟知之而力弗至猶弗知也夫學
亦有儀的焉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
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也者圓而通者
也是聖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聖人圓而學聖人者
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聖人

通而學聖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夫學不至於聖人非成也不能權非聖人也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而不知所以求不求所以至非學也請先言權之義夫權者何也稱鍾也稱之爲物有衡有權衡也者爲銖爲兩爲斤爲鈞爲石其體無弗具也然不能自爲用也權也者銖則爲之銖兩則爲之兩斤則爲之斤鈞則爲之鈞石則爲之石往來取中至於千億而不窮其用無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後可用也故謂衡卽是權權卽是衡不可也然使衡離於權權離於衡亦不可也蓋衡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權爲用權非用於衡無所用之分之則二物而合之則一事也故有言衡而不言權者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權在其中也有言權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權然後知輕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者也夫權也者旣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爲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非謂鈞石始用之而銖兩可不用也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斯權之義也知權則知聖人矣夫聖人之所以用權者何也試觀之易夫奇之爲陽偶之爲陰陽以健施陰

以順受人所知也然陽或變而之陰陰或化而之陽剛或摧而爲柔柔或往而從剛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異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人以此神明其德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夫巽風也風之爲物至動而不拘至速而不滯至微而不隔故稱巽焉謂其委順而周至也故可以行權焉是故以決是非以定可否以成變化以通鬼神始之乎一心而放之乎六合莫之能違也權之用大矣哉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奈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後儒之不達也於是反經合道之說夫物各有則經之謂也稱物而使當其則權之謂也聖人言權不言經非遺之也言權而經在其中也聖人以權行經而漢儒以權反經其謬無足辯也獨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而其說至今因之信斯言也是經權之異用也彼所謂經也者非子思大經孟子反經之經歟其爲經固也而乃爲之經綸焉類聚羣分而各得其理焉反焉而得其正焉非權孰爲之者而獨謂爲處變之物哉故程子曰權卽是經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爲此也雖然經也者立本者也猶之衡也權也

者趨時者也經以權爲用權非用於經無所用之者也故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卽是經是曰權卽是衡也此朱子所以又有經權亦常有辨之說也但猶謂權爲處變之物故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爲証夫嫂溺援之以手權之易見者故直謂之權也若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亦非離權也何則人之授受未有不親者也而獨男女則不親焉何也嫌也不嫌則授受親嫌則授受不親非權而何是禮之正者亦由權而正也而曰權而得中是爲禮也是徒以權之得中者爲禮而不以禮之得中者爲權乃似又猶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重

遺說也故程則言其一事然而非一物也朱則言其二物然而非二事也以盡其義合二子而後可者也斯義不明而世之言權者大抵皆稱古人不得已之事如舜不告而娶之類夫不得已而爲處者易見者也權固也然而天下之事豈皆不得已而後爲處者乎其日月彝倫之際雖至纖至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使非權以稱之果能各中其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差乎否也則安可謂變則用權而常則可不用也且權之說出諸孔子請卽以孔子論其墮三都誅侏儒權也處其變固也若夫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可

久而久可速而速非權乎不然將無有可仕而止可久而速者乎此猶其大者也若夫入而鞠躬出而與與上而問問下而侃侃非權乎不然將無有當鞠躬而與與當問問而侃侃者乎此猶可指言者也其曰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爲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而世之君子徒曰權者濟一時之急非悠久之用居常無事則置之空虛之地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極旁行順應之方虛靈洞達之機精邃淵微之旨晦塞不明於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語

大道隱曲學與膠柱一偏之說守株一節之行東嚮望不見西墻南嚮望不見北方而不知其合之圓也從箕子者以比干爲愚從伯夷者以柳惠爲褻而不知其會之通也雖稱有道術者亦不過下守局士之軌非不爲貞然不免於諒也非不爲禮爲義然不免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千里謬以無筭而大人之事不復見於天下矣雖然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纖忽非至明弗能也爲一爲兩參伍錯綜非至變弗能也觸機而應倏彼倏此非至熟弗能也效越人游者殘其軀代大匠斲者

傷其手是可與下學道乎然越人之游不可效也而遂謂世無越人不可也大匠之斲不可代也而遂謂世無大匠不可也適道難於學非謂學可不適道也立難於適道非謂適道可不立也權難於立非謂立可無權也夫學至於立可不謂有得歟然而成心未化終有碍於鑑空圭角尚存終有礙於圓轉明非先物何以制變於未形智不通方何以當機於猝至以之行已則精義之用窒以之經世則彌綸之道乖聖人之德業謂若是乎哉是故不可以無權也夫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重

之者明善而誠身者也所以求爲聖人也明善貴乎虚心心虛則理融理融則識達誠身在於克己已克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問學練之以事行會之以深思涵之以積養渣滓既盡自圓自通繇是爲仁義之宰攝爲禮樂之宗正無不可矣化不可爲始諸可爲神不可知始諸可知惟所適者正而不已其功未有不幾者也中庸一書爲下學而作其言無過不及隨時取中皆權說也而特未揭乎權之名學者襲口耳昧心識言中庸而不言權不知中庸之卽權也非謂誠之者不可以至也雖然權亦不同焉有用之

於謀也者則爲權謀有用之於術也者則爲權術彼其竊變通之似以濟其揣摩之私而競逐於功利之間則能使天下多事故有惡於權也雖然弓矢戈矛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禦寇而奸民以之爲寇苟徒以良民之禦寇也而遂縱於奸民可乎苟徒以奸民之爲寇也而遂禁於良民可乎顧視所用何如耳政求足常使禦寇無具而爲寇有資也是故天下鮮道竊而竊之者則肆矣孟子云所惡於智者爲其鑒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所惡於權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重

爲其竊也如權者皆出乎所學之正則權亦大矣夫是則可與語權也已矣

問局曲之士難與立功利巧之人難與任事自古濟天下之務者固非豪傑不能也乃豪傑所爲則有甚可疑者如周公佐周不免東征之舉孔子相魯先行兩觀之事何乃遠人情若是歟此聖人事吾不敢議後代乃有天下甫定而卽爲治未央者有率軍討逆而先試以左右袒者有身處僞朝至與嬖倖博陸者有叛卒投虜報至弗咎且以爲吾固遣之者夫數子者皆當時

所謂豪傑也而所爲若是初蓋有疑之者焉然卒以濟事而天下賴之豈徒成歟抑豪傑所見自有異乎人者歟傳云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夫臻厥成焉固可自表著矣不知黎民懼焉之際果何以用之歟且未用之先靡所嘗試或有假之者焉抑何以辨歟夫今茲之舉誠願得豪傑爲世用也諸士無有因而自見者乎其各以意對無徒勸說爲也

夫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天下之務者以心爲主以才爲用而無與乎形迹之間者也豪傑何心也忠可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金石誠可質神明大罔弗包虛罔弗受無欲而恒清無著而恒平斯豪傑之心也其才何才也明足以察治亂之幾斷足以剖糾結之惑強足以勝艱大之任權足以酌變通之宜密足以藏機敏足以應卒斯豪傑之才也若夫人有所爲者吾弗敢違人未有所爲者吾弗敢起言欲人皆聞也而使不吾疑事欲人皆見也而使不吾議名之所繫則周旋而不舍嫌之所在則遠避而不居斯世所謂形迹者也嗟乎事各有迹亦各有情使情之於迹若符節之相合則事可直行心得徑遂夫人而能之矣奚俟豪傑爲也惟夫正

變同途翕張殊用或類之而非或不類而是或逆而反順或益而反損或就之而適以背或避之而適以招猶之至長反短至短反長其理難以執也吾得其是而人謂非吾得其可而人謂否語之則機露而債事不以語之則事秘而叢疑有可見有弗可見其意難以明也先合後違則有譽而無成孰與先違後合有成而無舉事起後救則吾有其功國已有其害孰與使事不起國無其害吾寧無其功或爲之而不以爲或不爲而乃以爲作事在此取效在彼有既事而始可知者焉有當時不知後世乃知者焉有終古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卒無有知之者焉其實難以究也若此者可爲常人言乎豈惟常人雖有其心苟無其才則亦無以破拘牽之見必且膠固而不移雖有其才苟無其心則亦無以黜顧忌之私必且遷就而無定故必心以主才不役於才才以從心克副其心然後可以時贏時縮隨詘隨伸歷百折而不同濟萬變而不匱者也若昔周公聖人也其相成王制禮作樂所可知者也乃管蔡懿親也而東征之舉曾不少貸此豈人之所能爲亦豈所肯爲者而周公則爲之孔子聖人也其攝相事強公弱私所可知者也乃少正卯聞人也而兩觀

之事曾不後時此豈人之所能爲亦豈所肯爲者而孔子則爲之蓋大義爲重無寧滅親大奸是除無寧拂衆安有所圖於國故不計其身之危化有所要於終故不恤其始之謗此大聖之作爲眞萬世之師表也而後代諸賢如何如勃如傑如瑋又何足以辱明問哉雖然事變無窮而周孔不常有如必周孔而後可將天下之事終無濟乎則四子者固亦一時之傑胡可少也請各爲之明其意炎祚肇興鄧侯佐命非息民節用時歟乃治未央極其壯麗非無說也夫帝居所必建也若草創於今必且改作於後若田賦既

高才集

卷之二十八

五

定而取以爲用必且賈怨於民况自我爲則用半而功倍自後人爲則用倍而功半故當財無定主之時而爲一勞永逸之計其不惜費正所以爲惜也諸呂爲亂太尉率北軍誅之非明義正法時歟乃試以左袒而後舉事非無說也夫諸軍通呂久矣事露且皆自懼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常有變故特開之以左袒之路使皆得以爲劉之迹自見吾於是遂因其迹而信之而其心常自安蓋不惟誅諸呂濟事而反側者亦已帖然矣是焚黥之智也設曰劉呂正所以爲劉也狄仁傑爲相時二張亂政宜有以制之矣乃

非惟無以制也而至與之博虛者豈無除惡之志歟意固以爲幾且未協也幾未協而遽動殆也有謀人之心而使之知拙也是故不虞其人而亦使之不虞乎我迨唐社旣還僭偽無據而廡下之誅付諸張桓等矣是其弗制乃所以制也曹瑋鎮秦州時叛卒數十投虜中宜有以處之矣乃非惟無以處也報至弗答且以爲吾固遣之者豈無討賊之義歟意固以爲彼方未合也使彼疑則彼信是堅其合也使彼信則彼疑是假手也是故以疑爲信而使之以信爲疑暨偵卒歸報虜果盡殄其人而邊境迄無事是其非處

高才集

卷之二十八

三

乃所以處也若此者皆其有確然自信之衷有超然獨運之畧見本而知末故計出必審觀指而識歸故機發必中名不必有諸已斯能就天下之實樂不必享諸已斯能祛天下之憂是故以費爲省以反爲正以禍爲福以敗爲功當時藉其休而不見後世受其庇而不知者也傳曰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又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茲四子者豈不亦近之乎向使其循襲故常假托標表徒較計於形迹之末則吾據其易而以難遺於君吾絜其躬而以患投於

國固非志士之所忍爲貞臣之所屑就者也雖然形迹固非豪傑之事天下亦不可以形迹論之夫盜者多富而富者未必盜廉者多貧而貧者未必廉亡者東走迷者亦東走使遂以爲皆亡也天下豈復有逐亡者乎溺者入水救者亦入水使遂以爲皆溺也天下豈復有救溺者乎是故戰不可止而子囊以非全楚則取其全楚可也誕不可爲而弦高以誕存鄭則取其存鄭可也如不察其深而徒視其淺不要諸後而遽斷於初洗垢索其瘢痕吹毛求其疵類則雖謂何導侈可也謂勃觀望可也謂係依阿可也謂瑋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寇可也計方立而已奪其成事未集而先與其敗心於何白才於何施雖在四子且不能自免於國事奚賴焉豈惟四子向使流言方熾而公且遽絕於周虢裘且誣而尼父遂棄於魯則雖大聖亦束手遜避之不暇矣而赤舄碩膚之歌袞衣章甫之誦亦惡得而有之蓋昔樂羊爲將謗書盈篋而文侯不行故有中山之功管仲賤辱俘囚耳鮑叔知而薦之卒定霸齊之業是故才哲之在世也上焉知其入則必任之而不貳否則智者謀之愚者得而亂之賢者爲之不肖者得而隳之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欲

其自効不可得也下焉知其入則必相助以圖終否則未傳而先咻方樹而已拔無功不得民既以無功不得民罪之有功得民又以有功得民罪之欲其自効不可得也然則豪傑之士所以能成天下之務也者豈非天下亦有以成之而然哉雖然豪傑亦難言矣孔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若乃不疾而呻無感而慨好揚主過不務成事可謂忠歟內藏險賊外示洵直徵以小信行其大僞可謂誠歟皮惡蓄奸務爲容納以相比周可謂大歟道聽塗說罔所穴擇可謂虛歟惡衣朴躬不受簞豆言不爲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八

三

邀名語不伐以邀利可謂無欲歟梯突脂韋務持兩端莫肯先事可謂無著歟勦襲往跡虛論高議矜飾慧辯不當事情可謂明歟寡謀好決不設叅伍強所不知違衆獨是可謂斷歟無遜以爲勇不顧以爲敢構隙長爭以爲効力可謂強歟舞智拂經任術棄法可謂權歟峻設城府隱情匿端莫可方物可謂密歟急而寡思喜動銳進不計失得以國事爲常可謂敏歟假調滑澤翻覆閃倏出入異言進退爲巧越法禁以爲通裂行檢以爲達可謂不狗形迹歟故豪傑上也非豪傑而安志守舊中也用其才於不善下也不

善矣而托之乎善假豪傑之似以眩時俗亂名實下
之下也而下之下者恒取類乎上是故不可弗辨也
人有得燕石者藏以爲玉或告之曰此燕石非玉也
棄之他日見玉則以爲燕石也有聞鬻朴者慕以爲
璞或告之曰彼朴非璞也已之他日聞鬻璞則以爲
朴也故用真士或用假士遠假士或遠真士真似之
際而利害同相萬也故良工之目不可欺以玉石良
賈之耳不可亂以朴璞匪耳目也神識在心獨見獨
聞難以語人者也斯又傑之傑也

本語序

予嘗有言曰天理不外於人情然聖人以人情爲天
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是故聖學湮聖化窒天
事有本情而人有本心出吾本心以發事之本情則
議道而道不睽作之於事可推四海而準通千古而
不謬何者天理人情固如是也故曰君子中庸又曰
和夫中也者言乎其當也庸也者言乎其平也和也
者言乎其順也皆本人情不遠人以爲道作本語
萬曆丙子五月十有三日中玄山人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本語

問易泰否其義何如曰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泰初九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陽方長而衆陽隨以升也君子於此貞則吉蓋進而行道故吉也否初六拔茅茹以其彙言一陰方長而衆陰隨以升也君子於此貞則吉蓋退而守其志乃吉也然不惟吉而亦亨不失所守則其道亨也泰不言亨而否言亨者泰進而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一

行道則既亨矣不待言也否方退藏人不以爲亨而貴則吉而實亨人不知也故特以亨言之志從君謂不忘君也若果於忘君往而不返則九四之際誰與濟否故身雖退而志則存耳此楊誠齋之說愚意正合乃謂小人能變而從君子夫小人果能變而爲君子也則何否之有至於六二包承曰小人包容承順於君子六三包羞曰欲傷善而不能亦似未得夫小人之於君子何可以言包容君子顧爲小人所包容歟若小人而能包容承順乎君子則何以爲小人君子包容承者包藏而承順者也小人本狠惡之人若肆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本語

其狠惡凌悖無已禍必隨之矣今姑包藏其狠惡而曲意以爲承順則其惡未肆雖是小人尚不至於有凶故曰小人吉也所謂小人之福者也其人者在昔日時包承也在今日包羞也不凶而已何以言吉曰小人凶理也不凶卽其吉也包容承順君子則亦非小人矣包容者可羞而包忍之謂欲傷善而不能愈大不類誠齋於六三云小人樂禍於已窮之後包羞忍耻以苟富貴而不忍去然不知其位之不當而身之將危也斯爲得之蓋君子有不幸而無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夫君子而通理所宜然非幸也有時而

通則幸也故小人無否而但曰吉幸之謂也大人則曰否不幸之謂也然而獨立特行固亨也否亨卽所謂貞吉亨也昔萬安結交官閥擅權固寵蠹國害賢迫勢窮之後孝皇諭之意猶不肯去包羞也至令內官逼奪其牙牌不得已始告去途次猶夜望三台星明否冀復用可謂無耻之甚夫自君子言小人謂之包羞在小人則直其心無耻而已矣非自知其可羞而包忍之也

問伊川云四克堯非不知其不善也但其不善伏則亦不得而誅之及堯禪舜位則四克始懷憤怨不平

之心而顯其惡故舜得以因其跡而誅竄之也然乎
曰聖人公天下以爲心可用則用可罪則罪亦惟其
事惟其時付之而已而非有私也若曰知其不善卽
其罪未至誅竄亦必去之矣何乃忍留必待其憤天
下之事罪狀旣著然後因其跡而誅竄之乎因跡而
後誅竄是後世人臣避嫌而移爲形跡欲有辭於天
下者之爲聖人顧若是耶孔子始政卽誅少正卯因
何跡也後世但見四兇在朝恐傷帝堯知人之明故
爲之出脫如此然不知可用則用旣不深求可罪則
罪亦無留滯惟其罪之卽罪是以用之卽用而無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容心也無所容心正所以爲堯舜而明知其惡姑爲
容忍必待其惡顯著而後因以誅竄者正不可以爲
堯舜也有天下者去邪勿疑無惑乎其說
問伊川云伊尹知太甲必能思庸故放之桐三年當
湯崩時太甲當立太甲又有思庸之質須立太甲若
無是質伊尹亦不立也然否曰太甲當立自合立之
豈爲其有思庸之質乎至其敗度敗禮顛覆典刑乃
放之於桐蓋甚有所不得已也使不能思庸必且別
有處分必不使其喪有商之社稷矣此初放之時其
機如此未知其竟何如也至其思庸乃卽復之耳是

太甲之立也以其當立而其復也以其思庸思庸也
者乃是因放而思庸非伊尹初逆知其必思庸乃故
先放之使之思庸而後復之也此說與堯非不知四
兇同意其理不如此也

問考亭云西伯勘黎事難判斷觀勘黎大故迫近紂
都了豈有諸侯臣子而敢稱兵於天子之都乎看來
文王只是不伐紂耳其他事亦都做了如伐崇勘黎
之類若說文王纔守臣節何故有此只是後人因孔
子以服事殷一句遂委曲回互箇文王說教好看殊
不知孔子只說文王不伐紂耳其說何如曰文王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四

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其中有多少道理多少忠
孝多少誠心委曲只此便是至德又待何者而後爲
至德乎且文王旣伐崇勘黎都做了矣乃不伐紂何
爲旣不伐紂矣乃又伐崇勘黎都做了何爲蓋文王
爲西伯賜弓矢鐵鉞專征伐則不道之國乃其所當
伐也紂命西伯專征伐固未曰遠者征之而近者弗
許也則西伯於此又安得獨征於遠而近者遂任其
不道而不以征乎紂君也臣之所當事也崇黎諸侯
也方伯所得征也使文王伐紂是賊君臣之義使文
王不伐崇勘黎是廢方伯之職固各有所當也豈紂

與崇黎皆爲同列文王伐崇勘黎之事都做了只不伐紂乎固未可以並言也祖伊之恐而奔告也蓋乃臣子之心古云湯武雖賢聖不遇桀紂不王桀紂雖不肖不遇湯武不亡今以紂惡日甚而遇文王之德日以盛則興亡之會昭然可覩故祖伊因勘黎之事恐而奔告蓋恐紂之必亡欲其改過以圖存非謂文王將取天下而恐也觀其奔告之辭只稱殷之不德而會不及周則其本情可知矣若曰文王伐崇勘黎都做了只不伐紂耳是謂曹操東征西討都做了只未取漢耳而可乎孔子何私於文王特爲溢美後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五

何私於孔子曲爲回互若以孔子之言未可信則天下更有可信之言乎攷亭嘗謂學者看詮文字當如酷吏之鞠獄予甚以爲不然夫酷吏鞠獄無中生有深文羅織釘人人罪何以得其情之真學者窮理只當虛心平氣徐求精微之旨一有執着便錯若如酷吏鞠獄何以得其理之正今觀考亭此論其亦酷吏之鞠獄也已又曰武王繼文王爲西伯勘黎者武王也紂使膠鬲觀兵膠鬲曰西伯何來蓋武王伐紂之時而先勘黎也此亦有據若然則文王之心事愈益明白使西伯而文王也則祖伊之恐徒以其理使西

伯而武王也則祖伊之恐明見其勢可恐而卒不如所恐文之所以爲文也可恐而卽如其所恐武之所以爲武也而攷亭於武之伐紂則曰武王於此自是住不得於文之以服事殷却曰只不伐紂耳其他事也都做了是以文之不伐紂反不如武之伐紂爲直截也失之矣

問殷民曰以周之德而殷人猶思其主則殷之所感可知以思殷之人而卒化於周則周之所感可知在周如此在殷又可知殷人如此周人又可知吁殷周之德其可謂盛也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六

書註未善者多而洪範更甚如五行自五行五事自五事乃比而屬之曰貌澤水也言揚火也視散木也聽收金也思通土也豈不牽合無當乎稽疑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謂雨者如雨其兆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絡繹不屬其兆爲金克者交錯有相勝之意其兆爲土夫雨與霽猶畧近似蒙之爲木驛之爲金克之爲土也何居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亦配五行夫雨與暘與寒爲水爲火爲金亦畧近似燠何以爲木而乃爲水風何以爲土而乃爲土乎愈不通矣若謂範疇必配五

行則八政五紀三德五福六極又何不分配之哉

皇極註更不妥且不得其緒理皇建其有極謂爲人倫之至歟時五福謂極者福之本福者極之效極之所建福之所集也用敷錫厥廉民謂人君集福於上非厚其身而已用敷其福以與庶民使人人觀感而化所謂敷錫也惟時厥庶民於汝極錫汝保極謂當時之民亦皆於君之極與之保守不敢失墜所謂錫保也言皇極君民所以相與者如此又下文厥作汝用咎謂爲汝用咎惡之人也愚皆不敢謂然夫人倫之至有位無位之聖人皆然皇建其有極者聖人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九

七

天子之位立君師之道以爲民極也歟時五福者嚮用五福威用六極惟辟作威惟辟作福威福之柄大君之所操也皇建其極民既有所準則矣於是乃綜攬嚮福之權而敷錫以爲勸使斯民皆入皇極之中也有以勸之民固無不從矣然未必能守而不失故汝又有保極之道而錫之於民使其順且安焉樂於趨而服之無數也此乃一章大旨凡厥庶民無有滯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可見臣民皆則君以自治而君也者所則者也此皇之所以當建極也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者汝則念之加之意也不協於極

不罹於咎者皇則受之不棄絕也必其康色好德者

汝則錫之福焉如此則人有所激勵而皆入於皇極之中然福以勸善勿論乎人之熒獨高明惟其善而已人之有能有爲者使之進其行則賢才用而天下治邦豈有不昌乎然何以使之羞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故必有以福之而後可與爲善也汝若弗能使其有家則彼罪且不能免矣其何以羞行而穀乎此福之所以不可不錫也然錫福必當而後可以勸而後爲皇極之道若於不善者汝雖錫之福然爵及於惡德祿及於滯人以若所爲不公不正有失皇極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二十九

八

道且爲汝之過矣而况可以勸哉所謂歟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於汝極者此也民雖從善然或此入彼出未必大同始勤終怠未必有永故又以皇極之道敷衍爲訓而振德之訓之無偏黨焉訓之無反側焉訓之無作好作惡焉惟大義大道大路蕩平正直之是遵而會且歸焉猶禹謨所謂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者也丁寧反覆教告諄諄布敷流行使家傳而人誦不惟詠嘆滯佚有所感發興起抑且歡欣浹洽入之深而不自知固於化而不復有所變是所謂錫汝保極者也如是則凡厥庶民自惟皇極之

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而親之爲父母尊之爲元后也蓋至是而保極之道得錫極之效著建極之化成矣

伊川註春秋用功多然太着力却有穿鑿攷亭不註春秋而其說春秋也却多平

問春秋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春秋天子之事也天子之事王者之迹也既熄而續之者也

問春王正月端的何如曰春秋魯史紀實之書也春王正月乃開卷第一件事若以夏時冠周月則第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九

件事已自不實何有於他且春正夏五秋七雖無事必書時令重也若以夏時冠周月則至重之事已自不實又何有於他

問魯侯爵稱公胡氏曰從周之文而不革也然乎曰周文安得有魯公魯之稱公也乃春秋舊文而孔子因之蓋從魯之文而不革非從周之文而不革也曰列國僭稱者皆革之魯何獨不革曰隱詩敗問昭公知禮乎曰知禮及司敗指言其不知禮也則又直任以爲過而終不明其說魯公之不革亦昭公知禮之意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戰以戰之者爲客受戰者爲主以此見聖人深意蓋彼無義來戰則必上告於天子次告於方伯近赴於鄰國不如是而與之戰者是以聖人責之也然乎曰當時天子何如方伯何如鄰國何如告之顧能援我乎彼既不能援我乃必待告而後與之戰則國已破矣不責戰之者而徒以責受戰者聖人不若是迂也

問伊川云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伯夷之廟震而云震伯夷之廟分明是天有意於人天人影嚮有致之道也然歟曰天道遠人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十

道邇災異本不可以事應言故春秋書災異不書事應乃其理本如此非聖人有隱意於其間也而後儒必以事應言之殊失聖人虛平之旨且不曰霜隕而曰隕霜不曰伯夷之廟震而曰震伯夷之廟分明天有意也乃世不曰雨下而曰下雨不曰雪落而曰落雪豈亦謂天有意耶

問說春秋者有云危行言孫以避當時之禍故微其文隱其義然乎曰以微文隱義避禍是不欲人之知其義也則修春秋何爲若謂後世必有知之者則當時亦必有知之者也則微且隱又何爲

問晦翁云吳楚書子攷亭云恐是吳楚當時雖自稱王於其國至於諸侯會盟則未必稱也然乎曰彼其強梁若是安肯于會盟不稱王且齊侯鄭伯等皆僭云矣而春秋書侯伯豈亦自稱公於其國與諸侯會盟則不稱與或又曰周室之季吳楚可謂強矣孔子修春秋書荆以狄之雖其屢進不過子爵所以抑黜侵亂而使後世知懼耳然乎曰亦非也孔子安得黜其王而與之子乎然則何歸曰吳楚本子爵周之制也從其本爵遵周也別無他說

問晦翁云向見沙隨春秋解只有說滕子來朝一處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最好如隱十一年方書滕侯薛侯來朝到桓二年便書滕子來朝先輩爲說甚多或以爲時王所黜故降而書子不知是時時王已不能行黜陟之典就使能黜陟諸侯當時亦不止一滕之可黜或以春秋惡其朝桓特削而書子自此之後滕一向書子豈春秋惡其朝桓而并後代子孫削之乎或以爲當喪未君前又不見滕侯卒皆不通之論沙隨則謂此見得春秋時小國事大國其朝聘貢賦之多寡隨其爵之崇卑滕子之事魯以侯禮見則所見者多故自貶降而以禮見庶得貢賦易供此說恐是如此緣後面鄭朝

晉云鄭國男也而使從公侯之賦見得鄭本是男爵後襲用侯伯之禮以交於大國初焉不覺其貢賦之難辦後來益困於此方說出此等話非獨是鄭想當時小國多是如此然乎曰此更不然滕本侯爵縱以子禮見安得遂稱子乎縱彼自貶爲子也春秋又安得而亦子之乎彼僭公僭王者皆仍書其本爵豈以自貶者遂不書本爵乎曰鄭男也而從公侯之賦豈遂自稱公侯乎春秋何不亦從而公侯之乎

問孔子書八月大閱伊川云講武必於農隙魯之八月夏之六月也盛夏閱兵妨農害人故譏之然乎曰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十一

由此言之又非行夏之時也

問孔子曰放鄭聲鄭聲淫乃朱子註鄭風云鄭衛之樂皆爲淫聲然以詩考之衛詩三十有九而淫奔之詩纔四之一鄭詩二十有一而淫奔之詩已不超七之五是則鄭聲之淫有甚於衛矣故夫子論爲邦獨以鄭聲爲戒而不及衛蓋舉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安成劉氏則曰鄭詩之有緇衣羔裘女曰雞鳴出其東門數篇乃樂中之玉也他如大叔於田及清人詩雖無足尚猶幸非爲淫奔而作若叔於田則亦未免有男女相悅之疑是其二十一篇之中曉然不爲淫奔

而作者五六篇而已故曰淫奔之詩不超七之五然自昔說詩者唯以東門之墠與溱洧爲淫詩今朱子乃例以淫奔斥之者蓋卽其亂而得其情正以發明放鄭聲之旨不然則衛齊陳詩諸篇非無淫聲夫子何獨以鄭聲爲當放哉其說是否曰鄭詩非鄭聲也鄭聲非鄭俗也孔子云惡鄭聲之亂雅樂夫鄭聲者鄭之樂也鄭聲雅樂皆言其音非指其詞雅爲古調鄭乃新聲人多悅之悅之故能亂雅若以淫媒之詞歌於里巷者爲鄭聲則明是狎褻何能亂雅乎且淫媒之詞歌於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管絃金石奏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圭

宗廟朝廷者也則何謂鄭聲禮云鄭音好濫淫志又云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桑間濮上之音亡國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誣上行私而不可止也是則鄭衛之音之說也魏文侯問於子夏曰寡人端冕而聽古樂則恐臥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敢問古樂之如彼何也新樂之如此何也子夏曰夫古樂和正以廣以文以武以相以雅君子於是語於是道古修身及家平

均天下此古樂之發也夫新樂姦聲以濫溺而不止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此新樂之發也今君之所好者其溺音乎夫樂者與音相近而不同此又鄭衛之音之說也惟其相近不同故似是而非能亂雅樂夫子所謂鄭聲淫者以此誠謂其聲調淫靡流蕩能散人之心志而使之懈慢故放之耳非謂其詞語之淫媒也而朱子乃謂淫爲男女淫亂之淫而以鄭詩當之又於鄭詩詠他事者力改舊序而強解爲淫奔之詩以合聖人放鄭聲之說則亦牽合甚矣自淫之義不明遂使談風俗者云鄭土陋而險山居谷汲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圭

男女亟會聚故其俗淫然則故檜地也爲檜國時顧不土狹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會聚歟而何檜詩之不淫也衛齊陳詩諸篇旣亦有淫詩而鄭之淫詩舊惟東門之墠與溱洧爲然則亦諸國等耳乃力改舊序以多其數而謂孔子舉重而言蓋非惟不得鄭聲之說亦非淫之本旨也

問伊川云禮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已如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之事三代以後無此也是否曰不可及者謂其德之盛治之極而不可及非謂鳳儀獸舞也上古聖人之世無鳳儀獸舞者多豈皆可少之

耶蓋舜時鳳鳥至史官遂以形容作樂之美豈正作
簫韶之時鳳凰忽然而至歟抑他時歟至於百獸率
舞尤是形容夫宗廟朝廷何有百獸豈作樂之時百
獸皆來聚作樂之所相率而舞歟抑各在野而舞歟
學者不以詞害義可也而遂以此律後世必得鳳儀
獸舞而後為盛則聖人之治必不可焉矣

聖人之道廣大而虛微圓通而變化如金定秤不離
於稱如珠走盤不出於盤心如天地而常小語該上
下而常平

聖人洗心而退藏於密故淵淵其淵而時出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圭

聖人以翕聚為發散以專一為直遂

聖人作事只在午前未午已即收拾斷不至午而向
晏也

聖人以人情為天理後儒遠人情以為天理

孔子不以無不言為直而以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為
直不以無不知為知而以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
為知斯意也後儒皆不能得

陳亢謂聞詩聞禮則然謂又聞君子之遠其子也則
不然夫聖人教人各因其才使伯魚而顏子也將不
以告顏子者告之乎而何以遠為也亢始疑聖人厚

其子終謂君子遠其子皆出有我之私不得聖人大
公至正之理

聖人之言近而遠易而難非惟精微之訓久不能得
即至明淺者老師宿儒弗能得也何以見得曰只如
史闕文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豈不至為明淺
然乃學者不能得之

孔子註言知仁勇一於理皆別言之不相聯屬中庸
亦言知仁勇孟子始以仁義禮智言性而宋儒復以
信足之曰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
執也齋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未

茲非仁義禮智之德乎曰義者制事之宜發強剛毅
只是箇勇字於義何干孔子只言五達道三達德而
宋儒有五德言之遂使後人動則稱父子之仁君臣
之義長幼之禮夫婦之智朋友之信皆強合殊為不
倫聖學於是乎裂矣

天有元亨利貞人有仁義禮智宋儒遂合比言之殊
不知正固之謂貞明通之謂智本非倫類安得比合
予每為此言後見浚川亦言之乃知人心有同然者
求寐無寐制於求也却思生思掉於却也夫無意之
妙非意之妙非意之所能為也故聖人貴忘

問聖人之作用何如曰參者養人用之不當時殺
人確黃傷人用之而當時救人固在醫不在藥也
聖人明之至權之熟參著確黃隨手而用無不濟者
後儒學不通方不能得聖人之權則口只說參耆必
可用確黃必不可用病且急立當一瀉而猶補以參
耆必然無害卒斃其人而猶不悟也是聖人不
救人之藥救人而亦每以傷人之藥救人後人
不止以殺人之藥殺人而亦每以救人之藥殺人也
烏能治國家

問聖人之行曰聖人無跡人難測識何言之曰請以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九

鏡喻夫古鏡多癡癡者銅之雜又歷年未甚遠查滓
未徹去盡也然有癡可証人皆識其爲古若夫銅之
純潔而又年遠查滓徹去盡更無癡痕者則古鏡之
上品也然無癡可証世反疑之反不如癡者之易
識彼皎皎之行有癡可証世皆崇尚矣若夫聖人
之道精微而中庸粹然其無癡痕也自非深於道者
其能識之哉

家語多非孔子語也如嬰圖之射形人以短非溫恭
之度也儒行之對多所詡張非儉讓之德也反袂拭
面稱吾道窮非樂天之誠也商牟萍實諸童子非

博物之實也五行迭旺相繼而生是衍項之說也強
越亂吳却齊存魯是蘇張之謀也只觀論語則聖人
之氣象可識矣

問管寧華歆耦而耕田有金寧不視而過歆取視而
棄之人以此爲優劣然乎曰皆非也無足優劣夫貨
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今只不必藏於已而已
棄於地何爲曰當何如處曰拾之或有遺金者至則
與之果其無也以周窮乏可也而不視何爲取視而
棄之何爲酒亂性能使人顛頓失容人有惡其顛頓
失容者則醉而矜持愈甚夫矜持愈甚可矣乃畢竟
高文襄公集卷之十九

是爲酒所使誠不若不矜持而自不亂者之爲安也
不視者矜持愈甚者也取視而棄者矜持未甚而不
能自主者也皆知有金皆是爲金所動固不若只以
尋常處之而無所作意乃是不爲金所動耳

或問平子陵曰高士也而亦一節之士何以故曰光
武中興之君非不德也幼同筆硯爲天子而訪之數
年於故舊良厚也乃一旦相見而張目以視咄咄其
聲則何爲者夫不受爵祿亦不受而已矣豈必張目
以視咄咄其聲而後可不受乎蓋其心實知有富貴
以爲富貴易屈人吾必不爲所屈故持之太過而有

此態是亦醉而愈加矜持者也若不知有富貴則亦處之泰然而已矣而何爲是拂人情之狀乎曰何以知其心有富貴曰使光武不爲天子而訪之數年而相遇也則亦張目以視咄咄其聲乎必不然也夫非知有富貴而何肯哉

聖祖微時與宜興一人友善既登天位訪之久不得一日其人擔雞酒求謁

聖祖喜甚命光祿寺治具與之飲食談笑因問曰欲官乎其人曰諾遂取金銀角三帶任其取乃取銀是時文輕武重乃授以正千戶又盤桓數日其人乃去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无

出則挂其帶於朝門莫知所之嗟乎斯人也情意篤實氣度中和而高節自在其亦優於子陵也已

問趙清獻之蜀琴鶴自隨其事何如曰此亦務爲形迹夫鶴也驅之則不行舁之則以無益之物勞人旣不舁行李乃又舁鶴何爲果好鶴甚則行路不暇玩鶴也旣至蜀亦自有鶴何隨爲故曰務爲形迹者也問伊川與韓持國善因韓八十往見之久留穎昌韓早晚伴食體貌加敬一日韓有金藥櫟一欲爲伊川壽未敢遽言托子彬叔從容道意先生曰某與乃翁道義交故不遠而來奚以是爲詰朝遂歸韓謂彬叔

曰我不敢面言正謂此耳再三謝過而別其事何如曰朋友之饋雖車馬不拜韓意誠懇委曲至此受之何害卽不受遜以謝之却之固由已也何爲詰朝遂去豈以爲不潔汚人歟又豈以爲去不速則必爲所汚而不得脫歟蓋非所以待持國者矣令其何以爲情

問伊川先生云目畏尖物必須克治室中亦多置尖物令熟視之知其必不能傷人也則何畏之有此說何如曰目本畏尖物而令其不畏也何居豈欲視於尖物乎且室多尖物一身不便譬之鼻本惡臭乃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无

中多置臭物令其聞之熟爾不畏也則可乎何以異於是

問伊川云孤竹君事還是招叔齊而立之爲當何如曰叔齊之逃也將何爲者而招之肯來耶其必不來也則將何如處

問伊川云陳恒弑其君孔子沐浴而朝請討之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孔子必有處置須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其說何如曰且莫說天子方伯不足與言請之無益是時孔子已老顏回子路死已久矣又使何人此空談也

問伊川云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齒以拜蓋昭穆高下未可知也如何曰人之相見必有揖讓坐立必有左右先後若不叙齒又未知昭穆高下則將孰左孰右孰先孰後乎將遂無揖讓坐立乎自不能通矣

問魯兩生云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其言如何曰兩生不知禮樂禮樂無一事可無無一時可無古之聖人躬蹈禮樂之實以化天下迨其既久禮之用行而樂之效達名分定風俗淳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鱉咸若是之謂興非謂百年之後乃始制禮作樂也如必待百年而後制作則漢已越高惠文景武而之昭矣至此時方言禮樂乎則自是以前何以爲君臣何以爲上下何以朝會何以祭享可漫無儀式而苟以爲之乎孔子云王者必世而後仁夫所謂必世而後仁也者豈三十年後始修仁政哉行仁之久積至一世乃始淪浹爾兩生不達而爲此迂談君子固無取也

問伊川云夏近古人多忠誠故爲忠忠弊故救之以質質弊故救之以文然乎曰文入於靡以質救之可

也文何以救質質涉於僞以忠救之可也質何以救忠三代異尚理旣不然而相救之說又從而爲之辭者也

問孔子以前多聖人而後乃無之何也曰有孔子爲之斷案故古多聖人楊雄有云伯夷柳下惠若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園之黜臣惡乎聞豈惟夷惠若無仲尼則湯武之心跡難明惡乎聖啟箕之異同難定惡乎仁不知天下謂之何矣後世旣無孔子則雖有其人其孰能識又孰敢爲之斷案夫是以未見有聖人也且後人未得聖人之道而好立言其言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定更不許人別有商量乃却不免執着迷聖人廣大圓通之旨有志之士纔說希聖已卽囿於其中而不能出夫是以天下鮮聖學也

湯武夷齊其趨不一然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旣不妨稱湯武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又不妨稱夷齊上下四方各見其是此聖人之道所以大而通也若非聖人斷之於前而使後人言之稱湯武必貶夷齊稱夷齊必非湯武亦見其一隅而已

伯夷不念舊惡非徒清也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非徒和也

人皆以國削爲賢者之罪而孟子以國之得止於削者爲賢者之功非聖賢劑量十分分曉安能看到這等田地後人雖當極敝必要萬全少有不然後加苛責故時值其易庸人高枕以爲功時值其難豪傑馳驚而獲罪

楊雄不生新莽之時王安石不居宰相之位偉乎其儒也已故金必火而後知其精與不精刀必割而後知其利與不利

宋儒窮理務強深力索故不免強所不知以爲知自以爲是居之不疑之病惟明道先生無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重

濂洛關閩發明聖學以訓後世厥功偉矣然洙泗之淵源有在學者必求邇洙泗之淵源而參伍以濂洛關閩之說則可若遂以濂洛關閩爲洙泗而不復知所求焉則亦不能入聖人之域也曰濂洛關閩之於洙泗也不同于曰堂庑已窺而廣大虛明尚未得途徑不忒而四通八達則未能

道者天下公其惟其是而已苟求諸心而果得則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疑苟求諸心而果不得則又安敢罔吾之心而隨人以爲信考亭極尊崇伊川然亦多所不合必爲之明其理是以理尊崇之也尊

崇以理其爲尊崇大矣故君子於先儒之言其不可易者不可易議其不能得者亦不可強從也

後儒信道之篤者無如伊川先生然每事好硬說硬做故於聖人融洽處未之能得康節病革先生問之康節云你道生姜樹上長我也只須依你則其平日硬說硬做可知學者須學先生莊敬自持方能立然尤須虛心平氣體玩聖人融洽處乃能成學不可只恁硬說硬做也

問張子厚二十年學箇恭而安不成何如曰恭而安不立於恭而安必有所以爲恭而安者只造道成德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重

到箇中和純粹之域便自能恭而安若特地只去學恭而安再二十年也不成

問伊川之於明道也奚若曰明道粹和伊川義執晦翁之於伊川也奚若曰伊川身體力行晦翁言語文字較多

問朱陸之於聖人之道也孰爲得曰聖人之道如良玉然既精瑩又溫厚晦翁猶帶石意着而未融象山如水晶虛而不厚

晦翁求聖人於鬼不能得其神
魯齋之學聖人也可與進何以故曰其心虛其氣平

其志遜

魯齋之於程朱也奚若曰魯齋極尊程朱而宗之然溫厚和平既不似伊川硬說硬做亦不似晦翁好勝罵人氣味勝焉

問魯齋仕元有非之者亦有爲辯之者究竟何如曰仕所以行君臣之義也學者只看箇君臣之義若乖於君臣之義也則不可然而宋自南渡中原已非其有先生生於金章宗大安乙巳是時金有中原九十有餘年矣以河內則金之南懷州也以新鄭則金之潁川郡屬也其父其祖固金之累世編氓也既變爲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重

元朝代又改身不生於宋君臣之義無屬焉仕元不仕元非所論也敬軒一字一句一步一趨皆確守程朱之轍固是篤信好學然升程朱之堂而不復求入孔顏之室故不能得聖人之大鮮超脫處曰其學之所至何如曰可與立

晦翁真是強學猛進然自得之味却少鮮微言

朱陸相攻謂何曰其所紀錄皆門人鬪勝之過二公非如此也而亦不免各有勝心動氣處夫學求爲己只當忘人忘己虛心以求其是人苟是便當從如其

不是不從而己吾苟是便當守如其不是改之而已如果吾是而彼非的見其然不妨再告反復而不聽則姑已之俟其自悟可也何爭辯爲明道先生謂吳師禮云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何等心平氣和不惟受益無盡亦自能感動人釋其勝心

問王通續經後儒貶之至如夷狄之僭王然乎曰孟子云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亦堯而已矣續經縱末如經亦是尊慕聖人竊比之意人不學聖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美

人將奚學也而安得遂議爲僭使服桀服誦桀言行桀行謂之非桀可乎而朱子作綱目以續春秋將亦謂僭乎曰伊川云續詩備六代如晉宋魏齊周隋之詩又何足采然歟曰變風變雅言豈皆善而孔子收之用以見時事也夫苟用以見時事也則雖晉宋魏齊周隋之詩采之有何不可

問伊川謂王通心迹之判久矣爲亂道是否曰何爲亂道夫堯之讓噲之讓可謂同乎微子之去箕子之奴比干之死可謂異乎禹稷顏子異地皆然伯夷伊尹柳下惠道不同而趨一心迹何嘗不判

考亭謂王通之學只識得仁義禮樂有用處可惜不曾向上透一着於太極處有欠闕何如曰孔子只說易有太極一句堯舜相傳何曾說太極孟子亦不曾說太極豈皆不是學耶

程門過貶王通考亭還說他好處多程門過貶溫公考亭甚敬他還是考亭是

邵子超脫程子不與他言學他亦不與程言學

雷從起處起亦是隨口漫應無甚深奧義理學者勿致惑焉

溫公甚爲二程所不滿此程氏門人抑揚太過之辭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主

使溫公生孔子之世當亦取之縱使學有不同乃何至爲二程不滿之甚乎子厚徹去虎皮亦似門人標榜夫說易不如二程服之而已何爲乃徹虎皮學之高下固不在虎皮設不設耶恐亦非二先生所樂聞也由是觀之則記言之誤當亦多矣

宋儒議論古今人固皆好善惡惡之心然却有作好作惡處

愛而知惡惡而知美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蕩蕩平平無偏無黨無作好作惡乃是至公

高文襄公集卷之二十九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駿 訂校
馬之駿

本語

問伊川云學者要不爲文字所桎故文義雖解錯而道理可通行者無害也然否曰爲文字所桎固不可強解亦不可夫學者將以學聖人也聖人之書必須潛心體會務得精微之旨然又須得其言外之意方可循之以入道若以解錯而道理可通者爲無害則亦只是自家的說話於聖言何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

一

問考亭云理會文字當如酷吏之治獄直是推勘到底如何曰酷吏鞫獄務在苛求無中生有深文羅織安能得人之情學者窮理正須虛心平氣以得精微之旨若有意深求定然執着強爲貫通必至牽合過爲分析不免破碎得其理者鮮矣正不可如此也

敬軒真是壁立萬仞男子密察力行死而後已

問伊川云人不可用影祭何如曰但得彷彿以時展對亦可少輸人子無窮之思有何不可曰伊川云只一髭髮不似已是别人大不便何如曰卽無一髭髮不似豈真吾親耶亦用以寄人子之心云爾古人不

以尸祭乎尸明是別人然乃以當吾親也而况親之影有得其彷彿者耶

考亭因人求墓銘曰人既死後又要這箇物事作甚其人爲善亦是本分事又何必須要恁地寫出此亦難說孝子之心固有不容已者只不虛說可矣若本有善亦不可不寫傳曰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明示後世教也且以生平情性動容歷履筆之書而時接目焉亦自是孝子不死其親之意

程朱大儒於後學有罔極之恩而子有駁正何也曰人安能每事盡善誠文仲不知者三固知善之多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二

恐人於其一二未安處皆以爲安而不復致思則誤耳不稱善不勝稱也更宜知之
問帝王之學與韋布不同然乎曰若然則必須還得帝王乃可爲帝王之佐否則學既不同又安可以佐帝王理天下論道經邦弘宣治化乎夫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故曰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學非有二也後世韋布之士徒事章句無復格致誠正修身之功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具故其爲仕也下焉者惟知希世以苟爵祿上焉者亦不過隨才以立功名而龍德中正之人格心輔世之業不復聞矣

乃不曰吾無學也而曰帝王之學與我不同豈不謬哉曰只爲後世帝王知學者亦止爲韋布之事故有是言謂不當同於韋布耳曰止知爲君言學不當同於韋布而遂使韋布之學以爲原不同於帝王顧得一邊顧不得一邊而乃立爲之說亦禍天下之學者也

吾心自有本然虛明平妥處乃不能反求任其昏塞却徒務口說依傍他人門戶隨場悲喜以爲知道良可羞也

程氏曰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而成名孟子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云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學者不可無此志

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聖人示人爲學之目昭如日星學者但當循是以學則聖人之域可至乃舍此不務却只說誰家尊德性誰家道問學誰家知行合一彼可此否紛紛無已只關口語到底成箇甚學只爲已心便虛氣便平志便遜

學須是識其真心

天理不外於人心只人心平處便是天理之公
儒家有言只要成就一箇是而已夫是豈易成哉務

以爲孝乃非所以孝務以爲忠乃非所以忠察理不精不能得禮義之中正亦只做得箇題目而已安能便是

儒者有言雖無其事實有此理此亦大謬夫理也者事之理也既無其事理於何有蓋求其說而不得乃曲爲之辭云爾也

性具於心而貫徹於人倫日用之間非有定局比對配合一性專屬一倫也有子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是仁在於父子兄弟也孟子云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是義又在於兄弟也知禮樂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四

實知斯節斯樂斯而已是知禮樂皆在於父子兄弟也又云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是義又在於君臣而禮知在於賓主賢者也蓋隨在而言非有定局者然孟子只言仁義禮知而後儒加以信爲五性遂以分配五倫如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似矣而禮無所歸乃屬兄弟知無所歸乃屬夫婦節文之謂禮豈獨兄弟有節文乎明通之謂知專屬夫婦益更無謂名曰貫通實則牽合制爲定局滯天理之圓機矣大抵後儒絕好比對配合如五事之配五行更謬

非仁無以敦其愛非義無以酌其宜非禮無以作其敬非知無以明其理非信無以成其實人倫日用之間無乎不有卽父子之仁君臣之義朋友之信亦特舉重而言非各主其一專於此而不通於彼也仁爲萬善之長孝爲百行之源故仁必屬諸父子蓋無所不包也

問朋友之倫何以配得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曰使無朋友講習則何以能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理而盡之四者之倫旣由朋友而得固配之矣

問天德曰無意無必無固無我天德也問王道曰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五

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理一而已得此之謂天德道此之謂王道

聖人有爲己之實學而禍福毀譽不與焉聖人有爲國之實政而災祥不與焉

問學曰去得一分己私便是一分聖學問治曰省得一件閑事便是一件治道

問帝王以五德王天下然歟曰此術家荒唐之說君子所不道也曰程伊川云五行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又曰五德之運却有這道理凡事皆有此五般一日言之便自有一日陰陽

一紀言之便自有一紀陰陽如王者一代又是一箇大陰陽也唐是土德便少河患本朝火德便多火災蓋亦有此理朱晦翁云五運之說亦有理問取相生否取相克否曰取相生然事有適然相符者如我宋以歸德軍節度使卽位卽是商丘之地此火德之符也事乃與漢高赤帝子一般不然乎曰不圖二先生亦惑於此也請爲言其必不可信五行天地之所運也帝王受命而興於此何與而乃謂各得其一果何所據以何知之白蛇之事既詭商丘之說乃出傳會而河患水災傳會更甚且卽如所言也則他代之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六

又皆以何物證之此其一也彼術家者流各持其說鄒衍主相克劉向主相生言人人殊自相矛盾是人爲之說非天定之理也此又其一也且卽以相生云伏羲以木德矣傳十五君合萬七千餘年皆木德也而神農以火德繼之傳七君合三百餘年皆火德也而黃帝以土德繼之乃黃帝子少昊則以金德孫顓頊則以水德孫帝嚳則以木德堯則以火德舜則以土德三代而後又皆合一代爲一德欲爲一代則一代欲爲一君則一君分合任意誰爲謂之此又其一也周以土矣秦則以水土不生水漢則以火水不生

火相生之說亦自抵忤此又其一也五行之運厥氣惟均非有所偏也乃伏羲以萬年計五帝以百餘年計夏歷年四百商六百周八百漢四百唐宋皆三百卽享國之長者亦自參差至秦隋六朝五季則或數十年或數年而止然亦各稱德王何五德之運長乃如彼短乃如此若是偏歟此又其一也又如三國鼎峙五胡雲擾同時並列亦皆一代之君也豈共一德歟抑一德而分用之歟抑各用一德歟抑亦五德之運至此斷歇而不續歟此又其一也由是觀之荒唐甚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七

問堯舜之世五日一風十日一雨然乎曰此文談也只是風雨節寒暑時而已矣安得照數五日風十日雨乎若照數如此烝餽亦不佳也

人之有目者以爲無不見也然必上有日月星辰下有燈火形形色色照燭分明開目卽見之矣而遂專謂吾目之能照然乎哉使昏夜處暗室中卽離婁何爲夫人之有才者目之明也而遇時可爲幾會有合得以成功則有日月星辰燈火爲之光也不然卽負旋乾轉坤之具亦無施矣噫才之濟時耶抑亦時之濟才耶

問延陵方氏云目之精水也其光火也以水爲體故其氣清以火爲用故其氣明然歟曰非也火能發光不能受光水能受光不能發光目也者體用乎水者也受光而已不能發光安得謂以火爲用乎

問人覺不能先知而夢乃有先知者何曰先知神之爲也人皆有神焉覺則目視耳聽手持足行神役於形散諸物矣安能先知寐則形不用事而神收於靈府完而不散虛而不塞通而不隔故其於情也有時而先知譬則人在室中雖所見甚明然囿於室焉室外無覩也超而登乎高則固有見室中之所不見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八

矣神之用妙矣哉

人知雞之鳴午不知午之鳴雞也

兵家先聲而後實必是先實後聲乃可以先聲而後實蓋以實爲聲人自畏之而可省於實若無實不可以爲聲也

未出人才常多智慧蓋困於心衡於慮而後踰操心危慮患深而故達也其小八則變詐百出不可方物矣

問大臣進退之節奚若曰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此大臣難進易退之節也曰其去國

也奚若曰戀官之心不可有戀君之心不可無夫太行孟門畏途久涉得釋重負當如敝箒爾若乃君恩深厚倚任多年一朝別去遂怆然以忘情抑豈大臣之道歟故戀官者患失之鄙夫也怆然以去者小丈夫之悻悻者也然而戀官者常千百戀君者不十一豈無以戀官之心假之戀君者乎亦豈無以不戀君之心假之不戀官者乎二者難辨故世每以怆然而去者爲高有道之士殊不知然戀官乎戀君乎此心自審自知不以語人固不可戚然於其中亦不可怆然於其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九

人謂弩之勁也而强弩之末有不能穿魯縞者焉人謂水之柔也而泰山之溜乃有穿石者焉

好勝者必遇其敵兩戒之也一則曰好勝必遇敵不可好勝爲也一則曰彼好勝者必遇其敵固有敵在爾不可與敵也

問事二君者與事二夫者同乎曰不同也彼更二夫者非夫夫也殺其夫而乃以事之也是謂喪節失身猶非事仇也若夫事二君者彼戕吾之君破吾之國固所不共戴天者也而甘以事之是謂忍心之極不止喪節失身矣故更二夫者貞人之所不齒事二君

者有道之所必誅

軻巴鼓瑟流魚出聽伯牙鼓琴六馬仰秣有諸曰魚與馬非人也安能知人之音人非魚與馬也安能知魚與馬之能知人之音彼適而出適而仰也端爲琴瑟乎則有不瑟而出不琴而仰者也又何居夫毛嗇之色鳥見而驚鐘鼓之聲馬聞而駭類殊性別不得以相通也而文家者流動通物於人豈不謬哉曰獮祭魚豺祭獸鷹祭鳥何能像人而祭歟曰王浚川云時也鳥獸魚多食不能盡狼藉而陳之如祭耳彼物也安能知祭其祖先茲言良是歲甲戌野有虎一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

夫惑於人不害虎虎不傷人之說往視之焚香稽首口致尊稱以爲敬禮如此必不我傷也虎見遽爪之裂其面以死夫虎止知人爲香餌乃又知焚香稽首之何爲彼謂瑟之感乎魚琴之感乎馬亦田夫之見也

亂臣賊子視天下之公議蔑如也亦言其利害而已矣司馬昭使成濟弑魏主昭聞佯大驚自投於地乃與其叔謀所以自歸者遂論濟大逆不道夷三族朱全忠使柳璨弑昭宗全忠聞亦大驚自投於地卽如東都哭臨甚哀乃收璨斬之璨臨刑大呼曰殺我以

塞天下之謗如鬼神何噫二逆至是乃始知乎然晚矣

宋祖終不大用陶穀袖中禪位之詔露其謀也亦終不大用王彥升韓通闔門之殺著其迹也

問先生直道而行赤心爲國乃痛遭擠陷亦有憾於心歟曰時也勢結已成而乾坤崩裂吾皇幼冲人方利以爲謀而拱確奉祖宗之法莫之敢易方

先君大漸寔哭奏榻前許先君以死誠見其勢則然不敢有其身矣乃旋遭陷以歸無所容死焉然此心不敢負死猶可見先君地下烏乎憾然則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一

生喜歟曰拱顧命之臣也憑几之語執手之托蓋諄諄焉拱也止此心不負耳固未有以副也止可死見先君地下耳固無以爲復也徒全首領而已如先君何烏乎喜

予掌國子時助放劉廷膏舉其堂一士曰開經綸者有孝行予曰知之越數日復言予曰汝以予忘之耶固未忘也予其問汝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闕於父母昆弟之言夫孝行於家是黨族之所稱也而子之於開也固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曰本堂諸生之薦之也曰諸生之於開也亦四方之人也安知其孝

曰其行有述其邦大夫之禮之也有述諸生固見之耳曰諸生何由見之曰开生持以示之者也曰予固知开生之示之也吾其語汝夫孝之道大人莫敢當也而發於真心無能自盡者焉故親在人稱孝惟有愧歉而已親歿人稱孝惟有悲痛而已惶惶乎其不敢聞也此孝子之心也而开也張之以示人得非假孝以取名乎務名已非而在父母尤人心不忍假者也而忍以假焉則其得罪於孝也深矣而顧可尚歟且人之聞人之孝也乃不辨誠僞而輒崇尚之者非真崇孝也亦務爲崇孝之名者也彼務孝名此務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三

孝名相率而爲僞者也而何可以爲訓故吾取實孝也乃惡夫務孝名者不欲人之爲也取實崇孝也乃尤惡夫務崇孝名者顧自爲歟子休矣

國子先生坐於退食之堂諸生侍先生曰小子來吾其問汝吾之爲教也嚴乎寬乎有對者曰先生寬諸生感德而不能忘先生曰不然吾不寬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嚴諸生畏威而不敢犯先生曰不然吾不嚴也又有對者曰先生寬嚴得中先生曰不然吾不寬嚴得中也諸生或請問之先生曰吾豈不自知歟而以問諸生者蓋試之爾而諸生未之達也吾其語汝

夫寬施諸率教者也嚴施諸不率教者也何有定用使務爲寬則固有不率教者焉不亦縱乎使務爲嚴則固有率教者焉不亦苛乎使務爲寬嚴得中則固有當全用寬者焉不亦失嚴之半乎有當全用嚴者焉不亦失寬之半乎故諸生全率教則全用吾寬全不率教則全用吾嚴率教者多則多用寬不率教者多則多用嚴又自一人而言始而率教則用吾寬繼而不率則用吾嚴終而又率教則仍用吾寬也始不率教則用吾嚴既而能改則用吾寬終而又不率教則仍用吾嚴也一分率教吾有一分之寬一分不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三

教吾有一分之嚴本質在人付之而已而我何與焉是之謂寬嚴適宜故吾未嘗不寬而不可以寬言也未嘗不嚴而不可以嚴言也未嘗不寬嚴得中而不可以寬嚴得中言也夫是以事無遺情而教無遺術爾小子固皆當仕有官職也寬嚴之理所常知者故特訓之小子志之爾

漳水平闊數里遇漲急則舟難卽岸多敗溺傷人予爲編修時起復北上至漳忽雨楫師請渡予曰聞漳遇雨則漲漲則敗舟傷人今雨安可渡楫師曰無傷也予問故對曰平漫之水焉能灌河灌河者山水也

西爲遼州之山有大雨則山水傾注奔騰而下洶湧敗舟然必行日且半乃能至此小人止日夜候望遼山若今日遼山雨猶渡何者卽水且未至也若今日遼山雨明日雖晴不敢渡何者水當至矣乃遼山昨日無雲今茲雨固漫平水耳焉能灌河予曰有是哉遂渡嗟乎天下之事其亦若此也夫世乃有不爲國之臣或謀利或規避害或苟且爲謀不臧而敢於造孽公然爲之以爲終吾任固且未發也迫久而發則承其後者當之矣故常使人憐無辜之患而又敢於爲今日之惡何者無辜之患人之貽於我者也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古

可支也不亦憐乎今日之惡我且貽於人者也莫我及矣不亦敢爲乎而當國事者又率苟且支吾了目前之事而不復究其端之所繇啓常使冤者冤幸者幸而國事日以壞是徒以今日之漲爲可患而不計昨日遼山之雨也其於功罪之實遠矣其亦異乎楫師之見也已又曰爲學亦然彼察理不精者眩於形迹未嘗不以今日之晴爲喜而不知昨日遼山之雨也以今日之雨爲憂而不知昨日遼山之晴也故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

隆慶六年六月二十一日予出京在良鄉縣夢一偉

丈夫衣冠甚古貌莊而和弟子六七十人侍側予問從者曰此何人曰孔夫子予肅然起敬拜見之因問曰仁道至大夫子每教人以仁而不言所謂敢以請夫子曰只一點真心便是予又問曰桃仁杏仁皆謂之仁謂其純然桃杏之理無夾雜也謂其根幹枝葉皆具無欠闕也謂其生生而不息也仁之在人亦若是歟夫子微笑曰然又良久乃覺謹識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圭

彼楚莊也既知其理矣則無日不懼無日不修政其機固在我也而何以災爲乎災而後懼而後修政則既已災矣孰與夫無災而懼而修政之尤爲得乎人以無病爲安病而後謹固不如無病而謹爲尤安也而乃以無病爲不可豈理也哉故曰驕言也問蘭相如完璧歸趙楊龜山曰趙社稷安危之機不在璧之存亡夫以小事大古人固有以皮幣犬馬珠玉而不能免者况一璧乎雖與之可也相如計不出此不出數年卒有覆軍陷城之禍徒以璧之爲祟也其說何如曰此迂談也秦乃虎狼不吞噬不已卽與

之璧因能免乎且其併吞六國亦皆璧之爲祟乎相如於此亦以見國有死士尚有不可奪之氣耳而豈爲一璧哉太王避狄去之岐山之下蓋遷國以圖存也今必以太王律趙豈欲其與璧不免則棄其宗廟社稷而去乎秦并吞天下卽去之何所邑何所避乎古云國君死社稷孟子亦云世守也非吾所能爲也効死勿去趙當是時惟有死社稷勿去而已於必不可免之中而先與之璧以示弱則何爲哉

問世傳漢高溺戚姬之寵遂欲奪嫡然乎曰此甚有說而後人不思也夫立嫡以長乃理之正苟非甚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去

得已必不可輕易以啓禍端然太王舍太伯而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固自有說則以王季有聖子而武王有盛德也而况如惠帝之闇懦乎高帝艱難百戰以有天下豈不自愛其國家而以一姬之寵遂欲奪嫡失天下心蓋有所甚不待已耳當是時帝及呂后年皆漸高而新造之邦反側未定諸強功臣皆在列使帝后一旦去世太子臨朝固能安鎮而駕馭之乎未也觀後惠帝之動靜則可知矣而趙王類已故意屬之雖其幼然事體有定而吾撫之長任吾壽所至而隨以付之亦無可奈何矣其能保有天

下與否尚未可知也而不有愈於闇懦之已見者乎此帝之本情也乃卒以四皓從太子游遂以爲羽翼已成難動矣蓋曰吾以太子闇懦也而人心乃屬之人心既屬則不可弗敬姑不易耳夫今之不易也恐失人心也而昔之欲易獨不忍失人心乎蓋今有所見故耳此其羽翼者之欺帝而計成之者也使帝之始欲奪嫡果惑於戚姬之寵而不顧失天下之心也則又何有於四皓彼戚姬之寵既能移帝愛子之心又何不能移帝敬四皓之心乎帝之殺韓信也卽其屬意趙王之心也以爲信之才如彼其功名之心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去

威如彼而太子闇懦如此若吾死而信在太子能安乎故必死信而後吾乃可以死此又其本情也帝爲身後計無所出遂悉心於信使太子能英武如帝則信未必誅今以屬意趙王爲真惑於戚姬是亦謂信之誅爲真反也而帝之本情安在哉曰若是則周昌何爲強諫張良何爲爲之羽翼曰立嫡以長理之正又况開國之君尤當爲後世法昌亦只說箇正理良亦只了得呂后之托而已非能爲漢深謀也彼惠帝之無子先死呂后之後死文帝之承統以衍漢祚之長皆天也非人謀所能及也昌諫良羽翼時能逆知

其果如此耶惠帝死而假子立諸呂王漢祚幾移矣昌與良能預爲計乎昔者紂之母生三子長曰微子啓次曰中衍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中衍也尚爲妾已而爲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爲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爲後乃遂滅商夫惠帝無子先死呂后後死而文帝承統以衍祚也則昌之強爭爲有名良之羽翼爲有功若使呂后先死惠帝獨在位不能自立以喪天下則昌之諫良之羽翼亦太史之爭而已矣或曰太子易則疆悍之呂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六

不肯但已趙王亦未能安家難且作而其禍方長教不如據正理以聽天命良之意或出於此曰亦是乃亦不得已爲之但謂其爲萬全之謀則未也

問沙中偶語何以知爲謀反又何以必見而後言曰此子房因所見以啓漢高令其早賞以安人心耳若偶語果是謀反則子房安得聽之豈預知其所語是謀反耶蓋因諸將士素有不賞之嘆因見偶語則以平日之心度之當是謀反欲漢高早處以了此事耳問漢高殺丁公溫公極贊美之然歟曰丁公誠可殺誠可爲萬世賣主者之戒乃漢高之殺之也則亦任

其殺之而已若遂以爲美談則非也何言乎曰丁公爲羽將賣羽使失天下大不義當誅然使羽能誅之雖百斬無過也漢高既乞命其人以有天下矣而乃又殺之乎曰以大義胡不可曰漢高豈端爲大義哉不過假大義爲名實則利心行計耳楚人有兩妻者人誂長者長者詈之誂其少者少者許之居無幾何有兩妻者死客謂誂者曰汝取長者乎少者乎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爲取長者曰居彼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爲我妻則欲其爲詈人也夫急則乞命於人惟恐其不賣羽以活我也既得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九

下又恐有賣已以活人而敗我事者遂殺其人以爲永戒而又借以大義之名蓋一人之身而三取利焉亦狡矣昔有證父攘羊者以爲直父以攘羊獲罪則又請代父之罪以爲孝孔子曰異哉一父也而兩取名漢高之事有類於此夫取長者得夫而誂人之妻可乎斬丁公得矣而乞命於丁使之賣主何爲哉當是時不知有大義乎既已云云乃又云云狡矣若誠爲大義彼丁公特一戰賣主耳而始終賣羽使失天下者無如項伯項伯尤當斬也故曰高帝非爲大義乃利心行計者也或曰勾踐之誅宰嚭不同乎曰不

同也勾踐家破國亡故曲身以結宰嚭其結之之心
卽殺之之心也若高祖之始遇丁公則只求生而已
矣

問伊川云周勃當初入北軍亦甚拙何事今左袒則
甚如右袒後還如何當時已料得左袒又何必更號
令如未料得豈不生變只合驅之以義管他從與不
從其說何如曰此不得其情夫勃之此舉乃計耳而
後人未識得請言之曰雖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
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者曰若從逆否於是顯然
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中之必無右袒可知已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三

天下至惡之人大逆不道而其形未著有從而問之
者曰若從順否於是不以承伏世必無其人也則軍
中之必皆左袒可知已况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
光天化日六軍皆集而太尉臨之於上爲順爲逆死
生禍福立見於前其事幾何如者而軍中顧敢有明
爲右袒者耶夫左袒右袒舉手卽爲之固至易事也
以至易之事又令其自爲而以決至大之隱情豈非
天下至愚乎且卽左袒未必卽爲劉也卽不右袒未
必卽不爲呂也亦姑以應之而已而遂以信之豈非
尤天下至愚乎漫以爲之則迂謬而無常謂以審其

向背則觀望而不忠皆人所甚諱也而太尉白眼爲
之公然而以爲言豈其夢耶嗟乎兵以計勝太尉此
舉固自有意非作事果如此也何者祿產爲亂諸軍
從之久矣祿產旣誅彼方懷懼於是而率之以誅諸
呂彼必曰諸呂未滅姑緩我耳誅諸呂後必且窮搜
我也其心如此而吾乃與之舉事則其中當有變當
是時欲明言赦其反歟然反形未著吾乃明言其反
而赦之則彼愈疑而爲懼愈深欲不言歟則彼猶夫
疑猶夫懼也故以號於衆曰左袒者爲劉右袒者爲
呂蓋計其必左袒也而使皆得以形迹自見吾乃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

三

因其迹而信之而其疑懼可釋卒之果皆左袒於是
遂明言曰皆爲劉無爲呂者也吾可與誅諸呂矣而
諸軍者亦皆釋其疑懼忻然以爲劉自慶卽歸而語
其妻子亦必曰吾皆爲劉者也豈爲彼呂哉於是反
側皆安而誅諸呂果濟事蓋初左袒時非皆真爲劉
也旣左袒之後則遂皆爲劉者也初不右袒時非皆
不爲呂也旣不右袒之後則遂皆無爲呂者也而太
尉獨心知之泯於無迹作事在此取效在彼人不得
而識也而後世徒據其迹議之云云失之遠矣且人
臣之爲國將以濟事也若曰吾只驅之以義管他從

與不從則是吾只作箇題目管他濟與不濟也而可乎

問漢武輪臺之悔致堂胡氏謂人之壯也猶能自疆及血氣既衰則難於刻勵而以武帝之悔爲尤難然歟曰不然也武帝雄才之主平生多不羈之謀蓋自負其才俯視千古以爲吾之所爲當無不遂者也而至是七十有五矣征四夷歟所征安在而國已空求神仙歟所求安在而身已老顏景旣促往事成虛所爲之不效可見者如此矣且奸人構禍太子死讒歸來望思悲涼無那事窮心折追往嘆來故自悔耳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苦無聊賴之後而當其言也善之時也若使前路尚多志無灰沮則尚冀所期之有遂未必悔矣故知老而有悔者乃人情所至壯而知悔者惟志士爲能老猶易壯爲難也易曰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夫悔過及時則補過有日老而空悔何嗟及哉雖然一旦盡改所爲而明其過於天下亦自英雄之事視彼齷齪者流怙終以死者何如哉故武帝此舉足可稱賢但惜其晚耳

問新莽之時何獨楊雄爲劇秦美新文貽譏萬世曰史稱頌莽功德者四百八十餘萬人豈四百八十餘

萬人者皆親至殿庭以口說頌之而去哉固皆形之文字也但不傳耳雄有盛名故其文獨傳而後世遂以爲獨雄爲之其實不止雄也曰然則不可罪歟曰正不須責古云放飯流歎而問無齒決使雄能見幾以去不仕莽朝而却爲此文則可以文罪之雄仕莽旣失身矣又何須責其文字卽無此文猶夫失身也譬之婦已失節而乃責其言語動止之不善卽言動皆善猶夫失節也噫雄學聖人之道者也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亂世之四百八十餘萬人伍也我不意其學聖人之道而乃與喪節之婦伍也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問三國人才可與權是一時風氣生此等人才否曰非也乃時之使然也彼三國鼎峙互相吞噬存亡之機間不容髮機一錯卽爲人所魚肉故其君臣相親相結不自疑阻機合卽爲弗徇形迹有不必告於君者有不以語於人者蓋謀有所不可洩時有所不可失也期於濟事而已故可與權且其人便習旣久智愈出而愈不窮不惟自家機熟而人之肯爲謀者日益衆故止見其多才耳迨夫承平旣久法之把持日以深忠謀者君不爲主而旁人之苛求又甚矧故人皆務爲形迹非得令不敢行非有故事不敢行非標

表昭著人所共見者不敢行胡然而掣肘胡然而獲罪用之謀臣遠避庸人則推委支吾苟利於目前習以成風所用之人不過如此雖有可權之才亦堙滅而已此所以無事而庸人盤據富貴而智士不得用一旦有事則束手無策而徒嘆國家之無人也

問昭烈疾革謂孔明曰吾兒可輔則輔之如不可輔則君自取之先儒謂以昭烈猶不能無疑於孔明然否曰此昭烈肝膈之語非疑也若果疑之卽爲此言固能止其不取乎蓋當是時魏吳皆在國家存亡之機間不容髮固非置遺腹朝委衆時也昭烈意以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孟

兒可輔則輔之幸矣無容言也如不可輔必思所以爲處苟無所處則國家非吞於魏卽吞於吳而嗣子必爲其所魚肉吾何以瞋目於地下乎吾之於君義則君臣恩則骨肉今此基業固吾二人之所經營也君自取之不爲他得又吾所甘心者而嗣子得所依倚可不死於人手亦尚有利則吾乃可以死也若徒顧君臣之名義而卒不能保則何益哉昭烈之意固如此也如人有所愛物將死必貽諸其所厚者而死不爲他得則其意乃安昭烈之心固若是而已

問昭烈君臣曰昭烈之與孔明雲長翼德朋友而且

弟者也昆弟而君臣者也其交固其義重始終不相疑始終不相負後代此等君臣不可再見

問昭烈大舉代吳何如曰古云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不反兵者謂見之卽鬪死且甘心不暇反兵計勝負也昭烈痛雲長之死故大舉代吳以用兵言則失策以其心蓋不反之義也

問孔明在隆中何以便知天下三分曰見得世上有這三箇人

問鄧生下齊七十餘城韓信以兵屠之罪不亦大乎曰此鄧生之罪未可遽責信也何以故曰志在救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孟

安民功無彼此此聖賢事也信一功名人耳安可以此責之當鄧生之適齊也信方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亦懼甚矣鄧生假信之威乘齊之懼故一說而下之使非信且至雖百鄧生其誰聽之哉則齊城之下固亦信之下之也乃責信而獨勦其功以報沛公使信垂首捲甲徒然以歸信固能甘乎此所以刪徹之計行而齊城屠鄧生烹也嗟乎始欲賣信而卒自殺其身豈不愚哉然則當何如處曰善處已者必先處人若不能處人安能處已鄧生之適齊也宜先詣信說之曰聞齊聞將軍至甚懼

將軍且不日下之矣雖然兵家先聲而後實食其願得假將軍之威乘齊之懼以將軍之命諭之令以城下果以城下則將軍傳檄而定以報沛公亦可大省兵力不者且進兵未晚於是乃之齊說之曰韓將軍擁兵四十萬壓境而來所嚮無敵勢如破竹齊城不日下矣雖然韓將軍不嗜殺人而所爲多屠戮者爲其拒也君誠能以城降韓將軍必且撫慰之傳檄而定則君既不失富貴而數百萬之命亦皆可免其爲利害不亦較著乎韓將軍有是心恐君不得論故令食其來君其自爲計不者吾且去韓將軍且至吾亦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復來矣如是則齊城必下於是乃還報信曰事濟矣齊始聞將軍至甚懼既聞將軍令其以城降也又甚喜今且下矣將軍可傳檄而定報沛公矣下齊七十餘城將軍之功也不用兵甲而以威聲下之功尤大也食其傳命而已庸何功如此則可以得齊可以免數百萬人之屠戮可以成信之功而酈生之功亦不爲細不止脫於烹也此不惟事勢如此亦天理人情本當如此耳曰信以不忍而戮數百萬人固無罪歟曰胡爲其無罪也酈生賣信激之而多殺酈生固可惡也今必痛責酈生之罪則信之恨氣自平恨氣平

乃從而責之曰將軍止以不忍之故遂誅殺數百餘萬人豈不亦殘毒甚哉如此則信自當俛首聽服不待辭之竟也若不明酈生之罪以輸其怨而徒以責信之多殺則豈足以服其心哉此可爲賣人而躐功者之明鑑也

問盧懷慎何人也曰賢人也曰時譏其伴食中書惡得賢曰此其所以爲賢也何以故曰懷慎才固不逮德則有焉人臣最防爭妬自古國家大事多因人臣爭妬而敗若使懷慎伴李林甫食也則不可以伴姚崇何不可之有崇救時之相也懷慎居其次使其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一私念曰彼崇何人乃處吾上而獨以功名顯於是凡崇所爲必百計壞之又嫌孽其短而中傷之則崇且身不保又何展其救時之畧乎不然而又曰彼相吾亦相也彼以功名見吾奈何獨無可見者於是用其私意橫生旁出混亂天下耳目以掩人之善而揚己之能則崇動必有礙又何以展其救時之畧乎乃懷慎自以才不及崇故事皆推讓而不專寧甘受無爲之名而終不爲撓亂使崇得以展其才以濟國家之事非夫有體國之誠意有忘己之公心何能若此則崇之有功於國懷慎亦與有也故曰弗如也吾與

女弗如也才雖未及德固長也而時人特據其跡遂
譏爲伴食夫才不足者在君子則讓人在小人則爭
如試觀自古賢相在位居其次者能不妬不爭安心
伴食如懷慎者幾人則懷慎之品格可知矣又曰觀
懷慎用人之疏可見其才位至宰相而家猶寒素可
見其守薦宋璟輩可見其知人疾革宋璟廬從愿往
候之臨別乃執二人手曰上求治切然享國久稍倦
於勤將有憺人乘間而進矣公第志之將死之時而
猶念國事若此可見其忠後果林甫用開元之政盡
懷可見其先識凡此皆非徒伴食者所能爲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

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馬之騏
馬之駿言校

本語

孔子憲章文武蓋時王之法不可不守也今言治者
正不可妄意紛更只將祖宗之法求其本意所在
而實心奉行之縱有時與勢殊當調停者亦只就中
處得其當便是不可輕出法度之外啓亂端也此不
惟分所宜然祖宗聰明睿知既邁倫夷而又艱難
百戰以有天下苦辛備嘗經練久熟其所貽謀爲法
既審爲慮更深固非後世疎淺之見所能及也夫豈
可以一事之未便而遂爭天下之全圖以一時之未
便而遽梗萬年之長計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三

國家用人匪徒資治亦卽以安天下之人也故大臣
小臣分列上下散布內外又有胥史下至里社
亦各有長多其等廣其途盡網羅天下之才而用之
使天下之人苟有一長一藝異於齊民者隨其才之
大小皆入吾之網羅彼其既入網羅則皆有事於所
職不惟顧惜所有而又有所望於進取孜孜焉垂死
而猶有歉於所期之未遂故無暇於爲亂且等既多

矣途既廣矣於是而不任網羅則至愚下之人而已矣至愚下之人安能爲亂卽爲亂亦易撲滅而天下常可得安此英雄御世之微機也末世之世不知此意不以爵祿收拾人才乃徒用奸巧之人甘其諛佞徒用庸陋之人樂其委順彼其盤據要津不止壞國事塞賢路每每惡直醜正摧折天下之才以快其伎毒使人抑閼冤憤無所控訴激而不堪之甚則黃巢之事所由起也且如元末兵亂朝廷更無可用之人則宜其世之無人矣我聖祖起而掃滌腥羶一時佐命元勳固卽元之人也使元能收拾廢以爵祿則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三

才不在下安得敗亡至此是不爲永鑒也哉天變誠可畏然天心仁愛人君亦是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則亦不之信矣今只云天災流行禍亂將作必須謹修政事愛恤人民以保固國家則災可無害不然將不可救藥而禍亂成矣此自實言自可使人君知懼朝廷之上不可無忠誠剛正遠識之重臣彼其氣有夙養可以當大事而不憚謀有豫定可以平大難而不驚倖遇緩急國有所賴以爲安人有所仗以無恐若徒以奸巧窳細之人充揆宰鈞樞之任無事則結援蔽主倚勢作威自以爲可震四海一旦有

事顛頓倉皇神奪氣喪計無所出賣國從逆之事皆爲之矣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亂不起於亂必有其幾聖人當休否之時已謹苞桑之戒幾未動而先圖所謂制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者也次之則亂幾有動能早識而亟圖禍畧可弭力亦甚省又次則亂形已出而後救之然亦必得撥亂反治之才竭力勸懲僅而可免若至已亂則害者亦無如之何矣故治亂之幾不可不深察也然惟有道之人能察之彼庸人者流燕雀處堂棟宇將焚猶煦然以爲樂而方笑聖人之過計可與言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三

紀綱之壞莫大於國是之不明尤莫大於上下蒙蔽而人主終於不知夫國是不明則奸臣舞智以愚人邪臣黨比而醜正亂之道也然有時而明國法有行焉則猶可以爲戒若上下蒙蔽而人主終於不知則舞智者恬爲得計黨比者敢於效尤襲爲故常無復有發覺之者於是以致威福爲己物任其播弄必至於亂而後已考亭先生曾云呂微仲范堯夫爲相用調停之說兼用小人更無分別所以成後日之禍如王安石罪既明白後既加罪於蔡確之徒論來安石是罪之魁首却於其死加太傅及贈禮皆備想當時也

要委曲周旋他如今看來這般却煞不好要好便合當頭白其罪使人知得是非邪正所謂明其爲賊敵乃可服須是明顯其不是之狀若更加旌賞却惹得後來許多羣小不服看來天下事須是先論其大處如分別是非邪正君子小人端的是如何了方好於中間酌量輕重淺深施用此言良是今觀當時今日紹述明日調停只在朝廷上混亂不了皂白無辨國事盡蹙迄至靖康而後已有國者豈可使時事一至於斯 帝王創業垂統必有典則貽諸子孫以爲一代精神命脉我 祖宗燕謀弘密注意淵遠非前代可及 聖子神孫守如一日治如一日猗歟盛矣追我 穆皇未獲有所面授我 皇上甫十齡 穆皇上賓其於 祖宗大法蓋未得於耳聞也精神命脉既所未悉將何以鑒成憲繩祖武乎今日講經書後又講貞觀政要等書臣愚謂宜先知 祖宗家法以爲主本而後可證以異代之事不然徒說他人何切於用乃欲於 祖宗列聖實錄所載 聖敬事天之實 聖學傳心之法如何慎起居如何戒嗜慾如何務勤儉如何察讒佞如何總攬大權如何開通言路如何進君子退小人如何賞功罰罪如何肅宮闈如

何御近習如何董治百官如何安撫百姓如何鎮撫四夷撮其緊切編輯成書進呈 御覽在講筵則日進數條在 法宮則日披數段庶乎 祖宗立國之規模保邦之要畧防微杜漸之深意弛張操縱之微機可以得其大較且今日之域中 祖宗之天下卽以 祖宗之事行之今日合下便是不須更費商證而自無所不當我 皇上聰明天縱睿智日聞必因而益遡 祖宗精神命脉所在以覲耿光以揚大烈以衍萬年無疆之祚者將在於是則特爲之引其端焉爾是臣愚犬馬之心也方遂請之而遂以廢去特述其意於此倘有取而行之者則犬馬之心亦自可遂不必出自我也 宰相天下之樞必得心術正德行純識見高力量大學問克經練熟者方可爲之若不試以事徒取文藝不揀其才徒俟俸資則豈能遂爲百辟之師平章軍國重事而無舛乎 格心有根本有功夫有機括有次第不在諫諍上也還不在言語上也還不在形迹上 相業無迹其格心處君尚不知人又孰得而知之後人不在心上做只務形迹不在君德上做只論事功

故相業鮮

致君以格心爲本格心以誠意爲本

今日輔德之事全未且莫說朝夕納誨格君心之非
卽平日何曾講論箇道理商量政事縱急緊不得已
事亦只劄子往來而已書既不能盡意而又先經內
官之手拆視而後進上幾密之言如何說得君臣
道隔未有甚於此也然事須面議乃得其情而面議
不得開端不止內官不樂人主與大臣說話恐破其
壅蔽而輔臣亦不敢苦請面對若忽然問一件道理
未必能知問一件事體未必能處原無本領當面說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六

簡甚所以亦不樂於面對也

輔德輔政平章四海只是至誠則得不然皆無有良
聖祖罷丞相分其權於六卿而上自裁決成祖
始制內閣以翰林官七八人處之備問代言商確政務
極其寵密然未有平章之任也嗣後選理機務謂有
比其久也則遂隆以師保之官稱輔臣焉雖無宰相
之名有其實矣然皆出諸翰林翰林之官皆出諸首
甲與夫庶吉士之選留者其選也以詩文其教也以
詩文而他無事焉夫用之爲侍從而以詩文猶之可
也今既用於平章而猶以詩文則豈非所用非所養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七

所養非所用乎舊制固不敢議而就中有以爲之處
焉亦無不可者誠宜於其選也必擇夫心術之正德
行之良資性之聰明文理之通順者克之而卽教之
以翰林職分之所在如一在輔德則教之以正心修
身以爲感動之本明體達用以爲開導之資如何潛
格於其先如何維持於其後不可流於迂腐不可扭
於曲學雖未可以言盡然日日提斯日日聞省則必
有知所以自求者矣其一在輔政則教之以國家典
章制度必攷其詳古今治亂安危必求其故如何爲
安常處順如何爲通變達權如何以正官邪如何以
定國是雖難事事預擬亦必當有繫於中也於是乎
教之以明解經書發揮義理以備進講教之以訓迪
播告之辭簡重莊嚴之體以備代言教之以錯綜事
理審究異同以備纂修而應制之詩文程士之文藝
在其後焉而命而耳提之日省而月試之養之既久
則拔其尤者皆之翰林既留之後仍以舊業日加淬
勵閣臣時時督課與之講論試其所有之淺深觀其
行履之實否比其久也則又拔其尤者而登用之如
此庶乎相可得人相業必有可觀者翰林庶吉士固
未嘗不可也今也止教詩文更無一言及於君德治

道而又每每送行賀壽以爲文栽花種柳以爲詩羣天下英才爲此無謂之事而乃以爲養相材遠矣

閣臣用翰林而他衙門官不與既未經歷外事事體固有不能周知者而他衙門官無輔臣之望亦復不爲輔臣之學此所以得人爲難也今宜於他衙門官選其德行之純正心術之光明政事之練達文學之優長者入閣與翰林參用之如吏部必用翰林一人者然恒有其人繼繼不絕庶乎外事可得商確處得其當而無舛而他衙門官有志者亦肯習爲平章之業就中又可以得人也然此亦有 先朝故事如李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八

文達薛文清者皆自他衙門入便以爲例有何不可雖然必是當國者訪用惟公鑒別惟明乃可爲此事不然亦止濟其私而劉字曹元入之矣

或曰古云立賢無方故太公用於礪溪傳說舉於版築蓋通天下而用之也而子獨拘之於翰林之間廷臣一二之內不亦狹乎曰此別有論今只就 國制中爲之處耳程子云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非義也若論爲治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

人徒曰用賢才而不知賢才必須培養於先俟其成

而用之乃可以濟天下之務若不待其成而用未有不愼事者此非才之不美也苟爲不熟不如策稗雖種之美者而亦不可食也

國家用人必循資次固不可遽然處之有道亦無不可蓋用人不在用之之日必須預爲之計官之職事不同人之才器不一今於緊要之官各預擇其才之宜於此者每三二人置諸相近之地待次爲備一旦有缺卽有其人庶乎不乏不然則天下雖有其才而資不相及遠不可致安得驟用乎此惟有爲國之心者可與言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九

今有百鎖焉亦有百匙焉各尋其匙而投之無不利者若以爲鎖固在此匙固在此也而槩以投之則鎖與匙俱壞夫官各有所事而人各有所長以所長治所事則人旣得展其能事亦可底於績苟用違所長未有不敗者矣今天下非無才也而事功不興者鎖匙之用背也然匙固在也

才德兼者上也有根本而才氣微者次也有才氣而根本微者又其次也然皆不可棄以才氣勝者用諸理繁治劇以根本勝者用諸敦雅鎮浮若夫鈞衡宰制之任必得才德兼備之人而閱其一者斷不可以

爲也

今人只用形迹更不察實故有務爲夙夜奔走之狀以爲勤者然有益於事則鮮務爲慷慨憂時之說以爲忠者然有濟於事則鮮夫無益於事勤於何有無濟於事忠於何在若在上者惟要諸有益於事者爲勤有濟於事者爲忠而形迹不得以爲濶則務實者旣可以奏功無實者亦不敢增憂

國家倣虞廷之制文官三年考滿三考始論黜陟然朝覲考察旣有所汰而在任又有歿亾丁憂事故去者則安得便有九年滿者補之故後又有推陞之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推陞之例行於是九年考滿者鮮矣然前朝官尚久任三考尚有其人又後久任之法不行固有未及三年而陞者焉又有陞未三年又陞再陞者焉蓋四五年未一考而況三考乎其九年考滿者間見翰林史官衛經歷等而餘不復聞然亦止有陞而無黜是考績黜幽之典廢此考察所以不能無也然法不能無弊而行之旣久其弊更不可勝言乃遂襲爲故套無復置議者此士風日敗而治理所以不興也自今言之以六年之官而考於三二人以六年之事而核於三二日則豈能得其善惡之真所以毀譽肆出飛語

中傷而行事者遂以爲據大奸任其彌縫小過取以塞責十分曾無一二之實此一弊也六年之間其考滿者率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有至二三品者而考察之時乃又以原官指摘而黜謫之夫使其不肖固當處也乃何故加以美辭又數陞遷旣加美辭數陞遷乃何又以原官黜謫之先後不一自相矛盾非所以示勸懲於天下此又一弊也每考察時所去之人前後不相上下其數未足則必取盈其數已足卽不復問天下豈有六年之間不肖者皆有定數其爲苟且了事可知此又一弊也考察各衙門皆須有人如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衙門已有人矣遂不復動曰難爲他衙門也如彼衙門無人亦必以人實之曰奈何空此衙門也夫考察本爲去不肖也使不肖者多不妨盡去無不肖者不妨不去而所爲乃如此徒使不肖者徵數多之幸而賢者受輾數之苦此又一弊也惟其如此遂使考察之時不肖者造作言語鼓弄風波傾陷善人以圖衙門有人而可以免已其善者則畏縮而無以自藏蓋非惟不能去不肖而尤以長人不肖之計傷賢者之心此又一弊也被黜者旣不許辯科道糾劾不公之例又復不行遂使權奸於此行伎害之毒以爲此乃

死局禁錮終身者矣乃以平日所憾所忌所異已者推入其中使抱沒齒之恨而不得再見天日以此人視考察如必不可脫之囹圄如萬丈必不可出之陷穽惟恐推其身於此蓋曰平日之蹭蹬貶黜猶可言也一推身於此則不可言也而承奉權奸無所不至惟恐少忤其意而施毒於此焉是以朝廷瘴惡之條徒爲權奸作威固黨之具不惟臨事行其傾陷之計而平日猶持此以爲嚇制之機使朝臣垂首喪氣無復志節皆由於此此又弊之大者也嗟乎其弊一至於此乃國家亦何利而爲之今宜以黜汰之事令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功司河南道行於三六九年考滿之時於理爲得或曰祖宗九年議黜三六年不爲早乎曰九年者既百無一人焉而三六年又不議黜將遂無黜陟之典乎且考察有不一載而去之者矣三六年議黜不有愈於不一載而去之者乎且彼一人也考功一司官考之又總之於堂上河南一道官考之又縱之於堂上耳目既多實自難掩又非一日而了乃得以從容體訪審覈是以衆人而考一人以數時而完一事復者復陞者陞黜者黜謫者謫事自精確必不至於磨人而是非大相遠也蓋考察畧而考滿詳考察粗而

考滿精考察曖昧而考滿明白考察匆劇而考滿從容較而言之自知矣然又有未及三六九年考滿而改節恣肆者則考察亦不可無但不必定在六年只偶一爲之去其太甚者數人示戒而已其有被害虧枉者許人指言研審得情仍爲昭雪庶小人不得施其涸飛語不得遂其讒奸人不得終其毒日日考焉惡者不得徼六年之幸人人自考焉善者不至恐騷數之及何不可者獨奈何必舍精而事粗舍詳而事畧舍明白而事曖昧舍從容審核而徒事於匆劇鹵莽者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大明會典凡官員任滿考覈及朝覲考察各有定例若因事考察間一舉行無常例然在國初未有此正統元年始奏准兩京五品以下官員從本衙門堂上官考察如有不才及老疾者本部驗實具奏定奪昇泰三年奏准六部等衙門堂上官考察各屬主事等官才力不勝者降典史老疾官冠帶致仕天順八年奏准本部都察院會同內閣考察在京五品以下文職並在外布按二司官有不公者許令科道官指實劾奏南京各衙門照例考察有不公者令南京科道官劾奏成化四年令兩京文職堂上官曾經科道

糾劾及年老不堪任事才德不稱職者各自陳致仕
取自上裁五品以下官本部會同都察院及各堂
上掌印官公同考察年老無爲貪浮酷暴者革職弘
治元年令兩京五品以下官照例考察其被黜之人
有造言生事撻拾妄奏者發遣爲民十年令兩京官
照例考察然皆十年一行亦未有一定之題目一定
之處分也至弘治十七年始令六年一次考察遂至
今爲然然事例有八目四科曰貪曰酷爲民曰不謹
曰罷軟冠帶閑住曰老曰疾致仕曰才力不及曰浮
躁淺露降調外任法可謂密矣乃行事者不體朝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古

之意而皆襲爲含糊曖昧不明之說曰貪而已更不
列其貪之狀曰酷而已更不列其酷之狀曰不謹而
已更不列其不謹之狀餘皆然徒加之名不指其實
不止罔者無以壓服其心卽當其罪者亦無以壓服
其心何者未有以明之也然此有二弊焉訪之不以
知之不真若明指其實則不符者多矣此其一也內
閣部院之臣於內有所私意中傷若明指其實則必
將以無作有以輕作重私害昭然在人矣此又其一
也夫是以止加空名而不指實事使天下徒有駭疑
而不得其故言官縱欲指摘而不得其端遂苟且了

事之圖泯權奸傾陷之跡便已以殘人假公以威衆
莫甚於此也而朝廷法度可如是舉行天下人才可
如是摧折乎今誠宜於考察時令部院官務覈名實
某也貪必列其貪之事某也酷必列其酷之事某也
不謹必列其不謹之事餘皆然明言直指與天下共
罪之而又中飭先朝有不公者科道指實劾奏之
例則度乎私意中傷者不敢公然肆其所爲而其平
日體訪亦必務詳慎的確不敢鹵莽塞責以自取罪
戾斯不惟於懲汰不肖之中存愛惜人才之意而公
道昭彰人知勸懲治理其可興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圭

國初外官除朝覲考察外又令御史按察司巡撫及
吏部差官會同考察在洪武永樂洪熙年者各一宣
德景泰年者各二法各不一乃後亦不復行弘治六
年考察奏上詔考察官員未及三載議黜者非有
實跡許復任或以澄清或以愛惜意可想見今只以
朝覲考察付部院行之無復朝廷裁處者矣
朝覲考察天下官員皆是藩臬及府官面說各屬賢
否而去留之子辛未典其事見說事者多不審確每
不合者必呼其人至前數其罪狀而黜之率皆承伏
無辭蓋子體訪既久參伍又多故頗有以得其實而

明言之而上司者多不知也以此知上官於所屬賢否亦甚浪然因又以知前此司考察者率含糊了事只憑兩司說罔所駁正噫此天下大事也必須明言其罪乃可以服其心乃可以風示天下使知廟堂自有明鑑有言者既不敢肆其惡而上司者亦不敢肆其欺庶少得朝廷考察本意顧可草草然哉

考察投匭其私更不可言夫投匭名文書律有重禁乃以科道官而可爲此乎夫既不出名則一人而數十投可也而可遂以爲公論哉此宜痛革只當各具訪單呈於都院會於都科則害人者不得行其計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或曰如招怨何曰爲朝廷官幹朝廷事得恤怨乎已務避怨可使天下無公道乎

考察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害人者亦當處被害者亦當爲之昭雪被劾者不許辯是矣而行私誣人者亦當處被誣者亦當爲之昭雪如此方是大公之道皇極之言曰無偏無黨無反無側無有作好無有作惡王道也

吏部每兩月一次推陞天下府同知以下官員其事重大故事文選一主事管揭單單者一官一單書其年貫出身歷履資俸保薦有無考語美惡無所不備

者也揭者查其資俸考語之當陞者揭出以授郎中郎中呈之冢宰而定其陞遷者也然獨一主事管之使主事而不公也可遂任之乎予甚不然之且員外同司侍郎同部奏本皆列名而事則不許其知何居然此豈故爲是密哉其中固甚有敝貪者通貨賂私者酬親故奉承者供權貴故惟冢宰與郎中自爲若公於人固有所不便也予更甚不然之乃遂改其事每當推陞時令該司以天下官單俱送後堂二侍郎與闔司官吏公同查對揭其當陞者付郎中以呈予而定陞遷蓋光天化日之下十目十手所共指視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七

惟人不得私卽予欲有所私亦不能也初司官以不便故甚難之予欲叅究乃不敢言而二侍郎亦力辭恐致司官之怨予讓之曰非其職而強爲者謂之攬權攬權固不可如其職屬之爲而不爲者謂之推委推委獨可乎且公大臣受祿厚豈以無所事事爲稱職耶二侍郎不得已從之予以爲天下至公聖人復起必不易此矣乃予歸而尚書某者首變其事仍舊夫自私而變之爲公也有何不可乃自公而變之仍爲私也意欲何爲乎而又嗾言官劾侍郎魏學曾攬權看單夫以吏部侍郎公同看吏部推陞之單爲攬

權則必欲其尸位爲可哉此事寔予所爲魏又予強而後可者而乃以受詆是予之累之也君子不以已累人故特爲白其事且當是時魏以正言忤當路意犯其深忌甚恨附當路故嗾言官劾之曰看單者借之爲辭耳借之爲辭而乃以天下至公之事爲罪亦可笑也

李吉甫爲相謂中書舍人裴垕曰吉甫流落江淮踰十五年一旦蒙恩至此思所以報德惟在進賢而朝廷後進罕所接識君有精鑒願悉爲我言之垕取筆疏三十餘人數月之間選用畧盡當時翕然稱吉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七

爲得人夫垕非銓衡之官評薦人才者乃一問之間卽疏得三十餘人又皆副用果何以能此哉固云精鑒亦素留意人才故也今雖銓衡之官日評薦人才乃一問之間能疏得三十餘人否卽疏之能皆可用否

官不久任必無善政然遷之法不行小轉之法不革欲久任不可得也

守令親民之官最爲緊要使天下守令得人太平卽此而在國初猶重此官進士往往爲丞簿正官之重可知也乃今州縣正官皆以初仕者爲之彼其民事

旣非素諳而守身之節愛民之仁處事之畧漫無考證乃卽授以民社待其敗事然後去之而民已受其毒矣後之來者亦復如斯是不以官治民而以民試官也是所謂美錦而使學者製之也且俗重甲科其非出諸甲科者禮待旣輕前路又狹旣多嚙沮而所謂甲科者又多輕薄視民如草菅任情殘虐其間有稱善宦者亦民事未諳不過飾虛文以媚上爲急政以徇名勉習時套以規進取而實政之及民鮮矣然又有少不更事取敗者及旣知之則已爲世所棄悔不可追矣此不止民不得被愷悌之澤而養之不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无

其成用之不盡其才鹵莽而使之鹵莽而去之人才亦可惜也

予攝吏部時審錄重囚益詳閱文卷者月餘乃集刑官於朝房件件面究者又十餘日又奏請朝審分爲二日以盡其詳審時各令盡言面察其情頗爲盡心是時重囚凡四百七十起乃審出冤獄一百三十九人其餘尚有情寃而證佐未甚的者不敢釋也因知司刑者亦甚草草至今每一念及猶甚哀矜焉祖宗之法宮闈不預朝政戚畹不干國典臣下不得交結朋黨紊亂朝政不得交結近侍官員扶同奏啓

不得上言大臣德政意深矣哉

或問赦曰赦甚害事有國者亦明刑而已矣何赦爲
何言之曰刑不清而恃赦則平日之戕良也多刑清
而徒以赦則今日之縱惡也大每見赦後亡命無賴
在配所者皆還舊惡不悛一時里閭甚受其害是放
虎狼蛇蝎爲仁而不計其所傷之衆也曰國有大慶
獨加寬恤不可乎曰大慶當與君子共之而何縱小
人爲也曰易曰赦過宥罪書曰眚災肆赦不然乎曰
過者無心之誤眚卽過也災謂出於不幸者也故赦
之乃書又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夫苟過雖大必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手

病其多

閣臣擬旨每云着法司從重擬罪此言大謬夫二罪
俱發則從重論謂其有輕有重故獨從其重者也今
一罪只有一律雖凌遲處死亦只本律非一罪二
律有輕者有重者而可以如此如彼也則何以從重
乎曰從重是不用律矣

問何謂失機曰機者勝敗存亡之機失機者失其機

括而至於敗亡也律不可明言敗亡故曰失機猶之
指斥乘輿謀危社稷乘輿謂天子也不敢言天子故
言乘輿也社稷謂國家也不敢言國家故言社稷也
由此言之則機可知矣今戰失三五軍士卽謂失機
夫戰固有委而棄之者矣機固在三五士耶

聖人制刑所以詰奸禁亂安天下之民也固不可流
於苛刻亦不可流於放縱乃今司刑者鹵莽草畧既
不盡心却又每以出人罪爲長者雖盜賊皆曲意放
之以爲陰隲若然是謂明刑者爲不仁也縱惡長奸
殘害良善敗壞國事莫大於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手

人臣修怨者負國若於所怨者避嫌而不去或曲意
用之亦負國何者人臣當以至公爲心如其賢不去
可也用之可也如其不賢而徒勢遠已之嫌沽已之
譽而以不肖之人貽害國家豈非不忠之甚乎然人
每只以能用讐者爲賢可見道術之不明也或曰世
固有假爲國之公而寔以行其報怨之私者焉彼不
愈於此乎曰是又奚足言哉大抵人臣不可有私有一
分私心便於臣道有一分虧欠不論用讐去讐只
有作意處便是私便負國也

人臣苟有爲國之心便自有推賢讓能之意如人於

有才者則不能容嫌其勝已也超進者則不能容嫌其先已也剛直者則不能容嫌其性氣難相處也遂皆任情排去而國事無人幹濟畧不之顧雖至喪人之國家所甘心焉皆是一箇已私無爲國之心故也若有爲國之心必且讓他替朝廷幹事那勝已先已有甚大事那自家難相處有甚大事故爲國之人苟便於國卽不便於已亦所必爲不爲國之人卽十分便於國但有一毫不便於已者亦所不肯

創業之君立法垂統如造屋然賴我祖宗造得屋子堅牢至今天下廕庇其下先輩還有人看守後來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圭

非惟不肯看守却被人日日拆損至今拆損益甚不復可再拆損矣然原來間架尚在苟有肯脩葺者依舊牢固却只還去拆損誰曾換得一塊磚添得一片瓦祖宗萬年良法殊可惜也

史云李林甫欲閉塞人主視聽自專大權明詔諫官謂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之不暇焉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食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璉嘗上書言事明日黜爲下邳令自是諫諍路絕矣史又云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爲上所厚者始則親

結之及勢位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嘻其亦好之魁歟

用人者不取其大每以一眚棄之故慷慨任事之臣鮮而國事不支不論其大而徒以無過用之故委托持祿之臣多而國事日廢昔子思薦荀變於衛侯衛侯曰吾知其可將然曾食人二雞子故弗用也子思曰聖人官人猶匠之用木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今以二卵而棄干城之將不可使聞於隣國也梁主用段凝監大軍河上敬翔李振屢請易之梁主曰凝未有過振曰待其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圭

有過社稷已危矣用人者宜思此

用人不論其才只取無過然非無過也未用耳用之而其過出矣猶不如前者多也

其人雖不可用然未有代者不可輒去恐後更不如愈不好矣然必須豫求其人得其人則卽去之可也教之廢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國制宗伯司敎然乃祇具儀文化民成俗之道全未之講成均造士令敎以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監規在焉督學勅云學者讀書費乎知而能行今皆不復省覽至於臥碑則士之經目者鮮矣科目以文藝取士士只文藝是就父兄師

友之所督勉惟此而已而性命之理禮樂之實存心制行之方事君澤民之術漫然其不知也遂使天下之人惟務得官以爲耀積橐以自肥始乎利終乎利寡廉鮮耻患得患失甘爲鄙夫而不自知則以素無教故也於是國家欲求一知道理之人尚亦難得况有道德者乎然則治道何人興舉綱常何人肩任識者所爲深慨也

偶過一學究見其壁上有宋真宗勸學文云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車馬多如簇書中有女顏如玉予取筆書其後云誠如此訓則其所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語

成者固皆滂泆驕侈殘民蠹國之人使在位皆若人喪無日矣而乃以爲帝王之勸學悲夫

欲興治道必振紀綱欲振紀綱必明賞罰欲明賞罰必辨是非欲辨是非必決壅蔽欲決壅蔽必懲欺罔欲懲欺罔必通言路言官之言雖未必可盡聽然山有猛獸藜藿不採必使敢言然後充竊之輩不敢爲奸縱有不可聽者必須容之勿遽震之威震之威則人皆結舌以言爲戒倘有王莽曹操之竊國李林甫秦檜之弄權無人發覺人主何由得知之哉

趙高欲奪秦權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

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爲馬問左右或默或言馬高因陰中諸言鹿者以法後羣臣皆畏高莫敢言其過蓋自古奸臣欲竊國柄者必塞言路而後可便其所爲人君若能知開言路之利於國而塞言路之利於奸則自無難於聽言矣

臣患君之不聽言而臣之言未必可聽君患臣無可聽之言而可聽之言君未必能聽夫言善而行國事乃成言不善而行國事乃傾臣可以必聽爲得乎不善言是用其國乃殃善言是用其國乃昌君可以不聽爲得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書

唐憲宗問李絳曰諫官多謫訕朝政皆無事實朕欲誅其尤者一二人以儆其餘如何絳對曰此殆非陛下之意必有邪臣欲塞蔽陛下之聰明也人臣求生繫人主喜怒敢發口諫者有幾就有諫者晝夜思惟朝刪暮減比得上達什無二三故人主孜孜求諫猶恐不至况罪之乎如此柱天下之口非社稷之福也憲宗善其言而止斯意也不可不令人主知之今人不爲聖賢之學則以爲安常爲聖賢之學者則以爲好名也夫聖人之書人皆讀之矣止許讀其書乃不許講明而身體之歟今人不講大臣之業則以

爲守分講大臣之業則以爲好進者也夫孔子匹夫而談帝王之事豈亦好進歟此風既久遠使賢之學不明於時大臣之業不見於世爲學爲政苟然而已尚何望孔孟而伊周耶或曰講學者却又立門戶結黨與罔利文奸壞國家事談大臣事業者却又勦說以躡進故人惡之爾曰誠然夫沙中有金欲得金也而盡收其沙可乎欲去沙也而並棄其金可乎惟當國事者求之以誠鑒別能精收其真去其贗斯得人爲用而又不爲所涸矣若遂以魚目爲明珠則又爲禍大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手

人只看得箇功名重則迷甘心爲盜賊爲禽獸皆所不顧哀哉

今之士風可爲極敝從宦者全不知有君臣之義徒以善彌縫善推委移法以徇人者爲賢而視君上如弁髦苟可欺蔽無弗爲也亦全不知進退之節徒以善援附善躡取善賣法以持祿者爲能而棄名節如土梗由他笑罵所甘心也有人言及君臣之義進退之節者則駭異而非笑之噫主本旣亡廉耻又喪則宜其爲公室之豺狼私門之鷹犬也已

今人做官只於躡取高崇權勢烜赫者則美之更不

問其得之正與不正其正色直言謫貶踴躍者則輕之更不問其守之正與不正理旣不明氣亦不振一片軟熟成風低頭閉目奔趨巧媚以爲善官這等模樣爲禍不小脫有權奸誰其摘發脫有援扈誰其批抗噫亦可畏也已

裴晉公得遇憲宗建立功勲身係安危者二十餘年何其偉也後文宗時復出迄無所爲人乃嘆其不遇向非有先立之功在人耳目以爲證據而徒出於敬文之時則度亦常人而已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手

有益於國不然則所爲者莫非粉飾之具卽奔走不息以爲賢勞求諸其實皆無有也

世之言治者必曰三代然夏有天下四百三十二年商六百四十五年周八百六十七年合爲一千九百四十四年其間稱盛君可爲法者禹湯文武而已守成之君則啓甲太戊武丁成康而已共止二百餘年餘皆不足觀矣夏啓之後篡弑累世周至小雅陵遲已甚然則欲法三代者固自有在也

三代而後如漢文帝者可爲守成令主唐宋皆無之我孝皇則可與伯仲

伊川先生云漢高安能及我宋祖此言却過自今言之宋祖何敢望漢高者而乃顛倒如是固是本朝開國之君然只稱其美諱其過而已豈得抑揚不倫之至是乎孔子周人何嘗獨稱武王勝似禹湯之君

史稱李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妬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賢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悟也此不止林甫爲然自古奸人亂國者大較若此

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人君於犯言極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夫

諫之臣不可遽以怒心待之須少寧耐回轉以觀其意之所在一回轉間景象就別始覺可怒而終覺其可嘉者有矣此等工夫人主不可不用每有言至即動此機比其熟日於聽言何有且此工夫在平時用更好益未有言至而先思其理當如此則平心和氣之時見理更真既能前定則對景時自不覺其言之忤矣

要得天下治只在用人用人只在用三箇人一箇首相一箇冢宰一箇臺長首相得人則能平章天下事務件件停當冢宰得人則能進賢退不肖百官莫不

稱職臺長得人則能振揚風紀有不法者率衆臺官糾治之而政體自清如此則元氣也克神氣也振天下何愁不治若其他用人行政都在三人項下固舉之矣然這三人中尤以首相爲要

媚嫉之人不止害賢害國而亦往往自害其身如元順帝時江淮盜起張九四據高郵韓山童男據臨濠徐貞一倪蠻子陳友諒亂漢沔天下岌岌乎矣丞相脫脫統大師四十萬出征聲勢赫然至高郵連戰皆捷分遣兵平六合賊勢大感天下方有可望之勢而丞相哈麻已忌其功讒於元主云天下怨脫脫貶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夫

可不煩兵而定元主納其讒遂詔散其兵而竄之師遂大潰皆爲盜有天下遂不可爲哈麻猶慮脫脫再入相矯詔醢殺之後一年東南州郡多陷其言不驗乃受杖死夫當時何時也使脫脫之功成則國可安國安則已身亦有所托而富貴可保乃徒以忌功爲念讒脫脫而又殺之不知脫脫死而國不可支國不可支則吾身將何所托况國且未亡而身已先戮乎害人而身亦不免彼媚嫉者誠不知其何如爲心也故曰天下亂無全國國亂無全家家亂無全身噫可以鑒矣

周禮荒政十二其十一皆寬恤而終之以除盜賊王浚川云利之而後除之若曰可以生矣不悛而後殺之也然乎曰不然也年穀順成卽有狗鼠之盜無能爲亂凶年饑歲民方窮苦無聊彼奸俠不逞之徒乘機竊發招呼之間流離餓殍易於相從亂之所由起也故良民之寬恤者不一而足而於盜賊獨加嚴焉曰除首加之意之辭也不止祛害安民亦所以弭釁端保國家也若謂利之而後除之則何時不然者而獨於荒年云爾乎世有等迂腐有司不識事體務爲煦煦之政荒年賊民搶掠則曰彼饑也搶亦無妨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手

乎是縱之爲亂也搶掠者邦有常刑固未曰荒年姑不行也而安得卽以弛耶聖人之所致嚴者而俗吏以行其寬徒使孱良無主而地方日以多故其猶可撲滅者幸耳或曰北虜封貢之事獨先生力主之乃滿朝皆有異議何也曰議也者可否叅者也使果是而舉朝非之是何愚者之多也使果非而舉朝是之是何智者之多也蓋常是時不止識闇莫能究其利害所歸且皆無心爲國徒爭發言相左恐事不可諧則以爲莫道不曾說來推委而已豈有真心哉曰今事體已定數

年矣朝廷既尊而又每歲省內帑數百萬之金省邊民數百萬之命省邊方室廬畜產數百萬之焚掠窮邊之外孤客可獨夜行無恐蓋數百年來未有若此者也人乃始皆歎服稱盛天下一辭曰斯又不然虜人叛服無常豈可以其一時欵順遂爲安乎正當乘時脩戰守之備日積月累成吾全勝之勢備脩勢成則伸縮之機在我虜任其叛服吾皆有以制之不然彼服而吾爲之喜彼叛而吾爲之憂是機在彼不在我矣故曰不恃人之不吾犯恃吾不可犯也不恃人之不吾欺恃吾不可欺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手

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此非大臣之言也大臣以體國爲心以濟國事爲忠苟濟於國夷簡不曾說來何害苟無濟於國夷簡說來何爲今不務事之必成而徒爲形迹曰他日莫道夷簡不曾說來爲立形迹以圖免已之咎是大臣體國之心濟事之忠乎人有比德則朝無公論彼其各結腹心各引羽翼則各言所言蒼黃反覆公論何從出問胡致堂云劉晏言利之臣君子所不道也然亦有可法者五而卒不免於誅死何也利於公必不利於私不利則怨生怨生則禍起故史稱衆頗嫉之是必

有說以故善爲國者不謀利善持身者不言利利對害而言背於義也然歟曰非也此正所謂徒以不言利爲高而使人不可爲國者也夫晏也使其饒貨自豐是言利也然而所領者度支之官理財固其職也且死之日藉錄其家惟雜書二乘米麥數斛而已而天下皆嘆其庶非徒利也使其爲度支也務損下以媚上如桑弘羊輩之爲是言利也乃史稱其理財以養民爲先因平準法幹山海排商賈制萬物低昂操天下靡貨以佐軍興雖用兵數十年歛不及民而用度足唐中饋而復振晏有勞焉是幹國之臣也利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公亦利於私國稱其能而民亦戴其惠者也非若桑弘羊輩之爲者則何謂言利也夫以理財之官爲言利是理財之官不當設也居理財之官而能舉其職者爲言利是居理財之官者不當舉其職也而可乎晏功名日盛而眷遇甚隆故媚嫉之人如常袞輩者乃忌之非以聚財而爲民所怨也至其誅死也則因昔常奉詔勘鞠元載罪伏誅其黨楊炎坐貶後炎專政啣私恨爲載報讐遂誣構以死而天下寃之使晏不勘載事雖理財固不死也勘載事雖爲不理財固亦死也是非以理財死也明矣胡乃不察事實不爲

晏惜不咎德宗之不明不著楊炎之極惡而徒以晏曾理財而死遂謂是言利背義之爲害如天道報惡者然亦謬矣將使司國計者不以足國爲務而徒以不言利爲高則國家何利焉嗟乎兵以平亂乃不論丈人之師弟子之師而世俗之論徒曰兵者老氏之所忌是使天下無兵也刑以詰奸乃不論出乎哀矜出乎苛刻而世俗之論徒曰臯陶之無後謂其主刑也而遂有縱盜賊以爲陰陽者是使天下無刑也不特此耳龍逢比干亦皆誅死豈亦言利背義之爲害耶固知胡氏之說不當事情不可以爲訓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古云招之不來麾之不去理歟曰口談耳招之不來可也麾之如何不去

國家財賦仰給東南漕糧不至則京師坐困然漕河甚可慮年年淤塞年年修築爲功促迫勞費既多又不約當而挽運猶阻此其一也且一衣帶之水築之甚難決之甚易通之甚難塞之甚易意外之防猶不可忽此又其一也予昔當國時念此至深乃計通海運非元之海洋中運也乃邊海一道商販私往來者自淮直達京師一風之便數日可至既不患於遲延而較諸漕河挽運且省無窮之力况海運既通則漕

河自可安心修築不至迫促而罔功奏功之後二路並運脫有一路之阻亦自有一路之通京師可以坐俟無憂且國計即不專恃漕河則意外之防可弭所以伐謀者既此而在此萬年之計也先是予議開膠河蓋前人曾爲而未成者開此則自准入海直達天津甚近乃差科官往勘有司者胥謂難成然恐拂予意不敢言予審知之即貽書科官曰吾所爲開海運者爲國也獨奈何以難成之事病國乎既不便即已之予固無成心也然糧運可慮其語諸有司當更思所以爲計者於是梁巡撫夢龍王布政宗沐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臺

寢當必有爲國謀忠者姑書記之

議罷海運者謂偶有六七艘之漂溺也然昔漕河泛漲衝決時曾以百萬石委之泥沙而超六七艘哉聞之山東遼海人云海行須有節次惟海人知之經畧

者亦曾設有海人乃運官專其利不用故溺今海運不行海人猶商販往來無患獨無根軀耳予聞而三嘆夫不求弊之所在而徒因噎廢食縱他日必有行時然又勞費一番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臺

春秋正旨序

雨澤自

莫大乎君臣之義而天子天下之大君也莫大乎
人之道而孔子天下之至聖也則導王之義宜無如
孔子者是故懼亂賊之有作而春秋作焉以植天經
以扶人紀正所以尊王也而後儒不察以爲孔子託
南面之權以賞罰天下其說既成乃沿襲至今無復
能辨之者遂使冠履倒置大義淪亡曲議橫流大道
晦蝕抑又可懼也已然此何所始哉孟子云春秋天
子之事也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夫天子之事云者謂其明文武之憲章率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一

侯以尊周室非謂其假天子之權也知我者謂我尊
周也罪我者文武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
害已也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其言固在其理
自明而乃謂孔子自爲天子命德討罪以是知之亦
以是罪之其亦誤矣予昔也讀諸家之說實有不能
安於心者既乃以吾心君臣之義而逆孟子稱述之
旨遂有以得其大意顧方從宦徒懷之數十年莫能
筆之書也歲壬申歸田之暇乃稍爲之敘其理以正
君臣之義以明聖人之道以償夙志嗟乎春秋果假
天子之權卽孔子之書吾不敢謂然也而况出於後

人之誤乎謂春秋假天子之權卽孟子之言吾不敢
謂然也而况出於後人之誤乎尊王也而與竊柄同
則竊柄者何誅明法也而與干紀同則干紀者何責
茲寔萬古綱常攸繫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萬曆甲戌七月望東里中玄山人高拱自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二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春秋正旨

或問孟子云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胡氏曰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惇典庸禮命德討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謂此書之作遏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以謂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一

而不得肆則戚矣其義然否曰自孟子之有斯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明自後人之不得乎其言也而聖人之志益以晦何以故曰洪範有云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臣之有作威作福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國故賊不得以自專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不敢作禮樂焉此孔門明訓也乃自託南面之權以行賞罰是作威作福躬蹈無君之罪亂賊且自我始而又何以懼天下之亂賊乎曰周室陵夷諸侯僭亂孔子不得已而假權以行事正以明君臣之分也曰所謂諸侯之僭也者得非謂若齊鄭等之僭公吳楚

等之僭王者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假天子之柄匹夫假天子之柄而乃以誅人之僭公僭王也天下其孰信之所謂諸侯之亂也者得非謂其變禮樂專征伐歟曰然曰孰與夫以匹夫而行天子之事匹夫行天子之事而乃以誅人之變禮樂專征伐也天下其孰信之固知其必不然也且春秋孔氏之書歟抑魯國之書歟曰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是魯史也曰謂魯史也者則國之公書也謂公書也者必其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者也周天子在而乃改其正朔議禮制度以定一王之法而修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二

以爲魯史是可謂國之公書歟是可以獻之天子傳之四方垂之後世歟固知其必不然也曰然則何爲天子之事曰孟子不云乎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蓋西周盛時文武之典制天下所共守也天子之號令行於天下罔敢有弗遵也故其朝會宴饗之樂與夫受釐陳戒之辭皆有以發先德盡下情王政粲然具在是之謂雅及其變也雖事或不同而王政得失猶自可見亦尚有雅焉至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遷周室遂弱然其初典制猶有存號令猶有行者迨其末年衰微益甚天下不復尊周天子

虛器而已朝會禮廢公卿大夫亦靡所獻納黍離遂降爲風與列國無異而雅亡矣蓋至是禮樂征伐自諸侯出矣又其降政在於大夫矣又其降陪臣執國命矣暴行交作臣弑君子弑父者接迹於天下矣孔子爲是懼以爲今日之域中誰家之天下周德雖衰天命固未改也文武之典制雖不共守然有可攷知也天子之號令雖不行於天下然天子固在也於是據文武之典制以明天子之號令而春秋作焉春秋始諸魯隱公隱公元年平王之四十九年也是王迹熄而詩亡之時也詩至是而亡故春秋自是而作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迹至是而熄故春秋自是而始乃以繼二雅表王迹續接成周之命脉耳蓋當是時天下皆曰周雖有王猶無王也而孔子則曰周固有王也其典制其號令固在有可取而行也故曰春秋天子之事蓋謂周天子事猶今人稱我太祖舊制云爾非謂孔氏之爲天子也是故取桓文者爲其能尊周也書王政者存周之正朔也尊王人以抑諸侯者明周之等衰也故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正謂此也若曰春秋行天子之事則是平王以前政教號令天子自行之也平王以後政教號令孔子另行之也而文武安在哉而時

王安在哉曰桓文豈誠尊周者乎胡乃取之曰固也不曰彼善於此則有之乎五霸桓文爲盛孔子之取桓文也卽其取管仲者也彼天下不知有王久矣而桓文者乃獨能率約諸侯攘夷狄以尊周室雖其假之不猶愈於不知有王者乎故有取爾也夫以但能尊周卽有取焉而不暇計其誠與假則聖人不得已之苦心亦自可見又烏有信時王之制而自爲天子以行事反出于桓文之所不然者哉曰然則春王正月固周正歟曰何爲其非周正也曰胡氏謂以夏時冠周月而引顏淵問爲邦孔子答以行夏之時爲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四

似亦有據也然非歟曰孔子之答顏淵也以議道以立法故斟酌四代禮樂無不可者蓋孔子之私言也春秋魯國紀事之書也紀事而用夏正則其所紀者夏事歟周事歟用前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文改當代之正朔以紀當代之事則不可以成史聖莫盛於孔子孔子之事莫大乎春秋春秋之事莫大乎正朔而乃任意爲之以爲國史將爲私言乎將爲公言乎且左傳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使用夏正則正月安得日南至也經書二月無冰使用夏正則二月驚蟄舟楫旣通矣何以書無冰也

秋大水無麥苗使用夏正則秋安得有麥也十月隕霜殺菽使用夏正則十月安得有菽隕霜猶謂遲也冬大雨雪使用夏正則冬正雨雪之候而何以爲災也諸若此者昔人曾辨之世儒亦多稱述之者其理自明斷非夏正無疑也曰孔子不云我欲托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乎曰然有是言也獨不觀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乎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而孔子之告哀公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自言則曰吾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五

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曰夢見周公是孔子之所欲見諸行事者亦止是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非欲於文武之政之外別立一代之制如行夏之時云者而後爲見諸行事也曰然則何以曰吾志在春秋曰孔子之修春秋也是魯哀公十四年也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以爲吾欲行周公之道以興東周之治乃竟不可得而今則衰已甚矣無復可爲之時矣志靡所托故托之乎春秋使今王能行文武之政即可據而行也使後王能行文武之政則亦於此取之而已矣而無俟乎他

求也而吾志亦可畢故曰志在春秋也曰天子之事何獨託之魯史蘇氏云武王之崩也成王幼周公以爲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平王昏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者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言亦有當歟曰此曲說也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孔子蓋傷之焉而況以天子之權假之乎蓋春秋明天子之權非以假天子之權也以天子之權還諸天子非以天子之權與魯也韓宣子適楚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六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蓋周之舊典禮經也當時列國各有史其在西周天下尊王國史所紀者莫非王事至是既不尊王則亦不知有王事矣而史之所紀固皆其自行制度無復周之典禮矣今列國之史雖不可見而國語猶存其畧如左氏傳敘晉楚之事爲詳然語多張詡其於亂法于紀非惟不知爲罪反厚自矜大此必孟子所謂乘及機之說也而其他槩可知已惟魯史尚存周制一二文有足徵故孔子因而修之以著先王之舊則所謂述而不作者也是自周天子事夫何嘗以假魯也曰莖成風

王不稱天罰且加於天子矣乃何爲周天子事曰此傳者之謬也且如魯桓篡弑之賊也其公則僭稱也孔子以宗國君臣之義乃於篡弑之賊尚不敢改其僭稱之公天子天下之大君也何如魯桓王其本稱也何如僭公其事則葬成風也何如篡弑而乃於此特加削罰豈其君臣之義於天下之大君有不如宗國之君者歟然則何以不稱天曰聖人立言取諸大義非若後世比對於一字之間者或曰王或曰天王隨便而言無異同也猶之今人有稱奉 聖旨者焉有稱奉旨者焉亦隨便而言無異同也若以王不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七

天爲有所削罰豈亦以旨不稱聖者爲有所削罰歟曰葬成風無貶乎曰何爲其無貶也以天子之尊而會葬諸侯之妾是冠履倒置紀法掃地甚矣只據事直書所貶自見固不在乎王之天與不天也且仲子事與成風同於成風書曰王使召伯來會葬於仲子書曰天王使宰咺來歸賵在此則王不稱天而召伯稱爵豈其罪在王不在伯歟在彼則王稱天而宰咺稱名豈其罪在宰不在王歟且待於河陽是何理也而稱天王使毛伯來錫命使家父來求車是何理也而皆稱天王又毛伯以爵家父以字抑又何歟故知

春秋之大旨固自有在非惟不繫乎王之天與不天而或書名或書字亦非必有意乎其間也二百四十餘年王朝列國諸臣其名其字安得必可攷知或亦只據魯史舊文書之耳曰春秋既有褒貶天子之事又非孔子自行則褒貶者誰曰文武之褒貶之也何謂文武褒貶之也曰天下有聖賢之道有朝廷之法文武之法皆道所在孔子準之以作春秋其所書善者固文武所是者也所賞者也是卽所謂褒也其所書惡者固文武所非者也所罰者也是卽所謂貶也人但能明乎文武之道與法則春秋所書褒貶自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八

正不必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後儒不能明文武之道與法乃徒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不惟求其義於一字之間也乃又不能虛心平氣而以謂聖人所作之經其義當不止如此而已也而又過爲深求之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矣譬之法律然有明於法律者見書殺人卽曰其罪當死不必更求其書殺之謂何也彼不知法律者不知罪所抵也乃徒深求夫書殺之義謂何而強爲之解則其去法律遠矣曰筆則筆削則削亦天子歟曰然孔子以文武之道與法筆削之也可指言歟曰魯史之舊文無存故筆

削之新義莫攷然亦有可知者焉如據事直書卽所謂筆也如齊侯鄭伯皆稱公其赴報之書皆公也楚子吳子皆稱王其赴報之書皆王也魯史舊文固皆若是書也孔子於齊公則削而爲侯曰是吾天子之命侯也於鄭公則削而爲伯曰是吾天子之命伯也於楚王吳王則皆削而爲子曰是吾天子之命子也卽所謂削也而其他以不合王度削者固可例知也已曰滕侯爵經書滕子來朝亦所謂削歟曰非也此傳者之謬也彼其謂魯桓篡弑乃天下大惡而滕侯首朝之是黨惡也春秋惡黨惡故降而爲子則安有

微小之國者乎傳曰杞侯爵魯莊公二十七年書杞伯來朝其後又稱子蓋爲時王所黜薛侯爵莊公三十一年書薛伯卒蓋爲時王所黜滕侯爵隱公七年見滕侯卒其後稱子蓋爲時王所黜固有記之者矣此何不足據而必以爲孔子降之乎且孔子降滕侯爲子也其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亦皆孔子降之乎杞侯之伯之子薛侯之伯果時王所黜也則滕侯之子獨非時王黜之乎孔子作春秋只可明是非以定褒貶斷不得自行予奪降人之侯而又與之以子也曰若是則知我罪我謂何曰知我者謂我爲尊周

也罪我者天子之法明則僭亂之罪著諸侯惡其害已也且有王者起在所賞乎在所罰乎在所命乎在所討乎如此乎而後亂臣賊子懼也曰若然則春秋之事孔子固無與與曰修則孔子修之事則非孔子之事也曰經書齊人來歸鄆讎龜陰田而傳則云聖人以天自處不嫌於自敘其績不然歟曰不然也聖人之心蕩蕩平平而其立言也大公至正既不嫌於自敘亦不以天自處有此事只直書此事其事如何只直書如何行所無事而已非有意也

也且宣公時書公如齊後卽書曰齊人歸我濟西田

是歸濟西田者由公之如齊也使公不如齊固不歸也哀公時書歸邾子益於邾後卽書曰齊人歸讎及邾是歸讎及邾者由歸益於邾也使不歸益於邾固不歸也茲書曰及齊平公會齊侯於夾谷後卽書曰齊人來歸邾讎龜陰田是歸邾讎龜陰田者由公之及齊平也使不及齊平固不歸也三者義一而已若以歸邾讎龜陰田爲孔子之績則歸濟西田者誰之績歟歸讎及邾者又誰之績歟且歸田小事也夫子之得邾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如之何其可及也而乃以區區歸田稱聖人之神化又設爲以天自處之說而謂其不嫌自敘則亦非所以語聖人矣且孟子只云春秋天子之事而已而後人則遂謂其以天子自處也以天子自處之未足又謂其以天自處也惟其謂爲以天自處是故於天子亦可行賞罰焉嘻亦甚矣欲尊聖人而不知所以尊乃爲論至此使夫子可作其亦謂之何矣曰獲麟之事何如或曰感麟而作故文止於所起或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孰是曰皆非也春秋立百王之大法撥亂世反之正是萬代之綱常也而何與於麟若曰感麟而作則使麟終不出春秋固不作歟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二

土

麟出於哀公之前在十一公之間春秋固遂止此歟固知其不然也若曰文成而麟至以爲瑞應則安知麟之所出端爲已歟且後世亦每有麟焉豈亦皆聖經之應歟固又知其不然也曰王通不云乎春秋以天道終故止於獲麟非歟曰天道遠人道邇春秋修人事不言瑞應蓋不以茫昧不可知者參乎人事之間以惑人也而況可以瑞應神其書乎以瑞應神其書少知道者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時物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圖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俞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然則終於獲麟謂何曰是時孔子年已七十一矣閱歲而孔子歿則魯史之修宜止於此麟非常有之物有之卽直書之而已固非取義於麟也聖人不語怪神其言其事如日月之在天而人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土

不仰之者夫豈以茫昧不可知者而符已之事爲若是誕乎且麟一獸耳與人理無與亦何足爲聖經輕重也後人不知重聖人而以聖人借重於麟不知重聖人之春秋而以春秋借重於麟至亦惑矣故謂經感於麟是聖人經世之書乃因一物而起何視經之淺也謂麟應於經是術家者流幻妄之說何誣經之深也皆無得乎聖人之道者也曰反袂拭面曰吾道窮矣有諸曰此又誣聖人之甚者也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聖人樂天知命而不憂何乃反袂拭面稱吾道窮至是乎且道之不行已知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二

三

矣亦豈必俟獲麟始知而泣乎杜預云亦無取焉蓋邪說當闢詎止無取已也曰然則麟不足爲瑞歟曰瑞應之事有道者不言謂其理之不可詳也昔嘉靖己酉三月鄭州生麟予適過鄭親見之越歲予門人王從諾氏家生麟邑人皆見之然迄無所應則麟雖非世所常有而亦世所有者卽有之亦麟其所麟而已誠何與於聖人之經也曰韓子云麟不待聖人而出謂之不祥亦宜然乎曰此亦曲說也彼其必以麟爲聖人之瑞也然固有不待聖人而出者焉求其說而不得則從而爲之辭耳殊不知聖人之世亦有無

麟者焉非聖人之世亦有有麟者焉非必謂聖人之瑞也以麟不待聖人而出爲不祥猶夫以桓宣書有年爲記異理無可據者矣曰記異之說亦非歟曰祥則書之爲祥異則書之爲異乃直筆也今既書有年大有年矣而意則以爲記異聖人固不若是詭也且胡氏之說曰二君得罪於天宜得水旱凶災之譴今乃有年是反常也先儒說經者多列於瑞慶之門至程氏發明與旨然後以爲記異信斯言也則所謂水旱凶災者君當之歟民當之歟年雖大殺何艱於君而民則流殍且相食矣天誠有意誅罰無道乃降水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二

四

早凶災之譴而使無辜之百姓當之亦非所以爲天矣而況其理寔有非人所能測識者乎春秋書祥異不書事應而後儒必以事應符合之蓋非惟無以得聖人大公至正之旨而又徒以啓人君矯誣之心彼其天馬作頌寶鼎作歌登泰山禪梁甫矯誣上天以自侈者固皆瑞應之說啓之也故知說經貴足以取信苟徒滋惑則亦無貴於說經也已矣曰古之說經者則何如曰三傳左氏爲優昔人已言之矣下此者其杜預乎預頗識聖人尊周之意言故近理但於天子之事未能明其說耳曰

先生云春秋只是一

箇權何如曰先生誤以天子之事爲孔子之自爲天子也故爲之說曰權然不知孔子只是尊周其所以明王道正大法以禮樂征伐歸諸天子者皆是堂堂之陣正正之旗非有所委曲遷就於其間也何謂權曰胡氏之傳大較何如曰其志可尚而於經旨則未得彼其見金虜之凌宋也君有父兄之讐而不以報也朝有罔君賣國之賊臣而不以誅也故激焉而爲是傳其意蓋欲攘夷狄誅奸佞復讐雪耻以興治道豈不可尚但於天子之事其論甚左且自出已意曲求於一字之間又多自相矛盾仍復曲爲之說則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二

七

經旨無當耳曰諸說之紛紛何也曰天子之事之說未明也天子之事之說明則諸說可不辯而定矣曰子何所據乃獨違衆論而力斷之也曰理有在也吾懼夫聖人之志晦而君臣之道乖也君臣之道乖則亂臣賊子得以借口仍復接迹於天下故必君臣之道正而後聖人之志明聖人之志明而後春秋之法可行於萬世俾亂臣賊子無復可借口者而永有懼焉斯予明之意也蓋天之經也地之義也人之紀也其理本如是也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麟龍種也生而火光滿室其頭角鱗甲皆龍也大

駁形象與繪者合惟是鱗甲乃就膚斷界成文如鱗甲然非若魚之鱗甲可鼓而張也想龍之鱗甲亦如此否則不可以飛騰屈伸故知其亦如此耳蓋陰雨晦冥牛馬在野龍偶與交則感而生麟故自古言生麟者必于野城邑無有也又在野者牛多而馬少故麟多牛生也牛生者牛踉馬生者馬踉謂皆馬蹄非也似龍而非龍似牛馬而非牛馬猶之馬驢生羸似馬而非馬似驢而非驢也卽是而言則麟固有種非無自而生天特出之以示瑞也是故古之聖王只修德修政綏輯其民人以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二

六

大其國家而瑞之有無所不言者蓋非惟其理不可知而亦何與於生民之休戚卽有亦無益也或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不然歟曰朕兆之先見則有之故曰見乎蓍龜動乎四體如必以異物如麟者爲祥則不然自古國家之興何嘗必有異物如麟者而有異物如麟者亦何嘗必興也予因親見麟又審究其所以生者如此故詳著其義以告後人庶乎誣妄之論亦可以少息也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二

日進直講序

嘉靖壬子秋八月十又九日 裕王殿下出閣講讀

上命翰林編修拱暨檢討陳氏充講讀官拱說四

書陳說書經既又有 諭先學庸語孟而後及經於

是乃分說四書故事 藩邸說書如 日講例先訓

字義後敷大義而止然 殿下聰明特達孜孜嚮學

雖寒暑罔輟拱乃於所說書中凡有關於君德治道

風俗人才邪正是非得失之際必多衍數言仰圖感

悟雖出恒格亦芹曝之心也歲久積藁頗多庚申拱

既遷國子祭酒乃乘暇次序成帙夫拱誠寡昧其說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固荒陋也然非 睿學克愬則荒陋之說何以自效

故特存之用志 日進之功云爾敢謂有所裨益乎

哉

太常寺卿管國子監祭酒事講官高拱頓首謹識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驥 訂校
馬之駿

大學直講

大學是大人之學古者人生八歲上自王公下至庶人子弟都入小學教他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此是小子之學到十五歲時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與凡民之俊秀都入大學教他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是大人之學這一本書全是說大人之學故名大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這一章是孔子的經文這一條是經文中的綱領道是道理孔子說有大人必有大人的學問有大學必有大學的道理大學的道理安在其一在明明德明是用工夫去明他明德是天所與我的仁義禮智之性本自虛靈不昧但爲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有時而昏人須下克己的工夫務要充開氣稟之拘去了物欲之蔽使自家的明德依舊還明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根本所以大學要明明德其一在親民親字依程子說讀作新字是舊本錯寫做親字新是鼓

舞作與使他去舊從新民是天下的人天下之人都
有這明德不免爲習俗所染人既自明其明德又當
推以及人鼓舞作興使他將本有的明德重新都明
了必如此然後所學有箇用處所以大學要新民其
一在止於至善止是住到箇去處不遷動的意思善
是好處至善是到極處言既能明德新民不可苟
且便了務要達到天理當然之極如明德必使無一
毫之不明新民必使無一人之不新如此纔是大成
之學所以大學要止於至善大學之道既是在此三
者故必盡此道然後可以爲大學必有此學然後可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二

以成大人此固學者分內事而有天下國家之責者
尤所當究心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
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這一節承上文說明德新民所以止至善之由止字
便是在止於至善的止字定是志有定向人能先曉
得所當止的去處志便有定向無疑惑了故曰知止
而后有定靜是心不妄動人若志有定向心便有主
張不妄動了故曰定而后能靜安是所處而安人若
心不妄動便隨其所處無不安穩自然不動搖故曰

靜而后能安慮是處事精詳既能隨所處而安凡事
便會仔細思量自然不錯亂故曰安而后能慮得是
得其所止既能處事精詳然後明德新民都得了所
當止的至善故曰慮而后能得可見止於至善必須
先知所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物卽是明德新民明
德新民一已一人因喚做物明德方能新民是明德
爲本新民爲末故曰物有本末事卽是知止能得知
止能得有功有效因喚做事知止方能得止是知止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爲始能得爲終故曰事有終始明德爲本知止爲始
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能得爲終在所當後人之爲學
能曉得這先後的次序則於道理便不遠了所以說
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
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
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
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這是大學的條目工夫其序如此明明德於天下是
使天下之人都明其明德治國是教化一國之人使

無不善天下之本在國所以古之人君要明明德於天下者必先治其國以爲天下人的觀法齊家是整齊一家之人使各盡其道國之本在家所以要治國者必先齊其家以爲國人的觀法修身是修持自己的身使動靜云爲無不當理家之本在身所以要齊家者必先修其身以爲家人的觀法心是身之所主正是去其私邪使歸於正心有不正則身之所行豈能常理所以要修身者必須先正其心意是心之所發誠是去其虛假使無不實意有不實則心之私邪豈能去得所以要正心者必須先誠其意致是推極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四

知是知識人之知識有不盡處何以察得那意念的真僞所以要誠意者必須先致其知格是至物是事人于事物之理不能窮到極處何以盡得知識的分量所以致知的工夫又在於格物這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是明明德的條目齊家治國平天下是新民的條目人能循序而致其功則明德無不明民無不新而止於至善亦在其中矣

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這是覆說上文的意思至是盡處言人能窮極事物之理無有不到則心之所知自無不盡可見致知必在於格物也知無不盡然後能去得那意之虛假而無有不實可見欲誠意者必當先致其知也意無不實然後能去得那心之私邪而無有不正可見欲正心者必當先誠其意也心無不正然動靜云爲皆當於理而身無不修可見欲修身者必當先正其心也身既修了則一家之人取法於身也都各盡其道而無有不齊可見欲齊家者必當先修其身也家既齊了則一國之人取法於家也都興起於善而無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五

不治可見欲治國者必當先齊其家也國既治了則天下之人取法於國也都感化人人皆明其明德而無有不平可見欲平天下者必當先治其國也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

這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天子是至尊的人庶人是最卑的人上自天子下至庶人則公卿大夫元士都在其中而天下之人盡之矣壹是解作一切言盡天下之人尊卑雖有不同一切要以修身做箇根本上文格至誠正便是修身之功身既修了則齊家治國平天下特舉而措之而已此又於八條目中揭出一

事言之以見修身爲最要也

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這是重結上文的意思本是指身末是指家國天下否是不然的意思人之一身既不能修便是根本上亂了却要使家齊國治天下平決不可得可見身之不可不修也所厚是指一家所薄是指國與天下若於一家當厚的人既不能厚却要厚那國與天下的人決無此理可見家之不可不齊也修身是明德的終事齊家是新民的开始誠爲條目中至要者人豈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本

可忽諸

右經一章

右是指以前而言經字解作常字一章是一篇這以前的自大學之道至未之有也一篇是孔子所作備言修己治人的道理學者能此便可以爲賢爲聖人君能此便可以爲帝爲王誠萬世不可易之常道也所以謂之經文

康誥曰克明德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明明德的說話康誥是周書篇名克是能德是人所同得之理武王作書以告康叔

說人皆有德而拘蔽者多惟文王能明之無一毫之昏昧所以爲周之聖君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太甲是商書篇名顧是常常看着諟字解做此字明命卽明德以在天而言謂之明命伊尹作書告太甲說人皆有此明命而忽忘者多惟成湯能常目在之無一時之怠玩所以爲商之聖君

帝典曰克明峻德

帝典卽堯典峻是大堯典中說人皆有這大德而狹小之者多惟堯能明之以光四表而格上下所以爲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七

唐之聖君

皆自明也

自是自已曾子說這三書所言雖有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卽經文所謂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又曰克明卽經文所謂明德也豈非都是自明已德之意乎可見聖人之所以爲聖人者不外乎此人能自明其明德是亦聖人而已矣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

傳是訓解的言語曾子所作自此以後十章皆是釋字卽是解字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新民的說話湯是商王成湯盤是沐浴的盆銘是刻銘於盆上以自警的言語苟是誠新是自新其德日新又新是繼續不已之意成湯刻銘於盤上說人心之有惡譬如身之有垢一般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譬如沐浴其身以去垢一般若誠能於一日之間有以滌其舊染之污而自新不可但已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新之又日新之必使無一時之間斷方好若或少有間斷則前之新者亦徒然矣豈能成其德乎此是言自新之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康誥曰作新民

康誥是周書篇名武王告弟康叔的言語作是振作新民是自新之民言人君於那百姓每遷善改過能自新的要鼓舞振作他使其常常爲善不要住了此是言新民之事

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詩是大雅文王篇邦是國都命是天命言周自后稷以來數百年皆爲諸侯之國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乃始受天命而有天下是其邦雖舊其命則新此是言自新新民之極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是故是承上啓下之詞言以此之故極字卽是至善曾子說卽這三言觀之可見明德新民必當止於至善方好所以君子無所不用其極也此章是釋新民然必本之以自新而要之於至善者可見非明德不足以及新民而非止於至善亦不足謂之新民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止至善的說話詩是商頌玄鳥篇邦畿是京畿止是居止言京畿地方其廣千里百姓每都止居於此可見物各有當止之處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九

詩云緝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止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

詩是小雅緝蠻篇緝蠻是鳥聲丘隅是山高樹多的去處言那緝蠻的黃鳥都止棲於山高樹多的去處孔子讀此詩說道黃鳥乃一物之微於當止之處尚然知止況人爲萬物之靈豈可反不如這黃鳥能知所止乎可見至善乃人所當止而從事大學者不可不知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

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

國人交止於信

詩是大雅文王篇穆穆是深遠的意思於是歎美辭絳是繼續熙是光明敬止是無不敬而安所止詩人說穆穆深遠的文王其德則繼續光明無不敬而安所止也曾子申詩說文王之敬止何如如仁是君道文王之爲人君所存的是仁心所行的是仁政於那爲君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毫之不仁這便是止於仁敬是臣道文王之爲人臣忠誠以立心謹恪以奉職於那爲臣的道理皆有以盡其極而無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毫之不敬這便是止於敬孝是子道文王之爲人子時時以愛慕爲心事事以繼述爲念於那事親的道理竭盡而無所遺這便是止於孝慈是父道文王之爲人父撫愛無所不至教誨無所不周於那爲父的道理曲盡而無以加這便是止於慈信是交人的道理文王與國人交不但所言的無僞妄所行的無虛假凡所以發於吾心而固結乎人心者皆有以合乎天理之中而非若期必之小信也這便是止於信文王之敬止蓋不止此五者而五者乃其大端學者誠能體察於此而又推類以盡其餘則至善可得而止

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是衛人美武公之詩瞻是望淇是水名澳是水邊的曲處猗猗是美盛貌斐是文貌君子是指衛武公言望那淇水邊旁菉竹猗猗其美盛以興那斐然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一

文的君子其學爲有成也切磋是治骨角的事治骨角者既用刀鋸切了又用鑊錫磋他是已精而益求其精也君子用功之精與那治骨角的一般琢磨是治玉石的事治玉石者既用推鑿琢了又用沙石磨他是已密而益求其密也君子用功之密與那治玉石的一般瑟僴就心上說德存於心便瑟然嚴密而不粗疎僴然武毅而不怠弛故曰瑟兮僴兮赫兮喧就身上說德形於身便赫然宣著而不闇昧喧然盛大而不局促故曰赫兮喧兮諠字解作忘字君子盡切磋琢磨之功致瑟僴赫喧之驗所以自能感人而人

皆愛慕終身不能忘也衛人美武公之德如此道是言學是講習討論之事自修是省察克治的工夫恂慄是戰懼威是有威可畏儀是有儀可象盛德是指理之得於身者說至善是指理之極處說曾子既引詩人之言又解詩說所謂如切如磋者蓋言衛武公肯去爲學古人詩書論古人的行事既自家探討又向人問辯務要將那義理件件明了無有疑惑譬如那治骨角的既切了又去磋他一般所以說如切如磋所謂如琢如磨者蓋言衛武公省察他自家的心或性情偏與不偏或意念正與不正或行事的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善與不善務要見箇分明不肯放過若有不當理處便克治了不肯將就容隱以爲身心之害譬如那治玉石的既琢了又去磨他一般所以說如琢如磨所謂瑟兮僖兮者蓋言衛武公學既有得自然敬心常存戰戰兢兢無一時懈惰無一時苟且這便見他嚴密武毅處所以說瑟兮僖兮所謂赫兮喧兮者蓋言衛武公既有敬德在心其見於外者自然有威嚴人皆畏懼有儀容人皆則象這便見他宣著盛大處所以說赫兮喧兮所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誼兮者蓋言衛武公盡學問自修之功有恂慄威儀之驗由是德

極其盛而無不全備善極其至而無不精純既有這盛德至善便自然能感乎人而深入其心所以百姓每都仰慕他終身不能忘也此一節言明明德之止於至善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詩是周頌烈文篇於戲是嘆詞前王是指文王武王詩人嘆息說文王武王雖去世已遠天下之人思慕他的功德終不能忘君子是指後賢後王小人是指後世的百姓曾子說文王武王所以能使人思慕不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忘者因他留下無窮的德澤於人使後世爲賢人的有所模範而仰其德業之盛爲王的有所承藉而思其覆育之恩是君子得其所矣爲百姓的含哺鼓腹享其所遺之樂耕田鑿井受其所遺之利是小人得其所矣此所以文王武王去世雖遠而人思慕之終不能忘也此一節是言新民之止於至善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本末的說話聽是聽斷訟是詞

訟猶人是與人相似的意思曾子引孔子之言說若論那判斷詞訟使他屈直分明我與人也一般這非是甚難之事必是能使百姓每相敬相愛自然無有爭訟乃爲可貴耳這是孔子之言如此情是情實辭是爭訟的言辭畏是畏服志是心志曾子既引孔子之言又申說爭訟的人是不實的人爭訟的言語是虛誕的言語聖人能使不實的人不敢盡那虛誕的言語蓋由聖人盛德在上以德爲威以德爲明大能畏服民之心志自然無有顛倒屈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無也這無訟是民德之新所以使民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十四

無訟是已德之明觀於此言可以知明德爲本而在所當先新民爲末而在所當後矣所以說此謂知本右傳之四章釋本末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上一句前面已有了下一句是箇結語上面必有說話是古人流傳失落了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

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這是宋儒朱子的說話蓋是疑辭問是近嘗是曾竊是私朱子說這傳之五章疑是曾子解釋經文格物致知的意思而今亡失不可考矣然這格物致知是學者用功之始若少此一節則誠正修齊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十五 講一 卷之三十三

治平都做不得了是誠不可關也所以我近時曾竊取程子的意思以補之曰經文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人若要推極吾心之知在乎窮至事物之理也何以言之蓋人心虛靈不昧都有箇自然的知識天下事物不齊都有箇當然的道理這心雖在內其知實周於物那物雖在外其理實具於心惟於物之理有未窮故其心之知有不盡也所以大學教人之始必使那爲學的就於天下的事莫不因吾心所知之理而益加窮究之功今日窮究一件明日窮究一件務要到箇至極的去處至于

用力既久而一旦豁然都貫通了則凡事物之理或在表的或在裏的或精妙的或粗淺的無一件不到而吾心具衆理之全體應萬事之大用無一此不明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便是物格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便是知至所以說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這是朱子補的傳文如此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慊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誠意的說話毋是禁止自欺是自家欺謾不肯着實慊是心中快足無有欠缺獨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去

意念發動獨自知道的去處經文所謂誠其意者只是要人於意念發動時便着實爲善着實去惡常禁止那自家欺謾的意思使其惡惡如惡惡臭一般決要去了好善如好好色一般必要得了這等方纔合着那好善惡惡的本心自家方纔快足所以謂之自慊然欺曰自欺慊曰自慊是意之實與不實他人所不及知是我自家心裏獨自知道這等去處君子必須謹慎務要着實好善惡惡不敢有一毫之苟且能慎其獨方是能誠其意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

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已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是没人看見自家獨居的去處厭然是消沮閉藏的態度言小人獨居自謂没人看見樣樣惡事都做出來及至見了君子却消沮閉藏遮掩他的不善顯出他的善來只說瞞得過君子了殊不知那不善却是實的那善却是虛的人看見這情狀就如看見他的肺肝一般似這等惡不可掩善不可詐枉費了機巧之心有甚益處所以說則何益矣誠是實中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去

裏面形是發露外是外面言小人之情狀畢竟被人看破如此這便是實有那不好的心在裏面自然有那不好的形迹發露在外面理勢必然不可勉強者也然小人既是詐善掩惡便是也知善是當爲的惡是當去的只是於那獨知的去處意念所發不肯着實自家欺了自家只說人不曉得然不知其終不可掩一至此也所以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戒了自欺務要求箇自慊然後已既能謹獨則其發露於外自無不善者矣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這是曾子的門人引曾子平日的言語以明上文之意嚴是可畏的意思言那獨知的去處人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可以苟且殊不知人雖不知其幾已是動了則或善或惡自家看的甚真誠中形外人又見的甚明就如那十日共看着十手共指着一般這本是獨知處却有不可掩者如此豈不是可畏之甚知其可畏則謹獨之功自有不容已者矣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潤是潤澤廣是寬廣胖是安舒的意思言人若富足便潤澤其房屋自然華美入若有德便潤澤其身體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九

自有徵驗何以見得那有德的人心裏常廣大寬平身體自然舒泰無局促不安之意這便是德潤身處然有德從誠意中來必能自慊方纔有德所以爲學君子於那意念所發必要着實好善便着實好善惡惡便着實惡惡不敢有一毫之欺也此一章爲大學功夫至要緊處蓋意所發乃萬事之機括所在善念一發則於理爲是於事爲得於天下國家爲治爲安惡念一發則於理爲非於事爲失於天下國家爲亂爲亡所發是實則所行皆實事所發不實則所行皆虛事其動雖若甚微而幾於此決則所繫甚大誠不

可以不慎也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正心修身的說話身有的身字當作心字忿懣是箇怒心恐懼是箇畏心好樂是箇喜心憂患是箇愁心有所忿懣是不當怒的事却去怒他或事雖當怒却又怒的過了其事未來怒心已存其事既去怒心尚在便是心中有箇主意去怒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九

所以說有所忿懣下面三句都是此意曾子說經文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蓋言心是一身的主宰心之不正皆由情有所偏如事有可怒者誰能不怒但怒的當理方是怒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怒這怒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事有可畏者誰能不畏但畏的當理方是畏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畏這畏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事有可喜者誰能不喜但喜的當理方是喜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喜這喜便偏了所以說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事有可愁者誰能不愁但愁的當理方是

愁之正若心中有箇主意去愁這愁便偏了所以說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這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者心之用也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者心之不得其正也心不能正而欲身之修豈可得乎

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是身之主耳目口是身體之能聰明辯察者人必心有所主然後百體從令莫不各得其職也若有所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而不得其正則心便被牽引於外不在內了心既不在則血肉之軀何所管攝目雖司視然視之而不能見耳雖司聽然聽之而不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這一節是結上文兩節的意思言人因爲忿懣恐懼好樂憂患之不得其正遂使此心不能常存因爲心不能存遂使視聽食味之間有不能知可見心爲一身之主心之不正身必不得而修也所以經文說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意正謂此然正心如何必當靜時涵養不着私欲擾害他動時省察不着事物牽引

他務使湛然虛明隨事順應而喜怒憂懼皆無所偏則心正矣心正則身修而動靜云爲無不當理豈止於視聽食味之間能得其正而已哉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修身齊家的說話人是衆人之是於辟是偏曾子說經文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五

蓋言一家的根本在身此身於人相接情之所屬各有箇當然之則但人多任情好惡不能檢察所以陷於一偏而身不能修也如骨肉之間固當親愛然父有過也當諫諍子有過也當教訓這便是親愛的正理若只任情去親愛這親愛便偏了卑污之人固當賤惡然其人還有可取處也不該全棄他尚有可教處也不該終絕他這便是賤惡的正理若只任情去賤惡這賤惡便偏了畏是畏懼敬是恭敬人於尊長固當畏敬然自有箇畏敬的正理譬如君上之尊也要責難救過若只以恐懼承順爲主却又不是忠愛

所以任情畏敬這畏敬便偏了哀矜是憐憫的意思困窮的人固當憐憫然自有箇憐憫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憐憫處也只管去憐憫却又成了姑息所以任情哀矜這哀矜便偏了教情是簡慢的意思平常的人固當簡慢然自有箇簡慢的正理若其中有不當簡慢處也只管去簡慢却又成了驕肆所以任情教情這教情便偏了鮮字解做少字言人情陷於一偏如此所以好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好的就有不善也不知了惡一箇人只見他件件都是不好的就有善也不知了若是所好的人却能知其惡所惡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的人却能知其美乃是平日能用克己工夫到箇至公至明的去處纔能如此似這等人世上豈能多見所以說天下鮮矣

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諺是俗語苗是田苗碩是茂盛言人情既陷於一偏則便任其所向而不能自知所以俗語說人之溺愛者不明他的兒子雖是不肖也不知道只說是好會得者無厭他的田苗雖長的好也不見得只嫌不茂盛此皆偏之爲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卽是而觀可見欲齊家者必須先修其身若果情有所偏事皆任意却要感化一家之人使父慈而能嚴子孝而能敬兄愛而能教弟恭而能順夫和而能義妻柔而能正豈可得乎故曰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之謂也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就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這是曾子解釋經文齊家治國的說話國人是疎遠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的家人是親近的聖人却說治國必先齊其家者謂何蓋家是國之本若一家的人不能教訓使他學好却能去教那一國的百姓都做好人決無此理所以爲人上的君子只修身以教於家使父子兄弟夫婦各盡其道不必出到家庭之外那一國的百姓自然感化也都各盡其道而教成矣所以若是者何也蓋家國雖異而其理則同如善事親之謂孝然國有君上與在家之親一般事親的孝卽是那事君的道理善事兄之謂弟然國有官長與在家之兄一般事兄的弟卽是那事長的道理撫愛甲幼之謂慈然國有

衆百姓每與在家之卑幼一般撫卑幼的慈卽是那使衆百姓每的道理這孝弟慈三件本是行於家裏的然而國之所以享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乎此此君子所以不待外求只修身以教於家而化自行於國也

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康誥是周書篇名赤子是初生的子武王作書告康叔說爲人君者保愛那百姓每當如慈母保愛那初生的子一般曾子解說初生的子至爲無知果何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言

保之蓋赤子雖無知然不能無欲雖有欲然不能有言爲慈母者愛之無所不至故體之無所不周只將那誠實的心隨處去探求他自能得其所欲雖不盡中也也不甚相遠了然這保赤子的心乃天理人情之至不是強爲的如今有子者箇箇都會保愛何曾有在家時先學會養子然後纔去嫁人的可見其出於自然也慈幼之心旣出於自然則孝弟之心也都出於自然但識其端而推廣之則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卽在是矣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

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這一節是言教成於國之效仁是以恩相親讓是以禮相敬一人是指人君言貪是縱欲戾是背理機是機關發動處僨是覆敗曾子說人君能以仁教於家使父慈子孝皆有恩以相親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也都興起於仁能以讓教於家使兄弟恭皆有禮以相敬則一國之人有所觀感也都興起於讓若爲人君的貪欲而縱肆無度背戾而行事乖方則一國之人也都做倣倣做出悖亂的事來上以此感下以此應機關觸動處自然止遏不住如此所以古人曾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重

說一句話說的不好便可以敗壞了事人君一身行的好時便可以安定其國正此之謂也然則爲人上者豈可不戒貪戾以絕禍亂之端而躬行仁讓以爲立教之本哉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堯舜是古時兩箇聖君帥是帥領桀紂是兩箇無道的君令是政令求是責成他非是說人不是藏是存

恕是將人比已將已處人的道理喻是曉喻使人從我此承上文說堯舜之爲君所存皆仁心所行皆仁政是以仁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感化相親相讓而從其仁桀紂之爲君其心慘忍其政猛厲是以暴帥天下也那百姓每也都效尤欺弱凌寡而從其暴蓋上所行下必效之乃理勢之自然也若人君所好的是恭出令以教人者却是仁便是所令反其所好了那百姓每誰肯從他所以治人的君子必先反諸其身自家有這善纔去貴成人使他爲善自家無這惡纔去說人不是使他去惡這便是將人比已將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故治國在齊其寧

合上文觀之可見一身之舉動一家之趨向所關一家之習尚一國之觀瞻所係所以欲治國者不必求之於國只在乎修身以齊其家也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是周南桃夭篇夭夭是少好貌蓁蓁是美盛貌之子是指女子之嫁者婦人謂嫁曰歸宜是善詩人說桃樹天天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與女子之歸於夫家必能事舅姑以孝事夫子以敬處妯娌以待下人以惠而一家之人無不宜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爲人君者必能宜其家人然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家人無不宜也否則自家的門戶且有不睦而又何以教人乎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三

詩是小雅蓼蕭篇詩人說兄是至親的尊長爲弟者務要恭敬不可傲慢干犯他這便是宜兄弟是同氣的手足爲兄者務要友愛不可疏薄欺凌他這便是宜弟曾子引之而言國之本在家故爲人君者必能宜其兄弟然後可以教那國人使其兄弟無不宜也否則自家的骨肉且不相容而又何以教人乎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詩是曹風鵲鳩篇儀是禮儀忒字解作差字四國是四方之國曾子引詩說人君一身所行的禮儀沒有差忒便能表正那四國的百姓引詩如此又解詩說

人君是百姓的表帥必是爲父能慈爲子能孝爲兄能友爲弟能敬自家所行的都足以爲人觀法然後百姓每皆取法之父也去慈子也去孝兄也去友弟也去敬無有不從化者也否則其儀既忒何以正是四國乎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卽上三詩觀之可見人必先齊其家然後可以治國所以經文說治國在齊其家正謂此也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天

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

絜矩之道也

這是曾子解釋經文治國平天下的說話與是興起倍是違背恤是憐愛的意思孤是孤幼的人絜是度矩是爲方的器具曾子說天下是遠的國是近的經文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謂何蓋言天下無不同之心人心無不同之理顧人君之倡導何如耳如上能善事父母而老吾之老那國人有父母的也都興起於孝上能善事其兄而長吾之長那國人有兄長的也都興起於弟上能慈以畜幼而恤吾之孤那國

人有孤幼的也都從上而興起於慈無有倍違之者這孝弟慈三件上有所行下必效之可見人心之理無不同也國人之心既無以異於家那天下人之心又豈有異於國乎所以爲上的君子有箇絜矩之道度人心之所同而處分之使天下之願爲孝弟慈者皆得以自盡而無有不齊就如那匠人制器者度之以矩而使其無不方也這絜矩是平天下的要道下文之義皆自此而推之

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

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

矩之道

惡是憎惡不欲如此的意思曾子既說君子有絜矩之道恐人不知其義又解說如何是絜矩之道蓋人之相處有在我上的有在我下的有在我前後左右的其心都是一般如以上以無禮使我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下之心亦不以無禮去使他下以不忠事我所惡也則必以此度上之心亦不以不忠去事他或有所惡於前者卽不以之先加於後而有所惡於後者亦不以之從及於前或有所惡於右者卽不以

之相交於左而有所惡於左者亦不以之相交於右這是將人比已體之既無不周將已處人施之又無不當則上下四旁人人皆遂其所願而無有不均之處就如工人爲方的度之以矩使其截然方正一般所以謂之絜矩之道人君能體此道便知萬民雖衆只是一箇心凡用人行政務順其心而無所違拂則天下之民自然各得其所而無有不平者矣所以大學不說治天下只說平天下蓋人心平則天下自治而必有絜矩之道乃可以平天下之心也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

詩是小雅南山有臺篇樂是嘉樂只是語助辭詩人說在上位可嘉樂的君子卽是百姓每的父母曾子解說君民勢分懸絕何以說做父母蓋君子能絜矩以順民心民有所好的也去好他如飽煖安逸之類多方區處務要使他得遂民有所惡的也去惡他如饑寒勞苦之類隨事體悉務要使他得免夫同其好惡惟是父母於子爲然今君子也同民之好惡便是愛民如子一般民也自然愛他如父母一般所以說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也這是能絜矩的其效如此

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儆矣

詩是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是截然高大貌巖巖是聳峙的模樣赫赫是顯盛貌師尹是周太師尹氏辟是偏儻與刑戮的戮字同詩人說看那截然高大的南山其石巖巖然聳峙着如今尹氏做着太師勢位赫然其顯盛就如南山一般百姓都瞻仰着他却乃好惡不公致得天下亂了這是詩人譏尹氏之辭如此曾子解說有國家者既爲民所瞻仰須當兢兢戒謹凡事務合人心若不能絜矩只徇一己之偏民之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好者却去違拂了他民之所惡者却又不肯念恤他那天下之民不得其所必然怨恨都離散了身與國家豈能保得所以說辟則爲天下儆矣這是不能絜矩的其害如此

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詩是大雅文王篇殷是成湯有天下之號喪是失師是衆克是能配是對上帝是天儀字當作宜字監是看着他的意思峻是大不易是難保道是言周公作詩告成王說如今殷家失了天下便是我周家得了

當初殷家未曾失了衆人時也曾受天眷命君主天下能與天作對來因他後世子孫行得不好失了人心那天命便去了纔到得我周家今後我周家的子孫就宜看着殷家爲監戒不可再似他的子孫行的不好這上天峻大之命去留無常豈是容易保的曾子引詩如此又解說詩之所云蓋言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而與民同好惡便得了衆人的心爲民父母而得國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一己之偏便失了衆人的心爲天下僂而失國蓋信乎峻命之難保也然則有天下者可不兢兢然思所以得人心而保天命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乎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慎是謹慎德卽經文所謂明德曾子說有國家者固當絜矩以得民心然使不能修德則理有未明心有未公何以盡得那絜矩之道所以治人的君子凡事固當謹慎而所當先謹慎者則又在于德也蓋必格物致知以啓其端誠意正心以致其實則慎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既有了德那天下之民自然感化歸順願做他的百姓豈不

是有人既有了人那人所居的地方自然都屬管轄豈不是有土既有了土那土地中所產的貨物自然都貢獻將來豈不是有財既有了財則國中大小用度自然充足豈不是有用君子只能慎德便有至大之效如此然則欲絜矩以平天下者不可不知所先務乎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

本是根本末是末稍言人君能謹其德便有人有土而有財若夫財用乃是有德之後自然來的這德豈不是本那財豈不是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外本內末爭民施奪

爭民是使民爭鬪施奪是教民刦奪言德既是本乃所當重財既是末乃所當輕人君只修德而不務財便是能盡絜矩之道若或將這德來看做外事不去慎他將那財來看做自家的必欲得他將見此風一倡民皆做倣人人以爭鬪爲心處處以刦奪爲務就如在上的教他一般所以說爭民施奪

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是故是承上文說言外本內末民便爭奪民既爭奪必然離散可見義與利不可並行民與財不可兼得

若外本內末雖是財聚却失了天下的心民便散了
未有財聚而民亦聚者也若內本外末雖是財散却
得了天下的心民便聚了未有財散而民亦散者也
這財散與民散孰爲有損於國財聚與民聚孰爲有
益於國有天下者可以辯於此矣

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悖是背理貨是財貨言民聚
雖是財散其實民既聚了財也不終散民散雖是財
聚其實民既散了財也不終聚就如言語一般若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語

不順理的言語加於人人也將不順理的言語來還
我是悖而出者亦悖而入也若那貨財是橫征暴斂
不順理來的終須也還散將出去是悖而入者亦悖
而出也似這等聚斂將來還出去去了枉自暴虐失了
民心那財用何曾保守得所以人君只當慎德必不
可外本而內末也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矣

康誥是周書篇名命是天命道是言武王作書告康
叔說惟是天命無常或去或留不是一定的這是說

爲人君者若能絜矩而散財以收民心則便得了天
命所謂得衆則得國也若不能絜矩而聚財以傷民
心則便失了天命所謂失衆則失國也天命之不常
如此人君誠欲保之又豈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
之道哉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

楚書是楚國記事的书寶是貴重的物楚書說楚國
的王子圉聘於晉晉國的趙簡子問他說你楚國以
甚麼爲寶王子圉說我楚國不以甚麼爲寶只是有
德的善人能利生民能安社稷便以他爲寶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語

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

舅犯是晉文公的母舅名狐偃字子犯亡人是指文
公說仁是愛文公做公子時出亡在外有他父親惠
公的喪秦穆公勸他興兵復國以爲晉君舅犯教文
公對說今我出亡的人無以爲寶只是以愛親爲寶
若無哀痛思慕之心只去興兵爭國雖得富貴不足
寶也曾子引晉楚二臣的說話皆所以明不外本而
內末之意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今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

其心好之不管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
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疾以惡
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伴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秦誓是周書篇名一个是挺然特立的意思斷斷是
誠一之貌技是才能休休是易直好善的意思彥是
美士聖是通明的人不管解作不但尚是庶幾利是
益利秦穆公作書以誓衆說若有一个挺然特立的
臣誠實專一不逞別樣才能只是易直好善度量寬
弘能容天下之人見人有些才能便愛護他就如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家的才能一般見人是箇美好通明的中心十分喜
好不但如他口中稱道的言語違等的人寔是能容
受天下的賢才沒有虛假若用他做大臣將使君子
在位展布效用天下事件件都做的好必能保我的
子孫使他常享富貴保我的黎民使他常樂太平豈
不庶幾有益於國家所以說尚亦有利哉媚疾是妬
忌違是拂戾他伴是使通是達殆是危秦誓又說若
彼小人無斷斷之誠無休休之量見人有些才能怕
他勝已便妬忌憎嫌不待見他見人是箇美好通明
的怕他進用便故意阻滯使他到不得君上面前這

等的人心私量狹寔是不能容受天下賢才若用他
做大臣必使君子喪氣小人得志天下事件件都做
壞了如何能保我的子孫使他長久又如何能保我
的黎民使他安樂豈不危殆了國家所以說亦曰殆
哉

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
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唯是獨仁人是全乎天理的人放流是發去遠方逆
是趕逐的意思四夷是四方夷狄唯仁人能愛人能
惡人是孔子的言語言那嫉賢妬能之人使他在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善人必受其害縱不在位只容他在近處也會造謠
結黨傾陷善人但人君牽於私意姑息了他不能黜
遠所以國家終受其禍獨是那仁德之君曉得這等
人爲害不淺將他發去遠方趕逐在四夷地面不許
他同住在中國貽患於人蓋深惡痛絕必除根而後
已所以爲善人計也這便是孔子所謂唯是仁人能
盡愛人的道理保安善類使他不見害於凶人能盡
惡人的道理禁伏凶人使他不得害乎善類蓋仁人
之心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此所謂能繫
矩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字當作慢字過是過失曾子說人君不辯賢否的固不足言若或見箇有才德的明知他是賢人却不能舉用雖或舉用又疑貳展轉不能早先用他這是以怠忽之心待那善人了豈不是慢見箇無才德的明知他是惡人却不能退黜雖或退黜又容隱留難不能逆諸遠方是以姑息之心待那惡人了豈不是過蓋善惡所在乃天下之治亂所關愛惡所形乃人心之向背所係所以書經說任賢勿貳去邪勿疑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說章善輝惡樹之風聲苟非人君斷在必行以章明好惡於天下則人不知君心所在果是何如君子疑畏而不敢展布小人觀望而將復滋蔓欲求致治豈可得乎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拂是違拂菑是菑害逮是及言那無才德的惡人是人所共惡的本該退而遠之却乃喜其便己之私反去信用他這便是好人之所惡有才德的善人是人所共好的本該舉而先之却乃嫌其拂己之欲反去

疎棄他這便是惡人之所好夫好善惡惡乃人生的本性今人之所惡却去好他人之所好却去惡他豈不違拂了人生的本性既拂人性必失人心既失人心必失天命將見喪家敗國而菑害必及其身也蓋好惡乃人君最要緊處若好惡不公舉措失當不止民心不服那愛民的都去了害民的都在位天下實受無窮之禍毒既流於天下怨必歸于一人乃自然之理也爲人君者可不謹哉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是故是承上起下之辭大道卽是絜矩之道其端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三

於吾心而其爲用能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所所以謂之大道曾子說人之好惡所以有公私之不同者以其存心有不同也是以君子有這絜矩的大道其得其失只看他存心何如耳蓋必忠以盡己而不欺信以徇物而無僞則一心之中皆天理之真切於那好惡所在纔能以己度人而得其實推己及人而當其情絜矩之大道固可得於己也若或驕焉而誇大自是泰焉而放縱自恣則一心之中皆私意之障塞於那好惡所在不惟不肯同於人且將任其偏僻而拂人之性絜矩之大道卽於是而失矣是其得失之幾

如此然則欲絜矩以平天下者可不以忠信爲主而深戒夫驕泰也哉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

生是發生衆是多寡是少疾是急急的意思舒是寬舒曾子說財用雖是末事然國家必不可無若要生發這財自有箇大道理在蓋財貨皆產於地若務農者少財何能多必是嚴禁那游惰之人使他都去耕種便是生之者衆凡俸祿的都是百姓供給若沒要緊的官添設太多沒要緊的人虛支餽廩百姓豈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四

能供給得起必是裁去冗濫官役只是要緊當事的纔許他俸祿便是食之者寡農事全要趁時若不及時田苗便荒蕪了所以人君要差使他須待箇閑隙不要妨悞他的農時那百姓每纔得急急的趁時去作田便是爲之者疾國家費用皆取於民若不樽節能免匱乏所以人君將每年所入算計了纔去支用凡無益的興作無名的賞賜不經的用度都減省了務要積下些寬餘的以防不足便是用之者舒夫生之衆爲之疾則有以開財之源而其來也無窮食之寡用之舒則有以節財之流而其去也有限那財貨

自然常常足用了這便是生財的大道又何必多取於民而後財可聚哉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是發將起來的意思仁德之君惟恐民之不足散財於民不私於已由是天下歸之而安處崇高之位是用那財來起發了自己的身無仁德的君惟恐已之不足專務橫征暴斂以恣所欲由是天下叛之而不免危亡之禍是用這身去起發那無用的財

未上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三

五

仁是愛人的道理義是忠君的道理言上若好仁輕徭薄賦節用愛人務使那百姓每箇箇都得其所那百姓每便都感激愛戴各輸忠誠以報其上未上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下既好義便看着人君的事就如自家的事一般踴躍趨赴畢力圖成沒有箇有始無終使國家之事不能成就者也看着人君的財就如自家的財一般大家保守使君父安其所有沒有箇爭奪悖出使府庫之財不能受享者也這是好仁的效驗如此

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

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

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孟獻子是魯國的賢大夫畜是養馬四匹爲乘畜馬

乘是士初試爲大夫的祭是理論他伐是鑿而取之

伐木之家是卿大夫以上喪祭得用木的百乘指兵

車言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

百乘的孟獻子說那畜馬乘的人家已自有了俸祿

不當再理論那雞豚以爭小民之利那伐木的人家

俸祿愈加厚了不當還畜養牛羊以爭小民之利那

百乘的人家又有百姓的賦稅供給他不當畜養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聖

聚斂財貨之臣比似有聚斂財貨之臣剝削小民的

膏血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止於傷已之財而害猶

不及民也獻子之言如此曾子解說獻子所云蓋謂

有國家者不當私其利於已而以利爲利只當公其

利於人而以義爲利也蓋以利爲利則失了人心而

國家不可保亦未嘗利也以義爲利則得了人心而

又有土有財其利爲無窮矣是則義利之辯如此爲

人君者可不深省於斯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

人之使爲國家蓄善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

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長國家是言人君爲國家之長彼爲善之一句其義

難通疑有闕文誤字今不必強解自是由箇是天箇

害是人害言仁義未嘗不利若專心求利則利未必

得而害已隨之君子必不爲也若爲國家之長而專

以財用爲務者必是小人導引他如此那小人刻薄

殘忍惟知有利而不知有義若使他治國家則必以

聚財爲有能以害民爲得計將使民窮財盡四海離

心天箇人害紛然並至到這時節雖有善人君子也

救不得了求利之害如此所以說有國家者必不可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三

聖

以利爲利但當以義爲利正謂此也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謹按此章發明治平之理至爲詳備然發端之始

在乎身行孝弟慈於家推行之要在乎絜矩而絜

矩之道則在乎與民同好惡而已觀夫好惡同於

民則爲民父母而得衆得國好惡偏於已則爲天

下僂而失衆失國可見絜矩之道誠不外乎此也

然絜矩非可易言者必是見理明纔能知千萬人

之心卽一人之心存心公纔能以一人之心爲千

萬人之心而欲明欲公則非修德不能所以君子

必先於慎德也至於聚斂之事不止一端而其大者則在於理財用人蓋財者民之所好也無財民之所惡也觀夫外本內末民便爭奪離散財仍悖出而天命亦因之以失可見人君必當散財以與民同好惡也善人民之所好也惡人民之所惡也觀夫不先不遠則爲慢爲過好惡拂人則菑必逮身可見人君必當用斷斷休休之臣放流媚疾之人以與民同好惡也然好惡所以有公私之異者始於立心而已立心忠信便能明能公而大道可得反是則爲驕泰便不明不公而大道失矣是忠

信又聚斂之本也曾子發明至此可謂明盡矣而又言及生財之道者蓋因前段只說散財得民恐人疑夫貨財之不理或致用度之不足故又言此數條以足其意言散財得民非遂使國家之無財也生財自有大道只是生聚食寡爲疾用舒財用自然常足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方可聚也況仁者以財發身是未嘗不利也上好仁則下必好義而事皆有終府庫可保是未嘗不利也所以古人恒以爭利聚斂爲非而人君當以務財致富爲戒蓋以自有生財之大道好仁之大利存焉而財利

之利反以招害者正所不足言也自非深明聚斂之義者又何足以知此哉然此章雖專釋治平其實一部大學皆具蓋忠信誠也慎德則格至誠正修身皆在其中而明德之事盡矣由是而老老長長恤孤則爲齊家由是而使民興孝興弟不倍則爲治國由是而聚斂以公好惡而得天下之民心則爲平天下而新民之事盡矣二者皆造其極則止至善之事也有國家者誠能熟讀詳味得之於心而體之於身則學問有本治化有成雖堯舜三王之德業何以加於此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新野
馬之駿

訂校

中庸直解

中是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正道庸是平常而不可易之定理道以中庸爲至以之修己則盡性至命而內聖之德全以之治人則過化存神而外王之業備但世教衰微能之者鮮是以子思憂道學之失傳而作此書以示人言雖不一然莫非所以發明中庸之義也故名中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

這一節是發明道之本原命解做令是分付與他的意思是德性言天之生人既與之氣以成形就付與他慈愛之仁裁制之義節文之禮辨別之知誠實之信渾然全具而不待外求這便是人所稟受的德性所以說天命之謂性率解做循是依順的意思道是道路言人依順那性中所有的行將出來在父子則爲親在君臣則爲義在夫婦則爲別在長幼則爲序在朋友則爲信不待牽合而自有條理這便是人所當行的道路所以說率性之謂道修是品節之也

教是教化言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太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約之以禮和之以樂禁之以刑齊之以政使人各遵乎道而不陷於偏這便是聖人成就天下的教化所以說修道之謂教三者本是一理而其原則出於天學者必知乎此然後所學者正而不雜於異說也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見是著見隱是幽暗顯是明顯微是細微獨是獨自知道的去處子思說人於衆人看見的去處纔謂之著見明顯殊不知他人看着自家只是見了箇外面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而其中纖悉委曲反有未能盡知者若夫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形迹雖未發露然其幾已是動了或要爲善或要爲惡自家意念所發自家看的甚真雖纖悉委曲舉莫能逃是天下之至見者莫過於隱而天下之至顯者莫過於微也這兩句卽是大學十目所視十手所指的意思慎獨也卽是大學慎獨的意思言這意念所發獨自知道的去處雖是至隱至微其實是非邪正得失存亡皆決於此所以君子必致其謹察之甚精防之甚密果是天理則已若有一毫人欲之私便遏絕了不使其潛滋暗長於隱微之中以至

離道之遠也這是動而省察的工夫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這一節是言體道的功效致是推極的意思位是安其所育是遂其生子思說中是天下之大本和是天下之達道可見人不可以不中和也然中矣而或有一毫之不中和矣而或有一毫之不和亦非中和之至也是必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這纔是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這纔是致和夫然則凡體之身心達之政事推之家國天下者莫非中和之運用而所以參贊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地曲成萬物者皆在於是由是天地感而立焉三光全而四時順山岳奠而河海清無不安其所萬物感而育焉以百姓則泰和以草木鳥獸則咸若無不遂其生也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中和之理相與流通故能盡體道之功其效驗自如此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至是極至鮮是少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天下之事但做的過了便爲失中但有些不及便爲未至皆非盡善之道也惟中庸之理既無太過亦無不及只是日用常行而其理自不可易此乃天理人心之極致盡

善盡美不可復加者也所以說其至矣乎然這道理人人都有初無甚高甚高遠之事但世教衰微人各拘於氣稟所知所行不失之太過則失之不及少能此中庸者今已久矣

子曰道其不行已夫

道是中庸之道孔子說中庸之道惟其不明於天下所以不行於天下子思引之於此所以承接上章以啟下章之意

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四

知是明知察是審察邇言是淺近的言語隱是隱匿揚是播揚執是持兩端是衆論不同之極致中是中道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非明知無以見天下的道理然有大知有小知若古之帝舜其爲大知也與何以見得蓋天下之義理無窮一人之知識有限若自用而不取諸人其知便小了舜則不然於事物之來不肯自謂已知道了切切然好去訪問於人那問將來的言語不止深遠的好去審察雖是至淺近的也好去審察恐其有至理之存而不敢忽也察其言之惡者則隱匿不肯宣露恐沮了他的來意其善者則

稱頌播揚於人使他歡悅而愈肯來告也這善言雖都在所稱許然其間有太過的有不及的未必合乎中也於是持衆說之兩端而度量之以求夫中道之所在既得其中則便用之於民而其他太過不及者不得以間之也夫既有謙虛之誠又有招徠之道既有稱物之權又有從人之勇這便是合天下的知識爲一人的知識其斯爲舜之大知者乎此其知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南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五

回是孔子弟子姓顏名回擇是辨別善卽是中庸之理拳拳是恭敬奉持的意思服是著膺是心胃之間孔子說天下之事自有中庸之道但人不能擇或能擇而不能守此其所以太過不及而不合於道也惟顏回之爲人於天下之事皆有以辨別其理而求夫中庸之所在但得一善是合乎中庸的不肯徒知便了拳拳焉恭敬奉持著在心胃之間不使有一時之失也夫擇乎中庸則有定見服膺弗失則有定守此其行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子路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

強與

子路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強是剛強子路平生好勇故以剛強爲問抑是反語辭而字解做汝字與是疑辭孔子答他說強有三樣有一樣是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北方人的強有一樣是汝輩學者的強不知汝所問者是南方人的強與是北方人的強與抑是汝之所當強者與其說見下文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南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六

矯是強貌強哉矯是贊歎之辭倚是偏著塞是未達孔子說如何是學者之強如處人貴和而和則易至於流也君子雖以和處人然自有箇正理未嘗至於流放此非以理自勝者能之乎所以說強哉矯自處貴於中立而中立易至於倚也君子雖挺然獨立然只據着箇中道未嘗倚在一偏此非以理自勝者能之乎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有道達而在上易至喪所守也君子只以行道濟時爲心不因得志遂改變了未達時的志行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遇着國家無道時多艱危尤易喪所守也

君子只以守義安命爲主雖至死地也不改變了平生的節操此非以理自勝者不能也所以說強哉矯君子之強如此蓋皆出於義理非若南方北方之拘於血氣者也這是孔子教子路所當強者子思引之於此以見必有此強然後能體中庸之道也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是依道卽是中庸之道塗是路廢是棄已是止孔子說那索隱行怪的固不足言至於君子擇乎中庸之道遵而行之固爲善矣却乃不能實用其力行至半途裏便廢棄了這是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七

當強而不強者也若我則行之於始必要於終務要到箇盡處不能半途而遂止也

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這是子思發明道不可離之意道之在天下惟君子爲能體之所以謂之君子之道費是廣隱是微肖是似憾是怨恨載是承載子思說君子之道有用有體

其用甚廣而不可窮其體則甚微而不可見何以見得如以知而言雖夫婦之至愚者也有能知的若究其極雖生知的聖人也有知不盡處以行而言雖夫婦之無似者也有能行的若究其極雖安行的聖人也有行不盡處不止聖人雖以天地之大然或覆載生成偏了寒暑災祥錯了人也還要怨恨他是天地亦有所不能盡也所以君子之道就大處說則其大無外天下莫能承載得起就小處說則其小無內天下莫能分析得開此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所以說君子之道費而隱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八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這是總結上文的意思造端是托始的說話察是昭著子思說道之在天下雖以夫婦之愚不肖也有能知能行的雖以聖人天地之大也有不能盡的卽是而觀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托始於夫婦居室之間而無所遺若論其至則昭著於天高地大之際而無不有所謂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隱而莫之見也此道之所爲不可離而君子當加體道之功也歟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

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詩是曲風伐柯之篇伐是砍柯是斧柄則是法則睨是邪視詩人說人之砍木做斧柄的其長短的法則只在于手就是非相遠也孔子引之而言執着斧柄去砍斧柄其則雖是不遠然一箇在此一箇在彼還是兩件物自伐者視之猶爲遠也若君子之治人則不如此蓋爲人的道理就在各人身上所以君子就用人所本有者去治人如治人的不孝只是要他盡本身的孝如治人的不弟只是要他盡本身的弟其他諸事皆然非於本分之外有所加也若其人能改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九

而自盡其道君子便就止了再不去過求他是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行非欲其遠人以爲道也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丘是孔子的名求是責他先施是先加於他孔子說君子有四件道理我於這四件道理一件也不能盡得四者謂何如爲子之道在於孝我之所責乎子者固欲其孝然反求諸已所以事父之孝却未能如其所以責子者也爲臣之道在於忠我之所責乎臣者

固欲其忠然反求諸已所以事君之忠却未能如其所以責臣者也爲弟之道在於恭敬我之所責乎弟者固欲其盡恭敬於我然反求諸已所以盡恭敬於兄者却有所未能也朋友之道在於信義我之所責乎朋友者固欲其加信義於我然反求諸已所以先加信義於彼者却有所未能也這便是君子之道四我之所未能者也孔子是聖人非不能此乃是謙已誨人之詞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是見在的意思位是所居的地位願是願慕外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十

本分之外子思說人的地位不同然各有所當行的道理若不能自盡其道分外妄想便不是君子了君子則但因見在所居的地位而行所當行的道理其身在此其心即安於此未嘗於本分之外更有一毫妄想處蓋君子以義命爲主素位而行是盡其義之當然者也不願乎外是順其命之自然者也此一節乃一章之大旨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已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陵是陵虐援是攀援怨是怨恨尤是罪責他的意思

子思說在人上的多好作威君子雖在上位却不去陵虐那在下的人在人下的多好附勢君子雖在下位却不去攀援那在上的人夫陵下不從必怨其下援上不得必怨其上今在上在下但知正己之身而無所陵虐攀援以求於人則又何怨之有雖上而不得於天也只順受其正而無所怨雖下而不合於人也只安於所遇而無所尤蓋既無所求則自不見其相違既不見其相違則自無所怨尤矣所謂不願乎外者蓋如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士

射是射箭正鵠皆射之的正是畫在布上的鵠是棲在皮上的孔子說射箭的雖是曲藝然有似乎君子何以見得蓋君子只正己之身而不求於人那射箭的若失了正鵠不能中得箭只是反求諸己果是心志之不正歟抑是身體之不直歟更不怨那勝己的人這卽是那正己而無求於人的意思所以說射有似乎君子子思引之於此所以結上文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鬼是陰氣之靈神是陽氣之靈乃天地之功用而造

化之迹也爲德猶言性情功效一般孔子說鬼神之性情功效其至盛而無以加矣其義見下文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是齋戒明是明潔盛服是盛美的祭服洋洋是流動充滿的意思左右是兩旁孔子說鬼神之靈能使天下之人無間尊卑上下莫不齊明以肅其內盛服以肅其外恭敬奉承以供祭祀當此之時但見那鬼神之靈洋洋乎流動充滿仰瞻於上便恰似在上面一般顧瞻於旁便恰似在左右一般夫以一祭祀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四

士

間而發見昭著若此則其隨處充滿而有觸斯應可知矣所謂體物不遺者不於此而可驗哉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是大雅抑之篇格是來度是測度矧是况射是厭怠三箇思字都是助語辭孔子說大雅抑之詩有云神明之來不可測度雖極誠敬尚未知享與不享况可厭怠而不敬乎觀於此詩則所謂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者爲有徵矣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宗廟是祭祖先的去處子思引孔子之言說人之有親皆所當孝然或修之已者有未盡則無以爲孝親之本得之大者有未全則無以遂孝親之願未可以言大孝也若古之帝舜其爲大孝也與何以見得非德不足以顯親而舜之德則至於爲聖人是所以顯親者極其至也非貴不足以尊親而舜之貴則至於爲天子是所以尊親者極其至也非富不足以養親而舜之富則至於有四海之內是所以養親者極其至也又且祀祖宗以天子之禮而宗廟之歆饗無已所以事乎其先者何隆也封子孫爲諸侯之國而基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士

大孝也與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是材質篤是加厚栽是栽植有生意的培是養傾是傾仆覆是覆敗孔子說舜以大德而獲諸福非天有私於舜乃理之自然者也觀之天道可見故夫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加厚之凡物之栽植

有生意的便去培養他未有不滋長者也物之傾仆無生意的便去覆敗他未有不摧壞者也或培或覆皆物之自致者耳天豈有心於其間哉

子曰無愛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這一節是說文王之事憂是憂慮文王是周文王王季是文王的父武王是文王的子作是創造述是繼述子思引孔子之言說古之帝王無有憂慮者其惟周之文王乎何以見得蓋前無所作則不免開創之勞後無所述則將有失墜之患二者皆可憂也文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士

則以王季之賢爲之父以武王之聖爲之子王季克勤王家積功累仁而造王業於前是父作之也武王應天順人奄有四海而成王業於後是子述之也父有作則可以安享而無開創之勞子有述則可以永保而無失墜之患蓋信乎文王之無憂也所以說無憂者其惟文王乎文王之事皆道之所在也

武王未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上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

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

一也

這一節是言周公之事孔子說文王未爲天子武王臨老方纔受命制作之事不曾得爲周公乃相成王而制禮以成就文王武王之德如太王王季是文武的父祖則皆追封以王者之號先公自祖紺以至后僣又是太王王季的父祖則皆上祀以天子之禮然不惟自盡其孝又推此禮而達於爲諸侯的爲大夫的與夫爲士爲庶人的使皆得隨分以盡其孝如父做大夫子做士父沒之時葬用大夫的禮祭用士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五

禮父做士子做大夫父沒之時葬用士的禮祭用大夫的禮伯叔兄弟是期年之喪則自庶人以至大夫皆通行之天子諸侯便不行了若父母是三年之喪則自庶人以至天子皆通行之蓋父母恩義至重喪服之制無貴無賤都是一般是則周公之制禮如此亦皆道之所在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善是到箇好處繼是繼續志是心所欲者述是傳述事是所行者人指前人而言孔子說武王周公所以爲達孝者無他以其善繼志而述事也蓋前人之志

或有不得爲的或有不及爲的武王周公都能順承

而成就之使前人雖往而其所欲者件件都得遂了

無有遺憾這便是善繼前人之事或已爲的或爲而

未成的武王周公都能遵守而充拓之使前人雖往

而其所行者件件都傳於後無有失墜這便是善述

此武王周公所以爲孝而天下之人無不稱之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

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

毛所以序齒也

序是大序昭穆是宗廟的位次在左邊的爲昭在右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六

邊的爲穆祭祀之時羣廟子孫皆在然各依其主而不亂者所以序其孰爲昭孰爲穆而不至於混也爵是公侯卿大夫或在上或在下都有箇次序者所以辨其孰貴而孰賤也宗祝有司的執事非賢者不得與故次序其執事者所以辨其有才德而可用也旅是衆酬是以酒相酬旅酬之時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這是逮及那子弟之賤者使他也有所事而不至於遺也燕是燕飲毛是毛髮齒是年齒祭畢而燕但以毛髮之黑白爲坐次之上下這是專論其年齒使長幼不至於失序也武王周公

所制祭祀之禮其義意之周悉如此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是祭天社是祭地上帝卽是天言上帝則后土在其中禘是五年的大祭嘗是秋祭四時皆有祭言秋祭則其餘在其中禘嘗卽是宗廟之禮示與看視的視字同掌是手掌示諸掌言看的明白孔子說武王周公所制祭祀之禮不但如上文所言者而已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焉有宗廟禘嘗之禮焉郊社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七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

人指君臣說敏是快速的意思樹是種樹蒲盧卽蒲葦草之至易生者孔子說上有好君下有好臣便是得人這人的道理最能敏政凡有所行無不快速就

似那地的道理一般土脉所滋凡草木之種樹無不快速也夫人能敏政則但得其人已自可以立政矣况這文武之政也者是聖人行下的合乎人情宜於上俗又是最易行者就似那草中的蒲葦一般尤是易生者也王政易行如此若得那敏政的人去行他治效豈不立見人君誠有志乎此亦在乎自勉而已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人指人身而言上一箇親字是親愛下一箇親字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八

指所親之人尊是敬賢是有德的人殺是降殺等是等級禮是天理之節文此承上文說脩道固以仁矣這仁非自外至乃是人之所以生者有此身卽具此理自然有這惻怛慈愛的意思所以說仁者人也仁雖無所不愛然必先愛其所親然後可以推愛於人故以親親爲大有仁必有義義是事理之當然者入具此理於那事物之來自能分別其所當然所以說義者宜也義雖無所不宜然必尊敬那有德之人然後可以講明道理而施無不當故以尊賢爲大然這親親中間又有不同如在父母則當孝敬在宗族則

當和睦自有箇降殺尊賢中間也有不同如大賢則當爲師傅小賢則當爲朋友自有箇等級這降殺等級都是天理節文中生發出來的所以說禮所生也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

達是通達道是道理昆弟卽是兄弟德是所得於天之理一是指誠而言孔子說天下之人所共由的道理有五件所以行這道理的有三件五者何一曰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尤

臣二曰父子三曰夫婦四曰兄弟五曰朋友之交君臣則主於義父子則主於親夫婦則主於別兄弟則主於序朋友則主於信這五件是人之大倫天下古今所共由的所以說天下之達道也三者何一曰知二曰仁三曰勇知所以知此道仁所以體此道勇所以強此道這三件是天命之性天下古今所同得的所以說天下之達德也夫達道固必待達德而行然其所以行之者又只是一誠而已能誠則知爲實知仁爲實仁勇爲實勇而達道自無不行苟一有不誠則私欲得以間之而德非其德矣其知達道何哉故

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

這三箇知字都說知那達道三箇行字都說行那達道困是困苦利是貪利孔子說人性皆善而氣質則有不同以知而言或有生而自能知的或有學而後能知的或有困苦其心發憤強求而後能知的這三等入聞道雖有早晚然到那用力之久豁然貫通處都是一般不知孰爲生知而孰爲學知困知也以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半

而言或有不必用力安然自能行的或有真知篤好如貪利而行的或有極力勉強而行的這三等人行道雖有難易然到那踐履純熟成了功效時都是一般不知孰爲安行而孰爲利行勉行也可見達道人皆可能君子但當自勉而不必論其氣質之高下也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字解做此字三者指上文三近而言孔子說脩身以道而知仁勇之德則所以行此道者人君若能知得好學力行知耻足以近之便可以入那達德行那

達道而脩身之理不外是矣然在我的道理即是在人的道理既知所以脩身則所以治人而使之盡其道者即此而在故曰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然一箇人的道理即是千萬人的道理既知所以治人則所以治天下國家而使之皆盡其道者即此而在故曰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這一節是說九經的效驗道即是達道諸父是伯父叔父昆弟即是兄弟眩字解做迷字孔子說人君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脩了自家的身則道有諸已自可爲百姓每的觀法故曰脩身則道立能尊敬那有德之人便能將義理件件都講明了自然無有疑惑故曰尊賢則不惑能親愛那同姓宗族則爲伯父叔父的爲兄弟的都得其歡心自然無所怨恨故曰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能敬禮那大臣則信任專一無所間隔臨大事決大議皆有所資而不至於迷眩故曰敬大臣則不眩能體悉那羣臣則爲士者都感恩圖報盡心盡力以急公家之務故曰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

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

這一節是言九經之事孔子說人君不肯檢束樂於放縱其身便不脩了故必齊明其志慮整肅其衣冠凡非禮之事不去動作如此則內外交養動靜不違而身無不脩矣故曰所以脩身也讒佞的人巧言令色顛倒是非最能傷害君子美好的女色與夫寶貨財物最能移人的心志人君若喜好他便不能敬賢了故必屏去那讒邪疎遠那女色輕賤那貨財只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一意貴重那有德之人如此然後賢者纔肯樂爲之用故曰所以勸賢也同姓的宗族常恐恩禮衰薄故必尊其爵位重其俸祿其所好的其所惡的都與之同而不肯違拂如此則諸父昆弟自然感悅故曰所以勸親親也做大臣的若教他親理庶務便失了大體故必多設官屬足任他的使令如此然後大臣得以從容論道經濟天下的大事故曰所以勸大臣也做羣臣的若待他不誠則各生疑畏而不肯盡心若養他不厚則自贍不暇而不肯盡力故必待之以忠信開心見誠不去猜疑他養之以重祿使他父母妻

子皆有所仰賴如此然後羣臣纔肯盡心盡力報效朝廷故曰所以勸士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這是結上文說凡爲天下國家有這九件經常的道理其事與效驗固各不同然其所以行之者只是一件一者何不過曰誠而已蓋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下之事必須誠實乃能有成若果存的是實心行的是實事則那九經便都舉了效驗便都得了天下國家自然平治若或偽而不實則雖有那九經的名目做下許多形迹到底只是虛文如何治得天下國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這一節是推言素定的意思獲字解做得字孔子說在下位的若要治民必須得了君上的心纔好若不得君上之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志那百姓如何治得此可見獲上爲治民之先務也然要獲上自有

箇道理不在乎諛說以取容亦惟取信於朋友而已若朋友不相信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在上的人何由知得此可見信友爲獲上之先務也然要信友也有箇道理不在乎要結以取名亦惟孝順其親而已若自家的父母不能孝順則根本已虧不可以爲人那朋友誰肯信他此可見順親爲信友之先務也然要順親又有箇道理不在乎阿意曲從亦惟誠身而已若反求諸身未能真誠而無妄則外有孝親之虛文內無孝親之實心豈能順得父母此可見誠身爲順親之先務也然要誠身又有箇道理不在乎襲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強爲亦惟明善而已若未能格物致知以真知至善之所在則好善必不能如好好色惡惡必不能如惡惡臭豈能誠得自家的身此可見明善爲誠身之先務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從容是自然的意思擇是揀擇固是堅固執是執守孔子說明善固可以誠身然誠之爲道又有天人之別蓋理之在人真實無妄所謂

誠也這是天與人的道理本來如此非有所作爲而然故曰天之道也若夫未能真實無妄而用力以求到那真實無妄的去處所謂誠之者也這是人事所當然者不如此則不可以爲人矣故曰人之道也然誠何以爲天道蓋誠者安而行之不待勉強而於道無不中生而知之不待思索而於道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的聖人得於天者無所假於人也所以爲天道也誠之者何以爲人道蓋誠之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辨別衆理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爲的賢人盡人以合天也所以爲人道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弗字解做不字措字譬如舍字一般是止了的意思孔子說學問思辨篤行固是誠之者之事然資之不足若人者未可容易而成必是實有志氣實下功夫然後乃可成也故有不學則己學則必求其能若不能不止也有不問則己問則必求其知若有不知不

止也有不思則己思則必求其得若有不得不止也有不辨則己辨則必求其明若有不明不止也有不行則己行則必求其篤若有不篤不止也如他人一遍就能了自己必下百遍的功夫他人十遍就能了自己必下千遍的功夫百倍於人務求能而後已這是困知勉行者如此所謂勇之事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此承上章天道人道之意以立言誠是德之在我者無不實明是理之在事者無不知子思說人之於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便是誠而明這是聖人之德天性本來有的所以謂之性性即天之道也自夫先盡學問之功以明善而後能實其善便是誠而明這是賢人之學由教而入的所以謂之教教即人之道也夫誠明與明誠雖有天道人道之異然德無不實者自然無有不明先明乎善者也可到那誠的地步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所謂及其成功則一也又何有彼此之分哉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

其次說賢人以下誠有未至的人致是推極曲是善之一偏蓋常人之心雖爲物欲所蔽然良心未曾泯滅必有一端發見的去處若能就此推致將去使充滿其量而無一毫之不善這便是致曲形是形見於外者是顯著明是光明動是感動變是改變化是渾化子思說天下至誠固能盡已之性以盡人物之性而收參贊之功矣其次賢人以下不能如此却當何如用功蓋必由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使各造其極而無一念之不善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誠矣誠則必然形見於外形則自然顯著者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壬

愈見光明其見於外者有以極其盛也明則自能感動乎人動則必將改變其不善以從吾之善變則久而渾化無形迹之可見其感乎人者有以極其深也然這化豈是容易能的惟是天下至誠纔能到箇化的去處今致曲也至於能化則亦天下至誠而已矣蓋誠而形著且明所謂能盡其性者也明而動變且化所謂能盡人物之性者也而參贊在其中矣雖由致曲而入及其成功則一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終始不成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

誠是實理道是人所當行之道物是事物子思說真實無妄之謂誠這誠是人所以成就自家的道理如實心盡孝便成其爲子實心盡忠便成其爲臣非有假於外也故曰自成體是誠而見於人倫之間所謂道也這道是人所當自行的如在父子則當自行其親在君臣則當自行其義非有與於人也故曰自道然何以見得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箇終始其終也都是實理爲之歸結其始也都是實理爲之發端是誠爲物之終始而莫能外焉者也人若不誠則雖有所爲到底只是虛文也與無物一般所以君子必以誠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壬

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真實之地也若然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至誠是誠之至而無以加息是間斷久是常於中徵是驗於外悠是悠長遠是久遠博是廣博厚是深厚高是高大明是光明子思說聖人之德極其真實而無一毫之虛假則純然天理私欲不得以間之自無有於止息矣既不息則自始至終皆一誠之運而能常於中既能久則必顯設於功業而有驗於外矣既

由久而微則其微也必將悠長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既悠遠則積累之至教化漸被於海宇德澤洽浹於人心自廣博而深厚矣既博厚則發越之盛競乎成功而格於上下煥乎文章而被於四表自高大而光明矣蓋至誠者功業之本而功業者至誠之用未

有本既盛而用有不盛者也

物不測

上文既言聖人之功用同乎天地此則言天地之道以見其所以同也貳是參雜不貳謂誠一而無參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无

也測是測度于思說天地之道雖大然可以一言包括而盡一言者何曰誠而已蓋天地之爲物實理運行更無參雜惟其不貳也所以能常久不息化生萬物其出無窮不可得而測度也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久而微也可知矣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天地之道惟其誠也是以地則極其廣博極其深厚天則極其高大極其光明其博厚高明者又極其悠長極其久遠而不可以終窮也觀此則聖人之悠遠博厚高明可知矣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詩是周頌維天之命篇天命卽是天道於是贊歎之辭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不已是無止息顯是顯著不顯譬如說豈不顯著一般文王是周文王以其功業顯著故稱爲文王純是不雜子思說詩人歎息說維天道之運行幽深玄遠而無有止息這是說天之所以爲天者正以其無止息也不然則四時不行百物不生將何以爲天乎詩人又歎息說文王豈不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无

著乎其德純一而不雜這是說文王之所以爲文者正以其德之不雜也不然則積之不實發之無本將何以爲文乎然在天說不已在文王說純豈是文王與天有不同處蓋天固無有止息文王之德之純也沒有箇止息文王與天一也這純卽是至誠這不已卽是無息觀此則聖人之至誠無息而功用配乎天地可知矣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這是說修德凝道的功夫尊是恭敬奉持的意思德

性是吾所受於天的正理道是由問是詢問學是講學致是推極廣大高明都說心之本體精微是理之精細微妙處溫是溫習故是舊所知者敦是敦篤厚是舊所能者崇是積累的意思禮是天理之節文子思說君子若要凝道固非淺陋之冒次粗畧之識見所可能也必於那所受於天的正理恭敬奉持保守之而不敢失又必於那古今的事變審問博學務有以窮其理而無遺這便是修德凝道的綱領然非可以一端盡也心體本自廣大有以蔽之則狹小矣故必致其廣大而不使有一毫私意之蔽又必於事物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之理有以辨析其精微之極而廣大者不流於疎闊也心體本自高明有以累之則卑污矣故必極其高明而不使有一毫私欲之累又必於行事之際務循乎中正平常之道而高明者不驚於虛遠也於舊所知者則溫習之而涵泳之味深然義理無窮又必於溫故之中而日知其所未知也於舊所能者則敦篤之而持守之力固然節文無限又必於敦厚之外而日謹其所未謹也凡此都是尊德性道問學之事君子能盡乎此則德無不修而道無不凝者矣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

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這是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爲下不倍的意思愚是昏愚無德的人賤是卑賤無位的人反是復裁是禍孔子說昏愚的人不可自用却好執一己之見而妄作卑賤的人不可自專却好逞一己之智而僭爲生乎今世自當守今世的法度却要復行前代的古道似這等人越理犯分必爲王法所不容而身不能保矣故曰裁及其身者也然則爲下者焉可倍上也哉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三

位是天子之位德是聖人之德禮樂皆是爲治之具禮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樂所以感天地而和人心者也子思說作禮樂以治天下者必有其本而後可若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則人品凡庸而無制作之本必不敢輕易作那禮樂亦必有其權而後可若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則名分卑下而無制作之權也不敢擅自作那禮樂蓋無德而作便是愚而自用無位而作便是賤而自專必是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以當制作之任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王天下是興王而君主天下者三重卽議禮制度考文以其爲至重之事故曰三重寡是少過是過失子思說王天下的君子有這議禮制度考文三者重大之事則可以新天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諸侯奉其法而國不與政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俗人人爲善自然少有過失故曰其寡過矣乎

上焉者雖善無微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微是考證尊是尊位子思說所謂王天下者乃身有其德居其位而又當其時者也如時王以前達而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書

上者其禮雖善然世遠而莫可考證也無微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又如聖人窮而在下者雖善於禮然身微而非有尊位也不尊則不足以取信於人不足取信於人則人不從之矣故三重之道惟當世之聖人而又在天子之位然後乃可行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上文旣言君子制作之盡善此則言其盡善之由也子思說鬼神是至幽的何以能質之而無疑蓋天之

理鬼神盡之矣若不能知天之理則其制作都是人爲之私何以通得鬼神君子窮理至命而於天道之本然者默契而無間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合乎屈伸動靜之機鬼神雖幽自可質之而無疑也後聖是至遠的何以能俟之而不惑蓋人之理聖人盡之矣若不能知人之理則其制作不過一偏之見何以合得後聖君子知性盡心而於人心所同然者洞徹而無疑故其見於制作者皆得乎達道達德之實後聖雖遠自可俟之而不惑也可見心必通乎性命纔可以興禮樂學必貫乎天人纔可以言經濟苟非識趣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書

高明則亦何以語此哉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然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詩是周頌振鷺之篇惡是憎惡射是厭射夙是蚤永是長終是終久譽是名譽蚤是先子思引詩說君子在彼處也無人憎惡他在此處也無人厭射他彼此皆善無往不宜則庶幾早夜之間得以永終其美譽矣詩人之意如此可見致譽之有本也是以三重君子必備六事之善而後可以得令名於天下固未有道德不本於身信從不驗於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

地鬼神不能通而能垂法則服遠近先有聲名於天下者也然則爲人上者豈可不自盡其道也哉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

並字解做同字育是生育害是侵害四時日月流行處卽是道悖是相反的意思小德是天地之用就發散處說川是水大德是天地之體就總括處說敦是厚化是化生的道理子思說天覆地載萬物同生於其間宜其相害矣然大者大小者小各止其所而不相侵害四時日月之同行宜其相悖矣然一寒一暑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堯

一晝一夜各循其序而不相違悖夫同者難於異也而乃不害不悖者何蓋天地有小德焉乃其用之發散處物各付物如水之流脉絡分明而其往不息此所以不害不悖也異者難於同也而乃並育並行者何蓋天地有大德焉乃其體之總括處元氣之根本敦厚盛大而生生化化其出無窮此所以並育並行也有小德以爲用有大德以爲體天地之所以爲大者正在於此然則聖人之祖述憲章上律下襲其用則泛應曲當其體則一理渾然亦何以異於是哉此聖人之所以爲大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

溥是周徧博是廣闊淵泉是靜深有本的意思時出是以時發見於外淵是水之深處子思說天下至聖有聰明睿知之資具仁義禮知之德其充積之盛則周徧廣闊備萬物之理而不可以限量也靜深有本涵萬化之原而不可以測度也惟有體之存故有用之發時常有臨則聰明睿知之德自爲時常有容不執有敬有別則仁義禮知之德出焉隨事順理而應接不窮也然積之盛者何物可狀出之時者何處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堯

驗蓋溥博莫如天這聖德之溥博就如天之溥博一般淵泉莫如淵這聖德之淵泉就如淵之淵泉一般由是見而爲容貌百姓每都欽敬他無敢侮慢者發而爲言百姓每都尊信他無敢違疑者行而爲事百姓每都喜悅他無敢怨惡者夫如天如淵則充積之極盛可知然非發見之當可則亦豈能使民敬信且悅之至是哉所謂溥博淵泉而時出之者蓋如此

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這是子思發明至誠功用出於自然的意思天下至

誠是聖人之德極其真實而天下莫能加也經綸皆是治絲之事經是理其緒而分之綸是比其類而合之大經是五品之人倫大本是所性之全體化育是天地所以化生萬物的道理倚是倚靠的意思子思說獨是天下至誠之聖人德極其實而無僞妄之雜故能於那五品之人倫理其緒而分之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皆有次序而不亂比其類而合之如君臣便能盡義之理父子便能盡親之理皆相聯屬而不乖以至夫婦兄弟朋友無不盡其當然之實而天下後世皆以爲法這便是經綸天下之大經其於所性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毛

仁義禮知之全體渾然完具無一毫人欲之累而起所以應事接物千變萬化而不窮者其理莫不包括於中這便是立天下之大本其仁義禮知之德與天地元亨利貞之理脗合而無間故自洞徹而無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這便是知天地之化育然經綸立本知化功用之大如此乃是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而自得不勉而自中者也何曾有所倚靠而後能故曰夫焉有所倚子思發明至誠之功用如此可謂曲盡而無遺矣

詩曰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前章既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推之以至其極也衣是著錦是五彩織成的錦衣尚是加絀是禪衣闇然是潛晦的意思的然是用心表見的意思子思說詩人有言服錦繡華美之衣而加一禪衣蓋蔽於上者爲何蓋錦衣文彩太著故必蓋之以禪衣者乃是惡其文彩之太著也所以君子的道理闇然潛晦有善惟恐人知然實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夫

在中自不能藏而日見其章顯也小人的道理的然用心以表見其長然發露太甚實德不繼而日漸至於消亡也然所謂闇然而日章者何如蓋君子之道外若淡素其中自有義味而不可厭外若簡畧其中自有文彩而不可掩外若溫和其中自有條理而不可亂這是君子爲己之心如此然使不知所謹則亦何以盡下學之功而充是心以成德乎故又知夫遠處之是非由近處之得失風俗之美惡由自家之邪正念慮之隱微必見於事爲之昭著既知乎此則知吾心發動之幾實萬事萬物之根本而所當謹者正

在於此然後能自此謹之而盡下學之功以馴至乎聖人之地也故曰可與入德矣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詩是大雅抑之篇相是看視室是房室尚是庶幾愧是羞愧屋漏是室西北隅深密之處也子思說不疚無惡是省察之事然猶待動而後謹未見其功之密也大雅抑之詩有云看爾在居室之中雖屋漏深密之處未與物接不可便怠忽了尚當操存此心使其無有愧怍詩之所言如此可見靜之不可不謹也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卷

以君子不待動作之時纔去敬慎雖不動時其心已敬慎了不待發言之時纔去誠信雖不言時其心已誠信了蓋所謂戒慎其所不睹恐懼其所不聞必如此而後可以不愧於屋漏也君子爲己之功其密如此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

天下平

詩是周頌烈文之篇顯是顯著不顯惟德言其德之幽深玄遠而無形迹之可見也百辟是天下的諸侯刑是法篤是厚恭是敬篤恭言其敬之篤厚而不顯

也子思說君子雖有靜存動察之功其德猶未至也雖有民勸民威之效其化猶未廣也烈文之詩有云天子德極其至幽深玄遠無形迹之可見而天下諸侯皆以爲法詩之所言如此可見德愈盛而效愈遠也是故君子由存省而造其極該動靜而一於敬其心既無一念之不敬而其念亦無一毫之不敬蓋天理渾全淵然深厚而不可窺測所謂德之不顯者也由是至德薰蒸百姓無不感化而天下平矣這是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如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四

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論語直講

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學是學聖賢之所爲致知力行以明善而復其初也習是溫習說是喜悅朋是朋友樂是歡樂愠是含怒的意思君子是成德之人孔子說人之爲學常難進而不悅者以其學之不熟而未見其意趣也若既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一

矣又能時時溫習而不間斷其功則所學者熟義理浹洽中心自然喜好而其進不能已矣所以說不亦說乎然學有諸己人必從之那同類的朋友皆自遠方而來以求吾之教誨則相與者皆天下之英才而吾道之傳爲益廣可樂莫大乎此也所以說不亦樂乎夫人知而來固樂矣如其不然而遂有不樂者焉則猶有近名之累未爲德之成也故雖名譽不著而人不見知亦惟處之泰然畧無一毫含怒之意則是其心純乎爲己而不涉於人其學誠有所得而不假於外蓋粹然成德之人也所以說不亦君子乎夫由

說之不已遂至於樂而成德如此則夫時習之功學者其可以不勉哉

有子曰其爲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

道生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

有子是孔子弟子姓有名若善事父母爲孝善事兄長爲弟犯是干犯鮮是少作亂是悖逆爭鬪的事務是專力本是根本道是道理生是生發爲仁譬如說行仁一般有子說人皆有至親之倫親長是也有至真切之心孝弟是也人惟失其真切之心而薄其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二

親於是不和不順將背戾而無不至矣若其爲人也善事父母而能孝善事兄長而能弟則其心常和順心既和順則自不至於背戾凡在上之人必能順事若好去干犯他斷然少矣夫犯上不順之小者也小既不爲却好作那悖逆爭鬪大不順的事斷然其無有也夫以犯亂之不作皆由於孝弟如此可以知事之有本矣所以君子於天下之事不泛焉以求之只於那根本所在專用其力根本既立則道理自然生發出來譬如樹之有根而枝葉無不暢茂者也本之當務如此若吾前所謂孝弟也者其乃爲仁之本與

何也仁是心之德愛之理凡事親事兄事君事長仁民愛物皆仁之用固不止孝弟之一事也然人惟孝弟則自無犯上作亂之事可見愛敬之施此其根柢由是充之則事君便能忠事長便能敬便能仁民便能愛物而仁不可勝用矣豈非爲仁之本乎若人能務此則仁道自此而生矣蓋學莫大於求仁而仁莫先於孝弟故有子揭以示人如此

子曰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是好令是善鮮是少仁是心之德孔子說辭色皆心之符所關甚大那有德的人辭色自無不正若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務爲甘美之言遷就是非便利滑澤而使聽之者喜便是巧言務爲卑諂之色委順側媚迎合承人意而使見之者悅便是令色這等的人其仁必然少矣何也仁乃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人必篤實正大而後此心可存天理不失今乃致飾於外務以悅人則心必不能存而天理之斷喪多矣豈不鮮仁矣乎是人也止喪德於已而實有害於人人主尤宜痛絕之何也巧言令色之人最能窺伺奉順使人主喜之而不自覺既喜之而不自覺則遂能暗投微中以移人主之意於是傾陷正人變亂國是甚至於覆人之邦者有

之而人主墮其計中不見其跡猶反以爲忠而不能捨也所以堯舜至聖尚畏巧言令色孔壬況其他乎故曰人主猶宜痛絕之也

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道是治千乘是諸侯之國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者也孔子說治國最難而國之大者尤難若治那百里的的大國有五件要道其一要敬事蓋人君日有萬幾若一時不謹或以貽千百年之憂若一念不謹或以致千萬人之禍故必翼翼小心事無大小皆須敬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四

慎而不敢乘以輕易苟且之心則所處皆當自無有於敗事也其一要信蓋信是國之寶若賞罰不信則人不服從若號令不信則人不遵守故必誠實不貳凡出言行事內外如一而不敢雜以猜疑虛假之意則人皆用情自無有於欺罔也其一要節用蓋國以財爲命若不節用豈能常給乎故凡奢侈的用度冗濫的廩祿不急的興作無名的賞賜都裁節了只是用其所當用則貨財恒足雖有水旱之災軍旅之費亦不至於匱乏也其一要愛人蓋國以民爲本若不愛人豈能無怨乎故必民之所好也去好他民之所

惡也去惡他保之如子惟恐有以傷之而不得其所則民心固結自將愛其君如父母護其君如腹心而不至於背叛也其一要使民以時蓋春夏秋皆是務農之時若妨其時則作田者無以自盡而公私皆不得其利矣故凡造作營建舉兵動衆不得已而爲者必待那農功已畢之後纔去使他則生之者衆爲之者疾而五穀不可勝食也這五件是治國的要道人君若能行此豈止千乘之國雖於治天下何有哉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

高才集公集卷之三十五

五

學矣

子夏是孔子弟子姓卜名商字子夏上一箇賢字解做好字下一箇賢字是指有德之人易是移竭是盡致身譬如說委棄其身一般言不有其身也子夏說人都有好賢的心但不能着實去好若能移那好色的心去好賢纔是誠於好賢者也人皆事其父母但不能着實去事若能供爲子之職竭盡其力而無違纔是誠於事親者也事君不可不忠必委致其身雖舍生而不顧則事君盡其誠矣交友不可不信必言語真實雖久遠而不忘則交友盡其誠矣人而能是

四者若非生質之美必是矜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何也學所以明人倫也使其未學則豈能厚於人倫如是乎可見古人之學皆用力於身心根本之地而非在於言語文字之間也

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曾子是孔子弟子姓曾名參慎是謹慎終是親之殯追是追思遠是久遠曾子說人倫以親爲重人之事生或有能孝者至於送終則以親爲既死也而喪葬之事不能盡禮者多矣又至於歲時既遠則思念之心忘而祭祀之禮不能盡誠者多矣此皆人心之薄

高才集公集卷之三十五

六

由在上之人無以倡之也若爲上者能謹慎於親終之時不徒哀而已也而每事盡禮不使少有他日之悔追思於久遠之後不徒祭而已也而致其誠敬不敢少有怠玩之心則已之德厚矣由是百姓自然感化喪也盡其禮祭也盡其誠而其德亦歸於厚也此可見孝者人心所同而君者百姓之表欲化民者可知所以自茲也哉

子禽問於子貢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子貢曰夫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子禽姓陳名亢子貢姓端木名賜都是孔子弟子抑是反語辭其諸是語辭異是不同人是他人子禽問於子貢說夫子周流四方每到一國必然聞知這一國的政事果是夫子訪問於人求之而得聞與抑是國君來告與之而得聞與子貢答說夫子所以得聞政者不是夫子有心去求也不是時君自然來與蓋夫子盛德積中而光輝自發於外和平敦厚是其溫平易正直是其良端莊敬慎是其恭節制而不放肆是其儉謙遜而不亢傲是其讓有這五者德容之盛見之者可知其爲聖人也所以時君敬信自以其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七

就而問之而夫子因得以聞其政也這是夫子之求如此乃聖德之自致豈若他人之求必僑訪問於人而後得之者與夫異乎人之求既不是求溫良恭儉讓以得之也不是與夫子之聞政者蓋如此非子貢其孰能推明之至此哉

有子曰禮之用和爲貴先王之道斯爲美小大由之

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和是從容不迫的意思斯字解做此字卽指和而言小大是小事大事有子說禮所以辨天下之名分使等級降殺截然而不

可遠越其體雖是至嚴然其爲用必和順從容無勉强緊離之意乃爲可貴如君尊臣卑其禮嚴矣必情意相通而後不失之隔如父坐子立其禮嚴矣必歡愛浹洽而後不失之乖其他諸事莫不皆然此乃禮之本意所以爲貴者也昔者先王制禮惟其和也此其禮所以盡善盡美行之萬世而無弊凡天下之事小而動靜食息之間大而綱常倫理之際皆由於和而莫有能外焉者矣則禮之以和爲貴也豈不信哉

有子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耻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八

信是約信義是理之所宜復是踐言恭是恭敬禮是天理之節文因字譬如係字一般是依倚人的意思其親是有道義可親近之人宗是主有子說天下之事必須謹慎於始而後可以善其後如與人約信本要踐言但所約者不合於理行不將去則言不能踐矣若與人約信皆合乎天理之宜而與義相近則今日所言的他日皆可見之於行而自不至於失信故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敬人本要遠於耻辱但任意爲之無有禮節則太過者人必以爲屈不及者人必以爲簡而耻辱不能免矣若致敬於人無過不及皆

合乎天理之節文則人既不以爲卑屈而輕之又不以爲簡傲而惡之而愧恥羞辱自然可免故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依倚箇人本要靠他爲主但所依的不是好人他日如何靠得若所依者不失其爲有道義可親近之人則今日之所交者他日必然倚靠得着亦可以宗而主之矣故曰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可見人之言行交際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不然則因仍苟且之間將有不勝其自失之悔者矣

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九

貧是無財諂是卑屈富是多財驕是矜肆可是僅可而有所未盡之辭樂是安樂好禮是好循天理而每事皆有節文子貢問於孔子說貧者易於卑屈富者易於矜肆此人情之常也若能處貧而無卑屈之意處富而無矜肆之心這等的人其所得爲何如孔子答說人之學無所得者處貧處富多不能自守貧而無諂富而無驕則能自守而學亦有所得矣是亦可也然而非其至者蓋貧而無諂是猶知有貧也未若貧而樂者欣然自得初不知其爲貧此豈無諂可及乎富而無驕是猶知有富也未若富而好禮者樂善

循禮初不知其爲富此豈無驕可及乎可見義理無窮無諂之外又有樂無驕之外又有好禮學者必當勉進其所未至而不可遂安於已能者也

子曰不患人之不已知患不知人也

患是憂患孔子說君子之學專爲己而不爲人如上不見知於君而位不顯下不見知於人而名不彰此務外者之所患也君子則以學在己知不知在人何患之有所謂人不知而不愠者也若夫人有善惡而已不知則每以爲患焉何也不能知人是吾心之不明也位之所在則不能辨其孰爲正而所當進孰爲邪而所當退道之所在則不能辨其孰爲是而所當從孰爲非而所當戒此豈非所宜患者乎夫不患人之不知則必無務外之事患不知人則所以講學明理以爲鑑別之地者自有不能已者矣

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

詩是詩經蔽字解做蓋字思是心思無邪是心思之正孔子說詩之爲經凡三百篇一篇自爲一事一事自有一義可謂多矣然惟有一句言語足以盡蓋其義而無餘一言者何魯頌駉篇所謂思無邪者言人之心思皆出於天理之正而無有人欲之私邪也思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十

無邪之一言何以能蓋三百篇之義蓋詩篇雖多不過言人之善惡而已其善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心其惡者所以懲創人之惡念是善者固欲使人思無邪惡者亦欲使人思無邪也則思無邪之一言豈不足以蓋三百篇之義乎學者能卽此而求之固可以守約而盡博矣

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

道譬如說引道一般謂先之也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齊是齊一禮是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耻是羞愧格是改其不善以至於善孔子說治以刑政民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固苟免而無耻矣若使君之道民不徒以其法也而皆本於躬行之實如欲民興仁必先自盡其仁欲民興讓必先自盡其讓所謂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者也如此則民既有所觀感而興起矣其有淺深厚薄之不一者則有禮以齊之親疎上下都有箇節文日用云爲都有箇儀則使賢者不得以太過不肖者不得以不及而皆協於一焉夫道之以德既是率人性而使之由齊之以禮又是因人情而爲之節此皆有以感化教誨乎民而非驅迫之也將見那百姓每良心自然發發不止羞愧所爲之不

善抑且改之而至於善也蓋天理本在人心故有以教化之而其善自有不能已者夫政刑之效但使苟免而無耻德禮之效不惟有耻而且格其不同一至於此爲人上者豈可不以德禮爲務而徒恃夫政刑也哉

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樊遲御子告之曰孟孫

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

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孟懿子是魯國的大夫孝是事親之道違是違悖樊遲是孔子弟子御是御車孟孫卽是懿子禮是天理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十二

之節文孟懿子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謂之孝孔子答說所謂孝者亦惟無所違悖而已矣是特啓其端而未竟其說意懿子之能再問也乃懿子不能再問而止故孔子因樊遲御車而告之曰孟孫曾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樊遲問說無違之旨果何謂也孔子答說所謂無違者不是只能從親之令而無所違悖亦惟順於禮而已矣蓋人子事親心雖無窮而分別有限隨其上下貴賤各有一定之禮而不可有毫釐之太過不及者也不及則簡而不敬其親非孝也太過則僭而陷其親於有過亦非孝也故必生時事

之以禮沒時葬之以禮歲時祭祀亦必以禮而始終一無所苟如此纔是無違如此纔可以謂之孝惜乎懿子不足以語此也

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

子游是孔子弟子姓名偃養是飲食供奉別是分別子游問孔子說人子事親如何謂之孝孔子答說子之事親固在於飲食供奉然必事之以禮而恭敬不敢怠忽然後乃可以爲孝但今世俗之所謂孝者只是飲食供奉便了殊不知飲食供奉豈止在父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上如此雖至於犬馬之賤渴須與之飲飢須與之食一般也要養他若養親而敬不至與那養犬馬的何所分別然則世俗之所謂孝者正不足以爲孝也爲人子者豈可不敬其親而徒養之如犬馬也哉

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回也不愚

孔門弟子惟顏子最能悟道故孔子抑揚其辭以稱之如此回是顏子的名違是違疑問難愚是昏而無知退是退去省是省察私是私居發是發揮孔子說人之無所疑與不能疑者其心雖異然不必問與不

知問者其跡則同乃如顏回者吾嘗終日與他說話所以教之者固非一端也回也只是聽受而已更無有違疑問難處卽其氣象就是箇昏愚無知的一般及其退去之時省察他私居的去處但見他一動一靜一語一默都是我所说的道理身體力行件件都發揮出來乃知回之不違者是其心領神會無所疑而不必問非不能疑而不知問者也夫豈真愚也哉然這不違惟是學到顏子地位纔可若領悟未如顏子則又貴於能疑而知問也

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四

人焉廋哉

視是看以是爲觀是看之詳由是意之所從來者察是審察安是心所樂者焉字解做何字廋是匿孔子說人不可以不知人而知之甚難觀人者自有箇法則蓋人之爲人非善則惡而人之爲善非誠則僞故必先看他所爲何如爲善的便是君子若爲惡則小人矣彼爲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徇外而不情或矯強而不順亦未可知故又觀其意之所從來者何如意果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彼由之不善者固不必言其善者或有所利而爲或有所畏

而爲亦未可知故又察其心之所樂者何如果樂於善則已不然亦不得爲君子也夫自視而觀而察在我者既以漸而致其詳自以而由而安在人者又以漸而入於密雖是人藏其心不可測度然縱能飾所以而逃吾之視必不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縱能飾所由而逃吾之觀必不能飾所安而逃吾之察人何得而匿哉人何得而匿哉重言之者以見其必不能隱也聖人論觀人之法莫詳於此人君尤所當知蓋君道莫大於用人用一君子則天下受其福用一小人則天下受其禍然知之不明則其心雖是要用君子而爲人所欺反以小人爲君子而用之其禍卒被於天下若能以聖人此言爲準則庶乎其不差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爲師矣

溫是溫習故是舊所聞新是今所得師是師範孔子說教人必有師而師非記問之學所可爲也若能於舊所聞者時時溫習而不敢忘然義理無窮又能引伸觸長每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也夫然則學日富而理日明以其學之富者而答人之問則可以泛應而不竭以其理之明者而解人之惑則可以剖析而無遺豈不可以爲人師乎然則教人者蓋非可以

徒然而已也

子曰君子不器

君子是成德之人器是器皿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也孔子說人之德有未成者雖或可用然能乎此者不兼乎彼只是一才一藝而已譬如器皿一般各自爲用而不能以相通也惟君子之人其德已備其才已全故能隨所用而皆善如用之於小則能小用之於大則能大用之於常則能守經用之於變則能行權蓋無往而不宜也豈若器之各自爲用而不能相通者乎故曰君子不器若此人者國家所當大任而不可例之於常人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六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周是普遍比是偏黨都是與人親厚的意思孔子說君子小人皆有所親厚但其立心不同故其與人親厚亦不同蓋君子之心公惟其公也故能視天下如一家視衆人如一身理所當愛者皆有以愛之而不必其附乎已恩所當施者皆有以施之而不必其求於已是其與人親厚普遍而無偏黨之私此其所以爲君子也至於小人則不然蓋小人之私惟其私也故惟有勢者則附之有利者則趨之或喜其氣類

之相投而仁情以爲好或樂其同惡之相濟而交結以爲援是其與人親厚偏黨而無普遍之公此其所以爲小人也則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觀人者但卽此而求之則其人可得而識矣

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攻是專治異端是非聖人之道而別爲一端如楊墨之徒與今之佛家道家皆是害是傷害孔子說聖人之道是天下的正道其倫爲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其事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民物之所以得所世道之所以太平皆賴乎此至於異端以非理爲教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七

正與聖人之道相反而不容並立者也人若崇尚乎此專治而欲精其術必然廢了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的倫理必然壞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事業民物必然不得所世道必然不太平其爲傷害豈不大乎所以聖人崇正學而闢異端蓋爲此也

子張學于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

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

在其中矣

子張是孔子弟子姓顓孫名師干是求祿是做官的俸祿疑是所未信者尤是人來罪責殆是所未安者

悔是自家追悔在其中是不求而自至之辭昔者子張爲學以干求俸祿爲意孔子教他說君子之學但當求其在己不可要其在人若能多聞天下之理以爲言之資其中有未信者姑闕之而不敢言其餘之已信者又慎言之而不敢輕忽則言皆當理人自不來罪責豈不寡尤多見天下之事以爲行之資其中有未安者姑闕之而不敢行其餘之已安者又慎行之而不敢怠肆則行皆當理自將慊於心而無愧怍豈不寡悔言能寡尤行能寡悔便是箇有德的賢人名譽著聞將必有舉而用之者故雖不求俸祿而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大

祿自在其中矣然則學求爲己固未嘗不得祿也又何必屑屑然要其在人者哉

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

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季康子是魯國的大夫敬是恭敬忠是盡心而不欺勸是勸勉莊是端莊孝是孝於親慈是慈於衆季康子問於孔子說爲人上者若要使民敬我而不敢慢忠我而不敢欺勸於善而不敢爲惡其道何如孔子答說爲民上者不可要諸在人只當盡其在我誠能於臨民之時容貌端莊而無有惰慢則有威可畏有

儀可象民自敬我矣孝以事親而無有悖違慈以使衆而無有殘刻則其德既足以爲民之表而其恩又足以結民之心民自忠我矣善者舉而用之使他得行其志不能者教誨使他爲善不肯輕於棄絕則善者益進而不怠不能者亦將勉強企及而無有不勸者矣是則季康子之問專求諸民孔子之答專求諸已蓋人同此理吾能自盡其理而人豈有不感化者哉

子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輓小車無輓其何以行之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十五

五

信是誠實大車是平地任載之車輓是輟端橫本輓以駕牛者小車是田車兵車乘車輓是輟端上曲鈎衡以駕馬者孔子說信是立心的根本處事的權輿人若無信吾不知其何如而可也何也人必有信而後可行譬如車必有輓輓而後可行也若大車無輓則無以駕牛小車無輓則無以駕馬其何以行之哉人若存心不誠則言語無實人皆賤惡在家不能行於家在國不能行於國就是那大車無輓小車無輓一般蓋無所往而不見阻矣然則人而無信吾誠不知其可也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諂也見義不爲無勇也

鬼是鬼神非其鬼是所不當祭的鬼神諂是求媚的意思勇是勇敢孔子說人於當祭的鬼神祭之可也若不當祭的鬼神却去祭他這是心有所媚以求非分之福譬如趨勢的小人非禮奉承希圖進用一般豈不謂之諂乎人於義之所在不知而不爲猶之可也若真見其爲天理之所當爲者却不去爲這是委靡偷惰志不能帥氣的人豈得謂之勇乎此可見人但當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不可惑於鬼神之不可知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五十五

五

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三家是魯國的大夫孟孫叔孫季孫之家雍是詩之篇名徹是徹饌蓋天子祭畢之時歌雍詩以徹饌也相是助祭辟公是諸侯穆穆是幽深玄遠的意思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詩中兩句說話奚字解做何字昔者三家祭祖先之時歌雍詩以徹饌蓋僭用天子之禮也孔子譏之說雍詩中有云天子宗廟之祭助祭的是列國的諸侯天子敬德之容則穆穆然幽深玄遠而不可測蓋本天子之事故於徹饌歌之道

其實也今三家之堂果有辟公之相助乎亦有天子之穆穆乎既無此事則何取於此義而歌之於堂乎是不惟僭妄可惡而其無謂亦甚矣蓋禮所以辨上下之分最不可僭若人臣而敢僭用君上之禮則妄心一生何所不至攘奪之禍必自此起孔子之譏三家蓋所以爲人臣之防也

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

仁是心之德禮是以心之敬而形見於玉帛威儀樂是以心之和而發揚於聲音舞蹈如禮何如樂何譬如說無奈他何一般言禮樂不爲之用也孔子說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圭

具於心而爲禮樂之本必得其本然後禮樂乃爲之用蓋禮主於敬人而不仁則其心放逸而不能敬禮之本失矣雖有玉帛之陳設威儀之周旋不過虛文而已禮豈爲之用乎故曰如禮何樂主於和人而不仁則其心鄙詐而不能和樂之本失矣雖有鐘鼓以爲聲羽干以爲舞不過虛器而已樂豈爲之用乎故曰如樂何可見禮樂非自外至而用禮樂者不可不求諸心也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昔者春秋之時君弱臣強上下陵替故孔子傷歎如

此夷狄是王化之外無禮樂教化的去處諸夏是中國諸字解做衆字夏字解做大字以其人民衆而地方大故稱諸夏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孔子說中國所以尊於夷狄者以其名分定而上下不亂也今夷狄之國在上的統領其下在下的順從其上尚且有箇君長到不似我中國君弱臣強諸侯脅天子者有之陪臣專國政者有之恣爲僭竊反無上下之分也夫以中國同於夷狄猶且不可況反不如乎此天下之所以亂也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圭

其爭也君子

爭是爭競射是射箭升是升堂飲是飲酒孔子說君子與人恭遜無有爭競若說有爭其惟射之事乎蓋射有中者有不中者中有者有少者勝負相較是亦爭也但其爭有異乎人者如未射之時則三揖三讓而後升堂既射之後則相揖而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觶立飲以示罰射禮之行如此是雖有勝負之較然自始至終雍容揖遜自是君子之爭非若小人角力之爭也夫以射纔有爭而共爭又如此則君子之無所爭可知矣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這是門人記孔子祭祀之誠如此祭是祭先祖祭神是祭外神吾不與祭如不祭是孔子平日的言語門人說祭以誠爲主而他人則不能惟吾夫子祭先祖時孝心純篤就是先祖在上一般祭外神時敬心專一就如神明在上一般此非真有所見乃心極其誠故如有所見也觀其平日曾說吾之於祭必親行之乃慊於心若或有故不得已而使人代之則不得以伸吾之孝敬禮雖已行而此心缺然如未嘗祭也卽此言觀之則其祭祀必致如在之誠可知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子曰射不止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射是射箭皮是皮革射之的主皮是主於穿其皮革以見有力射不主皮是鄉射禮中一句說話科字解做等字孔子說鄉射禮有云射以觀德但能中的便是不必穿其皮革然後爲能也所以然者蓋爲人之氣力有強有弱其等不同若必主皮則惟強者能之而弱者必不能矣此所以不主皮也然這道理乃是古人行爲的蓋古人尚德而不尚力故其射不主皮今周衰禮廢列國兵爭惟以強力爲尚雖鄉射亦主質革而尚德之風不可復見矣可勝歎哉這是孔子

傷今思古的意思

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爲諂也

禮是以敬謹之心而形見於儀文乃理之當然者也諂是求媚的意思孔子說君臣之分天下之大義所在臣之事君當極其敬謹而不可有一毫之怠忽乃所謂禮也我之事君凡事敬謹而不敢有所怠忽亦惟盡其禮之當然者耳而非有所加也時人不知乃以爲有所求媚而然此豈惟不知我抑豈知事君之禮乎這是孔子之言如此然盡禮與諂其實不同亦有相似正人盡禮邪人以爲諂邪人諂媚却又自以爲盡禮人君於此必須明辨蓋正人事君都是實心其禮雖恭然自有正直的意思在國有利害便去擔當君有過失便去規諫止知有君而不知有身邪人事君都是假意其禮雖恭然實藏着不忠的心國有利害百方推避君有過失阿意順從止知有身而不顧其君若辨之不明盡禮者疑其爲諂諂者謂爲盡禮則正人無以自見邪人得遂其計天下之事未有不壞者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五

子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

關雎是詩經第一篇昔者文王得后妃之賢以爲內

助詩人因叙其既得之樂與夫未得之憂是爲關雎之詩淫是樂之過而失其正傷是哀之過而害於和孔子說關雎之詩詠文王之求后妃也其既得也則樂以鐘鼓友以琴瑟其樂可謂盛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得之則有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樂也樂雖盛何常過而失其正乎其未得也則輾轉反側寤寐思服其哀可謂深矣然后妃之德世不常有求而不得則無以配君子而成內治之美宜其有此哀也哀雖深何嘗過而害於和平關雎之詩如此學者常玩其辭審其音而有以識其性情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重

正也

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樹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栗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哀公是魯君社是爲壇以祭地者宰我是孔子的弟子姓宰名予字子我戰栗是恐懼的模樣遂事是事雖未成而其勢不能已者諫是諫正咎是罪責哀公問於宰我說有國家者必有社以祭地不知其義何如宰我對說古之立社者必栽樹木夏后氏之社則以松樹殷人之社則以柏樹周人之社則以栗樹然

所以用栗樹者取於戰栗之義蓋戮人必於社使民見之而戰栗恐懼也夫祭地以報其功乃立社之本義至於所栽的樹木乃是各因其土之所宜而非有取義於其間也宰我不知而對既爲謬妄又啓魯君殺伐之心故夫子聞而責之曰凡事之未成者猶可說而教之也若既成者說之何益事之未遂者猶可諫而止之也若既遂者諫之何益事之未往者猶可咎而罪之也若既往者咎之何益今汝妄對於哀公是事之已成已遂而已往者也吾又何以責汝乎夫子以爲不足責者正所以深責之而使之知謹於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重

也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爲兩君之好有反門官氏亦有反門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管仲是齊國的大夫器是人之局量規模儉是儉約三歸是臺名攝字解做兼字邦君是有國的諸侯樹是屏塞是遮蔽好是宴會姑是放酒杯的臺子獻酬飲畢必反酒杯於此故謂之反姑孰字解做誰字昔者管仲爲齊大夫能以其國富強當時皆稱其賢然

不知其皆私意小智之爲而非大人之事業也故孔子譏之曰管仲之爲人局量褊殘規模卑狹而未聞聖賢大學之道其爲器也豈不小哉或人不知孔子之意乃從而疑之曰儉約的人多類器小夫子以管仲爲器小者豈以其儉約而然歟孔子答說管仲築三歸之臺以爲遊觀之所又多設官屬每事必用一人而不相兼攝其侈肆如此安得爲儉約乎或人又從而疑之曰知禮的人每事備具不肯苟簡然則管仲之不儉者豈以其知禮而然歟孔子答說禮莫大於分臣之於君不可有一毫僭妄者也今惟邦君得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設屏於門以蔽內外管氏乃亦設屏於門以蔽內外惟邦君爲兩國的宴會有及爵之站管氏乃亦有反爵之站以大夫而僭用諸侯之禮如此其不知禮也亦甚矣使管氏而謂之知禮則天下誰爲不知禮者乎蓋孔子雖未明言管仲之所以器小然卽此二事觀之其爲器小可知矣

子語魯大師樂曰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從之純如也皦如也繹如也以成

語是告語魯是魯國太師是掌樂之官始是初翕是合從是放皦是明繹是相續不絕成是樂之一終孔

子告魯太師以作樂之道說作樂有節奏之妙不可以不知也蓋樂有五音十二律苟有一之不全不足以爲樂故樂之初作必音律齊鳴而翕然其合然有一之不和亦不足以爲樂故樂之既放必音律諧暢而純然其和純則易至於混亂又必一音自爲一音而皦然其明白皦則易至於間斷又必五音相爲起伏而繹然其連續夫翕合之中有純和純和之中有明白明白之中無間斷自始至終曲盡節奏之妙乃爲樂之一終也所謂樂其可知者如此汝太師豈可以不知乎蓋感人心者莫大乎樂所係至重故孔子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教魯太師以此

儀封人請見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嘗不得見也從者見之出曰二三子何患於喪乎天下之無道也久矣天將以夫子爲木鐸

儀是衛邑封人是掌封疆之官從者是隨從孔子的門人喪是失位去國木鐸是警人的器具金口木舌如今之鈴是也古者人君施教之時必振木鐸以警衆昔者孔子至於衛邑其掌封疆之官來請見說敬賢者吾之夙心凡賢人君子來到此地我必求見未嘗拒我而不得見也今夫子幸至於斯獨不容我一

見乎從者以其求見之誠乃爲之引見於孔子封人
既見孔子而出乃謂門人曰夫子之失位去國固其
一時之不遇然二三子何以此爲憂乎蓋今天下之
無道也久矣世無終亂之理亂極必當復治我觀夫
子之道德固撥亂反治之人也天生之於此時豈是
偶然必將使之得位設教以覺天下之愚昧就如那
警衆的木鐸一般夫豈久於不遇也哉封人一見夫
子而遽以是稱之固知其深有所感然聖人盛德感
人之深亦可見矣

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无

也

韶是舜的樂名武是武王的樂名盡是極盡美是盛
美善是美之實孔子說帝王之興皆有樂以彰德象
功以舜言之其功則紹堯致治其德則出於性成其
有天下則由於揖遜故其所作的韶樂聲音舞蹈有
以發揚其紹堯致治之功固有以極其盛美矣然其
性之德與其所以揖遜而有天下者亦皆默寓於
其間而可以想見則又極其善而不可及也以武王
言之其功則伐暴救民其德則成於學力其有天下
則由於征誅故其所作大武之樂聲音舞蹈有以發

揚其伐暴救民之功亦有以極其盛美矣然其反之
之德與其所以征誅而有天下者亦皆潛著於其間
而可以微觀則有未能極其善者焉蓋舜與武王都
是聖人然而有不同者故其樂之不同如此

子曰里仁爲美擇不處仁焉得知

二十五家爲一里仁是仁厚的風俗擇是揀擇處是
居處知是明知孔子說居處所關甚大若一里之中
而有仁厚之俗入則父子相親兄弟相愛出則隣舍
相和患難相救此乃俗之至美者也卜居於此必有
所薰陶以成其德有所資藉以保其家可謂知矣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手

擇里而不處於是則是不知美惡不辨是非心之不
明甚矣焉得爲知乎夫以擇不處仁尚爲不知况夫
存不仁之心行不仁之事則其爲害有不可勝言者
豈非不智之尤者哉

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惟是獨仁者是全乎天理之人孔子說人皆有好惡
之情但其心不能公則所好者未必善所惡者未必
惡謂之好惡可也謂之能好惡則非也獨是那全乎
天理的仁人其心至公而無私故其所好者必是善
人而合乎天下之公是苟非善類雖奉承之不喜也

所惡者必是惡人而合乎天下之公非苟非惡人雖拂逆之不怒也由是以用舍則必進君子而退小人由是以賞罰則必賞有德而罰有罪蓋惟理是主而不以己意參乎其間故自無有於不當也所以說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子曰苟志於仁矣無惡也

苟是誠志是心之所向孔子說人心不在天理上則便無所不爲若有人焉實實的以天理爲心而無一時之敢忘則其日用所爲必皆善事雖未必無過舉然至於忍心害理悖德亂常之事所必無矣蓋善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惡相反未有心在於善而行惡者也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終食之間是一餐飯的時候乃頃刻之際也違是違背造次是急遽苟且之時顛沛是傾覆流離之際是字解做此字蓋指仁而言孔子說君子之爲仁不但處富貴貧賤而不去也蓋仁乃人心之德不可須臾離者也所以君子自至靜之中以至應物之處自一時之近以至終身之遠其心常在於仁未有一飯之頃背而去之也雖造次之時急遽苟且若不暇於自

存矣乃其心亦不敢忘而必於此仁雖顛沛之際傾覆流離若不能以自顧矣乃其心亦不敢忘而必於此仁造次顛沛且然則非造次顛沛可知故曰無終食之間違仁也君子存養之功其密如此由是以處富貴貧賤又豈有不得其道者哉

有能一日用其力於仁矣乎我未見力不足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

蓋是疑惑之辭孔子說好仁惡不仁是成德之事固難得而見之然仁本各具於人非待外至人惟不求故視之爲難耳若有人於此一旦奮然用力於仁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之所在必欲得於己不仁所在不使加於身則志之所至氣必至焉自可馴致於成德之地我未見力有不足者也然人之氣稟不同或者也有那昏弱之甚用力而力不足者矣但人必求仁則有能的有不能的纔可見得今人皆不肯用力於仁則力之果不足者我何以見之乎夫子反覆歎人不肯爲仁之意如此

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過是差失黨是類孔子說過是心之失仁是心之德人徒知有過者不可以爲仁然豈知過反可以知仁

平何則人有君子有小人那君子之過常在厚的一邊必不流於苛刻那小人之過常在薄的一邊必無有於寬恕自各有箇黨類人惟律之以正而不察其心固皆謂之過而已若就其黨類而觀之則無心之失乃真情之發露過於厚者必其心之過於愛也而其仁可知過於薄者必其心之過於忍也而其不仁可知是過雖不可以爲仁而豈不可以知仁哉夫有過尚可以觀仁則仁者未必其無過人豈可徒以人之有過也而遂倒棄之乎是道也人君尤所當知蓋人皆好無過而不好有過方其矜持之時乃是有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重

之爲其中翻未可測惟不幸而有過則實意畢彰故可以知其存焉况奸邪之人假托義理彌補形迹常似無過忠厚之人心既有所不忍又不肯文飾欲君常似有過若不原其心而徒論其迹則奸邪得以自固忠厚之人每以瑕隙廢棄之治道之所以不興也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士是爲學之人道是日用當然之理學之所以求得者也惡衣是不好的衣服惡食是不好的飯食議是議論孔子說人之求道者貴乎有得於道也苟有所得則識見必高胸次必大布衣蔬食如此錦衣玉食

亦如此凡在外之物舉不足以動之矣若夫士而爲學其志將以求道也却乃愧恥其衣服飲食之不美則其識見胸次可知此乃卑鄙庸陋之人於道茫乎其未聞也與之言道必不能見其理而知其味矣何足與議哉然則士必去其俗見然後可以爲士也

子曰君子懷德小人懷土君子懷刑小人懷惠懷是思念德是當爲之善土是居處之所安者刑是刑法惠是貨利孔子說君子小人爲人不同故其所思念者亦不同君子之所懷者在於當爲之善立心則欲其無私行事則欲其當理惟恐悖德而爲不肖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德之可好而不懷也身之所安則顧戀而不舍意之所適則沉溺而不移惟知懷土而已君子之所懷者在於朝廷之法循理而不敢放肆奉公而不敢違越惟恐犯法而爲有罪之人若夫小人則不知法之可畏而不懷也貪財而不顧其生好利而不計其害惟知懷惠而已君子小人之不同如此觀人者但看其意思何如便可以知其爲人之實矣

子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放是依倣孔子說人能好義則事皆公平而人亦悅

服若只依利而行物之有利者必欲得於已事之有利者必欲專於已則利既在已害必在人不能受其害者有所不堪而不受害者亦有所不平也豈不多怨放利而行本欲自私至於多怨亦豈保身之道故君子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爲可知也

患是要患位是爵位所以立是所以居位之具可知是可以見知之實孔子說君子之學專爲已而不爲人如爵位之不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用與不用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預於我何憂之有若有位而無以自立上不能以致君下不能以澤民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每以爲憂焉名譽之不著人所憂也君子則以知與不知無預於我何憂之有若自修而無可知之實學不足以成名德不足以孚衆則是道之在我者有未盡也故必以爲求焉然患所以立不是終要得位求爲可知不是終要得名乃君子爲已之學如此也若有所爲而爲則亦小人儒矣奚足貴乎

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

喻字譬如曉字一般義是天理之所宜利是人情之

所欲孔子說天下的人只有兩樣不是君子便是小人天下的道理也只有兩樣不是義便是利君子循天理常以公天下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義上當進則進否則退當受則受否則辭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不拘形迹似乎爲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成義君子之心惟知有義而已義之外皆非所知也小人循人欲常以私其身爲心故其立身行己都在利上見爵祿則窺伺而欲得之見財貨則營求而欲有之至於諸事莫不皆然雖有時假托形迹似乎爲義者然不如此不足以邀利小人之心惟知有利而已利之外皆非所知也喻義者不惟成其爲君子而天下之事皆因以濟喻利者不惟成其爲小人而天下之事皆因以壞人固不可不慎於所從而用人者亦豈可不深辨於此哉

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賢是有德的人齊是齊一不賢是無德的人省是省察孔子說人能有志於自修則無往而非受益之地若見箇有德的人必有感於心曰均是人也彼乃如此其賢我何爲獨不能乎於是勉思企及定要與他一般若有不如其心不能已也若見箇無德的人亦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義

必有感於心曰爲惡甚易彼之所爲吾固惡之安知我之無是乎於是內自省察苟無不善則已若有一毫似他處必速改而不吝也見賢思齊則日進於高明見不賢而內省則不流於污下此君子所以能成其德者也

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

方是方向孔子說父母愛子之心未嘗少置人子必能體父母之心然後乃爲孝也所以有父母的人不可遠遊在外以繫累其親之心或不得已而遠遊亦必有一定之方更不他往使父母知我定在某處可

高才集卷之三十五

孝

以無憂若或召之則可以應期卽至而無失也這是孝子之心天理人情之所不能已者如此

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

懼

年足年歲孔子說父母的年歲爲子者不可以不知也何也父母有壽所可喜也父母向老所可懼也人子惟常記憶父母之年歲則固喜其已有此多年又懼其將來之年無多也一喜一懼交集於心則其愛日之誠自不能已而所以奉事之者自不容於不至矣所以父母之年人子不可以不知也

子曰君之欲訥於言而敏於行

訥是遲鈍的意思敏是敏捷的意思孔子說放言甚易力行甚難言易故常失之有餘君子則欲訥其言非惟不當言者不敢言雖當言者亦慎言之而不敢盡也行惟其難故常失之不足君子則欲敏其行惟其所不知則已苟知其善則勇於必爲而不敢怠緩也訥於言則言能顧行敏於行則行能顧言豈非成德之君子乎

子曰德不孤必有鄰

孤是獨立鄰是居處的鄰家孔子說德乃人心之所同有亦人心之所同好人而無德則人皆賤惡固獨立而無助矣若果有德於已則豈孤立無助乎必然有仁者悅其仁有義者悅其義同氣相求而信從者衆就是那居之有鄰的一般所以聖人修德於上則萬姓歸心四夷向化而天下爲一家不然則衆叛親離亦孤立而已矣可不懼哉可不勉哉

子游曰事君數斯辱矣朋友數斯疏矣

子游是孔子弟子言偃字子游數是言語煩數辱是羞辱疏是疏遠子游說君臣朋友皆以義合雖以忠爲貴然亦不可不知進退如君有過則當諫之以

高才集卷之三十五

義

正使其聽焉固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去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君必厭聽反將斥辱我矣事君者可不戒哉友有不善則當導之以善使其聽焉亦可以盡吾心矣若不肯聽便當止苟言之煩數而無已則友必厭聽反將疏遠我矣交友者可不戒哉然此爲事君交友者言耳若夫爲人君爲人友者又自有道蓋其言雖苦口意則甚善惟恐吾之有過而至於敗壞國家虧損德行故再三而不以爲煩也此豈惟不可辱之疏之還當嘉其忠而益加榮寵感其愛而益加親厚庶乎彼之言無盡而吾之益無窮也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三

然則彼將以言爲諱雖事關利害將不復言他人亦且以爲戒而不言矣其所損豈不大乎故事君交友者固當以辱與疏爲慮而盡人之言使不以辱與疏爲慮者則又聖君賢友之事也

子謂公冶長可妻也雖在縲紲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

公冶長是孔子弟子姓公冶名長妻是以女爲之妻縲是黑索紲是拘繫蓋罪人在獄中以黑索拘繫之也子是所生之女子女皆曰子昔者孔子曾說人倫莫重於婚姻匹配莫先於擇德吾門若公冶長者可

以女而爲之妻也蓋公冶長是箇賢而有德的人雖曾爲人所陷拘繫於獄中乃是無妄之災非其本有罪而致此也夫人果有罪纔是不善之人苟非其罪雖曾被繫亦何害其爲賢於是乃以其所生之女而爲之妻焉是則聖人之擇配不拘門族而惟求其德不計小嫌而惟求其實豈若他人擇配不問其人品何如而惟勢利之是圖者哉

子謂子賤君子哉若人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子賤是孔子弟子姓宓名不齊魯是魯國斯字解倣此字上一箇斯字是說此人下一箇斯字是說此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甲

孔子謂子賤說君子是成德之名人之爲學所以學爲君子也若子賤者學之所造已至於成德之地君子哉其若人乎然子賤所以爲君子者固其自修之力然亦魯多君子而子賤能尊師取友以爲助也向使魯國沒有君子則雖要尊師無師可尊雖要取友無友可取斯人也亦不免孤陋寡聞而已矣將何所取以成此德乎這是孔子稱子賤之賢而內言師友之益如此然師友之益不止學者爲然昔者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成伯子武王學於號叔自古之盛帝明王未有不須師友以

成德者也所以孔子說尊賢則不惑程子說惟親近君子可以維持此心人君欲修德以成治者可以知務矣

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

雍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仁是有德佞是口才禦是當譬如說應答人一般給是辦屢是每每的意思憎是惡昔者冉雍重厚簡默而或人以佞爲賢故問於孔子說雍之爲人可謂仁而有德者矣但惜其無口才而不能爲佞也孔子答說爲人之道焉用佞乎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佞人所以應答人者但取辦於口而無情實徒多爲人所憎惡耳果何益哉今汝以雍爲仁其仁與不仁固吾之所不知但爲仁之道焉用佞乎則雍之不佞乃所以爲賢而汝之所惜正吾之所取也觀孔子答或人之言如此則學者豈可不勉力於仁而深戒夫佞也哉然佞不止可憎其爲害甚大有國家者尤宜深惡痛絕蓋佞人以是爲非以白爲黑最能亂人的聽聞移人的心意人君若不識其人誤聽其說則紀綱必爲之變亂正人必遭其毒害天下之事皆敗壞而不可爲矣所以堯舜疾讒說之驚衆孔子惡利口

之覆邪蓋自古人君用佞人者未有不亂者也可不愼哉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從我者其由與子路聞之喜子曰由也好勇過我無所取材

桴是木筏浮是飄流由是子路的名材是裁度孔子說吾之抱道於身本欲得位以行之上以爲君下以爲民而使之有用於世也但時君無有用我者則道之不行已可見矣然道既不行居於中國何爲吾將乘木筏以飄於海中永與世絕吾門之中求其能隨我者其惟仲由歟由也勇於爲義則必臨難而不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信非此人不可也子路聞夫子許已乃自以爲喜蓋以浮海爲信然而不知其爲假設之言也故孔子教之說冒險者人之所難由也不以浮海爲懼而顧以得從爲喜則其好勇蓋有勝於我者矣然海豈可居之處吾豈入海之人不過傷時之意云爾而由也以爲信然是不能裁度事理以適於義也觀孔子教子路之言如此則其未嘗忘世之心可見然世有聖人而不能用此春秋之所以終於亂也

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爲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東

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也不知其仁也

求是孔子弟子姓冉名求室是家邑是縣邑百乘是卿大夫之家有采地十里可出兵車百乘者也邑長家臣通謂之宰孟武伯又問冉求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求也多才雖是千家的大邑百乘的大家若用他作邑長必能修政於其邑而使人民無不安若用他作家臣必能修職於其家而使庶務無不舉其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亦是孔子弟子姓公西名赤束帶是着禮服而束帶於其上賓客是四方來聘的使臣孟武伯又問公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赤何如可謂仁乎孔子答說赤也知禮若使他束帶立於朝廷之上應對那四方來聘的賓客便能通兩國之情達賓主之意而不至於失禮其可見者如此若其心之仁與不仁吾不得而知也蓋仁乃心之全德非全體不息者不足以當之故孔子於諸子各許其所長而不許其仁也

宰予晝寢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牆不可朽也於予與何誅

宰予是孔子弟子姓宰名予晝是白晝寢是寐朽是腐雕是刻朽是餽蓋加之泥粉以爲飾也誅是責人

之爲學當以懈惰荒寧爲懼勤勵不息自強然後能進於道也宰予志氣昏惰乃當晝而寐自晝甚矣故孔子責之說木之堅者乃可雕若朽腐之木雖欲雕刻成文必然壞爛何可雕乎牆之固者乃可朽若糞土之牆雖欲飾以泥粉必不能存何可朽乎人必有志而後教有可施今予之昏惰如此就是那朽木糞牆一般雖欲教之有不足教者也然則我於予何責乎言不足責蓋所以深責之也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枨子曰枨也慾焉得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剛是剛強申枨是孔子弟子姓申名枨慾是貪欲蓋世有血氣強勇者人卽謂之剛然不知中無所主則外物易移不足爲剛也所謂剛者得天地之正氣而又充養深厚見道分明以處富貴則不驕以處貧賤則不懾義所當爲則死生禍福無以動其心義不當爲則千駟萬鍾無以繫其念此乃大丈夫之所能而非夫人之可與也孔子以爲難得故發歎說吾觀當今之人未見有剛者或人見申枨血氣強勇故卽對曰申枨之爲人豈不剛乎孔子答說剛者不屈之謂枨雖血氣強勇然其心不能以義禮爲主多所貪愛

既多貪愛則見可欲者必喪所守而志氣皆爲之屈矣焉得爲剛乎蓋剛乃聖賢之德人君在上尤當以剛爲主若不能養成此德則見聲色必喜聞諛佞必悅雖知其爲小人而溺於所愛必不能去雖見其爲弊政而便於所安必不能革文義易爲牽制而不能斷決權綱易於下移而不能總攬欲求致治豈可得乎然則寡慾養氣之功誠有不可闕者也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

文章是德之見於外者威儀言辭有文而成章者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性是仁義禮知之具於人者天道是元亨利貞之運於天者子貢說夫子於日用之間動爲威儀而燦然昭著發爲言辭而秩然條理是其文章也然夫子常以此教人而無所隱秘不惟有深造者得以聞之雖淺學之士亦皆得而聞之也至若性之具於人者與夫天道之運於天者夫子亦嘗以爲言但其理精微不可以驟悟苟非學力既深而有盡性至命之地者則不輕以告之蓋不惟淺學之士不得而聞雖久於門墻者亦罕得而聞之矣此蓋子貢晚年進德乃始得聞其說故嘆美之如此然聖門教不躐等於此亦

可見矣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這是門人記子路之辭門人說人固貴於聞善然聞而不行與不聞同行而不力與不行同惟子路之爲人有隸人之才負好勇之氣聞一善言必行之而後已若或未之能行則惟恐復有所聞而前所聞者或壅滯而不得行焉此非不欲後聞之至曰惟恐有聞者乃其惟日不足之心所以勉盡其所已聞而爲未聞之地者可想也未行而惟恐有聞則既行而惟恐不聞矣子路之所以過人者以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子貢問曰孔文子何以謂之文也子曰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

孔文子是衛國的大夫姓孔名圉謚文子蓋古者聖人作爲謚法各有門類於人既歿之後卽其爲人之大畧而加之一二字以示褒貶以爲勸善懲惡之具孔圉乃既歿之後謚爲文子者也敏是聰敏下問是問於在下之人子貢問於孔子說孔圉既歿之後謚爲文子然何以謂之文也孔子答說謚法中有云勤學好問之謂文蓋人之質美者多不好學孔圉之質雖敏然不以聰明自是凡禮樂名物古今事變孜孜

考求好學而不厭位高者多恥下問孔圉雖爲大夫然不以勢位自亢雖下察之卑小民之賤也去妨問他而不以爲恥夫敏而好學是勤學也不恥下問是好問也於謚法之所謂文者有合是以既歿之後而謚之爲文也然是道也能充其極則聖賢之事帝王之道亦不外此蓋人必好學然後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之理可以得於身心而發於事業在上者必肯下問然後人皆樂告之以善而所聞日廣義理日明至於遠方幽隱之情小民休戚之故亦可以周知而無蔽所以聖如孔子而好學知如大舜而好問蓋爲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晏平仲是齊大夫姓晏名嬰字平仲善與人交謂其能盡交友之道也孔子說朋友五倫之一人所必有者也但交友者多善交者少惟晏平仲則善與人交而能得其道焉何也人之交友始皆相敬至於久則習狎而玩怠玩怠則交不能全矣平仲之與人交也始固相敬至於久而亦然不以其習狎而生玩怠之心也夫久而能敬則其交無有不全者矣豈非善與人交者乎

子曰臧文仲居蔡山節藻稅何如其知也

臧文仲是魯大夫姓臧名辰字文仲素以知名者也居是臧蔡是大龜能知禍福者節是柱頭斗拱藻是水草名稅是梁上短柱孔子說人都以臧文仲爲知然不知知者達理而不惑之謂也若臧文仲者藏大龜以問禍福其藏龜的房室則柱頭斗拱都刻上山梁上短柱都畫上水草其華麗如此所以諂鬼神而求其悅也夫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神之理則幽昧而不可知也若能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今臧文仲諂瀆鬼神如此則是不達幽明之理而惑於禍福之說其心之不明亦甚矣何如謂之知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聖

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於

他邦則曰猶吾夫子崔子也違之之一邦則又

曰猶吾大夫崔子也違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

矣乎曰未知焉得仁

崔子是齊國的大夫弑是以下殺上之謂陳文子也是齊國的大夫馬四匹爲一乘十乘蓋四十四匹也違是去猶字譬如似字一般清是清潔子張又問說昔者崔子爲齊大夫殺了齊君陳文子那時也爲齊大

夫有馬四十匹可謂富矣乃棄而去之至於他邦見其臣皆不忠則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又去之至一邦見其臣亦不忠則又曰這也與吾國大夫崔子一般乃又去之其制行如此果何如孔子答說與惡人居則必污其身而不能自潔清者不爲也今文子決於去亂則是能潔其身而不污可謂清矣子張又問說制行如此亦難矣獨不得爲仁乎孔子答說仁在心上看不在事迹上着蓋事求當理而純然無私乃可以爲仁今文子但見其能去而已未知其心果見義理之當然而能脫然無所累乎抑或迫於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聖

事勢之不得已而猶不免於怨悔也其心既未可知則焉得遽謂之仁乎觀孔子答子張之言如此則仁之爲義可識不惟觀人之仁者當有所在而求仁者亦可以知務矣

子曰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

家無事是有道之時也彼則明目張膽知無不爲以天下之公是爲是以天下之公非爲非於君子則明以用之於小人則明以退之曉然辨別而各得其當是其知也後來君暗臣邪國家多事是無道之時也彼則艱貞沉晦以濟時危所欲行者或不明言其事所欲止者或不明言其非欲進君子而或若抑之欲退小人而或與之合恰似一箇昏庸的人一般是其愚也夫自人而言孰不謂愚之不如知也然不知知也者明用其知者也彼昏庸者固不能此然而處順安常守分盡職事皆可爲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而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季

無所避諱則凡見理之真者皆可能也若夫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有確然不易之心以擔當險難有超然獨運之才以調酌機宜事已爲而不使見其形心獨苦而不以明其意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莫與之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萬人之上者而後能爲之也不然則非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激於形迹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難成事於有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夫以知愚之分量而言則知

固不如愚然時乎無道乃使君子不敢用知而用愚則豈國家之幸哉

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長曰伯夷幼曰叔齊都是清介的人念是追念舊惡是舊時所爲之惡怨是恨希是少孔子說伯夷叔齊古之至清介者也人之清介者多褊狹而不能容物在二子則不然蓋其心以義理爲主而無所凝滯如見人之不善則深惡之惡之者非惡其人惡其不善也若其人能改而從善則止見其善而不復追念其昔日之惡其好惡之公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聖學堂

而德量之廣如此所以人之怨恨者少蓋樂其後之見恕爲有容而亦諒其前之見惡爲無他也彼清介而不能容物者何可以語此哉然是道也君上尤宜深體蓋人君用才以成治者也人非聖賢誰能無過彼事出故爲心屬欺罔者固必罪而不赦矣若無心之過則當恕之過小而才大則當棄瑕而用之有過能改則始雖棄而終猶用之如此庶乎世無棄才人皆展布苟因一事之失而遂棄之終身則不惟人才有所可惜將使見用者皆務規避過失以形迹自文而不敢任事欲求真實之事功不可得矣所以書經

說有過無大此人君之道也

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

巧是好令是善足是過左丘明是古之賢人耻是愧耻丘是孔子的名匿是藏怨是恨友是相交孔子說人莫善於誠心直道莫不善於諂媚奸險蓋人之相接自有箇正禮若乃巧好其言務以悅人之聽令善其色務以悅人之觀足過其恭務以悅人之意是諂媚之人也左丘明以爲耻而不爲我亦耻之而不爲焉人之相交貴有箇真心若乃怨恨其人却深藏不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五

聖

露外面與之交好是奸險之人也左丘明以爲耻而不爲丘亦耻之而不爲焉孔子自附於丘明如此所以深警學者使察乎此而立心以直也然此不止可耻尤有害於國家蓋諂媚之人阿諛逢迎非道取悅人君易爲其所惑奸險之人內蓄不忠之心外爲恭謹之狀人君易爲其所欺若不識而誤用之則其流禍有不可勝言者矣所以古之聖王不以正直爲忤意而善奉承者則黜遠之不以誠實爲迂拙而懷欺詐者則誅絕之蓋爲此也

子路曰願聞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

少者懷之

安是安逸懷是撫恤子路問於孔子說吾二人之志固各有所在矣不知夫子之志何如願有聞焉孔子答說吾之志無他只願天下之人各得其所而已蓋天下之人雖衆然不外乎老者朋友少者而已矣老者當安吾願養之以安而無所勞朋友當信吾願與之以信而無所欺少者當懷吾願懷之以恩而不使之失所隨其人之所在而各與之以其所本然之理斯吾之志畢矣觀此則聖人之志蓋與天地同其大有非子路顏淵之所能及者也向使其得君師之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奎

則必有政教以化導天下使人人各安其老各信其友各懷其幼而成雍熙泰和之治惜乎不得其位徒有志而不能遂也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

室是家邑是縣邑十室之邑言十家的小邑忠信是資質純實可進於道者也丘是孔子的名孔子說我之得聞道也雖由資質之美而寔好學以成之也若但以資質言之則豈必天下之廣就是箇十家的小邑也必有純實不欺可進於道如我者焉則天下之

如我者可勝言乎但人皆恃其美質不如我之好學所以不能聞道而有成者鮮也此乃人力之不加而豈其才之罪哉蓋資質得於天者也若難而猶易學力勉於人者也本易而反難特患斯人之無志耳而乃自棄其質於無用豈不深可惜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五

奎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訂校

論語直講

仲弓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子曰雍之言然

居是處然字解做是字孔子之許子桑伯子者蓋言其簡亦僅可非謂其可以南面也仲弓不達此意乃從而疑之說爲君者固不可以多事亦不可以一無所事今夫子以子桑伯子爲簡而遂許其可殊不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一

有簡當之簡有苟簡之簡若能自處以敬嚴恭畏慎而無輕忽率畧之意如是而行簡則其簡爲有主不規規於細故而要領自存不役役於繁文而綱紀自立是簡當之簡也以之南面臨民則事有條而不煩民相安而不擾不亦可乎若先自處以簡放肆便安而無矜持收斂之意如是而行簡則其簡爲無主不知重輕而任其疎畧不分緩急而悉皆縱弛是苟簡之簡也將使事無可據之規民無可守之法卒歸於墮墮而已豈不失之過甚而爲太簡乎夫以簡之不同如此今夫子不論子桑伯子之簡何如而遽以許

之何歟是仲弓雖未喻夫子可字之意而其論簡之理則確乎其當故夫子稱之說雍之所言者是蓋信乎敬而簡者之爲可簡而簡者之不可也由是觀之則夫子許仲弓之可使南面也者豈徒以其簡而已哉

子華使於齊冉子爲其母請粟子曰與之釜請益曰與之庾冉子與之粟五秉子曰亦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原思爲之宰與之粟九百辭子曰毋以與爾鄰里鄉黨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三

這是門人記孔子用財的道理子華是公西赤字子華冉子是冉有粟是穀粟釜是六斗四升庾是十六斗乘是十六斛適是往乘是皮服周是周濟急是窘急謂貧難之人也繼是續原思是原憲字思宰是邑長粟是宰之祿也母是禁止辭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門人記說夫子用財惟視義之可否如子華爲使於齊國時有母在冉有恐其失養乃爲之請粟於夫子夫子說與他一釜與之甚少者所以示不當與也冉有未達又請增蓋夫子說與他一庾蓋亦不多所以示不當蓋也

冉有猶未達乃自以其粟與之五秉五秉共爲八十斛與之可謂多矣夫子教之說赤之往齊國也所乘者肥大之馬所衣者輕暖之裘則其家之富足可知吾嘗聞之君子但周濟那貧難窘急之人不繼續那富足的人今以赤之富足而汝乃爲之請粟又多與之是繼富非周急也夫豈用財之道哉這是不當與而與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又夫子爲魯司寇時原思爲屬邑之宰夫子與之粟九百乃其祿也原思辭而不受夫子教之說爾母辭也蓋官有常祿乃國家之定制安得以私意辭之若有其餘則爾之鄉黨鄰里有貧乏者推以與之豈不可乎而何以辭爲也這是不當辭而辭者夫子教之以義如此然門人記此最有意味蓋天下之人吝與貪者最多人惟惡人之吝與貪也故見能與能辭者卽以爲賢然不知於義不合則止賢於吝與貪者耳而亦不得以爲善故以此二者並言之以見聖門爲教以得當爲貴苟失其當則雖能與能辭者亦不得爲是而況於吝與貪者乎

子謂仲弓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

仲弓是孔子弟子冉雍字仲弓犁是雜文騂是赤色角是頭角周正蓋周人尚赤牛之赤色而又頭角周正者乃用於祭祀若雜色之牛則賤之而不用也山川是山川之神昔者仲弓之父賤而行惡仲弓却爲聖門高弟而以德行著名故孔子私論之說雜文之牛固不可用於祭祀者也若其所生之子純然赤色而又頭角周正則正祭祀之所用者人雖以其爲犁牛所生而欲勿用那山川之神豈能舍此而他享乎今以雍父之惡就是那犁牛一般以雍之賢就是那牛之騂且角者一般人雖以其父惡而欲勿用然德之可以居位臨民者無如此人抑豈能廢之而不用哉可見聖賢之生不繫乎世類用人者但當取其才德而不必問其世類之何如也

季康子問仲弓可使從政也與子曰由也果於從政乎何有曰賜也可使從政也與曰賜也達於從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從政也與曰求也藝於從政乎何有

季康子是魯大夫從政謂爲大夫而從事於政治者也果是剛果達是通達藝是多才能何有是說何難之有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夫子之門若仲弓者可使

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優柔不斷者不足以從政由也
勇於爲義是果決之才也果則當斷即斷而無所疑
惑當行即行而不可屈撓其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康
子又問賜也可使從政也與孔子答說執滯不通者
不足以從政賜也通於事理是明達之才也達則能
察民情之向背而裁酌適宜權物理之重輕而區處
各當其於從政也何難之有康子又問求也可使從
政也與孔子又答說力才空疎者不足以從政求也
多才多能是藝人也藝則變通有術措置有方不問
大小繁簡皆可以泛應而不窮矣其於從政也何難

高才集卷之三

五

之有是則三子之才各有所長如此人君若能不求
其備而隨才用之尚何治道之不興哉

季氏使閔子騫爲費宰閔子騫曰善爲我辭焉

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

季氏是魯大夫乃專政之強臣也閔子騫是孔子弟
子閔損字子騫費是季氏的屬邑宰是邑長辭是辭
說復是再來汶是水名在齊南魯北境上昔者季氏
召閔子騫使爲費邑之宰閔子騫對使者說吾不願
仕女其爲我從容委曲善爲辭說以達吾不仕之意
而止其用我之心必不可再召我也若或不肯相從

而復來召我則吾當逃避於汶水之上必不應其召
也夫君子未嘗不欲仕而閔子乃懇辭如此蓋以季
氏擅權自恣壞亂國政故不樂爲之臣也然以季氏
之不義至使賢者耻食其祿而魯君乃信任之不疑
此其所以衰亂而不振也歟

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伯牛是孔子弟子冉耕字伯牛牖是憲古之病者臥
於北窻下若人君來視則遷在南窻下使人君在北
得以南面視已所以尊之也亡是喪亡命是天命昔

高才集卷之三十六

六

者伯牛有疾孔子往問之伯牛乃遷於南牖下使孔
子南面視已蓋以尊君之禮尊之也孔子不敢當故
不入其室但自牖中執其手而與之訣曰病篤至此
必然喪亡之矣然此乃天之所命非由於人者又何
則人而無德不足言也今以如此之賢人而乃有如
此之惡疾則何爲而然乎信乎莫之致而自至者矣
非命而何重言之者蓋深嘆而痛惜之也

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
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

賢是有德之稱回是顏回簞是竹器食是飯陋巷是

荒陋之巷不堪是不能勝的意思孔子說人之學道者多得道者少賢矣哉顏回其人也何以見得蓋貧者人之所難而回則貧之至者所食者惟一簞之飯所啜者惟一瓢之飲所居者在於荒陋巷中困窮至此使他人處之必有不勝其愁苦者回也樂其所樂中心泰然不以身之困窮而遂改其樂也夫所見者大而後心無不足所得者深而後外物不移今以回之貧而能樂如此非誠有德者能如是乎所以說賢哉回也然國有大賢而乃使之困窮自樂則魯君之不能用賢亦可知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七

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說是喜悅廢是止畫是自限的意思冉求言於孔子說夫子之道高矣美矣求非不欣慕而欲求其至但資稟昏弱心雖欲進而力有所不足奈何孔子教之說所謂力不足者非止而不進之謂也心誠嚮道盡其力以求之至於中道力竭不能前進而自廢這纔是力之不足今女安於怠惰不肯用力向前譬如畫地以自限的一般乃是能進而不欲也夫豈欲進而不能者哉蓋聖人道雖高美而實不出乎人生日用

之常能心悅而力求之未有不能至者也

子謂子夏曰女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

儒是學者之稱君子小人以其心之爲已爲人言之孔子謂子夏說人知學道之謂儒而不知儒亦不同有君子之儒有小人儒所謂君子儒者學道猶夫入也而所以學者則爲已而不爲人其致知也將以明吾之善其力行也將以誠吾之身雖至於天地民物之理無不理會然其心則以爲不如此不足以盡性而初非有與於外也所謂小人儒者學道亦猶夫入也而所以學者則爲人而不爲已其致知也將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八

明善聞於人其力行也將以誠身聞於人雖於道德性命之說日有所事然其心則以爲不如此不足以邀名而實非用心於內也爲君子儒則日進於高明爲小人儒則日流於污下女其審察於心術之微辨別於名實之際務爲君子之儒而無爲小人之儒然後乃可以成德也不然則雖從事於學亦何益之有哉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子游是孔子弟子姓名偃字子游武城是魯國的

下邑宰是官名邑之長也人謂賢人澹臺是姓滅明是名徑是小路公事是官府公道之事徑之室子游自謂已之公庭也昔者子游爲武城宰孔子問說爲政以賢才爲先女於武城亦曾得有賢人否乎子游對說有澹臺滅明者乃武城之賢人也蓋其存心正直制行端嚴行必以正道而捷徑之小路不由進見必以公事而非公事則未嘗至於偃之室夫行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欲速見小之心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必有以自守而無枉已徇人之私可見此滅明之所以爲賢也偃之所得者斯人而已然滅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九

固賢非子游之正大則亦不能知而取之蓋世俗多喜便捷而不由徑者則必以爲迂濶而不尚諂媚而不私謁者則必以爲簡傲而不敬若子游者真可以爲取人之法也

子曰不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

祝是宗廟之官鮀是衛大夫名鮀佞是口才宋朝是宋國的公子美是容色之美難免是說不免爲人所惡孔子說今世之人皆好諛悅色必是佞如祝鮀甘言獻諂然後可以致人之好美如宋朝姿容婉媚然

後可以取人之悅若不有祝鮀之佞口宋朝之美色則必爲世所棄其能免人之憎惡亦難矣蓋巧言孔壬堯舜之所深畏玉表后中君子之所不取而春秋之時乃以爲好則其人情風俗可知聖人所以傷嘆之也有世道之責者若能尚忠信崇德行而黜遠夫巧言令色之人則何薄俗之不可挽哉

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戶是門戶道是人之所共由者若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與凡事物細微莫不有理皆人所當共由者也何莫是怪嘆之辭孔子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十

說事必有道譬如室必有戶一般道之切於人譬如戶之切於人一般人能出不由戶則其行不由道可也然天下之人其誰有能出不由戶者乎何故乃不由此道也蓋爲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既非有所禁而不得由又非有所難而不能由則何爲而不由乎是誠可怪也聖人警人之意莫切於此人能反而求之道固卽此而在矣

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

直是真實公正的意思罔是不直幸是不當得而得者孔子說人之生也必得天地之理以爲立命之本

如仁義禮知具於心者皆真實而無僞妄見於事者皆公正而無私邪率性自然而非由勉強乃人生之本然者也故人必順是理然後可以保其生若乃恣其僞妄而真實以喪任其私邪而公正不存則是悖逆天理滅絕本根宜其死矣然亦生於世者不過僥倖而苟免於死耳夫豈理之當然者哉所以聖人爲治舉直錯枉則萬民自服蓋以人理本直而無妄故也

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知是知此道好是好此道樂是樂此道孔子說人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七

不知道者固不足言若能識其爲當然不易之理而不可以不求斯固愈於不知者矣然未能實測其力於道猶未相涉也不如好之者悅其義理而向慕之深玩其旨趣而求爲之力然後乃可進於道也豈徒知而已乎所以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夫好固愈於知然未能實有諸已於道猶未相安也不如樂之者融會於心而充然自得全體於身而浩然自適然後乃爲學之成也豈徒好而已乎所以說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夫知不如好則知之者不可不求至於好也好不如樂則好之者不可不求至於樂也聖人勉人

爲學之意如此

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問仁曰仁者先難而後獲可謂仁矣

樊遲是孔子弟子務是專力的意思民是人民之義乃人道之所當然者也難是事之所難爲者獲字解做得字乃效驗之所得也樊遲問於孔子說如何謂之知孔子答說所謂知者見理之明而已蓋人有人之理神有神之理人之理所當盡而鬼神則幽昧而不可知也知者但用力於人道之所宜凡倫理所當盡者皆爲之而不敢廢至於鬼神則但敬之而已然遠之而不敢近未嘗諂媚以求福也夫既知所當知而又不惑於其所不可知見理可謂明矣豈不謂之知樊遲又問如何謂之仁孔子答說所謂仁者存心之公而已蓋有事之所難者有效之所得者畏難固不足以盡道然爲之而遽期其效則功利之心反足以害道矣仁者先其事之所難凡職分所當爲者必急之而不敢緩至於效之所得雖理所必有然置之於後未嘗較計於心也夫既勉乎天理而又不雜以私意存心可謂公矣豈不謂之仁

子曰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三

變是變易而作新之道是先王之道謂文武之所行也孔子說昔者我周初有天下封太公於齊封周公於魯二國皆被聖人之治其政其俗純然文武之盛也至於今日則二國皆非其舊然齊經桓公霸政之後其習俗相傳急功利喜誇許而太公之治蕩然無存魯則無所變更雖至於今猶知重禮教崇信義而周公之遺風尚在但人亡政息不能無廢墜爾若齊之君臣能變其政而作新之則僅可如今日之魯蓋功利既革方可望於禮教誇詐既去方可望於信義而文武之盛固未可以遽復也若魯之君臣能變其

高才集卷之三

三

政而作新之則便可至於道蓋禮教信義莫非先王之舊但修舉其廢墜則綱紀制度煥然惟新而文武之盛固可以復見矣所以說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使二國能用孔子以爲治則雖至道有難易而一變再變之餘治功無有不成者惜乎其不能也

子曰觚不觚哉觚哉

觚是器之有稜角者觚哉觚哉言不得爲觚也孔子發嘆說器之所以名爲觚者以其有稜角故謂之觚也今之爲觚者乃無有稜角則失其爲觚之制矣既失其制則名雖存而實已廢尚得謂之觚哉尚得謂

之觚哉然聖人之意非爲一觚蓋見世之有名無實者多因感於觚而發嘆也故人必盡道而後可以爲人國必能治而後可以爲國不然是亦觚而不觚者也

子曰君子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

博是廣文是載道之具約字解做要字是約束的意思禮是大理之節文畔字解做背字孔子說學者將以學道也然道散於萬變而文則所以載之使非博之以文則孤陋寡聞而無以廣其識見道本於一身

高才集卷之三

三

而禮則所以檢之使既博矣而不能約之以禮則衷離無統而無以得於身心此道之所以日遠也故君子之學必先博之以文旁搜遠覽凡天地民物之理古今言之跡無不有以考其實既博矣又必以其所博者而約之以禮檢束以就規矩使視聽言動莫非禮之所在而無有過中失正之偏也夫博學於文則聞見日多既不病於孤陋約之以禮則身心有據又不涉於支離雖未即能與道爲一然由此而進則固可致於道矣寧至於背馳乎聖人示人入道之方如此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子貢曰如有博施於民而能濟衆何如可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

博是廣施是施恩於人何事是說何止病是心患其不能子貢有志於仁未得其方而求之於高遠乃問於孔子說賜聞無所不愛之謂仁如有人焉廣施恩澤於民使天下萬民之衆皆被吾之恩澤而無有不濟若此者何如可以謂之仁乎孔子教之說仁不可以一端論凡能施一恩濟一物者皆可以言仁如必博施而濟衆則何止於仁必是聖人全體仁道而造其極者然後乃能之乎然聖莫如堯舜雖以堯舜爲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五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

述是傳舊作是創始竊是私竊比是做做我是親之之辭老是尊之之辭彭是商時的賢大夫昔者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爲故自言說制作之事有二有傳舊而述者有創始而作者作非聖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可及也自我而言雖亦有所修爲然不過傳先王之舊而

裁定之以垂示於後耳寔未能自我創始而有所作也然所以若是者何也蓋古人之所作其義理已全備其發揮已明盡我則深信而篤好之故但見其可述而無容於復作也然此豈無所自昔我老彭蓋信好而傳述者也我之信好而傳述者乃是私自做做我老彭之所爲耳蓋孔子集羣聖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於作乃其自言非惟不敢當作者之聖而亦不敢顯然自附於古之賢人蓋其德愈盛而心愈下不自知其辭之謙也如此

子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

能改是吾憂也

義是天理之所當爲者徙字解做遷字孔子說德必修而後成吾則不能省察克治而有得於身心學必講而後明吾則不能講習討論而發明其義理聞義能徙而後善可積也乃徒聞之而不能遷徙以從新不善能改而後惡可除也乃常有之而不能懲創以去舊夫德不修則不成學不講則不明義不徙則善不能積過不改則惡不能除誠如是也將日流於污下而無復高明之望矣豈非吾之所憂乎是非聖人真有所不能也亦非自知其能而故爲是言也蓋其

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能耳聖人且憂則學者當何如哉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衰是血氣之衰周公是古之聖人姓姬名旦乃武王之弟成王之叔居冢宰之位以輔相成王制禮作樂而開周家天下之太平皆其功也孔子發嘆說甚矣夫吾之血氣之衰也何以見得蓋吾昔強壯之時常常夢見周公而今則久矣不復夢見周公則吾之衰也豈不甚乎蓋孔子志欲行周公之道方其強壯則力足以有爲而思慕之心極其懇至故常夢見至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七

老則自諒其力不能爲故無復此心而亦無復此夢也可見聖賢之生於世其可以有爲者每在強壯之時而人君之用之也必當趁其強壯而用之否則精力既憊其事功所就已不能副其初心矣而況於終不用乎然則孔子之自覺其衰固爲可嘆而春秋之君乃不能及時用之以再見周公之治化而使之卒老於下位則尤可惜也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嘗無誨焉

修是脯乃乾肉也十脰爲一束蓋古人初相見時必執贄以爲禮一束之修乃其至薄者自行束修以上

言隨其厚薄之不同也誨是教誨孔子說無不善者人之性而無不欲其入於善者吾之心但人無志於學而不知求教吾固無如之何矣苟知求教自行束修以上之禮而來者卽是可與爲學之人吾則未嘗不教誨焉蓋天生聖人非徒使之自聖而已正欲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而爲時人之耳目也所以聖人教人之心惓惓無已如此使其得君師之位則必以善養天下使人人皆爲君子而後已惜乎不得其位但能成就後學以傳道於來世也

子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也子於是日哭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大

不歌

側是邊傍哭是吊喪而哭歌是咏歌蓋古人以詠歌養性情遇心有所樂則歌也門人記孔子說夫子哀死之心真切而不能自己如人有死喪之事而夫子食於其側則未嘗飽蓋臨喪哀故食之而不能甘也又如人有死喪之事夫子於是日吊而哭之則其一日之間雖遇當歌之事亦不歌蓋餘哀未忘而自不能爲樂也然此乃是不忍之心古之帝王見百姓之飢寒困苦流離死亡則必爲之減膳徹樂急急救恤卽是此心蓋民乃同胞故聖人樂其生而不忍見其

死也

子路曰子行三軍則誰與子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暴虎是不用兵器而徒手搏虎馮河是不用舟楫而徒步涉河謀是計謀子路見孔子獨美顏子乃卽問說出處之宜夫子固以與顏淵矣若統三軍而行戰伐之事則將誰與蓋子路自負其勇意夫子行軍則必與已同也大子教之說戰危事也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非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尤

以鹵莽爲也彼有徒手搏虎徒步涉河甘心必死而無所悔者人固以爲有勇然不知血氣用事而無所取裁終必至於敗事吾不與之行三軍也必其平日爲人臨事則敬懼以處之而不敢疎畧苟且有知慮好謀度機宜而又有斷決以成之這等的人纔能以全取勝吾方與之行軍耳彼徒勇者吾豈與之哉是夫子雖以抑子路而教之其實行軍之道不外此也

子之所慎齋戰疾

慎是謹慎齋字解做齋字蓋將祭之時散齋七日致齋三日齊其思慮之不齊者而致其誠敬以事神戰

是統兵而行戰陣之事疾是疾病門人記聖人說夫子之所謹慎者有三件事三者何其一日齋蓋齋以事神苟有不慎則心意渙散神必不享所以夫子之於齋也心不苟慮必依於道手足不苟動必依於禮務有以致其精明之德而後乃以交於神也其一曰戰蓋戰者衆之死生國之存亡係焉苟有不慎則機宜不審何以能勝所以夫子之於戰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務有以得萬全之道而不敢輕率以取敗也其一曰疾蓋疾乃吾身之所以死生存亡者苟有不慎能無傷乎所以夫子於無疾之時則薄滋味寡嗜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手

然時節其起居而不敢宴遊無度和平其性氣而不敢喜怒過當不幸有疾則加意調養審擇醫藥而不敢有一毫之忽畧也蓋聖人無所不慎而此乃其大者故門人記之

冉由曰夫子爲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

爲字譬如助字一般衛君名輒乃靈公之嫡孫世子蒯聵之子也靈公在時逐蒯聵於外公薨而國人立輒於是晉人來納蒯聵而輒拒之不受衛人以蒯聵

得罪於父而輒嫡孫當立則拒之爲是諾是應答之辭伯夷叔齊是孤竹君之二子伯夷爲長叔齊第三孤竹君遺命立叔齊君薨國人以伯夷爲長而立之伯夷說父命有在遂逃去叔齊則以爲兄長在上倫序不敢亂亦不立而逃之於是國人立其第二子爲君仁是天理人心之至當者昔者衛君拒父之時孔子在衛冉有不知其是非疑孔子亦以爲可故問於子貢說衛君之立也夫子亦以爲當然而助之否乎子貢答之曰諾吾將問之乃入而問於孔子說伯夷叔齊何如人也子貢之意蓋以輒之拒父爭國未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主

明言而夷齊則讓國者也與爭國之事正相反若夫子以爭國爲是則必以讓國爲非若不以讓國爲非則必不以爭國爲是矣故特以二子爲問也孔子答說二子者讓國而逃制行高潔乃古之賢人也子貢又以二子之行固高然或出於一時之矯激勉強而其心不免於自苦則讓國之事亦賢人之所甚難者在賢者猶以讓爲難則固未可樂責於常人而爭國者或亦有可恕也故又問說二子固賢然不知其心亦有所怨悔否乎孔子答說凡入有所求而不得則怨今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皆是求合

乎天理之正卽乎人心之安者也卒之尊父命者果不至於犯命重天倫者果不至於亂倫是求仁而得仁也求之而得則其心遂矣又何怨悔之有夫孔子旣以二子爲賢而又體亮其心如此則是以讓國爲是而深許之也讓國者旣在所深許則爭國者之爲不善而見棄於聖人也有不必問而可知者矣所以子貢出而直謂冉有說夫子不助衛君也然夷齊之心非聖人不能諒聖人之心非子貢不能知一問答之間而父子君臣兄弟之倫凜然而不可干犯者舉昭然而明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主

子曰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加字錯了當作假借的假字五十字也錯了當作卒字易是易經孔子說易之爲書廣大悉備凡天道之吉凶消長人事之進退存亡其理皆具於此吾蓋有志學焉而今則老矣日有所不足矣使天假借我以數年我則卒以學易卽其象辭變占之所在而究極其精微務有以得之而後已也夫然則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吾皆有以明之由是而見於行事度乎動靜不失其時趨避必由於正雖未卽至於無過而過之大者則亦可以無矣夫聖人體易於身行

不踰矩非待假年而後學易亦非待學易而僅可以無大過也蓋以易理無窮故言此以勉人使知其不可以不學亦不可以易而學也

葉公問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對子曰女奚不曰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

葉公是葉縣的令尹僭稱公奚字解做何字憤是急於求通之意昔者葉公問孔子之爲人於子路子路不對孔子聞而教之說葉公之問蓋欲知我也而女之不對何耶女何不說其爲人也惟知好學而已方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重

其理有未得則發憤以求之雖終日不食有不知者憤而至於忘食是其憤之極也及其既得則欣然自樂雖事之可憂有不知者樂而至於忘憂是其樂之至也然天下之義理無窮未得而求至於得則憤固未嘗不樂也有得而尚有未得則樂又未嘗不憤也二者循環日有孜孜而無所止息雖老年將至有不自知焉者是我之爲人也女何不以告葉公乎聖人但自言其好學之篤如此然深味之則見其全體至極純亦不已之妙有非聖人不足以及此者也

子不語怪力亂神

語是言語怪是怪異力是勇力亂是悖亂神是鬼神門人記聖人說夫子教人固未有隱然亦有所不語者不語者何如怪力亂神是也夫怪者詭異無據虛誕不經最能駭人之聽聞惑人之心志者也力者以強凌弱以衆暴寡專用血氣而不顧義理者也亂者臣子叛君父妻妾乘其夫乃人倫之大變天理所不容者也神者陰陽動靜屈伸往來至微妙而難見幽遠而難測者也三者非理之正一者非理之常言之則有以啓人好奇不道之心幽渺荒唐之想故夫子絕不以爲言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重

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桓魋是箇惡人爲宋國司馬之官如予何是說將奈我何昔者孔子至宋桓魋欲殺之孔子乃微服過宋以避其害此言就是這時說的孔子說桓魋之意固欲害我然不知人之有命皆係於天使天無意於我則必不生我以如是之德今既生我以如是之德則是有意於我也天既有意於我則我之命天自主之必將默相我於冥冥之中桓魋其將奈我何哉言必不能違天而害已也然孔子既知天意有在而又微服避害者何蓋天命固不可不安人事亦不可不盡

使天命不能安則心無定主倉皇震恐何益之有使人事有不盡則觸冒禍機自取敗壞亦豈善於安命者哉故必見禍知避又能安於命而不動其心然後爲聖人之事也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文是載道之具行是體道於身忠是發己自盡信是循物無違門人記聖人說夫子以成始後學爲心其爲教也雖無所隱然大要不過四事四者何文行忠信是也蓋道散於萬殊凡天地人物之理古今言行之跡皆載於文使不有以學之則無以爲聞見之資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五

而廣聰明之益故夫子每教人以學文也然道本於身凡日用彞倫莫不各有當然之理使不有以行之則所學者不過口耳之虛而非踐履之實故夫子每教人以修行也然道原於心使發乎己者有不忠應乎物者有不信則所知所行皆爲假僞而卒無所得矣故夫子每教人以忠使其發於心者肫肫懇至而無一念之欺也教人以信使其應乎物者慤慤篤實而無一事之詐也夫苟能此四者則知行並盡表裏如一德無不成而爲學之道盡矣此夫子之所爲善教也歟

亾而爲有虛而爲盈約而爲泰難乎有恒矣

亡字卽是有無的無字虛是空虛盈是盈滿約是寡少泰是侈泰孔子說吾之所以思見夫有恒者爲其資之可進於道也然所謂有恒者無他只是純實無僞而已如有人焉其中本亾也而居然自任爲有之狀本空虛也而充然自足爲盈滿之狀本寡少也而盎然自得爲侈泰之狀張大其言語而虛誇無實華飭其容貌而詭故不情若此人者雖暫爲以欺人而本之則無自將不繼欲其終始如一守常而不變豈可得乎故曰難乎有恒矣夫無恒者如此則所謂有恒者可知若能純實無僞而充之以學則固可由善人而爲君子由君子而爲聖人不止於有恒而已此吾所以思見其人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一

五

子曰蓋有不知而作之者我無是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

不知而作謂不知其理而妄作識字解作記字孔子說天下之事莫不有理人惟理明於心然後見於事者是非可否得其當而不差也然天下之人蓋有不知其理而肆意妄行者若我則無是也然所以無不知而作者豈是能實知其理我蓋以爲聞見不多則

無以開聰明而廣智慮於是多聞天下之理擇其善者而體之於身其不善者不敢從也多見天下之事不分善惡而皆記之於心將以爲參考之資也夫聞見既多而又有所決擇參考則得於人者無窮而裁於己者有據雖未能實知其理亦可以次於知之者也知之既明則處之自當又何妄作之有哉夫聖人本安行也而但曰不妄行本生知也而但曰次於知其謙已誨人之意可謂至矣

子曰仁遠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仁是吾心之德而爲萬善之長人能全得此仁則便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圭

與天地相似而所以育萬物保四海者卽在於此所以聖門教人只以求仁爲主孔子說仁之爲德也果遠於人乎哉不遠也蓋有此人卽有此心有此心卽具此仁本非在外之物也但人迷於私欲而不知反求則遂爲不仁之人而視仁爲遠矣我若欲仁反而自思曰仁在吾心不可失也而求以得之則一念方動本體具見仁固卽此而在矣何遠之有夫以仁本不遠如此則人而不仁者乃是自離其仁也而豈仁之難爲也哉

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

歌是詠歌善是歌而得其妙反是復謂再歌也和是

同聲相應之意謂自歌以叶人之歌也門人記聖人

虎夫子好善之心無窮不惟取人之善而亦有以助

人之善如與人同歌而其人之所歌者辭意相協音

律相諧而得其妙矣則必有以和之然不遽和也必

使之反復再歌凡其辭意音律之所以妙者務有以

詳得於心也既得其善然後自歌以和之依彼之音

響而迭奏以相叶焉則不惟以彼之善爲我之善而

善之在彼者將不益有所助矣乎此可見聖人氣象

從容誠意懇至而其謙遜審密不掩人善又如此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圭

其所以爲聖人也歟

子曰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公西華曰正唯弟子不能學也

聖是德造其極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者也仁是心德純全而無私欲之間者也此是反語辭爲之是爲仁聖之道厭是厭煩誨人是以仁聖之道教人倦是倦怠公西華是孔子弟子昔孔子至聖至仁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以故孔子辭之說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是那道德渾化的聖人與那心德純全的仁人則

吾豈敢當乎只是說以仁聖之道而爲之於已則日有孜孜而無所厭煩以仁聖之道教人則終始如一而無所倦怠這便是我之所能不過如此而已矣若聖與仁則吾豈敢乎孔子之言如此公西華仰而嘆之說夫子辭仁聖而自任夫不厭不倦者豈以不厭不倦爲易能乎殊不知正是弟子不能學處蓋爲之可能也使非全體仁聖而至誠無息者孰能爲之而不厭誨人可能也使非全體仁聖而善與人同者孰能誨人而不倦然則夫子雖辭仁聖而不居其實自有不容掩者也若公西華者其可謂深知聖人者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无

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奢是奢侈孫字解做順字儉是儉約固是固陋孔子說禮以得中爲貴若用物太多而過乎中者謂之奢奢則縱欲自恣越禮犯分而其失也爲不孫若用物太少而不及乎中者謂之儉儉則慳吝鄙陋率畧苟簡而其失也爲固是奢與儉皆不得爲中也然就二者而較之奢而不孫則以下偏上而僭擬之罪禮所難容儉而固則不過隘陋無文而已而於事固無所害故與其不孫無寧固陋猶爲可也蓋周末文勝孔子不得已而救時之論如此然奢之爲害尤有不可

勝言者民若奢侈則必偷惰驕淫蕩覆家業臣若奢侈則必貪財壞法觸犯刑憲君若奢侈則必橫征暴斂敗壞國家歷觀往昔凡風俗節儉便是治平之時風俗奢侈便是衰亂之時所以古之明君慎儉德以懷永圖敦朴素以先天下蓋有見於此也

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

溫是和厚厲是嚴肅威是有威可畏猛是暴戾恭是莊敬安是安舒門人記聖人說容貌乃德之符人惟氣質各有所偏故其容貌鮮有得中者在夫子則異於是如人之溫者難於厲也夫子和厚可親是固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主

矣然和厚之中自有嚴肅者在蓋可親而不可犯焉斯不亦溫而厲乎人之威者易於猛也夫子尊嚴可畏是固威矣然尊嚴之內自無暴戾者存蓋可畏而亦可近焉斯不亦威而不猛乎人之恭者難於安也夫子莊敬自持是固恭矣然舒泰而不拘迫自然而非勉強蓋周旋中禮而有忘其恭者焉斯不亦恭而安乎溫而厲是溫之得其中也威而不猛是威之得其中也恭而安是恭之得其中也蓋聖人全體渾然陰陽合德故其中和之氣見於容貌之間者如此門人熟察而詳記之亦可見其用心之密矣

子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憊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

禮是節文勞是勞擾憊是畏懼的模樣亂是悖亂直是徑直絞是急切的意思孔子說禮是天理之節文人必約之以禮然後所行者皆得其中而無太過不及之弊如待人以恭敬爲貴也若恭敬而無禮以爲品節則奉承過當必至於勞擾矣處事以謹慎爲貴也若謹慎而無禮以爲裁度則小心過甚反至於畏縮矣勇敢有爲可也若不能以禮自守則必至於悖亂而無所不爲矣徑直無隱可也若不能以禮自防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則必至於急切而任情喜怒矣夫恭慎勇直四者本是美德而無禮則各有其弊如此可見君子當動必以禮而不可須臾離也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

夫小子

召是呼召門弟子是曾子的門人啓是開詩是詩經小旻之篇戰戰是恐懼的意思兢兢是戒謹的意思深淵是水深處履是行走小子就指門弟子說曾子平日以身體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故於疾病將危之

時呼其門弟子而教之說汝輩試問衾而視吾之手視吾之足曾有一之不全者乎然所以得全此身者非易然也蓋我平日所以保守之者就是詩經所謂戰戰恐懼兢兢戒謹如臨在深淵之上一般常恐其墜如行於薄冰之上一般常恐其陷我是這等謹慎所以得保其全也夫使吾生尚存則尚未敢必他日之何如也吾今已矣前此既無所毀傷自今以後吾始知其得終免於毀傷矣曾子說罷又呼小子以致丁寧之意蓋亦欲其如已之戒謹恐懼一舉足而不敢忘親也夫以曾子之保身如此則凡縱嗜慾以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三

其本爲不善以辱其親者固在所必無矣爲人子者可不以曾子爲法

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遵豆之事則有司存

貴是貴重道是道理暴是粗厲慢是放肆信是信實辭是言語氣是聲氣鄙是凡陋倍字與違背的背字同邊是竹器豆是木器都是祭祀所用的有司是執事之人曾子因孟敬子問疾而告之說君子於日用之間所貴重的道理有三件蓋人之有身必有容貌

但易至於粗厲放肆此容貌之不善也所以君子纔動容貌便要雅飭恭謹而遠於暴慢人之有面必有顏色但對人多勉爲端正而中心不然此顏色之不善也所以君子纔正顏色便要表裏如一而近於信實人之有口必有辭氣但易至於凡陋背理此辭氣之不善也所以君子纔出辭氣便要成章順理而遠於鄙背此三者乃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君子所當操存省察不可頃刻違者也若夫用籩豆以供祭祀之事如此類者不過器數儀文之末則自有執事者在而非君子之所貴矣曾子告孟敬子之善言如此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書

容貌顏色辭氣皆本於心使能涵養此心而有所得則三者自得其善不然雖欲勉強爲之而亦有所不能也

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

託是付託六尺之孤是幼君古人十五歲時稱爲六尺寄也是付託的意思百里是侯國命是政令臨字解做當字大節是說大關節處與是疑辭也是決辭曾子說君子是成德之名然才者德之用節者德之守二者兼備而後爲德之成也若有人於此不但可

輔長君而已雖幼冲之君可以負託既能保衛其國家而又能養成其德善不但可共國政而已雖侯國無君亦可總攝既能安定其社稷而又能撫輯其民人至於事變之來國勢搖動人心倉皇其從違趨避乃大節之所關也彼則見理明而持志定惟以義所當然爲主雖利害切身死生在前亦不能奪若此人者果可謂之君子乎然既有其才又有其節信非君子不能也是人也自學者言則爲君子自國家言則所謂社稷之臣者也蓋有才無節則平居雖有幹濟之能而一遇有事則背主賣國將無不至有節無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書

則雖有所執持而識見不遠經濟無方亦何益於國家之事所以人君用人於有才而未必有節者則止用之以理煩治劇於有節而未必有才者則止用之以遵守成法至於揆宰鈞衡之司重大艱難之任則必擇才節兼備之君子而不敢輕授於匪人也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興是興起詩是詩經立是卓立成是成就樂是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者也孔子說詩本人情有邪有正其言辭既明白易知而吟詠之間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

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有得於詩也禮以恭敬辭讓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外物之所撓奪者必有得於禮也樂以和爲主其聲容節奏可以養人之性情而滂滌其邪穢消融其查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能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有得於樂也夫詩禮樂乃古人所以教人者而所得之序則如此若後世所謂詩者只是吟美聲韻而無關於性情所謂禮者只是虛飾儀文而不本於恭敬所謂樂者只是嬉戲淫俗而反乖於中和則非所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聖

務也有志於學者必當求詩禮樂之本然者而後可
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勇是勇敢疾是疾惡貧是貧困亂是悖亂已甚是過甚聖人說柔懦之人雖疾貧無能爲也安貧之人雖好勇固無害也惟是那勇敢的人身處窮困乃疾惡其貧而不肯安分守已則必以其血氣之強而濟其苟且之心雖爲盜賊從悖逆皆不顧矣豈不至於爲亂乎至若不仁的人本心已失若其惡未著尚可容忍則化之以善可也若其罪當誅而吾又得以誅之則遂誅之可也不然而徒疾惡過甚使之無所容其

身則勢窮事迫必將肆其蘊蓄之毒雖弑父與君無不至矣豈不足以致亂乎夫好勇疾貧者固爲天下之首惡至於惡不仁者本爲正理特以處之不善乃亦爲天下之禍階人豈可不知所戒也哉

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至字當作心志的志字穀是俸祿孔子說古人之學致知力行將以求盡其爲人之理者也然學既成矣則君必用之而養之以祿此乃理之自然而其本心則不爲此也後世人心不古見學之可以得祿乃遂爲學以求祿不惟失爲學之本意而心遂於利其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聖

亦無所得此天下之通患也若有人焉爲學至於三年之久而其心不志於穀祿則是謀道而不謀食爲已而不爲人志高識大超出乎時俗之表者也這等的人豈易得哉所以人君用人於那有實學的必徵聘而尊顯之惟恐其不至若夫假學以沽名干進者則擯抑而不用誠以偽儒之不足爲用故也

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邦無道富且貴焉耻也耻是愧耻孔子說那有學有守之人去就之義潔出處之分明固爲君子之全德矣若乃邦國有道有明君以出治於上有賢相以輔治於下賢者必使之在

位能者必使之在職正君子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爲世所棄自處貧賤之中則其無善可稱無才可錄可知矣豈不可愧耻乎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君下無賢臣非賄賂不可得官非諂佞不能固寵正小人向用之時也當此時而乃與世相合身處富貴之地則其貪位慕祿卑污苟賤可知矣豈不可愧耻乎夫有道而貧且賤是不能見也無道而富且貴是入危居亂而不能隱也此乃碌碌庸鄙之流夫豈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者所爲哉

子曰師掣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師是太師掌樂之官摯是名始是初關雎是詩經國風首篇亂是樂之卒章關雎之亂蓋作樂之終而以關雎之詩爲卒章也洋洋是美盛的意思盈是滿昔者先王作樂以感化人心移易風俗至爲詳善時至春秋則政教陵夷而樂之殘缺失次多矣孔子自衛反魯特爲正之然後樂得其所故於此追思而嘆美之說昔吾自衛反魯之後適師掣在官之初惟時樂之殘缺者已爲之補失次者已爲之序但見其作也以關雎之詩爲樂之卒章清濁相濟高下相宣洋洋美盛滿耳而可聽哉言卒章則自始至終皆舉之矣

言關雎則雅頌皆知矣這是孔子正樂之功如此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不及是有所追而不能及的意思孔子說人之爲學將以致知力行而求進乎聖人之道也然使無勤敏之功則其心徒勞而無益使無儆戒之心則其功終怠而不前所以君子之爲學也求進其知求進其行孜孜汲汲惟日不足常如有所追而不能及的一般蓋未有一時之或惰也若此者固可以有得矣然猶不敢自恃其心常竦然曰學無中立之理非進則退吾苟無進其能弗退乎故當日進之時就懷日退之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

巍巍是高大的模樣惟是獨則字譬如準字一般是齊一的意思蕩蕩是廣遠之稱名是名狀孔子說自古帝王多矣然莫有過於堯者大矣哉堯之爲君也何以見得巍巍乎至高而大者獨天爲然物莫有過之者也然獨堯之德能與之準其包涵徧覆與天一

般無一物之不被也故其德之廣遠蕩蕩無涯當時之民無有能名之者焉蓋其德溥而無迹有莫知其所以然者就是那天之不可以言語形容一般此堯之所以爲大也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亂臣十人這是門人將記孔子論才之意而先以虞周之才言之亂字解做治字記者說古之致治者莫如舜然非舜之自治也其時有聖哲之臣五人如禹平水土稷教稼穡契教人倫皋陶掌刑益掌山澤故能使四方風動從欲以治皆五人之功也致治者亦莫如武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堯

然非武王之自致也觀其言曰予有致治之臣十人如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公适以治外邑姜爲后妃以治內故能使四海永清垂拱而治皆十人之功也這是虞周人才之盛如此然成天下之事在才用天下之才在君使舜與武王有五臣十亂而不能或用違所長而不當其才或任之不專而使不得以展盡則雖世有聖賢何以自效亦與無才等耳所以人君之願治者必當留意於用賢之道誠得其道則有才皆得其用天下未有不治者也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謂至德也已矣

這是孔子稱贊文王之德如此服是順周是文王的國號孔子說君臣之義凜不可犯然使國家全盛而臣處其微其爲服順不足言也且以文王言之當殷紂暴虐之時正其發政施仁之日天下之民引領相向以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歸了文王是有天下之大半也人心既歸天命可知於此時而取紂之下誠如反掌之甚易耳乃文王則堅守臣節以服事殷紂而無有一毫利天下之念夫時可爲而不爲勢可取而不取自非盛德之極能如是乎然則周之文王其可謂至德而不可復加也已矣觀孔子之稱文王者如此則所以嚴君臣之名分者不可以見其微意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聖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

罕是少利是義之反以私滅公適已自便凡可以害天理者皆是也命是天之賦於人者仁是心之全德門人記聖人說夫子教人雖無所隱然亦有少言者焉少言者何利與命與仁是也蓋利者人情之所欲也然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苟計利則必害義而

爲小人矣故夫子罕言之恐學者之趨乎此也至若命原於天而其理甚微苟知未及而驟語之則使其有幽隱之疑仁統萬善而其道至大苟德未至而強語之則使其有躐等之患故夫子亦罕言之恐學者之未易及乎此也夫既不欲人之淪於卑污又不欲人之驚於高遠聖人之善教如此夫

子絕四母意母必母固母我

絕是無之盡四箇母字都作有無的無字意是私意必是期必固是執滯我是私已門人記聖人說夫子之絕無者有四件四者何意必固我是也蓋人心本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聖

虛但牽於物欲則遂蔽其虛明之體而其累無窮如未事之前則有箇億度的心去迎合他這便是意又有箇專主的心定要如何去做這便是必及既事之後則留滯於心而不能化去這便是固惟一身是私而不顧天下之公理這便是我此人之通患也夫子則廓然太公純乎理而無一毫之間隨事順應任乎理而無一毫之雜事之未來其心不動事之方去其心已忘絕無有乎意必固我之私也然四者雖非聖人不能無若人能克已而以理制心則亦可由寡以至於無而入於聖人之域矣

太宰問於子貢曰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子貢曰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

大宰是官名縱字譬如肆字一般是無所限量的意思將字解做殆字是疑擬之辭又是兼而有之之意大宰問於子貢說吾聞聖人出乎其類世不常有今觀夫子其聖人歟不然何其多才多藝而無所不能若此也子貢答說子以多能爲聖乎殊不知聖之所以聖者在德而不在多能如吾夫子道全德備自生民以來未有能盛之者若是天縱肆之而無所限量的聖人不可窺其際也德既將聖則其才自無不通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六

聖

所謂多能者不過兼而有之者耳是雖非聖人不能然其所以聖者則豈在於是哉子貢之言如此可謂知足以知聖人者矣

子曰吾有知乎哉無知也有鄙夫問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兩端而竭焉

鄙是凡陋空空是無能的模樣叩是發動兩端譬如說兩頭一般言備舉其理也竭是盡昔者孔子無所不知當時必有以是稱之者故孔子辭之說自人言之固有謂我有知者矣然而求之吾果有知乎哉實無所知也但我平日告人不敢不盡固不待賢者

問之而後告也就是箇鄙陋之夫來問於我空空然其無能也我亦不敢輕忽其人必發動其兩端而語之始終本末上下精粗無有不盡者也夫以我之告人必盡其誠如此所以時人遂以我爲有知而我則實無所知也此乃聖人之謙辭然亦可見其無所不知矣

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替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

齊衰是有喪者之服冕是冠冕上曰衣下曰裳冕而衣裳貴者之盛服也替是無目之人作是起趨是疾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聖

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平日凡見箇有喪而服齊衰的人有位而冕衣裳的人與夫無目的人若遇見之其人雖年少亦必爲之起而立若過其前則必疾行而不敢緩敬生於心故自不覺其如此也蓋有喪之人方抱終天之慟君子之所當哀也有爵之人既受朝廷之命君子之所當尊也無目之人雖生之爲人而已不成其爲人矣君子之所當矜憐也但人之尊有爵者有之若以尊有爵之心而施之於有喪不成人之人則非仁孝之至者不能此所以爲聖人也

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

喟然是歎聲彌是愈甚的意思瞻是視忽是恍忽循是有次序的模樣誘是引進博是廣博文是載道之具約是約束禮是天理之節文顏淵喟然發歎說甚矣夫子之道無窮盡無方體也吾嘗仰之庶幾其可及也然仰之而愈見其高尤有甚於未仰之時者焉吾嘗鑽之庶幾其可入也然鑽之而愈見其堅尤有甚於未鑽之時者焉吾又嘗瞻之矣其躍然而在於前者似亦有可據也然恍忽之間又在吾後流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留

不拘變化莫測有不可以爲象者焉夫子之道其高妙有如此者然使其以高妙教人則學者何由而入吾夫子則循循有序而善於引人之進也何以見得學非博則無以見道於萬殊而博不以文不可也夫子則先博我以文使我通古今達事變而聰明之日開既博矣而不能約則無以體道於一本而約不以禮不可也夫子則復約我以禮使我尊所聞行所知而依據之有地博以開約之始既非徑約者之無得約以收博之功又非徒博者之無歸夫子之循循善誘如此回之所以知所從事者謂非有賴於斯乎

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

病是疾之甚門人是子路的門人臣是家臣蓋古之有位者皆有家臣死則爲之治喪間是病少可詐是不實昔者聖人有疾其勢將危子路慮及身後之事意以聖人道高德厚其喪不可同於衆人必當有以尊異之乃使其門人爲孔子之家臣以治其喪然聖人時已去位無家臣其意實尊聖人而未知所以尊也孔子病篤時不知及病少可乃始知而責之說久矣哉由之行事之不實也夫我在位時曾有家臣今已去位則不當有家臣矣天下之人皆知我之無家臣而今乃欲有之則吾將何所欺其無乃爲欺天乎天者理所從出而吾昧理以欺之是莫大之罪也聖人引以自歸其所以責子路者深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聖

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匱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

韞是藏匱是匱沽是賣昔子貢以孔子有道不仕故設言以問之說物之不足貴者任意以處之無不可也乃若至貴莫如玉而玉之美則尤貴者有之於此將欲韞之於匱而藏之歟抑欲求價之善者而賣之

歟子貢之意蓋以美玉比夫子而以藏沽喻行藏也

孔子答說玉本有用之物使不沽之是使有用爲無用也吾其沽之哉吾其沽之哉蓋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不可以自私也然玉本至貴之物使自沽之是使貴爲賤也吾必待夫以善價來求者而後與焉蓋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不可以自輕也知玉之當沽則知夫子之當仕知玉之待價則知夫子之待禮如無禮而自往者是銜玉而求售也而謂聖人爲之乎然此不是故爲自重以待人之求蓋君子之處身有道而人君之進賢有禮苟不能以道自處而自求進用則其人必不賢明君所不用也苟不能以禮求賢而徒悅人之苟合則其君必不明君子所不事也然則人君欲用賢以圖治君子欲行道以濟時可苟焉而已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聖

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

衛魯是二國名雅是大雅小雅頌是周頌魯頌商頌都是詩經的篇名裏面詩詞就是樂章聖人說周禮雖在魯國但歷年久遠那詩樂的篇章節奏都錯亂了我周流四方參互考訂始知其說故自衛反魯特爲正之殘缺者悉爲之補失次者悉爲之序然後樂

之始終條理皆得其正而二雅三頌之詩被諸絃歌者亦各得其所而無有紊亂者矣這是孔子自言其正樂之功如此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川是水之流處逝是往斯字解做此字蓋天地之化萬古流行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但其機隱微難識惟是水流不息最爲易見故孔子因在川上而發嘆以示人說觀此水之流也往者過來者續滔滔不已其在於晝也猶其在於夜也若是夫其不舍晝夜矣乎水流之不息道之不息也道不止於水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聖

而水固道中之一物卽水而觀則凡乾坤之闔闔日月之往來寒暑之推遷人物之生息其機皆可識矣學者可不時時省察以致體道之功也歟

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

一簣進吾往也

譬是比喻簣是土籠卽如今盛土的筐覆是加往也是進的意思聖人說爲學無中立之理非進則止其止也不但方進而遽已者爲然也雖用了九分的工夫一旦止而不爲便是自棄譬如那爲山而未成一簣者然夫爲山已高矣但少一筐之土似爲無害然

既止而不爲則山終不可成而前功盡棄寔爲可惜是其止也乃吾之自止非他人所能沮抑者也學者觀乎此可不以爲戒乎其進也不但垂成而不已者爲然也雖平日未用功夫一旦奮然去學便是自強譬如平地而方覆一簣者然夫平地之上纔加一簣之上似爲甚少然既進而不止則積少成多而功之有成寔爲可望是其進也乃吾之自往非他人所能催促者也學者觀於此可不以爲勸乎這是聖人勉人爲學之意如此

子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聖

顏淵是顏回字子淵顏子既歿而孔子追思之說惜乎顏氏之子吾但見其進也而未見其止也蓋人之於學能進者鮮矣進而不止者爲尤鮮回也以好學之心而加之以不惰之力如教之以克己復禮則請事惟敏如教之以博文約禮則欲罷不能勇往直前惟日不足寔未見其有止息也夫進而不止則固可以成德而入聖矣而顧短命以死豈不深可惜乎

子曰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四十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

後生是少年的人比之長者其生在後故謂之後生

畏是敬畏聞是以善聞於人孔子說後生的人其勢可畏蓋其年富力強足以積學而有待若能進而不止則爲聖爲賢固未可量安知其將來造就不如我之今日乎是可畏也夫後生之可畏者正以其有他日耳若學力不加蹉跎歲月到四五十之年而無善可稱於人則亦不足畏也已何也四五十乃君子道明德立學有成效之時於此而尚無聞則終無聞矣又何足畏之有可見人之進德修業當在少壯之時若過其時而精力已衰欲進不能則雖悔何及所以君子貴自勉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兗

子曰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

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則有三軍帥是主將匹夫是一匹之夫言其微也孔子說人貴有志其志苟定則天下莫能加焉此人之所以貴有志也且以勢之難奪者言之莫如三軍之主將然三軍雖衆其勇在人能以智勝者則可以伐其謀能以力勝者則可以挫其氣謀敗氣摧則主將可擒矣是至難奪者猶尚有可奪也若夫一匹之夫自持其志若無難奪者矣然匹夫雖微其志在已欲困之以危辱則不過屈其身耳而心固不可回欲臨之以威武則不過殺其生

耳而意固不可轉有終不得而奪之者矣夫以匹夫之志猶勝於三軍之帥如此則志之於人豈不大哉所以爲學而有志於聖賢則便可以爲聖賢爲君而有志於帝王則便可以爲帝王蓋其機在我人不得與有志者事竟成也

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也

歲寒是歲暮之時天氣寒冷凋是凋零孔子說春夏之時萬物長養草木無不暢茂松栢也不過如此未見其堅剛有操也至於窮冬之時寒氣凜冽草木無有不零落者獨松栢挺然翠秀不改其常故必至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辛

然後知其後凋也蓋治平之時大家無事小人或與君子無異至於遇事變臨利害則或因禍患而屈身或因困窮而改節於是偷生背義忘君事讐者多矣獨君子挺然自持不變其舊威武不能挫其志死生不能動其心就是那後凋的松栢一般所以說士窮見節義世亂識忠臣必至此而後知也知松栢之後凋則雖春夏之時亦不可等松栢於他物知君子之有守則雖治平之世亦不可視君子如常人如必待有事而後思君子以爲用豈不晚哉

子曰可與其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

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可與是說可與同爲此事適字解作往字適道是嚮道而行以求至立是有定守而不可搖奪權是稱鍾所以稱物之輕重者也學到聖人地位則能隨事制宜而不拘於一定就是稱鍾之稱物一般所以謂之權孔子說人之所至各有高下君子亦當隨其高下而與之如有人焉有志求道而不甘於自棄斯固可與之共學矣然未必能身體力行而不爲他岐之所惑也安可遽與之適道乎若能身體力行而不惑於他岐斯固可與之適道矣然未必能確然自守而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季

爲外誘之所奪也安可遽與之立乎若能確然自守而不奪於外誘斯固可與立矣然守而不化未必能通變不拘而適時措之宜也安可遽與之權乎夫能學者未必能適道然不可不求適於道也能適道者未必能立然不可不求至於立也能立者未必能權然不可不求至於權也至於能權則圓融渾全而學之能事畢矣豈可安於小成而不勉哉

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縮縮如有循

這是門人記孔子爲君聘於鄰國之禮圭是諸侯的

命圭所以受之天子者也聘問鄰國則使大夫執以通信不勝是力不能舉揖是拱手授是以物與人勃如是變色的模樣戰色是戰懼之色踣踣是舉足促狹循是緣物門人說夫子爲魯大夫時承君命以聘問鄰國其執君之圭雖至小也然不敢視之爲小曲身而行如力不能舉者焉執之而上則如拱手者然而不失之太高執之而下則如以物與人者然而不失之太卑其見於面者則勃然變動而有戰懼之色其見於步履者則舉足促狹曳地而行譬如緣物一般蓋聖人敬君之心極其至故執君之圭其謹慎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一

季

如此者

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褻裘長短右袂必有襪衣長一身有半

暑是熱袗字解作單字絺綌都是葛布細者爲絺麕者爲絺綌是黑色羔是黑羊皮裘是皮服素是白色麕是鹿子色白者褻裘是私居所服之裘袂是袖襪衣是臥時所用之衣門人記孔子說夫子當暑月則衣葛或絺之細者或綌之麕者皆單服之然必先着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蓋不欲其見體也當冬月

則衣裘或黑辛之裘則以黑色之衣襦之或白覺之
裘則以素色之衣襦之或黃狐之裘則以黃色之衣
襦之蓋取其色之相稱也至於私居之裘其制必長
欲其溫也又必短其右邊之袖蓋作事皆用右手短
右袂所以便作事也若夫齋戒之時既不可解衣而
寢又不可著明衣而寢故必別有寢衣其制則長一
身有半蓋使其可以覆足也這都是聖人衣服之制
如此

齊必有明衣布齊必變食居必遷坐

齊是齊戒明衣是齊戒所服之衣謂之明衣者欲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五

明潔其體也變食是變其常日之食遷坐是移其常
處之地門人記孔子說齊所以交神明誠之至與不
至神之享與不享皆決於此不可以不謹也夫子之
齊也沐浴既畢必着明衣蓋以致其精明之意也其
衣以布爲之蓋以表其潔素之心也以至齊之所食
必變乎常不飲酒不茹葷而淡然以存其敬也居必
移其坐不在於素所褻狎之處而儼然以致其誠也
蓋聖人祭神如在故於齊戒之時無所不謹如此
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肉雖多不使勝食
氣惟酒無量不及亂

割是割肉不得其醬是食肉用醬而失其所宜也量
是限量亂是醉亂門人記說夫子食肉必須方正若
割不方正者則不食之又必得其醬之所宜若不得
其醬者則不食之至於肉雖多然不使之勝乎食氣
蓋食以穀爲主以肉爲輔若肉勝食氣則滋味太厚
反失養生之道故必節之而不多也有事而飲酒則
不爲限量但取其浹洽而已而不至於醉亂蓋酒雖
爲人合歡然使用不以時飲之太多則能昏性而喪
德又能致疾而傷生故必節之而不過也

食不語寢不言雖疏食菜羹瓜祭必齊如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五

語是答述言是自言疏是粗瓜字當作必字祭是祭
先代始爲飲食之人蓋上古未有飲食聖人創爲之
而後世皆資之以養生故凡飲食者必每種各出少
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不忘本
也齊如是嚴敬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存心主一而
無他故當食時心卽在於食而未嘗有所語當寢時
心卽在於寢而未嘗有所言其食也雖是粗飯菜湯
亦必每種各出少許以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其祭
雖小亦必齊如其嚴敬有若神明在上者焉這都是
聖人飲食之節無不中禮者如此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康子饋藥拜而受之
曰丘未達不敢嘗

康子是魯大夫饋是送達是通曉門人記孔子說夫子交人一出於誠意而不欺如所交的人在於他邦遣使去問他則必再拜使者而送之如親見其人一般不以其在遠而不敬也季康子曾送藥夫子則拜而受之又告他說我未達此藥所用何品所療何病不敢嘗也蓋藥有未達自不可嘗然受而不飲則又虛人之賜故直告之如此然則可飲而飲不可飲而不飲皆在其中矣這是聖人與人交之誠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聖

廐焚子退朝曰傷人乎不問馬

廐是馬房焚是爲火所焚門人記說夫子養馬之處爲火所焚夫子退朝始聞之乃即問曰得無傷人矣乎然不問馬非不愛馬也心切於愛人故不暇問馬耳蓋貴人賤畜理當如此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君命召不俟駕行矣

疾是疾病視是看疾東首是以首向東受生氣也拖是引而伸之於上紳是大帶朝服束帶見君之服也俟是等待駕是駕車門人記孔子說夫子事君極其

敬謹或有疾而君來視之則遷於南牖下東首使君得以南面視已然既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譬如朝服而朝的一般敬之至也至若夫子爲大夫則乘車而行乃其分也其或有君命召之則急於趨命不待車駕而即行焉亦敬之至也這是孔子事君之禮如此

寢不尸居不容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
瞽者雖褻必以貌

尸是偃臥如尸居是私居容是容儀齊衰是有喪者之服狎是素相親狎變是變色冕是冠冕貴者之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六

聖

瞽者是無目之人褻是私褻貌是禮貌門人記孔子說夫子情慢之氣不設於身體雖是安寢亦自收斂未嘗偃臥如尸也承祭見賓乃修容儀如私居之時則申申天天安然自適而不爲容儀也至如見有喪之人雖素所親狎必變色相待見冠冕之人與無目之人雖是燕見亦必禮貌之而不敢忽蓋聖人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故自不覺其如此也

升車必正立執綏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綏是挽以上車之索內顧是回看疾是急遽親指是以手指物門人記說升車者必立而執綏然鮮有不

偏倚者夫子之升車也必正立執綬而無所偏倚焉其在車中則不同看不急遽發言不以手指物蓋三者皆失容且惑人視聽故不爲也這是聖人升車之容如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幸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訂校

論語直講

子曰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

先進後進譬如說前輩後輩一般禮主於敬樂主於和蓋不止玉帛交錯鐘鼓鏗鏘之謂凡人君之出治與夫人之言動交際但有敬處便是禮但有和處便是樂所謂無處無之者也野人是郊外之人言其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一

也君子是賢士大夫言其美也這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的言語用之是用禮樂孔子說禮樂以得中爲貴前輩之於禮樂有質有文乃得中者也如今後輩之於禮樂文過其質乃偏勝者也奈何時人之論乃云前輩之於禮樂是郊外野人的氣象後輩之於禮樂是賢士大夫的氣象蓋溺於流俗之弊而不自知也若我用禮樂則只從前輩不從後輩人雖以爲野吾不恤也夫聖人在下位猶欲用禮樂之中况人君之治天下者乎若能敦本尚質事求簡當而不取其繁意求真實而不取其偽

則事功自然興舉風俗自然淳美天下何憂不治若崇尚虛文而實意不存則人皆化之務爲澆漓雖欲求治不可得也

子曰從我於陳蔡者皆不及門也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言語宰我子貢政事冉有季路文學子游子夏

陳蔡是二國名顏淵以下十人都是孔子弟子昔者楚昭王聘孔子孔子往應其聘道經陳蔡之間陳蔡的大夫相與謀說孔子是聖人若用於楚必然強盛則我隣國不利矣乃發徒圍困孔子至於絕糧蓋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二

厄也惟時弟子多從之者及反魯之後皆不在門故夫子追思之說昔之從我於陳蔡者今皆不在門也蓋不忘其患難相從之意門人因記之說昔之從夫子者有十人其人各有所長長於德行的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長於言語的是宰我子貢長於政事的是冉有季路長於文學的是子游子夏此十人者皆從夫子於陳蔡者也

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無所不說助我是有益於我譬如幫助的一般說是喜悅孔子說門弟子於問辯之際常有發吾之所未發者是有

助於我矣若顏回則非助我者也何也人必疑而後有所問問而後有所發回也於凡吾之所言無不契合於心欣然領受而無疑夫既無所疑將何所問既無所問又何所助故曰回也非助我者也這一章與不違如愚亦足以發一意益非顏子不能如此孔子所以深善之也

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騫是孔子弟子昆弟是兄弟孔子說親恩至大人子不可以不孝也然而能孝者鮮矣孝哉其閔子騫乎何以見得彼不得乎親者固不足言若父母兄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三

弟稱其孝而外人不以爲然則或出於溺愛之私未可知其孝也今也父母兄弟稱其孝矣而外人皆以爲然其稱之也初無間於其父母兄弟之言使非孝友之實積於中而著於外何以得此乎此閔子騫所以爲孝也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

南容是孔子弟子三復是再三反復佩服不忘之意白圭是詩經篇中的說話其詩說白圭若玷缺了尚可磨得若言語差了則不可追悔矣乃是要謹言的意思子是女子妻是爲之妻門人記說南容之爲人

常再三反復佩服白圭之詩而不忘蓋深有意於謹言也夫惟君子爲能謹言南容之欲謹言如此可謂君子矣故孔子以兄之子妻之

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天喪予

噫是傷痛聲昔者顏淵死夫子痛之說噫吾之道賴顏淵以傳今顏淵死則吾身雖存而道已無傳就如喪了的一般是天之喪予也是天之喪予也

顏淵死子哭之慟從者曰子慟矣曰有慟乎非夫人之爲慟而誰爲

慟是哀之過夫人是說此人顏淵死夫子哭之而過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四

於哀門人之從夫子者說夫子之哀過矣是時夫子哀傷之至殊不自知乃問說果有慟乎卽有慟也乃亦理所宜然者吾非爲此人慟又誰爲乎明其哭顏淵非他人比也

顏淵死門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

二三子是指顏子之門人說昔者顏淵死其門人欲厚葬之孔子止之說不可蓋喪具當稱家之有無貧而厚葬不循理也門人不聽孔子之言而卒厚葬之

故孔子責之說回雖吾之門人然其平日與我恩義兼盡視之如父一般吾乃今日不得視之如子一般蓋鯉也死衣衾棺槨皆得其宜而愜於予心今回之葬則不得其宜而不愜於予心矣是不得以視鯉者而視回也然此實非我之所爲乃爾之門人二三子之所爲也則所以使回不得安心於地下者誰之咎歟蓋所以深責之也

季路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神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

季路卽是子路以其爲季氏家臣故謂之季路事鬼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五

神是所以奉祭祀之道季路問說鬼神者人之所當事不知事之道何如孔子答說明則爲人幽則爲鬼若未能致其誠敬以事人又焉能事鬼乎汝當先求其所以事人者可也季路又問說死者人之所必有不知其道何如孔子答說人必先有生而後有死若未能原始而知所以生又安能反終而知所以死乎汝當先求其所以生者可也然事人之道卽是事鬼之道生之道卽是死之道夫子雖不以告子路寔所以深告之也

閔子侍側閔閔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貢

侃侃如也子樂若由也不得其死然

侍側是侍立於旁閭閻是和悅而爭的模樣行行是剛強的模樣侃侃是剛直的模樣不得其死是不不得正命而死昔者閔子侍立於夫子之旁其氣象外和內剛德器深厚蓋閭閻如也子路的氣象剛強有餘而柔弱則絕無蓋行行如也冉有子貢的氣象則和順不足而剛直外見蓋侃侃如也四子之氣象雖有不同然皆正大光明而無柔昧之私其中之所蘊可知矣固皆天下之英才也故夫子欣然而樂蓋喜其造就之有地而傳道之有託耳然子路剛強有取禍之理夫子因而警之說以吾觀之若由也似乎不得善終的一般若能克去其偏庶乎可免不然則有不可知者矣可不戒哉

高才裏公集卷之三十七

六

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爲是造作長府是藏貨財之所仍是因貫是事中是當理昔者魯人造作長府必是不當爲而爲者閔子騫因而諷之說魯有長府舊矣貨財亦足以爲藏矣今但因其舊事何如蓋治國以節用愛人爲要而土木之工則勞民傷財之大者苟非甚不得已不可與

也今既有舊事可因則雖有敝壞亦只因而修葺可矣何必創新改作而後爲得乎閔子之言其意甚善故孔子稱之說斯人也言不妄發發則必當於理如今之論長府者是也豈非有益之善言乎觀夫子之稱許閔子如此則長府之不當改作也益可知矣

子曰由之瑟奚爲於丘之門門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

由是子路之名瑟是樂器古之爲士者無故不去琴瑟所以養性情也奚字解做何字堂是廳堂室是房室昔者子路好勇故其鼓瑟常有北鄙殺伐之聲乃

高才裏公集卷之三十七

七

勇氣之所爲也夫子斥之說吾之教人蓋以仁義禮樂養其中和之德者也門人之從學者學此而已余由之鼓瑟其聲乃如此殊非吾之所教者矣則何爲於我之門乎門人聞夫子之言遂不敬子路夫子曉之說汝遂以由爲不足敬耶蓋由之所學已造乎正大高明之域但未深入精微之奧耳譬如已升於堂但未入於房室的一般夫其未入室也雖猶有所未至然已升堂則所得亦多矣安可以其鼓瑟之未善而遽忽之哉

子貢問師與商也孰賢子曰師也過商也不及

曰然則師愈與子曰過猶不及

師是顓孫師商是卜商都是孔子弟子愈字譬如勝字一般子貢問於孔子說門人若顓孫師卜商二人者所造果孰爲勝孔子答說師也才高意廣而好爲苟難是太過者也商也篤信謹守而規模狹隘是不及者也子貢又問說師既是過商既是不及然則師固勝於商與孔子答說不然道以中庸爲至不及的固不是中道那太過的也不是中道是太過也與不及的一般若能各勝其偏則皆可至於中不然則皆不得爲善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八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季氏是魯大夫周公是成王之叔爲周冢宰求是非冉求聚斂是催科以收其財附益是增加的意思非吾徒是說不是我的門人鳴鼓是擊鼓攻是責伐昔者周公爲王室至親有大功位冢宰其富宜矣季氏以諸侯之卿而富過之非攘奪其君刻剥其民何以有此冉求爲季氏宰又爲之急賦稅以增益其富故孔子責之說求非吾之徒也蓋吾以仁義道德爲教爲吾徒者必當以正事人而不爲詭隨以惠養民而不

爲培植今求所爲如此是黨惡而害民也斯豈吾之徒乎爾小子輩當擊鼓相聚顯然以攻伐之可也聖人於誅絕之餘而猶使門人正之冀其改過亦可以見其愛人無已之心矣

柴也愚參也魯師也辟由也喭

柴是高柴參是曾參師是顓孫師由是仲由都是孔子弟子愚是明智不足魯是遲鈍辟是務外少誠喭是粗俗蓋人非性生之聖氣質必有所偏學也者正以變化其氣質也故孔子各舉四子之偏而告之說高柴之性謹厚有餘而明智不足是其愚也曾參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九

性遲鈍而少警敏是其魯也顓孫師之性務爲容止而少至誠惻怛之意是其辟也仲由之性粗鄙凡陋而少溫潤文雅之美是其喭也然愚與魯者必充之以學問辟者必本之以忠信喭者必文之以禮樂然後可進於聖人之道不然亦卒偏而不得其中也可不知所自勵乎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

回是顏回庶乎是與道相近譬如說差不多的一般屢是數空是家無所有賜是子貢之名受命是安於

天命貨是貨財殖是生殖貨殖是言生財以致富也億是意度中是得其理孔子說人之爲學皆所以學道也而近道者鮮矣性類回資質既是高明學力又有深造雖未便能與道爲一蓋亦庶乎其爲一也然又能安貧而不求富故每每空匱而家無所有此回之所以爲賢也若夫端木賜之爲人則不能受天之命而生財以求富固未若回之安貧矣然其才識之明亦能料事而多中也能由此而充之則亦可進於道矣這是二子優劣之不同如此

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於室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士

善人是不爲惡之人踐是踐履迹是聖賢之成法入室是造乎精微之域譬如入於室內一般子張問於孔子說世有一等善而無惡之人其道何如孔子答說善人者質美而未學者也惟其質美故雖不必循塗守轍以踐聖賢之成法而自不至於爲惡惟其未學故亦未能造乎精微之域而入聖人之室也夫其不踐迹而自不爲惡此善人之所以爲善人也不踐迹而亦不能入室此善人之所以止於善人也若能充之以學則固可以爲君子爲聖人當不止於善人而已然則美質固可尚而學問之功亦豈可少哉

子曰論篤是與君子者乎色莊者乎

論是言論篤是篤實與是許君子是有德之人色莊是內無情實而但於辭色之間矜飾以欺人孔子說人藏其心情僞不可以易知故聽其言必觀其行然後其人可知也若但以其言論篤實而遂許其爲賢則未知其果是有德之人表裏如一而爲君子者乎抑亦心無情實徒矜飾於辭色之間而爲色莊者乎有論篤之君子則吾之所與者安知果其人也亦有論篤之色莊則吾之所與者安知果非其人也然則人豈可以言貌取人哉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士

子路使子羔爲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

子羔是孔子弟子高柴字子羔費是邑名宰是邑長賊是害社是土神稷是穀神佞是以口給禦人昔者子路爲季氏家臣因欲舉子羔爲費邑之宰孔子責之說人必學以明理而後可以從仕子羔資質雖美然未嘗學若使之仕則不惟有妨於修己之功亦且有乖於治人之道豈不是害其人乎子路因夫子之責遂強辭以應之說費邑之中有民人焉所當治也

有社稷焉所當事也治民事神卽所以爲學又何必讀書拘拘於章句之末而後乃爲學乎夫治民事神雖學者事然必學之已成而後可以爲此初非可以仕而學爲其事也子路之言非其本心但其理屈辭窮而強爲之說以禦人耳故孔子不斥其非而直責之說所以惡夫人之侯者正謂其不問理之是非而徒取辦於口以求勝也然則子路不惟失之妄舉而又失之強辨豈非君子所當深戒者乎

子路率爾而對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間加之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爲之比及三年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主

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

率爾是輕遽的模樣千乘之國是地方百里可出兵車千乘者也攝是管束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加以師旅是說有兵戰之事因是頻仍穀不熟曰饑饉不熟曰饑勇是強勇方是向知方是知向於義哂是微笑子路承夫子之問乃輕遽而對說若以千乘之國兩邊都是大國而管束於其間又加以師旅而常有兵戰之事又因以饑饉而荒歉之類仍事勢之難爲也如此由也爲之將及三年之久可使民皆強勇而不退縮且知向義而親上死長不變其心是

則由之志也於是夫子微笑之蓋笑其言辭輕率非謂其志之不善也

赤爾何如對曰非曰能之願學焉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

宗廟是奉事祖考之所宗廟之事蓋祭祀之事也諸侯時見曰會衆類曰同端是玄端禮服也章甫是禮冠相是贊禮者曰小者謙辭夫子問說亦也爾之志何如公西赤對說禮樂之事不是說我則能之誠願卽其事而學焉彼宗廟之中有祭祀之事諸侯修好則有會同之事皆禮樂之所在也赤也服玄端之服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主

三子者出曾皙後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爲國以禮其言不讓是故哂之

禮是恭敬辭遜之道讓是謙讓昔者諸子言志已畢子路冉有公西赤皆出獨曾皙在後乃問於夫子說適間三子者其言謂何夫子答說也只是各言其志而已無他說也曾皙又問說夫子何笑仲由也夫子

答說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爲國必以禮而後可治也然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由也言辭急遽自負有才直任之而不讓則亦有失於禮矣此吾所以笑之也

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爲仁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仁是本心之全德人而能仁則可以兼天下之善而無遺所以聖門學者只是求仁克己是用力克己是一身之私如耳要貪聲目要貪色之類復是還禮是天理之節文歸字譬如與字一般是稱許的意思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古

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答說心德在人本無不具就中件件都有箇節文所謂禮也人只是縱其一身之私把那天理壞了故不仁耳若能用力量以勝其一身之私克之又克以至於無使天理節文無所蔽壞依舊復還於我則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而仁不外是矣然是理也不是一人有的乃天下之人所同具者也若果於一日之間克己復禮則天下之人皆將稱許其仁是雖未必其盡知而秉懿好德其理固如此也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如此然事之由己者易由人者難今已是自家的私欲禮是

自家的天理其克其復皆在於我亦爲之而已矣而豈由人乎哉其機之在我而無難也如此然此乃爲仁之功至精細處孔門弟子問仁者多惟顏子告之以此蓋顏子之學幾於聖人故以至精細者告之也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仲弓

曰雍雖不敏請事斯語矣

仲弓是孔子弟子姓冉名雍字仲弓大賓是有德有位的賓客大祭如郊祭廟祭之類仲弓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爲仁孔子答說爲仁之道非敬則私意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古

擾而仁之體不立非恕則恣己徇私而仁之用不行必也持己一於敬雖出門之時若可忽也而此敬常存如大賓之是見賓之大者敬之大也雖使民之時若可忽也而此敬常存如大祭之是承祭之大者敬之大也即出門使民如此則無時無事而不敬可知矣待人一於恕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亦不以之使下如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亦不以之事上以人比己以己處人則無有不恕者矣由是而在邦則上得乎君下得乎民而邦人無怨之者由是而在家則父母悅其孝兄弟悅其友而家人無怨之者蓋能敬

則內不失已之道能恕則外不失人之心故其效驗如此若有不然是吾敬恕之功有所未盡而不可不以自考者也於是仲子對說雍之才質雖不聰敏請於夫子此言以身體之敬恕交勉務期於邦家無怨而後已也蓋仲子自量其力之可至故直任之而不辭如此

司馬牛問君子子曰君子不憂不懼曰不憂不懼斯謂之君子矣乎子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司馬牛是孔子弟子姓司馬名牛君子是成德之人

高才裏公集

卷之三

七

憂是憂愁懼是恐懼內省是自家省察於心疚是病司馬牛問於孔子說學也者所以學爲君子也不知君子之人何如孔子答說君子之心常舒泰既不憂愁又不恐懼如斯而已司馬牛說君子之道大矣不憂不懼斯即謂之君子矣乎夫子又答說汝以不憂不懼爲易能乎蓋其所以不憂不懼者不是勉強排遣而然由其平日爲人光明正大無虧心虧行之事內自省察於心泰然自得無有一毫疚病處是以理足以勝私氣足以配道義縱有意外之患亦惟安於命而已而何憂懼之有夫以不憂不懼由於內省

不疚如此苟非自修功至已造乎成德之地者不能也會是不足以爲君子乎

子張問明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明也已矣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

子張是孔子弟子顯孫師字子張明是心中明白而無所蔽惑浸潤謂如水之浸灌滋潤入之以漸而不覺也譖是毀人之短膚是皮膚膚受謂身受禍也愬是訴已之冤子張問說如何可謂之明孔子答說見人之所見者不足以爲明也惟夫難察者而能察焉

高才裏公集

卷之三

七

乃可以爲明也如譖人之短者固將冀吾之必信也使其太急其智猶易窺耳惟夫譖而浸潤焉者或乘吾之喜怒而暗肆中傷或因事之近似而巧爲誣陷微言冷語積之以漸而不露形迹譬如水之浸物一般則聽者不覺其入而信之深矣愬已之冤者固將激吾之必怒也使其少緩其情猶可見耳惟夫愬而膚受焉者或言人之害我苦在至極或言我之受禍就在目前情狀危急事勢迫切譬如加到身上一般則聽者不及致詳而發之暴矣夫是二者言雖如此而設計則至深事本不情而用機則甚密若能察其

爲僞而不行焉則是見理至真而不可欺以奸詐者矣豈不謂之明乎然不特謂之明也若能於浸潤之譖膚受之愬而不行焉則是超然遠見而不蔽於近固非察察以爲明者矣豈不謂之遠乎是何也蓋難察者而能察焉則凡人之易見者皆無足言也其謂之明且遠也不亦宜哉

棘子成曰君子質而已矣何以文爲子貢曰惜乎夫子之說君子也駟不及舌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

棘子成是衛大夫質是質朴文是文采駟是四馬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六

是皮之去毛者昔者周末文盛人皆習於利巧而無忠信之意故棘子成厭之說君子於言語動容接物行事之際亦惟質朴而已矣而何用文采爲乎蓋欲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也子貢答之說今人皆知有文而不知有質是偏也惜乎吾子之說崇本抑末到是箇君子之意但意雖善而言則有病今言已出於舌雖四馬不能追及之矣何則忠信誠慤之謂質威儀文辭之謂文人之爲人無質不立無文不行是文也與質一般質也與文一般可相有而不可相無君子小人之所以辨者正在此也譬如虎豹犬羊之皮

所以異者以其有毛存焉而可以辨別之耳若去其毛則虎豹之皮亦與犬羊之皮一般何以別乎人若盡去其文而獨存其質則君子小人混而無辨是亦虎豹犬羊之鞞而已矣然則文豈可以遂廢哉夫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而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

子張問崇德辨惑子曰主忠信徙義崇德也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崇是日有增加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辨是辨別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惑是心之所不明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信是誠實而無僞徙是遷義是理之所當爲者誠是實異是推異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可以崇德又如何可以辨惑孔子答說崇德之事亦惟内外交修而已使心有不實則凡所爲者皆不能以有成使善不能遷則亦日趨於汚下而已故必存於心者常以忠信爲主而無一毫之欺詐又能於理之所當爲者以身從之而事欲其合宜如此則根本既固而善行又有所積累固可以日進於高明矣豈不是崇德之事至要辨惑當知惑之所在如人之生死有命非吾所能爲也今

也愛其人便要他生惡其人便要他死既已勞心於無用矣况此一人耳既要他生又要他死則吾之胸中已交戰而不能自定矣而又何以欲人之生死乎是惑也這就是詩經中說的人但欲富耳不知富貴在天有不可求者人雖百計求之誠何足以致富亦祇見其妄動而取人之性異耳然則以愛惡而欲人之生死者亦祇足以取異而已矣豈非惑之甚乎夫能於此而辯之則惑可得而去矣

子曰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子路無宿諾片言是一言之間折是剖斷明白而人皆信服獄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主

爭訟由是子路的名宿是隔夜諾是有所許於人子路無宿諾是門人說的孔子說人之爭訟者各要求勝情僞千狀聽訟者雖極力以鞠之尚有不得其情者矣若能於一言之間剖斷曲直使各當其情而人無不信服之者其惟仲由也與蓋由之爲人也忠信而明決忠信則人不忍欺明決則人不能欺故能片言而折獄也門人因夫子之言而遂記之說子路平日爲人最有信行若受人之託而應承之矣則必急於踐其言曾未有輕信而不行者也夫以子路之忠信如此則其所以取信於人者固以其養之有素也

夫豈一時而然者哉

子張問政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

政是治人之道居是存諸心者倦是倦怠行是施諸事者忠是盡心而無僞子張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答說爲政者執無所存之心但始雖如此而其終不免於倦怠則其爲政不過苟且而已必也居之無倦如何養民而使之得所如何教民而使之成俗念念在茲不以時之久遠而少有懈惰之意則政自有恒而德澤可及於民矣爲政者執無所行之事但事雖如此而不本於真心則其爲政不過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主

文而已必也行之以忠凡制田里以養民興學校以教民皆本於真德實意而不徒爲粉飾之具則政皆實事而德澤可及於民矣夫是道也小而治一邑大而治一國又大而治天下皆不外此有爲政之責者不可不知所務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政者正也子帥

以正孰敢不正

季康子是魯大夫帥是倡帥季康子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政之道孔子對說所謂政者不是徒以法制把持而已也蓋必先正其身而於人之不正者乃以

正之故謂之政耳夫以政之爲義如此則其事雖行於下而其本則係於上子苟能反身修德而所以倡帥乎民者一出於正則民自化之莫不敦倫理守法度而無有邪惡者矣其誰敢不正乎不然則雖日撻而求其正不可得也然則爲政者可徒求之人而已哉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

無道是爲惡者有道是爲善者君子是指在上者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三

小人是指在下者言偃字解做仆字是靡然而倒的意思季康子問政於孔子說惡人不去則善人受害若將那爲惡而無道者殺了以成就那爲善而有道者何如孔子對說民之善惡顧所以倡之者何如耳今以子之爲政則何用殺乎子誠欲善而躬行以率之則民自歸於善矣何也那在上的君子其德譬如風一般在下的君子其德譬如草一般若草而加之風無不偃仆若小人而被君子之化無不順從此乃理之必然者也然則欲民之善亦反諸其身而已矣而何以殺爲哉孔子此言不止爲康子告凡爲政

者皆所當知也

夫達也者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在邦必達在家必達

質是質實直是正直察言觀色是察人之言語觀人之顏色以驗在己之得失慮以下人是常思謙讓而居人之下達是所行順利孔子告子張說汝之所謂聞者固不可謂達矣然所謂達者何如夫達也者必是質實而無有於巧僞正直而無有於私曲又且好義而所行皆合乎天理之正其爲人之善如此然又不敢自是而察人言語之從違觀人顏色之向背以驗在己之得失焉又不敢以賢知先人而常思謙讓入之下焉夫既有自修之實行而又有處人之小心可謂內不失己外不失人者矣夫是以在邦而upper得於君下宜於民無有不達者焉在家而父母悅之兄弟悅之無有不達者焉蓋德修於己而人自信之故所行自無窒礙也這便謂之達若彼以虛譽聞於人者何足以語此哉

樊遲從遊於舞雩之下曰敢問崇德修慝辯惑子曰善哉問先事後得非崇德與攻其惡無攻人之惡非修慝與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

非惑與

樊遲是孔子弟子舞雩是祭天禱雨的去處崇是日有增加德是行道而有得於心者修是治而去之惡是惡之藏匿於心者辯是辯明惑是疑惑攻是克伐一朝是一時忿是忿恨昔者孔子遊於舞雩之下樊遲從之因問說吾之有德如何可崇吾之有惡如何可修吾之有惑如何可辯孔子以其問之切於已也故美之曰善哉汝之問乎夫人心不可以兩用若爲其事而卽計其功則天理奪於人欲之私德之所以不崇也若能先其事之所難而後其效之所得則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語

志專一功夫無間善將日積而不自知矣非崇德與人惟輕於責已而重於責人愚之所以不修也若能專於攻已之惡而不攻人之惡則自治誠切而惡無所匿矣非修惡與若夫一時之忿恨甚小乃不能自制而遂至於喪亡其身因以連及於父母則其禍大矣以小忿而致大禍豈非惑與能於此而不行焉則固有以辯其惑矣

樊遲退見子夏曰鄉也吾見於夫子而問知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何謂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選於衆舉皋陶不仁者遠矣

湯有天下選於衆舉伊尹不仁者遠矣

鄉也譬如說前者一般富是所包者廣皋陶是舜之臣伊尹是湯之臣昔者樊遲未達仁知之旨夫子既告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矣遲以夫子之言專爲知者之事而未喻所以能使枉者直之理退而見子夏乃問說鄉者吾見夫子而問知夫子告我以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此言何謂也於是子夏嘆說富哉夫子之言乎蓋所包者廣不止爲知而言也何也昔者舜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皋陶其直者也則舉而任之爲士師由是天下之人皆化爲仁而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重

仁者遠矣湯有天下選於衆人之中而伊尹其直者也則舉而任之爲阿衡由是天下之人皆化爲仁而不仁者遠矣舉皋陶舉伊尹所謂舉直錯諸枉也知也不仁者遠所謂能使枉者直也仁也是於知人之中卽寓愛人之理夫子之言益非專爲知而發矣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文是詩書六藝之文友是朋友輔是相助的意思仁是心之全德曾子說君子之學所以求仁也使無朋友以輔助之固不足以有成然使會友而不以文則羣居終日言不及義亦不足以輔仁矣是故君子之

會友也必以文或相與讀天下之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或相與論古今之事以識事理之當然庶乎日有所講明不徒爲會聚而已於是乃以友而輔仁過失賴其相規德業賴其相勸取彼之善助我之善務使德之修者日有進焉庶乎相與以有成不徒爲虛文而已夫以友之功用其大如此然則人固不可以無友而亦豈可不知所以友者哉

仲弓爲季氏宰問政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美

季氏是魯大夫宰是邑長有司是衆職赦是寬宥者仲弓爲季氏屬邑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答說舉衆衆職若不分任於先何以責成於後故必先授其任於有司而後考其成功則已不勞而事畢舉矣人之有過其大者固不可不懲然使詰責其細小則人何以展布故必於小過而寬宥之則刑不濫而人心悅矣又必於賢而有德有才而有能者舉而用之則有司皆得其人而政益修矣這便是爲政之道仲弓又問說賢才之伏無盡而一人之智有限焉能盡知賢才而舉之乎孔子又答說賢才之在世也汝雖不

能盡知然豈一無所知者乎汝雖有所不知然豈無一人知之者乎汝但於汝之所知者舉而用之則汝之所不知者人亦將舉之矣其孰肯舍而不我告哉舉其所知者於已而付其所不知者於人又何患賢才之不能盡舉乎即此觀之則聖賢用心大小之不同亦可見矣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美

禮只是序樂只是和措是安置的意思苟是苟且孔子告子路說吾之所以欲先正名者豈爲迂哉蓋以爲政之道必當先於正名也若使名有不正非君臣而強爲君臣非父子而強爲父子則稱謂之間必然有礙言如何順言不順則凡有所爲人皆不服事如何成事不成則無序而不和禮樂如何可興禮樂不興則法度乖張小人得以幸免君子反罹於罪刑罰如何可刑罰不中則民不知趨避而無安身之地何所措其手足夫以名之不正其弊遂至於此故君子不名則已名之必欲其可言不然不敏以爲名也

不言則已言之必欲其可行不然不敢以爲言也夫名必可言則名正而言順言必可行則言順而事成而禮樂興而刑罰中皆在是矣所以君子爲政不在乎他亦惟於言之稱名者求當其實無所苟且而已然則吾之欲先正名也意正爲此豈故爲迂者哉

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

誦是讀詩是詩經三百是詩經篇數有三百之多授是與授之以政是說與之以位而使之行政達是通達使於四方是將君之命而出使於各國專對是獨

爾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宋

自應對奚字解做何字孔子說詩之爲經也本乎人情該乎物理可以驗風俗之美惡政治之得失故讀之者必達於政且其言溫厚和平而不激亢多所諷喻而不直遽故讀之者必長於言若讀詩三百可謂多矣乃授之以政而不知所設施使於四方而不能獨自應對則讀詩雖多有何用處亦與不讀者同矣故曰雖多亦奚以爲蓋窮經必先明理明理方能適用若不能明理不過記問之學不足貴也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令是教使孔子說人君雖所以治人而必先於自治

其身若使倫理無不盡言動無不謹淫聲美色不以亂其聰明便嬖諛佞不以惑其心志則身正矣由是民皆感化雖不待於教使而自然各歸於善無敢有違者若其身不正倫理不能盡言動不能謹聲色亂其聰明便嬖惑其心志則民不服雖教使之爲善亦有不從者矣蓋身乃天下國家之本不能正已焉能正人有天下國家者不可不謹於此

子適衛冉有僕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適字解做往字衛是衛國冉有是孔子弟子僕是御

爾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宋

車之僕庶是衆多加是增益昔者孔子往衛國去冉有爲御車之僕孔子見衛國人民衆多乃嘆說庶矣哉衛之民也冉有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庶然當不止於庶而已也不知既庶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答說庶而不富則將散之四方亦不保其庶矣必也制爲田里薄其賦歛使百姓每豐衣足食無貧乏之患纔是箇充實之國冉有又問說有國者固欲民之富然亦不止於富而已也不知既富之後又何道以加之孔子又答說富而不教則近於禽獸亦不保其富矣必也設爲學校教之禮義使百姓每孝親敬長

而成善美之俗纔是箇有道之國聖賢一問答之間而王道悉備於此誠萬世爲治者之法程也

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

王者是聖人受命而興以君主天下者也三十年爲一世仁謂教化浹洽孔子說明王不作而民之不被其澤久矣如有聖人受命而興以仁義教養天下然亦不可遽期其效必是積之以漸至於三十年之久然後浸灌之澤深入民心而天下悉囿於熙皞之中也夫豈一時可致者哉孔子言此欲爲君者知夫非王道不可以治天下非悠久不可以爲王道彼霸術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三

之淺近者固所不足道也

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對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雖不吾以吾其與聞之

冉子是冉有朝是季氏的私朝晏是晚政是國政事是家事以是用與聞是參與其間而得聞其說古者大夫雖致仕猶得與聞國政昔者冉有爲季氏宰朝於季氏而退孔子問說何退朝之晚也冉有對說因有國政議處是以來遲孔子說此必季氏之私事非國政也如有國政則吾嘗爲大夫雖已致仕不用猶得以與聞之今既不聞則是非國政也是時季氏專

魯其於國政益有不與同列議於公朝而獨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夫子爲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教冉有之意深矣

曰一言而喪邦有諸孔子對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幾也人之言曰予無樂乎爲君惟其言而莫予違也如其善而莫之違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違也不幾乎一言而喪邦乎

喪是喪亡樂是喜樂違是違背定公又問說一言興邦既聞之矣若說一句不好的言語便可以喪亡其國亦有之乎孔子對說一言之間便未可如此遽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

三

其效也然亦有之今時人有一句話說我不是喜樂爲君只是爲君時隨我所言臣下都奉承我無敢違背這便是所樂也時人之言如此自今言之如其所言而善有益於生民有利於社稷那臣下每都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福社稷必得其安豈不是好事如其所言不善有害於生民有傷於社稷也都要臣下每依着行不敢違背則生民必受其禍社稷必爲之危而國不可以爲國矣然則惟言莫違之一言豈不可以必期於喪邦乎可見人君當以從諫爲聖而不可以人之承順爲忠若不論理之是非而

只欲人之從已則忠言不至蒙蔽日深寔亂公之道也

子夏爲莒父宰問政子曰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莒父是地名宰是邑長速是急速小利是小小的便宜達是通達昔者子夏爲莒父之宰問政於孔子孔子答說行政必須有漸不可只要緊速求目前之效又須志量廣大不可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何也政以能達爲貴然必有漸而後可以達也若只要緊速求目前之效則急遽無序前者擁後者滯而反不達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三

矣此所以不可欲速也政以大成爲貴然必志量廣大而後大事可成也若見些小事功便以爲得則其心已足無復遠望那大事如何成得此所以不可見小利也蓋子夏有近小之病故孔子教之如此其實爲政之道不外此也

樊遲問仁子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

仁是心之德恭是敬之見於貌者敬是恭之本於心者忠是盡心而不欺之字解做往字夷狄是外國樊遲問於孔子說如何是爲仁之道孔子答說仁本於

心然體事而無不在故爲仁者必隨事而體之如靜而居處便要恭莊而不敢惰慢則仁卽在居處之時矣動而應事便要敬謹而不敢怠忽則仁卽在執事之時矣以至與人相處又要忠實而不敢欺詐則仁卽在與人之時矣然又不可少有間斷必是以此三者拳拳服膺而無須臾之違雖到那夷狄患難之中也只守之而不可棄失况平居乎如此則心無不存而仁不外是矣

曰敢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曰敢問其次曰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三

可以爲次矣

宗族是同宗一族之人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信是信實果是果決硜硜是堅確的模樣小人是狹小之人非爲惡之小人也子貢問說才行相兼者固可以爲士矣不知士之次一等者何如孔子答說士固以才行相兼爲貴然與其行不足寧可才不足若有人焉善事其親而宗族皆稱其孝善事其兄而鄉黨皆稱其弟此其才雖不足而大本則不失亦可以爲次一等之士矣子貢又問說士之又次一等者何如孔子答說人之言行本不可以意必然與其

失之放恣寧可失之固執若有人焉所言者不擇理之是非而必欲其信實所行者不問事之可否而必欲其果決是乃識量淺狹硜硜然堅固拘小之人也此其本末雖無足觀而亦不害其爲自守較之放恣者猶有可取抑亦可以爲又次一等之士矣

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也

中行是資質既高學力又到無過不及中道而行者也狂是有志的人狷是有守的人進取是進而取法於上有所不爲是不爲非禮之事孔子說道以中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重

爲至若得那無過不及中道而行之士以教之固可以副吾傳道之托但民之鮮能也久斯人不可得而與之矣然道不可卒狷下此而求其可教者必也狂與狷乎夫所以有取於狂狷者何也蓋小廉曲謹之人未必能振拔而有爲也若夫狂者進而取法於上動以遠大自期雖其行有所不逮而向往之志則可嘉狷者自愛其身非禮之事斷然不爲雖其知有所未及而能守之節則可尚吾於是因其志節而激勵裁抑之使之抑其太過引其不及以進於道則今日之狂狷固他日成就之中行也傳道之托舍斯人其

誰與

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和是無乖戾之心同是有阿比之意孔子說君子小人心術不同故其與人亦異蓋君子之心公其與人也則必同實協恭而無乖戾之心既不挾勢以相傾亦不爭利以相害何其和也然雖和矣而却不與人同事當持正則執朝廷之法而不敢屈撓守聖賢之道而不肯遷就未嘗不論是非而苟隨於人焉小人之私其與人也則巧言令色而有阿比之意屈法以任其黨附背道以恣其詭隨何其同也然雖同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重

而却不與人和苟有可私已處則便挾勢以相傾爭利以相害未嘗開心見誠而汎愛於人焉君子之和似乎同而實非同小人之同似乎和而實非和人惟察識於此則君子小人可得而知矣

子曰君子易事而難說也說之不以道不說也及其使人也器之小人難事而易說也說之雖不以道說也及其使人也求備焉

事是服事說是喜悅器之是隨人材器之所長而使求備是求其全備孔子說君子小人立心不同其爲人亦不同那君子之人容易服事却難取其喜悅

何也君子之心公若或悅之以聲色貨利悅之以諛
佞嬉遊有不出乎道理之正則反見憎惡而不足以
得其歡心如此似乎難爲人的一般及其使人則各
隨其器之所長而不責備焉豈不是易事而難說若
彼小人則難於服事却易取其喜悅何也小人之心
私若悅之以聲色貨利悅之以諛佞嬉遊雖不出於
道理之正然投其所欲即可得其歡心如此似乎容
易服事一般及其使人也則求全責備而不恕人之
所不能焉豈不是難事而易說聖人分別君子小人
之情狀如此蓋欲人以君子自勉而不可流於小人
高末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美

子曰剛毅木訥近仁

剛是強勇毅是堅忍木是質朴訥是遲鈍仁是心之
德孔子說仁也者天理之在人心者也人惟從欲而
心逐於外其去仁也遠矣若夫剛者強勇而不撓毅
者堅忍而不餒木者質朴而無華訥者遲鈍而不佞
這四樣資質雖未卽可以爲仁也而寔與仁相近何
也剛毅則不屈於物欲欲之分數少則理之分數多
木訥則不至於外馳心不馳於外則有存於內豈不
與仁相近乎有是質者若能充之以學則其爲仁也

易豈但近而已哉不然亦徒美質而已而不足以爲
仁也

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卽戎矣

善人是良善而無惡之人卽字解做就字戎是兵孔
子說法制把持者不可以得民心故莫如教然使無
真心實意以教之亦不可以得民心也若夫肅而無
惡之人使之居上以教民則其訓誨之間皆真心實
意之所在由是積而至於七年之久則民心必然固
結莫不親其上死其長而不忍背叛於是而使之拔
堅執銳以就兵戎則必衛護其主勇往直前而不肯

高末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美

後故曰亦可以卽戎矣然此特就善人而言若夫聖
人在上以善教其民則固可以無敵於天下豈但僅
可卽戎而已哉

憲問耻子曰邦有道穀邦無道穀耻也

憲是孔子弟子姓原名憲耻是愧耻穀是做官的俸
祿原憲問於孔子說人不可以無耻不知如何是可
耻之事孔子答說可耻莫如苟祿如邦國有道明君
在上言聽計從固君子出仕之時然其仕也將以行
道而有益於時也今乃不能行道無所建立只喫人
之俸祿至若邦國無道上無明君言不聽而計不從

則不可以仕矣乃不能引去儼然居位只喫人之俸祿夫祿所以報功也不能有爲而食是素餐也不可有爲而食是貪饕也國家所以制祿之意爲何吾所以食祿之理爲何而乃苟焉如此不亦齷齪乎哉是可耻之甚也

子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爲士矣

士是學者之稱懷是思念居是意所便安處孔子說人而不學者無足言也若夫謂之士者固學而求道之人也必是以天地四方爲志以聖賢道義爲心雖處困窮艱苦而無所願慕於外雖處富貴安逸而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所沉溺於中然後可以謂之士若乃名爲學道之人而心意所懷惟在便安之處或戀戀於飲食宮室之美或惓惓於般樂逸豫之私則是識趣卑陋而不能超脫乎庸凡志氣墮墮而不可進修乎德業名雖爲士亦何足以爲士哉

子曰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孔子說存乎人者有本有末學者不可不知輕重於其間如有德之人和順積中英華發外必然有言若不能言必非有德者也至於有言者則不必有德焉

何也有君子之言有色莊之言今惟其言而已則安知非色莊者乎故未可遽信其德也仁者心無私累見義必爲自然有勇若不勇必非仁者也至於勇者則不必其有仁焉何也有義理之勇有血氣之勇今惟其勇而已則安知非血氣者乎故未可遽信其仁也可見德可以兼言言不可以兼德仁可以兼勇勇不可以兼仁此自修者所以貴務本而觀人者不可徒取其末也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

五

仁是天理凡合理者便是仁不合理者便是不仁孔子說仁乃心之德心存則仁存心放則仁失然存之則難放之甚易如君子之人志於仁者也其所爲者固皆天理之事然毫髮之間心不在焉則不合乎天理者亦有之矣至於小人本心已失無所忌憚其所爲者莫非忍心害理之事固未有一時一事合乎天理者也夫人而不仁不可以爲人則小人固當爲戒然以君子而尚有不仁者焉則操存省察之功豈可有一時之間也哉

子曰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人子羽

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

命是辭命裨諶世叔子羽子產都是鄭大夫草是草
藁創是造討是尋究論是議論行人是掌使之官修
飾是增損之東里是地名子產所居潤色是加以文
采孔子說鄭小國也而處乎晉楚大國之間其勢常
危然惟有賢能任用之而各當其才故有以保其安
如有事於他國而道其情或他國有事於我而答其
意則有辭命之事也鄭國之爲辭命不肯苟然必先
使裨諶造爲草藁蓋裨諶善謀故使之草創而立其
大意焉然不可以遽定也世叔熟於典故則使之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聖

究其得失議論其是非然不能無有餘不足也行人
子羽善於筆削則使之增其所不足損其所有餘然
又不可粗鄙無文則使東里子產潤色之而加以文
采焉鄭國之爲辭命必更此四賢之手而成如此此
其所以詳審精密而應對諸侯鮮有敗事者也然卽
是而觀則四子者不止有其才而已而實有體國之
誠意忘己之公心今觀其各輸所見既不嫌於見己
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爲形己之短則是同心共濟
惟知爲國而已向使少有彼此於其間則較忌怨尤
之不暇亦何以善其事而利於國乎此可爲人臣共

事者之法

問管仲曰人也奪伯氏駢邑三百飯蔬食沒齒
無怨言

管仲是齊大夫也是說此人也伯氏也是齊大夫
駢邑是地名伯氏所封之邑三百是三百家蔬是菜
齒是年沒齒是說終身或人又問說齊大夫有管仲
者其人何如孔子答說斯人也其功足以服人者也
蓋奪人之有人之所不堪也奪之而致其窮約終身
尤人之所不堪也苟非有以甚服其心無不怨者今
觀桓公以管仲有功乃奪伯氏所封駢邑三百家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聖

歟以與管仲伯氏雖食菜飯以終其身曾無怨言夫
奪人之有以致其窮約終身而無怨則有以甚服其
心可知矣服人至於如此則其功可知矣是則管仲
之爲人也

子曰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
夫

孟公綽是魯大夫趙魏是晉國之卿天下所稱大家
者也老是家臣之長優是有餘滕薛是兩箇小國大
夫是任國政者孔子說人之材各有所宜用人者必
當因其材而用之如孟公綽之爲人廉靜寡欲而短

於才可以任簡而不可以任繁者也若使爲家臣之
長則雖趙魏之家亦爲之而有餘蓋家老以率領羣
僚惟端謹者宜之公綽廉靜寡欲固自優於此也若
使之爲大夫則雖滕薛小國亦所不可何也大夫任
事之臣必有才者而後可以理煩治劇公綽短於才
則固不可以爲此矣夫趙魏之老尚優况小於趙魏
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爲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
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也而亦使爲大
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
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是皆不得其用也惟夫宜簡
而簡宜繁而繁則人各稱職而事無不理苟可用者
無不得其用矣此用人者所以必貴於知人而善任
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聖

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
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爲成人矣

曰字還是孔子說利是財利義是天理所當然者危
是危難授是與人命是生命久要是舊時所約平生
是平日孔子又說兼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固可以
爲成人矣然今時所謂成人者何必如此只是見財
利之來便思量義之當否合於義便取不合於義必

不取他見君父有危難便捨身以赴把生命與人不
肯苟免以至與朋友相約不止近時的不肯負他便
是日久的也必要如約不肯忘了平生所許的言語
有這等忠信之實則雖其才知禮樂有所未備也可
以爲成人而立於天地之間矣這又因子路之所能
者而告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七

聖

問辨錄序

孔子之道如天地之廣大而其爲用如元氣流行於四時不可以迹求也乃其實則不離乎日用之間而自極乎天德之妙故曰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噫允若是果孰能知之信惟天而已矣後世學鮮融洽成心未化各持臆說以符聖軌既存執着卒落方隅是故聖人之心虛乃爲塞之而使實聖人之氣平乃爲激之而使昂聖人之機圓乃爲窒之而使拘聖人之語明乃爲艱之而使晦子云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使卽得其書猶未得於言也卽得其言猶未得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一

於意也而况於所謂書所謂言者亦尚未之得乎故於聖人之意遠矣予本謫陋學道有年始襲舊聞有枯心識既乃芟除繁雜返邇本原屏黜偏陂虛觀微旨驗之以行事研之以深思潛心既久恍如有獲然後聖人公正淵弘之體會通變化之神稍得窺其景象則益信夫不可迹求也已間與同志商榷遺言冀正真詮乃不敢膠守後儒之轍昔仲舒欲罷去諸家雖獨宗孔氏予以爲宗孔氏者非必一致亦有諸家雖皆講明正學乃各互有離合其上焉者或可與適道或可與立而固未可與權不能得聖人之大君子於

是叅伍而取節焉可矣固焉安焉錮其神悟非善學孔子者也錄凡十卷皆問辨之辭故名問辨云萬曆三年夏五月十八日東里高拱自序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二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八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問辨錄

大學舊本

問大學舊本何如曰原是一篇無經傳之說然脉絡自明非有錯也今爲之明其意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此一書大義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八

慮慮而后能得

此至善之所由止也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一是皆以脩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

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言明德新民條件功夫次第而又揭言其本欲人之知要也故先曰本末後曰本末云

詩云瞻彼淇澳棗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八

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此承知本而言皆以明脩身爲本之意而格致亦在其中何則夫學以格物而致知也自脩恂慄威

儀則所以誠正而脩身者也由是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非惟當時不忘親賢樂利卽沒世不能忘也夫民不能忘由於盛德至善非脩身之爲本歟不觀之古人乎康誥之克明太甲之顧諟帝典之克明皆自明也明卽新也有自新不已之功而後可以新民可以新命非脩身之爲本歟極至也用其極止至善也如民之於邦畿鳥之於丘隅是也而文王敬止則惟曰仁曰敬曰孝曰慈曰信而君臣父子交人之理備非脩身之爲本歟若乃大畏民志無情不得盡辭則脩身爲本愈益可知矣故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三

此謂知本前云知本蓋示其始之也此云知本乃證以事終之也文義既有收拾脉絡亦自分明故曰非有錯也曰學之爲格致也奚若曰諸皆物也而學以明之非格物歟析之既精合以盡大會諸其本一貫而無遺非知至歟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以下舊本新本同但舊本無傳之幾章之說

大學改本

問晦翁云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然

歟曰若然則所謂大學者是天子之成均也而成均何可以名書且云大學所以教人之法是成均之訓規也而又何以爲孔氏之書夫司徒敷五教典樂教胄子直溫寬栗剛無虐簡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虞廷之教法也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樂正順詩書禮樂以造士成周之教法也與茲皆不類固知其非然也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然歟曰禮云樂正造士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與焉未聞其限年也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四

之學曰俊士俊者才過千人之稱謂其學業之有成也方十五時學業安能遽成乃由鄉升之司徒又由司徒升之學乎固知其非然也且學通上下安得以人之長幼分爲大小比年入學中年考校一年視離經辨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強立而不反謂之大成蓋以次而進非謂孰爲小學孰爲大學也曰然則小學大學之說謂何曰王浚川云古人論小學如農圃醫卜曆象干支之類非謂八歲入小學也若然則所謂諸侯貢其小學之異者移於天子之小學

亦八歲之童稚乎蓋卽農圃等事乃術藝之精者也
大學所學之大者卽詩書禮樂脩齊治平之道故六
鄉三歲大比賓興賢能而進於天子之大學蓋德行
道藝之純者也若學其大則自八歲以至十五其學
非有二本後世乃將小學大學以年大小岐而二之
非古人之義矣茲言良是曰大學之取名固謂是歟
曰亦非也夫大人者正已而物正者也所謂大學者
學爲斯人而已矣蓋謂是世間一種大學問非若小
道可觀君子不由者也固非成均教法之謂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五

明德中事所謂止至善者乃以足明德新民之意至
善此善耳止善止此耳非明德新民之外別有所謂
止至善也亦非不止至善可以爲明德新民也不可
以爲三也

問知止定靜安慮能得何如曰謂至善之所以止者
如此乃心學相因之妙非有功夫次第漸次而進也
問明德爲本新民爲末兩物而內外相對何如曰譬
之水然本其源也未其委也自源徂委非兩物也脩
己以安百姓非內外之相對也知止爲始能得爲終
一事而首尾相因何如曰大學止是明德新民而明

德新民所以止至善者其功在於格致誠正脩齊治
平本末始終蓋爲此耳知止能得乃是心學相因之
妙至善所由止者非有次第可循何可以始終言也
先後近道何如曰尚無八者功夫以何近道然則何
如曰此非結上乃以起下脩身爲本所謂本也舉此
以措則爲齊治平所謂末也起於格致所謂始也迄
於治平所謂終也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先
齊其家先脩其身先正其心先誠其意先致其知致
知格物所謂先也物格而后知至而后意誠而后心
正而后身脩而后家齊而后國治而后天下平所謂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六

后也知所先後而不已其功則至善可止而大學之
道其近之矣

問釋明德釋新民釋止於至善然否曰格致誠正脩
明德之事也齊治平新民之事也知止定靜安慮能
得止至善之事也既已備言之矣而又釋之也何居
問明德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何如曰大學只是明德
而新民亦是明德中事既曰明德能不新民乎未能
新民可謂明德乎若曰皆欲止於至善則是明德固
要止於至善新民亦要止於至善是二之也且至善
之所由止者知止定靜安慮而得此皆自明德言乃

心學在己無預於人者而新民固在其中也若分而爲二則明德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不待言矣不知新民之知止定靜安慮能得者當是何如夫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

問聽訟無訟曰讞決公明使是非曲直各得其理聽訟之能也然而無情者猶將騁辭以辯焉無以平其心汝耳惟聖人德威惟威德明惟明有大畏民之心志是以赴愬者各輸其情而是非曲直惟上所決而莫敢不服無復有騁辭以辯者是無訟也訟者爭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辯之謂也曰訟不待聽而自無何如曰訟獄者不之堯之子而之舜則堯舜之世不無赴愬之人蓋人有是非曲直不能自決必愬於上若使天下皆無是非曲直雖聖人不能也且曰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是無情不得盡辭乃無訟也若謂訟不待聽而自無則所謂無情者當是何人不得盡其辭當是何處且又曰大畏民志是民之畏服之也若謂民自無訟則固不自知矣又何以言畏服曰釋本末何如曰本末原非條件惡用釋且只因本字遂爲之釋本末然則又以何者釋終始耶

問惡惡如惡惡臭好善如好好色何如曰通篇更無好善惡惡之說晦翁因好惡字遂以爲好善惡惡乃使人泥於其中而不能出然則何如曰所謂誠其意者凡意念之發皆當至真至實而不可有一毫之不然者以自欺其心也毋自欺何如彼人之意念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者無如惡惡臭好好色必也凡意念之發皆當如惡惡臭好好色之至真至實而無一毫之不然方是自慊方是毋自欺蓋謂毋自欺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非謂惡惡好善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也本文自明有以攬入之則贅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八

問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朱子云一有之而不能察則其用之所行必有不能不失其正者然歟曰人心本虛無物則正喜怒憂懼皆心之用若能順應而中節則所謂情順萬事而無情者雖有亦無也而此心之廓然太公者固自如焉若一有於心則不勝其意必固我之私而所謂廓然太公之本體必爲之累而不得其正矣此章爲正心言曰心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者謂心役於物則失其正爲心言非爲忿懣等言也又何以爲用之所行不能不失其正也問之其所親愛畏敬哀矜賤惡傲惰而辟焉之謂何

曰寵有所移則申生殺於驪姬威有所劫則扶蘇死於胡亥自古婦乘夫子殺父小加大淫破義孰非起於情之所偏曰偏之爲害止於家乎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黨反側蕩平正直此皇之所以作極而敷錫者也不然人有淫朋民有比德而天下不可理矣但身之所行必先於家故以脩身齊家言之

問齊治之言恕何也曰不止齊治其平天下之道止是絜矩絜矩卽恕也子曰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以齊以治以平不外乎恕所謂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九

一以貫之者也此曾子之學得其宗也曰何不言忠曰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言恕則忠在矣

問大學不言治天下而言平天下何也曰天下之亂皆起於人心之不平人心平則天下自治故不言治而言平也

問爭民施奪云爭鬪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然歟曰非也謂爭民之財而先施其奪於民也民豈不以奪報我乎故下文卽曰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問仁人於媚嫉之人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何若是甚也曰媚嫉之人其害不可勝窮彼黨惡者固不待

言世乃有不識道理務爲忠厚之人卽大奸巨惡亦曲爲容庇以爲厚德及其奸惡旣稔至於殘害忠良傾覆社稷流毒萬姓而無已則所謂厚德者安在故惟仁人純乎天理至公無私不惟所愛必善而又爲之維持保護使不爲人所中傷而長爲國家之利不惟所惡必惡而又爲之屏絕黜遠使不得中傷善類以禍國家是愛固愛也然必能惡而後成其能愛則惡亦愛也故惟仁者能之曰先儒蠅子銘云殺之則傷仁放之則害義然歟曰若然是仁則不義義則不仁仁義不相爲用也是放流媚嫉之人亦有傷於仁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十

也而可乎故知殺之則所全者衆義也所以爲仁也放之則所傷者多不義也亦不可以爲仁也

問大學何以言生財曰此正聖賢有用之學夫洪範八政首諸食貨禹謨三事終於厚生理財王政之要務也後世迂腐好名者流不識義利不辨公私徒以不言利爲高乃至使人不可以爲國殊不知聚人曰財理財曰義又曰義者利之和則義固未嘗不利也義利之分惟在公利之判苟出乎義則利皆義也苟出乎利則義亦利也而徒以不言利爲高使人不可以爲國是亦以名爲利者耳而豈所謂義哉曾子旣

極言聚財之不可矣以爲聚財之不可也者豈遂使國家之無財乎生財自有大道苟得其道則財用自足正不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夫生財自有大道則聚財斷不可爲務財用之小人斷不可用彼後世言利之徒如桑弘羊裴延齡輩徒賠尅以逢迎而歛怨於民國事日去誠所謂蓄害並至者人君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

周禮冢宰制國用其重可知後世屬之他官既不如周官之重而迂腐好名之人又倡爲不言利之說遂使俗儒不通國體者轉相傳習則其事愈輕甚有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主

於國事如今戶部官勞倍於人然必俸資倍於人而後得遷其遷又劣曰此錢糧衙門也外而運司更甚夫錢糧衙門國用民生所係蓋重任也官此者使其有所漁獵誅之可也不然均王臣又獨賢勞者乃何爲劣視之以故有志之士不樂就此不幸就此率志奪氣沮務支吾了事徒積日以待遷而經制之畧置之不講不復聞有善理財者矣理財無人國用日蹙而民生乃益困彼號清秩者仍復揚揚劣視之以爲貨利之濁官此何理也予昔柄政方欲釐正之未及而歸乃發其意於此嗟乎使人臣而不爲國忠謀也

則已如其爲國忠謀將必有感於予言也夫

中庸

問中庸首章之義曰文本聯屬而解有斷復義本渾融而解涉支離然則何如曰意蓋云天之命於人者性也人之率其性而行者道也然不能皆率其性於是有修道之功焉乃聖人之所以立教也然道之不可不修何也蓋道不可離可離非道是故君子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而有修道之功焉然所以戒懼於不睹不聞何也蓋不睹不聞隱矣然莫見乎此微矣然莫顯乎此故君子戒慎恐懼而慎其獨也夫有是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主

養之功則吾心乃得其正方喜怒哀樂之未發也一理渾然更無偏着故謂之中中則發皆中節矣無所乖謬故謂之和中雖具於吾心然天下之理皆由此出是爲大本和雖發於吾心然天下之事皆由此處是爲達道可見此心之中萬理皆備而天地萬物不能外焉者也若能以是中和推而極之自行己之間以至於應物之際以施政教以興禮樂以御於家邦以推之四海以範圍天地以曲成萬物無往而非中和之運用則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百姓泰和暨鳥獸魚鼈咸若是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蓋實理實

事實言非感應之說也

問性卽理也然歟曰理者脉絡微密條派分明之謂天下之理皆理也而性字從生從心則人心所具之生理也性乃定名理爲虛位性含靈而能應理具體而無爲性存邪廓之中厥惟恒秉理隨事物而在各有不同謂性卽理未敢爲然也且性卽是理則理卽是性也而世有稱倫理者焉亦謂之倫性可乎有稱文理者焉亦謂之文性可乎固可識已

問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於是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所謂性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是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所謂道也然歟曰中庸爲學者作皆人理也而伊川考亭動兼人物言之夫人有人之性物有物之性豈以人之性猶牛之性牛之性猶犬之性歟且盈天地之間惟萬物凡草木土石諸件皆物也若謂人物之生各得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則不知草木土石其健順五常之德若何若謂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則不知草木土石其當行之路若何理難通矣

問修道之教如禮樂刑政之類然歟曰中庸爲學者作欲人循之以入道也今甫言性道乃更不及自修之事而卽言聖人治天下之法旣言治法矣却又言自修之事文理無續固知其不然也且禮樂刑政何爲修道然則何如曰修道乃修道以仁之修蓋欲人修德以凝道是聖人之所以立教也

問戒懼謹獨分爲二然歟曰人之有目何以不睹人之有耳何以不聞不睹不聞則是冥然而已而又何以致其戒懼之功蓋指幽暗之地人所不睹不聞而言卽所謂獨也謹獨卽戒懼莫見莫顯乃是發明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以當戒懼之意文義自明非可相對言之也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其說何如曰理欲不兩立人心無二用克已卽是復禮豈一邊克已又一邊復禮乎遏人欲卽是存天理豈一邊存天理又一邊遏人欲乎又卽如所言分而爲二則戒懼不遏人欲乎謹獨不存天理乎支離甚矣固知分言之對言之皆未當也

問程子云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也然歟曰豈有此理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之本體也感物而動物至而人化物則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多矣學者必須

戒愼恐懼涵養性源至純至粹則其喜怒哀樂未發只是一理中涵更無邪滓方可謂中中則無不和矣若彼常人喜怒哀樂雖是未發然根株所在皆私意之潛伏可謂中乎不中何和之有曰大本達道何如曰不徒曰本而曰天下之大本不徒曰道而曰天下之達道蓋言天地萬物之理皆具於此而所以位天地育萬物者皆由於此爲下文張本也

問自戒懼而約之以致中自謹獨而精之以致和中和則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和則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然歟曰有一毫之不中不可以言中有一毫之不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五

和不可以言和既謂之中謂之和則無不中不和者矣而又何以言致中和且和由中出謹獨即戒懼若分而爲二則戒懼致中顧不和歟謹獨致和顧不中歟心正則位顧不育歟氣順則育顧不位歟破碎支離不可以持循也且聖門言皆實理感應之說曾未之聞如人於屋漏之中致其中和何以便能位天地育萬物固又知其不然也曰雖無其事乃有其理曰此正後儒曲說求其理而不得從而爲之辭者也夫有其理必有其事既無其事理於何在然則何如曰致推而極之謂以吾心之中和而體之於身推之於

家推之於國推之於天下以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是致也故可以位可以育猶孟子言擴而充之足以保四海也猶堯典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以平章百姓以協和萬邦者也且中庸後章皆以發明首章之意若以感應言則於後更無發明處曰如子之言後有發明者歟曰有惟天下至誠能盡其性以盡人之性以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所謂致中和也及夫人物之性盡而參贊之功成則所謂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六

五

而無忌憚也何如曰君子戒愼恐懼無時不中則發皆中節而於天下之事處之皆得其當所以中庸小人無所忌憚欺天罔人無所不至所以反中庸也曰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何如曰君子言其耳若謂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則是以君子爲體以中庸爲用也聖人之言斷不如此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何如曰除却無所忌憚又有何者爲小人之心中問用其中於民先正云取民之中而用之芻蕘之中即吾之中也然歟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爲帝無非取

諸人者四目皆所明也四聰皆所達也岳牧九官皆所咨也豈惟民哉且民言安得便有中雖所問所察之善者亦不免太過不及之偏故於是執其兩端而用其中以爲治若謂用民之中則其所取者亦已中矣又烏用執兩端爲也子云後世雖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子民如父母有憐怛之愛有忠利之教親而尊安而敬威而愛語云猶元氣之運妙用無迹中庸所謂用中於民者也言亦近之

問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何以惟聖者能之曰中庸其至矣乎非聖人不能與此固也若夫遯世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不見知而不悔實非賢人以下之所可能易曰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夫遯世而悶者爲富貴利達者也不足言也若身遯而名猶彰彼好名者猶能甘之惟夫身既遯人又不見知此乃人之所甚不堪者而能無所怨悔變其所爲日有孳孳而無已此正所謂確乎其不可拔潛龍也非聖人其孰能之子不云乎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亦若是而已矣

問夫婦愚不肖何如曰堯舜周公亦皆夫婦夫婦何以愚何以不肖蓋古人言人之微者必曰匹夫匹婦

如曰匹夫匹婦之爲諒是也夫婦之愚不肖謂匹夫匹婦之愚者匹夫匹婦之不肖者非夫婦皆愚不肖也與知能行指居室言然否曰與之云者謂但有所知卽是知但有所能卽是能所知所能便是道也晦翁只見夫婦字遂指居室而言然不知夫婦人倫之始萬化之原其道甚大彼愚不肖者何以皆知何以皆能且天理各具於人心雖至愚不肖者豈於居室之外更無所知無所能乎然則何如曰彼愚不肖者或有時愛其親或有時讓其長或見孺子入井而不忍或蹴爾與之食而不受但有毫微偶合於理固卽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八

是知固卽是能固皆道之所在故曰與也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之類然否曰官與禮其理有在聖人非不知也乃其品儀名物他人所制非問何以得知况既問之後又已知之乎至於窮通有命孔子之不得位命也非由已也不遇也非不能也夫子之得邦家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致治之具固在焉何謂不能然則何如曰道無窮盡固有終古聖人所不知者焉固有終古聖人所不能者焉且此段語極透徹活潑蓋曰道無不該實無窮盡若自一事而言則

雖夫婦之愚者不肖者亦有知有能焉若極其至則雖聖人固有不知不能者矣此道之所以爲費隱也文義相喚何等包涵圓動若以夫婦知能爲居室之間不亦滯塞乎聖人不知不能爲問禮問官不得位不亦淺近乎曰若然則造端乎夫婦察乎天地何如曰造端於匹夫匹婦之微而極乎天地之大也曰伊川謂聖人所不知不能如農圃百工之事聖人亦豈能知哉何如曰愈遠矣

問道不遠人曰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嘗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然歟曰似未妥然則何如曰天理不外於人情若遠人情以爲天理則非所以爲天理也是故治人以人施人以已與夫子臣弟友之自反皆本人情非遠人以爲道也言曰庸言行曰庸德固不出乎日用之間也而勉焉不敢盡焉言行相顧焉卽慥慥之君子矣故可以爲道

問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註以行乎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爲素位而行以不陵不援不怨不尤爲不願乎其外然歟曰皆所謂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者也

夫自得非不願乎其外歟不陵不援非素位而行歟曰不願乎其外者乃以足素位而行之意不可爲二也問中庸爲學者作乃言鬼神之事何居曰意非在於鬼神也蓋卽鬼神以發明微顯之義耳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非專言鬼神也猶之逝者如斯不舍晝夜非專言水也知微之顯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誠則久久則微而博厚悠久之業大誠則形形則著而明動變化之功成不可掩如此也

問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曰此一章大肯下文乃詳言之曰達通也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然否曰若然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七

與下文全不相蒙其義亦淺近聖人之孝誰不稱之乃聖人則烏用通稱爲也然則何如曰達者變通不拘之謂善繼善述是也今只讀本文自見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達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義本明白何用他求曰何謂善繼善述曰不惟先王之所欲爲所已爲者爲之承之雖其所不及爲不得爲者亦皆爲之承之不惟所不及爲不得爲者爲之承之雖其所已爲有時異世殊不宜於今者亦皆爲之變通之斟酌損益務得其理推衍擴充務使幽明上下親疎貴賤無不周洽而無非所以仰體先

人之意是謂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夫繼述之謂孝繼述而善焉之謂達非通稱之說也曰舜之大孝顧不達歟曰舜以匹夫而有天下凡皆自爲非有承於前也故特以尊親顯親享宗廟而保子孫者稱爲大孝武周繼累世之緒有所承於前則凡所制作通之天下者皆其所繼述也而時勢不同尤有所變而通之擴而大之者故爲達孝也

問其人存則其政舉曰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然否曰其人指文武也文武豈可以臣言只是有君耳有是君則有是臣而政舉矣故曰爲政在人取人以身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三

問蒲蘆沈括以爲蒲葦伊川云蒲蘆果羸也言化之易也螟蛉果羸自是二物但氣類相似然祝之久便能肖政之祝人宜甚於蒲蘆矣二說孰是曰皆非也世稱果羸爲蒲蘆考之他書云蒲蘆胡蘆之細腰者也果羸土蜂腰細有似於蒲蘆故人以爲蒲蘆卽此而言則是果羸之取象於蒲蘆非蒲蘆之爲果羸也且果羸自有子乃負虫以飼之非以其所負之虫祝之七日而遂化爲其子也且似我似我人言也果羸虫耳安知所謂似亦安知所謂我豈亦能人言耶而

世人乃爲之說如此亦可笑也此無關義理爲明之者欲學者事必求其實耳

問所以行之者一也一之謂何曰一之言皆也蓋曰皆所以行之者也本文自明何言之曰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達道謂何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達道也所以行之者謂何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皆所以行之者也蓋五者各自爲用而三者爲用則同知也者知此者也仁也者仁此者也勇也者強此者也故曰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而已何如曰若指誠言何不曰所以行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三

者誠也而曰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一而不言所謂一爲此空虛無着之說必待後人求其事以實之乎且上文曾無誠字今突然謂一爲誠則爲義不明至下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始說出誠字今驟然預指於此則爲言不順舍却本文而別爲說以填補之是亦添蛇足也

問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也却是曰亦非也此卽上文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而重言以結之謂九經亦皆以達德而行也因重言故不復言達德而但言

所以行之者一耳曰何以見是達德曰九經原自知仁勇來上文不云乎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耻近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有其目有其效有其事而至此則推本三近之說原始要終而結言之蓋曰始始之終終之不外此也夫非達德而何夫非所以行之者一也而何

問凡事豫則立曰凡事皆欲先立乎誠然否曰亦非也此但言事必貴豫故下文又言治民必先獲上獲上必先信友信友必先順親順親必先誠身誠身必先明善皆豫定之意也蓋至是始言及誠耳故知所以行之者一也曰一者誠也之非然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書

商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曰此擇善固執之事千古爲學之正路也條件分明工夫切實學者只由是而學焉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則所謂博文約禮則所謂惟精惟一者卽在於此教之而可循爲之而有得學無餘說矣正不可空虛無據徒爲空中之樓閣而卒無所有於身心也

問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解曰自由也然否曰由者由此以至彼也若謂由明以至誠也則可若

謂由誠以至明也不亦舛乎夫有誠而明者有明而誠者自夫誠而明者而言則謂之性自夫明而誠者而言則謂之教非由此至彼之說也曰世有謂率性之謂道自然者也卽誠明謂之性也修道之謂教勉然者也卽明誠謂之教也然否曰未敢爲然夫率性之謂道原道之所由出也誠明謂之性謂性成之聖也修道之謂教原教之所由立也明誠謂之教謂遵教之賢也故不同且之謂云者原其所以名也謂之云者加之名者也故不同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書

之焉之謂道亦所自行非有待於外也誠何以爲自成蓋誠者事之所以成始成終者也故誠則能成若不誠則無物矣何成之有所以君子誠之爲貴而務有以自成也然誠者不止自成而已所以成物也成已成物雖有內外之殊然成已仁也仁所性也成物知也知所性也性一也但自成已而言則爲仁知之所以爲仁也自成物而言則爲知仁之所以爲知也非有分於內外也故人患不誠耳誠則仁此也知亦此也成已此也成物亦此也於已於人爲仁爲知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故曰道自道也率性者也非

有待於外也

問誠者物之所以自成如何曰是謂萬物皆以實理而成也若然則人之生也已自備此實理又烏用思誠爲也且誠以物言道以人言文既不聯義亦難合中庸爲學者作而釋者動以物言殊爲亂雜耳然則何如曰自成卽成已下文明言之矣

問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有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何如曰是謂萬物得實理以生理盡而死乃造化所以始終萬物者也於學者何與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乃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五

以明自成之意謂事必以誠而成不誠則不成也今因物字遂爲造化所生之物則大學格物亦造化所生之物乎曰明自成之意何如曰如實心爲孝乃成其孝實心爲弟乃成其弟始始之終終之不外此也非物之終始而何若不實心爲孝可謂孝乎不實心爲弟可謂弟乎非無物而何故曰明自成之意也

問至誠無息章曰此章兩段文義中間語意各各相承自有脉絡而釋者頗覺亂離令人無尋覓處請言其畧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言德之蘊也久則徵則悠遠則博厚則高明言德之著也載物覆物成物言

德之著者其用乃如此也配地配天無疆言聖德之

用廣運如此則同乎天地也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乃贊辭也蓋贊其神化之妙不見其迹不知其然者也至此而聖人之能事畢矣此一段下文則言天地之道以見聖人所以同天地之意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此天地之至誠無息久則徵也而聖人之至誠無息久則徵者可知矣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此天地之博厚高明悠久也而聖人之博厚高明悠久者可知矣覆焉載焉與焉生殖焉此天地之覆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八

五

成物也而聖人之覆載成物者可知矣天命不已文王之純亦不已此聖人之同乎天也而配地配天無疆者可知矣如此者皆所謂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也此又一段

問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何如曰博厚載物高明覆物悠久成物乃聖德之用未與天地並言如云容保民如云佑冒如云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如云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皆聖人事也何嘗便說天地然

惟其如此所以配乎天地耳蓋曰博厚聖人之所以載物也高明聖人之所以覆物也悠久聖人之所以成物也然載物莫如地今日博厚載物則聖人之博厚配乎地之博厚矣覆物莫如天今日高明覆物則聖人之高明配乎天之高明矣成物莫如天地今日悠久成物則聖人之悠久配乎天地之無疆矣體也是他用也是他如所謂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也語意本自明白活潑而註者見覆載字即以同天地之用言所以到配天地處自說不去乃以爲與天地同體頗涉破碎支離若然則是天地聖人惟有高厚悠久之體故有覆載成物之用也而可乎然則何如曰體其存主者也用其著見者也至誠無息聖人之體也高厚悠久覆載成物其著見也爲物不貳天地之體也高厚悠久覆載成物其著見也若以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爲與天地同體則豈聖人以其驗於外者所積者所發者而顧配天地之存主者歟固知其不然也故謂至誠無息與天地同體可也謂高厚悠久與天地同用可也但語意原是渾然不必分言之耳

問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

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然歟曰不見而章何以專屬配地高明者固不章歟不動而變何以專屬配天博厚者固不變歟惟一成字有類上文之成物而義亦不然蓋上成字同覆載言謂成就乎物也此成字同章變言謂道化之成也既與成物不相照亦與無疆不相蒙尤不可以屬也然則何如曰蓋云聖人之盛德大業所以覆載成物而配乎天地者皆是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者也總贊之辭

問禮儀威儀曰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然否曰中庸明言大哉聖人之道又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何以強謂之小且禮儀威儀何以至小何以入何以無間蓋言道之散見於人倫事物之間者廣博周徧充足有餘若此乎其優優大也非可以小言也

問尊德性而道問學何如曰道由也尊德性而由於問學也非問非學何以能尊德性曰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何如曰道之細者固無預於存心歟道之大者固無預於致知歟曰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存心之屬也此爲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皆致知之屬也此爲道問學

何如曰聖賢立言只要理明意盡非若後人執泥文辭牽拘比對且溫故知新自是一事何乃以溫故爲存心以知心爲致知知新由於溫故知非有工夫也敦厚崇禮亦自一事以用也謂忠信以學禮也何乃以敦厚爲存心以崇禮爲致知豈不破碎而理不完滯隔而義不通乎然則何如曰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既要廣大又要精微既要高明又要中庸又要溫故知新又要敦厚崇禮蓋詳言以盡義欲學者有所持循耳不意後人之牽合而離析之也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何如曰非致知

能守故並其所得而失之若謂知卽是行不行不可以爲知則是知及卽是仁守不能仁守不可以爲知及也與孔子之言不合吾不敢從曰良知之說何如曰孟子云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今遺其半而專用其半與孟子之言不合吾不敢從然則學者當何如曰孔孟之訓固在也尊焉信焉循而入焉不惑於異說而遷焉道其弗畔矣夫

問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曰此一章大旨下文乃詳言之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是否曰有天下者孰不議禮制度考文議禮制度考文有善者有不善者如何但有三者便能寡過曰程伊川云三重是三王所重之事上焉者三皇之事故無證下焉者五霸之事故不尊然歟曰未敢爲然也曰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民得寡過矣是否曰其指王天下者言非言民也何以謂民得寡過然則何如曰難有者德難得者位難遇者時三者兼焉故爲三重言於所難有者而有之也有德則善則非愚而自用有位則尊則非賤而自專有時則有徵則非生今反古是故其道則本諸身徵諸庶民以考三王以建天地以質

鬼神以俟百世動世爲道言世爲法行世爲則遠則
有望近則不厭若是乎其盡善也夫何寡過如之
問卒章之義曰卒章與首章相應其理微密學者須
潛心玩味乃得何言之曰首章天命蓋言道之本源
邇其始也故始之卒章天載蓋言聖之極致要其終
也故終之首章工夫始諸慎獨舉其要也故可以修
道卒章工夫始諸立心著其本也故可以入德曰入
德何如曰只是慎獨夫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是
謂務實務實而意可誠也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
之顯是謂知本知本而幾可審也慎獨所以審幾所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八

三

以誠意故曰可與入德矣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則慎
獨之驗也下文何如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成德也
有諸中者也而未發之中可識已不實民勸不怒民
威以至平篤恭而天下平則中和位育之功也然首
章言位育卒章言天下平則天下之平卽是位育固
知皆實理實事實言非感召之說也

問知風之自何如曰風卽風俗之風所以鼓舞乎人
者也鼓舞乎人必自身始風之自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校訂

問辨錄

論語

問人不知而不愠何以爲君子曰學本已事何與於
人卽學至聖人亦分內耳若能識得真境到得實際
則安身立命自有所在欲人知也何爲曰在聖門則
誰歟曰顏曾其人也卽孔子下學上達不怨不尤亦
只如此所以用舍行藏惟其所遇蓋皆應迹無所繫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一

於中也故曰邈世不見知而不悔惟聖者能之夫聖
門之學始諸立心立心只在爲己故門人首記焉所
謂第一義者也

問吾日三省吾身先正以爲曾子於人倫之大者自
覺皆已無愧無俟省也故特省此三者然否曰學者
造詣愈深則省察愈密曾子雖賢安敢自謂於人倫
之大者皆已明盡而不復省乎蓋所不待言者也惟
是三者人所易忽故特言之以自警耳

問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註云此言所存
耳未及爲政也何如曰此出程說伊川書云敬事以

下諸事皆言所存未及禮樂刑政夫禮樂刑政爲治之具又何待言今以五者但言所存則豈以敬信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敬信乎節愛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節愛乎時使只在心而所行者尚未時使乎蓋所存所施舉在於是安得云未及爲政也

問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謂何曰此子夏論學之旨最爲切實蓋曰學以明倫若能篤於人倫如此不學而能之乎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矣與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意同謂必由於學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二

也曰吳氏以爲其流之弊將必至於廢學然否曰後儒學不見道徒守成心乃曲說苛求以爲窮理但見是孔子之言雖有所不能知者亦必強爲之解失其本旨者甚多至於諸賢以下之言稍有抑揚便加刺駁而更不求其意之所在抑亦過矣夫子夏示人以爲學之本而吳氏反爲廢學之弊何居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使非孔子之言其不以爲有取於博奕也者幾希凡若此者非惟不足明道亦且有病於心學者所宜深戒也曰晦翁云苟非生質之美必其務學之至何如曰加一生質之美便非子夏論學

之意只云能是四者必其務學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矣乃子夏論學之意也

問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註云父沒然後其行爲可見故於此可以觀其人之善惡然又必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可謂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也然否曰此言孝子之道非所論於善惡也善惡自有定理善必可爲惡必不可爲父有不善卽其在日猶當幾諫而請改况可踵而行之以成其惡耶易曰幹父之蠱有子考無咎曰考則父非在也蠱而幹之乃爲有子有子考乃無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咎若曰所爲雖善亦不得爲孝則無乃以承考之惡爲孝歟曰尹氏謂如其道終身無改如其非道何待三年然則三年無改者孝子之心有所不忍故也是否曰旣云如其非道何待三年又云孝子之心有所不忍則無乃以不忍而踵惡歟蓋惟泥於善惡之說故其言自背馳耳曰游氏謂當改而可以未改者耳是否曰此不惟泥於善惡之說而又泥於三年之說者也曰三年無改者但言其久而不改非謂三年之後改也如云三年學不至穀非謂三年之後可至於穀也如云五十而慕非謂五十之後不慕也聖人謂

三年無改而後儒謂三年之後改猶之三月不違者然聖人謂其三月不違而後儒謂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則亦失其意矣然惟其泥於善惡而又泥於三年之說故云當改而可以未改曰當改證其三年之後改也曰可以未改證其三年之內姑未改也乃求其理而不得曲爲之說者也曰然則何如曰此章專爲孝言父沒自專時也得自專故可觀其行焉若改父之道是爲忘親三年無改則可謂孝矣曰父之道謂何曰道行也謂平生之所常行者也曰常行之事無改何難曰談何容易夫人各不同焉如一事而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四

從有違一人而有厚有薄以至居室之所安藏獲之所用卽父之於子不能同也人至得自專時則便要順適已意而任其所便不暇顧其親矣惟孝子實有不忍死親之心哀慕誠切故一出言如親在一舉足如親在凡厥所行皆如親在少有易其平日便覺痛心如有傷於父意故不能改焉豈不爲孝子云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夫莊子之父獻子也獻子賢大夫所行必善政所用必善人自當無改然猶以無改爲難則三年無改可易言哉古云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

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此孝子之行三年無改之說也聖人說改爲改變之改而朱儒以爲改過之改故其言不能自達但謂雖惡亦不改則爲害不小故特爲明之耳

問禮之用和爲貴註云和者從容不迫之意然歎曰從容不迫言不急遽耳豈以禮之用但不急遽卽爲貴歟夫和謂情意之流通也高下散殊天地之禮也周流同化天地之和也觀此而禮和之說可知矣曰禮之爲體雖嚴而其用則以和爲貴然歎曰多一體字其理未瑩夫用猶行也觀下文有所不行亦不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五

行可知蓋曰禮之行也固嚴然必以和爲貴和斯美云爾如君臣上下之森然父子兄弟之無濟嚴非禮之用歟然必君臣上下之情通斯森然者爲美父子兄弟之愛洽斯不瀆者爲美不然亦乖睽而已矣何足貴哉故和以成禮之不離禮以成和之不流文與情偕非謂嚴爲體和爲用用有不行又以其體節之也

問志學以至從心程子云孔子生而知之也言亦由學而進所以勉進後人也又云聖人未必然但爲學者立法使之盈科而後進成章而後達耳然否曰已

則不然徒勉後人爲人立法乃托諸已殊非情實聖人不如此也且人之資稟不一年壽不齊如必限年以立法則有如顏子三十而亡者焉豈遂不得爲聖學乎則有如衛武公九十猶學者焉則七十之後又將何所持循乎固知立法之說非也曰朱子云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心未嘗自謂已至此也然否曰聖雖生知安行亦自有學若謂無積累之漸則無乃十有五時卽從心不踰矩乎天下之理無窮聖人望道未見子云下學而上達又云不如丘之好學也豈以夫子從來上達徒然下學而更無所達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六

乎又豈以夫子始已如此徒然好學而終亦止是如此無所益乎蓋生知安行者聖人也生知安行而猶學此聖之所以益聖也其學不已其進亦不已也不惑之謂何曰見理定世變弗能移析義精疑似弗能眩知天命之謂何曰窮理盡性以至命樂天知命而不憂知天命也曰伊川云五十知天命而未至於命待從心不踰矩時方是至命然乎曰先生平日說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云才窮理便盡性至命三事一時並了更無次第何其疾也今乃於知命之後垂二十年始爲至命又何遲也蓋至命乃學問之極功無以

復加者也伊川見夫子知命之後猶有耳順從心之說故留至命以訓從心然不知耳順從心乃言其愈久而愈熟非知命之上別有增加如窮理盡性以至命之云也要之窮理盡性以至於命儘有次第功夫曰一時並了旣不宜如此之疾而孔子知天命卽是至命曰當在二十年後亦不宜如此之遲學者深思而默會之當必有悟也曰伊川又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然否曰天是箇甚命又是箇甚知命卽是知天不言知命所樂謂何且知命云者不徒知其理而已寔有順焉安焉之妙不須言知命是不須言順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七

不須言安也而何以樂天乎耳順之謂何曰謂無逆耳之言也人之道德未純則於言之當理者固樂聽矣而其不當理者卽有拂然不納之意故曰有言逆於汝心聖人至是道德純粹仁義充滿其心至虛至平有言遜於志有言逆於心皆得入之其是非自在而心不爲動初不覺其逆耳也是爲耳順如鑑之至明於物無擇妍媸在彼各甚分明而吾之本體自如無拒却亦無容留也曰聲入心通無所違逆然否曰豈以未六十時聲入尚有未通必待思而後得乎從心所欲不踰矩之謂何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

權之熟也

問孟憲子問孝聖人既告以無違矣何又與樊遲言
之曰聖人之言須明且盡不盡不止蓋恐人之不得
其理也憲子問孝夫子以無違告之意其能問也而
不能問故又發於樊遲耳觀此甚可以得春秋之義
曰何謂也曰春秋亦自明白直書其事耳非隱約其
義於一字之間也而後儒以爲聖人之書不當如是
而止乃故深求其義於一字之間如俗之商謎者然
於是求之愈深而去聖人之意愈遠然不知聖人於
無違之一言有所未明亦必有以明之乃於春秋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人

書作爲隱語使萬世之下求之而不得其故耶若曰
吾只說箇無違遇人理會則非所以爲聖人矣
問父母惟其疾之憂何如曰孝之道大矣然取數也
多惟疾之憂乃孝子之心最真切處學者最宜體會
如曾子臨終猶啓手足樂正子傷足三月猶有憂色
皆此意也是故孝子不登高不臨深道而不徑舟而
不游不敢以遺體行殆貽父母憂也是故蒞官不莊
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交友不信非孝也戰陣無
勇非孝也不敢虧行辱親貽父母憂也卽此一念真
切之心便是純然天理克之何所不至凡所云爲莫

非愛身莫非體父母之心莫非所以爲孝

問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聖人於顏子亦待省而後
知與曰非也其喜之也深故其稱之也婉

問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何如曰此是爲
學之本學者最宜理會何以故曰人心自有本然之
明但任其昏塞者既不足言而從事於學者則又溺
於聞見而本然之明反爲之蔽故聖人直指知之本
體掃去塵翳超然直截而言之則學者亦宜掃去塵
翳求其超然直截之旨而得吾心之本體可也蓋天
下之理無窮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固非必無所不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九

知而始謂之知也亦非必有所不知而遂謂之不知
也惟是於所知者卽以爲知所不知者卽以爲不知
則此心不昧乃自然之明覺知固卽此而在無候他
求故曰是知也非必盡知天下之理以爲知也曰如
此則無自欺之蔽是否曰非也知以明暗言欺以誠
僞言彼明知其不知而昧其心以爲知者謂之自欺
是不誠非不明也惟夫本自不知而其心實以爲知
是則暗而不明耳何爲自欺是知也者謂其明非謂
其誠也曰雖或不能盡知亦不害其爲知是否曰孔
子恐人徇於聞見故直指本體而言後儒學未瑩徹

不得聖人超然之肯綮說本體已卽涉於聞見矣夫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便就是知何以云不害其爲知耶曰况由此而求之又有可知之理是否曰又多乎哉考亭務多聞見故於聖人直截之言之外爲此畫蛇添足失其意矣曰孔子不多聞而擇多見而識歟曰固也乃其告子路之言則又自有理譬之食以穀氣爲主而肉味所以佐之者也若純是肉味穀氣無存則失其所以爲主者矣聖人於此直求穀氣正不必言肉味也而乃復以肉味言之則失其所以求穀氣之意矣且聞見之知乃德性之資德性之知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十

爲聞見之主賜也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曰然非歟曰非也予一以貫之夫其一以貫之也又何論知之盡不盡求有可知不可知問子張問十世可知聖人告以三代之禮謂何曰子路問事鬼夫子告以人問死夫子告以生子張問知來夫子告以往皆以抑其泛問遠思之弊然要之至理亦不外是也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是否曰三綱天下達道五常天下達德非帝王相因之禮也曰夏禮殷禮者謂夏之禮殷之禮也

問人而不仁如禮樂何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禮極順樂極和斯須不順則慢易之心入之矣斯須不和則鄙詐之心入之矣夫不仁也而顧能順乎而顧能和乎信其如禮樂何

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宋儒謂儉戚乃禮之本然歟曰非也此聖人姑示以意而未言其實也如云齊一變至於魯魯一變至於道夫齊豈可聖道哉姑至於魯至魯而後道可聖也夫奢易豈可求本哉姑儉且戚儉戚而後本可求也周衰禮壞儀文繁縟實意蕩然夫子蓋傷之焉故旣大林放之問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十一

而卽晚之曰今之爲禮者奢矣然與其奢寧儉可也今之爲喪者易矣然與其易寧戚可也蓋禮失而求之野卽是而觀則禮之本可識也曰得禮之本者固儉戚而已乎曰又不然也不曰致孝鬼神者乎然役志爲主否則東隣殺牛不如西隣之禴祭也不曰不以天下儉其親者乎然致哀爲主否則石槨三年而無成不如歛手足形之爲孝也故曰國奢則示之以儉國儉則示之以禮蓋豐約適宜之謂禮戚而有節文焉之謂禮然而皆非本也禮之本固有在也曰禮之本謂何曰忠信禮之本也禮云有所竭情盡慎致

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又曰附於身附於棺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耳矣皆忠信之謂也儉戚之去忠信也近奢易之去忠信也遠以儉戚之心而求忠信也易以奢易之心而求忠信也難是故聖人云爾也曰戚非忠信歟曰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故歎粥面深墨顏色之戚哭泣之哀皆所謂戚也用情則忠信也

問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謂何曰禮至周始備監於二代則既備而又善故夫子美其文而從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七

之曰周尚文其卽謂是歟曰文安可尚周安得尚文曰夏尚忠商尚質周尚文自古記之矣不然乎曰不然也尚者有心以崇尚之者也質與文猶可尚也忠本於心則何以尚使忠可尚而能也則其誰不願忠者乃又變而爲質又變而爲文乎然則何如曰夏接唐虞之世民心之淳實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忠也而遂謂之尚忠乃夏人不知也知有忠則不可以爲忠也至殷則民心有不同矣然繁文縟禮未生其風之朴畧猶在焉自後世視之則見其質也而遂以爲尚質乃殷人不知也知其質則不可以爲質也

至周則人心又不同矣又不同則禮有不得不備者矣是故有交際焉則有禮以節之懼其或瀆也有儀物焉則有禮以制之懼其或繁也人心有僞則防之以禮使不得爲僞也人心有離則聯之以禮使不得爲離也諸若此者委到周至無所不致其詳皆所以綱維世道焉耳人但見其禮之備也而遂以爲尚文而不知時之所至蓋有不得已者也曰三代異尚非聖人言歟曰非也後人之言也子云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文卽是而觀不止商質夏未嘗不質卽虞亦未嘗不質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七

也不止周文卽商亦未嘗不文也皆時之變爲之而何以尚爲也曰其得失大較何如曰子云夏道未濟辭不求備不大望於民民未厭其親殷人未瀆禮而求備於民周人強民未瀆神而爵賞刑罰窮矣又曰虞夏之道寡怨於民殷周之道不勝其敝則其理可識矣曰此真孔子言歟曰亦未可知也理則近之矣曰然則孔子何以美周之文而從之曰孔子周人也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之爲下不信之義也問子入太廟每事問或曰孰謂鄒人之子知禮乎入太廟每事問子聞之曰是禮也尹氏以爲禮者敬而

已矣雖知亦問謹之至也然否曰此曲說也若以雖知亦問爲謹之至則必今日入太廟每事問明日入太廟又每事問豈不迂闊可笑歟若有一日之不問則是知而不問不可以爲謹矣而可乎然則何如曰蓋不知而問也曰聖人亦有不知者乎曰禮之所可知者理而已若夫器數陳設登降周旋乃是人所制者非問何由得知蓋孔子始仕之時初入太廟而每事問耳或人之意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乃何不知而問而尹氏之意則曰孔子聖人無不知者也雖知而亦問然不知聖人寔是不知而問尹氏之見亦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曲

與或人等皆不足以知聖人也曰朱子云敬謹之至乃所以爲禮也何如曰亦與雖知亦問者不甚相遠非聖人語意然則何如曰不知而問乃所以爲禮也猶云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是知也謂卽此便是也况每事詳審惟恐差錯則敬謹亦在其中但專以雖知亦問爲敬謹則非也

問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何如曰只讀關雎之詩其理自見蓋后妃之德宜配君子求之而得宜其樂然其樂也惟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而已固不至於淫也求之不得宜其憂然其憂也惟曰寤寐思服輟

轉反側而已固不至於傷也所謂發乎情止乎理義非若人之任情哀樂而遂失其正者也曰求之不得不能無輾轉反側之憂求而得之宜其有琴瑟鐘鼓之樂故其憂雖深而不害於和其樂雖盛而不失其正然否曰宜樂固也然任其所樂能不淫乎宜憂固也然任其所憂能不傷乎蓋不淫者非宜樂而樂之謂樂而不過乃不淫也不傷者非宜憂而憂之謂憂而不過乃不傷也夫中節謂之和和不淫不傷當則而止亦言其中節而已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五

問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謂何曰哀公之問未知何意宰我之對未知何意今觀夫子之言亦未知是罪宰我否何以故曰縱使宰我失對亦止一言之錯耳事固未成也何以曰成事不說固未遂也何以曰遂事不諫未成未遂固未往也何以曰既往不咎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不可以強解也

問管仲之罷小哉註云罷小言其不知聖賢大學之道故局量褊淺規模卑狹不能正身修德以致至於王道然否曰聖人譏管仲之罷小必有所指而未明言或遂以罷小爲儉卽明其非儉又以不儉爲知禮卽又明其非知禮而所謂罷小者卒未之言也乃後

儒遂泛解一罷小以實之非惟未得聖人本旨抑亦昧乎闕如之訓矣

問樂其可知也是孔子正樂之功否曰雅頌各得其所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乃是正樂之功此但言其節奏之妙耳曰成謂樂之一終然否曰樂有篇章有次第其作也自始至卒篇章次第皆盡是爲一終翕純繳繹止是節奏之妙非有篇章次第之可言也何謂樂之一終請言之曰一音不備不可以爲樂故始則翕如衆樂既作恐有乖亂故從之純如純則恐不明白故又要繳如繳則恐有間斷故又要繹如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七

一時事雖一字一句亦有翕純繳繹非謂自翕而純自純而繳自繳而繹以爲樂之一終也曰以成者蓋云如此以成耳

問韶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何如曰只讀舜典便知韶只讀武成便知武曰美者聲容之盛善者美之實也然否曰美是美善是善謂美爲聲容之盛也則可謂善爲美之實也則有盡善者有未盡善者而何以皆盡美乎豈其實不然而其著見乃皆然乎曰舜紹堯致治武王伐暴救民其功一也故其樂皆盡美然舜之德性之也又以揖遜而有天下武王之德

反之也又以征誅而有天下故其實有不同者然否曰紹堯致治卽是揖遜而有天下代暴救民卽是征誅而有天下乃在舜者以紹堯致治爲樂之美以揖遜而有天下爲樂之善在武王者以伐暴救民爲樂之美以征誅而有天下爲樂之未善何所分別且舜之德性之也豈其所謂濬哲文明允恭允塞由仁義行非行仁義者皆奏之於樂乎武王之德反之也豈其所謂丹朱有箴盤盂几杖有銘者皆奏之於樂乎然則何如曰樂也者象成者也王者功成作樂其功大者其樂備美者聲容之盛韶之與武聲容固皆盛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七

也然韶則象其如何而攝位如何而納揆如何而辭讓如何而受終如何而命官致治如何而爲九叙之歌九功之舞其氣象雍容廣大信有如天地之覆載者焉故曰盡善武則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所謂總干山立發揚蹈厲夾振駟伐盛威中國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者皆昭著於聲容之間視韶之氣象則不同甚矣故曰未盡善蓋所以各象其成者如此止是言揖遜征誅非言德之性反也固不可以功言爲盡美以德言爲盡善也曰伊

川云非是言武王之樂未盡善蓋言當時傳舜之樂則盡善盡美傳武王之樂則未盡善耳何如曰此乃爲武王出脫聖人之說不如此也孔子周人故於武王之事不欲明言而只一二微示其意如稱太伯稱文王稱夷齊而謂武未盡善皆微意也今又從而掩之則聖人之微意不復見於天下矣且只看舜與武王果一般否則其樂自可知矣

問居上不寬爲禮不敬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註云居上以寬爲本爲禮以敬爲本臨喪以哀爲本既無其本則以何者觀其所行之得失哉然否曰又是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文

盡蛇添足夫寬也乃卽寬以觀其居上之得失敬也乃卽敬以觀其爲禮之得失哀也乃卽哀以觀其臨喪之得失則是爲寬爲敬爲哀固不若不寬不敬不哀之無責也意旣深刺語亦沾滯聖人之言斷不如此然則何如曰寬者居上之躰乃不寬敬者爲禮之躰乃不敬哀者臨喪之躰乃不哀吾何以觀之哉如曰吾不欲觀之矣云爾卽世人所謂如何看得上也問觀過知仁先正謂聖人於有過中求無過然否曰非也本有過也而求其無過此乃賢人以下務爲忠厚者之爲非理之正聖人不如是也然則何如曰過

是差失仁是用心之厚若果用心厚則其事雖差失而其意則仁若果用心忍刻則其事雖無差失而其意却不仁聖人析理至精直觀本躰本是過本是仁然過自是過其仁固在仁自是仁其過固在非謂仁必無過無過卽仁也不仁必有過有過卽不仁也彼此各不相掩安得謂於有過中求無過乎若以觀過知仁是有過中求無過彼微生高人皆以爲直而聖人不與其直令尹子文陳文子子張以爲仁而聖人不許其仁又豈於無過中求有過耶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文

道忠恕而已矣其義如何曰貫之義人誰不知不用疑也惟是言一而不言其所謂一故門人疑而問之耳曰一者何也曾子曉之曰夫子所謂一者卽學者之忠恕是也忠恕而天下之道貫矣曰忠恕何以爲一曰理有數字而一義者無忠做恕不出忠恕本自一事不可岐而二也故或專言恕此理也非遺忠也或言忠恕亦此理也非添一忠也非一而何曰忠恕何以能貫天下之道曰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之學獨得其宗乃其於大學也纔及齊家便說藏身之

恕至於治國平天下只是一箇絮矩夫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是此理非一以貫之而何此曾子之學所以獨得其宗者也曰先儒以忠爲一以恕爲貫何如曰若然則是夫子曰一以貫之而曾子曰忠以恕之也語既不瑩義亦纏繞且一者定理貫者虛位忠恕皆定理也安得以忠爲一以恕爲貫乎曰至誠無息者道之躰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萬物各得其所者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卽是而觀則一貫之實可見矣然否曰殊未瑩徹譬之翫然千枝萬葉只是一根萬殊之所以一本也一根而散爲千枝萬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葉一本之所以萬殊也一貫之義則不如此謂天下之事有萬其繁而吾所以處之者惟一理以貫通之譬之索子穿錢錢數雖多惟用一條索子都穿了非謂以吾心之一理散爲天下之萬事如所謂本立道生云也則何謂一本萬殊

問子使漆雕開仕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說說之者何曰悅其有爲己之心進道之志也何以見得曰信道不篤爲名求仕此學之大病也而人不能免焉如子張便要子貢子貢便要求止冉求便畫夫子所以屢嘆也曰不忠無位患所以立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

易得也謂顏淵曰惜乎吾見其進也未見其止也而聖人之情可見矣乃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之未能信則是學專爲己務求所以自信者而利祿不可以動正所謂患所以立學不至於穀不易得者也而其方進未已亦自可知故夫子悅之曰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如曰孔子只是悅其爲己之心求進之志皆切實事也大意謂何令人無尋覓處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欲無加諸人與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何異而以爲有仁恕之別乎曰朱子云無者自然而然勿者禁止之辭所以爲仁恕之別曰無友不如己者無欲速無見小利固皆禁止辭也與勿何異而遂以此無字爲自然乎亦只是恕耳蓋子貢以恕自任而孔子謂其非所及也曰子貢固不優於恕乎曰恕之道太矣曾子之學忠恕而已矣子貢問有一言而可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問仁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使子貢而優於恕也則夫子何爲倦倦若是問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註云文章德之見於外

者威儀文辭皆是也然否曰夫子之文章夫子之雅言也如詩書執禮是也於威儀何與且威儀何以言聞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世儒有云謂其言性與天道則非默然矣而子貢言其不可得聞者非真不得聞也聞之而不能解則是不聞非聖人有與言有不與言也然否曰子罕言命與仁非言之而人不知爲罕言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非吾固語之而中人以下者雖聞而不知爲不以語也後儒如此曲說甚多乃自以爲窮理遂將聖賢明白之說入於晦昧不通之境則亦無貴於窮理也已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楊氏有言歐陽永叔謂聖人教人性非所先可謂誤矣然乎曰永叔文人耳原不知性然此言却不甚差夫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也命與仁之罕言也則性非所先顧不然乎聖人教人有序夫豈若後世儒者不問人之高下學之淺深開口便說性乎晦翁作小學以訓童蒙首曰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知人性之緇夫元亨利貞天道也仁義禮知性也性與天道在聖門學者尚不得聞而乃以爲訓蒙之第一義是爲教人性所先矣乃其與聖門之教不有異耶問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惟恐有聞是伯聞否曰未行

而惟恐有聞者是急急於行務早完其所已聞者以爲再聞之地以裕繼行之力也則既行而惟恐不聞可知矣

問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吳氏曰數其事而稱之者猶有所未至也如何曰後儒成心未去每事苛求自大賢而下皆不免焉夫謂之數事而稱者必以某事見其恭以某事見其敬以某事見其惠且義乃爲數事而稱今日行已恭是無往而不恭也事上敬是無往而不敬也養民惠使民義是無往而不惠且義也行已事君治民之理具矣則何謂數事而稱子不云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乎君子道者三君子之道四豈亦數事而言猶有所未盡者歟且大學稱文王之敬止亦惟曰爲君止仁爲臣止敬爲子止孝爲父止慈交人止信五者而已將亦謂數事而稱者歟曰子產之才不勝其德其於聖賢之學則繁乎其未有聞也何如曰繁乎未有聞者謂全未聞也聖賢之學以孔子爲宗如曰恭則不侮曰事君敬其事曰惠則足以使人曰好義莫敢不服斯非孔門訓旨歟子產有焉惡在其爲繁未聞也問子張未識仁躰以其小者信其大者何如曰仁與忠清不可以大小論蓋仁乃心德而忠清則事跡之

可見者也若能純乎理而無私心則忠清便即是仁不然亦只是忠清而已故仁只在心上看不在事跡上看子張未識仁跡乃以事跡而信其心耳非可謂以忠清之小者而信仁之大者也仁無大小苟純乎理便小可以爲仁苟不純乎理便大不可以爲仁故有至小之仁有至大之忠清然忠清而不知其心任他多大只不是仁也曰子文相楚所謀者無非僭王猾夏之事文子既失正君討賊之義又不數歲而復反於齊焉則其不仁亦可見矣然否曰此亦事跡云爾曰未知焉得仁者謂未知其心果何如焉得遂謂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五

之仁非卽謂其不仁也若使子文不謀僭王猾夏之事陳文子終身不反於齊可卽謂仁乎亦仍是未知焉得仁而已矣若果得理之正而出諸本心之真則雖有憂有樂不去父母之邦其仁固有在也曰仁者固有喜愠且不去亂乎曰孔子攝相事有喜色箕子不去殷固各有謂也而形跡何與焉子張以事跡信二子之仁而晦翁以事跡證二子之不仁其爲未識仁跡均也曰仁跡何如曰觀過可以知仁而忠清未可以知仁則知仁矣噫微矣哉

問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謂何曰

季文子蓋多慮多疑不能自決每事必三思而行故夫子矯之耳曰思至於再果皆可遂行乎曰善哉問聖人之教因人而施由也兼人則教以有父兄在求也退則教以聞斯行之文子不患不思而患多思故矯之如此如遇寡思之人又必別有教示不如是之云矣何以故曰思也者求以得其理也如一思卽得焉用至再如再思不得可遽已而聊且行乎若曰不論已得必至於再不論未得必止於再則非聖人之意矣歟欲速朽爲桓司馬言之也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斯知不欲速朽也喪欲速貧爲南宮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五

敬叔言之也適荆而先以子夏申以冉有以斯知不欲速貧也再斯可矣爲季文子言之也告哀公而曰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以斯知非必止於再也曰宣公簒立乃不能討反爲之使齊而納賂焉以爲三思之驗然否曰此與三思何與乃牽合以爲證耳使齊納賂是其不善之事非多思所致豈其一思不納賂也再思不納賂也至於三思則私意遂起卽爲納賂歟曰爲惡之人未嘗知有思有思則爲善矣然否曰心之官則思有心必有思也人心有邪正則所思有善惡彼惡人者好計百出非思孰爲之故思也者

君子以成其善則曰睿則可以作聖小人以濟其惡
乃至於亂四海而無已故曰思無邪若謂有思則爲
善矣則是有思卽不邪矣而何以又曰思無邪乎

問甯武子邦有道則知邦無道則愚其知可及也其
愚不可及也知何以反不如愚曰明知曰知昏愚曰
愚此知愚之大分也不曰大知若愚者乎善問直窮
到底子貢之知也與言終日不違顏子之愚也然子
貢之知去顏子之愚則遠矣知此則知夫子知愚之
說曰文公有道而武子無事可見此其知之可及也
然否曰有事可見之謂知若無事可見則庸人矣焉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得知益有道之時事皆可爲而無所顧忌言皆可盡
而無所避諱正君子明目張膽知無不爲之日於是
是則曰是非則曰非當行則行當止則止曉然辨別
而各得其理人皆見之所謂知也是雖難能然凡見
理之明者亦能之故曰其知可及也成公無道至於
失國而武子周旋其間盡心竭力不避艱險凡其所
處皆知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而能卒保其身
以濟其君此其愚之不可及也然否曰盡心竭力不
避艱險凡其所處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
乃是以身徇國之事非所謂愚也歟天下之事易成

天下之事難若徒盡心竭力不避艱險而無所妙運
於其間則何以能保其身能濟其君亦止是成事之
臣而已成事之臣不忌喪元者亦能之何謂不可及
不可及者謂非人之所能爲也然則何如曰知也者
明用其知者也愚也者暗用其知者也非有確然不
易之心何以擔當險難非有超然獨運之才何以調
酌機宜蓋艱貞沉晦以濟時危國喪而必圖其存則
挺身任之若不知有利與害君患而必圖其免則迂
身爲之若不知有是非於所難處則密致其忠而
不以露於所難言則獨苦其心而不以明若箇昏愚

高文襄公集

卷之三十九

三

之人一般卒之禍亂潛銷國家安定而人皆莫與之
爭不識其故此乃用知至深高出衆人之上者而後
能爲之也不然則非安於浮沉而無以濟事則必激
於形跡而反以敗事其何足以語此乎蓋明以成天
下之事易暗以成天下之事難成事於無事之時固
難成事於多事之時則尤難矣故曰其愚不可及也
問微生高乞鄰與醯厭意亦善且係細事烏用深誅
曰爲人之理始諸立心立心之本在於忠信苟有不
實便欠光明便爲心害如子路使門人爲臣意豈不
善然事非其實猶爲行詐况微生之派歟故幼子示

勿誑防其僞也曰事皆從實可謂直乎曰又自有道如許豈不直然非直也證父攘羊豈不直然非直也陳司敗問昭公知禮乎孔子曰知禮不直矣乃何直如之要諸立心何如耳學者更須識得曰聖人觀人於其一介之取與而千駟萬鍾從可知焉然否曰奸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觀人正在微處不在大處大處人皆矯飾底蘊如何見得微乃人之所忽故有可見者焉固知乞醯可以觀人而千駟萬鍾翻不可以觀人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三十九

天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

新鄭高拱著

馬之騏
新野
馬之駿
訂校

問辯錄

論語

問敬簡之說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無乃太簡乎與禮之用和爲貴小大由之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皆大賢見道之言析理明微不易得也

問冉子請粟原思辭粟其義謂何曰二子之事非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

一

日爲也夫子教之亦非一日之言也而門人乃並說之固有深意學者所宜思而得其理也何以故曰天下各與貪者多人惟惡人之各與貪也故見有能予者能辭者卽以爲善而不能擇其是否然不知聖人自有大中至正之理苟得其理則雖堯以天下與舜非傷惠也舜受堯之天下非傷廉也不然則一介不予諸人矣況於五秉乎一介不取諸人矣況於九百乎故二子雖能予能辭亦止愈於各與貪者耳而不得其理則亦不得以爲是也而況於各與貪者乎蓋君子之於辭受取予也必有道焉而不可以執着有

所執着則非惟取不可也予亦不可也非惟受不可也辭亦不可也昔夫子嘗脫駟以賻人矣乃顏淵死至有喪予之慟而顏路請車不以與也嘗爲魯司寇攝相事矣而未聞其辭祿也此聖人中正之矩也二子皎皎之行益賢者之過正所謂不知所以裁之者也故夫子特爲裁之而門人合記之以示聖人中正之訓其意亦自可想於此見處事貴當苟不當雖善事非學也行事貴實苟務形跡雖善事非學也曰張子云於斯二者可見聖人之用財矣然否曰以用財言其義甚淺非門人並記之旨也曰毋禁止辭然否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二

曰若以毋爲禁止辭則以與爾鄰里鄉黨乎不成文理矣蓋曰毋亦與爾之鄰里鄉黨乎而何以辭爲也問三月不違仁何如曰只是言其久耳曰天道小變之節然否曰正不須如此說豈以顏子之仁按節候而不違乎又豈以顏子爲仁之力止可三月而過此便不然乎曰三月不違者猶云三月不知肉味也猶云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三年學不至於穀也皆言其久非是真有時期也而後人遂以三月三年執定言之則誤甚矣曰顏子雖亞聖猶不能無違於三月之後然歟曰此更不可也夫夫子稱顏子不違仁也而

今乃曰不能無違也夫子稱顏子三月不違也而今乃曰三月之後違也斯豈惟不得聖人之意亦豈所以語顏子者哉孟子曰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豈亦可曰舜雖大聖猶不能慕於五十之後乎問子謂子夏曰汝爲君子儒無爲小人儒解曰君子儒爲己小人儒爲人然否曰子夏聖門高弟篤信謹守安得遂爲爲人之小人夫君子才德出衆之稱君子儒者謂通儒也大儒也小人儒者拘儒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抑亦可以爲士焉者也子夏規模稍狹夫子恐其未廣大也故教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三

問孟之反不伐奔而殿將入門策其馬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註云反奔而殿故以此言自揜其功何如曰故是詭也本自有功而故揜之是不情也詭故不情聖人何取焉伐固惡德然不情之病甚於伐微生乞醯聖人以爲不直乃今取人之不伐而遂以取人之不情必不然矣然則何如曰有奔而殿之跡而亦有馬不進之實可據以爲功矣乃不以爲功而道其實焉曰非敢後也馬不進也故曰孟之反之不伐也曰奔殿入門人皆屬目而歸功焉乃不敢自居而姑以此言應之則何如曰於理亦得孟之反當時或是

如此亦未可知但曰故爲此言以自揜其功則甚不可不情爲心害甚大學者不可不察也

問默而識之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何有於我哉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果然乎曰非也謙已誨人乎曰非也然則何居曰天下之理無窮聖人望道未見其好學無已之心自視常若有不足耳果不能非聖人也自以爲能非聖人也設爲之辭以謙已誨人亦非聖人也

問束修以上曰執贄相見束修其至薄者然否曰束修未詳不可強解若以爲執贄相見則斷乎不然聖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四

人教人之心無窮無往非教豈待執贄以來而始教耶

問夷齊求仁得仁伊川云只讓國亦是清節故稱之曰仁然否曰仁以心言謂出乎心之真合乎理之正也非以清節言也伊川門人曾問令尹子文之忠陳文子之清使聖人爲之則是仁否伊川曰不然聖人爲之亦只是忠清夫聖人爲之尚不是仁而夷齊爲之乃却是仁乎且未知焉得仁謂未知其心焉得爲仁非必謂其不仁也若使聖人爲之自是出乎心之真合乎理之正安得不謂仁乎故知聖人之忠清却

便是仁而夷齊之仁乃取其心非謂清便是仁也

問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否曰夫子生知之聖更何待言然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則又實是好學且下學上達所以益其神智者又無窮也聖人心不自聖故自見其好古敏求也則直以爲好古敏求而已矣不自覺其爲生知也且自古聖人其孰不學孔子以天縱之聖而又好學之至此其所以集群聖之大成生民以來未有盛焉者也

問子不語怪力亂神何意曰怪方懼人之惑也力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五

亂方懼人之逞也自不可言若非人之所能知故亦不語也曰不語而已記之謂何曰正唯聖人能不語也譬如伊川先生每遇怪異之事必多費辭說力破其無意豈不善然無證之辯立定說於不可知之中翻以教人之不信故知不如不語之爲妙也且又如海島上遠處必有無種之人生於其間又如世上實有杜詩病心之人自相感通故平日雖不識字亦能背得出諸若此者皆不語可矣曰陰陽不測之謂神窮神知化德之盛也何謂不語神曰此易理之精微故於繫辭一二言之耳平日語言何曾及此然平生

止此一二言則其不語又可知矣

問三人行必有我師何如曰此言師道既甚廣而又甚近令人心目豁然書曰德無常師主善惟師言師之廣也然猶專指善言也至於惡亦可師則師益廣矣同行卽有師則師益近矣蓋道無不在則心無不在心無不在則學無不在爲勸爲戒觸物皆然有餘師也而亦何常師之有曰三人同行其一我也彼二人者一善一惡是否曰三人同行安得便有一善一惡或皆善或皆不善或一善一不善或皆不善而就中有一善或皆善而就中有一不善皆是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

六

問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言其不能違天害也也何乃又徵服過宋曰天命有所當安人事有所當盡使天命不能安則遇禍之來此心無主徒爾倉皇何益使人事不能盡則觸冒禍機自喪虎口亦立乎嚴牆之下非正命者矣故必安命而又盡其人事乃爲聖人之道也彼遇禍則虧義喪節以圖苟免者固不足道至於迂腐之流義無所取而輕試殞身又所謂驅而納諸罟獲陷穽之中而莫之知辟者也可謂知乎曰伊川云今且說聖人非不知命然於人事不得不盡便不是又云孔子免匡人之圍亦苟脫也何

如曰輕生於桓魋匡人將何爲斯言也不可以訓

問丘之禱久矣謂何曰夫子之意以爲禱也者持悔罪之心以祈神之佑者也若我素無此心則今日固可用此心以禱然而其也平生敬畏天命兢兢業業惟恐得罪於天地有負於神明蓋無日不然也禱不過此心而此心之存非一日矣其在今日又以何爲禱乎故曰某之禱久矣曰聖人未嘗有過無善可遷其素行固已合於神明何如曰若然則是聖人自負其聖以抗於神明也非聖人之心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

七

問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何如曰斯字有力言纔動容貌就要遠暴慢纔正顏色就要近信纔出辭氣就要遠鄙倍蓋君子之道只在修身修身之事最要緊切不可放步空鏹也

問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也君子人與君子人也其說何如曰必是誠與才合纔能如此有誠無才必且執滯而不通何以濟事有才無誠必且遷就而無定更以僨事君子才德出衆之稱故必才德出衆者而後能如此也曰必有斯人乃可爲國世胡無意於斯人曰固也始予叅政

府時典銓者來謁事因請於予曰欲爲國求人弗得奈何予曰何人哉若所欲用者曰謂緩急可恃以定人心安社稷者也曰豈非古所謂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其人歟曰然曰若志則大矣然有之亦弗能用也何以故曰可托孤者必其貞慤而弗渝今有慤弗渝者則必以爲慤可寄命者必其任事而弗避今有任弗避者則必以爲專臨大節而不可奪者必其持正而不撓今有正弗撓者則必以爲氣難近也是故衆皆惡之卽在位者且咻去之矣天下見其咻去也則必以爲懲父戒其子兄戒其弟惟恐類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八

人以速禍也苟非特立之人確乎不可拔者其孰能弗變焉而若人者則愈鮮矣至如巧言令色足恭孔子之所耻也今有巧言令色足恭者則必以爲和易謙謹人也匿怨而友其人孔子之所耻也今有匿怨而友者則必以爲渾厚不露盛德人也是故衆皆好之卽在下者且進達之矣世見其進達也則必以爲勸父詔其子兄詔其弟惟恐不類若人以諸時也苟非特立之人確乎不可拔者又孰能弗變焉而若人者則寔繁矣今予之所欲用者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之人也而予之所尚者巧言令色足恭匿怨

而友之人也然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而友者固可以托孤寄命臨大節而不可奪乎故曰有之亦弗能用也非惟弗用也且風之矣

問弘毅章曰道遠是足任重之意死而後已足仁以爲已任之意曰註云非弘不能勝其重非毅無以致其遠何如曰如此則破碎破碎則支離而失其完理矣何以故曰弘而不毅可以任重乎毅而不弘則道遠者何物耶蓋曰士必弘毅乃可以任重而道遠非謂弘任重而毅致遠也

問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何如曰此教人爲學之法也詩可以興學者當興於詩禮可以立學者當立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九

禮樂可以成德學者當成於樂猶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云爾也曰學之序何如曰初學不習禮乎中不讀詩乎成童舞象亦爲學之終乎曰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己者必於詩而得之何如曰若然則未有詩時人固不興耶蓋好善惡惡之心人皆有之但見善事纔去好見惡事纔去惡不能常常發見所以良心不能常在詩有善惡有美刺言語又能動人學之則好惡之心時常感發故教人學詩以爲啟發良心之助非謂興必由詩無詩必

不與也

問大哉堯之爲君章曰巍巍乎惟天爲大唯堯則之
而其所以則天者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其德之盛也
如此巍巍乎其有成功也而其所以成功者煥乎其有
文章其業之盛也如此皆極贊之辭故曰大哉堯之
爲君也曰朱子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尹
氏云所可名者功業文章巍然煥然而已何如曰安
得如此說帝典曰放勳光被四表格於上下以親九
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
變時雍功業若此其盛也何以曰所可見者此耳巍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十

然煥然而已乎譬之天然其德不可名也而四時行
焉百物生焉其功也可亦曰所可見者此耳行焉生
焉而已乎曰堯之德何如曰書云欽明文思安安允
恭克讓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其德也曰若是則何謂
無能名曰禹臯陶則見而知之凡此者皆禹臯陶之
言也曰民無能名者謂凡民耳帝力何有於我是也
問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謂至德也
已矣何以見其爲至德曰太王實始翦商肇基王跡
於是乎傳位季歷以及文王人心繫屬已久天下卽
可取矣乃不取文王爲西伯光於四方顯於西土天

下之人歸心焉天下益可取矣乃猶不取非惟不取

也而固以服事殷止於敬者自如也非至德而能如
是乎曰孟子云取之而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
者文王是也何如曰人心歸向如此豈謂取之而不
悅乃文王只是自守臣節不論事勢何如畢竟只是
不取此所以爲至德也文爲至德武之所以未盡善
也曰孟子何爲如此言曰孟子爲伐燕之事乃設論
若此蓋借言也若明說取之悅而文王不取則燕不
必伐矣曰三分天下有其二解云率紂之畔國以事
紂荆梁雍豫徐楊也惟青兗冀尚屬紂耳然否曰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十一

文王爲西伯專征伐天下有不服者文王必爲征伐
之是爲率畔國以事紂三分天下有其二是言人心
皆歸文王以天下大勢言之已有三分之二云耳非
眞畫地而分也紂尚爲天子荆梁雍豫徐楊固紂之
土宇版章也豈遂皆不屬紂乎文王聖德青兗冀之
人固亦有人心也豈遂無一人歸文王者乎要之天
下皆紂之天下而人心則大半歸文王也故曰三分
天下有其二而後人遂分六州以實之則非矣且當
時天下九州固如此分向使爲十州也又何如分乎
儒家拘泥強說乃如此

問達巷黨人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註云美其學之博而惜其無所成名也然否曰無所成名者謂人莫得而名也何謂惜若以爲惜則所謂民無能名者亦惜之歟蓋旣曰大哉孔子則所謂博學而無所成名者皆所以贊其大也此亦知聖人者之言而朱子以爲達巷黨人何足以知聖人故特加一惜字以爲不知聖人者之辭而又見下文執御之說故以爲惜其不成一藝之名則非矣曰執御之說謂何曰孔子於此欲自任則人之譽已何以便任欲不自任則本是如此又何以辭故直以謙承之曰吾執御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圭

若不喻其意者然其實亦自任之意也曰何以是得曰聖人言須明盡不盡不止恐人之不得其理也太宰曰孔子聖者歟何其多能也子聞之曰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旣言所以多能之故而又言聖人不在於多能是所以明其理也若果達巷黨人是惜其無所成名則又必將曰君子可以一藝名乎哉君子不器固不可以一藝名也云爾矣豈肯徒曰執御而遂無以明其理乎

問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孔子何思鳳鳥河圖曰孔子非思鳳鳥河圖也鳳鳥河圖伏羲舜文之

瑞孔子思伏羲舜文之君而不可得見又不可以明言故思鳳鳥河圖以寓思伏羲舜文之意使其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不至河不出固不思也使其不得伏羲舜文之君而事之雖鳳鳥至河圖出猶夫思也譬如堯之世無河圖禹之世無鳳鳥若孔子得生其時相與都兪一堂共成雍熙之治將亦思鳳鳥河圖乎固知其必不思也曰吾已矣夫之謂何曰明王不興天下其孰能宗予則吾亦已而已矣夫子之文章知其已矣是否曰此又泥於鳳圖之說故以文章言然而非也孔子意不在鳳圖也謂不能行道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圭

問子見齊衰者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雖少必作過之必趨何如曰見冕衣裳者而敬人之常也若夫見齊衰者與瞽者而敬則非聖人不能也曰少當作坐何如曰雖夜必興不言寢而寢可知也變色而作不言坐而坐可知也今旣謂之作則坐何待言還是雖少必作於理爲正鄉黨亦記此曰雖狎必變雖褻必以貌其義一也

問高堅前後語道體也聖人之道無窮盡無方體然否曰非也此顏子嘆其始學之時無所適從如此仰

之則彌高鑠之則彌堅瞻既在前忽又在後莫得而據也賴夫子循循善誘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吾乃有所持循得竭才以求之而見其卓爾非復向者高懸前後而不可即矣然雖欲從之而又不可得也則其悅之深求之切必欲造乎聖人之域槩可見矣夫觀彌高彌堅瞻前忽後之說乃是不得適從之意豈空道體

問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喪事不敢不勉不爲酒困何有於我哉註云事愈卑而意愈切益謙已誨人之意也然否曰聖人之心至明至密稍有過則處便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五

覺得覺得便言乃心口自相爲語人不得而知也曰豈以聖人亦爲酒困乎曰他人只在形跡上看必待沉醉顛顛然後爲困聖人在心上看若稍多一酌稍過其則便自知之便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若自他人視之依然動容中禮何有一毫差錯此正聖人極精細不可及處故曰心口自相爲語人不得而知也若以聖人故爲此言以誨人是不情矣不情非聖人也

問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之義謂何曰難言也夫權稱錘也本不可以言道而道之妙用有似乎此故聖人

借以言之今必審察乎稱錘之所以爲用者而後可以言道之權苟有一毫弗類稱錘者即非權也曰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然乎曰詎止漢人即宋人亦未識得益皆以爲常則守經變則行權故其爲言且開且合而不得其理也然則何如曰經者稱之衡也斤兩各具星子有定而不可易如父子之必親君臣之必義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權稱之錘也往來取中變通而不窮如親務得乎親之正義務得乎義之正以至其他莫不皆然者也蓋無常無變無大無小常相爲用而不得以相離若謂常則守經變則行權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五

是常則專用衡而不用錘變則專用錘而不用衡也而可乎曰伊川云權者經之所不及也經者只是存得箇大綱大法正當的道理而已其精微曲折處固非理之所能盡也所謂權者於精微曲折處盡其宜以濟經之所不及爾然乎曰於義未瑩夫權以稱輕重非以盡細微也正理所在莫非經稱之而使得輕重之宜者莫非權孰爲專立其大孰爲獨盡其細孰爲之闕孰爲之補若曰經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權濟之是謂衡可自用用之而有所不及則以錘濟之也而可乎又云能權乃知道然乎曰倒言

矣得道之深乃能權也又云權多害誠臣貴正不貴權然乎曰權者聖人之用用以協義何爲害誠且正是如何權是如何人臣而不知權則何以酌緩急稱輕重事君治民處天下之事而得其正乎彼所謂害誠而不足貴者乃是揣摩捭闔者流不可謂權也曰考亭云經者萬世常行之道權者不得已而用之須是合義又曰權者不得已而用之大槩不可用之時多何如曰斯言愈遠夫謂經乃常行之道權則不得已而用之是謂衡乃常用之物鍾則不得已而用之者也謂權之於事不可用之時多是謂鍾之於稱不可用之時多也而可乎且義卽是經不合義便是拂經拂經便不是權非經之外別有所謂義別有所謂權也又云經自是經權自是權但漢儒權變權術之說非聖人之所謂權爾何如曰權自是權固也然不離經也經自是經固也然非權不能行也彼漢儒權變權術之說乃是無衡之鍾無所取中故其旁行也流亦任其詭竊而已何可以爲權也又云漢儒反經合道之語却說得經權二字分曉但說權遂謂之反經一向流於變詐爲權則非矣何如曰經是何物道是何物既曰反經安能合道既曰合道何謂反經若

曰反經可以合道是謂背其星子而可以得其分兩也有是理乎其說經權二字非惟原無分曉縱使其不流於變詐亦自不是權也曰子必以稱鍾爲言何也曰其本義如此而聖人取用之意本是如此不然則不可以爲稱之鍾亦不可以爲道之權矣蓋經乃有定之權權乃無定之經無定也而以求其定其定乃爲正也予嘗典試春官以權策士而爲文以明其說今錄於左

問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則是權者聖人之事而學聖人者所當知也自今言之權固一物也而以之言道何取義歟且聖人直言權耳後儒乃以經權並稱果一事歟抑二事歟彼反經合道之說其謬固不足辯獨謂常則守經而變則行權然歟否歟夫權以達變固也至於居常之時其人倫物理雖至纖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然所以各當其則而無過不及之差者果孰使之然歟且善用權者莫若孔子今觀其動靜語默孰非權者果何分於常變歟程子謂權卽是經是矣而朱子則云經權亦當有辯果孰爲定論歟乃世又有所謂權謀權術者其爲害甚大亦可謂之

權歟夫權信難言然聖人之權既所當求非聖人之權又所當擇則不可以無言也諸生誦法孔子或有得其說者焉其明著於篇用觀所見

學聖人者必知其道之所在而求以至焉可也譬則射然儀的在前躍如而有見也於是運其巧力則有能中者矣苟儀的之不知而沒焉以射則用力愈多而去儀的也愈遠苟知之而力弗至猶弗知也夫學亦有儀的焉孔子云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夫權也者圓而通者也是聖人之事而學之儀的也聖人圓而學聖人者以方始而方可也終而愈方焉則遂失其圓也聖人通而學聖人者以一隅始而一隅可也終而止一隅焉則遂失其通也夫學不至於聖人非成也不能權非聖人也非圓非通不可以與權也而不知所以求不求所以至非學也請先言權之義夫權者何也稱錘也稱之爲物有衡有權衡也者爲銖爲兩爲斤爲鈞爲石其體無弗具也然不能自爲用也權也者銖則爲之銖兩則爲之兩斤則爲之斤鈞則爲之鈞石則爲之石往來取中至於千億而不窮其用無弗周也然必有衡而後可用也故謂衡卽是權權卽是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太

不可也然使衡離於權權離於衡亦不可也蓋衡以權爲用權非用於衡無所用之分之則二物而合之則一事也故有言衡而不言權者焉如曰律度量衡是也然而權在其中也有言權而不言衡者焉如曰權然後知輕重是也然而衡在其中也何者二物而一事者也夫權也者既以輕重言則是無常變無巨微而無不爲之低昂者也非謂不得已始用之而得已可不用也一時無權必不得其正也非謂鈞石始用之而銖兩可不用也一物無權必不得其正也斯權之義也知權則知聖人矣夫聖人之所以用權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左

何也試觀之易夫奇之爲陽偶之爲陰陽以律施陰以順受人所知也然陽或變而之陰陰或化而之陽剛或權而爲柔柔或往而從剛其理不可定也是故事以位異則易事以當位法以時遷則更法以趨時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不可爲典要惟變所適聖人以此神明其德定天下之吉凶而成天下之亹亹者也故曰巽以行權夫巽風也風之爲物至動而不拘至速而不滯至微而不隔故稱巽焉謂其委順而周至也故可以行權焉是故以決是非以定可否以成變化以通鬼神始之乎一心而放之乎六合莫之

能違也權之用大矣哉非聖人其孰能與於此奈何後儒之不達也於是有反經合道之說夫物各有則經之謂也稱物而使當其則權之謂也聖人言權不言經非遺之也言權而經在其中也聖人以權行經而漢儒以權反經其謬無足辯也獨謂處常則守經遇變則行權而其說至今因之信斯言也是經權之異用也彼所謂經也者非子思大經孟子反經之經歟其爲經固也而乃爲之經綸焉頓擧乎分而各得其理焉反焉而得其正焉非權孰爲之者而獨謂爲處變之物哉故程子曰權卽是經自漢以來無人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手

權字爲此也雖然經也者立本者也猶之衡也權也者趨時者也經以權爲用權非用於經無所用之者也故謂權不離經也則可而曰權卽是經是曰權卽是衡也此朱子所以又有經權亦當有辯之說也但猶謂權爲處變之物故引孟子嫂溺援之以手爲證夫嫂溺援之以手權之易見者故直謂之權也若夫男女授受不親禮也而亦非離權也何則人之授受未有不親者也而獨男女則不親焉何也嫌也不嫌則授受親嫌則授受不親非權而何是禮之正者亦由權而正也而曰權而得中是爲禮也是徒以權之

得中者爲禮而不以禮之得中者爲權乃似又猶有遺說也故程則言其一事然而非一物也朱則言其二物然而非二事也以盡其義合二子而後可者也斯義不明而世之言權者大抵皆稱古人不得已之事如舜不告而娶之類夫不得已而爲處者易見者也權固也然而天下之事豈皆不得已而後爲處者乎其日用彝倫之際雖至纖至細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則使非權以稱之果能各中其則而無太過不及之差乎否也則安可謂變則用權而常則可不用也且權之說出諸孔子請卽以孔子論其墮三都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手

侏儒權也處其變固也若夫可仕而仕可止而止可久而久可速而速非權乎不然將無有可仕而止可久而速者乎此猶其大者也若夫入而鞠躬出而與與上而閭閻下而侃侃非權乎不然將無有當鞠躬而與與當閭閻而侃侃者乎此猶可指言者也其曰無意無必無可無不可從心所欲不踰矩則無時無處無非權也是日用而飲食者也由是觀之權之爲用常耶變耶無不有者耶固可得而識也而世之君子徒曰權者濟一時之急非悠久之用居常無事則置諸空虛之地遂使聖人大中至正之極旁行順應

之方虛靈洞達之機精邃淵微之旨晦塞不明於是
大道隱曲學與膠柱一偏之說守株一節之行東嚮
望不見西墻南嚮望不見北方而不知其合之圓也
從箕子者以比干爲愚從伯夷者以柳惠爲褻而不
知其會之通也雖稱有道術者亦不過下守局士之
軌非不爲貞然不免於諒也非不爲禮爲義然不免
於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也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差之
千里謬以無算而大人之事不復見於天下矣雖然
權可易言哉察之幽渺定之纖忽非至明弗能也爲
一爲兩無伍錯綜非至變弗能也觸幾而應倏彼倏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三

此非至熟弗能也效越人游者殘其軀代大匠斲者
傷其手是可與下學道乎然越人之游不可效也而
遂謂世無越人不可也大匠之斲不可代也而遂謂
世無大匠不可也適道難於學非謂學可不適道也
立難於適道非謂適道可不立也權難於立非謂立
可無權也夫學至於立可不謂有得歟然而成心未
化終有翳於鑑空圭角尚存終有礙於圓轉明非先
物何以制變於未形智不通方何以當機於猝至以
之行已則精義之用窒以之經世則彌綸之道乖聖
人之德業謂若是乎哉是故不可以無權也夫誠者

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權之至也誠
之者明善而誠身者也所以求爲聖人也明善貴乎
虛心心虛則理融理融則識達誠身在於克己已克
則氣順氣順則德弘求之以問學練之以事行會之
以深思涵之以積養查滓既盡自圓自通繇是爲仁
義之宰攝爲禮樂之宗正無不可矣化不可爲始諸
可爲神不可知始諸可知惟所適者正而不已其功
未有不幾者也中庸一書爲下學而作其言無過不
及隨時取中皆權說也而特未揭乎權之名學者襲
口耳昧心識言中庸而不言權不知中庸之卽權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三

非謂誠之者不可以至也雖然權亦不同焉有用之
於謀也者則爲權謀有用之於術也者則爲權術彼
其竊變通之似以濟其揣摩之私而競逐於功利之
間則能使天下多事故有竊於權也雖然弓矢戈矛
天下之利器也良民以之禦寇而奸民以之爲寇苟
徒以良民之禦寇也而遂縱於奸民可乎苟徒以奸
民之爲寇也而遂禁於良民可乎顧視所用何如耳
婦民之權既任之而不知擇聖人之權又畏之而不
敢求是常使禦寇無具而爲寇有資也是故天下鮮
通儒而竊之者則肆矣孟子云所惡於智者爲其鑒

也如智者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夫所惡於權者爲其竊也如權者皆出乎所學之正則權亦大矣夫是則可與語權也已矣

問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是時人之言否曰明是子曰如何爲時人之言曰孔子如何以先進爲野人曰聖人之言虛靈洞達意常在於言外學者當求其意不可滯其辭也然則何如曰孔子不欲遽言時俗之弊故爲此說蓋曰世之尚文久矣而文之盛也甚矣以視先進禮樂朴而不文殊覺粗拙不其野乎以視後進禮樂文物煥然殊覺都美不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重

亦君子乎雖然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寧野可也卽此便是傷今思古之意正而不激何等渾涵活潑令人躍然深省曰朱子何以謂爲時人之言曰聖人詞有抑揚而意常微婉朱子於此宛轉不來以爲聖人不宜如此言也故直以爲時人之言而孔子斷之耳然不知時人都要那等我却要這等畢竟是朱文公氣象非孔子氣象也曰子云周監於二代都郁乎文哉吾從周如何今又從先進伊川有云牧文之敝則從先進此不必泥從周之說何如曰從先進卽是從周夫周至孔子七百有餘歲矣文武成康非先進乎固

不必前代夏殷乃爲先進也孔子之從周者是文武成康之周非春秋之周也而其從先進者是文武成康之先進非夏殷之先進也子思曰仲尼憲章文武夫非從先進而何夫又非從周而何

問顏子死夫子何以止門人之厚葬曰豈惟止之哉曰回也視予猶父也予不得視猶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蓋傷之甚焉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間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臨終舉扶而易簀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夫大聖大賢其處死生之際乃如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

重

問子貢貨殖何以爲不受命曰知顏子之貧而樂則知貨殖者之不受命矣曰魯齋治生之說何如曰治生之說後世或非之然亦未可非也曰不欲子貢之貨殖却又不非魯齋之治生何歟曰言豈一端而已固各有所當也夫爲國者必不可外本而內末然亦自有生財之道爲家者必不可厭貧而謀利然亦自有養生之道蓋古者人君制民之產田以井授俯仰有資焉人雖至貧固皆可以生也如顏子簞瓢陋巷貧也然尚有簞食之可食陋巷之可居曾子敝衣耕於野貧也然尚有可耕之田子貢乃不安於故常而

貨殖以求富故以爲不受命耳後世曰無所受人自爲生苟無以治生將遂粒米立錐之無有父母妻子且餓以死亦豈生人之理乎蓋後世之時勢則然人必有所不能免者故曰治生之說亦未可非也曰學者之治生有道乎曰有非義無爲也非力無食也可以爲朝夕而已無貪心也是爲治生之道非貨殖求富之謂也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耳然此亦子貢少時事何如曰亦曲爲之說問夫子與點謂何曰其意灑脫而不役於人其心安適而不牽於物有超然自得之真焉故夫子與之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

五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何如曰聖門之學只要爲己悅開爲其有爲己之心也與點爲其無爲人之心也皆切實事曰大意則吾不知也

公集卷之四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驥
馬之駿
校訂

問辨錄

論語

問一日克已復禮天下歸仁焉謂何曰歸是歸還之歸卽所謂復也仁乃心之全德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少欠闕但爲己私障蔽乃有不仁耳若能一日克已復禮則障蔽既去本體自還天下之仁皆歸焉所謂渾然天理萬物皆備無少欠闕者固卽此而在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一

曰歸猶與也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極言其效之甚速而至大也何如曰爲仁在己何與於人仁者先難何心於獲己之所獲猶且後之況於天下之稱許乎且吾已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之人孰從而知孰從而許吾已而吾克之吾禮而吾復之天下之人許之何爲不許何爲聖人之意斷不如此也後世學不瑩徹合下倒斷不得纔說明道已卽計功類如此曰非禮勿視聽言動謂何曰非禮卽已也勿所以克也非禮者克則禮復矣曰爲仁是孔門第一事克復是爲仁第一功乃何只在乎耳目口體之間歟曰視

聽言動雖在耳目口體而所以主之者心也其幾有動卽有以察之而非禮卽有以制之皆事於心夫豈在外乎視聽言動乃列其條件欲其有據而可循實聖賢精實之學也後世論學者動涉玄虛以駕空懸悟爲高以杳冥而不可卽者爲精徒侈口談更無循據令人無下手處固知不足以爲學也非惟不足以爲學也且病之矣

問在邦無怨在家無怨曰亦以其教言之使以自考也然否曰爲仁在已於人之怨與不怨無相干涉人情不一雖聖人不能使人無怨如有怨者君子固自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三

反矣反之而猶有怨焉則將何以爲功而使之不怨乎且心有所役憧憧於人己之間非所以爲仁也况鄉人皆好未可也不如善者好之皆惡未可也不如惡者惡之若惡者不惡焉得爲賢縱能使邦家無怨亦只鄉愿而已奚所取焉曰然則何如曰莫我知也不怨不尤此聖人爲已之實學也君子敬以持已則德立恕以待物則道弘德亡道弘仁卽斯在是皆盡其在我者也至於人有不合則不必怨尤在邦亦無怨於邦之人在家亦無怨於家之人惟知自盡而已不可有爲人之心也在邦無怨在家無怨猶云正已

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者也如此則志定而功純心安而理得纔是爲仁之道一牽於外便非仁矣以邦家無怨爲自考亦與天下之人皆與其仁意同皆非也此二章關係心學甚大學者更宜體會

問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鞶猶犬羊之鞶註云棘子成矯當時之弊固失之過子貢矯子成之弊又無本末輕重之差胥失之矣何如曰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後君子非孔子言歟夫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與孔言何甚異者而晦翁但見言出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五

子貢便加譏駁乃似出向背之偏學者不可不察也曰楊子云與其史也寧野其說何如曰此言是蓋聖賢立言有正論之者有較量而論之者然則師愈與曰過猶不及此正論之者也禮與其奢也寧儉此較量而論之者也奢儉皆失中就失中而論之與其奢也寧儉可也若論正理則過猶不及奢不可儉亦不可矣故易以用過乎儉爲小過非謂無過也但與其有大過無寧有小過也卽此可知寧野之說亦較量之說也若以正論則固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矣未可卽以子貢之言爲非也

問君子成人之美註云誘掖獎勵以成其事是否曰
奚翅如此人有善而未遂者必爲遂之卽其人已往
其事有益於天下國家而未能終者必爲終之卽其
所爲未必善而吾苟可以爲之力者亦必於善處成
就之惟恐人之不爲君子惟恐天下之事之無濟此
君子之心也若小人則不然不止誘人爲非黨人爲
惡而已卽人之所爲本善亦必於不善處成就之卽
其善事已成亦必敗之卽其人已往而其事有益於
天下國家既有成效者亦必隳之濟人之惠以爲同
壞人之善以爲快此小人之心也嗟夫國家用一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四

子則不止獨得其人之利而其成就天下之善爲利
更無窮也用一小人則不止獨被其人之害而其敗
壞天下之善爲害更無窮也噫可不審察而慎用之
哉

問質直好義察言觀色慮以下人邦家必達何如曰
質直立心之忠實也好義爲人之公正也察言觀色
審人情之向背也慮以下人心實自謙而不敢以先
人也忠實則人信公正則人服審人情之向背而不
以先則人自愛敬是故在邦必達在家必達而所行
自無窒礙蓋言既能處已又能處人則無往而不宜

也曰朱子云皆自修於內不求人知之事然德修於
已而人自信之故所行自無窒礙何如曰固然然乃
泛然修德之說未切聖人語達之旨也伊川云達是
明達纔明達則人自知矣何如曰尤非在邦必達在
家必達之謂也

問父爲子隱子爲父隱何以直在其中曰聖人之道
至虛靈至活潑直觀本體不滯方隅是故不以無所
不知爲知而以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爲知不以
無所不言爲直而以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爲直乃徑
指其精魂所在而形魄不足言也後人不得聖人微
旨往往於其虛靈處爲之填實於其活潑處爲之滯
塞乃自以爲學聖人也豈不遠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五

問樊須聖門賢者何乃斥之爲小人曰小人哉樊須
也務細事之小人也無爲小人儒規模狹隘之小人
也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固執之小人也皆
君子之流也學者須要識得

問冉子退朝章曰季氏之罪不可勝誅然但當據其
罪而誅之若只因惡其人遂於其所無相關涉者斷
章取義特地相加雖至惡之人亦自不服此章首尾
無季氏字而曰朝季氏之私朝也事家事也季氏專

魯其於國政蓋有不與大夫議於公朝而與家臣謀於私室者故孔子以爲不知者而言所以正名分抑季氏而敎冉有則豈非特地相加乎然則如何曰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曰有政子曰此其日行之常事也若有政吾必聞今不聞則是常事耳語意只是如此何曾有季氏字來曰冉有亦入魯君之朝乎曰何爲其不入也冉有仕季氏固魯臣也不成只朝季氏不朝魯君乎曰季氏強臣冉有仕季氏故特責之耳曰季氏自是強臣冉有自是不當仕季氏此何待言如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雍徹奚取於堂旅泰山曾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六

干已事特地相加四凶亦必且不服矣天下又誰服之書曰遵王之道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有作惡王道蕩平王道正直無偏黨反側蓋言公也無私意也學者須要識得此等氣象乃可以入聖人之道曰季氏惡人也爲之解說何居曰季氏之罪大矣有此亦不加多無此亦不加少罪季氏事有何要緊只是作好作惡爲心害則大故爲明之耳問子貢問士子曰行已有耻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可謂士矣問其次曰宗族稱孝焉鄉黨稱弟焉孝弟何以爲次曰聖人之道渾全廣大故其爲論劑量的確不爽毫釐夫行已有耻有行者也使於四方不辱君命有才者也人必有行乃可立身有才乃可適用二者兼之而後可以爲士若夫宗族稱孝鄉黨稱弟是有根本之人也人有根本則雖才不足以有爲而亦不失爲鄉之善士故乃次之此則聖人之論如此若非有聖人之論而使後人言之但稱孝弟便說孝弟之道通於神明何行已有耻不辱君命之足云必不得其理矣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孝弟顧不大歟曰何爲其不大也然取數也多是故有小孝有中孝有大孝堯舜之孝弟語其至也而固亦有衆人之孝弟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七

焉非必皆先於有行有才者也且行已有耻者固未嘗不孝弟也

問爲命裨諶草創之世叔討論之行入子羽修飾之東里子產潤色之其義何如曰四子者不止各有所長能濟國事其人品心術之美皆可具見何以故曰妬人之長而護己之短有官之大患也而在同官共事之人爲尤甚以故國家有事無敢自謂能謀而遂以謀之者即謀矣或從而討論焉遂逢謀者之怒曰何以討論我也即討論矣或從而修飾焉遂逢討論者之怒曰何以修飾我也即修飾矣或從而潤色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八

遂逢修飾者之怒曰何以謂我不文也於是怨讟叢興戈矛四起方自亂之不暇矣又何以善國事乎不寧惟是有善謀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謀也有善討論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討論也有善修飾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修飾也有善潤色者則遂忌之曰彼何獨能潤色也於是拂亂所爲而不使之成傾陷其人而不使之安雖至顛覆人之國家有所不顧若是則賢者亦不能以自存矣又何以善國事乎今觀四子者各據所見既不嫌於見己之長裁定於人又不以爲形己之短則是同心共濟惟知有君而

已非夫有體國之誠意者孰能若是非夫有忘己之公心者孰能若是故益有以見古人之不可及也噫爾奪伯氏駢色三百飯疏食沒齒無怨言註云桓公奪伯氏之邑以與管仲伯氏自知已罪而心服管仲之功故窮約以終身而無怨言然否曰還是伯氏有罪管仲奪其邑三百處之以公情當其罪故有以服其心而無怨言其服人至於如此則其爲人可知矣非桓公奪之以與管仲也曰苟卿所謂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拒即此事也不足爲證乎曰與之書社非奪伯氏之說也富人莫之敢拒非沒齒無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九

之說也固知非必此事也問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謂何曰聖人之心至公至平其於天下之事稱量的確不爽錙銖即此一言豈賢人以下者所能道何以故曰人之學未圓通則言多方局如哭則不歌也必要歌則不哭殊不知哭可以不歌而歌未嘗可不哭也若使後人論貧富之理必以爲怨之與驕均耳惟聖人則稱量至盡曲當人情曰貧而無怨難富而無驕易若使有貧而怨者必稍恕之曰彼其難也若有富而驕者必厚責之曰彼其易也即此便是聖人之權纖微無不到處蓋天

理人情之至也人情卽天理也予嘗有言聖人以人情爲天理而後儒遠人情以爲天理正當於小事觀之更見

問孟公綽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註云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家老望尊而無官守之責滕薛國小政繁大夫位高責重然否曰大家勢重而無諸侯之事謂其易也豈以小家勢輕者反多諸侯之事而難乎滕薛國小政繁謂其難也豈以大國反政簡而易乎然則何如曰家之大者無如趙魏國之小者無如滕薛公綽蓋廉靜寡欲而短於才者若使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他做家老就是趙魏大家他還爲之而優若使他做大夫就是滕薛小國亦不可矣趙魏老尚優況小於趙魏者乎滕薛之大夫尚不可爲况大於滕薛者乎可見人各有能有不能若以其優於家老也而卽使之爲大夫則必至於廢事若以其不可爲大夫也而亦不使爲家老則必至於廢人故惟聖人爲能取其所長棄其所短然又必用當其所長而不試其所短也

問子路問成人夫子告以兼四子之長而文以禮樂又謂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

不忘平生之言抑亦可爲成人夫見得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何以反在四子之次曰人有偏全四子之所長若非難能然兼而有之而又文以禮樂則全人也思義授命久要不忘若非易能然但信義一節之士也聖人之道必貴乎體用之兼全而後世之學徒取夫一節之可尚使非聖人定論於此其不以一節之士右於四子之長文以禮樂也者幾希

問子言衛靈公之無道也康子曰夫如是義而不與子曰仲叔圉治賓客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其義何如曰此見聖人至公至明處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十一

以故曰不有祝鮀之佞難免於世非祝鮀其人歟獲罪於天無所禱也非王孫賈其人歟是聖人有惡於二子也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夫如是奚其喪是聖人有取於二子也蓋二子人品可鄙而才智可用故以人品言雖其才智可用而亦自是可鄙以才智言雖其人品可鄙而亦自是可用非聖人至明至公何能若是可見人各有所長用人者當隨其長而用之苟當其用雖以二子猶能存無道之國况賢而才者乎苟用當其才雖以衛靈之無道猶可以圖存而况有道之君乎後世用人者鮮有識量謂其有過

舉也雖戡定之才從而棄之既不能以成事謂其鮮過舉也雖艱難之任從而付之又每至於債事且又用拂所能譬之大匠能治木乃使解牛庖丁能解牛乃使治木又多責備其德行未純置之不用而使學者爲之其將能乎此天下之事所以不治也曰然則徒才可用歟曰不然也言豈一端而已彼善一事者使治一事不可遺也不可求備也不可拂所能也若夫論道輔德主持國是進退賢否經世庇民則非才德兼備之君子斷乎不宜苟心術之不正也學術之不純也識見之不高明也力量之不充裕也而徒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主

其小才用之則厥孽壞輾寔傾危之道矣故治一事者用一事之才器使之說也治天下者用天下之才惟其人之說也

問左氏記孔子之言曰陳恒弑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程子曰此非孔子之言誠若此言是以力不以義也然否曰此安得非孔子之言事顧所舉何如耳如所舉非義不待言矣誠爲義亦必用力而後能濟則力皆義也子行三軍則誰與曰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若不審彼已不量勝負而徒曰義舉迄無成事聖人固不若是迂也

蓋當是時孔子豈徒較力還要以此可克之勢歟魯君冀其肯爲以成討賊之事蓋亦莫非義也後世儒者但言義便不要力但言力便說非義而豈知聖人以義用其力以力成其義乎曰力何以爲義曰譬之人身元氣爲主則周身皆血脉也邪氣爲主則血脉遂化爲痰非血脉之外另物以爲痰也義譬則元氣也不義譬則邪氣也若是義舉則力無非義若不是義舉則力乃以爲亂耳自力不以義之說與遂使輕事之人不審彼已不量勝負不度事機而徒然以爲義卒之事敗而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爲義也苛責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主

人亦不審彼已不量勝負不度事機而徒責人以義卒之事敗而國家受其禍猶自以爲義也以魯之衆加齊之半謂以力不以義矣彼宋襄公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是以義不以力也然于泓之敗伊川又以爲愚曰既與人戰却不鼓不成列待成列時圖個甚夫既舉兵討賊却不量彼已勝負又圖箇甚乎又如張魏公本自輕率寡謀喪師數萬宋事幾不可爲而庇之者猶曰魏公心事自是青天白日是以義不以力也豈不壞人天下國家曰伊川又云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

至於所以勝齊者孔子之餘事也豈計魯人之衆寡哉又曰當時哀公能從其請必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天下大計可立而遂何如曰若是則孔子何不卽爲之且春秋之時周天子雖在如晝燭然方伯與國固皆魯也顧可告而率之乎一告魯君已不能自主而曰告三子者之三子告又復不可而聖人亦無如之何矣況可以告天子告方伯率與國乎卽使顏回使周子路使晉孰與夫孔子之告魯君也彼顧能從我乎曰胡氏云春秋之法弑君之賊人得而討之仲尼此舉先發後聞可也何如曰此論更乖將魯君先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古

發而後聞於周天子乎則魯君已曰告三子者旣不可矣將孔子自爲先發後聞乎則孔子一人耳果用衆以發然衆何在抑獨以一人發然一人何以發况請討且不可得而可先發乎蓋徒資口說不當事理者也且程必告天子方伯胡乃先發於二者何居問君子耻其言而過其行謂何曰言而過其行是謬言也故君子耻之猶云耻躬之不逮也曰考亭讀爲耻其言過其行何如曰人必有言如何耻由也兼人故退之如何過

問夫我則不服註云自貶以深抑之然否曰固是抑

子貢亦非自貶夫下學上達好古敏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聖人望道未見之心日有孜孜者固如此也誠何暇於方人

問不逆詐不億不信抑亦先覺者是賢乎謂何曰此知幾之說也幾者動之微理之先見者也易曰知幾其神乎幾之未動神亦不得而知也蓋旣曰詐已有詐在旣曰不信已有不信在其幾已動但甚微耳常人必待其顯著而後知亦有顯著而尚不知者必有其揣度而後知亦有揣度而尚不知者以其不明故也若幾動於彼卽照於此不待億逆自然先覺是知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主

幾也是明之至也可不謂賢乎曰何以便能先覺曰蘇子有云人之有目者以爲無不見也使離婁子當吾之前必有見吾之所不見者焉故非鑑不能照物然鑑之昏者必物之大而形迹顯著然後見之若纖微之物雖細察不見也惟夫至明之鑑只無物至前則已有則秋毫無不見焉不待細察而已昭然矣蓋學力精深心體洞徹乃可以語此他人不得而與也曰楊子云君子一誠而已未有誠而不明者故雖不逆詐不億不信而常先覺也何如曰逆億亦人之常夫子非爲逆億言蓋以不逆不億而美人之先覺也

謂之誠而能明者必是造諸之至已躋乎渾然純粹之天然後能明然後能無不照非謂不逆不億卽爲誠而先覺爲誠之明也若只以實心待人更無疑猜是謂一誠而已然便能明乎便能先覺乎

問以直報怨何以謂直曰知證父攘羊之非直則知直矣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何如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讎不反兵而鬪怨亦有不容不報者曰以直報怨固有報之道焉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乃泛然之理非以爲報也彼有德者旣以德報之矣有怨者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矣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夫

於無怨無德者則又何以處之且如宋之末帝至爲昏庸而元世祖則賢君也如以天下公理言必當愛元而憎宋舍宋而取元也使文天祥得執元主必將手刃而甘心焉不顧其爲賢也乃於此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可乎哉且直者情理之無所曲者也若本有可怨乃曲其心以爲忍置之不問而曰愛憎取舍一以至公而無私是匿怨而友微生高之乞醯也可以爲直乎考亭平日亦言復讎之義不知何故於此乃如此解蓋於直字有所未徹故云然耳然則何如曰怨當報則報之無過則焉不當報則不

報無逞忿焉出乎心之公得乎理之正斯爲直而已

矣曰人臣當國事而遇其所德所怨也則何如曰德吾德也以吾之德報之分之以財可也顧其妻子可也甚則許之以死可也怨吾怨也以吾之直報之不共戴天可也不反兵可也乃若爵賞刑威則國家所以命德而討罪者非我得用固不可有所假借輕重於其間也豈惟是哉解狐之薦邢伯柳惟其才也寧弓以送之曰子往矣怨子如初則其本情也孔明之斬馬謖惟其罪也旣斬而哭之仍厚撫其妻子其本情也夫各有所當焉而已是故君子之於德與怨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七

稱乎報施之宜而又明乎公私之辨斯無遺理矣昔徐氏讎予幾致殺身之禍暨予還政付之不報曰不敢假

天子之威福行吾私也其人苟賢卽徐所親厚者亦用之不疑客有說予者曰公之德盛矣似尤宜用漢高封雍齒故事取徐黨之尤相讎公者而重用之豈不益盛德乎予曰又多乎哉予惟不較而已而何以加意爲且漢高君也爵賞自出故可曲意用之以安反側予人臣也所持者朝廷之法予又安敢以朝廷之爵祿封吾之雍齒乎故不較可也從而加意則壻

矣矯非直也且人臣徒務沽已之名消已之譽乃不計其人之善惡加意用之而貽害於國家不忠之大者也

問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其義謂何曰此聖人自述其爲已之學如此蓋人之修德便要求福於天爲學便要求知於人既而天果福之人果知之則已矣若不得於天不合於人則有以拂其初心而怨尤生焉聖人灼見夫爲學修德是自家的事與天之禍福人之榮辱不相關涉故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孳孳汲汲只是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太

自家的事而已而原無一毫求福求知之心故雖不得於天不合於人惟知有學而已而又何所怨尤乎此其學所以純而不已邇世不見知而不悔也夫有爲人之心則便務爲形迹務爲形迹便有所表著而人便知之既是純乎自修不與於人則自無形迹表著人將何以知之哉蓋非惟不能知亦宜乎其不知也然則知我者其天而已乎人則孰知之曰反已自修之說何如曰謂之反已者不得於天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得於天不合於人必反而求之曰何以不合於人還是與天與人有較計處聖人却不如此只

是自修而已非有所較計於天人之間也何爲反已

曰無以甚異於人而致其知是否曰夫子是說潛修之事無所與於人而人不知非謂平常之事無以異於人而人不知也曰深味其語意則見其中自有人不及知而天獨知之之妙何如曰萬物皆囿於天雖暗室屋漏出王游衍皆天也故人但言人不知者便說惟天知之知我者其天乎亦但言人不知而已與天爲一聖人不如此說也曰天下皆知夫子爲至聖何以無人知曰人止知其爲至聖而已至其所以下學上達真境實際處至今誰人知得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太

問在陳絕糧曰當行而行無所顧慮然否曰非也只是無上下之交耳人之爲道也居必有積倉行必有餼糧豈有當行就行更不照管日用以至於絕糧豈不迂乎迂非聖人也愚嘗謂宋儒遠人情以爲理使人無所適從此類皆是

問蘧伯玉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何以爲可曰可字最宜玩味言其隱便好隱伸縮以時更無繫吝非有所勉強而然也

問顏淵問爲邦註云顏子王佐之才故問治天下之道曰爲邦者謙辭然否曰此亦作好問爲邦而已何

謂謙辭曰行夏之時謂何曰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堯曆則然非始於夏也夏蓋遵行之耳然以正時則序無愆以授民則事不悖於天於人皆得其善是故百世不可改也曰天開於子地闢於丑人生於寅夏爲人統商爲地統周爲天統然歟曰此後人附會之說也王者易姓受命務自爲制以新天下之耳目故夏建寅商則建丑商建丑周則建子周建子秦則建亥秦不足言卽殷周異建亦只自爲制以新耳目耳而時令之未善有不暇計固非取義於天地也自夫子表夏時之爲善漢唐以後乃皆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主

行之遂爲萬世不易之法不然其不爲卯辰而酉戌也者幾希矣此垂訓之功所以大也殷輅周冕謂何曰王者立一代之制豈止乘輅服冕而已乎二者特以示斟酌之意云爾卽是而推則凡損益取舍以備一代之制者固可以例知也樂則韶舞謂何曰韶舜樂也孔子聞之至於不知肉味則其盡美盡善可知然舜之樂所以象舜之成功也而吾乃用之則何象焉今必思夫致治何以如舜而後思夫作樂何以如韶乃爲得耳若徒卽用舜樂是亦在齊聞韶而已何有於我也放鄭聲鄭聲淫謂何曰惡鄭聲之亂雅樂

爲其淫也故曰鄭音好濫淫志故放之何謂淫曰淫者靡溺流蕩之謂禮云五音皆亂互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比於慢矣蓋其聲調靡溺流蕩能散人之志而使之懈慢故亂雅樂者鄭聲爲甚雅與鄭聲皆言聲調非指其詞語也後人溺於淫字遂以爲男女淫亂之淫亦既可笑而考亭於鄭風詠他事者亦皆力改舊序而強解爲淫奔之詩以合鄭聲淫之說殊失其理夫鄭聲鄭之樂也彼淫嫖之詞出自里巷者固非所以被之金石用之朝廷邦國者也果是鄭樂乎以淫靡爲淫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主

亂既非其旨以淫詩爲鄭樂亦非其實至改舊說以爲淫詩則尤牽合矣逮倭人倭人殆謂何曰巧言孔壬堯舜猶畏之而況於他乎蓋倭人包藏禍心奸詭百出以是爲非以白爲黑密於窺伺善於逢迎君欲修德則能潛移其志君欲致治則能陰奪其成君欲用賢則能巧譖其去僂利通滑又能使人君甘之如飴雖至於傾覆國家而猶不自知也豈不可惡之甚然斯人也惟大聖大賢乃能識而遠之後世若唐太宗之英明亦既識宇文士及之倭矣然卒不能去而旋又聽其說况他君子則倭人之難遠可知爲人君

者誠不可不深察而痛絕之也曰伊川云春秋之書百王不易之法此義門人皆不得聞惟顏子得聞嘗語之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是也然否曰伊川以春秋爲孔子自行天子之事自創制立法故以春王正月爲行夏之時四代禮樂爲其所立之法然春秋只是明周天子之事率諸侯以尊周何嘗自立法度卽春王正月亦非夏時又與周冕殷輅韶舞何干蓋謂告顏子者爲百王不易之法可也謂爲春秋之義則非也

問臧文仲賢大夫也何乃竊位而蔽賢曰魯之爲大

夫也獨文仲也與哉柳下惠之弗與立也獨文仲也與哉惟其賢故責備焉彼斗筭之人何足笑也惡乎責

問子貢問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曰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何以便可終身行之曰吾道一以貫之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終身行之不亦宜乎問動之動民也猶云鼓舞作興云爾然否曰此章皆言修己之事未及於人曰何以云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曰禮云莊敬則嚴威望其容貌而民不生易慢焉曰則民不敬也者是言不可不莊耳非取必於民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三

也動之以禮如何曰盛德之至要諸動容中禮若莊而不以禮則動不中節是於自修之道猶有欠闕故云未善也曰何以知動之不是動民曰方言修己忽及動民義殊不貫且三復立言始末蓋曰知而不仁則不能守仁而不莊則無威莊而不以禮則恭不中節是亦學問之疵猶未善也自知及仁守莊蒞必至於動容周旋中禮而後已乃成修己之學似是如此

問君子不可小知曰君子於細事未必可觀然否曰不可小知者言不可以小事知之非不能也蓋不能不足以爲短而能之亦不足以爲長所以知君子者

觀乎

問當仁不讓於師曰若善名在外則不可不遜何如曰爲人由已何與於名有名無名何所於遜君子惟

有自修而已不爲人也

問有教無類曰類有善惡之殊君子有教則人皆可以復於善而不當復論其類之惡是否曰非也類是族類言教之所施不分族類隨他各項之人但知求教卽有以教之非謂類之惡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三

人謀不然非惟無濟必且敗也如謀爲善者必與善人謀不然非惟無助必且墮也夫謂相爲謀者彼此同心互相成也彼道既不同不止不肯實爲我謀卽令悉心以謀之然非爲國之人何以謀國非爲善之人何以謀善其理不知其機不順從何處發慮何處圖成固自有所不可也曰道之不同者止謂善惡邪正之類而已乎曰亦不然如農不與工謀工不與賈謀皆是

問三友三樂損益相反如何曰聖人之言意明而止曾無比對拘係晦翁最好比對故常牽制文義今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語

便倭爲多聞之反曰無聞見之實佚遊爲道善之反曰惰慢而惡聞善宴樂爲多賢友之反曰淫溺而狎小人豈不牽強亦是哭則不歌也要歌則不哭之意也其實損益各言非對言也若果一益對一損則只言一益而已反是者卽損矣不必更言損也

問陽貨欲見孔子不過欲其助已爲亂耳然否曰那裏便要孔子助他爲亂亦其偶起一念欲見之耳遇諸塗而不避者不終絕也然否曰避者本心也遇諸塗何所避亦不得已而見之非謂不終絕也遇者偶然使其不過固終絕也後儒但於惡人必責索其未

形之惡而過示其誅但於聖人必曲求其未然之情而附會其說雖是好善惡惡之心然亦皆出於有意也予所以每爲此說者夫豈有他直以天下自有大公至正之理而君子當以蕩蕩平平爲心心有偏則雖善而不得其正由是作於其事害於其政欲天下之平也難矣且惡人亦既惡矣卽過示其誅不能加也聖人亦既聖矣卽附會其說亦不能加也而吾心則有物矣心可容有物乎有物之心可以議道乎可以平治國家乎

問性相近也習相遠也謂何曰千古論性斷案莫的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論

於此學者必當以是爲準焉曰伊川云此言氣質之性非言性之本也何如曰人只是一箇性此言氣質之性又有何者非氣質之性乎曰朱子云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也氣質之性固有美惡之不同矣然以其初而言則皆不甚相遠也何如曰晦翁遵伊川之言然不敢自定故以爲兼氣質而言人只是一箇性此所謂性兼氣質而言又有何所謂性者不兼氣質而言乎曰張子亦云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焉者朱子又云有天地之性萬殊之一本也有氣質之性一本之萬殊也何如曰人只

是一箇性又有何者是天地之性何者是氣質之性乎且氣質非得之天地者乎曰然則三先生之論謂何曰孔子言性相近孟子言性善二說微有不同後世儒者乃欲比而同之欲言性近則不合孟子之旨故曰有氣質之性兼氣質而言也以還却夫子性相近之說欲言性善則不合孔子之旨故曰有天地之性此性之本也以還却孟子性善之說其意固美然終不能使孔孟之說歸於大同也曰理氣之說究竟何如曰氣具夫理氣卽是理理具於氣理卽是氣原非二物不可以分也且性從生生非氣歟從心心非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美

氣歟而後儒乃謂理屬精純氣或偏駁不知精純之理緣何而有偏駁之氣別何所存氣聚則理聚與生俱生氣散則理散與死俱死理氣如何離得而可分言之耶蓋自孟子性善之說出有求其理而不得者則遂曰性惡則遂曰善惡渾則遂曰性有三品宋儒欲掃去諸說而還歸孟子也則又分理氣言之而以孟子之言合於孔子曰此純乎理者也此雜於氣者也乃亦卒不能合而又有以啓辯論者之紛紛然後乃知聖人之言明白精當而人不得以爲議也曰宋儒固不知性乎曰豈謂不知但其求合孔孟處未免

強辭強辭便費解說惟明道先生有言性卽氣氣卽性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有合孔子之旨學者只求諸明道先生則知孔子之說矣

問上知下愚不移謂何曰相近者常理也蓋大段如斯者也惟上知下愚不移乃不相近耳聖人言無滲漏曲當其實故歷千古而人心皆合非若他人論性或不得其理而徒得其一端便自有遺說也曰伊川云人性本善有不可移者何也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自暴自棄是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聖人以其自絕於善謂之下愚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圭

否曰伊川之意謂下愚者非不可移乃不肯移也蓋曰移之則移云爾而乃以徵性善之說不知他恁地不肯移者是何故上知却必不肯移而之惡者又何故夫非上知下愚不移而何問鄉愿德之賊也註云鄉者鄙俗之稱然否曰只是一鄉稱愿人而已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之無舉刺之無刺闡然媚世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蓋似是而非也故曰德之賊若是鄙俗之人則人方鄙棄之矣何能亂德曰陸子有云漢文帝也只學得箇鄉愿然否曰三代而後有德之君

致治之美如漢文有幾若漢文只是鄉愿則鄉愿有何不可儒者大言乃爾

問宰予聖門高弟乃何至欲短喪曰自是聖門高弟卽此亦自有人不及處何以故曰人於名義有不順者率甘心爲之而又恐人議已率又昧而不言宰予卽明言以請正是不欺也是有求教之實心也人之居喪徒有三年之空名者多其實一年之間何曾盡禮宰予盡禮於一年之內是尚有一年之實喪也以他人自欺之心而議宰予求教之實以他人三年之虛喪而議宰予一年之實喪其相去蓋遠矣曰然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天

夫子何深責之曰人子而欲短喪是何言也則何爲而不責但須有宰予不欺之實心一年之實喪而後可責以三年之愛彼三年之虛喪與夫欺其心而不可以言也者求爲宰予不可得也烏乎責

問逸遺逸民者無位之稱然歟曰非也逸散也亦安也猶俗所謂自在人者也逸民者超然物外無拘繫之散人不在常格之中者也亦高人也

問孟氏使陽膚爲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其說謂何曰此仁人之言也千載而下讀之猶能使人不忍之心惻

然而動禹見罪人下車而泣孔子始政有告不孝者不以罪曰尚未有以教也則聖人之用心可知矣夫上失其道民散久矣民散則罪多是民之有罪固上之驅之也夫旣驅民於罪則豈惟不得情者不可枉其是非之實卽得其情當其罪非復無辜者矣然致之自上罪不在民猶夫無辜焉方哀矜之不暇而又何可以得情爲喜乎此乃天理人情之至持是心也則所以慎於用獄以求得其情者旣可想見而所以自反自盡務求不失爲上之道也者亦自不容已矣曰上之不失其道也奚若曰富之而使之廉耻生教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一

天

之而使之禮義明則從善也輕可措刑而不用茲無訟之本也曰若是而猶有兇頑不可以化敢於犯法者將亦哀矜之乎曰何爲其可哀矜也亦不忍之心而已其罪在彼法則不可容也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一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二

新鄭高拱著

新野

馬之騏
馬之駿

校訂

馬之騏
馬之駿

問辨錄

孟子

問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謂何曰孟子之學最嚴於義利之辨故於篇首發之不奪不厭是利而不利也不遺親不後君是不利而無不利也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問沼上之對何如曰沼之對囿之對雪宮之對其意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二

二

一也好勇之對何如曰勇之對樂之對貨色之對其意一也蓋戰國之時虐其民甚民猶倒懸也孟子急於救之實有被髮纓冠而往之意故切切以與民同之一怒而安爲說所以望於時君者甚切其心固可想見也曰救之何如曰省刑罰薄稅歛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饑不寒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便是救之之術於其急於救也可以見不忍人之心於其王道之陳也可以見不忍人之政曰孟子動稱於王何有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豈以此歟動時君乎抑果然乎曰固是歟動時君亦果然也孟子不云乎

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饑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故事半古之人功必倍之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之掌也

問君子遠庖厨何如曰既不可傷吾不忍之心又有以養吾不忍之心不使之習而遂以忍也曰若是何如勿殺曰不忍殺者人之本心然口之於味也性也既不能免而老者非肉不飽充有不能免者以故君子於不得不用之中而猶有以存吾不忍之本心耳不然則與其不綱何如無釣與其不射宿何如無弋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二

二

蓋釣弋事之不容已者也不綱不射宿而聖人之情可見矣曰伊川謂凡力之能勝者皆可食但有不忍之心耳然否曰既曰可食則何以又有不忍之心既有不忍之心則何以又曰可食夫天地之間萬物並育豈以鳥獸供人之口腹哉且有知之物皆知痛癢而乃以就刀鋸赴湯火豈君子之所忍乎蓋不得已而用之耳若謂力能勝者皆可食而以爲理所當然則力能綱固可綱也力能射宿固可射宿也而聖人又何爲如彼哉而君子又何以遠庖厨爲哉且虎狼力能勝人則食人固爲可乎故食之者非以力能勝

之爲可也於遠應厨而可以見仁人之本心也

問今樂古樂果可比而同乎曰孟子非爲言樂特因好樂而引之與民同耳當時諸侯暴其民甚而民亦疾視其上如寇讐然若有能與民同樂者誠可致王又孰暇擇夫今之樂古之樂乎曰若得民之後而制禮作樂也則奚若曰畢竟是樂則韶舞放鄭聲今樂古樂何可同也

問公劉好貨太王好色然歟曰積倉餼糧人生必用非好貨也爰及姜女夫婦與偕非好色也曰孟子何以爲好貨好色曰孟子亦豈真謂公劉好貨太王好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三

色也但因齊王好貨好色故借古人以引之使與民同耳易曰納約自牖夫牖明也因其所明通其所蔽乃納約之道孟子卽其人欲之私而挽之於天下之公則又不止自牖者矣曰君心天下之本固可容其好貨好色乎曰醫書有云急則治其標緩則治其本當是時民之憔悴於虐政如在水火也孟子切於救民故但願人君與民同其好惡以出諸水火夫苟出民於水火卽好貨好色亦無不可也所謂急則治標者也曰救民之後好貨好色亦任之而已乎曰何爲其然也夫苟民之水火旣脫君之乎信日深則又自

有從容轉移之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正莫

不正而好貨好色皆有以化之矣所謂緩則治本者也本不可以急治也曰伊川折柳之諫何如曰其意甚善而其作用則未然何以故曰君子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不能親親難以責其仁民不能仁民難以責其愛物何者重者人所易明者也而尚未明乃以責其輕者將信之乎若旣能親親則必責其仁民旣能仁民則必責其愛物何者彼旣明其重者矣因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四

而通之則輕者可舉也斯納約之道也夫柳乃物之至微而折枝事之至細彼宋君者親親仁民愛物之理全然未得其虐民害物之事不知凡幾也而乃以折枝爲諫則豈不笑之以爲迂乎則豈不杵格不入而後有重大之事將亦不之信乎不能三年之喪也而察其小功放飯流歠而止其齒決故曰其意甚善而作用則未然也然後乃知孟子之善引君於道也問殘賊之人謂之一夫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其說何如曰戰國之時生民塗炭已極孟子切於救民故每談湯武之事辭多激烈夫征誅豈聖人之得已者哉成湯放桀惟有慙德曰恐後世以台爲口實武王則曰我武惟揚殺伐用張於湯有光斯豈非爲

口實歟孔子稱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可謂至德也已矣而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則其意可知湯放桀於南巢猶以爲慙武王則懸紂之首於白旗而孟子又爲之說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殊無不得已之意固知與孔子之旨有不同也昔我聖祖時徐中山達驅元主沙漠迫近而不追聖祖問故曰彼曾爲天子也執之以歸陛下將何如處嗚呼彼胡虜耳腥我中夏有年卽殺之以雪耻有何不可而猶曰云云則況乎中國君臣之際哉故曰與孔子之旨有不同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五

問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其說何如曰文王肇基王跡遂欲傳位季歷以及昌是以天下貽之也而貽之不取太伯與仲雍逃之荆蠻是以天下讓之也而讓之不取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天與之也而與之不取三分天下有其二是人歸之也而歸之不取此其所以爲至德也夫其三分天下有二也者豈謂取之而不悅哉乃文王只不取耳曰使文王至武王之時則何如曰文王之得民豈固不如武王者乎武王之得民豈固有深於

文王者乎其爲取之而悅一也在文王惟有以服事殷而已使武王處文王之時不免伐紂使文王至武王之時只是事殷安得遂謂占民心向背爲取不取乎故取之悅亦不取者文王是也取之悅則取之者武王是也若謂取之不悅而不取是待時也時至卽取之也而豈所以語文王乎曰孟子何以云然曰戰國時民困已極孟子切於救之甚有望於湯武之事故以文武並言而不暇顧少掩文王之至德中庸云一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夫武王之顯名亦止不失而已視文王之至德固不能無間也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六

使孔孟得爲則何如曰孔子則爲舜爲文孟子則爲湯爲武何以知之曰觀其平日言語意向則可知問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何遂可以保四海乎曰能充四端而至其極便是盡性聖如堯舜亦只是能盡其性能盡其性便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以參天地以贊化育能充四端便是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夫何不足以保四海曰然則人皆可以保四海乎曰何爲其不然也亦在乎充之而已矣孟子之意正是如此章首不云乎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天下可運於掌蓋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苟能充之便皆有不忍人之政便皆可以保四海也

問舍已從人樂取諸人以爲善註云已未善則無所係吝而舍以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強而取之於已此善與人同之目也然否曰未可如此說舍已從人謂無我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而取善至廣無分彼此但見一善便樂取之不知孰爲已孰爲人也明目達聰好問好察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皆是舍已從人樂取以爲善者夫豈可分而言之曰已未善則舍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七

從人人有善則取之於已以爲善與人同之條件乎若然則從人又是箇甚

問春秋天子之事也是孔子行天子之事乎曰非也天子之事所謂王者之跡者也蓋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列國諸侯各守侯度以奉天子之明威故其爲史亦皆紀天子之政令東遷之後王室衰微已甚天下不復尊周列國各自爲制僭亂百出不知有天子矣故其爲史亦皆自紀其所行之事無復天子之政令矣此亂臣賊子所以交作而無忌也孔子懼作春秋考文武之憲章而託之乎魯史筆削褒貶

一以爲準以明天子之法以尊周室以見天命之未改是爲天子之事蓋曰此天子之政令非若列國之史自紀其事者也曰註引胡傳爲解何如曰胡氏以天子之事爲孔子自爲天子非惟不得春秋之旨不得孟子之言而於君臣之義甚有乖焉非所以爲訓於天下後世也考亭據以爲解其亦襲舊說而未之思歟曰知我謂何曰謂我志在於尊周也罪我謂何曰亂賊之交作也由無天子之法也天子之法明則爲亂爲賊罪狀顯著憲典有在如有舉而行者彼將焉逃是故亂臣賊子懼焉然明天子之法者春秋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八

春秋我作也則豈不罪我乎而乃以爲孔子託南面之權真有罪焉則謬矣予嘗作春秋正旨發明頗詳今不備言也

問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斯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謂何曰此論至平至爲的確非若後人持論不分有道無道必皆以德言而無論於勢必皆以役德役賢爲天而不然者則非天也曰其義何如曰堯舜之世九官相讓六德爲諸侯三德爲大夫濟濟乎爾雍雍乎爾當是時而稱詐力是亂人也愚故三苗竄防風誅

至春秋戰國之時吳楚爭長秦伯西戎虎視鴟張弱
之肉強之食當是時而不審已量力是愚人也是故
江黃滅燕丹亡曰當無道之時而小且弱也則止於
事大事強而已乎曰固然豈徒以事人亦爲善而
已矣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是故太王避狄邑於
岐山之下王跡肇而周以興故曰如耻之莫如師文
王師文王必爲政於天下矣蓋不惟化小爲大化弱
爲強抑且化無道之世爲有道之世則善於奉天者
也天定勝人人定亦勝天也曰此爲有國者言之耳
其在天下也則奚若曰吾嘗有言天下有道理爲主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九

天下無道命爲主夫有道之世是非明賞罰公爲善
者必昌爲惡者必殃賁若草木莫之或憊也其昌其
殃雖莫非命然而理有可據天下之人不謂命也曰
理固宜然也故曰理爲主理爲主則命無可倖小人
者惟有竄伏而已矣無道之世是非晦賞罰紊而善
類屏息以畏讒飛廉之惡可行於比干桓魋之凶可
加於孔子理無可據天下之人徒相與咨嗟嘆息曰
命實爲之謂之何哉雖聖人於公伯寮之愬亦惟曰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於匡人之
圍亦惟曰天生德於予匡人其如予何而已使其處

有道之世得志行道豈爲此言乎雖亦莫非命也然
而命之說行故曰命爲主命爲主則理且不信於人
而小人益肆矣曰君子之處之也則奚若曰順乎理
不以怨天安乎命不以尤人惟知爲善而已有道則
見無道則隱

問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謂何曰大人者見龍在田天
下文明者也其顯叩聞望既足以起人君之敬信而
消釋其邪心矣於是乎引之以大道養之以中和感
之以至誠需之以寬裕積久而化自能喻諸德而歸
諸道也曰其作用何如曰難言也在未萌不在已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十

在未事不在已事視於無形聽於無聲默而成之不
言而信則格心之功也易之禦寇於蒙格牛於童皆
是義也曰不以言語開導之乎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則開導爲多但貴乎迎其未然之機使之豫止而
罔覺潛順而不知爲妙耳曰不以規諫乎曰亦安能
無然又自有納約自牖之道孔子云吾從其諷者記
曰靜而正之上弗知也麓而翹之又不急爲也此亦
大人之事也但以治其本原爲主不恃此耳曰既云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又云君正莫不正謂何曰
煦煦者非不仁然不可謂仁也孑孑者非不義然不

可謂義也能愛人能惡人以大德不以小惠仁之正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義之正也是謂龍德正中故德博而化也曰大人之格君亦有本乎曰有只在自己心上做

問子產以乘輿濟人何如曰此蓋偶爲之事以大夫而愛人如此以故百年之後里巷猶有稱焉惠而不知爲政然乎曰子弟誨之田疇植之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閭井有伍子產豈不知爲政者但偶逢徒涉遂以乘輿濟之固非不務爲政日處水際而專以乘輿濟人也且卽如孟子言徒杠之成必十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士

月輿梁之成必十二月非四時皆可爲也洧出西山至近郊漆乃合流平時深及膝而已夏秋之間雨則山水泛漲高十餘仞奔騰而下不可以橋也子產乘輿濟人時月無紀豈其十一二月不成杠梁止假乘輿或孟子恐人崇尚小恩有乖大體乃借此以立論非真謂子產不知政也曰聖賢亦以乘輿濟人否曰不爲也亦非必不爲也或亦偶然而已焉則無不可者譬之救荒者然彼其素有善政使家給人足大殺不恒上也野有餓殍開倉以賑次也若道遇餓殍且死而簞有餘食則亦飼之豈謂吾自有賑恤之政歟

其自及雖遇餓殍且死雖有餘食亦必不以救歟又豈遂謂不務爲政日携簞食索餓殍於道而救之歟子產之事有類乎此但無關於政不可爲常故孟子借之以立論耳雖然此自孟子事也若孔子則論事必得其實論人必當其情借以立論者則無矣

問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何如曰此孟子精微之訓也夫道二理與非理而已人但知理便是理非理便是非理出此卽入彼矣然豈知理之至精處纔謂之理固有似是而實非者乎是故或得其似未得其真則毫釐且有千里之謬或知其一未知其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士

則舉一且有廢百之偏非惟不循理者恒出乎理之外卽循理者亦每失於理之中也何以見得曰如使門人治喪豈不是禮然無臣而爲有臣可謂禮乎辨同姓之娶豈不是禮然彰君之過可謂禮乎施惠豈不是義然子路治蒲不告於君而施惠可謂義乎能與能辭豈不是義然冉子之請粟原憲之辭祿可謂義乎諸若此者皆是見理不明故直以爲是而爲之也惟大人察理至精灼見夫禮義中正之所在禮之禮則爲之固有人以爲禮而不爲人不以爲禮而爲之者義之義則爲之固有人以爲義而不爲人不以

爲義而爲之者惟其是而已而非禮之禮非義之義惡得而惑之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故必有精義入神之學而後可以致用非夫得聖人之權者未足以語此也曰此大人對小人言歟曰非也爲非禮非義者固是小人然止於不爲非禮非義者亦未卽是大人夫大人者龍德而中正者也曰後之學者亦有斯乎曰後世學術不明人鮮深造卽以行誼聞者亦止做得箇一節之士亦有不肯安於一節而求爲大人者然學未圓通而着力以爲禮義亦止做得箇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其能得禮義之精微也者蓋鮮久矣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三

問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曰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不專一則不能直遂天地之情也

問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謂何曰王者之迹卽所謂天子之事也西周盛時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凡其政教號令布諸天下者皆王迹也迨平王東遷之後衰微已甚政教號令不復行於天下而王迹熄矣朝會禮廢天子宴饗之樂諸侯陳誠之辭皆不復聞而雅亡矣無詩是無王政也無王政亂賊所由起也是故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所

以續王者之迹使既熄而復章也今攷隱公元年爲平王四十九年是王迹熄時也而春秋始焉則可知矣其事則齊桓晉文者何曰列國之事春秋皆記之桓文爲盛故以桓文言耳曰孔子奚取桓文也曰當時天下不知有周乃能尊周夷方陵夏乃能攘夷故有取也曰不曰五霸三王之罪人乎曰固也以桓文視三王則桓文罪人也而三王安在以當時諸侯視桓文則桓文之功多矣王室中夏姑且賴之矣而如桓文者又復幾何故不得已而取也曰功之首罪之魁然否曰謂罪則可謂罪之魁則不可夫桓文者彼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四

善於此者也彼善於此者爲罪之魁則所謂今之諸侯者固皆罪之亞歟曰其文則史者何曰春秋魯史之舊名也孔子因而筆削之所謂述而不作者也名卽其舊文卽其舊其爲非孔子之書可知已且史也者紀實之書也而乃謂以夏時冠周月可謂實乎而乃降人之侯與之以子可謂實乎故觀於其文則史之說則凡事非其實而強爲之說者皆非史皆非聖人之本旨也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其義謂何曰明天子之事以續王者之迹舉禮樂征伐之柄而歸還之合乎此者則是則有褒乖乎此者則非則有貶使

亂臣賊子有所畏而不敢肆焉則其義也曰先儒有云春秋一字一義伊川云若只平平看去有甚意味其說何如曰伊川平生甚用力於春秋然着意太過務深求其理故每每以已意爲說不無有失聖人明白公平之旨考亭有云春秋之書當時天下大亂孔子且據實而書之其是非得失付諸後世公論蓋有言外之意若必於一字一辭之間求褒貶所在切恐不然又云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三百年的事故取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五

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此論却平

問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註云澤謂流風餘韻也然歟曰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名之曰幽厲雖有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夫流風餘韻安得五世斬乎且孟子專爲孔子言孔子之道萬世如一日何流風餘韻之足云而小人直遺臭耳又何流風餘韻之有曰伊川云善惡皆及後世也然歟曰善及後世謂澤可也惡何以言澤且又何以五世斬乎曰呂氏云此自其子孫言也

是故雖有善者繼之至五世必衰或生一不肖夏商周之世可數也雖有惡者繼之至五世必斬反生一賢漢世張社之後可辨也其說何如曰茲言更謬非所以爲訓也然則何如曰端毅王公云澤色澤也謂容貌色澤也茲言爲是猶禮所謂手澤口澤者也夫五世之內其人雖不可見然曾見其人者猶有存焉其形容音響尚有稱述之者至於五世則見其人者亦皆已歿而形容音響不復可知矣故不論君子小人澤皆五世而斬也予未得爲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謂何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吾之去孔子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五

僅百年也雖未得於親炙而親炙之者猶有存焉吾尚得以師之而竊孔子之教以自淑雖未及受業其門而動容聲咳得以聞之亦庶乎受業其門者非若世遠言湮而不得其真者也

問自反而忠矣其橫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則與禽獸異擇哉於禽獸又何難焉其說何如曰孔子只是心無計較如公伯寮之愬只歸之命桓魋之害已只付於天不曰我是而彼非也孟子便要分別人已是非是果在我則非必在彼亦妄而已禽獸而已何足校焉是棄之也且斥之爲禽獸而

後不校亦尚有不輕放過之意聖人不如是也此聖賢之所以不同也

問孝子之心爲不若是恕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其說謂何曰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乃所謂恕也孝子之心爲不若是云也請言之曰我只可竭力耕田共爲子職如此而已矣乃父母不我愛我將奈之何哉是以竭力耕田共爲子職爲已盡其在我無虧欠也是以父母之不我愛任之而已而不必求其愛也豈不是恕而無情乎故舜之號泣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七

怨慕必求我愛而後已不然則不可爲人不可爲子如窮人無所歸也

問象日以殺舜爲事舜則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有加焉管叔流言周公則誅之何若是不同也曰象日以殺舜爲事自舜視之止於害已而已害已則何所不容周公時周家初有天下武王崩成王幼武庚常思爲亂故特命管叔監之則其勢可知已所賴以爲安者惟有周公爲相耳而三叔流言以爲公將不利於孺子遂使周公不敢安而避位居東則幼君固孤立也當是時天下之岌岌又可知已暨成王悟

迎周公以歸三叔懼遂與武庚叛夫以新造之邦當主少之時弼臣疑畏不安之際而管叔以王室懿親協思亂之武庚以叛則宗社必且傾危天下必且大亂而祖宗相傳之基業亦必且不可保故成王命周公東征以討之而罪人斯得蓋爲宗廟社稷天下國家計萬不得已而爲之而其心之痛苦不幸可想見也故推舜之心即使象能殺已亦必無相讐之理推周公之心苟非有關宗社安危即使管叔殺已亦必無相讐之理此乃天理人情之至也曰呂氏云舜當時與象同其好惡則心與之一而未始有違周公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六

管蔡者恐不在監殷之時而在於未使之日蓋公旣居冢宰之位彼其心以爲我兄也乃不爲冢宰故不肯帖服且或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遂以殷叛其說何如曰舜與象同其好惡周公與管蔡顧不同好惡乎夫象惡人也而止行其惡於家故舜得以徐徐感之然亦止曰不格姦而已安得遂以舜之心爲心也管蔡惡人也而乃行其惡於國且旣稱兵與亂矣宗社之安危間不容髮矣故周公不得施其感化必征討而後國可安也且弟爲冢宰不肯帖服固也而遂挾殷人以謀危自家之社稷此豈人所爲乎以若

人也即使周公爲兄彼固肯已乎若謂或未同其好惡故不能平則是管蔡今日之舉固皆周公平日不能善處其兄之所致也而又何以爲周公乎云云者

齒爲之說者也

問世儒有論曰堯視天下重於已子然乎曰非也天下於子不相蒙以子言則吾子也吾家之事只當以吾家之理處之天下不得而與也以天下言則天下之天下也天下之事只當以天下之理處之子不得而與也故可與子則與子以爲天下也非謂倪子重乃輕天下而與之也不可與子則與賢以爲天下也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七

非謂視子輕乃重天下而不與也若曰堯視天下重於已子則是禹視已子重於天下真爲德之衰矣而可乎蓋各有所論原不相蒙非可以輕重言也

問伊尹處畎畝之中以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祿以天下弗顧也繫馬千駟弗視也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當時果有此事乎曰處畎畝之中是一耕夫也其孰祿之天下者而弗顧其孰與之千駟者而弗顧又孰與之交際者而不以予不以取乎蓋孟子卽其爲人之素原始要終而推其畎畝自處之意有如此者以著其行

誼之峻潔非必有其事也讀者不以泥焉可也

問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夫堯都去歷山下餘里妻之以女與之以牛羊倉廩可也而百官乃皆空朝以去越千里而事舜於畎畝歟又謨蓋都君咸我績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千戈朕琴朕張朕二嫂使治朕棧當是時堯爲天子舜爲之甥殺天子之甥固不畏天子歟牛羊倉廩堯之物也可遂使治棧歟象雖至凶止於殺舜而已而遂以云云天子固不能治之歟於理有難通者其謂之何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辛

曰諸若此者皆莫可考有無不必論也書不云乎師錫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堯諸以孝蒸蒸又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於時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濩汭嬪於虞如此而已矣諸說皆從此出有無不必論也

問有物必有則何如曰物氣之爲則理之具有物必有則是此氣卽此理也故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

問飽乎仁義也所以不願人之膏粱之味也令聞廣譽施於身所以不願人之文繡也何如曰此亦彼以

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之意聖人則不如此言且君子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即聞譽不施於身無不可也

問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其義何如曰此是一關在聖人則坦然由之自有道理其他須用學力以過此關纔有成就非謂但經貧賤便能有所增益可當大任也然則何如曰必須識得玉女於成之理而堅強以持之隨事省悟使吾知益精而吾仁益熟便是過得此關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三

便可以爲聖爲賢當天下之大任而富貴不能淫處天下之大事而禍福不能動如其不可則便可以退可以死可以天下非之而不顧又如其不遇於時則使人不知亦器器獨善其身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蓋無所往而不宜也這纔是英雄豪傑若不能過得此關使一旦得志便驕淫以逞不然便窮愁而無以自存怨尤而無以自遣落魄放僻強以自適而無所不至不可以爲人矣况可當大任乎曰孟子爲大任者言而子兼言窮達何也曰窮達命也命則在天君子惟知進德而已如孔子老於行且多宋匡陳蔡之厄

顏子簞瓢陋巷曾子敝衣耕於野古之聖賢何嘗皆達動心忍性豈惟當大任者然乎蓋既困而亨則以成其大業困而終於不亨則以成其盛德莫非所以增益不能者也曰堅持省悟其道何如曰易所謂貞厲者也士不可以不弘毅乃立心自爲已始

問盡心章曰此專言心學盡心其至也然知性乃盡心之由存養爲盡心之事而不貳修身以俟則存養之成也知其性則知天矣蓋言性卽是天云爾存心養性而曰所以事天不貳修身而曰所以立命可見性卽是天故知性則便知天也請言之曰盡如中庸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三

能盡其性之盡謂滿此心之量全盡其理而無遺也性卽心所具之理盡心者盡此而已若不知何以能盡故盡心必由於知性然天乃性所從出知性則知天卽此而在非性之外別有所謂天也夫盡心固由於知性然豈徒以知之而遂能盡乎必是存其心使無放逸則性體斯在養其性使之長裕則心量可充是卽所以事天也蓋心性皆天存之養之固所以事也至夫存之久而心純養之熟而性定反身而誠樂天知命而不憂是故歿壽不貳惟修德以俟死而凡世之窮通禍福舉無足以動其心焉

命雖在天寔

自我立於生爲順吾自爲之順於死爲安吾自爲之
安造化在我天且弗違矣非所以立命而何學至立
命纔是盡性盡性纔是盡心而盡則由於知故曰盡
其心者知其性也性卽心也天卽性也命卽天也故
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曰中庸云君子尊德性而道問
學於此同乎曰道問學所以知性尊德性所以盡心
卽是此事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亦此歟曰然窮
理卽是知性盡性卽是盡心至命卽是知天曰註云
以大學之序言之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
謂然否曰盡心者全盡此心之理也豈知至之謂盡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重

知性者物格知至之事盡心則意誠心正之事也曰
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
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徒造其
理而不能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矣然否曰盡豈
可以言知盡心乃存心養性之成功固已履其事矣
然由於知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若謂盡心知性
知天是知其理則是曰知其心者知其性也而可乎
且心旣盡矣反身而誠萬物皆備矣乃於是而始存
心乎曰知天而不以殀壽貳其心智之盡也事天而
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有不盡固不知所以爲

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足以爲智矣
然否曰以知天屬殀壽不貳以事天屬修身以俟旣
已支離旣已牽合且殀壽不貳修身以俟之只是一
句話一件事卽所謂君子行法以俟命者也若曰云
云則是曰非殀壽不貳固不知所以修身以俟之然
殀壽不貳而不修身以俟之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
足以爲殀壽不貳矣豈不益破碎乎曰殀壽不貳修
身以俟之何以只是一句話曰修身以俟之乃以足
殀壽不貳之意修身以俟纔是殀壽不貳也蓋非殀
壽不貳則修身以俟者俟箇甚故不可以分也曰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重

子有云能盡心則自然能知性何如曰倒言矣必知
性而後可以盡心朱子云若不能知得却盡箇甚斯
言是矣然朱子於中庸則又曰非存心無以致知而
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乃又不免自倒言也夫若
不能知得却存箇甚

問莫非命也順受其正如何爲正如何可爲順受曰
愚不肯而不知命也必且妄爲妄爲則有滅頂之禍
賢知而不知命也必且強爲強爲則有壯趾之凶皆
非順受其正者也惟君子素位而行富貴貧賤患難
夷狄無入不得而死生禍福付之命焉斯爲順受其

正耳曰孟子云莫之致而至者命也乃孔子則云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孟子亦云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避患而有不爲也若然是生死乃自爲之可爲順受乎曰命以得其理爲正禍福雖則自至若苟然免難徒以偷生而以爲安所遇也可謂正命乎哉可謂順受乎哉故曰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夫成仁取義所謂盡其道也曰伊川云聖人樂天則不須言知命惟循於義庸斷之以命哉然乎曰命天命也不知命何以樂天且義所不可固不可謂命若命所不可抑何可謂義乎孔子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重

問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人能無以饑渴之害爲心害則不及人不爲憂矣註云口腹爲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擇而失其正味人心爲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擇而失其正理人能不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然否曰本文自明白而解涉他求何言之曰饑者甘食渴者甘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害之也然豈惟口腹有饑渴之害而人心亦皆有饑渴之害蓋人爲饑渴所迫每至失其良心是饑渴不止有害於口腹而亦皆有害於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美

心也若能不以饑渴之害口腹者而以害於心則是中有所主而外物弗能奪亦所謂從其大體爲大人者也夫何不及人之爲憂

問形色天性謂何曰此乃萬古的確之論言性者以是爲本可也何以故曰形色氣之爲也而天性卽此焉氣之未始不爲理也天性理之具也而形色卽此焉理之未始不爲氣也人生則形色完而天性具氣與理俱存也死則形色毀而天性滅氣與理俱息也是氣卽是理理卽是氣不得以相離也而宋儒乃分而二之曰有氣質之性有義理之性夫性一而已將

何者爲氣質之性又將何者爲義理之性乎且氣質之性謂其雜於形氣者也義理之性謂其不雜於形氣者也然氣質之性固在形氣中矣而義理之性乃不在形氣中乎不在形氣之中則將何所住着乎蓋天之生人也賦之一性而宋儒以爲二性則吾不敢知也曰踐形之謂何曰踐者履其實也恭作肅便是踐貌之實從作又便是踐口之實明作哲便是踐目之實聰作謀便是踐耳之實睿作聖便是踐心之實曰一一而踐之乎曰何爲其然也性具於心性盡則心盡而衆體從之斯爲踐形而已矣蓋聖人以性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七

踐其形衆人則以形而鑒其性形色雖具乃却空缺虧欠也

問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謂何曰前五者後五者皆性也皆命也然於前則謂命不謂性人之所欲必當付諸天也於後則謂性不謂命天之所限必當充以人也是故君子審富貴而安貧賤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

問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程子曰非聖人之上復有一等神人然否曰湯武皆聖人也可謂神乎堯舜孔

子皆聖人也可不謂神乎是聖人之上固有一等神人也

問惡鄉愿恐其亂德也鄉愿何以亂德曰黔聖殊形高深異致則人得而辨之可辨則何能亂惟夫非忠信而似忠信則人以爲忠信斯亂忠信矣非廉潔而似廉潔則人以爲廉潔斯亂廉潔矣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斯亂堯舜之道矣闖然媚於世則人不知其非而崇尚者多矣故亂德故可惡也曰今之爲士者何如曰上焉者學爲鄉愿其下則巧言令色足恭匿怨友其人者而已矣曰何乃至是曰如此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天

者則爲厚德爲善宦則達不如此者則爲剛方爲拂衆則滯是故梯突染而士無學脂膏習而官無政士無學故節義不興官無政故紀綱不振於是乎上下支吾彼此推委苟倖無事偷安自便無復忠君憂國之心倘值時勢危急卒有大事則皆束手旁觀誰任匡扶之託此有識之士所以寒心而長慮者也曰然則世無君子乎曰何爲其然也有之但必不諸於世故君子之道鮮矣

問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

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其義謂何曰此孟子自任之意也蓋曰聖人者出必有見而知之者衍之於前而後聞而知之者得以承之於後蓋振古如斯也然堯舜至湯湯至文文至孔皆五百有餘歲焉惟皆先見而知之者故後聖得以聞而知之也今也去孔子之世僅百餘歲既非若五百餘歲之遠况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二

无

鄒魯相去又甚近其矩範有存焉又不止於世之未遠而已也然固無有見而知之者爾乎則亦無有聞而知之者爾乎蓋謂見知之必有而吾之聞知爲尤近也其前後文義亦自明白曰林氏云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甚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有餘歲又豈有聞而知之者乎其說何如曰若然是謂見知聞知之必無也不惟非孟子之意而後先辭語不相應亦自不成文理且既謂之決無見知聞知者矣乃言世之未遠何爲言世之未遠可也而又言居之甚近何爲固知其必不然也

四十二
卷終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三

新鄭高拱著

長洲戚伯堅校

病榻遺言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腕瘡在理越月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臣拱暨張居正自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殿耶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一

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稍平以 手執臣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哩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何

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荅良久歎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椅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二

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惚又曰自古帝王後事

下此二句聽不真 意是諫備後事 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乃在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 奏之隨語內侍曰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況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 端門宿於西關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關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 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三

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為然即時降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間 安如初又四日 上覺益平愈臣問 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 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勸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 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

馮保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卽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助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爲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慟哉蓋拱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四

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爲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 詔 今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爲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爲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爲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卽趨入至 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五

先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答云與馮公公卽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曠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卽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答云乃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爲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遺詔又得 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爲馮保謀也嗟乎自亡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卽傳馮

保掌司禮監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主上威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先皇之既崩歟今上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祖宗先帝有知必然鑒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掣旨寫與保瞞皇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聖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伴爲不知以爲出自上意我無可奈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三

六

敢不言焉者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上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厭煩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君父共成化理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

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永樂大典渠爲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蓋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召還關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宛駝見予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備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頃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三

七

乙欲其鬪則嗾之使鬪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歎曰張別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奈高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歸已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算此事人所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既以

示德於我既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入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顧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白渠惶甚莫適爲居予爲解慰以爲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已露相對甚難爲顏面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荆人賣衆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者校黠陰狠敢于爲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爲兄弟諂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爲皆傾意爲之成就爵深德之爲之幹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爲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作爲不知此事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密嗾言官攻我黨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者會殷

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內閣添入荆人即捏 旨付保誣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添入朝臣皆以爲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知於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爲也荆人之意予則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當迴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內外爲計以制吾之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旨將奈之何辛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叅論福建將官金科朱珏贓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有巡按所劾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接受遂爲奏行取赴京聽用隨准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賣法情罪甚重荆人見奏面如死灰顏有泚鬱鬱咨嗟不已曰戚總兵已站不住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爲也荆人又招納戚繼光受其四時

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日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朝廷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卽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珪富甚久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卽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令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化中素以爲化中知其底蘊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尚家居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十

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荆人不得已先餽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駿觀公動靜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願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不安而謀

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趁上病不理事好嗾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

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予以爲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

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明旨旣不敢以擅入而惓惓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題望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進之忠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蓋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上允之乃荆人遂捏一旨嗾保奏上曰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上曰也罷保遂出旨行之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蓋荆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疎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疎慢是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日輪一人不是通徃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屏左右

達立不得聽聞直至 東官出乃已日爲常各官
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官論我
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賓用事
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中省吾
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事皆馮
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舉事甚
切君誠以此時効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用君可
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俸淺而
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有怨言
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爲謀會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三

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即傳示大埜曰聞高老欲陞君
僉事矣於是奮庸卽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明言以
引其端大埜卽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秦檜嚴
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卽爲首件應荆人之謀也
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擬 旨
曹大埜這厮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與荆人
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厮排陷輔臣及降字而改曰曹
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旣不能護庇則姑爲輕緩之辭
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額之遂
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大洲鄉

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人爲先
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北今北
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蓋渠旣散言南北
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爲果大
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理寺有
一官上本論高爺矣蓋亂我也而竟無之乃予則只
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洵憤激不平之甚乃是
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公本一
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陷元輔
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上曰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三

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曰 上
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更非宜
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出視事
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者事甚
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卽上疏救之乞留大
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奮庸降
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旣爲人所嗾所賣失意快快
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自詣吾
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公當自
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張集獨

本劾曹大楚傾陷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媒孽夏言之傲遂使夏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蓋指荆人馮保之事言也荆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如何比皇上爲秦二世子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上荆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借以威衆乃嗾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萬歲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十四

爺爺說張集如何比我爲秦二世予顧荆人曰公昨日有此言荆人默然而又使保宜言曰上怒本在御前意叵測將欲廷杖爲民矣又曰廷杖時我便問他今日誰是趙高喧傳內外而張集則日在朝房聽聲買南蛇膽買棺本分付後事謂必死矣有荆人門客問曰這事如何了荆人曰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予知其詐乃令中書官入文書房問張集本安在文書官曰在此收貯上通未見問如何下落曰留不發矣馮公公說再困他幾日使他嘗此滋味也而內外之言若合符節然集既朝房聽處而人情

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已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楚怨曾省吾之說又曰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荆人發其奸謀乃荆人密黨郎中王篆謂荆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添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荆人即使象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已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踪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劾荆人交通馮保嗾使言官誣陷首相旦夕且上荆人窘甚惶急無以爲計予聞之乃茫然曰上病甚若聞荆人害我事必盛怒茲時也安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十五

可以怒聖懷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荆人害我則何人爲處必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能處乎安可以苦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爲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佳周良臣劉渾成王琬至朝房諭之曰聞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上病甚一聞此說將何如處願諸君當以君父爲重吾寧受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聖心乎且此說爲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甚丁寧懇惻四人遂徧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荆人不知

也乃是日薄暮荆人褻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公何言荆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楚事謂我不與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已如此願公赦吾之罪予舉手曰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靈在上我平日如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荆人曰以此責我我將何辭但願公赦我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荆人俛首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六

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願赦罪容改過耳予曰公不須困心茲科道噴噴有言吾已托四科官徧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長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已矣何言吳周皆其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往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美在吾身上不必告罷遂已既荆人聞吾言則憾二人于是吳又賣周而自造荆人訴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荆人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已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歛形跡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事勢如此竊自計曰上病甚二人內外爲奸而閣中止吾與彼賴天之靈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吾必持正與爭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一人專政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先君之托苟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疏力請內閣添人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有顧忌也上允之於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荆人鯁一時倉卒無可奈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語予曰荆人謫狼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三

七

態於是閣中稍寧靜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背之中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新鄭高拱著

長洲戚伯堅校

病榻遺言

矛盾原由下

荆人宦保交結盤據內援外應既密既久及先皇晏駕愈益甚波此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寔不勝慟憤乃謀諸大學士高儀曰今新主在幼而二人所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一

何儀曰天道六十年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內閣劉晦菴河南人謝木齊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尚顧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上纔十齡荆人陰狠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顧形迹凡吾一言當即報保知行一事卽爲計授保使從中假旨使而我而彼袖手旁觀伴爲不知凡荆人謀皆保爲之也凡保之爲皆荆人爲之謀也明欺主幼以爲得計如此吾尚可以濟國家之事哉儀

曰然則何如拱曰昨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已見勢不可爲業以死許先皇不復有其身也今惟有死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得正而斃猶可以見先皇於地下且上登極後卽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言之吾今卽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以防彼之串通捏旨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陷死生不復顧矣儀長歎曰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二

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止也至上登極之日拱乃卽上疏曰大學士高拱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裨新政事茲者恭遇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臣等謹開件上進伏願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

○一祖宗舊規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聞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生玩愒甚非事體昨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玉音清亮

諸臣無不忤仰當日即傳遍京城小民亦無不懽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一親答臣下必以爲上不肖理政今皆出他人之口豈不解體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皇上御門時收拾袖中待各官

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于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拏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矜可以係屬人心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三

伏乞 聖裁○一 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即

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官奏文書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欺罔情弊何以昭察已後乞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底下情得通奸弊可

弭而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命該監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皇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得其情伏乞 聖裁○一事必而奏乃得盡其情理况皇上新政尤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四

叩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急密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等日侍左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得精詳情無壅蔽不惟睿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一事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處必有差錯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旨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乞皇上將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上若或有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

臣等執奏明白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五

弊者自當懲治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莫可稽考則不知果經 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下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 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討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達內臣之懃釋外臣之惑其於治理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悞乃不送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

遵 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拱以爲今日 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第一之疏而保即作梗如此若不明正其事則自茲以後必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臣高儀謹 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件仰禪 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尚有節目條件如 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五日一請見如未蒙 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因時處宜之事必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六

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况 皇上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 奏即未 發票即未蒙 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 進伏望 皇上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無可奈何乃將先本留內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曰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藎都依擬行是時中外臣民皆久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懼又見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

保自升 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道一至于此將來必有巨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臣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出不納同駭懼益甚於是工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剪除以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大小皆備 聖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 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乃今有屢犯重條無 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職等聞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七 王元三

馮保平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誣淫之器以蕩 聖心私進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此事無人不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弘治十八年太監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皇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本論劾遂將張瑜挈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帝又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

終不能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卽傳馮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聖旨有條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卽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爲司禮監輔導之任內官豈顧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虛實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 御情密事豈宜明寫傳外以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八

使人畏不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不可赦者三也 陛下登極之日科官侍班見馮保直升 御座而立皆甚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 御座者 太祖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爲者而保乃爲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

無君不道一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權豈不可畏之甚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恣侈廢之導鰲山一作浪費不貲其視邦財等若糞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產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御用監內官監及供用庫內本管太監翟廷玉言少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擎王庫役勒送千金遂陷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寶物盜取無算太監崔敏盡知此其耗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年間問發逃軍保卽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賄賂雖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

馬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九

一陞爲錦衣百戶一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爲伊侄馮天馭馮天騏謀陞錦衣千百戶家丁王賢王才王欽張勳邵淳等皆以厥役濫竊校尉名色若王賢者又冒陞百戶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聖旦冬至端陽三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內使二百餘人每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寶羅段等物名曰見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戶石金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

兩保卽索受五千餘兩張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嚇送金背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盜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疋保既連賊捉獲乃索受管局大監陳洪銀物二扛暗將獲賊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禮監太監黃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凡二食盒進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玉帶蟒衣不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永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恃強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有大青大碌盈數十許者保乃逼伊姪滕鳳送入私囊復與太監陳洪爭奪鳳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十

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萬兩因不可得忿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疆禦罪之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內使徑棄屍骸妄殺無辜妻孥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冤獄亦皆人所共知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先皇長君照臨於上而保尤敢爲如此況在陛下冲年而倖竊掌印虎而加翼爲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陛下必爲其所欺悔陛下政令必爲其壞亂不得自由陛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爲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內廷共爲蒙蔽恣行

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 社稷 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著人皆知其必爲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 武皇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釁幾危 社稷方驚悟誅其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 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且有此逆謀况保當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巧又甚于劉瑾者是不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 皇上俯納職愚 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拏問明正典刑如有巧進邪說曲爲保救者亦望 聖明察之則不惟可以除 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 社稷幸甚天下幸甚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七

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 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
僭橫宦官壞亂 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 宸斷以杜禍本事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者必彰法於幾初而使人不敢僭必制孽於方萌而使人不敢橫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橫肆壞亂 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今天下而保安 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橫之罪著且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膚之年嗣登 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

實係萬方之觀瞻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 寶座始卽 天子位則 寶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乃敢儼然竟立於 御座之上不復下站 殿班是其日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在 殿陛之上如此則在 梓宮前可知矣其方初服之時如此則將來又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可知矣馮保僭橫之罪漸豈可長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間住者原無給米撥夫之例也保乃妄 奏閑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 祖制私作威福敢於背 先帝之恩敢於撓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噴噴私語謂馮保操權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眇視 皇上下肆更張及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安用此宦豎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熾者其爲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矣况保之

惡爲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業不易保
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 大奮乾剛 亟賜宸斷將
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橫情罪大寘法典奪孟冲違
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心知
警 初政肅清而 主勢永尊矣除具 題外理合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
等爲懇乞 聖明嚴還奸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
心事職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壅蔽之患莫甚於中
官蓋內外間隔奸弊易生一借寵顏則縱肆大作其
拙鈍無能者其爲弊猶淺其環巧不測者其爲患則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七

深矣此自古聖帝明王必慎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
見今之中官如馮保者剛愎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
於逢迎變詐熟於窺伺暴虐久著賄賂彰聞此羣情
之所共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
之也特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倖於 聖世之誅然
終 先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知人之明矣茲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
崩逝辰時忽報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
始而駭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
不真舉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

傳示而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果是 陛下
意乎則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
可疑也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卽此推
之而其神通鬼祕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爲也哉易
曰履霜堅冰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
卽其掌司禮監也事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
之漸已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
奏所經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
倘此人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
執奏於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七

明言於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先事此職等所
以不敢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
之患卽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卽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法制之森嚴卽其 神靈之昭察孰有自作
不典而能逃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
薪之言亦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往鑑昭然知幾
在早况當 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奸惡
如馮保者若不早爲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
之靈而答天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

之勇將馮保 特賜被墳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

一切罷去庶羣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

初政者不淺也伏乞 聖明留意除具題外理合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劉良

弼等公本劾保緣科本皆具揭內閣而道本未具揭

故不錄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

令徐爵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

之而侍郎魏學曾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

使人語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

皆言公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五

事公宜防之不可衛護此關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

也此蓋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關者攻我

也關敗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

訪外間竝無此說今公爲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

上疏辭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

是遂成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

禍魏子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

勿令 上見是夜開 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

來定計遂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

日早拱在閣荆人稱病不出有旨召內閣五府六部

衆皆至荆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旣乃假病狀扶曳

而入予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爲昨科道本

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爲言言必忤意公可

就北處我去則無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

於是太監王慕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奏曰張老先

生校 聖旨荆人接受展開則內開云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詔與內閣五府六部等

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

在 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官年

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六

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

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着回籍閑住不

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

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

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

上旣在幼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

是誰爲之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

起拱復獨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

曰總上一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荆人

恐踪跡發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

曰張老未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
恐以禍福衆本遂不敢上而荆人欲掩飾其事乃自
上疏曰大學士張居正等乞慎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大監馮
保傳奉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訖
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
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 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
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
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七

便着回籍閑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
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
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
的處以典刑欽此臣儀臥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
白傳示外居正方自 天壽山覆視陵地回還途中
觸暑盛暑嘔泄瀉已註門籍調理忽聞傳宣力疾扶
掖趨至 會極門 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
惶臣等看得高拱歷事 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慎
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直外貌畏嚴而中實過於謹
畏臨事兢慎如恐弗勝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

三人俱至 御榻前親受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
號哭欲絕者每屢惟 先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
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負荷爲懼豈敢有一毫專
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
又豈敢自干 國紀以速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
其意蓋欲復 祖制明職掌以仰裨 新政於萬一
詞雖少直意實無它又與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土
亦非獨拱意也若 皇上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
何所逃仰惟 皇上登極大寶 國家多事之時正
宜任使老成匡贊 聖治豈可形跡之閒遽生疑二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八

且拱係 顧命大臣未有顯過遽被罷斥傳之四方
殊駭觀聽亦非 先帝所以付託之意也伏望 皇
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慎念 國家之重老成可惜
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忠藎光贊 新政
不惟 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 皇上知人之明
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昭之信任博
陸氏先相望矣如以申明職掌爲閣臣之罪則乞將
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皆知儆矣疏
上乃批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徐爵封入內
票奏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也獨有本者

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口有禍令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 上既在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口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飾而不知踪跡之露翻有不能掩者也次早子辭 朝即行荆人來顧曰我爲公乞 恩馳驛行子曰行則行矣何馳驛爲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爲此獨不畏黨護負國之 旨再出耶荆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非爲我蓋作門面使天下以爲我行非出彼意故雖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 予遂行不備威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五

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閑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優加恩禮今拱既奉 旨閑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念拱原籍河南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長途跋涉實爲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爲榮幸未敢擅便謹 題請 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真空寺有親故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

何人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伺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說乎而預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吹笛招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播弄君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北嚮祝曰吾 皇雖幼然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 天地鬼神 祖宗先帝之靈益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 社稷之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五

禍拱雖萬死亦所甘心祝畢遂出登車魏雁菴云不可既有 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荆人所爲故不帶也然既稱 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大學士高南宇在病聞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死人情洵洵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今後內邊事不要說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考察百官既 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是但異已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以收之且既經一飈風雨人皆以見留爲

幸而前事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奸黨布滿朝廷盡反我所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天子以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隱深居避谷不復聞知之一予既歸客有過知其事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力爲之解今乃卒爲所謀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悔使我當時爲和解取容今爲所賣則悔也然我彼時爲先皇病篤恐苦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敢以此戚先皇也今吾順以送先皇終而曾未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王

何怨悔之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上出乾清宮門見一內使趨走周章左右執之搜檢則無異男子假內使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密謂保曰奈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高氏滅口隨票責馮保鞫問追究主使之人保於是使人以二劔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殿鞫問閉戶男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

汝來刺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永享富貴王大臣在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美而教之誣高閣老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淫狎款厚教之使熟記待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人李寶高本高來與同謀於是保遂差厥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鞫高家人蓋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博必與已同心遂密謀於博曰此事當何如處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王

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房白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云事已成矣奈何科官意不已連候五日日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纔發君心天已知何須問我決嫌疑願子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所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三

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明而居正意已決尚不轉移遂令錦承朱希孝等入厰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厰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冰雹不止有東厰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况王大臣言語不一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厰

機密獄情安得遂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說長矣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厰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決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做承承富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瞪目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保奪面色如土又強問曰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行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說隱情即厲聲曰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三

公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個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內同行列者相呼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翰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

死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內邊有人說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翻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官既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說此事今既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景

高文襄公集

卷四十四

三

嵩韓某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維遵皆降調外任蓋維前此曾劾綸已有旨矣而今仍追降罰之蓋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臣亦無一言當將處決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鬚白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以救高老爲功初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爲盡

露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矣

高文襄公集卷之四十四

高文襄公集

卷之四十四

三



高文襄公集四十四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編分外制集
一卷綸扉內稿一卷外稿一卷獻忱集二卷政府
書答二卷掌銓題稿十四卷南宮奏牘二卷防邊
紀事一卷伏戎紀事一卷綏廣紀事一卷程士集
二卷本語三卷春秋正旨一卷大學直講一卷中
庸直講一卷論語直講三卷問辯錄五卷病榻遺
言二卷每類前各有題詞明史藝文志作獻忱集
五卷詩文集四十四卷今獻忱集即在卷內而四
十四卷中有文無詩殊不可解又別本四十二冊
無卷數以問辯錄居首內多土蠻紀事靖夷紀事
二種餘相同疑爲初刻之本也